人间喜剧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LA COMÉDIE HUMAINE



1



〔法〕巴尔扎克著

·BALZAC·

· Balzac ·

LA COMEDIE HUMAINE

人间喜剧

第一卷

〔法〕巴尔扎克著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一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88-2

I.人…　II.①巴…　②多…　III.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35号

本卷编校人员：袁树仁　艾　珉(责任编辑)

巴尔扎克木刻像：颜　仲　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8,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3125　插页7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5.20元



作　者　像

出版前言

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 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

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

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〇年开始，他

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

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

《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

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

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②。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③

---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②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

③ 左拉：《论自然主义的戏剧》。

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

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

---

① 波德莱尔：《一八四六年的沙龙》。

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杳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

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

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 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 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 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

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

---

① 上文中所有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前言》。

②③④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3页。

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获得翻译

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

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

《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

《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

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在此，我们谨向参加这一巨大工程的全体人员致以深切的谢意。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中宣部出版局，国务院新闻出版署及国家教委对此项工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感谢全体读者对我们的关切和厚爱。

《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

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

编　者

一九九四年二月

《人间喜剧》前言

这套作品的创作，已经着手快十三年了；现在给它加上《人间喜剧》的题名，自然应当趁此机会剖明它的思想，追溯它的来由，概述它的纲目。在谈论的过程中还应当努力表现得超然物外。读者或许以为这很难做到，其实并不尽然。在创作上略有所获容易令人自命不凡；而辛勤劳作则会促使人们虚怀若谷。这个观点反映了当年高乃依、莫里哀等伟大作家看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在精妙的构思方面我们是不可能与他们同日而语的，但这样的情怀我们却应当努力效法。

写一套《人间喜剧》的最早念头，于我原象是一场好梦，又象是一再憧憬过、却又无法实现的一种设想，只好任它烟消云散；更象一位笑容可掬但却虚无缥缈的仙女，一展她那处子的娇容，就振翅扑回了神奇的天国。不过这场幻梦也象许多别的幻梦一样，正在演变成为现实。它颐指气使，令到必行，人们对它只好遵奉惟谨。

这个念头来自人类和动物界之间进行的一番比较。

近来，居维埃①同若夫华·圣伊莱尔②展开了一场大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自然史教授，比较解剖学的创立者，著有《地球表面的生物进化》、《比较解剖学教程》、《动物学要论》。

辩论；要是以为这辩论的依据是科学上的一种新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上两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早已用不同的措辞涉及了“统一图案”说。斯威登堡③、圣马丁④等神秘派作家也探索过科学同无限宇宙的关系；重温他们那些不平凡的作品，以及自然史方面最优秀的人才如莱布尼茨⑤、布丰⑥、夏尔·博内⑦等的论著，人们就可以从莱布尼茨的单子、布丰的有机分子、尼德汉姆⑧的营养力说以及博内的孕藏学说⑨里发现（我强调是发现）：“适应环境以求生存”这条绝妙规律

---

② 若夫华·圣伊莱尔（1772—1844），法国博物学家，于一八三〇年同居维埃公开论战；他坚持动物的有机构成只有一种基本形态，即一种“统一图案”，而居维埃则认为此种“图案”多至四种。

③ 斯威登堡（1688—1772），瑞典“通灵论”者，当时在欧、美有许多信徒。

④ 圣马丁（1743—1803），法国作家，哲学家，“神秘论”者。

⑤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同牛顿并称为微积分的创始人，数理逻辑的前驱。早年曾同情机械唯物主义，后建立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单子论”和“神正论”。“单子论”认为构成一切存在的基础是不可分的、不占地位的、能自由运动的独立精神实体，即“单子”。

⑥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进化论思想的先驱，著有《自然史》三十六卷，曾在《风格论》中提出“风格即人”的著名论断。

⑦ 夏尔·博内（1720—1793），瑞士博物学家，著有《关于有机体的见解》。

⑧ 尼德汉姆（1713—1781），英国神甫兼物理学家，著有《电气原理》及《关于自然和宗教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研究》，后者曾引起同伏尔泰的论战。

⑨ 博内认为动物器官配合极为协调，故其胚胎在母体中已是完整的；同一母体的众多后代，其胚胎亦早已“孕藏”于母体。此说曾获得居维埃的赞同，但为后来的胚胎学所推翻。

的初步概念已经形成；“统一图案”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早在一七六〇年，夏尔·博内就很有胆识地写道：“动物的生长与植物类似。”世上只有一种动物。造物主只采用了唯一的一种模式来创造一切有机生物。动物是一种本原，只为适应它所处的生长环境而采取自己的外在形式，或更确切地说，各自不同的外在形式。动物学的种类就从这千差万别中产生。宣布并坚持这个体系（它同笔者关于神权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那将是若夫华·圣伊莱尔万古长青的荣誉；他在高等科学的这一命题上击败了居维埃，赢得了伟大的歌德在其一生最后的篇章中所歌颂的辉煌胜利。

远在随后发生的种种争论之前，笔者就早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体系，发现就这方面来说，社会同自然界是相似的。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就象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么？士兵、工人、官员、律师、游民、学者、政治家、商人、水手、诗人、穷汉、神甫彼此大不相同，一如狼、狮、驴、乌鸦、鲨鱼、海豹、绵羊等等各异其趣，虽说前者相互间的区分更难掌握。如同动物有种类的划分，社会过去存在着、将来还永远会存在千殊万类。既然布丰竭力通过一部书来表现动物界的全貌，并为此写成了极为出色的作品，那么不是也应当给社会完成一部类似的著作吗？不过，大自然为动物的不同种类划分了界线，社会却不应当拘泥于这样的划分。当布丰描写雄狮的时候，他用简短的几句话就将母狮一笔带过。可是在社会中，女人并不总是男人的雌属。一户人家的两口子，或许

会很不一样。商贩的妻子，或有不亚于王后的风韵，而王妃的品貌，也常常远逊于艺术家的爱侣。社会情境有一些巧合，是自然界所不会有的；因为社会情境是自然界加社会。仅就两性来说，描绘社会类属所费的工夫，至少相当于描绘动物的两倍。总之，动物之间相处，很少有惨剧发生，其中也不至于有什么错综复杂的情节，它们你追我逐，如此而已。人与人之间也互相角逐，但他们多少有一些智谋，这就使斗争格外复杂起来。虽说某些学者不承认生活的洪流将兽性转移到了人性当中，可是杂货商确实当上了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贵族有时却沦落到社会的底层。还有，布丰笔下的各种动物，生活都是极其简单的。动物没有什么动产，它们跟艺术、科学毫无缘分；但人类却由于一种有待探索的法则，倾向于借一切符合自身需要的事物，来表现自己的习俗、思想和生活。列文虎克①、斯瓦梅丹②、斯巴朗扎尼③、雷奥姆尔④、夏尔·博内、缪勒⑤、哈勒⑥等动物志学者，他们虽然已经不厌其详地证明：各种动物的习性都是饶有兴味的，但就每种动物的习惯来说，那就不免总是雷同近似，至少在我们看来是这样。但

---

① 列文虎克(1632—1723)，荷兰解剖学家，显微镜的发明者之一。

② 斯瓦梅丹(1637—1680)，荷兰博物学家。

③ 斯巴朗扎尼(1729—1799)，意大利生物学家，因发现血球的繁殖及功能而闻名。

④ 雷奥姆尔(1683—1757)，法国物理学家，曾发明温度计，并创立金相学。

⑤ 缪勒(1730—1784)，丹麦博物学家，现代生理学创始人之一。

⑥ 哈勒(1708—1777)，瑞士植物学家，生物学家，在生殖问题上有重大发现，写过《人体生理要素》等二百余种学术著作。

王公、银行家、艺术家、市民、神甫和穷汉的积习、衣着、言谈、住所，其相互间的差异却很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加剧。

因此，这套有待完成的作品应当表现三种形态：男人、女人和事物，也就是写人，写其思想的物质表现；总之，是要写人与生活。

读一读所谓历史，也就是读读那一大堆枯燥讨厌的史实罗列，谁能不发现：古往今来（埃及、波斯、希腊、罗马，概莫能外）的作家，统统忘记了将风俗史传诸后世！佩特罗尼乌斯①写罗马人私生活的段落，与其说令我们的好奇心感到餍足，倒不如说是把它刺激得更加兴奋。巴特莱米神甫观察到史学界的这一大片空白，于是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通过《小亚纳卡尔西斯漫游希腊记》②来再现希腊的风土人情。

然而一台角色多达三、四千人的社会戏剧，怎样才能使它兴味盎然呢？怎样才能既令诗人与贤哲感到愉悦，而同时又博得广大群众的青睐呢？要知道群众所要求的，是诗意和融化成生动形象的哲理。笔者虽然体会到这部人类心灵史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诗情画意，却感到不知怎样去写才好。

---

① 佩特罗尼乌斯（？— 66），拉丁文作家兼诗人，在暴君尼禄的宫廷中生活，他的半散文、半韵文的讽刺作品《萨蒂利孔》，以写实手法描绘了古罗马人的社会风习。

② 巴特莱米神甫（1716—1795），法国学者，法兰西学院院士。一七八八年作《小亚纳卡尔西斯漫游希腊记》，描写了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风貌。

因为到现在为止，极负盛名的小说家，也不过是用他们的才艺去塑造一、两个典型人物，描写生活的一个侧面。我怀着这样的思绪，研读了瓦尔特·司各特①的许多作品。这位当代的发现者兼现代行吟诗人，他将浩瀚宏大的气势灌注给了一种文体，而这种文体却被冤枉地叫做“二流货色”。达芙尼和赫洛亚、罗兰、亚玛迪、巴汝奇、堂吉诃德、曼侬·莱斯戈、克拉丽莎、洛弗拉斯、鲁滨孙·克罗索、吉尔·布拉斯、莪相、朱丽·德·埃棠芝、托比大叔、维特、勒内、柯丽娜、阿道尔夫、保尔和维吉妮、珍妮·迪恩斯、克拉弗豪士、艾凡赫、曼弗雷德、迷娘②，塑造这样一些形象，来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媲美，较之罗列各民族彼此近似的史实，研究业已废除的法律的要旨，编造愚弄百姓的怪论，或如某些玄学家那样给各种事物下定义，这件事岂不是要困难得多吗？首先，几乎所有上述人物的存在，都要以构成当代的伟大形象为前提，他们的生命也就比从中产生了他们的那几代人更经久不衰，更真实可

---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诗人，历史小说家，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著有长诗《玛米恩》和小说《罗伯·罗伊》、《艾凡赫》、《皇家猎宫》、《昆廷·杜沃德》等，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小说创作的发展很有影响。

② 达夫尼和赫洛亚，四世纪希腊作家朗古斯田园小说中的人物。罗兰，法国中世纪长篇叙事诗《罗兰之歌》的主角。亚玛迪，十六世纪西班牙骑士小说的主人公，是忠实谦卑的情人的形象。巴汝奇，法国作家拉伯雷名著《巨人传》中的人物，是巨人国王庞大固埃的伙伴。曼侬·莱斯戈，十八世纪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洛弗拉斯，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作品《克拉丽莎·哈洛》中的人物。吉尔·布拉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同名小说的主人公。莪相，三世纪苏

靠。他们孕育在时代的胎腹中；在他们的躯体里悸动着整个人类的心灵，蕴蓄着整套的哲理。这样，瓦尔特·司各特就将小说提高到了历史哲学的水平。这种作品世世代代在艺文之邦诗的桂冠上，一枚又一枚地增添着永放光华的钻石。他给小说注入了古朴之风；他使戏剧情节、对话、肖像、风景和描写浑然熔于一炉；他兼收并蓄了神奇与真实这史诗的两大要素；他让高雅的诗意与粗俗的俚语辉映成趣。但是，他没有构想出一套体系，而多半是靠着火热的工作或工作的必然发展，从中找到了自己的蹊径。他没有想到要将他的全部作品联系起来，构成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这点不足当然无损于这位苏格兰人的伟大；而我在察觉到这个衔接不紧的缺陷时，同时也就发现了有助于编撰我的作品的体系，以及实施这套体系的可能性。瓦尔特·司各特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而又总能做到匠心独运。可以说，对他惊人的多产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

格兰传说中的行吟诗人；十八世纪时，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曾假托其名发表情调忧郁的诗集。朱丽·德·埃衆芝，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伊丝》的主人公。托比大叔，英国作家斯特恩的幽默作品《项狄传》的主人公。勒内，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柯丽娜，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同名小说的主人公。阿道尔夫，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贡斯当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保尔和维吉妮，法国作家贝尔纳丹·圣皮埃尔的同名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珍妮·迪恩斯，司各特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里的人物。克拉弗豪士，苏格兰将领，司各特《修墓老人》的主要人物。曼弗雷德，拜伦同名长诗的主人公。迷娘，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中天真活泼的少女的形象。以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在西方都是脍炙人口，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但我也并不自暴自弃，因为我发现，他那才华的源泉，正在于人性的千变万化。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如果想取得丰硕的成果，就必须将它仔细研究。法国社会将成为历史家，我只应该充当它的秘书。编制恶习与美德的清单，搜集激情的主要表现，刻画性格，选取社会上的重要事件，就若干同质的性格特征博采约取，从中糅合出一些典型；做到了这些，笔者或许就能够写出一部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那种历史，也就是风俗史。我将不厌其烦，不畏其难，来努力完成这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我们大家都为迄今没有这类作品而深感遗憾，罗马、雅典、推罗①、孟菲斯②、波斯、印度等，可惜都没有这类记载各自的文明的著作传诸后世；勇敢、耐心的蒙泰伊③虽然曾经仿效巴特莱米神甫，以中世纪的习俗为题而毅然试笔，只是他的文体不那么富于吸引力。

这件工作还不算什么。一位作家只要刻意从事这类谨严的再现，就可以成为绘制人类典型的一名画师，或多或少忠实的、成功的、耐心的或大胆的画师；成为私生活戏剧场面的叙事人，社会动产的考证家，各种行话的搜集家，以及善行劣迹的记录员。但是，如果想要得到一切艺术家所渴求的激赏，不是还应当研究一下产生这类社会效果的多种原因或一种

---

① 推罗，古腓尼基奴隶制城邦，良港和工商业中心，即今黎巴嫩的苏尔，约建于公元前两千年。

② 孟菲斯，古埃及城市，在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相传建于公元前三千年。

③ 蒙泰伊（1769—1850），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近五百年各种等级法国人的历史》，共十卷，详述法国风土人情，资料丰富，但文笔平直。

原因，把握住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的内在意义么？此外，在努力寻找（且不提“找到”）这种原因、这种社会动力之后，不是还应当思索一下自然法则，推敲一下各类社会对永恒的准则、对真和美有哪些背离，又有哪些接近的地方？这些前提牵涉范围很广，足以单独写成专著；虽然如此，作品为达到完整起见，还是应当有一个结论。这样描绘出来的社会，自身就应当包含着它运动的原因。

作家的信条，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之所以不亚于、甚至还优胜于（恕我不揣冒昧地指出）政治家，就在于他对人间百事的某种决断，对某些原则的忠贞不贰。马基雅弗利①、霍布斯②、博叙埃③、莱布尼茨、康德、孟德斯鸠便代表了政治家们加以运用的学说。波纳尔④指出：“作家在道德上、政治上应有定见，他应该充当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人们是不需要向老师学习怀疑的。”我早已将这段名言奉为圭臬，它是保王派和民主派作家共同的金科玉律。所以，有人想使我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无非是因为他误会了我的某句含讥带讽的话，或者颠三倒四地拿我笔底人物的谈吐，来对我展开回击，而这本来是诽谤者特有的伎俩。至于这套作品的内蕴、它的灵魂，则有

---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主张只要达到目的，便可不择手段，即所谓“马基雅弗利主义”。

② 霍布斯（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物体》、《论人》、《论社会》。

③ 博叙埃（1627—1704），法国作家，著名的宣道家，曾任主教和太子的太傅。

④ 波纳尔（1754—1840），法国保王派政论家，顽固维护君主制和天主教。

以下几项原则作为根据。

人类既不善，也不恶。同它与生俱来的，既有某些本能，又有若干才能。卢梭断言社会使它堕落；其实不然，社会正在使人类变得更好、更完善。不过，利欲也在助长人类的不良倾向。我在《乡村医生》里说过：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是遏制人类堕落倾向的一套完整制度，所以也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因素。

仔细观看一下社会的图画（可以说，那是按照社会全部善恶的原貌如实复制的一幅社会图画），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即思想，或者说激情（它是思想和感情的汇合），固然是构成社会的因素，却也是摧毁社会的因素。在这方面，社会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相似。只有减缓各民族的生命活动，他们才能获得健康长寿。因此，由宗教团体来训诲，或更正确地说，来施行教育，是各民族维持生存的要旨，也是任何社会减少恶行、增加善举的唯一办法。思想是善恶之本，只有宗教才能培植、驾驭、指导思想。唯一可能的宗教是基督教（见《路易·朗贝尔》，其中提及一封从巴黎寄发的函件。那位青年神秘派哲学家在信里谈及斯威登堡的学说，阐述为什么自创世之日起，就只存在过一种宗教）。基督教造就了现代各民族，并将保护它们继续生存。或许正因为如此，君主制的原则才成为必要。天主教和王权是一对孪生的原则。至于国家体制应当怎样来限制这两项原则，以避免它们朝绝对化的方向发展，想必大家都能理解，象本文这样理应写得简明扼要的小序，不宜变成一篇政治性的专论。因此，我不应当卷入当前的宗教论争和政治论

争。我是在两种永恒的真理，即宗教与王权的照耀之下从事写作的；当今发生的种种事件，都表明了这两者的必要性，一切有理性的作家，都应当努力把法国引导到这两者所体现的必然方向。我并不反对选举，它是用来建立法律的极好原则；但是我不能接受被奉为唯一社会手段的那种选举，尤其是象今天这种组织得乱七八糟的选举。它不能代表一些很有势力的少数派，而君主政府却一定会顾及这些派别的思想与利益。假如事事都靠选举，那就会产生一个由乌合之众掌权的政府，也就是那种绝无仅有的、毫不负责的政府，它的专制暴政将会变得无边无际，因为这种暴政是打着法律的招牌。所以我认为家庭，而不是个人，才真正是社会的要素。就这一点来说，我宁愿冒着被看作反潮流分子的风险，站在博叙埃和波纳尔一边，而决不附和现代革新家们。由于选举已变成唯一的社会手段，所以我自己虽也一度借重它，①却不应当由此推论，说我的思想与行动之间有什么矛盾。某工程师宣布一座桥梁行将崩塌，谁走过都会发生危险；但是，假如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那么宣布者本人也会照走不误。拿破仑使选举适应法国的天性，做得十分出色。他那立法团②中的微不足道之辈，到了王政复辟时期的议会，却都变成了名重一时的雄辩家。如果以个人对个人来较量，那么任何议会都比立法团远为逊色。所以帝政时代的选举制度无疑是最好的制度。

---

① 巴尔扎克曾试图参加议会竞选，一八三一年他要求在伏杰尔区充当候选人，并发表一篇《关于两个部的政策的调查报告》，作为竞选中的一项活动。

某些人或许会觉得，以上声明未免有点自命不凡。一名小说作者竟然妄想充当历史学家，于是有人对他滋扰寻衅，质问他这一套方案到底有什么道理。“这是在尽一种义务，”就是我的全部回答。笔者已经着手的作品，篇幅相当于一部历史；我应当解说它那还隐蔽着的道理，阐明它的原则与教训。

有几篇序言，当时发表是为了回答那些大都出于偶然的批评，现在只好舍弃了。不过我还要保留那些序言中的一点看法。

抱有既定目标的作家，即使仅仅为了恢复那些永恒的、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原则，也不得不自己来扫清道路。不过在思想方面，谁要是敢投以砖石，指出弊病，展示恶行以便将它消除，那么他就一定会被目为不道德。“不道德”的非难，勇敢的作家素来无法幸免，而且这也是人们对一个无懈可击的诗人所能提出的唯一指责。假如你笔下的画卷惟妙惟肖，假如你昼以继夜地辛勤劳作，终于能得心应手地运用世上最难驾驭的文字，那么迎面送来的，便是“不道德”的雅号。苏格拉底不道德，耶稣基督不道德；对他们的迫害是以维护社会（也就是他们要推翻或改革的那个社会）为名。要扼杀某某，就给他加上“不道德”的罪名。这套党争的惯技，实在是一切使用者的

---

② 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立法团”成立于一八〇〇年(共和八年)拿破仑任执政时。它大致相当于下议院，由三百人组成，有权通过或否决法案，但无权讨论。议员任期五年，每年改选五分之一。这个“立法团”于一八一四年取消。后来在一八五二年出现过一个同名机构。拿破仑的“立法团”又被称为“哑人议会”，历史上对它的评价不一。

耻辱。路德①和加尔文②善于用牺牲物质利益的办法保护自己，才得以享尽天年！

既然是描摹整个社会，是从大动荡中来捕捉社会，那么就会出现、也必然会出现在某一篇作品中恶多善寡的情形，就会在画卷的某个局部里冒出一帮有罪的人：于是批评界便惊呼“不道德”，而对其他部分的道德寓意绝口不提；殊不知这后一部分的用意，正是为了构成一种完整的对照。批评界不谙作者的通盘设计，我可以表示谅解，何况我们也不能阻止批评的开展，正如不能阻碍视觉、语言和判断的运用。其次，对我来说，持论平正的时刻尚未来到。而且，假如作家没有决心承受批评的火力，就决不应当提笔；犹如行商旅客，若一味指靠天高云淡，那就万万不可踏上行程。说到这里，我还要指出：最严肃的伦理学家也不免怀疑，社会哪里能产生数量恰恰相等的善行与劣迹！在我所描绘的社会图景中，潜修德行的人物仍多于应受责罚的歹徒。其中的不当行为、错误和罪恶，从小小的失检到滔天大憝，总还是受到天讨人伐、明惩暗诛的。同历史学家相比，我在这方面做得还略胜一筹，因为我更自由。在我们人世间，除了思想家的口诛笔伐之外，克伦威尔③并未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教路德派创始人。

② 加尔文（1509—1564），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派创始人，著有《基督教原理》。

③ 克伦威尔（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一六四九年，他下令处死国王查理一世；一六五三年自任“护国主”。

受到任何别的制裁，各党派之间对此还争论不休，连博叙埃对这个弑君元凶也相当宽大。篡位者奥兰治的威廉①，以及另一个篡位者于格·卡佩②，都是寿终正寝的，他们内心的疑惧，也并没有超过亨利四世③或查理一世④。相对地讲，以个人品德论，叶卡捷琳娜二世⑤的生平和路易十六⑥的生平会使人们鄙薄任何类型的道德。就象拿破仑说过的那样，对于帝王、政治家来说，有大德与小德之分。"政治生活场景"恰是建立在这一精辟见解的基础上。历史与小说不同，它的信条并不在于走向理想的美。历史是或者应该是当时的实录；而"小说则应该是那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这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内克夫人⑦的名言。但在这个庄严的谎言中，小说如果在细节上不真实，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瓦尔特·司各特不得不迁就一个就其本质来说是伪善的国度的思想；他在描写女人时，在人性方面是失真的，因为他所描摹的范本

---

① 威廉（1650—1702），全称"奥兰治的亲王、拿骚的威廉三世"，荷兰总督，推翻英王杰克二世后，于一六八九年自立为英王。

② 于格·卡佩（约941—996），法国国王，卡佩王朝建立者。

③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建立者，后被暗杀。

④ 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专制暴君，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一六四二年发动内战，失败后被克伦威尔处死。

⑤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一七六二年参与宫廷政变，废其夫而自立为皇。

⑥ 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一七八九年被推翻，一七九三年被处死，其宫廷以穷奢极侈闻名。

⑦ 内克夫人（1739—1794），法国名作家斯塔尔夫人之母，所主持的沙龙为各界要人聚会之地。

是教会分裂分子①。信奉新教的妇女没有理想，她可能端庄贞洁、温良单纯、品高德懿，但她那含而不露的爱情总是平静的、规规矩矩的，好象是在完成一项职责。圣母马利亚似乎使假道学们大为寒心，他们将她和她那些体现慈悲的圣物一起逐出了天国。在新教中，女子一旦失节就不复有任何出路。而在天主教里，由于有希望得到宽恕，倒会使她变得崇高圣洁起来。所以在新教作家的心目中，女人只有唯一的一种；而天主教作家随着时变境迁，总能发现新的女性。假如瓦尔特·司各特当年信奉天主教，假如他把如实描绘苏格兰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当作自己的任务，这位塑造了艾菲和爱丽丝②（他本人在晚年却懊悔写下了这两个人物）的画师，或许也会容纳情欲，包括它带来的过失及惩罚，也包括忏悔启迪下所产生的淑德懿行。情欲就是全人类。没有情欲，宗教、历史、小说、艺术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看见我搜罗了这么多的事例，如实地加以描绘，又见我把情欲当做要素，某些人就荒唐地想象我必定隶属于感官派或实利派，反正是隶属于泛神论的这两个旁支之一。但他们也许会，或想必是弄错了。关于人类社会，我不同意笼统地说它一直在进步；我相信人类在自我改善之中得以前进。所以，要

---

① 指新教徒。

② 艾菲是司各特的小说《中洛辛郡的心脏》的女主人公之一。爱丽丝是司各特的长诗《湖上夫人》中的人物，诗中叙述一个骑士被矮人国国王变成了侏儒，又被爱丽丝变回为骑士。在诗的结尾，女主人公发现，这位骑士原来就是她失散了的兄弟。

想从我身上看出把人类当成尽善尽美的造物的意图，简直是太荒乎其唐了。《塞拉菲塔》[①]这本书是基督教佛陀的行动学说。我觉得，对于上述这一相当轻率的责难，它就是一份圆满的答复。

在这套长篇小说的一些片段中，我力图传播某些惊人的事实，可以说，这是在人身上转化成一种无法估量的威力的电的奇迹；大脑和神经的种种现象证明存在着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可是这些现象从哪方面扰乱了人类与上帝之间既定的、必要的关系呢？天主教的教义又从何发生动摇呢？如果有一天，根据可靠的事实，将思想列为一种流质，这种流质完全要靠它所产生的效果才能显现；而它的实体却是人类的感官——虽然是已用许多机械的方法加以扩大了的感官——所觉察不到的，那么，这件事也就同哥伦布发现地球是圆形、伽利略证明地球在转动一样确凿了。我们的前途也会是这样的。动物磁性说[②]（我自一八二〇年以来即熟知它的种种奇迹）、拉瓦特[③]的后继者加尔[④]所进行的出色研究，以及五十年来象光学家琢磨光一样深入钻研思想（光与思想几乎是完全类似的东西）的一切人士，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既赞同信奉使徒圣约翰

---

① 《塞拉菲塔》(1835)，《人间喜剧》"哲学研究"部分的一篇小说，较集中地反映了斯威登堡的"通灵论"对巴尔扎克的影响。

② 动物磁性说，指一个人对另一人做某些特定的动作，便会影响对方的行动，如令其入睡等，故也有译为"催眠术"的。

③ 拉瓦特（1741—1801），瑞士哲学家，神学家兼诗人，"面相术"的发明者。

④ 加尔(1758—1828)，德国医生，"骨相学"的创始人，著作很多。

的那些神秘论者，也肯定了建立起精神世界的一切伟大的思想家；而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在精神世界里表现出来的。

一旦把握住了这套作品的意义，人们就一定会承认：我对每日可见的、或明或暗的事实，对个人生活的行为，对这类行为的原因和准则，都是十分重视的，甚至不亚于历史家们迄今对各民族公共生活事件的重视。在安德尔省的一片幽谷中，德·莫尔索夫人同热烈的恋情展开了不见经传的酣战，这场酣战或许同赫然载入史册的战役一样伟大(《幽谷百合》)。后一类战役关系着沙场将帅的荣辱；前一种酣战涉及能否踏入天国之门。做神甫和花粉商的皮罗托兄弟的不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全人类的不幸。福瑟丝(《乡村医生》)和格拉斯兰太太(《乡村教士》)可以说代表着一切女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受苦受难。理查逊只做了一次的事情①，我得去做一百次。洛弗拉斯具有一千种形态，因为社会的腐败蔓延到哪个阶层，就会染上那个阶层的色彩。与此相反，克拉丽莎这满腔热诚的德行的化身，其纯洁的面貌却令人叹为观止。要想画出多种多样的圣母像，就得有拉斐尔②的本领。在这方面，文学或许不如绘画。因此，请允许我声明：在这套作品已发表的篇章中，(就品德来说)无可指责的人物比比皆是，如比哀兰特·洛兰、于絮尔·弥罗埃、康斯坦斯·皮罗托、福瑟丝、欧

---

① 指理查逊(1689—1761)的小说《克拉丽莎·哈洛》，其中叙述一位纯洁的少女克拉丽莎如何被伪君子洛弗拉斯诱骗的故事，本书当时曾获狄德罗、卢梭、莱辛等人的好评。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兼建筑家。

也妮·葛朗台、玛格丽特·克拉埃、波利娜·维尔诺阿、于勒太太、尚特里夫人、夏娃·沙尔东、德·埃斯格里尼翁小姐、菲尔米亚尼夫人、阿伽特·鲁杰、勒内·德·莫孔伯。此外,还有许多次要人物,虽然没有前面这些人物那么突出,却可以让读者看到家庭道德的实践。约瑟夫·勒巴、热奈斯塔、贝纳西、博内教士、米诺雷医生、皮勒罗、大卫·赛夏、皮罗托兄弟、夏勃隆教士、包比诺法官、布尔雅、索维亚一家、塔士隆一家,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不是解决了文学创作上的一大难题,即怎样把品行端正的人写得饶有兴味吗?

刻画一个时代的两三千名出色人物的形象,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代人所涌现的典型,也是《人间喜剧》典型人物的总和。这样一批形象、性格,这么多的生命,就要求有一些画框,或者叫做画廊吧(请原谅我不讲究措辞)。因此,象大家已经知道的那样,我的这套作品就很自然地划分为"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事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构成社会通史的全部"风俗研究"便可归类纳入这六个部分之中。若是让我们的祖先来命名,就会把它叫做《社会丰功伟绩的总汇》。这六个部分又同某些一般性的概念相呼应。每个部分都有它自己的旨趣与含义,总结着人类生活的一个时代。费利克斯·达文①,这位以其早逝而使文坛蒙受损失的

① 费利克斯·达文(1807—1836),巴尔扎克的朋友,曾在他授意下撰文叙述巴尔扎克创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主要见于为"哲理研究"和"风俗研究"写的两篇长序。

年轻俊才，在采访了我的写作计划之后，曾有所报道，现在扼要地转述如下。“私人生活场景”表现了童年、少年及其过失；而“外省生活场景”却表现充满激情、盘算、利欲及野心的岁月。其后，“巴黎生活场景”展现出癖好、恶习和各种放纵无度的现象，各国大都会独特的风俗诱发了这一切，至善与极恶便是在那里交织在一起。这三个部分各有地方色彩：巴黎与外省，这种社会的反衬对比提供着无比丰富的创作源泉。不仅人物，而且生活里的主要事件也都有典型的表现。有一些情境人人都经历过，有一些发展阶段十分典型，正好体现了我全力追求的那种准确性。我竭力反映我们美丽国土的四方八域。我这套作品有它的地理，也有它的谱系与家族、地点与道具、人物与事实；还有它的爵徽、贵族与市民、工匠与农户、政界人物与花花公子，还有它的千军万马，总之，是一个完整的社会！

这三部分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描述之后，就要表现特殊的生活，它凝结着一些人或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说是逾越正常法度的；这样就产生了“政治生活场景”。及至这幅广阔的社会画卷竣工之时，不是还应当表现一下社会最暴烈的面貌么？为了防守或者征讨的需要，这时的社会正在野外奔波驰骋。“军事生活场景”就是由此而来的，那却也是我的作品中迄今最不完整的部分。不过，在这一版出书的时候，我特意为它留下了空白，以便在完稿时将它收入。最后，“乡村生活场景”可以说是这漫长白昼的晚景，如果也可以这样来称呼社会戏剧的话。这一部分中有最明净纯粹的人物性格，也有关于秩序、

政治、道德的重大原则的实际运用。

这就是形象云集，悲、喜剧同台串演的地基，作品的第二部分"哲学研究"就在这个基础上峥嵘突起；其中表现了以什么社会手段来达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效果，并通过对喜怒哀乐的一一描绘，写尽了思想的波澜；它的第一部《驴皮记》可以说沟通了"风俗研究"与"哲理研究"，那是一篇近乎东方情调的幻想故事，描写生命本身同欲望（也就是一切激情的本原）之间的交锋。

凌驾其上的就是"分析研究"了；对此我暂不加以评论，因为总共只发表了《婚姻生理学》一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当发表另外两本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准备先发表《社会生活病理学》，其后是《教育界剖析》和《品德专论》。

看到未竟之业这样浩繁，有人或许会象我的几位出版商那样，一谈到我就叹道："愿上帝赐给他长寿！"我没有别的奢望，惟愿人与事都少一些磨难，不要象我投入这项苦役以来那样对我肆虐不已。我对上帝感恩不尽，并且深觉自慰的是：当代的才高艺绝之士和坚忍不拔之辈，以及我那些披肝沥胆的好友们（他们在私人生活中象前两类人在公共生活中一样伟大），纷纷前来同我握手并鞭策道："放胆做去吧！"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剖明心迹呢？要知道，正是这样的友情善意以及陌路人偶然惠予的嘉许，才支持了我的笔墨生涯，既令我反躬自省，又抗拒了无端的攻击，回敬了几乎同我形影相随的流言蜚语；还防止了自己的心灰意冷，并遏制了过分的奢望（一旦这种愿望溢于言表，就被看成不自量力）。我早就下了决心，要

以坚忍的镇定态度来回答攻击谩骂。但有这么两次，卑鄙的诋毁却逼得我奋起自卫。打笔墨官司我还有点能耐；那些主张对辱骂报以宽恕的人士，对我的一显身手感到遗憾。不过也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沉默来表示雅量倒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还要声明一点：只有签署笔者姓名的作品，我才能认可。除了《人间喜剧》以外，出自我的手笔的，只有一部《趣话》、两个剧本，以及一些零星文章，而且全都署了名的。我是在这里行使不容争辩的权利。但这一否认，即使影响到我或曾参与其事的作品，也不是出于争面子，而是为了澄清真相。有些作品，在文学上我决不承认是我的，但确曾有人将其版权委托给我。假如别人一定要把它们安在我的名下，我就只有听之任之：这样做的原因，同我对流言蜚语不闻不问相似。

这项计划规模宏大，它包括了社会的历史、对社会的批评、对其弊端的分析，以及对社会的种种原则的探讨；我认为，这就使我有权利给它加上如今的题名，即《人间喜剧》。这样做是不自量力呢，还是恰如其分？那就等到全书告竣的时候，由广大读者去裁定吧。

一八四二年七月于巴黎

丁世中 译

《人间喜剧》总目

第　一　卷

第　二　卷

第　三　卷

第 四 卷

第 五 卷

第 六 卷

第 七 卷

第 八 卷

第 九 卷

第 十 卷

第 十 一 卷

第 十 二 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十六卷

第十七卷

第十八卷

第十九卷

第二十卷

人间喜剧·哲理研究〔Ⅰ〕

第二十一卷

人间喜剧·哲理研究〔Ⅱ〕

第二十二卷

人间喜剧·哲理研究〔Ⅲ〕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目　　次

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I〕

猫打球商店

献给玛丽·德·蒙托小姐

在圣德尼街的中部，靠近小狮街角，不久前有一所珍贵的店面房屋。这一类珍贵的房屋，可以让史家当作描写昔日巴黎的蓝本。这所老宅摇摇欲坠的墙壁上，好象涂满了象形文字；许多并行的小裂痕，使粉墙上显露出一条条横向的或斜向的木料，在房屋的正面形成一个个X形和V形；在街头闲逛的人除了把它们叫做象形文字以外，还能有什么叫法呢？即使是最轻便的车辆驶过，这每一根木头便都在榫槽里摇晃。这所古老可敬的建筑物的屋顶呈三角形，这种式样在巴黎已经快要找不到了。因受风吹雨淋而变形的屋顶，向街道上前突三尺，一方面保护了门前台阶不受雨淋，另一方面遮掩着阁楼的墙壁及其没有护栏的天窗。这最高一层是一块块木板修成，好象盖屋顶的青石板那样，一块压一块地钉在一起，无疑是想减轻这座不牢固的房子的负担。

三月里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一个年轻人紧紧地裹着大衣，站在这所老宅对面一家商店的屋檐下，怀着考古学家的热情细细端详着这所老屋。这所十六世纪平民阶级的遗物，确

有不少地方值得这位观察家研究。每层楼都有它的特点：二层楼有四扇又长又窄的窗户，彼此靠得很近，窗子下部装有木方格，目的是使室内光线模糊，这样，狡猾的店主就能利用这光线使布匹显出顾客所需要的颜色。对房屋的这一主要部分，年轻人好象非常蔑视，他的视线并不在那里停留。三层楼的软百叶已经卷起，使人能看到窗户，透过大块的波希米亚玻璃①，可以看见窗后挂着橙黄色的罗纱小窗帘，但这并不使年轻人更感兴趣。他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四层楼那平凡的十字窗上。窗框很粗糙，尽可以陈列在工艺馆里，作为法国细木工初期产品的标本。窗上装着小块玻璃，玻璃的绿颜色那么深，如果不是那年轻人有极好的眼力，他根本无法看出窗内挂着蓝色方格布窗帘，掩护着内室的神秘，挡住了爱偷看的人的视线。有时候，这位观察者，也许因为瞧不出什么结果，也许是这座房子和整个地区的一片寂静使他感到腻烦，便将视线转到房屋的下部。当他重新瞧见楼下店面时，一个不由自主的微笑就浮上他的嘴角；这里的确有些相当可笑的东西。一根巨大的木梁，横架在四根柱子上，柱子仿佛被这座破房子压弯了一样，木梁上厚厚地漆过一层又一层，好象一个年老的公爵夫人脸颊上的胭脂。在这根宽阔而颜色堆叠得象浮雕的木梁正中，有幅古画，画着一只正在打网球的猫。引起年轻人发笑的就是这幅古画。但是应当说：当代最有才华的画家，也创作不出比这更滑稽的画来。猫的一只前爪握着一只和自己身量

① 波希米亚最早从威尼斯人学会烧玻璃；波希米亚玻璃表示玻璃古老及质地坚固。

一样大小的网球拍，后脚站起来，正在瞄准一位穿绣花衣服的绅士向它打过来的大球。画的内容、颜色、陪衬，一切都安排得使人相信绘画者有意跟店主和行人开玩笑。年深日久使这幅幼稚的图画变了样，有些地方因剥落模糊显得更加可笑，使一些细心的过路人为之迷惑不解。例如有斑点的猫尾巴剥落得和猫身分离，而我们祖先的猫，尾巴粗大多毛，翘得又高，足以使人误认为是一个旁观者。图画的右边，一片碧青色局部地掩饰住腐朽的木头，在这片背景上行人能看到店主的名字：纪尧姆，左边还有舍弗赖先生的继承者的字样。字母是依照老式书法，把U写作V，把V写作U的。阳光和雨水把字母上薄薄的一层金粉吞蚀了大半。这幅图画和两旁的文字，构成了猫打球商店的招牌。这类招牌的起源虽然在许多巴黎商人看来十分古怪，但是图画里的景象，过去是实有其事的，这是用死的图画描绘了活的景象。我们聪明的祖先正是借助这些活物吸引了许多顾客跑进他们的商店。于是“织布猪”、“绿毛猴”等等，都成了关在笼里的动物，它们的聪明灵巧，使过路人赞叹不止；而对它们的训练工作，又证明了十五世纪实业家的无比耐心。这一类稀奇古怪的玩意儿，较之目前圣德尼街某些商店悬挂的《天神像》、《诚实之神像》、《降福图》、《圣约翰断头图》等等，更能招徕主顾，使幸运的店主更快地致富。有人以为世界一天比一天聪明，现代的滑头商人大大超过了前人的水平，为了灭灭他们的威风，有必要请他们注意一下上述事实。不过这年轻人站在那里当然不是为了欣赏那只猫，这幅画只要仔细看上一会儿，就可以有很深的印象。这年轻人本

身也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他身披一件仿照古式打褶的大衣，大衣下面露出一双时髦的鞋子，脚上的白色丝袜使那双鞋子在巴黎的泥泞之中显得更加突出，袜上的斑斑污泥则证明他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看起来他好象是从婚礼或者舞会上回来的，因为这么大清早，他手上拿着白手套，而且他那松散的深色头发作圆圈形垂在肩上，说明他的发式是时下流行的“嘉哈嘉拉式”①，这种发式是受了大卫②派绘画以及本世纪初人们对希腊、罗马式的狂热崇拜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除了几个晚起的菜贩向市场奔去的声音以外，这条本来非常热闹的街道，那时候是异常寂静，这种寂静的奇异效果，只有此刻在空寂无人的巴黎游荡过的人才能领会得到。在这种时刻，巴黎的喧闹声在暂时平静过后，又慢慢复活起来，好象远远传来了海水的巨响。这个不寻常的青年，若叫猫打球商店的商人看到，会觉得十分古怪，正如猫打球商店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中也很古怪一样。他那白得耀眼的领带，使他愁闷的脸显得比实际上更为苍白。他那黑眼睛所发出的光芒，有时晦暗，有时明亮，正和他面部的古怪轮廓，以及他在微笑中紧闭着的嘴唇，搭配得非常调和，他那由于极度不快而紧皱的前额，有点不祥的征兆。前额岂不是人身上最能使人预见未来的吗？当这个陌生人的前额表达激动的情绪时，皱纹深陷，使人望而生

① 嘉哈嘉拉（188—217），罗马暴君，曾杀死自己的兄弟和二万多人，自己也遇刺而死；其发浓密而卷曲，象黑人的头发一样。

② 大卫（1748—1825），拿破仑的首席画师，古典画派的领袖。提倡仿古，喜绘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

畏；但当他那易于波动的感情恢复平静的时候，前额却显出一种明朗的韵致，使他的容貌十分吸引人。快乐、悲哀、爱恋、愤怒、轻蔑，在面容上显现出来，竟挟有这样大的感染力，连心肠最冷酷的人也会被打动。当年轻人正等待得万分厌烦的时候，阁楼上的天窗突然打开，年轻人竟没有注意到窗口探出三个圆乎乎的、白中透红的快活面孔，也是最常见的面孔，好象某些高大建筑物上所雕塑的商神像那样。这三个面孔，装在天窗框里，令人想起云端里伴随上帝的那些胖天使的脑袋。这是店里的三个学徒。他们贪婪地呼吸街上的空气，说明阁楼里是如何的闷热发臭。显得最快活的一个学徒将呆站在那里的年轻人指给另外两个人看，随后便从窗口消失了。他再度在窗口出现时，手里拿着一个喷水器。大家显出恶作剧的神气，望着这个在马路上闲逛的人，随后把一阵淡白色的细雨向他头上洒去，水的香味证明三个学徒的脸颊刚修剃过。接着，三个人立刻缩进阁楼，踮起脚尖来欣赏被捉弄者的愤怒。然而年轻人只是满不在乎地抖了抖大衣，他抬头仰望天窗，脸上露出极端不屑的神气，使三个学徒见了不得不收敛笑容。这时候，四层楼上一扇粗笨的十字窗被一只白净纤细的手沿着窗槽推了上去（这种吊窗的S形旋转窗钩常常钩不住笨重的玻璃窗扇，猝不及防地让窗子落下来），于是等待已久的年轻人终于获得了酬报。一个容貌清新如水中白花的年轻姑娘在窗口出现，她头上披着一条打褶的纱头巾，显得无比的纯洁。她的脖子和双肩，虽然裹在棕色的织物里，但由于睡眠时的翻动，一部分皮肤仍然露了出来。她的表情十分自然，没有丝毫

做作的成分来损害面部的天真质朴和双眼的宁静安详。她那双眼睛，正是天才画师拉斐尔早就在其杰作中传诸不朽的眼睛。她与拉斐尔笔下那些已变得家喻户晓的处女一样娴静、优雅。从睡眠中苏醒过来的面颊，洋溢着青春和生命，和古旧而粗陋的、有着黑色护栏的窗户构成鲜明的对照。象日间的花朵在清晨还未舒展因夜寒而卷缩的花瓣那样，年轻姑娘还没有完全睡醒，她的蓝眼睛起先漫无目的地眺望邻近的屋顶和天空，然后习惯性地低下头来眺望阴暗的街道。她的视线和她的崇拜者的视线一接触，爱美的心便使她羞于在衣衫不整时被人瞧见，她赶紧向后退缩，窗上破旧的窗钩旋转了，十字窗迅速落下，落得那么快，使得我们今天为我们祖先的这种幼稚的发明，取了一个可恶的绰号①。于是幻象消失了，对于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片乌云突然遮住了最明亮的晨星。

这些小事情发生的时候，猫打球商店玻璃窗上沉重的护窗板，象变戏法一样已经卸了下来，一个看上去和招牌同样高龄的老仆人把有敲门槌的古旧的门折进商店的内墙，又用颤抖的手将一块方形的、用黄丝线绣着纪尧姆——舍弗赖先生的继承者字样的绒布系在门上。对于许多过路人来说，要猜出纪尧姆先生经营什么生意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从保护商店外部的粗大铁栏杆间望进去，很难看清楚那些象穿过大西洋的鲨鱼一样多的、用棕色帆布包着的大包裹。猫打球商店哥特式

---

① 吊窗绰号"断头机窗"，因为窗子由嵌槽中落下，象断头机的铡刀。

的门面从外表看来很简朴，然而纪尧姆先生是巴黎所有呢绒商人中货色最多、关系最广、商业信誉最佳的人。如果同业中有些商号和政府订了买卖契约而呢绒数量不足时，无论订货数量多大，他总有办法向同业供应。这个精明的商人懂得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最高利润，却不必象那些人一样去钻门路或行使贿赂。如果有些同业付给他的是一些很有信用但期限较远的票据，他就叫他们到他的公证人那里去贴现，这对于他仍然是一举两得的事，因此在圣德尼街的商人间流传着一句话："老天爷保佑你不要遇见纪尧姆先生的公证人！"由此可见那种贴现是不上算的。老仆人刚走开，纪尧姆先生就象奇迹一般出现，站在猫打球商店的台阶上。他看看圣德尼街，看看四邻的商店，看看天气，好象长途旅行的归客，在勒阿弗尔港下船时重新看见法兰西一样。待他看明白在他睡眠时一切都没有变动之后，才发现了站在那里的陌生青年。这青年也在那里聚精会神地观察他，好象生物学家韩堡在美洲仔细观察他所看见的第一条电鳗①。纪尧姆先生穿着宽大的黑天鹅绒裤子，杂色袜子和方头银扣的鞋。裹着他那微驼的身躯的暗绿色方领绒上装，下摆和垂尾也都呈方形，钮子是白色的金属制品，用旧以后变成了红色。他的灰头发梳得那么服帖、整齐，使他的黄脑盖看起来好象犁过的田。两只仿佛用钻子钻得凹进去的绿色小眼睛，在没有眉毛而略呈红色的眉弓下面闪闪发光。忧患在他的前额留下无数皱纹，象他衣服上的皱

① 韩堡（1769—1859），普鲁士著名生物学家，旅行家。电鳗是北美洲的一种河鱼。

褶一样多。他苍白的脸表现出他有耐心，有商业智慧和生意人所特有的狡猾的贪婪。那时候，还有不少这类老式家庭，虽然生活在新时代，却象保持优秀传统一样，保留着过去的习俗和那些具有行业特征的衣饰，活象是居维埃①考古时发掘出来的一些太古时代的老古董。纪尧姆家族的这位家长就是著名的守旧派之一；人们时常见他怀念过去由商人领袖兼任的巴黎市长，而且总是用几十年前的旧名称来称呼商务法庭的判决书。早起也是这类老传统之一。他是全家第一个早起的人，他毫不含糊地站在那里等待着他的三个徒弟，如果他们迟到，就责骂他们一顿。三个年轻学徒最害怕的是星期一早晨，老商人一声不响地盯着他们，要从他们的面孔和一举一动中找出他们星期日胡作非为的证据和痕迹来。此刻老呢绒商人却丝毫不注意他的学徒，他正在捉摸那个穿着丝袜、披着大衣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很关心地时而注视他的招牌，时而注视他的店堂内部。天色更亮了，可以看见店里用铁丝网围着的办公桌，四周挂有古旧的绿色丝质帷幕，桌上放着巨大的帐册，那是本店前途的不出声的权威发言人。那个好奇的陌生青年似乎对这个地方非常爱慕，好象想要描下侧面饭厅的图样。饭厅从开在天花板上的一个玻璃天窗取光。一家人集合在饭厅吃饭的时候，可以很方便地望见店门口发生的每一件最细小的事。一个曾经在“限价时代”②生活过的商人，认为一个陌生

① 居维埃，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1页注①。

② 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议会政府执政期间，曾因通货贬值而采取限价政策，被称为“限价时代”。

人这么爱慕他的住宅是很可疑的。纪尧姆先生因此很自然地想到，这个愁容满面的年轻人必定在猫打球商店的银柜上转念头。最年长的那个学徒，暗中欣赏了一阵店主人和陌生青年用眼睛进行的格斗以后，看见那青年正在偷看四楼的窗户，便大着胆子站到纪尧姆先生站立的石阶上。他向街心跨进两步，抬头望去，恍惚瞥见奥古斯婷·纪尧姆小姐慌忙从窗口缩了进去。老呢绒商人对徒弟的这种敏感很不高兴，愤怒地瞪了他一眼。然而，陌生青年在老商人和钟情的学徒心中所引起的恐惧突然平息了。因为这时年轻人招呼了一部向邻近地区驶去的出租马车，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匆匆忙忙踏了上去。他这一走使另两个学徒心上也落下一块石头，瞧见他们恶作剧的对象还站在那里，他们心里也有些不安。

“好了，诸位先生，你们抄着手在那儿干什么？”纪尧姆先生向他的三个徒弟吆喝。“他妈的！从前我在舍弗赖先生那里，这工夫我已经检查了好儿匹布了。”

“大概是从前天亮得特别早，”二徒弟嘀咕了一句，他是负责这一部分工作的。

老商人忍不住微笑起来。他的三个徒弟中，除了最年长的一个外，其他两个的父亲是卢维耶和色当地方富有的手工工场的老板，虽则他们把儿子交给纪尧姆先生当学徒，只求儿子们到自立门户的时候能挣得十万法郎，可是纪尧姆先生认为他的责任是用老式的专制办法将他们严格管教，驱使他们象黑奴一样干活。这种专制办法在我们今天的新式大商店里是绝对没有的，现代商店的职员到三十岁便想发财了。三个

学徒所完成的工作，足够使十个爱享乐、乱花钱的现代伙计忙得要死。没有任何声音来打乱这家颇有气派的商店的平静，似乎所有的门窗关节都经常用油润滑，而每一件家具都非常干净，表明屋主人治家很严和极端节省。午餐时，分给学徒们的奶酪，不知是什么时候的陈货，他们宁肯不吃。最调皮的一个学徒，开玩笑地把最初买进奶酪的日期写在原封未动的奶酪上。诸如此类的恶作剧，有时会引起纪尧姆两个女儿中较年轻的一个发笑，她就是刚才在窗口上出现、使陌生青年着迷的那个美丽少女。虽然三个学徒，连资格最老的一个在内，都要付很贵的食宿费，但在进餐时，没有一个人胆敢在吃完正菜以后，仍然坐在东家的餐桌上，等候吃末一道点心。每当纪尧姆太太说要拌沙拉① 的时候，几个学徒一想到她怎样吝惜地亲手倒出一点点沙拉油，就浑身长起了鸡皮疙瘩。他们休想在外边过一夜晚，除非他们老早就为这一越轨行为预备好一些无可反驳的正当理由。每星期日，三个学徒轮流由两个陪伴纪尧姆全家到圣勒教堂去望弥撒和参加晚祷。纪尧姆的两个女儿维吉妮小姐和奥古斯婷小姐很朴素地穿上花布衣裳，在母亲尖利的眼光监督下，各挽着一个艺徒的臂膀在前面走，后面跟着纪尧姆夫妇。受纪尧姆太太的影响，纪尧姆先生已习惯于拿着两本黑羊皮包装的厚厚的弥撒经书。二徒弟是没有薪水的。至于最年长的那个徒弟，由于他始终如一而且小心谨慎地干了十二年，已经初步掌握了店里的机密，可以得到八

① 沙拉是一种冷餐菜。

百法郎作为他艰苦劳动的报酬。有时在家庭的喜庆节日，他还可以得到一些礼物。这些礼物只是由于出自纪尧姆太太干枯而皱瘪的手才有了价值，例如一些网眼钱袋，纪尧姆太太小心地在里面塞满了棉花，使钱袋上的镂空图案显现出来；又如一些式样很难看的背吊带；或者几双厚重的丝袜①，等等。也有时，不过次数很少，这位"首相"能够参与家庭的娱乐，如一起到乡下避暑，或者等新戏上演了几个月以后，才下定决心租一个包厢，一齐去看巴黎早已无人过问的剧目。除此以外，传统的师徒间的尊卑界限，还在三个学徒和老呢绒商人之间极其严格地存在着，使学徒们觉得似乎偷一匹布比破坏这些例规更容易些。这种陋习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可笑，然而这些老派商店正是培养良好习俗和道德的学校。老板把徒弟当作养子，徒弟们的衣服是老板娘替他们收拾、缀补和翻新的。老板不仅仅在徒弟的德行和知识技能方面对他们的父母负责，如果一个徒弟病了，老板要象慈母般看护他；病势危急的时候，老板还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来延请最著名的大夫为他医治。如果徒弟中有品性高尚而遭遇不幸的，这些老商人为爱惜自己培养起来的才能，会毫不踌躇地将他们女儿的终身幸福托付给他，而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将自己的财产信托给他了。纪尧姆就是这种老派人物之一，虽然他保存了这种人物的一切可笑之处，却也保存了这种人物的一切优点。因此他的大徒弟约瑟夫·勒巴，一个贫苦的孤儿，在纪尧姆心目中就是他的

---

① 厚重的丝袜比较结实，说明纪尧姆太太讲求实惠。

长女维吉妮未来的夫婿。然而约瑟夫一点也没有他师傅的那种“长幼有序”的思想，他的师傅哪怕是天塌下来也不会先嫁次女的，不幸的徒弟却一心一意地爱上了次女奥古斯婷小姐。要理解这分爱情为什么会秘密发展起来，必须进一步说明老呢绒商人的专制家庭的内部情况。

纪尧姆有两个女儿。长女维吉妮小姐长得和她的母亲一模一样。纪尧姆太太是本店老主人舍弗赖先生的女儿，她经常笔直地坐在柜台旁的长凳上，以致不止一次听见一些路人开玩笑地打赌说，她是用木桩插在那里的。她那瘦长脸上透露出一种笃信宗教的神情。她既无风韵，态度也毫不可亲，经常在她那近六十岁的头上戴着一顶式样永远不变的软帽，而且象寡妇的帽子一样垂着花边。街坊四邻都管她叫“看门的修女”。她话语简短，举动有点象打旗语的人那样急剧而不连贯。她那明亮得象猫眼的眼睛似乎因自己貌丑而怨恨所有的人。维吉妮小姐和她的妹妹一样在母亲的专制管教下长大，她已经二十八岁。她的青春减少了因和母亲相象而不时在脸上露出的那种俗气，然而母亲的严厉管教使她具备的两种美德，抵得过她的一切缺点：她温柔，很有耐心。奥古斯婷小姐刚刚十八岁，长得既不象父亲也不象母亲。有的女孩似乎与父母在生理上毫无联系，教人真要相信假正经的谚语所说“小孩是上帝给的”。奥古斯婷小姐就是这样的人。她身材矮小，说得更确切点：她长得娇小玲珑。她是一个文雅、天真的可爱的小东西。如果一个社交场中的老手批评她的缺点，最多不过是说她有些小家子气的动作，或者风度有点平庸，举止有些

局促而已。她的沉默而娴静的脸上流露出一种不易捉摸的忧郁，那是所有过分软弱、不敢违抗母亲意志的年轻姑娘都有的。姊妹俩老是穿得很朴素，她们只能以保持高度的洁净来满足女子爱美的天性。这种洁净对她们非常适合，而且同闪闪发亮的柜台、一尘不染的货架(老仆人不容它们有尘土)，以及她们周围一切的古朴气氛非常调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她们不得不从辛勤工作中去找寻幸福的因子。直到现在为止，她们使母亲非常满意，纪尧姆太太经常在暗中赞美两个女儿性格的完美。由此不难想象她们所受教育的结果。她们长大以后是预备经商的，惯常听到的只是些生意经，只读过语法、簿记、一点犹太史和勒拉瓜[1]所著的法国史，所看的书都得经过母亲同意，因此她们的思想并不很开通；她们很懂得怎样持家，熟悉物价，体会得到积累金钱的困难，她们很节省，对于商人赚钱的本领怀有很大的敬意。虽然她们的父亲很有钱，她们仍然精于缝纫和刺绣。她们的母亲经常说要教会她们烹饪，目的是使她们懂得怎样吩咐准备饭菜，而且能够很内行地责备厨娘。她们对于人世的享乐茫然无知，她们父母所过的生活就是她们的典范，她们很少张望一下这所老宅子以外的世界，在她们母亲的眼中，这所老宅就是整个宇宙。家庭喜庆节日的宴会，对于她们就是未来人间的全部快乐。遇到这种时候，三楼的大客厅就要招待戴着钻戒的罗甘太太，她是舍弗赖家的亲戚，纪尧姆太太的堂妹，比纪尧姆太太年轻十五岁；还有年轻的拉布丹，财政部的副处长；赛查·皮罗托先生，

① 勒拉瓜(？—1685)，教士和教育家。

有钱的脂粉商，他的太太赛查夫人；卡缪索先生，布尔东奈街最有钱的丝织品商，还有他的岳父卡陶先生；此外还有两三个老银行家和一些德行高尚的太太们。节日的准备工作在纪尧姆太太母女三人单调的生活中是一种变化，她们把包扎着的银餐具、瓷器、蜡烛和水晶餐具等解开来，来来去去地忙碌着，象修道女们要迎接主教一样。到了晚上，三个人把节日的装饰和用具拭净、收拾和还原之后，都感觉很疲乏，两个女儿服侍母亲睡觉，纪尧姆太太对她们说："孩子们，我们今天什么事都没干呀！"有时在这庄严的聚会中，"看门的修女"准许她们跳舞，而把纸牌和骰子移到自己的卧室里去玩，这个恩典是最意想不到的幸福之一，使她们快活得好象在嘉年华节①时期，纪尧姆先生带领她们去参加两三次盛大的舞会一样。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位忠诚老实的呢绒商每年要举办一次盛大宴会，为此他是一文钱也不节省的。被邀请的人无论多么有钱和有身分，都不敢不来，因为即使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商店也要求助于纪尧姆先生的巨大信用、财产和丰富的经验。可惜这位颇有名望的商人的两个女儿，并不能象设想的那样充分利用社交给年轻人带来的方便。她们在这些载入家中"流水簿"的聚会里，佩带的首饰之寒酸足以使她们脸红。她们跳舞的姿势毫不出色；而且在母亲的监视下，她们在谈话中只能用"是的"和"不是"来回答她们的舞伴。她们还要遵守猫打球商店的老规矩：必须在晚上十一点钟回到家里，而那时正好

① 嘉年华节，天主教的狂欢节，始自三王来朝节，结束于封斋节，在这期间有化装游行等狂欢活动。

是宴会和舞会开始热闹的时候！因此她们的娱乐表面上似乎和她们父亲的资财颇为相称，但时常由于家训和习惯，使这些娱乐变得索然寡味。至于她们的日常生活，一句话就可以描绘出来：纪尧姆太太要她们在大清早就把衣服穿得齐齐整整，要她们每天在同一钟点下楼，要她们每天在一定时间做同样的事情，就象在修道院里那么有规律。然而奥古斯婷天生心气高贵，能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空虚。有时她抬起蔚蓝的秀眼，似乎在向这幽暗的楼梯和潮湿的店堂提出询问。她在探测了这修道院式的寂静之后，似乎远远地倾听着充满热情的生活的模糊启示，这种生活认为情感高于一切。这时，她脸泛红晕，停止做活计，手中的白罗纱跌落在光滑的橡木柜台上；不多一会儿，她母亲就会用即使在最柔和的声调中也显得尖厉的嗓音问："奥古斯婷，我的宝贝！你在想些什么呀？"也许《杜格拉斯的伯爵希波利特》和《柯曼治伯爵》① 这两部小说促进了这个少女思想的早熟。这两本小说是奥古斯婷在一个新近被纪尧姆太太辞退的厨娘的衣柜里找到的。在去年冬天的长夜里，奥古斯婷如饥似渴地暗中把它们念完了。因此奥古斯婷那模糊的追求异性的表情、温柔的嗓音、茉莉花色的皮肤，以及蓝色的眼睛，在可怜的约瑟夫·勒巴的心中，燃烧起一种既猛烈又带有敬意的爱情。可是奥古斯婷由于一种容易理解的任性，对这个孤儿一点意思也没有。也许，这是因为她不知道他爱着她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个大学徒长长的腿、褐

① 《杜格拉斯的伯爵希波利特》和《柯曼治伯爵的回忆录》，分别是德·欧诺瓦夫人和坦森夫人所写的两部爱情小说。

色的头发、肥大的双手和强健有力的脖子，却在维吉妮小姐的心中变成了暗暗倾慕的对象。维吉妮小姐虽则有五万埃居①的陪嫁，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向她求婚。这两种阴差阳错的爱情，在寂静幽暗的柜台旁边产生，就象紫罗兰在树林深处开花一样，再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在辛勤的劳作和宗教式的幽静中，这些青年男女迫切需要排遣，因此经常用眼睛默默无言地相互注视，这种注视或迟或早必然激发起爱情。看惯一张脸儿，就会不知不觉地在那里找出品格上的优点，而终于抹煞了一切缺点。

"从我的大徒弟的态度上看来，我的两个女儿不必等待多久，就可以在一个合适的未婚夫前面跪下来！"纪尧姆先生在读着拿破仑将征兵年龄提前的第一道命令时，勾起自己的心事，不由得这么想着。

自从这一天以后，老商人很担忧长女的青春日渐消逝，他想起自己从前娶舍弗赖小姐的时候，处境也和约瑟夫·勒巴及维吉妮今日的情景相仿。他想，他受过舍弗赖先生的恩惠，如果能够在同样的情形下将这种恩惠施在这个孤儿身上，既嫁了女儿，又报了恩，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呀！另一方面，约瑟夫·勒巴却在考虑自己和奥古斯婷结合的障碍：他今年已经三十三岁，比奥古斯婷大了十五岁！而且他太聪明了，不会猜不出纪尧姆先生的意图，他深知纪尧姆先生有一条严酷的原则：次女决不会比长女早出嫁。可怜的学徒，他心地

① 埃居，法国古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一般情况下是指一枚值三利勿尔（或三法郎）的埃居。

的高尚，正比得上他双腿的修长和胸膛的深厚，只能在沉默中忍受痛苦。

这就是当时这个小小国度里的情形；这所处在圣德尼街中部的老宅子，十足象拉特哈普修道院①的一所分院。然而为了把表面上所发生的事情和内心的情绪同样正确地加以说明，我们必须回溯到几个月以前。有一天黄昏时分，有一个年轻人从阴暗的猫打球商店前面经过，店里的景象使他停下脚步，在那里欣赏了一阵这种能够吸引世界上任何画家停下脚步的景象：那时店堂里还没有点灯，周围很黑暗，形成一幅图画的幽暗背景；背景深处可以看见商人家的饭厅，饭厅里面一盏光辉灿烂的灯，放射着那种使荷兰派绘画增加不少美感的黄色光线。白色的台布、银餐具和水晶用具在光与影的鲜明对照下构成美丽的陪衬。家长的脸儿、他妻子的脸儿、学徒的脸儿、奥古斯婷秀丽的外貌，以及立在她身边两步远的肥头大耳的女佣，构成了一组奇特的群像！这些脑袋是这么有特色，每个人的表情是这么坦率，使人很容易猜测到这个家庭和平、寂静和简朴的生活。这种出人意料的景象，即使写真能手也不容易画出来。这个过路人是一位年轻画家，七年前曾得到"绘画大奖金"②留学罗马，新近归国。他的心灵充满诗意，他的眼睛饱看了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③的杰作，在这个艺术

---

① 拉特哈普修道院设立于一一四〇年，院中教规非常严厉。

② 指"罗马大奖金"，分建筑、塑造、绘画、雕刻、音乐五种，获奖者可以留学罗马三年，以资深造。

③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和诗人。

有极高成就的伟大国度住了这么长一段时期以后，他现在所渴求的是真实的景物，无论是对是错，这确是他当时的心情。在长期沉醉于意大利的狂热激情之后，现在他心灵上所要求的是那些羞怯而沉默的处女，不幸在罗马时他只能从绘画中找到这样的形象。猫打球商店的真实景象在他心中燃烧起热情，使他从欣赏整个景物转化为对景中主角的深深崇拜；奥古斯婷便是这位主角。当时她好象在沉思，没有吃东西；由于灯的位置，灯光完全投射到她的脸上，她的上半身似乎在一个火环中移动，这火环使她的头部轮廓特别清晰，而且近乎神奇地照耀着她。青年画家不由自主地把她比作一位贬落人间的仙女，正在回忆着天堂。一种几乎从未感受过的情感，一种清澈而热烈的爱情充满了他的心。他一动也不动地呆立在那里，似乎被他思想的重压压垮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从幸福中挣扎出来，回到家里，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第二天，他跑进自己的画室，把昨天那种即使回忆起来也足以使他发狂的景象画在画布上，直到完成以后才跑出来。但是他仍然不满足，当他还没有把他所崇拜的女子忠实地绘成肖像时，他的幸福是不完整的。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在猫打球商店附近徘徊，有一两次他还大胆地化了装跑进店里，想从更近的距离来观察那个被纪尧姆太太的翅膀保护着的迷人的小东西。整整八个月，他沉溺在恋爱和绘画中，连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见不到他；他也忘却了社交、诗歌、戏剧、音乐和他最宝贵的生活习惯。一天早晨，吉罗德① 冲破了那些艺术家惯用的种种避客的借口见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历史画家，属大卫画派。

到了他，问了他下面一句话，把他从梦中惊醒：

"这次沙龙你拿什么作品出来？"

青年画家拉住朋友的手，领他走进画室，揭开一小幅油画和一幅人像给他看。吉罗德缓慢而又贪婪地欣赏了这两幅杰作以后，跳起来搂着他的朋友亲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激动的情绪，不能用言语表达，只能让对方在内心里感觉出来。

"你在恋爱吗？"吉罗德问。

他们都知道提善、拉斐尔和达芬奇①所绘的最优美的人像都是感情冲动时的作品。在不同的条件下，激情的确产生了一切杰作。青年画家点了点头，代替了一切回答。

"你真幸福，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又能够在这里谈恋爱！不过我并不赞成你把这两幅作品拿到沙龙去展览，"大画家继续说。"你瞧，这两幅画在那里是不会引起赞赏的。这一类真实的色彩和非凡的功力还没能受到赏识，一般人还不习惯于欣赏这类高深的作品。我们画的那些画，朋友，不过是些壁炉前面的防热围屏，不过是些屏风。做做诗，翻译翻译希腊、罗马的作品岂不更好！这些东西比我们可怜的绘画更容易获得荣誉。"

青年画家并没有接受这善意的忠告，两幅画终于拿出去展览了。那幅室景在绘画上引起了革命：它使风俗画②大量

---

① 提善（1490—1576）和达芬奇（1452—1519），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画家。

② 风俗画，指反映日常生活的绘画。

产生，每次展览会上数量之多，竟使人以为是用机器制造的。至于那幅人像，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不把这幅栩栩如生的绘画深深印入脑际；观众——作为一个整体，有时眼光还很准确——为人像留下了桂冠，吉罗德亲手将桂冠挂在画上。无数的人群包围着两幅画，简直象某些太太们所说的，把人也挤死了。一些投机家和贵族把这两幅画的价钱极力抬高，而且用双拿破仑金币来做计价单位①；青年画家固执地拒绝出售，也不肯让人家制造复本。有人想出高价来把这两幅画制成雕版；然而商人也好，业余收藏家也好，都碰了钉子。这件事情虽则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然而从性质上来说，本不会传到圣德尼街那个小小的"隐遁地"②来。可巧有一次公证人的太太罗甘夫人来访问纪尧姆太太的时候，和她所钟爱的奥古斯婷谈起了画展，并且解释了一番画展的目的。罗甘太太的长舌自然引起了奥古斯婷参观画展的愿望，奥古斯婷鼓起勇气暗中哀求罗甘太太陪她到卢浮宫去。罗甘太太和纪尧姆太太谈判的结果，终于得到同意把奥古斯婷从她那刻板的活计中解放两小时左右。于是奥古斯婷穿过拥挤的人群，一直走到那幅挂着桂冠的绘画前面。当她认出画中人就是她自己的时候，一个寒噤使她象一片枫叶那么浑身颤抖起来。她害怕

---

① 拿破仑金币，雕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每个值二十法郎；双拿破仑金币，每个值四十法郎。原文直译是："用双拿破仑金币铺满了这两幅画"，意思是高价收购，不用法郎而用金币做计算单位。

② 原文是 Thébaïde，古埃及的一部分，又称上埃及。相传最早的一些基督教隐修士曾在那里的沙漠地带隐修；这里是指仿佛与世隔绝的猫打球商店。

了，向周围张望，想与被人群冲散的罗甘太太聚在一起。突然间，她的充满恐怖的眼睛看见了青年画家充满激情的脸。她蓦地想起这就是时常在她家附近徘徊的那个散步者，由于好奇，她常常注意他，以为他是一个新搬来的邻居。

“您瞧，这就是爱情给我的灵感，”青年画家凑近羞怯的姑娘耳边说，她听了这句话竟吓呆了。

她鼓起超人的勇气，装作匆匆忙忙要寻找罗甘太太的样子。罗甘太太还在人群中挣扎，想走到绘画跟前去。

“您要被挤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奥古斯婷喊道，“我们走吧！”

然而在沙龙里有时两个女子是不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走动的，人群迫使她们身不由已地行走，奥古斯婷和罗甘太太被推到离第二幅画几步开外的地方。命运竟使她们两人都很容易地走到那帧新派的天才杰作前面。公证人太太发出的一声惊呼被人群的喧嚣嘈杂声所淹没了；至于奥古斯婷，她一见到这帧美妙的图景便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她看见那个如醉似痴的青年画家站在她的前面两步远，一种几乎不可解释的情感使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暗示不可声张。青年画家点头作答，表示他已懂得奥古斯婷的意思：罗甘太太是他们的障碍。这幕短短的哑剧象是一团炭火投到可怜的少女身上，她觉得自己犯了罪，觉得自己和画家之间已经私订了盟约。沙龙里面使人窒息的热气，往来不断的盛装艳服的人群，以及使奥古斯婷晕眩的绚烂色彩，无数活的或图画中的人脸，四面八方的金色画框，使奥古斯婷有一种喝醉了酒的感觉，这感觉增加

了她的恐惧。如果不是在这些混乱的感觉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从她的内心深处升起，使她全身充满活力的话，也许她早已昏迷过去了。另一方面，她认为自己已经被这个魔鬼控制住，讲道者雷鸣般的话语早就向她预言过魔鬼设下的陷阱。对于她，这片刻是疯狂的片刻。她发觉这个年轻人脸上露出幸福和爱情的光辉，而且一直伴送着她到罗甘太太的马车旁边。受着一种全新的冲动，处在一种使她暴露本性的陶醉状态下，奥古斯婷顺从了她内心的强有力的呼唤，对那青年画家望了几眼，而且丝毫不掩饰她自己心乱如麻的状态。她的粉红色的双颊，从来没有和她雪白的皮肤构成更鲜明的对照。画家这时才看清楚了她在最美丽和最纯洁时的状态。奥古斯婷感到又惊又喜，因为她想起了由于她来参观，才产生了他的幸福，而他却是人人谈论的英雄，他的天才使猫打球商店的平凡景象永垂不朽。她被人爱上了！这是无可置疑的。当她离开画家以后，这句简短的话还在她心里响着："您瞧，这就是爱情给我的灵感。"愈来愈剧烈的心跳使她感觉痛苦，因为奔腾的热血在她身上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她假装头痛得很厉害，借以避免回答罗甘太太所提出的关于那两幅画的问题。然而，回到家里，罗甘太太免不了把猫打球商店被人绘成一幅名画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纪尧姆太太说了；奥古斯婷听见她母亲说也要到沙龙里去看看自己的店铺时，直吓得四肢一个劲儿发抖。她只好一再说自己头痛，才得到允许回房睡觉。

"头痛！这就是赶热闹的结果！"纪尧姆先生高声说，"画里画着我们每天在街上看见的东西，这有什么意思？不要跟我

提起这些画家，如同你们那些作家一样，都是些饿死鬼。他们到底闹些什么鬼把戏，要把我的铺子放在他们的画里去糟蹋？”

“这样一来，倒可以使我们多卖几尺布啦，”约瑟夫·勒巴说。

虽然有这么一点好处，可是艺术和思想依然在这个生意法庭上再度被判处死刑。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奥古斯婷从这些谈论中是得不到什么希望的。到了夜间，她才开始第一次作恋爱的默想。这一天的经过，宛如一场梦，她爱把这场梦在思想上重温一遍。她开始体会到恐惧、希望、愧疚，一切感情上的波动的滋味，这些情感足使她的单纯而羞怯的心灵从中得到慰藉。她发觉这所阴暗的屋子多么空虚，而在她的心中却有多么丰富的宝藏！做一个有天才的人的妻子，分享他的荣誉！这样一个念头，对于一个在这种家庭的怀抱里长大的女孩子，还能不在她心中起重大的破坏作用吗？对于一个一直在平庸的教养下成长、渴望过豪华生活的少女，这种念头还能不唤起她心中的一切希望吗？一线阳光射进了这所监狱。奥古斯婷突然恋爱了。在她心中，多少感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以致她什么都没有考虑就屈服了。在十八岁的年龄，爱情哪有不在一个少女的眼睛和外部世界之间放上它的三棱镜的！她没有力量预见到一个钟情的少女和一个富于幻想的男子的结合，会产生什么强烈的冲突；她只以为自己是命定了要使他享受幸福的，一点也不觉得在她和他之间有些什么不调和。对于她，现在就是整个将来。第二天，她的父亲和母亲参

观沙龙回来，哭丧着脸，说明有些不如意：首先，那两幅画被画家撤走了，他们扑了一个空；其次，纪尧姆太太失落了她的羊毛披肩。奥古斯婷去过沙龙之后两幅画就失踪的消息，在奥古斯婷的心目中，正是青年画家温柔体贴的流露，这种温柔体贴是妇女们即使单靠本能也体会得出的。

那天早上，站在猫打球商店对面，被学徒们喷水的青年，就是年轻画家泰奥多尔·德·索迈尔维；他响亮的名声早已使奥古斯婷把他的名字记在心上。当时他刚从舞会归来，站在猫打球商店对面等待奥古斯婷出现，而他那天真的女友却并不知道他等在那里。这是沙龙事件之后，他们仅有的第四次会面。青年画家放浪的性格和纪尧姆严格的家规完全矛盾，由此而产生的障碍，使画家对奥古斯婷的热爱更为强烈，这是很容易想见的。怎样才能接近坐在柜台里、夹在维吉妮小姐和纪尧姆太太这样两个女人中间的少女呢？她母亲从来不离开她，怎样才能和她通信呢？泰奥多尔象一切情人那样，善于在幻想中为自己增加一些不幸，他设想几个学徒中有一个是他的情敌，而其余两个是帮助他的情敌的。即使他逃过了这些阿耳戈斯①的监视，他仍然无法逃过老商人或纪尧姆太太的严厉的眼睛。到处都是障碍，到处都是失望！大凡囚徒争取自由，恋人要达到恋爱的目的，都会运用激动的理智作最后挣扎，想出一些巧妙的办法来，但当时青年画家的恋情

---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轮番有五十只眼睁着，另五十只眼休息。

过分强烈，竟使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于是泰奥多尔就象一个疯子一样在附近地区徘徊，好象这样走动会使他想出什么巧计来似的。在用尽了心机之后，他居然想出了用金钱收买那个肥头胖耳的女仆的办法。因此在纪尧姆先生和泰奥多尔互相注视好一会儿的那个不凑巧的早晨之后，半个月中，青年画家已经时不时地和奥古斯婷交换过几封信了。这时两个年轻人已经约好要在白天的一定时间以及星期日在圣勒教堂望弥撒和做晚祷的时候会面。奥古斯婷已经把家里所有亲友的名单送给了她亲爱的泰奥多尔，让他从这里找找门路，看看是否可能从这些专心一意想着金钱和商业，把真正的恋爱视为一种可怕的投机，视为闻所未闻的投机事业的人们中间，找到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与此同时，猫打球商店里的一切习惯都一如既往。虽然奥古斯婷有时心不在焉；虽然她有时违反家规，上楼回自己房间，把一盆花放在某个位置上给青年画家作暗号；虽然她有时叹气，有时沉思，可是谁都没有发觉，连她的母亲也没有发觉，这种现象会使熟悉这个家庭的特点的人觉得惊奇，因为在这所房屋内，一种染有诗意的思想会和里面的人和物产生强烈的对比，这屋子里没有一个人的动作和视线不被大家观察和分析。然而这次出现的奇怪现象却再自然也没有了：这只挂着猫打球旗帜的安静的船只，在巴黎这种狂涛巨浪的海面航行，必然要碰到那些可以称之为“春分、秋分的暴风雨”的季节性风浪的袭击，这些暴风雨就是所谓“年度总盘点”。半个月以来，店里五个“船员”加上纪尧姆太太与维吉妮小姐一齐埋头于这个巨大工程中：搬动一大包一

大包的货物，稽查布匹丈数，以确定剩余布匹到底值多少钱；仔细地察看系在货包上的卡片，查明进货日期；确定现行价格，等等。纪尧姆先生始终站着，手里拿着一把尺，羽毛笔插在耳后，宛如一个指挥操作的船长。楼板上开着一个小孔，纪尧姆先生尖锐的嗓音透过小孔，向着下面货栈深处送去一大堆谜语式的商业行话："多少H-N-Z？""拿去了。""Q-X剩多少？""两码尺。""什么价钱？""五一五一三。""把所有的J-J、所有的M-P、和剩下的V-D-O，送到三A去。"其他许多同样莫名其妙的语言也在柜台间嗡嗡响着，活象近代诗的诗句，为浪漫主义者互相传诵，以维持对自己一派某个诗人的热情。到晚上，纪尧姆关上大门，同他的大徒弟及妻子一起清算债务，重新上帐，给拖欠的人写催款单以及开出发票。三个人共同筹办这项巨大的工程，工作的结果记在一张泰里耶纸①上，证实纪尧姆店里有多少现金、多少货物、多少有价证券和票据；证实猫打球商店不欠别人一分钱，反而拥有十万或二十万法郎的债权；证实资本增加了；证实田庄要增加，房产要修理，或者年金要加倍。因此就产生用加倍的努力来重新积攒金钱的必要，而这些勇气十足的蚂蚁从来不曾在脑子里问问自己："这有什么用呀？"幸运的奥古斯婷就是趁这每年一度大乱的机会，才躲过了她的阿耳戈斯们尖利的眼睛。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年度总盘点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在资产总值项下，加上了

① 法国掌玺大臣泰里耶命人制造的一种公文纸，用于文件、证书之类，规格是：0.44m × 0.34m。

足够的圈圈，以致兴高采烈的纪尧姆暂时取消了全年必须遵守的关于餐末甜食的禁令。狡黠的呢绒商人搓着双手，准许他的徒弟们一直留在餐桌旁边。每个“船员”刚喝完一杯家常酒，外边已经响起马车的车轮滚动声了。他们全家都到杂剧院去看歌舞《灰姑娘》①；至于两个较年轻的学徒，每人得到一块值六法郎的埃居，并且准许他们随意到任何地方去，只要半夜以前回来就行。

虽然这一天是这么奢侈放浪，第二天，即星期日的早上，老呢绒商人仍然在六点钟就起来修刮胡子。他穿上他向来感到满意的栗色的有华贵光泽的礼服，把金环挂在他肥大的丝质短裤两侧。将近七点钟的时候，全家还在睡觉，他就朝一个和二楼货栈相连接的小房间走去。房间的光线从一个装有粗大铁栏杆的十字窗透进来，窗外是一个小小的、四方的院子，四面被乌黑的墙垣围着，看上去很象一口井。老商人亲自把他非常熟悉、钉着铁皮的护窗板打开，把玻璃窗沿着窗槽向上推了半截。院子里的冷空气涌进来，使闷热而且散发着办公室特有气味的小房间变得凉爽了。老商人仍然站着，一只手放在褪了色的羊皮交椅的肮脏扶手上，似乎在踌躇要不要坐下去。他以一种感动的神情，从开在墙上的小窗口凝视着那张有两个斜台面的写字台，他妻子的座位就安置在他的对面。他静静地观看那些编有号码的纸夹，那些细麻绳，那些常用的物件，那些在呢绒上烙商标的铁印，以及那只银箱，都是些年代

① 指根据佩罗童话《灰姑娘》改编的一出歌舞杂剧。

久远记不清来历的东西，面对着它们，仿佛面对着已故舍弗赖先生的幽灵。他把一张高脚凳向前移，这张凳以黑皮作垫，里面填塞的鬃毛早已从四角钻出来，但还没有掉落，当时已故的舍弗赖先生就叫他坐在这张凳上。他用一只哆嗦的手，把它搁到以前舍弗赖先生搁手的地方；然后，在一种难以描绘的激动心情支配下，他拉了拉通往约瑟夫·勒巴床头的唤人铃。当他发出了这个决定性的信号以后，过去的回忆大概使这位老人心情很沉重，他拿起早已送来的三、四张汇票，看了半天，实际上一点也没有看进去，这时候，约瑟夫·勒巴匆匆忙忙走了进来。

"请坐在这儿，"纪尧姆指着高脚凳对徒弟说。

由于老呢绒商人从未让他的徒弟当面坐下，约瑟夫·勒巴禁不住战栗起来。

"你认为这些票据怎样？"

"这些票据是不会兑现的。"

"为什么？"

"因为我前天已经知道艾蒂安公司用黄金来结帐了。"

"噢！噢！"老商人嚷起来，"不是病得很重，是不会让人家看见胆汁的。我们来谈些别的吧，约瑟夫，年终盘点已经结束了。"

"是的，先生，而且利润的优厚是从未有过的。"

"不要用这些新名词，什么'利润'，就说'收入'得了，约瑟夫。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我们取得这些成绩，你也有一分功劳！因此，我不想光付给你工资了，纪尧姆太太叫我送你

一份股份。嗯，约瑟夫！'纪尧姆和勒巴'岂不是很响亮的合伙名字吗？要使署名更完整一点，还可以加上'公司'字样哩。"

眼泪涌上约瑟夫·勒巴的眼睛，约瑟夫极力抑制着。

"呀！纪尧姆先生！您待我这么好，我怎么配呢？我不过尽了我的责任罢了。您肯收容我这样一个穷苦的孤儿，已经是莫大的恩……"

约瑟夫用右手衣袖揩拭左手衣袖的袖口，低着头，不敢朝老商人望一眼。纪尧姆微笑着，心里想：这个谦逊的青年正象自己从前一样，必须加以鼓励才能够把事情说清楚。

"不过，"维吉妮的父亲接着说，"你的确有点配不上这恩典，约瑟夫！你信任我，不象我那么信任你。(约瑟夫猛然抬起头来)你知道银箱的秘密。两年以来我把全盘生意都告诉你。我让你为我们的货物跑外埠。总之，我一点事情也不瞒你。而你呢？……你在打主意结婚，可是从来没有对我漏过一句口风。(约瑟夫·勒巴脸红起来)嗳呀！"纪尧姆高声说，"你居然想骗过我这个老狐狸？我！你可是亲眼看见我猜准了勒科克的破产的！"

"先生，您怎么能够，"约瑟夫·勒巴一面回答，一面仔细观察他的店东，正如店东观察他一样仔细，"您怎么知道我在恋爱？"

"我什么都知道，饭桶！"可敬而又狡猾的老商人一面拧着约瑟夫的耳朵，一面说。"我饶恕你，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您会答应我吗？"

“不止答应，而且还有五万埃居的陪嫁，我还要在遗嘱上留给你同样的数目；你算是我的合伙人，我们在新的合伙基础上前进。我们还要做大批生意，孩子！”老商人叫喊着，站了起来，挥动着臂膀。“你懂吗，我的女婿？做生意就是一切！那些怀疑做买卖有什么乐趣的人都是傻瓜。到处找生意做；在商场中称雄；象在赌台上一样苦苦地等待艾蒂安公司破产；看着王家卫队穿着我们出产的呢绒走过；伸出一只脚把邻人绊倒——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而不是阴损人；出品比别人便宜；努力于自己所创办的事业，使它由开创到壮大，由不稳定到成功；象保安部大臣一样熟悉每家商店的内情以免上当；在倒风中毫不动摇；在一切实业城市里都有书信来往的朋友；约瑟夫，这岂不是一场永恒的赌博吗？可这就是生活，生活！我将在这扰扰攘攘中死去，象舍弗赖老头一样，而且乐于这样做。”

纪尧姆老头兴奋地说着，好象在作即兴演讲，在热情洋溢中他竟没有注意到他未来的女婿哭得泪流满面。

“嗯，约瑟夫，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啦？”

“啊！我非常、非常爱她，纪尧姆先生，以致我没有勇气，我想……”

“吓，孩子，”受到感动的商人说，“你想不到你自己多么有福气，他妈的！她也爱你呢。我知道的，我！”

于是他眨巴着他那两只绿色的小眼睛，望着他的大徒弟。

“奥古斯婷小姐！奥古斯婷小姐！”约瑟夫·勒巴在狂热中喊了出来。

他正要飞奔出房门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被一只钢铁般的手臂抓住，惊愕的店东猛力把他拉了回来。

"奥古斯婷到底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纪尧姆问，那声音顿时使可怜的约瑟夫·勒巴冷了半截。

"我爱的不……是……她吗?"学徒嗫嚅着说。

纪尧姆对于自己的错觉感到非常狼狈，他重新坐了下来，把尖尖的脑袋捧在手中，默想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约瑟夫·勒巴羞惭而失望，仍然站着。

"约瑟夫，"老商人用冷酷而威严的口气重新开口，"我对你说的是维吉妮。爱情是不能定做的，我知道。我知道你向来不乱说话，让我们忘记刚才的一切吧。我绝对不会让奥古斯婷比维吉妮早出嫁的。你的股息将是百分之十。"

然而约瑟夫·勒巴受了爱情的鼓动，突然有了勇气和口才，合拢着双手，用热烈而充满感情的声调向纪尧姆诉说了十五分钟，竟使当时的情势有了变化。如果谈的是生意经，老商人有他自己的主意，会马上作出一个决定来；然而这一次离开生意经十万八千里，正如老商人自己所说的：是在情感的海洋上，没有指南针，只好在奇异的事件面前束手无策地随意漂流。由于他天性善良，他竟有些让步了。

"呃，活见鬼！约瑟夫，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两个孩子年龄相差十岁！从前舍弗赖小姐不算漂亮，可是她现在并没有要埋怨我的地方。学我的样子吧，不要哭，你是笨蛋吗?有什么办法呢?也许结果会圆满的，我们等着瞧吧。什么事情都有办法好想的。我们这些男子并不个个都是塞拉东

式①的丈夫，你听见我的话了吗？纪尧姆太太是虔诚的，而且……好了好了，他妈的！我的孩子，今天早上去做弥撒的时候，你挽着奥古斯婷的臂膀吧。”

这就是纪尧姆信口说出的一段话。那结尾一句使在恋爱中的约瑟夫·勒巴极为兴奋。他紧握他的未来岳父的手，用一种含糊的、心照不宣的神气对他说：一切事情都有办法弄好的，然后离开那烟雾腾腾的房间，这时他早已打好主意要把维吉妮小姐介绍给他的一个朋友。

“纪尧姆太太会怎样想呢？”

这个顾虑使老商人剩下一个人在房间里时感觉极端烦恼。

早餐的时候，老呢绒商人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烦恼告诉纪尧姆太太和维吉妮，因此她们都用调皮的眼色看着坐立不安的约瑟夫·勒巴。勒巴规规矩矩的模样获得了他未来的岳母的欢心。这位老太太这样高兴，以致她微笑着注视纪尧姆先生，而且还开了几个在这类淳朴的家庭里从不可记忆的时候起就准许开的小玩笑：她故意不相信维吉妮和约瑟夫一样高矮，要求他们比一比高度，这种预备性②的稚气行动，使纪尧姆先生额上平添了几朵愁云，而他又表现出过分重视礼仪，竟命令奥古斯婷在去教堂时主动挽着约瑟夫·勒巴的臂膀。纪尧姆太太很惊奇她的丈夫能够考虑这么周到，向她的丈夫

① 塞拉东，法国作家杜尔菲(1567—1625)所著小说《阿丝特莱》的男主角，是一个爱情十分专一的男子。

② 从比身材起，很容易谈到婚姻问题上去，例如可以说：“你们真是一对”等等，所以是“预备性”的。

点头表示赞许。于是全家就依照这样的排列从店里向圣勒教堂出发，这一行列的排列方式是丝毫不会引起邻人们作任何恶意猜测的。

"您不觉得吗，奥古斯婷小姐，"勒巴战栗着说，"象纪尧姆先生那样信用卓著的商人，他的太太是应该比令堂享受得更好一些的，象戴戴钻戒啦，出门坐自备车子啦，您认为怎样？首先，我自己，如果我结了婚，我情愿多辛苦一点，也要看到我的妻子幸福。我决不让她坐柜台。您看在呢绒业中，妇女已经不象从前那么必需了。不过纪尧姆先生这样做当然有他的理由，何况这又很配他太太的胃口。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帮忙记记帐，写写信，在门市零售，接受定货，管管家，使自己不致于闲得无聊，那就够了。到了晚上七点钟，商店一关门，我就要享受享受，我要去看戏或者到其他交际场所去。可是您并没有听我说呀！"

"我在听啊，约瑟夫先生。您认为绘画怎么样？这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

"是的，我认识一个油漆粉刷房屋①的师傅卢杜阿先生，他是很有钱的。"

这样闲谈着，全家就到了圣勒教堂。一到了那里，纪尧姆太太就恢复行使职权，第一次叫奥古斯婷坐近自己；叫维吉妮坐在第四张椅子上，在勒巴的旁边。一直到讲经的时候，奥古斯婷和泰奥多尔之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泰奥多尔站在一

---

① peinture 在法文中，既可作绘画解，又可作油漆粉刷解，因此产生这样的误会。

根柱子后面，正在热切地向他的“圣母”祈祷。但到了举扬圣体的时候，纪尧姆太太瞥见——可惜太迟了点——她的女儿奥古斯婷倒拿着弥撒经本。纪尧姆太太正要狠狠地责骂女儿一顿，却主意一变，她将面网①重新放下来，中止朗读经文，顺着她女儿脉脉含情的眼睛所注视的方向望过去。多亏她的老式眼镜，她望见了那个青年画家，身上打扮得那么时髦，活象一个休假的骑兵队长，而不象是本区的一个商人。要想象当时纪尧姆太太的愤激心情是很困难的。纪尧姆太太一向以她的女儿有完善的教养而自傲，而她竟发觉奥古斯婷的心中有着私情，由于她自己过分严谨和无知，她夸大了这种私情的危险性。纪尧姆太太认为她的女儿已经坏透了。

“请您②把您的弥撒经本拿好，小姐。”纪尧姆太太说，声音虽低，却愤怒得发抖。

她猛地把那泄漏秘密的经本从奥古斯婷手中抢过来，按照文字的上下放正了。

“除了经文以外，请您不要瞧别的地方，”她补充说，“不然的话，我就要找您算帐！弥撒以后，您父亲和我要跟您谈话。”

对于可怜的奥古斯婷，这些话宛如一声霹雳。她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她一边忍受痛苦，一边担心在教堂里出乖露丑，在这双重打击之下，她仍然拿出勇气隐藏自己的苦恼。然而她手中的弥撒经本在颤动，她翻过的每页经文上，都洒落着

---

① 参加弥撒时，有些妇女是戴着头纱或面网的。

② 法国的习惯，关系亲密的人（如家庭内部或朋友之间）都以“你”相称，但愤怒时或态度严肃时，会突然用“您”这一表示疏远或客气的称呼。

她的眼泪，足见她的情绪激动之烈。至于青年画家，看见纪尧姆太太向他投射冒出火来的眼光，就明白自己的爱情已经陷入险境，马上走出教堂，怒火中烧，决心不顾一切地干一下。

"请您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小姐！"到家后纪尧姆太太对她的女儿说；"我们会叫您的，您自己千万不要跑出房间。"

起先，夫妻两人的会谈秘不透风。维吉妮除了用各种温柔的话劝解她妹妹以外，还殷勤地偷偷溜到母亲卧室外面偷听里面的争吵。她头一回从四楼下到三楼的时候，正好听见她父亲高声说：

"太太，你难道想要你女儿的命吗？"

"可怜的孩子，"维吉妮回去对泪痕满脸的妹妹说，"爸爸帮着你说话呢！"

"他们要怎样对付泰奥多尔呢？"天真的奥古斯婷问。

充满着好奇心的维吉妮于是又走下楼来，这一次她逗留的时间比较长，她知道了勒巴已爱上了奥古斯婷。好象命中注定一样，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一个平素非常安静的家庭竟变成了地狱。纪尧姆先生把奥古斯婷爱上一个陌生人的事告诉了约瑟夫·勒巴，使他异常失望。勒巴本来已经通知他的朋友向维吉妮小姐求婚，现在觉得自己的希望全部落空了。维吉妮小姐觉得约瑟夫好象间接拒绝了她，突然偏头痛起来。纪尧姆夫妇在商量中由于意见不一致——这是他们平生第三次——而引起的不和，显得十分严重。最后，到了下午四点钟，奥古斯婷面色苍白，颤抖着，红着眼睛，象被告一样出现在她的父母面前。可怜的孩子把她极为简短的恋爱史很天

真地讲述出来。她父亲先说了一番话，答应心平气和地听她谈，使她放心了不少，因此她就鼓起相当的勇气在她父母面前把她亲爱的泰奥多尔·德·索迈尔维的名字讲了出来，而且狡猾地把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说得特别响。在讲述自己的爱情的时候，她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乐趣，因此就大着胆子用一种天真的坚决气概宣布她爱上了德·索迈尔维先生，而且曾经给他写过信，又噙着眼泪加上一句：

“如果要我嫁给第二个人，那就是要我一生受苦。”

“可是，奥古斯婷，什么叫画家，你难道不懂吗？”她的母亲惊骇地喊道。

“纪尧姆太太！”老商人喝住了他的妻子。“奥古斯婷，”他说，“这些画家通常都是些饿死鬼。他们挥霍得太厉害，不能不经常干坏事。我卖过衣料给已故的约瑟夫·凡尔奈先生，已故的勒坎先生和已故的诺韦尔先生。啊！这个诺韦尔先生和圣乔治骑士先生，尤其是菲利多先生，① 他们对可怜的舍弗赖老爹耍过多少花招呀！这都是些坏蛋，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家伙嘴里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且都有一套礼数。哼！我永远也不让你的那个森马……索马……”

“德·索迈尔维，爸爸！”

“好，就算是德·索迈尔维吧。他绝对不会对你客气到象从前圣乔治骑士先生对我一样。当我拿到一份对他不利的商

① 以上提到的都是法国艺术家的名字：凡尔奈（1714—1789），著名风景画家；勒坎（1729—1778），著名悲剧演员；诺韦尔（1729—1810），舞蹈编导；圣乔治骑士（1745—1799），提琴家，又是击剑家；菲利多（1726—1795），作曲家。

务法庭判决书那天，圣乔治骑士先生对我可客气了。所以，这就是过去的高等人士。”

“爸爸，泰奥多尔先生是个贵族，而且他写信告诉过我说他很有钱。他的父亲在大革命前叫作德·索迈尔维骑士。”

听了这几句话，纪尧姆先生就望着他的凶神恶煞般的太太；她正闷着一肚子的气，用脚尖敲击地板，阴沉沉地一句话也不说，而且她愤怒的眼光也避免朝奥古斯婷身上射去，似乎想将这一严重事件的全部责任都推给纪尧姆先生，因为他没有听从她的意见。不过，她虽然装出很冷静的样子，当她看见纪尧姆先生对这一毫无商业气味的祸事采取这么温和的态度时，却忍不住叫了起来：

“老实说，先生，您太放纵您的女儿们了……不过……”

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来的声音突然打断了纪尧姆太太的谴责，使老商人松了一口气。不到一分钟，罗甘太太已经走进来，望着这场家庭纠纷的三个主角。

“我什么都知道了，我的堂姐，”她带着保护人的神气说。

罗甘太太有一个缺点：她以为一个巴黎公证人的老婆就可以到处指手画脚。

“我什么都知道了，”她又重复一句，“我是乘挪亚方舟来的，就象那只嘴里含着橄榄枝的鸽子①。这段比喻是我从《基

① 《旧约·创世记》记载：洪水泛滥时，上帝命挪亚率领全家造方舟避难。方舟在水上漂流了几昼夜之后，水位渐渐下降，挪亚便放出一只鸽子去探测。鸽子衔着一根橄榄枝飞回来，证明已有陆地露出水面。这里罗甘太太自命为“鸽子”，是以排难解纷的使者自居。

督教真谛》①里看来的，"她转身朝着纪尧姆太太，"我这样比方也讨你的欢喜吧，我的堂姐。"她向奥古斯婷微微一笑，"你知道这位德·索迈尔维先生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吗？今天早上，他把用大艺术家的手笔给我画的肖像送给了我，这幅画像起码要值六千法郎。"

说到这里，她轻轻地拍拍纪尧姆先生的胳臂。老商人不由得高高地撅起了嘴唇，这是他特有的动作。

"我同德·索迈尔维先生很熟，"鸽子继续说，"最近半个月，他每晚到我家里作客，大家都喜欢他。他把一切痛苦都告诉了我，而且请我为他作说客。今天早上我听说他爱上了奥古斯婷，他会娶她的。呀！堂姐，不要这样摇头拒绝吧！要晓得他就要被封为男爵了，皇上刚刚在沙龙里亲自封他为荣誉勋位团骑士。罗甘已被聘作他的公证人，知道他的财产状况。德·索迈尔维先生有地产，享有一万二千利勿尔②的年金。你们知道吗？做他那种人的岳父是可以得到相当地位的，比方做一个区长之类，你们不是亲眼看到杜蓬先生被封为伯爵和上议员，只因为他以区长资格祝贺皇上进入维也纳吗？啊！这门亲事一定能成功。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青年，我喜欢。他对奥古斯婷的所作所为，只有从小说里才看得见。奥古斯婷，我的小宝贝，你会幸福的，谁都要羡慕你呢！我家里晚会的客人中，有一个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她是疯狂地崇拜德·索迈

① 《基督教真谛》，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名著。

② 利勿尔，法国古币名，后为法郎所代替。一万二千利勿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尔维先生的。有些嚼舌头的人说她是为了他才到我家里来，好象一个过去的公爵夫人不应该到一个有百年历史的上等市民舍弗赖家里来似的。——奥古斯婷，”罗甘太太略为停顿之后接着说，“我看见过那画像了。天啊！多么美！你知道王上也要看这幅画了吗？王上笑着对副帅说，如果各国的君王到他的宫廷来的时候，宫廷里的贵妇都这样美，欧洲的和平就可以维持下去了。这岂不是最佳妙的赞美之词吗？”

这一天开始时的暴风雨，结果就象大自然中的暴风雨一样，最后带来了平静和晴朗的天气。罗甘太太吹得天花乱坠，纪尧姆夫妇的心肠虽硬，却经不起罗甘太太不断的和全面的进攻，终于让罗甘太太命中了某一处要害。在这个奇异的时代，商界和金融界流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疯狂习气，喜欢和一些大官僚攀亲，这种风气使拿破仑的许多将军大得其利。纪尧姆先生与众不同，他坚决反对这种可鄙的风气。他最赞赏的公理是：一个女子如果要幸福，必须与同一阶层的男人结婚；一个向上爬的人迟早要受到应有的惩罚；爱情很难抵得住家务的烦恼，必须一方具有极坚强的品质，夫妻才能幸福；夫妻间首要的是彼此理解，因此夫妻的一方不能比他方懂得更多的东西；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丈夫配上一个懂得拉丁文的妻子就有饿死的危险。他自己创造了这类格言。他把这一类婚姻比作从前丝和羊毛混合起来的一种织物，结果羊毛总是被丝割断。可是，任何一个人都有虚荣心，纪尧姆先生虽然是猫打球商店的精明强干的舵手，终于也在罗甘太太的花言巧语进攻之下屈服了。严厉的纪尧姆太太更是头一个表示她认为

她女儿的恋爱从某些方面看来，确有正当理由可以不受前述格言的限制，而且她还认为可以在家里接待德·索迈尔维先生，以便严格地观察他一下。

老商人去找约瑟夫·勒巴，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下午六点半钟，饭厅的玻璃屋顶下面聚集了几对男女：一对是罗甘先生和夫人；一对是青年画家和标致的奥古斯婷；一对是很驯服地接受自己命运的约瑟夫·勒巴和偏头痛已经止住的维吉妮小姐。整个饭厅由于画家的在场而显得更加光辉。纪尧姆夫妇从中看出两个女儿的终身都有了着落，而且猫打球商店的前途也交在了有才干的人手中。晚餐将近终了，上末一道点心的时候，他们的快乐更达到了顶点，因为泰奥多尔把那幅著名的室景赠送给他们；那幅画绘出了老店的内景，在这里他们曾经度过多少幸福的日子，而这幅图画就是他们上次到沙龙去看而未看到的。

“这可真是太不敢当了！”纪尧姆高声说，“人家为着这东西肯出三万法郎哩！”

“看哪，我帽子上的花边也画出来了！”纪尧姆太太说。

“还有这些摊开的呢绒，简直象真的一样，”勒巴也插上一句，“好象可以用手去拿起来。”

“服饰和衣料画起来总是很好看的，”画家回答，“如果我们这些现代画家在描绘衣饰方面能够达到古典画家的成就，那就是天大的幸事。”

“您对服饰和衣料感兴趣吗？”纪尧姆先生嚷起来，“好呀！来握握手，年轻的朋友！既然您看得起做买卖的，我们就能够

谈得拢了。何况做买卖的有什么地方该受人轻视呢？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从做买卖开始的呢！亚当不是为一个苹果把伊甸乐园卖掉了吗？说起来这还不是一桩很上算的买卖哩！”

老商人乘着酒兴，一边说，一边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很慷慨地开了香槟酒，让大家喝，他自己也灌了好几杯。青年画家被爱情迷糊了眼睛，竟觉得他未来的岳父母非常可爱。因此他也说些趣味高雅的笑话来讨他们欢喜，结果大家对画家的印象都很好。到了深夜，照纪尧姆先生的说法，“摆满富丽堂皇的家具”的客厅里已经人去楼空，纪尧姆太太忙着从桌子走向壁炉，从烛台走向灯架，匆匆忙忙地到处把蜡烛吹灭。纪尧姆先生把奥古斯婷拉到自己身边，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向她说了下面一番话：“我亲爱的孩子，既然你愿意，就嫁给你的索迈尔维吧；我让你用你幸福的资本来作一次冒险。至于我，在好好的一块布上东涂西抹就能赚三万法郎，这三万法郎是骗不了我的。来得快的钱，去得也快。今晚上我不是听见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后生说：钱之所以是圆的，为的就是滚动吗？对于浪费的人，钱固然是圆的；可是，对于节俭的人，钱是扁平的，是可以一块一块地摞起来的。我的孩子，这漂亮后生不是说要送你马车和钻戒吗？他有钱，他把钱花在你身上，bene sit①！这与我不相干。可是我不愿意把我给你的钱，那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浪费在漂亮的大马车和不三不四的装饰品上。凡是乱花钱的人，永远不会富有。靠你那一万埃

① 拉丁文：但愿如此，很好。

居的嫁妆，那是不够把整个巴黎买下来的。你如果想等我以后再给你几十万法郎，他妈的，那算是白等，我要使你等待的时间愈长愈好！所以我刚才把你的未婚夫拉到一边，我说服他在结婚以后采取夫妻财产分理制，象我这种曾经使勒科克破产的人办这一点事情还不容易吗！我要监督他写下契约，把答应送给你的东西都写上。好了，就这样吧，我的孩子，我在等着做外祖父咧！我要在目前就照顾我的孙儿孙女咧！你必须向我发誓，以后凡是牵涉到金钱的事情，如果没征求我的意见，你绝不可签名；如果我跟着舍弗赖老爹到天上去得太早，你必须发誓先来征求你姐夫勒巴的意见，孩子，答应我！”

“爸爸，我向您发誓，一定照您的话去做。”

听见女儿用温柔的嗓音说出这几句话，老人在她的双颊上各亲了一个吻。这天晚上，两对恋人睡得几乎和纪尧姆夫妇一样甜蜜。

这个值得纪念的星期日过去以后几个月，有一天，圣勒教堂里有两场迥然不同的婚礼在同时举行。一是奥古斯婷和泰奥多尔，他们浑身放射着幸福的光辉，眼中充满爱情，打扮得漂亮时髦，一辆华丽的马车在等待他们。维吉妮和家里人一起乘坐一辆体面的出租马车来，她挽着父亲的胳膊，打扮得很朴素，谦逊地跟在她妹妹的后面，好象是配合这场面的不可缺少的影子。纪尧姆先生费尽了气力才得到教堂的同意，使维吉妮比奥古斯婷先举行婚礼，可是他看见教堂里上上下下的僧侣总是向最时髦漂亮的新娘说话时，又感到非常

气愤。他听见几个邻人特别赞美维吉妮的见识，说她的婚姻基础最牢固，而且忠于这一地区的传统。出于嫉妒，他们讥讽奥古斯婷，因为她嫁给一个画家，而且这画家又是贵族；他们带着恐惧的口吻说，如果纪尧姆这一家有向上爬的野心，那么呢绒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一个做扇子买卖的老商人还说：奥古斯婷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要被这个“败家子”的丈夫弄穷了。纪尧姆老头听了，不由得 in petto① 称赞自己在夫妻财产契约问题上的小心谨慎。晚间，举行了一场豪华的舞会，随后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宴，这种丰盛的晚宴在我们这一代已经逐渐罕见了。舞会和晚宴都在鸽子街纪尧姆夫妇的公馆里举行。宴会完毕以后，纪尧姆夫妇就住在公馆里，勒巴先生和夫人乘着他们的出租马车仍旧回到圣德尼街的老宅子里，继续主持猫打球商店的店务；至于陶醉在幸福中的画家，一直把他亲爱的奥古斯婷用臂膀拥抱着，他们的双人马车刚在三兄弟街停下，他就急匆匆地将她抱起来，一直把她抱进他那被艺术所美化了的房间。泰奥多尔热烈的爱情吞噬了这一对新婚夫妇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光，他们头上蔚蓝色的天空，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点点乌云。对于这对恋人，再也没有比生活更轻松愉快的事情了。每天，泰奥多尔总想出一些令人快活的新花样；他通过那种懒洋洋的休息，使他们的心灵升华到陶醉的境界，仿佛忘却了肉体的结合，他喜欢这样使激情不断变化多样。在幸福中的奥古斯婷

① 意大利文：暗中。

没有思索的能力，只顺着幸福漂流；她沉溺于婚姻所带来的、被准许的神圣爱情中，她还以为做得不够；她的天真质朴，使她不懂得半推半就的艺术，也不会象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姐那样撒娇，用巧妙的任性行为来驾驭丈夫；她爱得太强烈了，以致从不算计将来，也想象不到这样甜蜜的生活有一天会终止。她认为自己就代表丈夫的一切快乐，她觉得很幸福，她相信这种不可磨灭的爱情将永远是她最美丽的珠宝，就象她对丈夫的忠心和服从将是一种永恒的魅力一样。总之，爱情的幸福使她出落得更加美丽，于是就使她产生一种骄傲的思想，以为自己永远控制得住一个象德·索迈尔维那样容易燃起热情的男子。因此她作了妇人，除了给她带来爱情的知识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其他的知识。生活在这幸福之中，她依然是那个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圣德尼街的无知少女，从来不考虑在她现在的生活环境里应该学习些什么礼貌、什么知识和怎样的谈吐。她的话语是爱情的话语，尽管她在言语中表现出一种机智和细腻，可是她的谈吐只是一般妇女深深钟情时的谈吐。有时奥古斯婷偶尔露出一些和泰奥多尔趣味不同的意见时，泰奥多尔就取笑她，就象我们取笑一个初学我国语言的外国人说错了话一般；可是，如果这种错误坚持不改的话，最后就会使人厌倦。因此，无论爱情如何炽热，在这个可爱的年头很快就要过去的时候，一天早上，索迈尔维突然觉得他需要回到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上去。而且他的太太也怀孕了。于是他就重新和朋友们来往。当年轻的母亲辛辛苦苦地抚养第一个孩子的第一年，他大概也还努力工作；然而，有时他也回到社

交界里散散心。他最愿意去的是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家，这位公爵夫人终于把这位著名的艺术家招引到她家里了。当奥古斯婷身体恢复，已经不受乳儿的羁绊而能够出外走动的时候，泰奥多尔受虚荣心的驱使，想将他美丽的太太带到交际场中，使人羡慕，使人嫉妒。于是在各家客厅里走动，依靠丈夫的名声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惹起妇女们的嫉妒，又成为奥古斯婷新的愉快生活；不过，这已经是她的婚姻幸福的回光返照。她已经开始伤害她丈夫的虚荣心了；不管如何努力，她时常暴露出她的无知、言语的粗鄙和思想的狭隘。在大约两年半的时间中，索迈尔维的性格屈服在爱情最初的热情下面，一度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现在随着占有的人儿已经不那么青春年少，又慢慢地回到老路上去。诗歌、绘画和令人陶醉的幻想在高尚的心灵中享有无上的权威。在这两年中，这些需要在泰奥多尔的雄心中并非没有得到满足，只不过是找到了新的养料而已。等到画家走遍了爱的原野，象儿童一样贪婪地采摘了无数的玫瑰花和矢车菊，以致他的双手都拿不下时，情形就不同了。有时画家把他的最佳作品的草图给他太太欣赏，他的太太只喊了一声："这真美！"活象是纪尧姆老头所能讲的。这种毫无热诚的赞美，并非出自内心的感受，却只是出于对爱人的信心。奥古斯婷认为爱人的注视胜过最美的绘画。她体验过的最崇高的东西，便是崇高的爱情。最后，泰奥多尔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而残酷的现实，就是他的妻子对诗情画意并不敏感，她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她不了解他的豪放的性格，她和他的趣味不同，她不能和他一起快活，一起悲哀；她脚踏实

地在现实世界里行走，而他却昂首于青天之外。普通的人是不能体会到泰奥多尔这种重又产生的痛苦的：由于他和奥古斯婷被最亲密的感情结合着，不得不时时抑制他所最珍惜的思想的发展，不得不将灵感迫使他创造的形象化为乌有。对于他，这种痛苦更加残酷，因为夫妻爱情的基本法则命令他们永远彼此不相瞒，永远使他们所想的和所爱的混为一体，如水乳交融一般。违背了自然的意志不能不受惩罚，正如生存的需要是一种社会的自然一样，自然是无法改变的。索迈尔维于是躲进了他和平幽静的画室。他希望他的妻子多和一般艺术家接触，认为这样也许可以培养她，使潜伏在她心灵中的高级智慧的胚芽能够发展起来。有几位高明的思想家认为这种胚芽是先天地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的。可是奥古斯婷过于虔信宗教，画家们的谈吐使她感到恐惧。泰奥多尔第一次宴请许多画家时，她听见一个年轻的画家用孩子气的轻佻口吻说了一句俏皮话："可是，太太，您所说的天堂不会比拉斐尔的《耶稣变容图》更美吧？而我把这幅画都看厌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句玩笑，没有任何反宗教的意味。

奥古斯婷分辨不出那种口吻，便对这个风趣的小团体采取了小心提防的态度，画家们都感觉出她妨碍了他们。受到妨碍的艺术家们是无情的，他们或者躲开，或者肆意嘲弄。纪尧姆太太除有其他种种可笑之处外，还有就是过分强调她自认为是已婚妇女应有的那种尊严。奥古斯婷在这方面虽说时常嘲笑她母亲，然而自己也免不了受母亲的影响，有些地方显得过分古板。这些正经女人难免会有的过度的贞洁感，便被

画家们用作铅笔讽刺画的资料；这是些谑而不虐的嘲讽，泰奥多尔不能因此而发怒。即使这些玩笑更凶狠一点，也不过是朋友们对他的报复行为。可是他是个极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不能没有反应。因此在不知不觉间他对妻子冷淡起来，而且冷淡的程度只会逐渐加深。要达到婚姻的幸福，必须攀登一座高山，山上狭窄的平地紧挨着背面陡而滑的高坡，目前泰奥多尔的爱情正从峭岩上滑跌下来。他认为自己对妻子所采取的古怪态度是对的，因为这是她不能领会他的心情的结果；他认为，对于她不能理解的某些思想和在市民阶层良心法庭上难以辩解的行为，可以问心无愧地对她隐瞒。于是奥古斯婷只好默默地忍受凄凉的痛苦。这些不暴露在外的情感在他们夫妇之间垂下一道日益加厚的帷幕。虽然泰奥多尔对他的妻子并不缺少关切和殷勤，可是以前他是将自己精神上的财富和最优美的言语举动全部献给奥古斯婷的，现在却留给外人了，奥古斯婷看到这种景象就禁不住发起抖来。不久，她不得不相信外界那种认为男子的爱情不能持久的论调。她并不埋怨，只是她的态度等于谴责。结婚三年以后，这个年轻而漂亮的少妇，过去坐在华丽的马车里那样神采奕奕，生活在光荣和富有的圈子里，曾经引起过多少无知的、不能正确估价生活状况的人的妒羡，现在却落在绝顶的凄凉和痛苦中；她的脸色变得苍白，她呆呆地沉思，把过去和现在作比较；不幸向她展示了人生经验的最初几课。她决定勇敢地坚守妻子的本分，希望这样高尚的行为迟早可以使丈夫回心转意。可惜结果并非如此。有时索迈尔维工作劳累，从画室中走出来休息，奥古

斯婷来不及藏起手中的活计，让索迈尔维看见她很小家子气地在缀补夫家和她自己的衣服。她很慷慨地把自己的金钱供给她的丈夫任意挥霍，从来不发怨言，可是她却竭力为她亲爱的泰奥多尔保存财产，她自己总是非常俭省，在治理家务中也尽量节约。可惜这种作风同艺术家们大大咧咧的性格丝毫不能相容：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生涯终了的时候，已经充分地享受了人生，以致他们从来不去追查使得他们倾家荡产的原因。他们的蜜月的灿烂光辉黯淡下去，逐渐使他们处于无边的黑暗之中。这颜色一步步黯淡下去的全过程，自然也无需多叙了。哀愁中的奥古斯婷听见她的丈夫用热烈的口吻谈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已为时很久，一天晚上，一位女友给了她一些既似好心又象恶意的忠告，告诉她，索迈尔维和这位闻名宫廷的美妇人之间的关系很不正常。奥古斯婷只有二十一岁，充满着青春和艳丽的光辉，丈夫却为了一个年已三十六岁的妇人背叛了她。置身于上流社会及其宴会中，这个可怜的小姑娘自觉不幸到了极点，所有的宴会在她心目中只是一片荒凉；她真不懂以前她怎么能够使人崇拜她和忌妒她。她脸上的表情变了：忧郁使她有了一种忍耐的温柔和哀怨的苍白。不久她就被最俊俏的男子们所追求，但她始终贞洁自守。倒是她丈夫有时露出几句轻蔑她的话，使她失望到了极点。命中注定的一线光芒使她慢慢地觉悟到：她所受的庸俗教育，使她和丈夫之间缺少共同语言，阻碍了他们两个心灵的完全结合。她爱泰奥多尔，她不怪他，她只怪她自己。她流下无数血泪，她后悔莫及地承认人世间有质地不同的心灵的错误结合，正

如有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生活习惯的人的错误结合一样。想起新婚时的幸福生活，她更意识到逝去的幸福是何等重大。她在内心说服自己：在这段时期中能够收获这许多欢愉，这就等于整个的一生，以后的日子就只能用不幸来抵偿了。然而她爱得太真诚，她仍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她勇敢地在二十一岁的年龄重新开始学习，希望提高自己的心灵，至少要配得上她所敬爱的心灵。

"虽然我不是诗人，"她想，"至少我要懂得诗歌。"

就象所有恋爱中的妇女都具有极大的决心和毅力一样，德·索迈尔维太太也抱定决心，运用全部精力来改变自己的性格、举动和生活习惯。她贪婪地念了许多书，鼓起勇气来学习，然而种种努力的结果，只不过减轻了她的无知的程度。潇洒的风度和优雅的谈吐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从摇篮时期起就开始教育培养出来的。她能够理解和欣赏音乐，可是不能够很有韵味地唱一支歌。她看得懂文学，也理解诗歌的美，可是要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修养，则为时已经太晚，她的不听指挥的记忆力不许她这样做。她在交际场中能够愉快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可是她自己说不出一句出色的话来。她的宗教观念和童年所沾染的偏见，妨碍她的智慧彻底解放。最后，泰奥多尔的心中还对她有极深的成见，这是她所不能战胜的。每逢有人赞美他的太太时，这位艺术家总是讥笑这些人，他这样做是有一定根据的：他在太太面前有极大的威力，以致奥古斯婷看见他或者单独和他在一起，就浑身哆嗦起来。她愈想讨好她的丈夫，就愈加手忙脚乱，她感到自己的聪明和学识都在

这种心理状态中化为乌有了。甚至奥古斯婷对丈夫的忠实也使她不忠实的丈夫讨厌，他硬说她的贞洁是缺乏感情的表现，仿佛要鼓励她去犯过失。奥古斯婷为了讨他欢喜，不得不放弃理智，屈从于丈夫那些放浪而疯狂的举动，尽量设法满足丈夫由虚荣心而产生的自私；然而她的牺牲得不到报偿。也许他们两人错过了心灵能够相互了解的时机。有一天，奥古斯婷脆弱的心灵受到极严重的打击，使他们双方的感情似乎要从此破裂。她一个人躲起来。然后她很自然地想到：回娘家去找安慰和讨主意。

于是一天清晨，她朝着那所消磨了她的童年的、平凡寂静而且外表滑稽可笑的老宅子走去。重又看见那扇十字窗，她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有一天她不就是从这个窗口里送给他第一个飞吻吗？而今他在她的生命里所给她的光荣正和痛苦一样多。老宅子里一切都没有改变，呢绒生意正在欣欣向荣。奥古斯婷的姐姐在古老的柜台上占据着往日她母亲的位置。忧愁的少妇碰到了她的姐夫，他耳朵后面夹着羽毛笔，忙得连奥古斯婷的话也没有好好地听。周围正在进行伟大的总盘点工作，因此他对奥古斯婷道了一个歉就走开了。维吉妮用相当冷淡的态度接待她的妹妹，因为声势显赫、坐着华贵马车的奥古斯婷从来只是顺道来看她的姐姐，维吉妮对她有点怀恨在心。这一次看见奥古斯婷大清早就到来，谨慎的勒巴夫人认为一定是为了钱的缘故，说话就特别小心起来，奥古斯婷猜到她的用意，不由得微笑了几次。画家的夫人觉得除了帽子上的花边以外，她的姐姐完全和她母亲一模一样，确乎是能保持

猫打球商店的古老荣誉的继承人。午餐的时候，奥古斯婷发觉有些老规矩改变了：学徒们不必在吃餐末甜食的时候离开餐桌，他们可以继续留下，而且参加饭后的闲谈；菜肴非常丰富，证明这家人家的享用很富足，可是并不奢华。这些改变都应该归功于约瑟夫·勒巴的通达情理。奥古斯婷又看见一些法兰西剧院的包厢戏票，她想起来的确每隔些日子就在这所剧院里遇见她的姐姐。勒巴太太的肩上披着一条华贵的开司米披肩，这条披肩质地精美，说明她的丈夫是怎样慷慨地照顾她。总之，这一对夫妇是随着时代前进了。奥古斯婷在店里消磨了大半天光阴，她觉得这对搭配得非常适当的夫妇正在享受平等的幸福，这种幸福虽然没有高度的欢愉，可是也不受暴风雨的袭击，她深深地感动了。维吉妮夫妇把生活当作经营企业，首要的任务是把买卖作好。她的丈夫对她并没有很热烈的爱情，她就用尽方法使他产生爱情。因此在不知不觉间约瑟夫·勒巴也对维吉妮产生了敬爱，这种幸福由于孕育时间很长，所以也最能持久。在奥古斯婷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情的时候，她的姐姐根据圣德尼街的道德观念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奥古斯婷不得不耐心听着。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约瑟夫·勒巴说，“最要紧的是给妹妹一些有用的主意。”

于是精明的约瑟夫就冗长地对奥古斯婷分析，法律上和道德上有些什么根据可以帮助她脱离苦境；他简直把一项项的理由编了号，依照效用的大小把它们分类，就象为质量不同的商品分类一样，然后他把各种方法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权衡

它们的利害轻重，最后强调只有采取最激烈的办法，才对奥古斯婷有好处。然而奥古斯婷心中还潜藏着对丈夫的爱情，她一听到约瑟夫·勒巴说起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时候，潜伏着的爱情就以全部力量抬起头来，使她无法接受约瑟夫的意见。她向他们道过谢，就告辞回家，比未去请教他们以前更加拿不定主意。于是她又大着胆子到鸽子街她父母所住的古老公馆去，想将自己的痛苦告诉他们，她好象是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乱投药石，连老太婆的偏方也想尝试一下。两个老人用非常真挚的热爱接待奥古斯婷，使她深受感动。这一访问给他们带来了消闲解闷的机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份财宝。四年以来，他们好象一些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指南针的航海者一样在生活中前进。他们总是坐在火炉旁边，相互叙述限价时代的艰难，以及他们从前怎样购进呢绒，他们怎样避免破产，而勒科克又是怎样破产的；尤其是最末一件事更为他们所津津乐道，因为这是纪尧姆老爹的马朗戈战役①。等到他们讲完了这些古老的诉讼案以后，他们又重温旧梦，谈到最赚钱的那几次总盘点，以及圣德尼街的掌故，等等。下午两点钟，纪尧姆老爹跑到猫打球商店去视察一下；在归途中，他在每一家商店前面停下来，这些商店以前都是他的竞争者，现在却换了一些年轻的店主，他们都想拉拢老商人给他们一些带投机性的贴现，纪尧姆依照自己的习惯，总是不会断然加以拒绝。两匹诺曼底的良马在公馆的马厩里几乎要胖死，因为纪尧姆太太

① 马朗戈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仑曾在此大破奥军。这里的意思是说：勒科克的破产是纪尧姆的大胜利。

只是在星期日才使用马匹拉她到教堂去参加大礼弥撒。这对可敬的夫妇每星期宴请宾客三次。由于她女婿索迈尔维的力量，纪尧姆老爹已被任命为军队服装谘询委员会的委员。纪尧姆太太自从看见丈夫做了这么大的官，就决心要炫耀一下；他们每一个房间里都堆满了金的和银的装饰品，到处摆设着的都是些俗气而值钱的家具，使一个即使是很简单的房间看起来也象一所圣堂。在整个公馆里，每一件零碎东西都体现出节俭和浪费的斗争，好象纪尧姆先生连购买一只烛台也要存一笔钱进去似的。屋子里陈列的东西这么多，可以比得上一个百货商场，同时也说明了纪尧姆夫妇生活的悠闲。在这个商场中，索迈尔维的那幅著名绘画占据了最高贵的地位，纪尧姆夫妇每天要戴上眼镜把它瞧个十遍二十遍，这幅画保存着他们过去忙碌而有趣的生活景象，是他们精神上的安慰。在这所公馆和所有的房间里，散发着衰老和庸俗的气息，纪尧姆夫妇好象远离了人群和人生所不可少的那些思想活动，搁浅在黄金的礁石上，这一景象使奥古斯婷极为惊异；她现在所看到的是这幅画的第二部，前半部是在约瑟夫·勒巴那里所看到的，这就是忙忙碌碌然而毫无作为的人生图景，机械地和本能地生活着，象海狸① 一样。于是奥古斯婷对自己的痛苦感到莫名的骄傲，因为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十八个月的幸福，这些幸福在她看来抵得上一千个空虚的人生，她最怕这种空虚的人生。然而她在父母面前并没有流露出这种刻薄的思想，

---

① 海狸产于欧洲和北美洲，善于凭本能用泥土和木头建造一间间小屋模样的巢穴。

而是将自己所获得的新的风韵和娇媚尽量在双亲面前施展出来，使他们很愿意倾听她诉说家庭的苦情。老人总是喜欢人家把心事告诉他们的。纪尧姆太太觉得奥古斯婷所过的是一种神话式的生活，她于是盘根究底地把一切生活细节都查问清楚。她曾经一再开始读拉翁唐男爵的《北美游记》①，可是一直没有看完，现在她觉得女儿所说的事情比那本书里描写的加拿大野人的生活更加稀奇。

“怎么，我的孩子，你的丈夫和一些裸体女人一起关上房门躲在房间里，而你竟然这么天真地相信他在绘画吗？”

老祖母喊出这几句话之后，就把眼镜放在活计上，抖动了一下她的围裙，合拢着双手，把手搁在被她心爱的脚炉垫得高高的膝盖上。

“妈，所有的画家都需要有模特儿的。”

“他向你求婚的时候，倒把这些事情瞒得紧紧的。如果我早知道，我绝对不让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干这种职业的人。宗教是禁止这些卑鄙行为的，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你说他在晚上几点钟回家呀？”

“大概在一点钟或者两点钟……”

一对老夫妇异常惊愕地我看着你，你看着我。

“难道他赌钱吗？”纪尧姆先生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赌徒才这么晚回家。”

---

① 拉翁唐男爵（1666—1715），法国军人，于一六八三至一六九一年游历加拿大，写了一本《北美游记》，一七〇三年在海牙出版，并一再重印。

奥古斯婷撅了撅嘴，否定了她父亲的恶意猜测。

“你每天晚上一定等得很苦吧，”纪尧姆太太说，“不，你一定先睡了，是吗？等他赌输了钱回来，这个恶魔一定会把你吵醒的。”

“不，妈，有时他回来的时候非常快活。在天气好的时候，他时常向我提议：叫我从床上爬起来，和他一起到树林里去。”

“到树林里去，在这种时候？难道你住的地方这么狭小，他的卧房，他的大小客厅，他还嫌不够，非要跑到……？这个坏蛋向你提出这些建议一定是想叫你受寒。他想把你扔掉咧！有谁看见过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晚上象狼精[1]那样到处乱跑吗？”

“妈，那你是不懂，他需要刺激来发展他的天才，他最爱那些景象……”

“干仗？我正要和他干仗[2]呢！”纪尧姆太太打断她女儿的话头叫嚷起来，“对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客客气气？首先，我就不喜欢他单喝清水，这是不卫生的。为什么他看见女人吃东西就觉得讨厌呢？多怪的脾气！简直是一个疯子。你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事。一个汉子不可能一声不响就离开家里，一直过了十天才回来。他对你说是到迪耶

---

① 中国民间传说中有狐狸精，法国有狼精(Loup—garou)，不过狐狸精是狐狸变人，狼精却是人变狼。

②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法文scène，本义是舞台、舞台艺术，亦有景象、场次之意，民间常用此词表示“吵架”、“干仗”(类似汉语中的俏皮话：“唱了一台好戏”)。奥古斯婷提到“景象”，纪尧姆太太接口把scène一词用在“吵架”的涵义上。

普①海边去画海？海有什么好画的？他这是睁着眼说瞎话。”

奥古斯婷正想开口为她丈夫辩护，纪尧姆太太做了一个禁止她开口的手势，旧习惯的残余使奥古斯婷不得不服从，纪尧姆太太用冷酷的口吻高声说：

“够了，够了，不要再对我提起这家伙了。他除了到教堂偷看你和同你结婚之外，从来也不踏进教堂一步。不信宗教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你看纪尧姆有什么事情瞒过我吗？他会接连三天不对我说一句话，后来却又象一只独眼喜鹊那样，吱哩喳啦地废话连篇吗？”

“我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过分严格地批评那些高超的人。如果他们的想法都和其他的人一样，那么他们就不能被称为天才了。”

“好呀，让这些天才躲在家里不要结婚吧。怎么！一个天才使他的妻子痛苦，难道因为他有天才，就应该认为这也是一件好事吗？天才，天才！象他那样整天说黑道白，专门打断人家的话头，在家吆五喝六，永远不让你知道拿什么主意好，强迫妻子跟着他，他喜则喜，他悲则悲，这些都算有天才么？”

“可是，妈，这些想象力的真正意义是……”

“什么叫这些想象力？”纪尧姆太太再一次打断她女儿的话头。“他倒真会胡思乱想哩！一个人没问过医生，就突然间象疯子般只吃蔬菜，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出于宗教信仰，吃素还有点好处，可是他象一个新教徒，一点宗教信仰也

---

① 迪耶普，法国塞纳滨海省的城市，面对英伦海峡，是避暑胜地。

没有。有谁看见过象他那样爱马甚于爱自己的邻人的？有谁象他那样把头发烫得弯弯的象个异教徒？有谁把塑像藏在纱罗下面？有谁象他那样白天关上窗门，点着灯来工作？哼！让我说，如果他不是出奇的不道德，他真够格关进疯人院里。去请教洛罗先生吧，他是圣絮尔皮斯教堂的神甫，问问他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你丈夫的行为不象一个基督徒……”

“呀！妈！你难道相信……”

“是的，我相信！你爱过他，你看不见这一切。可是我，在他结婚初期，我记得在爱丽舍田园大道① 遇见过他，他骑着马。你猜怎么着？他一忽儿飞快地放马奔驰，一忽儿勒紧了马儿慢慢地走，我当时就想：‘这是个没有主意的人！’”

“呀！”纪尧姆先生搓着两只手高声说，“你和这古怪的家伙结婚时，我教你采用夫妻财产分理制，我做得可真对呀！”

当奥古斯婷不小心地把丈夫使她受的真正委屈说出来时，两个老人都气愤得说不出话来。不多一会儿，纪尧姆太太就提到离婚两个字。听到离婚，闲着没事的商人象突然间觉醒起来。一来他很爱他的女儿，二来打官司可以使他的无聊生活增加刺激，纪尧姆老爹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他带头提出离婚要求，布置行动步骤，几乎要出庭辩护；他主动提出为他的女儿负担一切诉讼费用，他自告奋勇要去找法官，找

① 爱丽舍田园大道（又译香榭丽舍大道），巴黎著名的散步、驰马的场所，爱丽舍宫的所在地。

诉讼代理人，请律师，他简直要撼天动地。德·索迈尔维夫人害怕死了，她连忙拒绝了父亲的建议，说她自己情愿忍受十倍的不幸，也不想离开她的丈夫，随后她就绝口不谈自己的烦恼了。两个老人尽量安慰她，想用各种爱抚来抵偿她所受的委屈，然而丝毫没有用处，奥古斯婷辞别她的双亲，她觉得要使智慧平庸的人正确地判断那些高超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她现在懂得了一个女人应该瞒住自己的不幸，连父母也不要告诉，因为这些不幸是很难得到同情的。上层社会的风暴和痛苦，只有那些生活在这个圈子里的高贵心灵才能体会得到。在一切事情上，只有和我们同等的人才能评判我们。

可怜的奥古斯婷回到冷清清的家里，痛苦地思前想后。学习对于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学习也未能挽回丈夫的心。她找到了这些如火的心灵的秘密，可是她却没有这种本领；她费尽气力分担他们的痛苦，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快乐。她早已厌恶社交，在她看来，社交在激情面前十分卑下和渺小。无论如何，她的一生是白过了。一天晚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思想向她袭来，宛如一道自天而降的光芒照射着她阴沉的痛苦。这种思想只有在象她那样纯洁而善良的心灵里才会产生：她决心去会见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目的并不是要向她讨回丈夫的心，而是想向她学习勾引她丈夫的技巧；同时也想使这位骄傲的时髦女人对其男友的子女的母亲产生同情；她想感化她，使她帮助自己获得未来的幸福，正如造成自己现在的不幸一样。于是有一天，羞怯的奥古斯婷居然鼓起一阵非凡的勇气，乘上马车，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出发，想直入这位

时髦女人的小客厅，在下午两点钟以前，公爵夫人是不见客的。德·索迈尔维夫人还未见过圣日耳曼区那些古老而豪华的巨邸。当她走过富丽堂皇的接待室，登上宽阔的楼梯，进入在严冬中仍然摆设着鲜花，布置得气象万千的大客厅时，奥古斯婷的心痛苦地抽紧了；客厅的装饰表现出女主人是自小在富贵丛中长大，或者过惯贵族生活的人。奥古斯婷妒忌这种她自己从来梦想不到的风雅和华丽的布置，她感到气魄雄伟的气氛，她明白了为什么这所房屋对她丈夫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当她走进公爵夫人的小套间时，她不单妒忌，而且感到绝望，里面的家具和所陈设的毡绒和布帛的奢华，使她敬佩不已。在这里，凌乱也成为一种美，豪华的气象好象对金钱表示轻蔑。一种好闻而不刺鼻的香气散布在这温馨的环境中。从窗外望出去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花园里绿树成荫，窗外的景致和房间里其余的陈设配合得非常协调。这里一切都非常诱人，丝毫没有市侩的气味。奥古斯婷坐在那里候见的客厅，更是女主人全部天才的代表作。奥古斯婷想从房间里散乱的物品中猜出她情敌的性格，然而无论凌乱或者整齐，其中总有些无法捉摸的东西。对于天真的奥古斯婷来说，这都是密码。她所能够肯定的，就是以女性而论，公爵夫人是一位高超的人物。于是奥古斯婷产生了一种悲痛的心理。

"唉！难道对于一个艺术家，"她想，"一颗单纯而充满爱情的心真的不能使他满足吗？难道为了使这些强大的心灵保持平衡，真的必须把它们和同样强大的女性心灵结合起来吗？如果我也和这个迷人的美人鱼一样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最

低限度在我们斗争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可以相等呀！①”

“我不见客！”

这句冷酷而简短的话，是隔壁小客厅里公爵夫人低声说出的，被奥古斯婷听见了，她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可是这位太太就在外面，”贴身女佣回答。

“你真是疯了，那就请她进来吧。”公爵夫人的嗓音变得柔和了，改用了亲切而有礼貌的口吻。显然，她希望人家听见她这句话。

奥古斯婷很羞怯地向前走去。她瞧见在这间别致的小客厅深处，公爵夫人娇慵地躺在一张绿天鹅绒的无背长沙发上，一大幅黄色里子的白纱罗打着柔软的皱褶，在长沙发周围环绕成半圆形，她就躺在这个半圆形的中心。镀金的铜饰装点得十分艺术，在她头顶上形成一个华盖，公爵夫人在下面休息，看起来象是一尊古代雕像。深色的天鹅绒使她诱人的程度有增无减。一道朦胧的光线不象是光，而象是她的容光的反映，烘托着她的美。几朵罕见的鲜花在最名贵的塞夫勒瓷花瓶②里昂着头，发散着清香。惊异的奥古斯婷望着这些景象，轻轻地移步向前，她走得那么轻，以致公爵夫人不曾留意她已到来，使她得以窥见公爵夫人向旁边一个人使的眼色，这个人奥古斯婷还未看见，眼色的意思好象是：“留在这儿，你可以看见一个标致的女人，也可以使我在接见她时不致于过分沉闷。”

---

① 据希腊神话，海妖赛壬姊妹人首鱼身，美貌善歌，舟子循声前往，即触礁而亡。

② 塞夫勒，凡尔赛附近一地名，所产瓷器最为有名。

一看见奥古斯婷，公爵夫人就站起来让她坐在自己身边。

"太太，我怎么能够有福气使您光临舍下？"她很娇媚地微笑着说。

"何必这么虚伪？"奥古斯婷心里想；但她嘴里没说什么，只是把头低了下来。

奥古斯婷默不作声是迫不得已的，她看见房间里有一个多余的第三者。这第三者是军队中一个最年轻、打扮最入时、身体最健美的上校。他的半平民式的服装使他潇洒的风度更突出地显现出来。他的脸充满了青春活力，而且极富于表情，黑玉般乌黑的唇髭尖尖地向两旁翘起，下颏长满了浓密的短须，两颊的髯须很小心地梳理过，加上一头蓬松而浓密的黑发，使他显得更加神采焕发。他在摆弄一条马鞭，露出轻松自在的神气，同他脸上洋洋得意的表情以及着意的修饰十分协调；穿在扣眼上的缎带① 漫不经心地打着结，他对于自己的漂亮，仿佛比对于自己的军人气概更感到自豪。奥古斯婷看见公爵夫人向那军官瞟了一眼，公爵夫人懂得了她的全部恳求。

"那么，再见吧，哀格勒蒙。我们在布洛涅森林② 再见。"

这几句话从美人鱼嘴里说出来，好象他们在奥古斯婷来到以前早已约好了似的；她同时还用威胁的眼光盯着青年军官，因为青年军官正在用钦羡的眼光注视那朵朴素的花儿，她

---

① 荣誉勋位勋章的获得者一般并不佩带勋章，只在左襟扣眼上结一段红色小缎带，作为表记。此种勋章于一八〇二年由拿破仑创立，用以奖励有卓著军功者。

② 布洛涅森林，巴黎著名的公园，是散步、骑马的场所。

和骄傲的公爵夫人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那位花花公子于是一言不发地鞠了一躬，用长靴的后跟转了一个身，风度潇洒地走出了小客厅。这时候，奥古斯婷窥见她的情敌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眼光注视着走出去的漂亮军官，这种转瞬即逝的表情，任何女子都是熟悉的。奥古斯婷非常悲痛地想：这一次一定是白来了，这个虚伪做作的公爵夫人过分喜欢恭维，她的心一定是缺少同情和怜悯的。

"夫人，"奥古斯婷哽咽着说，"我此刻在您这儿的行为，您一定会觉得古怪；可是绝望使人作出疯狂的举动，也会取得别人的谅解。为什么泰奥多尔特别喜欢您这里，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为什么您能够使他这么崇拜您，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唉！我只要自我反省一下，就能够找到非常充分的理由。可是我热爱我的丈夫，太太。两年的眼泪并没有从我的心坎上洗去他的面影，虽然我已经失去了他的心。绝望使我疯狂，我竟起了和您较量一下的念头。现在我到您这儿来，就是要向您请教：我用什么方法才可以战胜您本人。呀，夫人！"奥古斯婷热切地握住她情敌的手，公爵夫人则任凭她握着。"如果您能够帮助我赢回德·索迈尔维的——我不敢说是爱情，就说是他的友情吧，我将用千百倍的热诚为您向上天祈求幸福，象我过去为自己祈求幸福一样。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您身上。啊！请告诉我，您到底怎样得以获得他的欢心，使他忘记了我们结婚初期的那些……日子……"

说到这里，一阵控制不住的呜咽使奥古斯婷停了下来。她对自己的软弱感到又羞又恨，赶快用手帕掩住脸儿，眼泪把手

帕都浸湿了。

“您难道是一个小孩子吗？我亲爱的小美人儿！”公爵夫人说。眼前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景象把她迷惑住了，这个也许是全巴黎最贞洁的人儿对她的恭维感动了她，她把少妇的手帕拿过来，亲自为她揩拭眼泪，同时带着优雅的怜悯表情，嘴里喃喃地发出一些含糊的单音节的话来抚慰她。沉默了一分钟以后，那个时髦女人用自己的显得特别高贵和富有权威的双手，握住了可怜的奥古斯婷的两只标致的手，用温柔而亲切的口吻对她说：

“我给您的第一个忠告就是劝您不要这样哭泣：因为眼泪会使人变丑。对于这些会使人生病的各种忧虑，我们必须善于控制，因为爱情不会长久停留在痛苦的床上的。最初，淡淡的哀愁确能增加一种妩媚；可是，它最终会加深脸上的皱纹，毁灭一切容貌中最可爱的容貌。而且我们的专制魔王为了满足自尊心，也希望他们的奴隶经常露出快活的模样。”

“啊！夫人，关键并不是我感觉不出这一点。眼见一个以前充满爱情和欢乐的光辉的脸儿，一旦变得平板、晦暗、冷淡，怎能不感到痛苦万分呢？可是我不知道怎样控制我自己的心。”

“那就更糟了，亲爱的美人儿。但是，我相信我已经知道了您的全部心事。首先，您必须弄清楚一点：如果您的丈夫对您不忠实，我并不是他的同谋。我要他到我的客厅里来，我得承认，是出于自尊心的缘故：他是个著名的艺术家，而且不到任何人家里去。我已经太爱您了，我不愿将他为我所做的种种傻事全部告诉您。我只告诉您一件，因为这一件也许能够

帮助您使他回心转意，也可以帮助我惩罚他对我的狂妄态度。他迟早总会连累我的。亲爱的，我对上流社会太熟悉了，我可不愿意无条件地跟随一个那样有才能的人。您该明白：让这些人来追求我们是好的，可是如果和他们结婚，那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些女人，应该崇拜天才，应该把他们当作一出戏那样欣赏，可是千万不要和他们共同生活！呸！和天才一起生活，就等于不坐在包厢里欣赏那种人的歌剧，却跑到后台去看那布景的机关。可是对您来讲，不幸已经成为事实，我的可怜的孩子。那么，您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武装起来，反抗他的专横。”

“啊，夫人！在走进这房间，在看见您以前，我就发现了一些我从未意想到的技巧。”

“那么，您有空就来看我吧，过不了多少日子，您就能掌握这门学问虽小却相当重要的科学了。对于愚笨的人，外表就是生命的一半；而许多有天才的人，从这一方面来说，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天才，都是些笨伯。我敢打赌，您对于泰奥多尔，一定是百依百顺的，对么？”

“夫人，难道对于自己所爱的人，还能有办法拒绝他的要求吗？”

“可怜的孩子，我简直要佩服您的天真和不懂事了。要知道如果我们爱上一个男子，特别是这男子是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越爱得深，就越发不应该让他知道我们热爱的程度。因为凡是爱得深的人，总是受制于对方，总是或迟或早要被对方所遗弃。谁要占上风，谁就应该……”

"怎么，夫人，难道一个人应当隐瞒欺骗，用心机，使巧计，虚伪做作，戴上假面具，而且还要永远这样做吗？啊！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活下去呀！难道您能够……"

她犹豫不决，说不下去了，公爵夫人微微一笑。

"亲爱的，"公爵夫人很严肃地说，"婚姻的幸福从来就是一种投机事业，一桩必须特别小心的买卖。如果我和您谈的是'婚姻'，而您对我说的是'爱情'，那我们用不着多久就谈不下去了。我告诉您吧，"她用一种推心置腹的口吻继续说，"我曾经和当代的几个大人物接近，这些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凡是结了婚的，所娶的妻子都是毫不足道的女人。呃！就是这些女人统治着他们，象国王统治着我们一样，而且即使这些女人的丈夫不爱她们，至少也尊敬她们。我相当喜欢打听秘密，特别喜欢打听那些和我们有关的秘密，为的是想从这里找出谜底来。我的天使，这些平凡的女人有一种才干，她们善于分析丈夫的性格，她们不象您那样被丈夫的天才所吓倒，她们很乖巧地找出丈夫所欠缺的品质；也许她们本身具有这些品质，也许她们假装具有这些品质，她们把这些品质尽量在丈夫眼前显示出来，结果慑服了她们的丈夫。您必须懂得，这些似乎很高超的心灵，总有一线空隙可以供我们利用。只要下定收服他们的决心，始终不离开这个目标，将我们的一切行动、思想和风情都放在这个目标上，我们就能够收服这些狂放的心灵，而正因为这些天才的心思是变幻不定的，我们就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影响他们。"

"噢，天呀！"少妇惊骇地叫起来，"原来这就是人生。这是

一场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我们还要经常占上风，采取攻势，”公爵夫人笑着接下去说，“我们的能力是虚假的。因此永远不要让一个男子看不起您；如果我们跌倒了，那就要用很卑鄙的手段才能爬起来。到这里来，”她加上一句，“我给您一个可以牵住您丈夫鼻子的方法。”

她微笑着站起来，带领这个学习驭夫术的天真的小学生穿过她小小的迷宫，到了一个可以通向客厅的暗梯旁边。公爵夫人一面打开门上的暗锁，一面站定，用一种无可比拟的精明和优雅的眼光朝奥古斯婷望着。

“瞧！我丈夫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很爱我，可是除非得到我的允许，他不敢从这道门里跑进来。他是惯于指挥千军万马的人，能够勇敢地冲锋陷阵，但在我面前……他害怕。”

奥古斯婷叹了一口气。她们到了一间布置华丽的画廊里，公爵夫人把画家太太带到泰奥多尔以前画的纪尧姆小姐的画像面前。看见自己的画像，奥古斯婷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

“我早知道它不在家里了，”她说，“可是……在这里！”

“亲爱的，我逼他把这幅画送来，无非是想看看一个天才到底能够愚蠢到什么地步。或迟或早我会把这幅画还给您的，因为我从未料到我能欣幸地既有临本，又有真迹。我们继续谈我们的，我会叫人把画送到您的马车里去。如果得到这件法宝，您还不能天长地久地控制住您的丈夫，那么您就不成其为一个女人，而且您受的委屈也是活该的了。”

奥古斯婷拿起公爵夫人的手亲吻，公爵夫人很亲热地把

她紧紧抱住，吻她，态度愈是亲热，第二天愈会忘记得干干净净。这次会见对于一个不象奥古斯婷那样有坚强道德观念的女人，可能从此就使她断送了天真和纯洁；可是对于奥古斯婷，公爵夫人教导的秘诀可能很有用，同时也很有害，因为这些上流社会的虚伪哲学，与约瑟夫·勒巴的狭隘的理智，以及纪尧姆太太的庸俗见解一样，对奥古斯婷都已不适用了。这就是在人生中犯了最轻微的错误而陷入尴尬情形时所产生的奇特结果！奥古斯婷这时候好象阿尔卑斯山①上遇着雪崩的牧人，如果他稍有迟疑，或者听听同伴的呼救声，他就难免一死。在这种严重关头，心灵或者粉碎，或者硬化起来。

德·索迈尔维夫人回到自己家里，情绪的激动是无法描写的。她同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谈话的结果，在她的心里唤起许多互相矛盾的思想。她象寓言里的羊，当狼不在时，就充满了勇气。她给自己训话，定下非常完善的行动计划；她想出千百种撒娇献媚的策略；她要雄辩滔滔地对她丈夫说话；可是只有在远离丈夫的时候，她才能恢复女子固有的口才。而一想到丈夫的坚定明朗的目光，她就哆嗦起来了。她向仆人询问先生在不在家的时候，几乎声音也发不出来。知道他不回家吃晚饭，她觉得说不出的快活。她好象一个被判死刑的犯人在上诉，只要能够拖延一些时间，不管这时间多短，对于她就好象是整个一生。她把画像放在自己卧室里，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她的丈夫。她明确预感到，这一次的尝试将决定

① 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的山脉，其顶峰白山在法国境内，海拔4807公尺。

她的整个未来，以致她听见任何声音都会战栗，连室内座钟走动的声音似乎也因为向她报告时刻而增加她的恐怖。为了消磨时间，她想出种种花招。她加意修饰，将自己打扮成和画像里的模样一式一样。她懂得丈夫不安定的性格，便用灯光将房间照得格外明亮，她知道丈夫回家时一定会被好奇心驱使到她房间里来。午夜的钟声响了，突然听到马车夫的吆喝声，大门开了。画家的马车在寂静的院子里的石板路上滚动。

"房间里这么亮是什么意思？"泰奥多尔走进他太太的房间时，用快活的声调问。

奥古斯婷乖巧地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跳上去搂住丈夫的脖子，把画像指给他看。画家顿时象一块石头似地呆住了，他的眼睛一忽儿望着奥古斯婷，一忽儿望着足以说明一切的画像。吓得半死的奥古斯婷偷偷地窥视她丈夫的前额，这个前额正在逐渐变化，变得非常可怕，一条条的皱纹多起来，象云层般凑拢；当她的丈夫用冒火的眼光和阴沉的声音质问她时，她觉得自己的血液已经在血管里凝固了。

"你从哪里找到这幅画的？"

"德·卡里利阿诺公爵夫人还给我的。"

"是你向她讨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这幅画在她家里。"

这个天使温柔的声音，或者说富有魔力的悦耳的声音，也许可以感动一些杀人的生番，却不能感动一个虚荣心受到损害而恼火万分的艺术家。

"她就是这号人！"画家大发雷霆地叫嚷。"我要报复，"他

一面说一面大踏步走来走去，“我要使她丢尽脸面：我要画她，把她画成梅莎莉夜里从克劳德① 的宫殿跑出来的样子。”

“泰奥多尔！……”奥古斯婷用半死不活的声音说。

“我要杀死她。”

“我的天！”

“她爱上了骑兵上校这小子，因为他骑马骑得好……”

“泰奥多尔！”

“呸！不要管我！”画家用一种近乎吼叫的声音对妻子说。

这个丑恶的场面没有详细叙述的必要，因为到了后来，画家在盛怒中的言语行动，在一个不象奥古斯婷那样年轻的妇女看来，一定会以为他疯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纪尧姆太太突然来找她女儿，发觉她的女儿脸色苍白，双眼红肿，头发散乱，手里拿着一条浸透了泪水的手帕，呆呆地望着散落在地板上的撕得稀烂的一幅画的碎片，和被敲成一片片的一只巨大的金色画框的残骸。悲痛得几乎失去知觉的奥古斯婷，只用绝望的手势指了指地板上那堆凌乱的东西。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猫打球商店的王太后高声说，“画是画得真象，这是事实；可是我知道马路边有一个专门替人家画像的人，每画一幅只要五十个埃居。”

“噢！妈！”

“可怜的孩子，你舍不得花钱吗？你做得对！”纪尧姆太太

① 梅莎莉（15—48），罗马皇帝克劳德一世的第三个妻子，以奢侈放荡著名，终至被杀。

根本误解了奥古斯婷望她一眼的意思。"算了，孩子，世界上只有母亲最爱你。我的宝贝，我一切都猜出来了；把你的委屈告诉我吧，让我来安慰你。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这个男人是疯子吗？你的贴身侍女把许多事情都告诉我了……他真是一个恶魔！"

奥古斯婷把一只手指按在苍白的嘴唇上，好象哀求她的母亲不要再说下去。经过这可怕的一夜，她的不幸遭遇已经使她产生一种耐心忍受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其效果而言，是超出于人类精力之外的，这是妇女独有的一种天赋，只有母亲们和在恋爱中的女子才能产生这种力量。

在蒙马特尔①公墓有一个圆柱形的墓碑，上面记载着德·索迈尔维夫人在二十七岁时亡故。这个女子生前的一个朋友，从这几行简单的碑铭中看到一出悲剧的最后一幕。每年十一月二日这个庄严的日子，这个朋友从这座新的大理石碑前面经过，心里总要自问：是不是只有那些比奥古斯婷更坚强的女子，才能受得住天才的强有力的拥抱。

"在幽谷里开放的寻常而朴素的花朵，"他想，"如果被移植到和天空太接近的地方，移到有暴风雨和炎热的阳光的地方，也许就要死亡。"

一八二九年十月，马伏利耶。

郑永慧 译

---

① 蒙马特尔，巴黎的一个区。

苏镇舞会

献给亨利·德·巴尔扎克

——他的哥哥奥诺雷

德·封丹纳伯爵是普瓦图①地方阀阅世家之一的家长，在旺代党人②和共和政府开战期间，曾经机智而又勇敢地为波旁王室效过力。在当代历史上的这段动乱时期，对这些保王党的领袖人物构成威胁的种种危险，伯爵都一一逃过了，此后他常用愉快的口吻说："我也是为王室而战死的人呀！"这句开玩笑的话倒也不算太夸大，在事变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经倒在死人堆里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旺代党人由于财产被共和政府没收而家道败落，然而他始终拒绝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高官厚禄。他对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坚守不渝，因此在他认为择偶时机已到的时候，也不加考虑地遵从这些家教。他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起家的暴发户的优厚嫁妆，娶了一个穷困

① 普瓦图，法国西部旧行省，原包括旺代、双塞夫勒和维埃纳三省地区。

② 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后，许多贵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为首，集结在法国西部旺代一带，号称旺代党人。一七九三年三月，旺代党人举兵叛乱，战事延续了两年，卒告失败，普罗旺斯伯爵逃往英国。

的德·凯嘉鲁埃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古老的阀阅门第之一。

德·封丹纳伯爵有一个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家庭，第一次复辟时期[①] 的到来，于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虽然他并不想去谋求赏赐，却拗不过妻子的意思，终于离开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开支的采邑，到巴黎来了。他旧日的伙伴，一个个都在贪婪地钻营宪法上所赋予的地位和荣誉，这种情形很伤了他的心。他正想回归家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内阁的公文，一个相当出名的部长宣布将他晋级为少将，因为法令规定所有前旺代党军队里的军官，都可以将路易十八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军龄。几天以后，未经他的请求，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和圣路易十字勋章[②] 又自动地赏赐给他。这些接连而来的恩宠，动摇了他回乡的决心。他认为这些恩宠是王上还记得他的缘故，因此，本来他只是每星期日带领全家到杜伊勒里宫[③] 御花园的将军室里，等亲王们到圣堂去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喊"吾王万岁"；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够了，他请求王上赐他特别觐见。他的请求很快就获准，但接见时没有什么特别。宫廷里济济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仆，头上戴着扑粉的假发，从高处望下来，就象铺了一条雪白的地毯一样。他

---

① 从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仑退位，路易十八登基，到一八一五年三月拿破仑建立"百日皇朝"，史称第一次复辟时期。

② 圣路易十字勋章，军功勋章，获得者须信仰天主教。一六九三年根据卢森堡元帅的建议，由路易十四创立。

③ 杜伊勒里宫，巴黎旧王宫，大革命时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国时代皇帝的居所；一八七一年被焚。其花园至今尚存。

在那里遇见了好些旧日的同僚，他们对他相当冷淡；只有那些亲王显得“可爱无比”——这个形容词是他受宠若惊时脱口而出的，因为有一位他以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而并不相识的风度翩翩的亲王跑过来和他握手，称赞他是最地道的旺代党人。尽管他得到这个光荣，那些高贵的亲王们却谁也没想起问问他的损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给旺代党军队的大量金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稍微晚了一点——战争的费用是要归他自己负担的。到觐见将近结束时，他认为可以用暗示的语气提一提自己目前所处的窘境，其实许多贵族都有类似的处境。王上哈哈大笑起来，一切要聪明的谈话都使王上觉得有趣；王上用一句王室的玩笑话来回敬他，语气很婉转，然而这种温和的语气比愤怒的责骂更为可怕。一个心腹宠臣马上走近来，用一句巧妙而又有礼貌的话向这位斤斤计较金钱的旺代党人暗示：现在还不是和主子算帐的时候，这里有些帐单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大概可以当作大革命的史料了。伯爵小心翼翼地从可敬的人群里退出来，离开那些恭恭敬敬地在王族面前围成半圆形的朝臣，颇费了一些气力整理好拴在瘦长的双腿间的佩剑，穿过杜伊勒里宫前院，踏上他停在王宫外面的马车。伯爵也是一个脾气固执的老贵族，还忘不了同盟之战①和巷战②的日子，因此他一上马车就不

① 同盟之战，又名三个亨利之战，是十六世纪时亨利·德·吉斯、亨利·德·纳瓦尔同法王亨利三世之间的战争；表面上是天主教徒同新教徒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瓦卢瓦、波旁、洛林三个家族争夺王位之战。

② 巷战，这里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同盟党徒反对亨利三世的巷战，当时巴黎街上筑起了街垒。

顾一切地高声抱怨宫廷里的变化。

“以前，”他说，“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王上谈论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贵族们可以随意请求王上赏赐恩典和金钱；如今向王上讨回自己服役期间垫出的金钱，就非出乖露丑不可！呸！圣路易十字勋章和少将的级位，真抵不过我为了王室而花掉的三十万利勿尔。我要到王上的办公室去，当面再谈个清楚。”

这一场接见象一盆凉水将伯爵的满腔热情浇了下去，以后伯爵一再请求觐见，始终没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以前拿破仑皇朝的新贵现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过去是保留给阀阅门第的贵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说，“肯定地，王上向来是个新派人物。如果没有那位坚持先朝旧制和爱护忠心臣仆的御弟①，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制度继续下去，法兰西的王位会落到什么人手里。他们的所谓立宪制度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永远不能适合法国国情。路易十八和伯尼奥首相②早在流亡时期就把一切事情都搞糟了。”

伯爵灰心失望，高姿态地放弃了一切补偿损失的要求，准备回归家园。这时候，三月二十日的事变③来了，预示着新的

① 御弟，指未来的查理十世，法国宫廷中称他为“先生”。

② 伯尼奥（1761—1835），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回忆录》。

③ 指“百日事变”：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其流放地举兵，直捣巴黎，三月十九日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根特。拿破仑复位后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铁卢一役败北，再度逊位。路易十八重新返国，是谓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

风暴要吞没那位合法的王上及其拥护者。宽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解雇他的仆人的，德·封丹纳也象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一样，放弃了回乡的计划，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笔款子，跟着王上逃亡，丝毫没有考虑这一次逃亡的结果是不是会比上一次效忠来得有利。不过，他早已看出，那些陪同王上逃亡的人，比那些在国内拿着武器反对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得王上的宠爱。也许这一次他希望到国外走一遭会比在国内进行冒着生命危险的活动捞到更多的实惠。这一次他作宠臣的盘算倒没有水中捞月似地完全落空，依照我国最聪敏最俏皮的外交家的说法，他成了追随王上逃亡根特的"五百个"忠臣之一，也是追随王上回朝复位的"五万个"忠臣之一。在这短短一段逃亡时期，德·封丹纳先生很幸运地受到路易十八的任用，因此他有不少机会向王上证明，他政治上光明磊落，对王上又忠心耿耿。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没事，想起了德·封丹纳先生在杜伊勒里宫中说过的话。老旺代党人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用相当巧妙的词句将自己的经历叙述了一遍，以便让这位记忆力极强的王上，在适当的时刻能回想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贵族，曾经用很高明的手法润色了几件公文，使擅长文学的路易十八对他巧妙的文笔极为欣赏。这点小小的特长，使德·封丹纳先生也成为王上时常记着的最忠心的臣仆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伯爵被封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到各省去审问这次事变中的贰臣。他倒没有怎样滥用职权。任务完毕以后，这位大法官高踞在议院的交椅上，变成了下议员，说话的时候少，听人说话的时候多，自己以前

反对宪政的政见有了显著的改变。后来不知道是些什么机缘，使他愈来愈受王上的恩宠，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见他，看到他进来时就说："我的朋友封丹纳，我不想封你做什么总长或者大臣。如果你我受到'任用'，由于我们的政见，我们两人都是保不住职位的。议会政府有这么一点好处，它省掉了我们从前亲自罢免阁员的麻烦。我们的议会是一所旅馆，公共舆论时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过，我总知道应该怎样安置我的忠臣的。"

这一段略带讥讽的话是序幕，跟着来的是一纸公文，授权德·封丹纳先生掌管王家的特别禁地。德·封丹纳心领神会地听了王上那番含讥带讽的谈话以后，每逢要设立什么委员会，如果委员的官俸优厚，王上总要提到德·封丹纳的名字。德·封丹纳很乖巧地一点也不宣扬王上赐给他的恩典，还会用很高妙的手法来维持王上对他的宠爱；正如喜爱那些写得很好的短简和信函一样，路易十八也喜欢闲谈。每逢王宫里闲谈的时候，德·封丹纳总是娓娓动听地述说当时充斥政界和外交界的逸闻秘事。所有政界里的琐碎新闻，都能讨得王上欢喜。这位喜欢说俏皮话的君主，将政界称作他的"辖区"。

德·封丹纳伯爵先生的机智、乖巧和健全的判断力，使他全家老小都能共沐王恩，就象他自己为讨得欢心而对王上说的那样，家中每个人，不管年纪多轻，都象一条蚕一样吞食着国家预算的桑叶。由于王上的恩典，他的长子在终身职的司法界得到很高的职位。次子在第一次复辟以前还只是个上

尉，第二次复辟以后立刻晋升为团长；趁着一八一五年的混乱[1]，他调到王家卫队，往返调了几次，结果特洛卡德罗战役[2]之后就成了王家卫队的中将指挥官。幼子最初被任命为专区区长，不久升为巴黎市政府某一部门的首脑和行政法院审查官，地位稳固，不受内阁变动的影响。这些不惹眼的恩典，象伯爵身受的恩典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象雨点那样落到他们身上。虽则父子四人个个都兼了相当多的挂名差使，领着干薪，以致他们的进项比得上任何官运亨通的大臣，却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嫉妒。在实行宪政的初期，很少人捉摸得着国家预算里的那些太平区域，只有狡黠的宠臣能够在这里攫取到等于已取消的修道院管区[3]的肥缺。德·封丹纳伯爵先生早先是以从未读过大宪章[4]自傲的，而且对于那些贪婪钻营的朝臣表示愤怒，现在他也赶紧表白自己和王上一样，完全了解代议制度的精神和策略。不过，虽然他的三个儿子都有稳固的前程，虽然有四个官职加起来的优厚收入，由于家庭人口众多，德·封丹纳先生一时还未能轻而易举地恢复他的全部家业。三个儿子固然有了充分的功名、王恩和才干，然而他还

---

① 指拿破仑的百日事变。

② 特洛卡德罗是西班牙加蒂克斯海湾的一个要塞，一八二三年为法军占领。法西战争是路易十八朝的最后一件大事。

③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教会富有地产。法国君主要赐恩给幸臣，就赏他一个修道院管区。

④ 路易十八第二次复位以后，恢复了他自己在一八一四年钦定的宪法（称为大宪章），推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

有三个女儿。他害怕过多的要求会引起王上的厌烦，因此只向王上提起这三个待嫁的处女中的第一个。王上本着好事做到底的精神，开口作伐，把德·封丹纳的长女许配给税务局长普拉纳·德·博德里。王上说这句话虽然不花一文本钱，但是这句话的价值抵得上万贯家财。有一天晚上王上心情不快，听说伯爵还有第二个女儿，便微微一笑，把她许配给一个出身微贱、然而新近被封为男爵的有钱而且有才干的年轻法官。过了一年，老旺代党人又向王上提起他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王上用他那尖细的声音回答：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Natio[①]。几天之后，王上写了一首他自称为“讽喻诗”的四行诗，赠给他的“朋友封丹纳”，嘲笑他那么凑巧，正好生了三个女儿，成了“三位一体”的形式。如果史家的话可信，王上还是从这三个仙女名字构成一体上找到这句俏皮话的。

“但愿陛下能将这首‘讽喻诗’改为‘贺婚诗’，”伯爵说，想把事情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

“就算我找到诗韵，我也找不到理由，”王上粗暴地回答。人家拿他的诗来开玩笑，即使是最轻的玩笑，他也不能容忍。

从这一天起，君臣间的关系就不象以前那么良好了。国

---

① 拉丁文：“我爱柏拉图，我更爱我的国家。”出自阿莫纽斯的《亚里斯多德传》，路易十八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事情很重要，然而也要这件事情符合国家的利益才行。

王们喜欢跟人闹别扭，其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伯爵的第三个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象所有排行最幼的孩子一样，被所有的人宠坏了。这位爱女的婚姻是最难缔结的，因此王上的冷淡态度，就更增加了德·封丹纳的烦恼。要明白这些困难，必须将伯爵的家庭内部情况加以说明。伯爵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公馆里，开支向公家报销。爱米莉在伯爵的采邑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吃得好，穿得好，享尽了童年的幸福；她的每一句话，她的姐姐、哥哥、母亲，甚至父亲，都当作圣旨奉行。所有的亲戚都溺爱她。她达到懂事的年龄时，正是家庭最走运的时候，因此她继续享受人生的幸福。巴黎的富贵荣华，在她的眼中是当然的享受，就象童年时代父亲的采邑中有茂盛的花果和乡间一切设备供她享受一样。从小时候起，她的一切愉快的意愿从来没有得不到满足，到了十四岁，她投身于社交界的漩涡时，也同样看到人人对她俯首帖耳。在幸福里生长，她逐渐养成享受的习惯：讲究的服饰，金碧辉煌的沙龙，富丽堂皇的车马，正和那些真心的恭维，或假意的奉承，以及宫廷的盛会和荣华一样，对她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和大多数被宠坏的孩子相同，她用暴君的态度对待宠爱她的人，用娇媚的态度对待冷淡她的人。她的缺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发展，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为着这种有害的教育而自食其果。德·封丹纳先生位居显要，每次举行宴会，总能招引许多青年男子到来，而爱米莉到了十九岁年龄，还不想从这些青年中挑出一个夫婿。她的年纪虽轻，而在社交界，却能毫无拘束地享受一个妇女所能享受的最大限度的思想自由。她象帝王一

样，没有一个朋友，但是到处都成为恭维的对象，对于这种恭维，即使一个品质比她好的人，恐怕也难以抵挡。她的眼波一转，就能在一颗最冷淡的心中唤起爱情，因此，任何一个男人，即使是个老头子，也没有勇气来反对她的意见。和她的姐姐们比较，她的父母花了更多的心血来培养她，她的绘画相当不错，能说意大利语和英语，钢琴弹得无比的好；她的歌喉受过许多名师训练，使她唱起歌来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既聪明又具有文学修养，好象为了证明马斯卡里尔①的话："高贵的人一生下来就懂得一切。"她能够毫无困难地谈论意大利派、荷兰派、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信口开河地批评古今文学作品，而且用尖酸刻薄的语句突出一部作品的缺点。对她倾倒的人群，信服她的每一句简单的话，就如土耳其人信服苏丹的圣旨一样。她在浅薄的人们中炫耀自己；对于学问高深的人们——她的狡黠本性使她能认出他们——她就尽量施展她的无限娇媚，吸引他们的注意力，逃过他们对她的深入观察。她的迷人的外表象一层漆一样遮掩着一颗无忧无虑的心，遮掩着少女们常有的那种以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了解她们的卓越心灵的成见，遮掩着由于家庭出身和自身的美丽而产生的骄傲。她的心灵还未受到爱情的激烈情绪的侵袭，因此她将青春的热情全部倾注在对身分和门第的热爱上，对平民阶级表现出极端的轻蔑。她对新封的贵族也非常不逊，竭尽心力使她的父母能和巴黎圣日耳曼区那些著名的家族并驾

① 马斯卡里尔是十七、十八世纪法国喜剧中常见的机智狡猾的仆人。

齐驱。

爱米莉的这些思想感情并没有逃过德·封丹纳先生善于观察的眼睛，他的两个长女结婚时，德·封丹纳便受够了爱米莉的冷嘲热讽。这位老贵族把长女嫁给税务局长，次女嫁给新近才晋封为男爵的官员。税务局长虽然也享有一些继承下来的贵族领地，但是姓名前面并没有作为贵族标志的那个“德”字，有那么多人拥戴王上正是为了这个“德”字；新封的男爵也太新了，使人忘不了他的父亲曾经做过木柴买卖。讲究逻辑的人见这样做都感到惊奇。德·封丹纳已经六十岁，通常达到这个年龄的人是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老贵族的思想发生这样重大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由于居住在这个现代的巴比伦——巴黎——的结果，在巴黎住久了，一切外省人都会丧失他们生硬的性格；德·封丹纳伯爵这种新的政治观念也是得到王上宠爱，听从王上的忠告所致。带点哲学家气质的路易十八，曾经以改变老贵族的头脑自娱，十九世纪和王政革新时代要求具有这些新思想。路易十八想消灭政党间的分歧，将所有的政党结合成一个，就象拿破仑熔化了许多事物和人一样。路易十八的聪明也许不亚于拿破仑，他采取了和拿破仑方向相反的措施：拿破仑拼命拉拢波旁王朝的贵族和教会，这位波旁王朝末代皇帝则急切地要满足平民阶级和包括教士在内的拿破仑皇朝的拥护者的要求。德·封丹纳在获悉路易十八的思想以后，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温和派①的一个最有势力和最明智的领袖，一心一意希望各个政党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结合起来。他宣扬立宪政府的各种代价很高的原

则，而且全力支持那个政治平衡计策，使他的主人能够在动荡的政局中统治法兰西。当时政局纷扰，即使资格最老的政治家也猜不出议会选举结果，也许德·封丹纳先生私下希望能够趁着内阁变动的机会，进入贵族院当议员。目前他最坚定的原则之一就是除了贵族院议员之外，再也不承认其他贵族，因为贵族院议员是唯一享有特权的贵族。

“一个没有特权的贵族，”他说，“就象一个没有工具的把柄。”

他疏远拉法夷特派，也疏远拉布尔多内②派，他热心地促成各派的和解，这项工作的成功，可使法国出现一个新的时代和光明的前途。他对那些时常和他来往的贵族世家进行说服工作，告诉他们：以后向军界和行政界发展的机会很少了。他劝说母亲们让子女选择独立的职业或者投入工业，言词之间使他们意会到：依照宪法的规定，军职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迟早要归贵族院议员的子弟享有。照他的意思，人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行政权，他们有选举权，可以担任普通官职，尤其是财政部门，将要象过去一样，永远是平民出身的杰出人物的地盘。德·封丹纳的这些新思想，和由此产生的为其长、

① 路易十八时代政党分为三派：极右派以路易十八的弟弟，即未来的查理十世为领袖，主张恢复贵族和教会的特权，加强国王的专制权力；立宪派或温和派的主要成员是上层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流亡贵族和拿破仑皇朝的遗老，主张切实推行君主立宪制度。自由派以拉法夷特将军(1757—1834)为首，包括一切反对波旁王朝，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及拿破仑的拥护者等等。

② 拉布尔多内(1767—1839)，当时法国的内政大臣，极右派代表人物。

次两女所缔结的明智的婚姻，在家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贵族世家出身的伯爵夫人，始终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对于长、次两女的幸福而富有的亲事，她曾经一度加以反对，然而当晚上两夫妻睡在一个枕头上的时候，他们就秘密地谈起心事。德·封丹纳先生通过精确的计算，很冷静地向她指出：他们在巴黎居住，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固然是对过去逃亡在旺代的苦难时期的一种补偿，然而家庭的开支和三个儿子的费用占去了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长、次两女能够缔结这样富有的亲事，真是天赐的幸运，不能坐失良机。她们不是早晚会有六万、八万或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吗？没有嫁妆的女孩子能够这么有利地嫁出去是少有的事情。而且现在也该是节省的时候了，省下钱才能够重振家业，扩大自己的采邑。听了这些动听的理由，伯爵夫人让步了，所有的母亲处在她的地位大概也都会让步的。不过她加上一项声明：不幸她已在爱米莉心中培养起高傲的情绪，至少得将爱米莉称心如意地嫁出去。

因此，本来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却在家中撒下了不和的种子，伯爵夫人和爱米莉用冷淡的礼貌接待两位新女婿。在这个家庭中，她们蔑视的对象正在日益增加：老二中将指挥官娶了一个有钱的银行家的女儿蒙日诺小姐；老大法院院长很聪明地娶了一个拥有亿万财富的盐商的女儿；老三的思想更加平民化，娶了布尔日地方税务局长的独生女儿格罗斯泰特小姐。三位嫂子和两位姐夫进入了政界豪门，周旋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沙龙之间，觉得这种生活既迷人又对他们本身大有好处，因此他们一致同意以高傲的爱米莉为中心结成一个小

朝廷。然而这个以利益和自尊心为基础的结合是很不牢固的，年轻的女王免不了时常在她的王国内惹起革命。在礼貌所容许的范围内，经常发生一些争执，使家庭中每个人都养成了冷嘲热讽的脾气，虽然对外还保持一团和气，在家中有时感情就变得不很融洽。中将指挥官夫人自从丈夫被封为男爵以后，就自以为其贵族身分和她婆婆的门第不相上下；有了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就自以为有权利学她的小姑爱米莉一样傲慢无礼。她时常讥讽地祝愿爱米莉嫁个好夫婿，但同时又简短地加上一句：某某贵族院议员的女儿嫁给平民某先生了呢！爱米莉的长嫂子爵夫人则喜欢以财富和情趣来压倒爱米莉，这从她的衣着、用具及车马上都看得出来。爱米莉有时说出自己的心愿，各位嫂子和两位姐夫总流露出轻蔑和冷笑的态度，使爱米莉怒不可遏，即使用一大堆讽刺的话来回敬他们，也平息不了她的怒气。一家之主的伯爵，感觉到王上对他那种心照不宣而又不大牢固的友谊又有几分冷淡的时候，眼见他的爱女虽然受到姐姐们的藐视嘲弄，却从来未将眼光放低，就不由得更加浑身哆嗦起来。

在这种背景下，当家中小小的争执发展到了极端严重的时候，德·封丹纳先生正指望王上对自己的恩宠能够逐渐恢复，谁知这位能够在暴风雨中把着舵稳步前进的英明君王却倒了下来，患病逝世①。伯爵感到自己前途未卜，就竭尽全力，将所有具备入选资格的青年人拉到爱女身边。有谁如果尝过

① 一八二四年，路易十八去世。其弟查理十世继位。

将一个骄傲而又想入非非的女儿嫁出去的艰难滋味，也许能够了解这位可怜的老伯爵的煞费苦心。伯爵努力的结果如果能够满足爱女的心愿，那将是他在巴黎的十年生涯中最后完成的一件光辉事业。他的家庭成员侵入政府各部之中，使他这一家比得上奥地利王室：这个王室到处联姻，大有侵入全欧之势。为着女儿的幸福，伯爵不厌其烦地拉来一个个求婚者；无奈这位傲慢的少女总是用各种有趣的方法宣布她的裁决，批评她的爱慕者的短长。爱米莉仿佛是《一千零一日》①中那位又有钱又美丽的公主，有权在世界各国的王子中挑选丈夫。她拒绝各个求婚者的理由一个比一个滑稽：这个腿太粗，或者是八字脚，那个是近视眼；这个叫杜朗②，那个又有点跛；差不多所有的人在她眼中都显得太胖。拒绝了两三个求婚者之后，她变得更活泼、更动人、更快活了，她投入冬季的交际活动，周旋于舞会之间，用尖利的眼睛端详当代的名人，以引诱人家向她求爱自娱，却又总是拒绝人家。

她充分具备着天赋的条件，可以充当赛莉梅娜③的角色。爱米莉·德·封丹纳身材修长，体态轻盈，走起路来有时端庄稳重，有时活泼佻忲，完全随她的心意。她脖子稍长，使她能很可爱地作出轻蔑和傲慢的样子。她有各式各样的头部神态

---

① 《一千零一日》，波斯故事集，由法国的东方学者贝蒂·德·拉克瓦译成法文。

② 杜朗是法国最普通的姓，爱米莉嫌太俗。

③ 赛莉梅娜，莫里哀所著五幕诗体喜剧《恨世者》中的女主角：年轻、貌美、聪明而尖刻。

和女性的姿势，可以使她的微笑或含而不露的话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使人感觉愉快，或使人感觉冷酷。深色的美发和浓密而极度弯曲的眉毛使她的脸有一种高傲的神态，镜子和卖弄风情更使她学会了或牢牢地盯着你，或温柔地注视你，或闭拢嘴唇，或嘴角微微下弯，或冷笑，或温和地微笑等方式，使那种高傲或者更加令人畏惧，或者有所减弱。当爱米莉想抓住一颗心的时候，她那清脆的声音非常悦耳；如果她想使一个轻狂放肆的青年闭嘴的时候，她的声音就干脆而简短。她那白净的面皮和晶莹如玉的前额宛如一池清澈的湖水，时而微风吹来，水面起着皱纹，时而风止波平，又恢复了愉快的恬静。不止一个被她蔑视的青年责备她在演戏；她为自己辩护的方法则是施展技巧，使恶意攻击的人们不得不爱慕她，不得不甘心忍受她的娇媚的轻蔑。她接受一个有才能的男子的敬礼，采取高傲的神态；接待同等身分的人，采取一种侮辱性的礼貌，使同等身分的人觉得自己好象低了一级；对于那些低一级而妄想和她平起平坐的人，她表露出无限的轻蔑。在这方面，没有哪一个时髦的年轻女郎比她更高明。在她所到之处，她好象不是和人家招呼应答，而是在接受人家的敬礼。即使在一个公主的家中，她的态度和神气也使她坐着的那张交椅变成了王后的宝座。

德·封丹纳先生终于发觉了他最心爱的女儿在全家的疼爱中被宠坏到什么地步，可惜已为时太晚。社交界对爱米莉的崇拜——可是不久也就对她进行报复——使她更加骄傲，更加自信。众口一词的恭维和赞美，更加助长了她自私的天性；

宠坏的孩子象皇帝一样，总是喜欢捉弄所有接近他的人们。目前，她的青春魅力和过人的聪明使许多人看不到她的缺点，这些缺点在一个女子身上就尤为可恶，女子只能通过忠诚和克己才能讨人喜爱。然而什么也逃不过慈父的眼睛：德·封丹纳先生时常将一些谜样的人生真谛告诉女儿，可惜一点效用也没有！要改正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性格是一桩非常艰巨的工作，德·封丹纳先生受够了女儿的桀骜不驯和好讥讽的脾气，无法将这一工作坚持下去。他只好时常给她一些充满慈爱和善意的忠告。然而他痛苦地发觉：他最温柔的语句在女儿的心上也是一滑而过，仿佛她的心是大理石造的。父亲的眼睛张开得太迟了，以致他过了好久才发觉女儿很少爱抚他，每次爱抚总带着勉强让步的神气，就象一些儿童对母亲显露出这样的脸色："赶快亲亲我，好让我去玩。"但是不管怎么说，爱米莉总还肯给自己双亲一点柔情。但是她常常突然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她躲藏起来，很少露面；她埋怨太多的人和她分享了父母的爱；她对什么都忌妒，甚至忌妒她的哥嫂和姐姐们。这个古怪的姑娘费了很大的劲为自己制造孤独、冷清的环境，接着又憎恨这种自找的烦恼和寂静凄凉。根据她二十岁少女的经验，她把一切都归罪于命运，她不知道幸福的首要真谛是在我们自身，却向外界的事物追求幸福。她情愿逃到天涯海角，也不愿缔结象她两个姐姐那样的婚姻；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却狠命地妒忌她们能够这样富有和幸福地结了婚。她的双亲吃尽了她的苦头，以致有时她的母亲竟以为她有些疯狂。这个错觉是有理由的：一般出身于阀阅世家的青年女子，

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本身又长得很美，暗中就产生了自傲自怜的情绪。她们总以为母亲上了四、五十岁年纪，再也不能同情她们年轻的心，再也不能了解她们丰富的幻想。她们凭着想象，以为大部分母亲都妒忌女儿，都和女儿争艳斗胜，她们强迫女儿穿上老式服装，有意使女儿在社交场中不为人注意或不能压倒她们。女儿们因此就时常暗暗流泪，默默地反抗所谓母亲的专横。在这种由幻想产生而弄假成真的哀怨中，女儿为自己制造了人生的憧憬，预卜自己有无限美好的将来；她们把梦幻当作现实，在长期的幽思默想中，暗中决定将来她们的爱情只能够献给具备这种或那种长处的男子；她们在想象中描画了一个意中人，她们未来的夫婿无论如何一定要和这个意中人相似。只有在体验了人生，经过了与年俱增的严肃的思考，看惯了社会和它的平凡生活，看惯了许多不幸的例子以后，她们的理想才会失掉美丽的颜色，然后，在人生旅途中，有朝一日她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梦幻中充满诗意的婚姻，她们也能得到幸福。循着这样一个过程，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凭着她那靠不住的智慧，定出了理想爱人的条件，由此也产生了她的看不起人和讥讽人的作风。

"我要他年轻，而且出身于旧贵族，"爱米莉想，"还得是贵族院议员，或者一个贵族院议员的长子。如果在长野跑马场①赛马的日子里，我不能够象许多亲王一样，身披迎风飘扬的天

① 长野原是一个著名的修道院。修道院早毁，原址改作跑马场。

蓝色外套，乘坐刻着贵族家徽的马车在爱丽舍田园大道宽广的路面上奔驰，那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而且父亲说过，贵族院议员将来是法国最高的荣誉。我要他是个军人，可是我保留随时叫他辞职的权利，我要他得过武功勋章，兵士见了我们就要举枪致敬。”

但是如果这位理想的爱人不是非常温柔体贴，不是仪表堂堂，不是聪明过人，而且不是身材瘦削的话，即使具备了前面所说的稀有的优点，也是不符合标准的。身材瘦削是一种风韵，不管这种风韵如何不能持久——尤其在宴会过多的代议制政府里——，但这一条绝无修改的余地。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有一种理想的标准尺寸。一个青年男子如果一眼望去不符合这个尺寸，他便休想使爱米莉望他第二眼。

“喔！我的天！您看这位先生多胖呀！”这就是爱米莉表示极端蔑视的一句话。

依照她的见解，身体肥胖的人是没有情感的，是坏丈夫，是不配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在东方，“丰腴”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美，然而爱米莉却认为女人肥胖是一种不幸，男子肥胖则简直是一种罪恶。这些荒唐的见解由于表达方式轻松愉快，还颇能逗人开心。但是伯爵已感觉到他的女儿定出的条件将来必然要成为笑柄，有些乖觉而且刻薄的妇女，早已看出其可笑之处了。他害怕女儿的古怪见解会使她得罪人。他一想到这个无情的交际场可能已经开始嘲笑他那位一直在舞台上作滑稽表演而不下台的女儿，就浑身发抖。许多被她拒绝的男角，怀着满肚子不高兴，正在等待一有风吹草动就来施行报复。那

些无所谓的闲人却开始厌倦起来：英雄崇拜从来是人类一种不能持久的情绪。老旺代党人比谁都更清楚地知道，进入交际场，进入宫廷、客厅或登上舞台，要很巧妙地选择最适当的时机；而更难的是：要能够在适当的时机退出去。因此在查理十世登基以后的头一个冬天，他和三个儿子和女婿加倍努力，使巴黎各省议员家中最优秀的未婚青年聚集到他公馆的客厅中来。豪华的集会，富丽的餐厅，充满着香菰香味的晚宴，和当时内阁大臣们为拉拢选票而宴请议员们的著名宴会可以媲美。

这位可敬的下议院议员因此被当代人士指为败坏议院官箴的为首者之一，当时的下议院似乎正因宴会过多而患着消化不良症。奇怪的是，伯爵以嫁出女儿为目的而举办的宴会却使他保持着官运亨通的地位，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就讥讽地说：也许他所得到的秘密利益，比他用去的香菰的代价还多一倍。这一派人在下议院里人数不多，只好多说些话来补足人少的弱点，他们的攻击丝毫没有达到目的。一般而论，这个老贵族的操守是非常高尚可敬的。当时狡猾的报章用讽喻诗来攻击三百个温和派的议员，攻击内阁官员，攻击替他们奔走划策的人们，攻击喜欢吃喝的人们，攻击维莱勒① 内阁的当然拥护者，但是却没有一首是攻击德·封丹纳先生的。德·封丹纳先生仿佛在打一个大战役，在这过程中，他曾经几次出动全部兵力。战役结束之后，他想，这许多未婚青年的集会，对于

① 维莱勒(1773—1854)，法国复辟时代的首相。

他的女儿再也不是一场幻梦了吧！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尽了父亲责任的满足。他既然用尽了一切方法，他就希望任性的爱米莉在许多向她求爱的青年中，至少碰到一个她看得上眼的。他已经竭尽心力，没有能力再继续下去，而且他对女儿的所作所为也感到了厌倦，因此在临近复活节的一天早上，他认为那天下议院不十分需要他出席，就决心留在家里，听听女儿的意见。正当他的贴身男仆象艺术家一样在他的黄脑盖上将粉扑成三角形，再加上一些下垂的鸽毛来补充他那令人尊敬的头发的时候，他带着内心的激动，命令他的男仆去通知那位骄傲的小姐马上来会见她的家长。

“约瑟夫，”梳妆完毕以后他对男仆说，“把这块布拿掉，把窗帘拉起来，把沙发搬搬好，把壁炉前的地毯抖一抖，再放平整，到处都揩揩干净。唔，把窗子打开，让我的书房透透气吧。”

伯爵不停地下命令，约瑟夫忙得气也透不过来，他猜到了主人的心意，便着手整理房间，使这间在整个公馆里一向最被忽略的房间添上一丝生气。他终于使那些帐单、纸夹、书籍、家具在这间管理王家禁地的“司令部”里有了一些整齐的气象。他将杂乱无章的东西整理得有了一些秩序，而且模仿时装商店的摆设方法，把耀眼的和颜色悦目的东西放在显著的位置，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然后他对着乱纸堆停下来，废纸到处都是，连地毯上也有，他摇了摇头走了出去。

可怜的老官僚并不满意男仆的工作，坐进他那张有扶手

的大交椅之前，他很不放心地向周围望了一眼，象侦察敌人似地检查了自己身上的便袍，掸去一些鼻烟粒；很仔细地揩了揩鼻子；把铲子和火钳搬动了一下，拨旺了炉火；把鞋后跟提了提；他的发束夹在他的背心衣领和便袍的衣领之间，他将发束甩在颈后，恢复了自然下垂的位置。然后他拿起扫帚，扫了扫火炉的灰烬。最后又环顾四周一下，才坐了下来。对于他的忠告，他的女儿惯常是用又风趣又放肆的批评来打岔的，他希望这一次把书房收拾得齐齐整整，使他的女儿无法再来那一套。在这种场合，他不愿意做父亲的尊严受到损害。他优雅地嗅了一撮鼻烟，咳了两三声，仿佛就要提出唱名表决似的。他听见了女儿的轻快的脚步声。她哼着il Barbiere① 的曲调走进来了。

"爸爸，早。这么大清早有什么事叫我呀？"

这句话从她嘴里冲出来，好象她唱歌的尾声似的。她亲了亲伯爵，带着一个轻佻女人自信一举一动都可得人宠爱的神态，而丝毫没有那种骨肉之间的温情。

"我亲爱的孩子，"德·封丹纳先生很严肃地说，"我叫你来是想和你正正经经地谈一谈你的将来。现在正是你必须选择一个丈夫以保证你的终身幸福的时候……"

"我的好爸爸，"爱米莉用最温柔可爱的声音打断父亲的话，"关于我的婚姻问题，我们之间订立的停战协定似乎还没有失效吧！"

---

① 意大利文：理发师。

“爱米莉，今天不要再拿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来开玩笑了。好些日子以来，我亲爱的孩子，那些真正爱你的人都集中精力想帮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如果你用轻率的态度来对待不单是我一个人所给予你的爱护和关怀，那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了。”

听了这几句话，爱米莉狡猾地瞥了一瞥父亲书房里的摆设，然后走过去拿了一张看来很少有客人坐过的椅子，放在火炉的另一边，面对着她的父亲，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可惜装得过分严肃，使人不能不看出隐藏在一本正经下面的嘲讽的痕迹。她抱着胳膊，把手臂压在雪白的短披肩上，无情地压皱了蜂窝似的纱绉。她笑着偷看了一眼愁容满面的老父亲，打破了沉默：

“亲爱的爸爸，我从来没听您说过可以穿着便袍传达政府的命令呀！”她微笑着说，“不过，没关系，百姓不应该挑剔。请您把您的法律草案和正式推荐的名单公布出来吧！”

“和你谈这个对于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傻孩子！听着，爱米莉，我的人格是我的子女财产的一部分，我不愿意损害我的人格再去招募一队队的舞伴来，让你每到春天就把他们赶走。你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事实上你早已是我们和某些人家闹意见的原因。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更好地了解你自己和我们处境的困难。你已经二十二岁了，我的女儿，早在三年前你就应该结婚了。你的哥哥姐姐都富有而且幸福地结了婚。这些结婚费用，和你使母亲平日在家中所撑起的场面，已经花去了我们大部分的收入，以致我只能勉强给你十万法郎做嫁妆。

从今天起，我要开始照顾你母亲的将来，不应该为子女将她牺牲。爱米莉，一旦家庭中少了我，我不愿意德·封丹纳夫人依靠别人，仰人鼻息。她应该继续过舒适的生活，这是我对她过去跟着我过苦难日子的报答，只可惜报答得太迟了。因此，你必须知道，你的嫁妆微薄，和你的心高气傲是不相称的。而且我只为你一个人作这样的牺牲，其他几个孩子是没有的，他们已经很慷慨地一致同意，决不要求和父母最疼爱的女儿享受同样待遇。”

“在他们的地位，他们还想！”爱米莉摇动着头，冷嘲地说。

“我的女儿，千万不要贬低那些爱您的人。须知只有穷人才会慷慨，有钱人会经常找出一些理由来向亲戚讨回两万法郎的。好了，不要赌气了，我的孩子，我们正经地谈吧。在这许多未婚青年中，你没有注意到德·玛奈维尔先生吗？”

“啊！他把‘赌’说成‘肚’①，他以为自己的脚小，时常望着自己的脚，他还有些自鸣得意咧！而且他的头发是金栗色，我不喜欢金栗色头发的男子。”

“那么，德·博德诺先生呢？”

“他不是贵族，长得又丑，又胖。虽然他的头发是淡棕色的，然而最好还是这两位先生同意将他们的财宝合起来，头一个将他的身体和姓氏给第二个，而第二个仍然保持他头发的颜色，那么……也许……”

“你对于德·拉斯蒂涅先生又有什么话来反对呢？”

① 原文：他把jeu念成zeu。

“德·纽沁根太太已经将他培养成了一个银行家！”她狡猾而含有深意地说。

“那么我们的亲戚德·波唐杜埃子爵呢？”

“他跳舞跳得很糟糕，而且没有钱。何况，爸爸，这些人都没有爵位，而我至少要象母亲一样，做个伯爵夫人。”

“那么整个冬季你一个人也没有看中吗？”

“一个也没有，爸爸。”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人呢？”

“要一位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儿子。”

“我的女儿，你疯了！”德·封丹纳先生一面说，一面站起来。

突然间，他举目仰视，好象要从一种宗教思想中吸取忍耐的新力量，然后用慈祥的眼光望了女儿一眼，女儿感动了。他拿起女儿的一只手，紧紧地握着，用温柔的口气对她说：

“上帝是我的证人，你这可怜的迷途的羔羊！对于你，我已经本着良心尽了为父的责任，你听见吗？我是本着良心而且为了爱你，我的爱米莉。是的，上帝知道的，这个冬天我把不少青年带到你身边，这些人的身分、地位、品行和人格我都很清楚，他们都配得上你。我的孩子，我的责任已经完了。从今天起，我让你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又喜又忧地总算把我最沉重的为父的责任卸除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长久地听到我这个可惜太不严厉的声音；不过我希望你记着：婚姻的幸福并不完全建筑在显赫的身分和财产上，却建筑在互相崇敬上。这种幸福的本质是谦逊和朴实的。好吧，我的女儿，随便你挑什

么人做我的女婿，我都会表示同意；不过，如果你将来不幸福，你要记着不能埋怨你的父亲。你如果要我帮助你，为你奔走，我是不会拒绝的；只是有一条，你的选择要严肃而且带决定性，我不愿意再一次损害我满头白发的尊严。”

父亲对她真挚的爱，和用庄严口吻说出的一番恳切动人的话，使爱米莉小姐大为感动。她掩藏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跳起来坐到伯爵的膝上。伯爵刚刚坐下来，浑身还在因刚才的激动而哆嗦。爱米莉异常温柔地抚爱他，哄他，使老头子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直到爱米莉认为父亲已经从刚才痛苦的情感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她才低声对他说：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爱护和关怀，我亲爱的爸爸。您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来接待您最疼爱的女儿，也许您想不到她会这么想入非非和这么不听话吧。不过，父亲，嫁给一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难道真的这么困难吗？您不是说过他们是一打一打地产生出来的吗？您至少不会拒绝给我一些忠告吧？”

“我不会拒绝的，可怜的孩子，我不会。我常常要向你警告：你要当心！须知贵族院的制度在我们政府里是一种太新的制度，因此这些贵族院议员不能一下子就有大笔的财产。那些有钱的希望更加富有，而我们贵族院议员中最有钱的那一位，其富有的程度还不及英国上议员中最穷的贵族的一半。因此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就需要到处为他们的儿子找寻有钱的媳妇。他们这种缔结金钱婚姻的需要可能要延续两个世纪以上。也许在你等待奇遇的过程中，这种寻觅会消耗掉你的青春，不过你的魅力，我是说，你的魅力很可能会使奇迹发生，因

为在我们这个世纪，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出于爱情而结婚。当经验在象你这样青春焕发的相貌后躲藏着，就可以希望产生奇迹了。你不是能够看一眼就可以从一个人身体的肥瘦来判断他的好坏吗？这倒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本领哩！因此我不必再向象你这样聪明的人述说这件事情的一切困难了。我确信：你不会看见一个陌生人的脸带着奉承的表情就认为他富于良知；也不会看见他长得漂亮就认为他富有道德。最后，我完全同意你的见解：所有贵族院议员的儿子都应该有特殊的气质和高贵的举止。虽然现在上层阶级没有什么标志，但对于你，这些贵族青年也许有一种什么'特别的东西'，使你能够看出他们的身分。何况你控制自己的感情，就象一个良好的骑师，是不会马失前蹄的。我的女儿，祝你好运！"

"你嘲笑我哩，爸爸！好吧，我向你宣布：如果我不能成为一个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夫人，我宁可终老在德·孔代小姐的修道院里。"

她从父亲的臂膀里挣脱出来，为自己能够自主而感到骄傲，嘴里哼着轻快的曲调，走了出去。

凑巧那一天家中正为着家庭的某一纪念日而设宴庆祝。餐末吃点心的时候，爱米莉的大姐，税务局长普拉纳太太提高声音说：一个年轻而富有的美国人疯狂地爱上了她的小妹爱米莉，想攀这门亲事，而且提出了非常吸引人的条件。

"他是个银行家吧，我想，"爱米莉随随便便地说，"我不喜欢金融界人士。"

"可是，爱米莉，"德·魏兰讷男爵，爱米莉的二姐夫接着

说，"您既不喜欢司法界人士，又拒绝那些没有贵族头衔的财主，真使我弄不明白您到底要在哪一个等级里挑选丈夫。"

"特别是，爱米莉，你还有那种以瘦为美的观念，"中将指挥官也加上一句。

"要什么样的，我自己知道，你们别管。"爱米莉回答。

"我的妹妹需要高贵的姓氏，标致的青年，光辉的前程，"男爵夫人说，"再加上十万利勿尔年金的收入，打个比方说，就象德·玛赛先生那种人！"

"我亲爱的姐姐，"爱米莉说，"我知道我不会象我所见到的许多人一样非常愚蠢地结婚的。现在，为着避免对这些问题的争执，我宣布：有谁如果再提起我的婚姻问题，我就认为他是存心和我捣蛋。"

爱米莉有一个舅公，是个海军中将，最近因为赔偿法案①的颁布增加了二万多年金的收入，年纪上了七十岁，很溺爱他的外孙女儿，只有他敢对外孙女当面说实话，为着打断这场尖刻的舌战，他嚷了起来：

"不要挖苦我可怜的爱米莉呀！你们没看见她在等待波尔多公爵②长大成年吗？"

老头子的打诨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当心我要嫁给您，老鬼！"爱米莉也回了一句，不过这句话让笑声淹没了。

"孩子们，"伯爵夫人开口了，想减轻爱米莉说话的顶撞劲

---

① 查理十世登基以后，以十亿巨款赔偿贵族们在革命时期的损失。

② 波尔多公爵(1820—1883)，查理十世的孙儿，当时只有七、八岁。

儿，“爱米莉也象你们几个一样，总要征求母亲的意见的。”

“呀，我的天！关于我的终身大事，我只顺从我个人的心愿，”德·封丹纳小姐一字一板地说。

所有的视线都立刻集中到一家之长的伯爵身上来。似乎每个人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伯爵用什么方法来应付才能保持他的尊严。老贵族不单在社会上享有极大的声誉，而且他比许多父亲更为幸福，他受到整个家庭的崇敬，家里每一个人都了解他的坚定不移的品格，这些品格是伯爵为全家人创造幸福的基础。因此伯爵受到全家深深的尊敬，就象英国家庭和欧洲大陆某些豪门贵族对家长的尊敬一样。当时出现一阵异常的沉默。饭桌上所有人的眼睛，都来回在赌气而傲慢的女儿和面容严厉的伯爵夫妇身上打转。

“我已经让我的女儿爱米莉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这就是伯爵用深沉的声音作出的回答。

所有的亲戚和同桌吃饭的人，这时都用好奇和怜悯的眼光望着德·封丹纳小姐。伯爵的回答，好象正式宣布对于这个全家公认无可救药的性格，父亲的慈爱已经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女婿们窃窃私议，三个哥哥和他们的妻子交换讥讽的微笑。从那一天起，每个人对这位傲慢少女的婚姻都不再过问了。只有那位年老的舅公，秉着水手的脾气，是唯一伴着她到处走动、忍受她的怪脾气、而且敢和她争吵的人。

议院表决预算以后，美好的季节来临了。伯爵的家庭是典型的英国式贵族家庭，非但插足于一切行政部门，而且在下议院里还占了十个议席，每年这时候他们都象一窝鸟一般，飞

向优美的风景区欧尔奈、安东尼、沙特奈等地去消夏。有钱的税务局长最近为他的太太在这种风景区买了一所乡村别墅，他太太只在议院开会期间才住在巴黎。美丽的爱米莉虽然蔑视平民阶级，却还没有达到对富裕平民所提供的享受也加以蔑视的程度。她跟着姐姐到她的富丽堂皇的别墅去，主要原因倒不是她舍不得离开都已到那里去的家人，实在是因为社会的风尚迫使每个有点身分的女人在夏天不得不离开巴黎。苏镇①葱绿的原野，是社会风尚和公共舆论所公认的最佳避暑胜地。

苏镇的乡村舞会，每周一次，由于规模盛大，俨然成为一种制度，在塞纳省一带享有盛名。然而塞纳省以外的人士是否得知却很可怀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向读者作个详细的交代。苏镇四郊号称风景优美，但也可能十分平常，只不过由于巴黎小市民的愚蠢才这样有名罢了。这些人整天窝在屋子里，一旦跑到郊外，便对博斯平原②赞美起来。至于欧尔奈地方富有诗意的浓荫密林，安东尼地方的小丘，和别弗尔地方的峡谷，由于住着几位游历过许多地方的艺术家、一些喜欢挑剔的外国人和许多不乏风韵的标致女人，使人不能不认为巴黎人挑选这些地方是很正确的。但是苏镇对巴黎人却另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就是每逢星期日举行的苏镇舞会。在一所风景幽美的花园中，有一个巨大的凉亭，四面敞开，上头是又薄又阔的圆屋顶，有很雅致的廊柱支撑，下边是一间舞厅。这就是

① 苏镇，当时离巴黎十公里的一个小镇。

② 博斯平原，属巴黎盆地，位于埃唐普与奥尔良森林之间。

乡间的音乐和舞蹈之宫。每年这个季节，附近最会摆架子的别墅主人也很少不来这里露一两次面，他们或者前呼后拥，大队人马而来，或者乘坐漂亮的轻车疾驰而过，给安步当车的行人扬了一脸的灰尘。每个星期天，苏镇舞会吸引了成群的律师帮办、医学院学生和在巴黎商店内部潮湿空气中养成白净面皮的青年们，因为他们希望在这里与上流社会的妇女相遇，希望自己被她们看见，也希望在这里看到象法官一样狡猾的年轻的乡下姑娘，这个希望倒多半不会落空。舞厅乐队的位置是在这圆形大厅的中心，许多小市民的婚姻就在乐队的音乐声中孕育出来。如果屋顶能讲话，它会说出多少恋爱故事来呀！当时巴黎近郊也有两三处舞会，但总比不上苏镇舞会来得吸引人，原因就是这里有各色人等的混杂，而且凉亭、美景和引人入胜的花园更是不可否认的优点。爱米莉头一个表示愿意化装为平民百姓参加这个快乐的乡村舞会，她认为这样做一定非常有趣。大家对她的意见都感到惊奇，然而“微服出游”不正是大人先生们最有意趣的享受吗？德·封丹纳小姐很得意地想象那些小市民的一举一动；她预感到自己迷人的眼睛和动人的微笑，将在许多小市民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预先讪笑那些自命不凡的跳舞女郎，而且削尖了几枝铅笔，准备画一些速写来充实她的讽刺画画册。好不容易，星期日盼来了。住在普拉纳家里的一群人早早吃了晚餐，全体步行去参加舞会，他们认为自己是降低了身分去为舞会增光的，因此不愿意暴露身分。五月季节以其最美好的黄昏为这次贵族的出游助兴。德·封丹纳小姐到了凉亭以后，

很惊奇地发觉有些看上去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物在跳四人舞。她看见这边那边有许多年轻人，仿佛是将一个月节省下来的钱留在今天炫耀一下；她看出有几对快乐忘形的男女显然没有夫妻关系。各种新鲜景象摭拾即是，不必她去细心找寻。她很惊奇地发现，穿着棉布衣服和穿着软缎衣服的两种人同样欢欣愉快；而且小市民们轻快合拍地跳着舞，有时比贵族们跳得更好。大部分人的衣着都简朴得体。在舞会上代表当地土皇帝的农民，很有礼貌地聚在他们的角落里。以致爱米莉小姐要相当费劲地去研究组成舞会的各种成分，才能找到讥笑的对象。然而她来不及发动她的冷嘲热讽，也没有余暇去倾听那些漫画家们最喜欢搜集的精彩谈吐，傲气凌人的她，在这片广大的原野里突然发现了一朵色彩艳丽的鲜花（比喻笔法目前正在流行，让我们也来一个比喻吧），使她顿时产生耳目一新之感。有时我们心不在焉地注视一件袍子，一幅帷幔，一张白纸，竟不能立时看出上面有一块污渍或者一小块特别光亮的地方；后来，这些地方突然跳进我们的眼帘，就象它们只在我们看见的那一刻才出现一样。和这种情形相仿，德·封丹纳小姐突然在一个青年的身上，发现了她梦想已久的最完美的身材和面貌。

她坐在那些环绕着舞厅的粗糙的椅子上，故意坐在她家里那群人的一端，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站起来或向前走动。就象在博物馆的展览大厅里随着移动的图画和大厅中的人群活动一样。她肆无忌惮地拿着单眼镜，对准一个在她前面两步远的男子细细端详，好象在批评或者赞美一尊半身像、一幅风俗

画。整个大厅是一幅巨大的活动的图画，她的视线掠过画面，突然被眼前一个男子吸引住了，仿佛有人故意将这个男子安置在图画的一角光线特别明亮的地方，使他占据图画的近景部分，和其余的画中人比例极不相称似的。

这个陌生男子独自带着梦幻的神情，轻轻倚在大厅中一根支撑着屋顶的廊柱上，抱着胳膊，斜侧着身子在那里呆着，好象让画家为他画像似的。他外表漂亮，神情高傲，然而一点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地方。他的头部微微向右倾，显出四分之三的面部，象亚历山大，象拜伦，或者象其他伟大人物一样，可是丝毫看不出他做出这种姿势是想招惹人家注意。他凝视着一个正在跳舞的女郎，视线追随着她的动作，透露出某种深厚的感情。他那修长的身材和从容的气度使人想起阿波罗①的标准体格。美丽的深色头发在高高的前额上天然地卷曲着。德·封丹纳小姐一眼就看出他穿的是质地优良的内衣，崭新的山羊皮手套显然也是上等制品，纤瘦的双足很合适地套在爱尔兰皮的长靴里。他一点也不象时髦的浮华少年那样浑身挂满不三不四的装饰品，只是在他的剪裁合适的背心上缀着一根黑飘带，上面系着他的单眼镜。眼界很高的爱米莉从未见过一个男子的双眼象他一样被那么长而且弯的睫毛荫蔽着。男性的橄榄色的面孔，带着忧郁和激情。他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微笑，嘴角似乎随时要向上提起。但是这种表情与其说来自他内心的欢愉，不如说是一种哀愁的风韵。在这个脑袋里，

①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也是诗歌、艺术、占卜之神。此处象征美男子。

有对将来的无限憧憬，在这个人身上，有许许多多不平凡的地方，谁看见他都会说："这是一个俊俏青年，或者，一个美男子！"而且渴望与他结识。看见这个陌生人，最犀利的观察家也会情不自禁地将他当作一位才智之士，不知被什么重大利益所驱使，才跑来参加这个乡村节日。

爱米莉仅仅注视了一会儿，就得出了这一系列印象，在这短短的过程中，这位得天独厚的男子，经受了严格的分析研究后，已成为爱米莉暗暗崇拜的对象。爱米莉并没有这样想："他必定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她却想："啊！他如果是贵族该多好！他大概是贵族……"她没有继续想就猛地站起来，向那根柱子走去，她的哥哥中将指挥官跟着她。她表面上装作在看那些快乐的四人舞，实际上是运用女人们擅长的技巧，眼睛瞟着这边，把年轻人的一举一动全看在眼里。她向年轻人走过去，陌生男子很有礼貌地让过他们兄妹俩，走开去靠在另外一根柱子上。这点礼貌很伤了爱米莉的自尊心，象当面被人侮辱那样难过。爱米莉于是抬高声音放肆地和她的哥哥说笑起来，她的头部作出种种姿态，不停地运用手势，毫无必要地大笑起来，目的不是为了取悦她的哥哥，而是想吸引那位沉着的陌生男子的注意。这些小技一点也没有用。德·封丹纳小姐于是顺着年轻人的视线望过去，才找到了青年男子对她毫不在意的原因。

在她面前跳着四对舞的人群中，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女郎，有点象吉罗德那幅《苏格兰行吟诗人莪相① 迎接法国战士图》

① 莪相，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6页注②。

里面的苏格兰女神。爱米莉认为她就是近来住在邻村的一位著名的英国贵妇。女郎的跳舞对手是一个十五岁的青年，红红的双手，南京布裤子，蓝上装，白鞋，这足以证明，她对跳舞的嗜好使她不怎么挑剔舞伴。她轻快的步伐使人忘记了她孱弱的外表，不过一层淡淡的红晕已经在她苍白的两腮上显现出来，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德·封丹纳小姐走近四人舞人群，想等待对舞重新开始，女郎跳回原地时细细地看看她。这时陌生男子忽然走上前来，弯下身子，用又温柔又带点命令的口吻对那位标致的跳舞女郎说起话来，爱米莉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克拉拉，好孩子，不要再跳了。"

克拉拉生气地稍微撅了一下嘴唇，低下头表示服从，然后微微地笑了。对舞跳过之后，青年男子象个恋人那么小心地把羊毛披肩披在年轻姑娘的肩上，找一处避风的地方，让她坐下。过了一忽儿，德·封丹纳小姐看见他们站起来，兜着圆形的大厅散步，好象要离去的样子，她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要看看花园的景致，跟着他们走过去。她的哥哥狡黠地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陪着她漫无目的地到处溜跶。爱米莉终于瞧见了这漂亮的一对登上一部华丽的双人马车，旁边有一个骑着马、穿着制服的男仆侍候着。青年人把马缰摆齐以后，从坐位的高处漫无目的地向人群望了一眼，他瞧见了爱米莉，这是爱米莉头一次接触他的视线。接着他又回过头来望了她两次，使爱米莉心里感到了一点满足。年轻姑娘也跟着他回过头来两次，是因为妒忌吗？

“我想你现在把花园看够了吧，”爱米莉的哥哥对她说，“我们可以回去跳舞了。”

“好吧，”她回答，“你看她是不是英国贵族杜德莱夫人的亲戚？”

“杜德莱夫人可能有一个男亲戚，”德·封丹纳男爵说，“但不会是一个年轻的女亲戚。”

第二天，德·封丹纳小姐表示要骑马出外兜圈子，她说，这对于她的健康非常有益。从此以后，她在不知不觉间使年老的舅公和哥哥们养成了每天早晨陪她出外骑一会儿马的习惯。

她特别欢喜在杜德莱夫人所住的村庄附近盘桓。然而她始终没有找到那个陌生男子，虽然她天天骑着马到处寻找，好象有希望一下子就找到他似的。她又去参加了好几次舞会，但是在那里再也看不到那位天外飞来的英国青年，他的到来好象专门为了占据和美化她的梦境。对于一个少女的初恋，障碍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刺激，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个性倔强，愈困难就会愈固执地去寻找，然而到了后来，她也一度感到绝望，几乎想放弃了。事实上即使她在沙特奈村附近再兜些日子，也不会碰见那位不相识的男子，因为她听见被人唤作克拉拉的年轻姑娘既不是英国人，那个所谓外国人的青年男子也不住在沙特奈鲜花盛开、芳香四溢的树林中。一天黄昏，爱米莉和她舅公骑马出游。在这些晴朗的日子里，舅公的痛风症好久不发作了。他们在路上遇见了杜德莱夫人。这位出名的外国贵妇坐着四轮敞篷马车，她旁边的男子是德·

旺德奈斯先生。爱米莉认出了他们两个，于是以前她的一切设想和假定都在片刻之间毁灭了，象梦幻般毁灭了。她象一个在期待中受了欺骗的女子那样愤怒，迅速地掉转马头，让她的爱尔兰小马飞快地向前奔驰，她的舅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追上她。

"我大概是太老了，所以不了解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心情，"老舅公一面纵马奔驰，一面想，"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和过去的一代不同。我的外孙女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现在又慢了下来，让她的马一步一步走着，象骑着马的警察在巴黎街道上巡逻一样。也许她想捉弄一下这个老实的小市民吧？这个行人看来好象一个吟诗作赋的诗人，他的手上不是拿了一本小册子吗！呀！我的天！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他不就是我们到处寻找的那个青年男子吗？"

想到这里，老水手立刻控制住坐骑，使自己一声不响地走近外孙女儿。爱米莉的这位舅公德·凯嘉鲁埃伯爵经历过一七七一年以来的那些充满了风流韵事的岁月，是个风月场中的老手，因此他立时就猜出来：爱米莉在极端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苏镇舞会上的那个陌生男子。德·凯嘉鲁埃伯爵虽然老眼昏花，可是他的一双灰色眼珠仍然从外孙女的镇静外表下，看出她正因意外的奇遇而格外激动。爱米莉锐利的双眼呆呆地凝视着在她前面平静地走着的那个陌生男子。

"一点儿也不错，正是他！"海军中将想，"她要象一条海盗船尾随着一只商船那样地跟着他。然后又得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开去，又要绝望地猜想她所爱的人到底是谁，是个侯爵呢，

还是个平民？这些年轻人到底少不了一个象我这样的老家伙……”

突然间他出其不意地将马儿一夹，迫使外孙女的马儿跑开去，他很快地从外孙女和青年男子中间窜过，来势猛烈，使那个青年不得不纵身跳到路旁草地斜坡上闪避。他立即勒紧了马，吆喝着：

“您难道不会躲开点吗？”

“呀！对不起，先生，”年轻人回答，“您差点儿把我掀倒，想不到我倒要向您道歉。”

“怎么样？朋友，说下去呀！”海军中将尖刻地说，声音里带着冷笑，含有侮辱的意味。

同时，德·凯嘉鲁埃伯爵举起马鞭来，象要鞭打马儿似的，将马鞭在青年的肩膀上点了一下，又说：

“自由的小市民是讲道理的，讲道理的人应该是聪明人。”

青年人从斜坡爬上来的时候，正好听见这句讥讽的话，他叉起双臂，用很激动的声音说：

“先生，看见您这满头白发，我真不能相信您还要找些决斗的事来寻开心。”

“白发？”海军中将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嚷道，“你这是一派胡言，我的头发不过是灰色的罢了。”

这样开始的一场口角，几秒钟后，就越来越凶，竟使年轻人按捺不住地发作起来。德·凯嘉鲁埃伯爵看见他的外孙女从远处掉过马头，脸上带着不安的神情，向他们走来，就赶紧将自己的姓名告诉对方，关照这位陌生人在回马过来的年轻

姑娘面前不要声张，因为她是受他保护的。青年人听了这番话，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随即将自己的一张名片交给老水手，告诉他自己就住在舍夫勒兹的一所乡间别墅里。他用手指点那所别墅给伯爵看，然后就迅速走开了。

"我的外孙女儿，你差点儿伤着这个可怜的老百姓了，"伯爵一边说，一边赶紧向爱米莉迎上去。"你简直不懂得怎样控制你的马儿。害得我留在这里降低身分去为你弥补过失。如果你自己留在这儿，哪怕你折断了他的胳膊，只要你瞟他一眼，或者说一句你不生气时所说的动听话，就什么都好办了。"

"我亲爱的舅公，闯祸的是您的马儿，不是我的马儿呀！我相信您真的不能再骑马了，您已经不象去年骑得那么好。不过与其在这儿说废话……"

"废话？天晓得！难道得罪了你的舅公不算一回事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上前去看看这个青年是不是受了伤吗？他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舅公，您看！"

"没有的事，他在跑咧。哼，我刚才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呀！舅公，您一向如此。"

"站住！我的外孙女儿，"伯爵抓住爱米莉坐骑的络头，使马儿停了下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去巴结这些店员，他能够被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或者被我——美丽的母鸡号战舰的司令官——撞倒在地，还算他有福气咧！"

"您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平民呢，我亲爱的舅公？依我看，他的举止是很高贵的。"

"如今谁的举止不高贵呀，我的外孙女儿！"

"不，舅公，并不是每个人都有上流社会人士在交际场中所养成的仪容和举止的，我敢和您打赌，这个青年一定是个贵族。"

"你仔细观察他的时间还不够呢。"

"不过，这不是我头一次看见他呀。"

"你也不是头一次要找他，"海军中将笑着顶了她一句。

爱米莉脸红起来。伯爵让她窘了一会才接着说：

"爱米莉，你知道我爱你象爱我的孩子一样，正是因为家庭中只有你一个人具有高贵出身应有的高傲气质。天晓得！我的外孙女儿，谁能相信到如今高贵的原则会变得这么罕见呀？好吧，让我做你的心腹吧。我亲爱的，我看出来你对这位青年贵族不是没有意思的。嘘！如果我们偷偷摸摸地干，家里人会讥笑我们的，你当然懂得这个意思。因此，让我来帮助你吧，孩子！我们两人保守秘密，我答应你，我要将他带到我们的客厅里来。"

"什么时候呀，舅公？"

"明天。"

"我亲爱的舅公，不要我承担什么义务吧？"

"一点也不要，而且你可以轰炸他，火烧他，或者当他是一艘古式的大船，让他呆在那里，睬也不睬他，假如你喜欢这样做的话。他不是头一个到这里来受这种待遇的人，是吗？"

"舅公，您心眼真好！"

伯爵一回到家里，就戴上眼镜，悄悄从口袋里抽出那张名

片来，只见那上面写着："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桑蒂耶路"。

"放心好了，我亲爱的外孙女儿，"他对爱米莉说，"你尽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捕鱼叉向他投去：他属于我们这些古老门第之一；如果他现在不是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他迟早总要是的。"

"您从什么地方知道这许多事情呀？"

"这是我的秘密。"

"那么您连他的姓名也知道了？"

伯爵一声不响地点了点灰白的头。他的头象老橡树的树干，四周几片枯叶被秋天的寒风卷着飘扬。瞧见伯爵点头，爱米莉就跑过来施展她那永远有新鲜魅力的娇媚。她学会了拍老海军的马屁，她象孩童似地撒娇，极力抚爱他，用温柔的话语向他哀求，甚至于吻他，想使他说出这件重要的秘密来。平时老头子是惯于和他的外孙女儿耍这类小把戏来消磨时间的，而且常常为此要付出给她买一条项链或放弃自己在意大利歌剧院的包厢之类代价。这一次他却故意让她不断地抚爱，不断地哀求。开玩笑的时间拖得太长了点，爱米莉一度生气，把抚爱变为咒骂，而且赌起气来。后来，她为好奇心所征服，又过来重新哀求。老海军耍起外交手腕，要她郑重其事地答应下面几件事，诸如从今以后不许过分放肆，要温柔一些；不许任性；不过分浪费金钱；最要紧的是一切事情都要告诉他，不许对他保守秘密。讲好了条件，他在爱米莉雪白的前额上亲了一个吻，表示签订了条约，这才把爱米莉带到客厅的一个

角落里，让她坐在自己的膝头上，拿出那张名片，用两个拇指遮盖着，然后把“隆格维尔”这个姓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露出来，坚决拒绝让她多看一个字。这么一来，德·封丹纳小姐内心的爱情更加炽热，几乎整夜沉溺在美丽的梦境里，这些美丽的梦境曾经使她产生许多希望。她一直在追求奇遇，现在奇遇来了，她认为自己理想中富有而幸福的美满姻缘已经不是渺茫的幻景了。她象所有年轻人一样，对于恋爱和婚姻的危险茫然无知，对于恋爱和婚姻骗人的外表却十分热中。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她的感情只是一时冲动而产生的爱情么？这一类的感情冲动，可以说是一种既甜蜜又痛苦的错误，对于那些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掌握自己未来幸福的少女们，将使她们一生受到不幸的影响。第二天早上，爱米莉还没睡醒，她的舅公已经跑到舍夫勒兹去了。在一所漂亮别墅的庭院里，他认出那位昨天被他故意侮辱的青年，他带着那种经历过两个朝代的老头子的亲昵的礼貌，向那青年走过去。

“呀！我亲爱的先生，谁想到我到了七十三岁的年纪，还要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的儿子或者孙子闹意见呀？我是海军中将，先生。这岂不是可以向您说明，我把决斗看成象抽一支雪茄烟一样吗？在我年轻的时候，两个青年一定要相互看见了血才能变成好朋友①。我是个水手，昨天我往船上装了太多的酒，所以才撞到您身上来。请握握我的手！我情愿受一个隆格维尔家族的人一百次白眼，而不愿使他的家庭遭受最轻

① “见了血才成为好朋友”，类似中国的“不打不相识”。“见血”指决斗。

微的痛苦①。”

青年人虽然极力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德·凯嘉鲁埃伯爵，但是过了不久，也被伯爵真诚友好的态度所打动了，于是让伯爵握了握他的手。

“请您不要客气，骑上马儿吧，”伯爵说，“如果您没有其他要紧的事，请跟着我走，今天我来是特地请您到普拉纳别墅吃晚餐，我的外甥女婿德·封丹纳伯爵是一个值得结识的朋友。呀！我还想介绍您认识五个巴黎美人，以补赎我昨天对您的无礼。哈，哈！年轻人，您的眉头舒展开了。我喜欢年轻人，我喜欢他们得到幸福。他们的幸福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快乐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浪漫史和决斗都不缺少，那时候多么快活呀！而现在你们这班青年，样样事情都要考虑，都有顾虑，好象我们没有经过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似的。”

“先生，难道我们做得不对吗？十六世纪只给欧洲带来宗教自由，而十九世纪将给欧洲带来政治自由……”

“呀！不要谈政治。你瞧，我是一个大傻瓜，我不阻止年轻人去当革命党，只要他们肯让王上保留随时取缔他们聚众闹事的自由。”

他们到了树丛中，前面有一株细小的枫树，伯爵勒住马，拿出手枪，在十五步外开枪击中了树身。

“亲爱的，您看，我是不怕决斗的，”伯爵半正经、半开玩笑

① “使家庭遭受痛苦”，是指决斗的结果“不死必伤”而言。换言之：老人家不愿决斗。可是“不愿决斗”将被视为“怯懦”，必致被人轻视，因此加以解释。

地望着隆格维尔先生说。

“我也不怕，”青年回答，很快地在手枪里装上子弹，瞄准伯爵打过的枪洞，一枪打去，击中了伯爵枪靶的近旁。

“呀！这真是所谓上流青年了，”伯爵兴奋地叫起来。

散步过程中，伯爵早已把青年视为自己的外孙女婿，便借着各种机会来查问他各方面的知识。在伯爵的心目中，对这些知识了解得尽善尽美，才成其为一个完美的贵族。

“您欠债吗？”伯爵在提出许多问题之后，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不欠，先生。”

“什么！供给您消费的东西，您都付清帐了吗？”

“正是这样，先生；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信用，失去人家的尊敬。”

“那么最低限度您总有几个情妇吧？啊！您脸红了，我的朋友？……习俗真是变得厉害。年轻人被那些法律观念、康德哲学和自由思想坑害了。您没有吉玛①，没有杜黛②，没有债主，也不懂得家徽学③，这样，我的年轻朋友，您就不够‘上流’。要知道：有谁如果不在青春时代干下些荒唐事，他就要在年老的时候去干。我之所以在七十岁时还有八万利勿尔年金的入息，正是因为我在三十岁时把我的本钱都吃掉了的缘故……

① 吉玛（1743—1816），巴黎著名女舞蹈家。

② 杜黛（1752—1820），巴黎名交际花。

③ 贵族阶级在盾牌或用具上绘制图案或狮子之类的动物，作为家徽，代表自己的身分和职位。后来关于这类家徽的规则和考据等成为一种专门学识。

哦！和我的太太一同花的，每分钱都用得很体面。不过，您这些不足之处并不妨碍您到普拉纳别墅来作客。您已经答应来了，我等着您。”

“多么古怪的小老头儿呀！”年轻的隆格维尔想，“精力充沛，活泼快乐，虽然看起来象个好人，我还是不信任他。”

第二天，近四点钟的样子，正当人们散在客厅里或在弹子房的时候，仆人进来通报：“德·隆格维尔先生来了。”大家听说这是德·凯嘉鲁埃老伯爵顶中意的青年，所有的人，连打弹子正在紧张关头的人，都奔过来了，一方面想看看德·封丹纳小姐的态度，另方面也想观察一下，这位人中凤凰到底为什么能在许多情敌当中得到最高评价。隆格维尔先生的衣着入时而简朴，态度潇洒自然，举止彬彬有礼，声音温和而动人心弦，使整个家庭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置身于税务局长的富丽堂皇的住宅中，丝毫没有局促不安的样子。虽然他的谈吐是一个豪门子弟的谈吐，可是大家很容易看出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见多识广，学问很有根底。

海军中将谈到造船问题的时候，曾经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隆格维尔在争论中很内行地运用适当的术语，以致一位太太说，他好象是从综合理工学院① 毕业出来的。

“太太，”他回答说，“我认为可以把进过这所学校当作一种荣誉的头衔。”

虽然大家都很诚恳地挽留他吃晚餐，他还是很有礼貌然

① 综合理工学院，巴黎著名学校之一，创于一七九四年，属陆军部，培养炮兵、工兵、开矿、交通工程等技术人材。

而也很坚决地拒绝了，他只用一句话来回答那些太太，他说他是他妹妹的希波克拉底①，妹妹体弱多病，需人看顾。

“先生，您大概是个医生吧？”爱米莉的一个嫂嫂带着讥讽的口吻问。

“隆格维尔先生是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德·封丹纳小姐很善意地回答，她知悉舞会上的那位年轻姑娘是隆格维尔的妹妹时，满心喜悦，脸泛红光。

“可是，亲爱的妹妹，医生也可能先在综合理工学院读过书呀，是吗，隆格维尔先生？”

“太太，绝对可能，”年轻人回答。

所有的眼睛立时都望着爱米莉。爱米莉带着不安的好奇心注视着这位风流潇洒的青年。直到他微笑着说出下面几句话时，爱米莉才松了一口气：

“太太，我没有当医生的光荣，而且我为着保持自己的独立，甚至放弃了进桥梁公路工程局做事的机会。”

“您做得对，”德·凯嘉鲁埃伯爵说，“可是为什么您认为做医生很光荣呢？我的年轻朋友呀，象您这样一个人……”

“伯爵先生，我对于一切有用的职业都无限地尊敬。”

“我同意。不过我以为您尊敬这些职业，就象一个年轻人尊敬老寡妇一样。”

隆格维尔先生的访问既不太长也不太短，当他看见自己获得了所有人的好感，而且引起了他们对他的好奇心时，他就

---

①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06—353或356），古希腊名医。

告退了。

“这是个精明的家伙，”德·凯嘉鲁埃伯爵送走了隆格维尔，回到客厅里说。

德·封丹纳小姐是唯一事先知道这次访问的人，因此她着意地修饰，以期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可惜隆格维尔并没有象她设想中那样注意她，使她有些伤心。家里人很惊奇地发觉她始终保持沉默，平时有新的客人到来的时候，她总是大肆卖弄风情，风趣的言谈滔滔不绝，而且尽量运用她迷人的眼波和姿态。这一次也许是年轻人悦耳的声音和翩翩的风度使她着了迷，使她真正产生了爱情，因此才有了转变，她完全除去了装假和矫揉造作，变得纯朴而自然，使她出落得更加美丽。几个女眷认为这是更进一步献媚的办法，她们认为爱米莉看中了这个青年，因此不肯一下子展露自己的长处，要等到他对她也有意思的时候，才突然将自己的长处显示出来，使他眼花缭乱。家里每个人都渴望知道这个任性的姑娘对这位陌生客人作何感想。晚餐的时候，每个人都说出隆格维尔先生的一个长处，而且都认为是自己独自发现的，只有德·封丹纳小姐一言不发地沉默了好久。后来她的舅公说了一句稍带讥讽的话，才打破了她的沉默。她也用讥讽的口吻说：这种天下无双的完美一定掩藏着某种重大的缺点，对于这么机灵的人，单看一眼是不能下判断的；她又说：这样讨每个人喜欢的人，最后不会讨得任何人的喜欢；一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爱米莉象所有在恋爱中的少女一样，想欺骗那些包围着她的阿耳戈斯，将自己的爱情隐藏在内心深处。然而过了

半个月光景，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里，已经人人知道这件小小的家庭秘密了。隆格维尔先生第三次来访，爱米莉认为大部分是为着她的缘故，这个发现使她惊喜欲狂，以至于再仔细考虑考虑时自己都感到不敢相信了。不过她的自尊心仍然受了伤害：她是惯于使自己成为中心人物的，可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使她不由自主地失去主宰。她试图抵抗，但总无法将这个俊俏后生的面影逐出心坎。不久她又产生了新的顾虑：隆格维尔先生有两种长处，这两种长处是和大家的好奇心、尤其是德·封丹纳小姐的好奇心相抵触的，那就是他说话非常谨慎，而且出人意表地谦逊。爱米莉在谈话中运用巧计，设下圈套，想使这个青年人详细说出自己的身世，他总能象要保守秘密的外交家那么乖觉地避开。她谈到绘画，隆格维尔先生应答起来很内行。她弹奏乐曲，年轻人又能用行动来证明他钢琴弹得很好。一天晚上，他用自己美妙的歌喉和爱米莉配合着唱了一首西马罗沙[①]所作的最优美的二重唱，把所有在场的人都迷住了。可是问他是不是音乐家时，他又用巧妙的说笑和打诨应付过去，使那些精于捉摸人的太太无法猜出他到底属于社会上哪一阶层。不管老舅公怎样勇敢地要钩住这条船，隆格维尔总能灵巧地躲开去，以便保留那秘密的魅力。由于普拉纳别墅里任何好奇心都不超出礼貌所允许的范围，因此他就更容易始终保持着别墅里“标致的陌生客人”的身分。爱米莉被这种保留弄得很苦恼，于是她希望从他

---

① 西马罗沙(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

妹妹那边去打听这些秘密，以为效果一定会比从哥哥这边打听好。克拉拉·隆格维尔小姐到此时为止一直隐藏在幕后，爱米莉在舅公的协助下，极力把这个人物拉出场来。她的舅公熟谙这类事儿犹如他熟谙指挥船只那样。不久，别墅里的全体仕女都表示很想结识这位可爱的姑娘，并且请她来散散心。有人提议举办一个不拘客套的舞会，大家都同意了。太太们都认为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嘴里套出一些口风来，并不是一桩没有希望的事。

好奇心和怀疑给德·封丹纳小姐的心上添了一层薄薄的暗影；然而即使如此，她的整个心坎仍然充满了光明，她享受着生存的幸福，由于另外一个人的存在，生命对于她有了新的意义。她开始注意处好社会关系。也许是幸福使人变好，也许是她没有工夫再去折磨他人，她不象从前那么尖酸刻薄，变得温柔宽厚多了。

她的性格的转变使家里人又惊奇又快乐。也许她的自私自利性格真的蜕变成为爱情了吧？等待她那位怕难为情而暗暗爱慕她的恋人的到来，对于她是无边的快乐。他们两人之间并没有说过一句充满激情的话，然而她知道她被爱上了，她多么高兴地在年轻的陌生人面前炫耀她的多方面才能呀！她发觉对方也在细细地观察自己，于是她极力克服由于所受的教育在自己身上滋长起来的一切缺点。这岂不是她对爱情的首次敬意，然而对她自己却是一次严厉的指责么？

她想讨对方喜欢，对方也为她着迷；她爱别人，别人也将她奉若神明。家里人知道她那高傲的性格是她的护身符，索

性给她相当的自由，使她能够充分享受那一点一滴的、使初恋变得迷人而热烈的稚气的幸福。不止一次，年轻人和德·封丹纳小姐两人单独在花园的小径上散步，花园被大自然装饰得象一个去参加舞会的姑娘。不止一次，他们无固定话题地随便闲谈，那些最没有意义的语句，正是蕴藏着最丰富的感情的语句。他们时常在一起欣赏落日的景色。他们一起采摘小白菊，将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① 他们合唱热情的歌曲，佩尔戈莱兹② 和罗西尼③ 的名曲做了传达他们内心秘密的忠实媒介。

舞会的日子到了。通报的仆人固执地把作为贵族标志的那个"德"字，加在隆格维尔兄妹姓氏前面。克拉拉和她哥哥成为舞会的中心人物。德·封丹纳小姐生平第一次带着愉快的心情，看着一个年轻姑娘受人欢迎。她真诚地给克拉拉许多温柔抚爱，而且对她体贴周到。这些女子间的柔情平常只是在要激起男子的妒忌时才做出来的。但爱米莉有一个目的，她想探出一些秘密。然而隆格维尔小姐是个女子，她比哥哥更细心、更聪明，她一点也不露出小心谨慎的神气，而能将谈话从金钱地位这些题目上支开，她做得那么迷人，以致引起德·封丹纳小姐的妒羡，替她起了个绰号：美人鱼。爱米莉虽

---

① 法国青年男女往往把小白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撕一片，念一遍下列的句子，周而复始，一直撕到最后一片，看停在哪一句上，以预卜自己的爱情前途。那些句子是："她(或他)爱我"，"少许"，"很多"，"热烈地"，"如癫似狂"，"一点都不"。

② 佩尔戈莱兹(1710—1736)，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③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然有计划地引诱克拉拉讲话，事实上倒是克拉拉在查问她；爱米莉想评断克拉拉，结果反让她评断了自己；更使爱米莉气恼的是，她时常让克拉拉狡猾地套出口风，使她在谈话中透露出自己的性格。克拉拉天真而又谦逊的态度，的确使人绝对不会怀疑她有任何恶意。有一次德·封丹纳小姐被克拉拉所挑动，很不谨慎地说出了一些反对平民阶级的话，事后自己懊恼不已。

"小姐，"美丽的克拉拉对她说，"我时常听见马克西米利安说起您，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一直非常想认识您，而想认识您不正是爱您吗？"

"我亲爱的克拉拉，我对那些非贵族阶级说了这样的话，真怕得罪了您。"

"哦！放心吧。今天这一类的讨论是没有目标的。至于我，这些牵涉不到我，我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不论这句回答傲慢到什么程度，德·封丹纳小姐却因此而深感愉快；因为她象所有在热恋中的人一样，以解释卜卦的方法去解释这句回答，专从符合自己愿望的角度去想。因此她再回去跳舞的时候更加快活了，她凝视着隆格维尔，觉得他风流潇洒的外表似乎更超过她理想中的情人。一想到他是个贵族，她就更加心满意足，黑色的眼珠发着闪光，以所爱的人儿就在身旁的全部愉快跳着舞。一对恋人从来未曾达到现在这样心心相印的程度，在四组舞的规矩使他们碰到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他们觉得手指尖儿在发抖。

一对恋人在乡间的节日和欢乐中到达了初秋的日子。他

们让自己在人生最甜蜜的情感之流中轻轻飘浮，而且用各种各样的小事故来加强爱情。这些小事故人人都想象得出，因为恋爱在某些方面总是相似的。他们两人相互观察着，正象恋人们所能相互观察的那样。

“根底浅薄的爱情这么快就变成自由恋爱的婚姻，这是从来没有的呀！”老舅公这么说。他象一个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只昆虫一样，注视着这对青年男女。

这句话惊醒了德·封丹纳夫妇。老旺代党人再不象他过去所答应的那样，对于他女儿的婚姻不加过问了。他到巴黎去了解情况，得不到什么结果。于是他委托巴黎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去调查隆格维尔家庭的情况。在调查出结果以前，这个神秘的谜使他很觉不安，他认为应该关照他的女儿，叫她谨慎行事。

对于父亲的这一忠告，女儿是用满含讥讽的假意服从来接受的。

“我亲爱的爱米莉，如果你爱他，最低限度请你不要对他说出来！”

“爸爸，我的确爱他，不过，我要等您批准的时候才告诉他。”

“可是，爱米莉，想一想，你对他的家庭、他的职业还一点也不知道呀！”

“我不知道，那是我自己愿意这样。爸爸，您曾经希望我早点结婚，您给了我选择的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可挽回地决定我的选择了，您还要什么呢？”

“我还要知道，我亲爱的孩子，你所选中的那一位，到底是不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儿子，”可敬的老贵族讽刺地回答。

爱米莉沉默了一分钟。后来她抬起了头，望着她的父亲，不安地对他说：

“难道隆格维尔家族……？”

“已经绝了后代了。罗斯登-灵堡老公爵于一七九三年死在断头台上，他就是隆格维尔家族最后一支的末一个后裔。”

“可是，爸爸，也有许多高贵的家族是私生子的后代。法国历史上有无数亲王在他们的贵族家徽上加了一道从右上角到左下角的斜条。”

“你的观念大大地改变了，”老贵族微笑着说。

第二天是封丹纳全家在普拉纳别墅的最后一天。被父亲的忠告严重地扰乱了心情的爱米莉，焦急地等待隆格维尔照平时习惯到来，以便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解释。晚餐以后，她独自一人到花园里散步，朝着他们惯常在那里互诉心曲的树丛走去，她知道隆格维尔会到那里找她。她一面快步走着，一面考虑用什么方法可以不失身分地骗出这项重要的秘密来。这可是一桩相当困难的事情！直到目前为止，她并没有直接承认过她对这位陌生人的爱情。象马克西米利安一样，她也在暗中享受初恋的甜蜜滋味，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矜持的人，似乎两个人都怕承认自己的爱。

克拉拉曾经将自己对爱米莉性格上的怀疑告诉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这些怀疑相当有根据，这使他时而被自己年

轻而澎湃的热情所控制，时而又想冷静地认识和考验一下他寄托以自己幸福的女人。他的爱情并没有迷惑住他的眼睛，他看出了爱米莉被成见所腐蚀的性格；可是他想首先知道爱米莉是否爱他，然后才来想法子破除她的成见，他不愿意将自己的爱情和生命来作冒险。因此他始终不说出自己的心情，但可惜他的目光、他的态度，和他最细微的举动都将他的爱情暴露出来了。在德·封丹纳小姐这边，一般少女所具有的自尊心在她身上尤其强烈，因为她有由于家庭出身和自身美貌而产生的那种愚蠢的虚荣，这种自尊心阻止她坦白说出自己的爱情，而爱情的日益滋长，却又时时使她想说出来。这样，一对恋人虽然都不曾说出自己秘密的动机，而双方都本能地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候，年轻的心灵是喜欢含糊不清的状态的。正由于他们两个都迟迟不开口，他们好象将这个等待变成一场残酷的游戏。一个想知道另一个是不是爱他，而这一点必须他高傲的情人肯承认才行；另一个却在等待他随时打破这个过分尊重别人的沉默。

爱米莉坐在一条粗陋的长凳上，想着三个月来欢乐的日子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她父亲的疑心是她最后的恐惧；然而她作了两三次思考之后，就以一个缺乏经验的少女的心情，断定这些恐惧是毫无根据的。首先她确信自己不会犯错误。整个夏季，她在马克西米利安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动作、任何言语可以证明他的出身或职业是低下的；相反，他的谈吐却显示出他是个掌管国家最高利益的人。“而且，”她想，“一个办公室职员、一个银行家或者一个商人绝不会有这么多的闲暇，

能够整整一季度逗留在乡下的田野和树林中追求我，自由自在地消磨日子，正象一生无忧无虑的贵族一样。”正想得入味的时候，一阵树叶的响声告诉她马克西米利安已经来了一些时候，大概正在带着仰慕的心情偷看她。

“您知道这样惊动人家很不好吗？”她微微笑着对他说。

“特别是当年轻姑娘在想心事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意味深长地回答。

“为什么我不能够有我的心事？您不是也有您自己的心事么！”

“那么您真的在想心事喽？”他笑着说。

“不，我在想您的心事，我的心事我自己很清楚。”

“可是，”年轻人抓住德·封丹纳小姐的胳膊，挟在自己的胳膊下面，轻轻喊道，“也许我的心事就是您的心事，而您的心事也正是我的心事呀！”

他们走了几步，正好停在一丛树下面，树丛被落日的余晖照耀着，象裹上了一朵红棕色的云。自然的美景使这一时刻添上了庄重的气氛。马克西米利安突然而亲密的动作，尤其是她的胳膊感觉到的、他沸腾的心的剧烈跳动，使爱米莉格外激动，这种激动往往是一些最简单和最无意识的偶然事件所引起的。上流社会的青年女子平时在矜持中生活，一旦感情爆发出来，过去的矜持就会使爆发的力量更加猛烈，这是她们遇见一个热情的恋人时所能遭遇的最大危险。爱米莉和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睛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道出许多平时不敢说出口来的事情。陶醉在这种状态中，他们很容易就忘记了那些

自尊心和矜持的信条，也忘记了那些互不信任的冷静的考虑。

开头，他们只是紧紧地握着手来表达彼此间愉快的心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又慢慢地向前走了几步之后，德·封丹纳小姐战栗着，用激动的声音开口说。“我希望您明白，这个问题是我在家庭中所处的尴尬地位使我不得不提出来的。”

爱米莉结结巴巴地说出这句话之后，接着是一阵对爱米莉来说十分可怕的寂静。在沉默中，平素这么高傲的一个姑娘，竟不敢接触她的恋人的明亮的眼光；她暗中觉得她自己要说的下半截话非常卑鄙：

“您是贵族吗？”

说完了这半截话，她恨不得立刻钻到地底下去。

“小姐，”隆格维尔变了脸色，带着一种十分尊严的表情郑重地说道，“我保证直截了当地回答您的问题，可是我要求您首先诚实地回答我向您提出的问题。”

他放开少女的胳膊，年轻姑娘立刻感觉自己好象孤独一人留在世上。他对她说：

“您查问我的出身，到底是什么用意？”

她冷了半截，象木头似的呆在那里，半晌不说话。

“小姐，”马克西米利安继续说，“如果我们相互不理解，就不要继续下去了吧！我爱你，”他用深沉而动情的声音加上这句话，使少女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幸福的感叹，“那么，”他听到那一声感叹，脸上也露出了欢愉的神色，他接着说，“为什

么还要问我是不是贵族呢？”

爱米莉的内心深处好象有一个声音在呼喊：“如果他不是贵族，他会这么说话吗？”

她温和地重新抬起头来，好象要从年轻人的眼光中吸取新生命，她伸出胳膊给他，似乎表示和他言归于好。

“您以为我把官职爵位看得很重要吗？”她带着促狭的狡黠说。

“我没有什么头衔可以献给我的妻子，”他一半快活、一半严肃地回答。“可是我要娶的妻子既是贵族出身，而且她的有钱的父亲又使她过惯了富贵幸福的生活，我是知道为了这个选择我应该承担些什么义务的。所谓爱情能够满足一切，”他快活地加上一句，“只是对于情侣而言；至于夫妇，除了以苍穹为屋顶和以绿茵为地毯之外，还需要更多一些东西。”

爱米莉心里想：“他很有钱。至于头衔，可能是他想试试我！一定是人家在搬弄是非，说我偏爱贵族，说我非要嫁给一个法兰西贵族院的议员不可，一定是我那几个假装正经的姐姐和嫂子在捉弄我。”

“先生，我向您保证，”她提高了声音说，“我过去对于人生和社会有过一些很不正确的想法；可是到了今天，”她一面说，一面故意用一种可以使他发狂的眼光睇视着他，“我已经懂得，对一个女人来说，真正的财富在哪里。”

“我应当相信您在讲真心话，”他温和而郑重地回答，“我亲爱的爱米莉，如果您重视物质享受，那么，在今年冬天，也可能在两个月之内，我将会为我可以献给您的东西而感到骄傲。

这就是我藏在这里的唯一的心事，”他指着他的心坎，“因为这件事情的成功与否，牵涉到我的幸福，我不敢说：‘我们的幸福’……。”

“喔，说吧！说吧！”

他们回到客厅去的时候，两人放慢了脚步，一路上喁喁密语。德·封丹纳小姐觉得她的恋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可爱，这么风趣。刚才的一段谈话，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她已经获得这位使一切女性羡慕的男子的心，因此他的修长身材，他的潇洒风度，在她看来更富于吸引力了。他们两人唱了一支意大利二重唱，表情那样丰富，以致满座都热烈地为他们鼓掌。他们分离时相互道别的口气好象在订立盟约，其中隐藏着他们的幸福。总之，在爱米莉来说，这一天似乎成了一根链条，把她和陌生男子的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刚才他们表白心情的时候，隆格维尔所显示出的力量和威严，似乎使德·封丹纳小姐对他产生了敬意，没有这点敬意，真正的爱情就不可能存在。当她独自和父亲留在客厅的时候，她的父亲向她走过来，亲切地握着她的双手，询问她对于隆格维尔先生的家庭和财产状况是不是已经打听出一些眉目。

“是的，我亲爱的父亲，”她回答，“我比我过去所希望的更加幸福。总之，隆格维尔先生是我愿意嫁的唯一的人。”

“很好，爱米莉，”伯爵说，“我知道还剩下些什么事让我去办。”

“您会碰到什么障碍吗？”爱米莉有点着急起来。

“亲爱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这个青年男子的底细；不过，

除非他是个坏蛋，否则你既然爱他，我就把他当作亲儿子看待。”

“坏蛋?”爱米莉说，“我绝对放心。我的舅公是我们的介绍人，可以为他担保。亲爱的舅公，请您说一句，他是个水老鼠、海贼，还是个海盗?”

“我早知道要弄到这地步的，”老海军从瞌睡中醒过来喊道。

他朝客厅里张望，用他常讲的一句话来形容，爱米莉已经象桅尖闪光① 那样不见了。

“好吧，舅舅，”德·封丹纳先生接着说，“关于这个青年的一切，您既然知道，怎么能够不告诉我们呢? 您应该看得出我们的心事呀! 隆格维尔先生是贵胄吗?”

“我对于他是既不认识夏娃，也不认识亚当②，”德·凯嘉鲁埃伯爵嚷道，“这个傻女孩子把她的心思告诉我，我就用我自己特有的方法把她的圣普乐③ 给她带来。我只晓得这个小伙子是个神枪手，精于狩猎，打弹子打得出神入化，是下棋和掷骰子的能手，他的剑术和骑术和从前的圣乔治骑士④ 一样好。他对于我们葡萄产地的知识异常广博。他的数学象一本数学题解那么准确，他的绘画、唱歌和跳舞都是第一流。我的

---

① 航海时，桅尖往往发出闪光。这里是“非常迅速”的意思。

② 根据《圣经》传说，亚当是人类之父，夏娃是人类之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底细。

③ 圣普乐，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1761)的男主人公。

④ 圣乔治骑士，见本卷第38页注①。

天，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啦？如果这样还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贵族，我倒要请你们给我找出一个象他这样多才多艺的平民来！找出一个象他这样过着贵族化生活的人来！他做什么事情吗？他毫无身分地上办公室吗？他在你们称作什么司长、局长的那些暴发户面前打躬作揖吗？他挺起胸膛走路。他是一个男子汉。还有，我刚才在背心口袋里又找到了他给我的名片，他递给我的时候还以为我要割断他的喉咙哩，这个可怜的天真的孩子！现代的青年是不太狡猾的啃，这就是他的名片。”

“桑蒂耶路五号，”德·封丹纳先生一面念名片，一面竭力回忆他所得到的关于这个年轻的陌生人的情报。“真是见鬼！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个地址是帕尔马、韦布律斯特之流住的地方呀，他们主要的买卖是洋纱、棉布和印花布的批发生意。哦，对了，下议员隆格维尔在这家公司里是有股份的，一点不错。不过我知道隆格维尔只有一个三十二岁的儿子，他一点也不象我们这位陌生客人，而且隆格维尔给了他儿子五万利勿尔年金，想使他讨一个部长的女儿作媳妇；他也象其余的人一样，抱着晋封为贵族院议员的野心。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这个马克西米利安呀！他有女儿吗？这个克拉拉又是谁？任何阴谋家都可以自称姓隆格维尔呀！这家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公司不是因为在墨西哥或印度投机失败而几乎要倒闭吗？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你自言自语的好象在舞台上独白，你好象只把我算作零，”老海军突然说。“你难道不知道，只要他是贵族，我的船

舱里就有不少钱袋① 可以补救他没有财产的缺点吗？"

"至于这一层，只要他是隆格维尔的儿子，他就什么也不需要了。不过，"德·封丹纳先生把头向左右摇动，"他的父亲并没有用金钱来捐官买爵。在大革命以前他是个检察官，第一次复辟以后，他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德'字，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捞回了一半财产。"

"好呀！那些父亲被吊死的人②真是幸福！"老海军快活地说。

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过了以后三四天，十一月一个晴朗的早晨，寒冷的早霜正在清洗巴黎的林荫道，德·封丹纳小姐穿了一件她自己首创的新式皮大衣，和她的两位嫂嫂一同出游。这两位嫂嫂以前曾经被她肆意讽刺过。三个女人出游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试坐一部漂亮的新车，和炫耀她们为冬季时装创造的新款式服装，主要的还是为了去看一种女用披肩，她们听一个朋友说，在和平大街转角的一家大布店里有售。三个女人走进店堂以后，爱米莉的嫂嫂男爵夫人扯了扯爱米莉的衣袖，将坐在柜台里面的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指给她看。隆格维尔正在用熟练的商人手势，把一枚金币交给一个内衣女商人，而且好象正和她商谈什么。这个标致的陌生客人手里拿着几种样品，使人无法再对他可敬的职业有任何怀

① "我的船舱里就有不少钱袋"，意思是说："我有财产可以给他"。老海军三句不离本行，所以提起"船舱"。

② "那些父亲被吊死的人"，指保王党的后裔。法国大革命时，这些保王党逃的逃，被吊死的被吊死，财产被没收。上句"而且捞回了一半财产"，指查理十世登基后，以十亿法郎赔偿他们的损失一事。

疑。爱米莉立时浑身冰冷地战栗着，可是没有被人察觉。上流社会的礼节使她不动声色地藏过了内心的疯狂愤怒，她回答她嫂嫂的一句："我早知道了！"音调无可比拟地抑扬得体，使当代最优秀的女伶也会妒羡不已。她朝柜台走过去。隆格维尔抬起头，把布样放进衣袋，极其镇静地向德·封丹纳小姐致了敬礼，向她走过来，用一种穿透心坎的眼光注视着她。

"小姐，"隆格维尔回身向跟着他走过来、惶惑不安的女商人说，"我再派人去清算帐款，这是本店的手续。不过，"他把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交给那个青年女子，凑到她的耳边说，"拿着，这是我个人给您的。"他转身又向爱米莉说，"小姐，我希望您原谅我。这些生意上的事情真逼得人没有办法，您的好心肠不会怪我吧。"

"先生，我以为这跟我毫无关系。"德·封丹纳小姐回答，眼睛望着隆格维尔，神情安定，带着讥讽的毫不在乎的表情，好象她是第一次看见他。

"您这话当真吗？"马克西米利安的声音断断续续，问道。

爱米莉以无可比拟的无礼扭过身去。这短短的一问一答是用低沉的声音说的，两个充满好奇心的嫂嫂并没有听见。三个女人买了披肩之后，又坐上了马车。爱米莉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她不由自主地向这间可恨的商店投过最后的一瞥。她看见马克西米利安在店堂里站着，交叉着双臂，露出战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幸打击的神气。他们的视线接触了，两个人的眼光都表示绝对不肯让步。两个人都想残酷无情地伤害对方的心，那颗自己所爱的心。转瞬间，两人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那

么远，好象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格陵兰一样。虚荣心不是有一种气息可以使一切都干枯吗？目前德·封丹纳小姐心里的剧烈斗争，是一个年轻姑娘所从未经历过的，她正在收获自己种下的苦果，而且是异常的丰收，从来傲慢与偏见未曾在人的心中撒下这么多痛苦的种子。她的脸庞本来是鲜艳润滑的，现在却显出了一条条黄色的纹路，一粒粒红色的斑点，雪白的双颊有时突然间变成青绿色。为了在嫂子们面前隐藏她内心的纷乱，她笑着对她们品评某个行人或者某种可笑的装束，然而这是不自然的痉挛的笑。如果她的嫂子们趁机讥讽她，向她施行报复，倒也罢了，可是嫂子们却可怜她和同情她，保持着沉默，这就更加伤了她的心。她运用自己的全部机智将她们卷入闲谈，在谈话中她用奇谈怪论来发泄自己的愤怒，用下流的讥讽和刻毒的言语来咒骂一切商人。回到家里，她突然发起寒热来。起初病势很凶，一个月以后，经过亲属的看护和医生的悉心诊治，总算如全家所愿，她逐渐痊愈了。人人都希望这一次相当深刻的教训能够改变她的性格，然而爱米莉在痊愈以后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过去的习惯，重新回到社交界来。她声称认错了人没有什么可耻。她说：如果她象父亲那样在下议院里有点势力的话，她要建议颁布一项法令，命令一切商人，尤其是棉布商人，要象贝里①的绵羊一样，在额头上打下烙印，一直到三代为止。她认为贵族们应该穿上路易十五时代宫廷侍臣们穿起来非常好看的那种法国古式服装，而

---

① 贝里，法国古时的一个省，位于法国中部。

且只有贵族有权这样穿着。听了她的话，似乎一个商人与一个法国贵族院议员之间外表上毫无区别，乃是王国的一大灾难。其他诸如此类的戏谑，每遇到什么偶然事件牵涉到这一问题时，她就滔滔不绝地说出来。那些真正爱她的人从这类冷嘲热讽中领会出凄凉的意味。显然，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仍然统治着这颗不可解释的心。有时她的性情突然柔顺起来，就象她在那段不长的恋爱时期里的样子，有时她又暴躁得使人不能忍受。她的痛苦是一桩公开的秘密，家里人都知道使她发脾气的根源，都原谅她在性格上这种忽晴忽雨的变化。只有德·凯嘉鲁埃伯爵能够稍微控制她，因为他把金钱供她尽量挥霍，这是安慰巴黎少女的最有效的方法。德·封丹纳小姐第一次参加舞会，是在那不勒斯王国①驻法大使的公馆。当她和舞会的几个主要人物一齐跳四对舞的时候，她瞥见隆格维尔就在几步之外，正向她的舞伴点头招呼。

“这个青年是您的朋友吗?”她用轻蔑的态度问她的男伴。

“他是我的弟弟。”他回答。

爱米莉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啊!”他用热烈的口气接着说，“他真是世界上心地最高尚的人……”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爱米莉突然打断他。

“不知道，小姐。对于人人挂在嘴上的名字——也许我应

① 那不勒斯王国，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一八六〇年并入意大利。

该说人人记在心上的名字，我居然没有记住，我承认这是一种罪过。不过我有一个还站得住的理由，可以求得别人的谅解：我刚从德国回来。我的大使从德国回到巴黎休假，今天晚上叫我陪伴他可爱的太太来参加舞会，您看，她就在那边角落里。”

“倒是地道的悲剧面孔。”爱米莉端详了大使夫人之后说。

“可这还是她在舞会上的面孔呢，”青年笑着说。“我必须陪她跳舞，因此我要从您这里得到一些补偿。”

德·封丹纳小姐弯腰致谢。

“我真想不到，”健谈的大使馆秘书继续说，“会在这里遇见我的弟弟。我从维也纳到这里的时候，正得到他卧病在床的消息。我本来想先去探望他，再来参加舞会，可是在政界服务，我们并不是时常有空闲去享受天伦之乐的。我的‘女主人’不容许我去探望可怜的马克西米利安。”

“令弟不象您这样在外交界服务吗？”爱米莉问。

“不，”大使馆秘书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弟弟为我作了自我牺牲！他和我妹妹克拉拉放弃了我父亲的财产，使父亲能够凑成一份长子世袭财产给我。我父亲也象其他拥护内阁的下议员一样，渴望得到贵族院议员的爵位。他已经十分有把握了呢！”说到这里他放低了声音。“我弟弟凑了一些资金参加一家银行的投资；我知道最近他跟巴西做成了一笔买卖，可以使他变成百万富翁。我曾经利用我在外交界的关系助了他一臂之力，您看我该多么高兴！我正急不可待地等待着巴西公使馆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可以使他不再双眉紧锁。您

觉得他怎样？”

“依我看，令弟的神情不象是在操心银钱交易的人。”

年轻的外交官向他的舞伴投过探测的一瞥，她表面上很平静。

“怎么！”他微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姐居然能够从一个人无言的额角上看出别人在恋爱吗？”

“令弟在谈恋爱吗？”她问道，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个动作，露出渴望知道详情的神情来。

“是的。他象母亲一般照看着我的妹妹克拉拉，是克拉拉写信告诉我，说他今年夏天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以后我就听不到关于他恋爱的消息了。您相信吗？这个可怜的孩子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跑去很快地把各种事情办妥，以便在下午四点钟以前赶到他的爱人居住的乡下去。就这样，他把我送给他的一匹可爱的纯种马给骑坏了。我说话太多，小姐，请原谅我，因为我刚从德国回来。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听见过地道的法国话，我渴望看看法国人的面貌，我看饱了德国人，我的爱国狂竟使我有时想对着一座巴黎来的烛台说话！可是今天我在一个外交官的公馆里这样失礼地大讲特讲，倒是您的过错，小姐。不是您将我的弟弟指给我看的吗？一讲到他，我的话就说个没完了。我想告诉所有的人：他是多么善良，多么慷慨。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隆格维尔采邑十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呢！”

德·封丹纳小姐之所以得到这些重要的消息，是当她知道对方是她所鄙弃的恋人的哥哥时，她立刻很乖巧地查问她

的舞伴，而她的舞伴对她丝毫不起疑心的缘故。

“您以前真的能够眼看您弟弟做洋纱棉布买卖而不感到心里难过吗？”爱米莉在跳完了组舞的第三段以后这样问。

“您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外交官反问她，“谢天谢地！我虽然说话很多，可是我已经掌握了说话的艺术，只说我要说的话，象我所认识的许多见习外交官一样。”

“这是您告诉我的，我向您保证。”

大使馆秘书很惊奇地望着德·封丹纳小姐，心里起了疑云，他用探索的眼光望望他的弟弟，望望他的舞伴，他猜出了一切。他合拢双手，眼睛朝天花板望着，笑着说：

“我真是一个傻瓜！您是舞会上最漂亮的小姐，我的弟弟不停地偷看您。他带着病来跳舞，而您假装没有看见他。请您成全他的幸福吧，”他一面说，一面陪伴她回到她舅公那边去，“我不忌妒，不过，以后每次称您为弟妇时，我心里多少总会有点激动的……。”

然而一对恋人本身却坚持着不肯让步。近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大家在宽阔的阳台上吃夜宵，为着便利大家挑选熟人坐在一起，桌子好象酒馆里那样摆法。恋人们是经常有巧遇的，凑巧德·封丹纳小姐的邻桌坐满了贵宾，马克西米利安也是这些贵宾之一。爱米莉很留神地倾听邻桌的谈话，具有隆格维尔那种风度和面貌的男女青年坐在一起的时候，话题总是牵涉到男女爱情上面的。隆格维尔谈话的对手是一位那不勒斯公爵夫人。她的眼睛明亮发光，洁白的皮肤象软缎般柔滑。马克西米利安装出和她很亲密的样子，尤其伤了德·封

丹纳小姐的心，因为她刚才对这位恋人表示的柔情，比过去增加了十倍。

“对呀，先生，在我们的国家里，真正的爱情是肯牺牲一切的，”公爵夫人很娇媚地说。

“你们比法国女子更加懂得爱情，”马克西米利安一面说，一面将他火热的眼睛望着爱米莉，“法国女子都是爱慕虚荣的。”

“先生，”爱米莉很快地说，“诽谤祖国是最坏的行为，爱国心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该有的。”

“小姐，您难道相信一个巴黎女子肯跟着她的爱人到任何地方去吗？”公爵夫人微微冷笑地说。

“呀！让我们说得清楚一点，太太。一个巴黎女子可以跟着她的爱人跑到沙漠地带，搭上一个帐篷住在那里，可是不会跟他坐在商店的柜台里面。”

爱米莉说完以后还加上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就这样，爱米莉自幼所受的可悲的教育，使她第二次断送了自己刚刚露头的幸福，而且使她终生不幸。马克西米利安外表上的冷淡态度，和另一个女人的讥笑，使爱米莉不由自主地又说出了这一类尖酸刻薄的话来，这已经成为她戒不掉的恶习。

“小姐，”吃完了东西，女士们离桌起身时声音嘈杂，隆格维尔趁机对爱米莉低声说，“永远不会再有别的男子象我这样热诚地祝愿您幸福，在我将要离开您以前，请您允许我向您提出这个保证。再过几天，我就要动身到意大利去了。”

“大概是带着一位公爵夫人动身吧？”

"不，小姐，不过很可能带着的是致命的重病。"

"这难道不是一场幻梦么？"爱米莉不安地望了他一眼。

"不，"他说，"有的创伤是永远不能复原的。"

"您不会动身的，"爱米莉微笑着用命令的口气说。

"我一定走！"马克西米利安很严肃地说。

"我预先通知您，到您回来的时候，我也许已经结婚了，"她娇媚地说。

"我也这样希望。"

"无礼的东西！"她叫起来，"居然这么狠心地报复！"

过了半个月，马克西米利安·隆格维尔和他的妹妹克拉拉，动身到温暖而充满诗意的意大利风景区去了，剩下德·封丹纳小姐被剧烈的悔恨咬啮着心灵。年轻的大使馆秘书参与了他弟弟的爱情纠纷，用很厉害的方法对爱米莉施行报复，把一对恋人决裂的原因公布出来。爱米莉过去对马克西米利安肆意地讥讽，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加倍奉还。他经常向达官要人们描绘爱米莉怎样憎恨商店的柜台，怎样以女将军的姿态组织十字军向银行家进攻，她的爱情怎样在洋纱买卖中烟消云散等等，使听的人都轻蔑地微笑起来。德·封丹纳伯爵迫不得已，只好运用自己的势力，给奥古斯特·隆格维尔弄了一个差使，将他派到俄罗斯去，以免他的女儿被这个年轻而危险的敌手弄成大家的笑柄。过了不久，内阁鉴于贵族院里议员们的意见动摇不定，不得不增加一批议院贵族以加强实力，于是吉罗丹·隆格维尔①就被晋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和子爵。德·

① 吉罗丹·隆格维尔，即奥古斯特和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

封丹纳也被晋封为贵族院议员，这是对于他过去在艰难日子里忠心耿耿效劳的报酬，同时也因为象他这样的姓氏在世袭的议院里已经相当缺少的缘故。

在这一段时期，爱米莉由于年岁增长，对于人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她的行为和态度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她不象过去那样对她的舅公说些凶狠的话，而是经常用使人发笑的亲热态度替他拿着拐杖；她让他挽着臂膀行走，坐上他的车子，陪着他到处散步；她甚至于对舅公说，她喜欢他的烟斗的气味，她每天在烟雾腾腾中念他爱读的《每日新闻》给他听，狡猾的老海军经常故意把烟朝着她喷；她研究纸牌的打法，以便和她的舅公两人斗牌；最后，这位任性非凡的年轻姑娘竟能够耐心地倾听她舅公一次又一次唠叨他过去服役的战舰美丽的母鸡号和巴黎市号的历史、德·絮弗朗①的首次出征，以及阿布基尔之战②。老海军虽然经常夸口说他自己富于经验，十分熟悉自己的经纬度，不致被一只小小的战艇所俘虏③，然而一天早上，巴黎所有的沙龙都得到了德·封丹纳小姐和德·凯嘉鲁埃伯爵结婚的消息④。年轻的伯爵夫人不停地举行豪华的宴会以麻醉自己；不过在这些漩涡深处，她所找到的只是

---

① 德·絮弗朗（1726—1788），著名的海军将领，曾出征印度，打败了英军。

② 阿布基尔，埃及地名。一七九八年，英将纳尔逊败法军于此；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又在此打垮土耳其军。

③ “小小的战艇”指德·封丹纳小姐。老海军自夸有主张，最后却爱上了外孙女。

④ 依照拿破仑法典，这样的亲属结婚是许可的。

无比的空虚：富贵荣华掩饰不了她的虚空和不幸，她的内心仍是痛苦的；大多数时间她虽然强作欢笑，但是美丽的脸颊上仍然透露出暗中的凄凉来。对于她年老的丈夫，爱米莉却服侍得小心周到。时常，在乐队的愉快的乐声中，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一面走一面说："我不认识我自己了。我在婚姻的苦工船上熬过了二十年的苦役，居然能够在七十二岁①的年纪，登上美丽的爱米莉号船充当舵手！"

伯爵夫人的一举一动都是规行矩步的，使最会批评的人也觉得无懈可击。善于观察的人以为海军中将给自己保留着处置财产权，以便能够紧紧地抓住他的夫人：这是对舅公和外孙女两人的毫无根据的侮辱。两夫妻在外表上都很小心谨慎，以致特别喜欢打听他们的闺房秘密的青年人也无法猜出，到底老伯爵是以丈夫的身分还是以父亲的身分来对待他的夫人。只是大家时常听见老伯爵说：他收留外孙女象收留一个在海上遭难的人；又说：他以前从狂涛巨浪中救起他的敌人时，也从来未曾滥用过主人的权利。伯爵夫人虽然有红遍巴黎社交界的野心，虽然渴望着能够和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绍利厄公爵夫人、埃斯巴侯爵夫人、哀格勒蒙侯爵夫人、费罗伯爵夫人、蒙柯奈伯爵夫人、雷斯托伯爵夫人、德·冈夫人和德·图希小姐②等并驾齐驱，然而她始终拒绝德·波唐杜埃子爵对她的热恋和追求。

结婚两年以后，有一次爱米莉正在巴黎圣日耳曼区一个

① 这里，巴尔扎克忘了凯嘉鲁埃伯爵两年前就已经七十三岁了。

② 以上提到的人名，都是《人间喜剧》中著名的宫廷贵妇。

贵族世家家里作客，这个人家是把爱米莉视为遵守贵族传统的典范的。爱米莉听见仆人通报：德·隆格维尔子爵先生驾到。她当时坐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正和德·佩斯波利主教玩纸牌，因此没有人注意到她内心的激动。她回过头来，正好看见她从前的恋人青春焕发地走进来。马克西米利安的父亲死了，他的哥哥受不住圣彼得堡的酷寒，也过世了，世袭的议院贵族的封号就落到马克西米利安的身上。他的财产比得上他的学识和才能。就在前一天，他那年轻锋利的口才还左右了议会。这时他出现在凄凉的伯爵夫人面前，他还没有结婚，具备着她以前的理想爱人的一切条件。凡有待嫁女儿的母亲，都千方百计地设法和他攀亲，大家从他的翩翩风度上断定他也具有高尚的品德；然而爱米莉对他认识得比谁都清楚，她知道德·隆格维尔子爵有坚定不移的品格，明智的女子会看出来这是幸福的保证。她朝海军中将望了一眼。照他惯常的说法，他还能够在船上支持好久呢！她不由得咒骂起自己儿时的错误来。

这时，德·佩斯波利主教很慈祥地对她说："太太，您把'心花皇帝'掉换出来①，我赢了。可是您不必后悔，赢来的钱我是留给那些小修道院的。"

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巴黎。

郑永慧 译

① 纸牌有四种花样，心形是其中一种，法文"心花皇帝"也可作"心上的皇帝"解。这里一语双关，指爱米莉换错了牌，也笑她失去了理想的爱人。

钱　袋

献给索芙卡

小姐，您可曾注意到，中世纪的画家或雕塑家将两个崇拜上帝的人置于一位美丽的女圣徒身旁时，他们务必使这三个人如同胞一般彼此相象？我将自己的作品献给某些我最亲爱的人，当您看到您也在其中的时候，请您回想一下上述动人的和谐情景，那么，您就会感受到，这样做，除了敬意之外，更主要的就是表达我对您的手足之情。

你的仆人

德·巴尔扎克

白昼已经过去、夜幕尚未降临的时刻，对于性格开朗的人，是最为愉快的时分。那时，傍晚的微光在一切物件上投下柔和的色彩或奇妙的反光，很容易使人陷入沉思，这沉思又朦朦胧胧地同那光与影的角逐结合起来。这种时刻多半笼罩着一片寂静，对于凝神沉思的画家们尤为可贵，他们因无法继续工作，便放下画笔，倒退几步，品评自己的作品；作品的主题使他们陶醉，主题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在天才的心灵中闪烁。有

谁如果在这种充满诗意的梦幻时分未曾坐在友人身边沉思冥想过，就很难领会这种时分无法形容的好处。借助于半明半暗的光线，艺术上用来使人产生错觉的一切物质手段都消失了。如果画的是一幅油画，画里的人物便仿佛说起话来，走起路来：阴影真的成了阴影，白昼真的成了白昼，肉体有了生气，眼睛活动起来，血液在脉管里奔流，布帛闪耀发光。加上想象力的帮助，使每一细部都显得十分自然，让人只看到作品的完美。这种时候是幻觉统治一切的时候，也许幻觉正是和黑夜一齐升起的吧？对于思想来说，幻觉不就是我们用梦境来装点的一种黑夜么？这种时候幻觉展开双翼，把心灵带到幻象的世界里。那是充满情欲的世界，是画家忘记了现实世界，忘记了昨天、明天、将来、一切，乃至令人愉快或令人难过的琐事的世界。就是在这种富有魔力的时分，一个专心致力于艺术的富有天才的年轻画家，爬上一架双面的梯子，品评自己一幅将近完成的作品。这是一幅又高又大的画，画家是站在梯子上绘制的。在梯子上面，他真心诚意地欣赏和批评自己的作品，沉思着，深深地陷入那种使心灵迷惑、飞升，而且得到爱抚和慰藉的幽思默想里。他的幻想大概继续了很久。黑夜已经降临。也许是他下梯时不小心，也许是他自以为站在地板上而把脚踏了一个空，他自己也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了，总之发生了一次意外：他跌了下来，脑袋撞在一张板凳上，失去了知觉。他不知道自己在这种昏迷状态中过了多久，只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把他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张开了眼睛，一道强烈的光使他赶紧又把眼睛闭上；他迷迷糊糊地似乎听

见两个妇女的低语声，他觉得他的头被捧在一双年轻而羞怯的手中。过了不久，他恢复了知觉，从一盏老式的所谓“两面透风灯”的灯光中，他瞧见一个从未见过的、极端惹人喜爱的年轻姑娘的脑袋。这种脑袋通常认为只能在绘画里看到，如今却突然显现在他的眼前，把艺术家创造的理想美的理论化为现实，而艺术家的才能正是来源于这理想美。这位陌生姑娘的脸庞，可以说是属于普吕东①画派的那种纤细而娇柔的类型，同时带有吉罗德赋予其笔下人物脸上的那种诗意。两颊的鲜妍，眉毛的匀称，线条的明晰，面部轮廓上处处显现出来的处女的纯洁，使这位年轻姑娘成为最完美的典型。她的体态纤弱，窈窕柔软。服饰简朴洁净，使人猜不出她到底是富有还是穷困。画家恢复知觉以后，曾经用惊奇的眼光表示自己的赞美，然后结结巴巴地用含糊的语句道了谢。他觉得前额箍着一条手帕，而且除了画室特有的气味之外，还散发着强烈的乙醚②气味，显然这是拿来使他苏醒的东西。最后他才看见一个样子象旧政体时代③的侯爵夫人似的老妇，手里拿着灯，正在指点那年轻姑娘。

“先生，”画家还处在跌交后的昏迷状态中的时候，曾经问了几句话，年轻姑娘现在告诉他，“我妈和我听见您跌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们好象听见一声呻吟，随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我们害怕发生意外，便赶紧跑上楼来。幸喜您的门上

① 普吕东（1758—1823），法国画家。

② 乙醚又译以太，用乙醚使人苏醒，是从前的老办法。

③ 旧政体时代，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时代。

插着钥匙，我们就开门进来，看见您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我妈跑去找了一切必需的东西给您制成一块敷料纱布，使您苏醒过来。您跌伤了前额，在这儿，您觉得吗？”

“我现在觉得了。”他说。

“噢，这不碍事的，”老妇人说。“您的头恰巧撞在这具人体模型上。”

“我觉得好多了，”画家回答，“我只要雇一部车子回家就行了。门房的女人会给我找到一部车子的。”

他想再次向两个陌生女人道谢，可是他每说一句，那位年老的太太总用下面的话打断他：

“先生，明天记着弄些水蛭来吸血，或者想法子放放血，①喝几杯药酒，当心自己的身体：跌伤是很危险的。”

年轻姑娘暗地里望望画家，望望画室里的绘画。她的举止和眼色都非常得体，一点没有失礼的地方；她的好奇与漫不经心十分相似，她的眼睛里充满那种妇女常常表露的、对于他人一切不幸的关怀。两个陌生妇女好象专心照顾跌伤的画家，似乎忘记了画家的作品。等到画家告诉她们他已经完全复原之后，她们就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她们还很细心地检查他的伤处，这种关怀丝毫没有装腔作势或者过于亲热的地方，她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不应问的问题，也没有设法激起他去和她们结识的愿望。她们的行为完全出自天性和高尚的情操。一开始画家对她们高贵而质朴的举止并没有太多感受，

---

① 那时候的医生很喜欢替病人吸血或放血，因而大家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后来他忆起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才感到十分惊异。她们从画家的画室走到底下一层楼的时候，年老的女人低声喊道：

“阿黛拉伊德，你刚才忘记把门关上了。”

“那是为了救我的缘故，”画家插嘴说，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

“妈，您刚才也下来过呀，”年轻姑娘回了一句，脸红起来。

“我们把您送到楼下，好吗？”少女的母亲对画家说。“楼梯很暗哩。”

“谢谢您，不必了，太太，我觉得好多了。”

“扶好栏杆！”

两个女人站在楼梯口，举灯为画家照明，听着他的脚步声往下走去。

为了使读者诸君理解刚才这一幕对青年画家说来为什么印象极为强烈，而且完全出乎意料，我们必须补上一句，那就是他将他的画室搬到这所房子的顶楼来，还只不过几天光景。这所房子坐落在苏雷讷街最阴暗同时也是最泥泞的部分，几乎就在玛德莱娜教堂前面，离开他在爱丽舍田园大道的寓所只有几步远。他的天才已享有盛名，使他成为法国著名的美术家之一，因此他已经开始不愁衣食，而且照他自己的说法，他正在享受最后的贫困。他不再跑到靠近城门的那种画室里作画，那些画室的租金很便宜，和他以前的微薄收入很相当，他现在能够在这里租到一间画室，满足了他朝思暮想的一个愿望：避免走远路，尽量节省时间，因为现在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变得比任何东西都更加宝贵。如果希波利特·施奈尔肯让

别人了解他的身世，大概世界上没有什么人会象他那样激起别人强烈的兴趣。可是他并不轻易将自己生活的秘密告诉别人。他那穷苦的母亲对他异常宠爱，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他的母亲施奈尔小姐本来是阿尔萨斯地区一个农民的女儿，从来没有结过婚。她那多情的心曾经被一个以爱情为儿戏的有钱男子残酷地伤害过。当时她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正处在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阶段，她以自己的爱情和全部美丽的梦想为代价，尝到了那样缓慢而又那样迅速地向我们袭来的幻想破灭的滋味。说它缓慢而又迅速，是因为我们不到最后关头总不肯相信坏消息的真实性，似乎总觉得它来得太快。那一天是千思万想的一天，也是产生虔诚的宗教思想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一天。她拒绝了欺骗她的那个人的布施，弃绝尘世，傲然地对待自己的失足。她放弃社会上的一切享乐，全心全意地抚育儿子，从儿子的身上寻回人生的全部乐趣。她以劳动养活自己，在儿子身上积累起财富。这样，在贫困中忍受了长时期的痛苦以后，她终于有一天获得了报偿。她的儿子在上一届画展中获得了荣誉勋位团十字勋章。报章一致认为他是个新发现的天才，至今还真诚地赞扬他。美术界人士也承认施奈尔是一位大师，商人们争着用高价购买他的作品。希波利特·施奈尔只有二十五岁，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一个女性的心灵，他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的母亲曾经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点生活享受也没有，他想把一切生活享受都还给她，他是为了她而生存，希望仗着荣誉和财富的力量，有朝一日，能够使她幸福、富有、受人尊重，

而且周旋于名人之间。因此施奈尔只在可敬和著名的人物中结交朋友。他把交友的条件提得很高，他想依靠自己的天才，将自己已经很高的地位提得更高。工作迫使他经常独处，而独处正是产生一切伟大思想的泉源，自幼辛勤工作的习惯，使他仍然保留着装点他的童年的最美丽的信仰。他的青春的心灵并不缺乏纯洁的品德，这些品德使年轻人成为特殊的人物，他们的心里充满至高无上的幸福，充满诗意和纯洁的希望，老于世故的人可能认为这些希望很幼稚，可是只有质朴的希望才真正深刻。他具备着天赋的温和而彬彬有礼的风度，非常能够打动人心，甚至能够感动那些并不理解这种风度的人。他长得俊美。他的发自内心的声音，能够引动他人内心高尚的情感，而且由于音调相当天真，表明他真正质朴而谦逊。他有一种精神上的吸引力，凡是遇见他的人都喜欢和他接近。幸而科学家们还未能分析出这种精神吸引力的原因；否则他们可能认为在这里找到了加尔瓦尼学说的现象，认为那是一种特殊液体的作用，而且把我们的感情列成公式，说是由多少氧气成分和多少电流成分所构成的。① 这些细节可能帮助那些大胆冒失的人和上流社会的人们了解，为什么希波利

① 此处指一七八九年意大利科学家加尔瓦尼的青蛙事件。加尔瓦尼是解剖学教授，他把几只解剖过的青蛙用铜钩穿过腰部神经挂在铁架上，在摇动中青蛙的神经每碰到铁架时，死蛙的肌肉就不住地抽动。加尔瓦尼认为构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青蛙体内有一种特殊液体在起作用。然而不久以后，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证明这种所谓神经液体根本不存在，实际上这种现象是电流引起的。为着证明他的理论，他发明了伏特电池。

特·施奈尔在支使门房到玛德莱娜路的那一头去雇车子的时候，他并没有向门房的女人提出有关那两个好心肠女人的任何问题。在这种场合，门房的女人自然要向他详细询问跌伤的经过，打听住在五层楼的两个房客怎样救护他。虽然他只是简单地用"是"和"不是"来回答，可是他并没有能够阻止她服从一般看门人的本能：她站在个人利害立场，根据看门人的私下判断，向他大谈特谈那两个陌生女人。

"呀！"她说，"这大概是勒赛尼厄小姐和她妈，她们住在这里已经四年了。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她们是做什么的；一清早就有一个年老而且半聋的女佣人来服侍她们，到正午就走了，她讲话的次数并不比一堵墙来得多①。晚上时常来的人有两三位老先生，他们都象您一样挂着勋章，先生。有一位先生有自备马车，有跟班跟着，据说他有六万利勿尔的年息。这些老先生在她们家里坐到夜深才走。不过，她们都是很安静的房客，就跟您先生一样；而且她们真节省，一个子儿也不乱花，凡是收到付帐的单据，她们总立刻付清。真古怪，先生，她们母女两人竟是不同姓的。呀！有时她们到杜伊勒里王家花园去的时候，这位小姐可真光彩，每次出去总有许多后生随着她回来，这位小姐总是让他们吃闭门羹，她做得对。房东受不了……"雇来的车子到了，希波利特不再听下去，乘上车子回到家里。他将事情经过告诉母亲，他母亲重新替他包扎好伤口，而且不准他第二天到画室工作。结果希波

---

① 墙是不会讲话的，这是说她几乎从来不开口。

利特在家休息了三天，延请医生诊治，服过几剂药。在这几天的蛰居中，他闲着没事，想象力帮助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他昏厥以后那个场面的种种经过。年轻姑娘的侧影，只要他闭上眼睛，便在黑暗中很鲜明地在他的视觉中显现。他似乎又看见那位母亲衰老而憔悴的面容，似乎还感觉到阿黛拉伊德的双手，他觉得她有一种手势，当初虽然没有十分引起他注意，回忆起来却感到分外优美卓绝；随后，她的某一种姿势，或者被遥远的回忆所美化了的悦耳的声音，都突然间重新出现，宛如沉在水底的物件重新漂浮到水面上来。因此，在他能够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他一大早就回画室去；他这么着忙的真正原因，是去访问两位邻居，毫无疑问，他已经获得了这项权利；至于那些他已经着手绘制的作品，他早就忘记了。当爱情撕破了裹着它的襁褓以后，便会遇到无法解释的欢乐，这是曾经恋爱过的人们都能理解的。因此为什么画家在走上通到第五层楼的楼梯的时候，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有的人是一定懂得的，而且也能够猜到，为什么画家在望见勒赛尼厄小姐那简朴的套间的棕色房门的时候，心跳得那么厉害。这位和她的母亲不同姓的小姐在青年画家心中引起无限的同情，他希望看到她与他的地位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且认为她一定也有他自己那样的不幸身世。他在画室里一面工作，一面陶醉在爱情的幻想中，而且故意弄出各种响声，目的是使住在下面的她们想起他，正如他在想念她们一样。他在画室里逗留到很晚，就在那里吃了晚餐；晚上七点钟左右，他走下楼来，去拉两位女邻居的门铃。

也许由于廉耻之心的缘故，从来没有一位风俗画家，敢于把某些巴黎生活的奇妙内景揭发出来，或者把那些住宅的内部秘密描绘出来，我们只是经常看到从这些住宅中走出一些穿戴漂亮时髦的人物，走出一些外表非常富有的光彩夺目的妇女，但同时在这些妇女身上也处处看得见贫困的可疑迹象。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把一个家庭的景象描写得过分坦白，或者你认为描写得过分冗长，请你不要谴责这种精雕细刻的描写，可以说这是故事本身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两位女邻居的住所的内部景象，对希波利特·施奈尔的感情和希望有很大的影响。

这所房屋的业主属于那些把巴黎房产主的身分视为一种职业，而且生来对房屋的修理和装饰深恶痛绝的人。如果把人类按照道德来排列，这些人的地位正好排在守财奴和高利贷者之间。由于精于计算，他们非常乐天，而且全都是奥地利维持现状派①的忠实拥护者。如果你说起要把壁橱或者一扇门改装一下，或者开一个必要的通风口，他们就会眼露凶光，大动肝火，象受惊的马一样暴跳起来。如果他们的烟囱顶上的盖头被风刮倒，他们马上就会生病；因为支付了修理费，他们就不到竞技剧场和圣马丁门剧院②去看戏。希波利特为着画室内部的某些装修问题，曾经免费观看业主莫利纳先生演

---

① 暗指梅特涅(1773—1859)制定的维持现状政策。这里是说悭吝的房产主不愿花钱修葺房屋，总是维持现状。

② 竞技剧场、圣马丁门剧院，都是巴黎的著名剧院。房东要省下看戏的钱来补偿修理房屋的损失。

出的一幕滑稽剧。因此当他看见壁板上一层浓黑的颜色、一块块的油污、各种斑点及其他令人不快的附属物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惊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看来，这些贫苦的烙印倒也并不缺乏诗意。

勒赛尼厄小姐亲自出来开门。认出是青年画家之后，她向他行了一个礼；随即受自尊心的驱使，很迅速地转过身来，用巴黎女人的那种机智，把一道装有玻璃隔板的门掩上。否则希波利特就可以通过这扇门，约略看见经济火炉上方有些衣服晾在绳子上，有一张老旧的帆布床，有焦炭、木炭、熨斗、沙滤水瓶、刀叉碗碟，以及其他各种小家小户的用具。这化验室似的房间通常被称为杂物间，有些相当干净的细纱帷幕很周密地把它遮盖住，里面光线不很明亮，只从几个开向邻院的小气窗透进光线来。希波利特运用他艺术家的眼光，只经过迅速的一瞥，就看清楚了这隔成两小间的第一间屋的用途、里面的家具和整个大间的大体情况。比较象样的那一小间既作接待室，又作吃饭间，壁上糊着一层陈旧的金黄色花纸，纸的边沿都起了细毛，大概是雷韦永商店的出品，纸上的小洞和斑点都用面包糊仔细地填补过。墙上对称地挂着一些版画，框子的金色已经褪尽，画的内容是勒布伦画的全套《亚历山大战史》①。房间的中心，有一张整桃花心木的桌子，式样很古老，边沿已经磨损。一个取暖的小火炉装在壁炉的前面，炉筒直上直下，没有拐脖，几乎难以发觉；壁炉口放着一个橱。和以上

① 勒布伦（1619—1690），法国画家，装饰艺术家和美术理论家。《亚历山大战史》系路易十四为装饰凡尔赛宫向勒布伦所订的油画，共六幅。

这些东西构成奇特对照的，是一些还带着过去富贵痕迹的雕花桃花心木椅子；可是红羊皮坐垫上镀金钉子和金丝线的伤痕已经和王家卫队里年老军曹身上的伤痕一样多。这房间是一所博物馆，陈列着这种把一个房间作两样用途的家庭所特有的用具，有许多东西是叫不出名字的，其性质是豪华和贫困的混合。在其他许多珍奇的物品中，希波利特还看见一只装饰精美的望远镜，悬挂在装饰壁炉的发绿的小镜子上面。为着陪衬这件特殊的家具，在壁炉和板壁之间放着一只蹩脚的碗柜，漆成桃花心木的颜色，这是所有的木器中仿制得最不成功的家具。光滑的红色瓷砖，铺在椅子前面的小块地毯，还有家具，全都揩拭和打扫得很干净，使这些陈旧物品发出一种虚假的光泽，结果更显出这些东西的破损、陈旧，说明已经用过很长时间。虽然窗户半开着，街上的风吹拂着花布窗帘，房间里仍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气味，这是杂物间、吃饭间和楼梯三处地方所发出来的气味的混合。窗帘张挂得很仔细，想掩盖掉过去的房客为表示自己在这里住过，在窗口上镶嵌的各种类乎壁画的东西。阿黛拉伊德迅速地把另外一间屋的房门拉开，颇有些欣喜地把画家领到这房间里来。希波利特以前在他母亲那里看见过这种穷困的景象，童年的回忆使他在这里所获得的印象更加深刻，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生活的每一细节。这位心地善良的年轻人在这儿看到了他童年生活里的东西，因此他没有轻视这种掩饰着的贫困，也不因他刚刚为母亲所挣得的富裕生活而骄傲。

“怎么样？先生！您的伤好了吧？没事了吧？”年老的母

亲从放在壁炉角的一张旧沙发上站起来说，指着一张椅子请他坐下。

“没事了，太太。我来向您道谢，谢谢您对我的精心照料。特别要谢谢这位小姐，是她听见我摔下来的。”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希波利特朝年轻姑娘望着。他说的是一句笨拙得很可爱的话，心里被真正的爱情首次侵扰的时候，就会说出这种话来。阿黛拉伊德正在点燃那盏两面透风灯，好把蜡烛拿走。蜡烛装在一只扁平的小铜烛台上，在烛台表面，古里古怪地浇铸了一些突凸的长条花纹。她微微行了一个礼，把烛台拿到外面接待间，回来把灯放在壁炉上，靠近她母亲坐下来，坐的位置比画家稍微靠后一点，好随心所欲地端详他，脸上却装出注意那盏刚点燃的灯的样子。颜色灰暗的灯罩带着湿气，灯火受了湿气的影响，和没有剪齐的黑色灯芯展开搏斗，发出细微的爆裂声。希波利特瞧见壁炉上方有一面大镜子，便赶紧从镜子里偷看阿黛拉伊德。年轻姑娘所玩弄的小聪明，结果反而使他们两人都很窘。希波利特一面和勒赛尼厄太太——这是他随意替她取的姓氏——谈话，一面不露痕迹地偷偷察看这间客厅。那只取暖的火炉里已经堆积了不少炉灰，让人没法看清壁炉薪架上的埃及人像，炉膛里的木柴已经快要燃尽，炉底的火砖象守财奴埋藏宝物似地埋藏在下面。一块经过精心修补的陈旧的奥比松出产的名贵地毯铺在瓷砖上，褪色得厉害，破旧得象残废军人的衣服，根本盖不满瓷砖，也挡不住从脚底下升上来的寒气。墙上糊着发红的花纸，充作有黄色花纹的丝质布帛。在正对窗户的那面

墙中间，画家看见糊壁纸当中有一道缝和一些裂纹，那显然是床橱①的门，勒赛尼厄太太大概就睡在那里。一张长沙发摆在门前作掩护，可是遮盖不住这秘密。壁炉对面有一只桃花心木的五斗橱，式样和装璜都说明是名贵的、值钱的货色。五斗橱上方悬挂着一个高级军官的画像，在微弱的灯光下，画家看不清画中人的官阶，然而就他所看见的来说，这是一幅画得非常糟的画像，他简直以为是在中国画的。窗户上挂着的红丝窗帘，与这一室两用的客厅里家具上蒙着的黄色和红色刺绣品一样褪尽了颜色。五斗橱的大理石台面上有一只名贵的孔雀石制成的茶盘，上置一打咖啡杯，杯上的图画色彩鲜艳，显然是塞夫勒出产的名贵瓷器。壁炉上面立着一只拿破仑朝代的古老座钟，钟面上是一个武士驾驭着一辆四匹马拖的战车，战车车轮的每一根辐条上，都有一个标明钟点的数字。烛台上的蜡烛已经被烟熏黄，壁炉架子的两角各放着一只瓷花瓶，瓶里插着沾满灰尘和已经发霉的纸花。在房间的正中，希波利特看见已经支上了一张牌桌，桌上放着崭新的纸牌。对于一个擅长观察的人来说，这种把贫困掩饰起来的景象，犹如一个涂脂抹粉的老妇人一般，总会有一种令人不快之处。一个有头脑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会暗中设想：这两个女人要么道德非常高尚，要么是靠骗人和赌博为生的人。可是看见了阿黛拉伊德，一个象施奈尔那么纯洁的青年男子是只会从绝对清白那方面设想的，而且对于这张和其他物件并不协调的

---

① 在法国老式房屋中，有一种特殊的壁橱，橱里是一张床，称为“床橱”。白天，把“橱”门关上；夜间，打开“橱”门睡觉。

桌子，也会用种种高贵的理由来加以解释。

“孩子，”老妇人对年轻姑娘说，“我觉得冷，给我们升点火吧，把我的披肩拿来！”

阿黛拉伊德向连着客厅的房间走去，显然那房间就是她的卧室，回来的时候，她把一条开司米披肩递给她的母亲。这条披肩上面有印度图案，如果是新的，价钱一定很贵，可惜已经很旧，一点没光彩，又到处补缀过，和室内的家具倒很协调。勒赛尼厄太太很熟练地把披肩裹在身上，举动相当迅速，表明她的确感觉寒冷。年轻姑娘轻盈地跑到杂物间去，带回一小把木柴，利落地把木柴抛到火中，使火重新旺起来。

要把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完全表达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事。希波利特自己在童年时代经历过贫困的生活，因此特别敏感，看见周围都是掩藏不住的贫困的迹象，他根本就不敢向他的邻居提到一句关于家庭状况的话。关于这方面的话，即使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也可能很不合适，只有交情很深时才能这样做。可是画家对于这种尽力掩饰的贫困非常关心，他的善良的心灵为之感觉痛苦；同时他也知道，一切怜悯，即使是最友善的怜悯，都会伤害他人的自尊心，因此他心里想的事嘴里不敢说出来，感到很不自在。两个女人一开头就谈到绘画，因为女人们都猜得出，初次访问总是使人暗中发窘的；也许她们自己也感到局促，然而她们的智慧向她们提供了各种办法来结束那难堪的场面。阿黛拉伊德和她母亲向年轻人提出关于绘画的整个过程和他学画的经过等等问题，使他谈话大胆起来。她们的言谈里充满友好和亲切的意味，所以无论

谈到什么小事，都能很自然地引导希波利特讲出表现他的道德和品性的意见。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一定很美，可是忧愁已经过早地使她面容憔悴；她现在只剩下清癯的面容和轮廓，一言以蔽之，是如骷髅一般的面庞，但是这张脸庞显示出高度的机敏，眼波顾盼的表情带有先朝宫廷妇女所特有的无法形容的风韵。这种精明机智，可以认为是德性很坏的标志，是工于心计和狡猾到极点的女人的标志，可是同时，也可以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聪敏灵巧的表现。一个平庸的人，的确不容易在妇人脸上分辨出是直率还是狡猾，是阴险还是善良，只有具备入木三分的观察力的人，才能估量出脸上各种不易捉摸的变化的意义，例如某一线条弯曲程度如何，酒涡深浅如何，脸颊鼓出或者隆起程度如何，等等。这种判断完全属于直觉范围，只有直觉能够使人发现每个人企图隐藏起来的东西。这位老太太的面容也象她所居住的房间一样：要想知道房间的贫困是掩盖着道德还是不道德，或辨别出阿黛拉伊德的母亲过去到底是个工于心计、惟利是图和出卖肉体的交际花，还是个品德高尚的多情女子，似乎都很困难。象施奈尔这种年龄的青年，自然首先是从好的方面着想。所以，他凝视着阿黛拉伊德高贵而带点傲慢的前额，欣赏她充满着感情和智慧的眼睛时，他觉得好象从她身上嗅到了道德的朴素而醉人的芬芳。在谈话中，他抓住谈到一般肖像画的机会，取得了仔细看看那幅用彩笔画得非常糟糕的人像的权利。那幅画的颜色已经泛白，大部分的粉彩已经剥落。

“女士们，你们保留着这幅画是不是因为画得很象啊？从

艺术眼光看来，这幅画是画得很糟的，”他一面说，一面定睛望着阿黛拉伊德。

“那是在加尔各答画的，当时画得很仓促，”母亲用激动的声音回答。

她凝神望着那幅拙劣的画像。专注的神情表明她正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中，当这些回忆被唤醒，犹如美好的晨露落在心头，人们往往会为那些记忆犹新的感受而陶醉。然而从她的面部表情上也可以看出永久的创伤的痕迹。至少，这是画家所获得的印象，他现在已经走过来坐在她的旁边。

“太太，”他说，“再过些日子，这幅彩粉画的颜色就会全部褪落。到那时候，这幅肖像画便只能留存在您的记忆中。在您能够看出您亲爱的人的容貌的地方，别人就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您肯准许我把这幅人像复制在画布上吗？在画布上比在这张纸上能够保存得长久些。看在邻居的情分上，请准许我帮您这个忙吧！有时候一个画家喜欢从大幅作品中走出来，画一些规模比较小的画，因此，把这个人像再画一次，对我也可以说是一种消遣。”

老妇人听见这些话，竟激动得战栗起来，阿黛拉伊德向他投射了一道象从心里发射出来的深沉的眼光。希波利特想借些缘由把自己和两个女邻居联系起来，取得打进她们的生活圈子的权利。他的建议一直触动到她们内心最亲切的感情，而且这是他所能够提出的唯一的建议：它既满足了他的艺术家的自尊心，又毫不伤害这两个女子。勒赛尼厄太太接受了，既不太快，也不勉强，而是象那些有伟大心灵的人一样，很清

楚这种好意对他们的友情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认为这是一种体面的恭维和尊敬的表示。

“我觉得，”画家说，“画中人穿的是海军军官的制服，是吗?”

“对了，”她说，“这是海军舰长的制服。我的丈夫德·鲁维尔先生在亚洲海岸跟英国战舰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后来在巴达维亚去世。他指挥的三桅战舰只有五十六门大炮，而英舰复仇号却有九十六门。双方实力悬殊，可是他依然勇敢地抵抗，一直打到黑夜，他终于能够退出火线。我回到法国来的时候，波拿巴还没有掌握政权，当时的政府拒绝给我抚恤金。最近我又请求过一次，大臣很冷酷地对我说：如果德·鲁维尔男爵曾经追随王上逃亡，他就不至于死了；还说：如果他也逃亡过，他现在早做到海军少将了。总之，这位大臣阁下不知引用了什么法律，结果是告诉我不能享有年金。我是受朋友们的怂恿才去请求的，请求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我可怜的阿黛拉伊德。利用夺去一个女人全部精力的悲痛事件去向人伸手，我从来就感到厌恶，我不喜欢把无可补偿的流血用金钱来加以估价……”

“妈，这个话题总是使您难过。”

听见阿黛拉伊德这样说，勒赛尼厄·德·鲁维尔男爵夫人低下了头，不再作声。

“先生，”年轻姑娘对希波利特说，“我过去以为画家的工作是不大有声音的呢！”

听了这句话，施奈尔想起他早上故意弄出来的响声，不由

得脸红起来。幸而门口有一部车子停下来的声音，阿黛拉伊德突然站了起来，没有继续说下去，才使得他不必撒谎。阿黛拉伊德走进自己的卧室，很快地拿着两只镀金烛台走出来，烛台上插着已经点过的蜡烛。阿黛拉伊德迅速地把蜡烛点着，随即不等门铃响，便走过去把头一个房间的房门打开，把灯放在那里。一阵在头部什么地方吻了一下的声音一直传到希波利特的心里。谁能够这么亲昵地对待阿黛拉伊德呢？希波利特很焦急地要看看到底是谁。然而他的愿望并没有马上得到满足，来客和年轻姑娘低声地谈着话，他觉得他们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德·鲁维尔小姐终于出现了，后面跟着两个男子。这两个男子的衣服、面貌和外表简直就是一部历史。头一个男子年纪大约有六十岁，穿着一件大概是当时在位的路易十八首创的礼服，那位裁制这些衣服的裁缝应该永垂不朽，因为他解决了裁制上最困难的问题。这位艺术家一定非常熟悉过渡的艺术，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定。能够认识自己的时代岂不是罕有的才能吗？因此裁制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衣服的艺术家，自然应该永垂不朽。这件礼服既不象民服，也不象军服，同时可以被认为是军服，也可以被认为是民服，在今日年轻人的眼中，简直就是笑料。礼服后面两道燕尾的滚边上绣着百合花①。金色的钮扣上也有百合花图形。肩膀上空着两个肩章的位置，等待着毫无用处的肩章。这两个位置是军人的标志，空在那里使人想起一封没有批语的申请书。穿蓝色呢绒王服的老头，扣眼上装饰着几条绶带。他

① 百合花徽是波旁王室的王徽。

那镶着绞金线的三角形帽子大概经常拿在手里，因为他的扑粉假发的雪白的两翼丝毫没有被帽子压过的痕迹。他看上去还没超过五十岁，显得非常健壮。脸上一方面流露出流亡贵族的忠诚直率的性格，另方面也具有放荡和潇洒的火枪手风度。火枪手们无忧无虑寻欢作乐的劲头，在风流史上是闻名的。他的手势、他的举止、他的态度都表明他既不想改变他的忠于王室的立场，也不想改变他的宗教信仰和其他一切爱好。

跟随着这位神气活现的"路易十四的精兵"（这是拿破仑党人给这些先朝遗老所起的绰号）的，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物。他本来是画中的配角，为着要很好地描写他，必须把他当作主角来处理。试想一个干瘪瘦削的人，穿着和第一个人相同，可是他只是头一个人的倒影，或者可以说只是他的投影。第一个人的衣服很新，另一个人的衣服却又旧又暗淡。与第一个人相比，他头发上扑的粉好象没有那么洁白，绣百合花的金线也没有那么闪烁发光，肩膀上的空白肩章地位似乎更空虚，更皱巴，人也没有那么聪明，而且似乎更衰老。总之，他就象黎瓦洛尔所说的："尚瑟内兹吗？这是我的月光。"① 他是第一个人的翻版，而且是大为逊色和拙劣的翻版，因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正如石印版画第一张和最末一张之间的差别一样。这个不说话的老头子在画家心目中是一个谜，而且始终是一个谜。这个骑士（他是个骑士）一句话也不说，也没有人对

① 黎瓦洛尔（1753—1801），巴黎的名记者，保王党；尚瑟内兹（1760—1794），黎瓦洛尔的朋友和编《使徒行传》时的合作者。"月光"喻追随者，因月球本身不发光，月光只是太阳的反射。

他说话。他到底是个朋友，是个穷亲戚，还是个形影不离地跟着那位老风流的随从，就象一名贴身侍女跟着一位老太太一样呢？他的地位是不是介乎一条狗、一只鹦鹉和一个朋友之间呢？他曾经救过他恩人的财产或者生命吗？他是另一个托比上尉的特利姆①吗？他在德·鲁维尔男爵夫人家里就象在其他各处一样，总是惹起他人的好奇心而永远不让这些好奇心得到满足。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谁还记得大革命以前，这位骑士对他朋友的太太的特殊感情呢？何况这位太太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两个老古董中看起来比较新的那一个很潇洒地向德·鲁维尔男爵夫人走过去，吻她的手，坐在她的近旁。另一个行了一个礼，坐在他的原型旁边，两人相距大约有两张椅子远。阿黛拉伊德走过来，把臂肘靠在第一个老头所坐的椅子的靠背上，不自觉地模仿了盖兰名画里狄东的妹妹的姿势②。虽然老头子对她采取的是父亲般的亲昵态度，然而此刻阿黛拉伊德对他举动的随便似乎很不满意。

"怎么？你恼我了吗？"他说。

然后他斜着眼睛向施奈尔望了一眼，眼光里充满狡猾和

---

① 托比和特利姆都是斯特恩（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中的人物：他们是服役期间的伙伴，退伍后仍形影不离。

② 盖兰（1774—1833），法国画家。此处指其代表作《狄东和埃涅阿斯》（1813）。狄东是推罗王的女儿，迦太基的创建人。埃涅阿斯是特洛亚王子，特洛亚失陷后流亡到迦太基，受到女王狄东的热情接待，他向狄东描绘了特洛亚的末日。盖兰的画表现埃涅阿斯讲述时的情景。狄东的妹妹的姿势是：手肘搁在卧椅的靠背上，左手平放，右手托着下巴。

微妙的表情。这是有教养的人的外交眼光，流露出小心、不安和彬彬有礼的好奇，似乎在质问：这个陌生人也是我们的人吗？

“您瞧，这是我们的邻居，”老太太指着希波利特对他说，“他是一个闻名的画家，您即使对于艺术毫不关心，恐怕也知道他的名字吧！”

老贵族懂得老太太故意不把画家的名字说出来的用意，和年轻人打了一个招呼。

“真的，”他说，“在上届沙龙里我听见过不知多少人称赞他的杰作。先生，天才享有美妙的特权，”他望着画家的红色绶带说，“这勋章，我们要花多少年服役和流血的代价才能换得，你们年纪轻轻就得到了；不过一切荣誉都是兄弟，没有什么不同。”他一面说，一面摸着自己的圣路易十字勋章。

希波利特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客气话，便又沉默下来，一心一意地欣赏年轻姑娘那使他着迷的美丽的头部，而且愈看愈着迷。不久，他便完全沉溺在默想中，忘记了一切，也不再想到周围极度贫困的景象。对于他，阿黛拉伊德的容貌好象大放光明地特别显现出来。他一面沉思，一面还能听得见人家问他的问题，而且用简短的话语来回答。这是我们头脑的一种特殊能力，有时我们是能够一心两用的。一方面沉溺在欢乐或者悲哀的默想中，倾听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而另一方面在和人家谈话或者听人家朗诵，这种事谁没碰到过呢？这种了不起的双重作用，有时还能帮助我们耐心地对待那些令人讨厌的人！施奈尔的心里现在正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希望，使他产生无数幸福的遐想，他陶醉在这些思想中，不想再留心周

围的任何事情。他是一个充满信心的孩子，他觉得分析自己的欢乐是可耻的事。过了不久，他突然发现老太太母女两人和那个老贵族打起纸牌来了。老贵族的跟班，忠于他作影子的身分，站在他朋友的背后，全神贯注地观牌。打牌的老贵族一言不发地用脸色征求他的同意，他也用脸色回答他，表示同意他的打法。

“杜·阿尔嘉，每次打纸牌，我总是输的，”老贵族说。

“您不懂得怎样垫牌，”德·鲁维尔男爵夫人回答。

“这三个月来我简直一次也没赢过，”他又说。

“伯爵先生，您有‘爱司’吗？”老妇人问道。

“有的。还要记一分，”他说。

“您愿意让我教您吗？”阿黛拉伊德说。

“不，不，你呆在我对面。天晓得！假如你不在我对面，那损失就更大了。”

牌终于打完了。老贵族把钱袋拿出来，取了两个金路易① 扔在桌子上，带点气恼的样子。

“四十法郎，真象金子一样，”他说。“天呀！十一点钟了。”

“十一点钟了。”演哑巴角色的人跟着重复了一句，眼睛望着画家。

这句话传到年轻人的耳朵里似乎比其他谈话更加清晰，他想：是告辞的时候了。于是他从默想中回到现实世界来，找机会说了几句客套话，向男爵夫人、她的女儿，和两个陌生人

---

① 金路易，法国古币，上铸路易十四像，故云。

致了敬礼，辞别出来，沉溺在初恋的幸福中，根本不设法去分析一下当天晚上发生的各种小事情。

第二天，青年画家感到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欲望，想再看看阿黛拉伊德。如果他感情用事，可能早上六点钟一到画室以后就下去找他的两个女邻居了。可是他还有相当的理智，一直等到下午。到他觉得可以到德·鲁维尔夫人家里去的时候，便立刻下楼，扯了扯门铃，心猛烈地跳动着。勒赛尼厄小姐出来开门，他象一个少女般涨红了脸，很羞怯地向她要德·鲁维尔男爵的画像。

"请进来呀，"阿黛拉伊德对他说，她显然听见了他从画室走下来的声音。

画家跟着她走进去，满面羞涩，举止失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幸福使他变得无比地笨拙。整整一个上午他想着接近她，他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对自己说："我要下去了！"可是始终没有下去；现在他看见了阿黛拉伊德，倾听着她的袍子的窸窣声，这对于他简直就是过度的享受，以致这种感觉如果持续太久，就会损伤他的元气。人心有一种特别的性能，有时它会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予最高的评价。如果一个旅行家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来找寻一些草木，等他达到目的的时候，尽管他所采摘的只是一株草或一片不知名的树叶，他不也会感到无上的快乐么！在恋爱中一切细微的东西也是如此。老妇人不在客厅里。年轻姑娘单独和画家两人走进客厅以后，搬了一张椅子准备取那幅画；可是她发现自己必须用脚踩在五斗橱上才能把画取下来，她转过身子，满脸通红地对希波利

特说：

"我够不着，您愿意自己把画取下来吗？"

从她脸上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看来，她这请求的真正原因是处女的娇羞；青年人也这样理解她的意思，就向她投射了一个会意的眼色，这种眼色正是最温柔的爱情的语言。阿黛拉伊德看见他猜出自己的心思，不由得用一个处女独有的自尊的动作，把眼睛低垂下来。画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而且有点害怕起来，只好取下那幅画，拿到窗户附近的阳光里，很郑重其事地看了一阵，对勒赛尼厄小姐只说了一句："我过不了多久就拿回来还您，"就走回去了。在这短短一段时间里，他们两个都受到非常强烈的震动，这在他们心里产生的影响，仿佛是把一块石头抛到湖心所产生的波动一样。多少最温柔的思想一个接一个地产生，既难以形容，又迅速地增加，似乎毫无目的地摇撼着心灵，宛如湖水的波纹从石块落下来的地方作圆圈状散开，在水面久久荡漾着一般。希波利特拿着画像，回到自己的画室。他的画架上早就张开了一块画布，调色板上堆满了颜料；画笔早就洗涤干净，工作的地方和光线都已挑选好。因此，他立刻开始工作，而且凭着艺术家那种一时冲动的热忱，一直工作到晚饭时分。当天晚上他又来到德·鲁维尔男爵夫人家中，在那里从九点钟一直逗留到十一点。除了谈话的题目不同之外，这天晚上和前一天晚上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两个老头子在相同的时间到来，开始相同的牌局，赌博的人说了相同的几句话，阿黛拉伊德的朋友所输的钱和前一天晚上所输的数目完全相同。只有希波利特

胆子大了一点，敢和年轻姑娘谈话了。

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在这段时间中，画家和阿黛拉伊德两人的感情缓慢地、愉快地逐渐转变到心心相印的地步。因此，阿黛拉伊德迎接她朋友的眼光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亲昵，更加信任，更加快活，更加坦白；她的声音、她的态度似乎更加动人，更加亲热。施奈尔想学玩纸牌。他既不懂，又是初学，自然一再打错；结果象那个老头子一样，几乎每玩必输。一对恋人相互间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爱情，可是他们心里都明白：他们彼此是属于对方的。他们笑着，倾谈着，交流着思想，谈着他们自己，仿佛两个天真的孩子，相识只不过一天，却象三年的老朋友那样谈着。希波利特很喜欢提出种种要挟，来探测他羞怯的女友爱他的程度。这种假意的赌气和撒娇，是任何在恋爱中的少男少女，即使是比较笨拙的，都会经常使用的，就象母亲所宠爱的孩子经常向母亲要挟一样；然而胆怯和热恋着的阿黛拉伊德却很认真，对他的要挟作了不少让步。就这样，阿黛拉伊德很快就改变了她和老伯爵之间的亲昵随便的态度。每逢老头子很随便地吻她的双手或脖子的时候，画家总是满脸不快，而且声音粗暴，言语简短，阿黛拉伊德很明白他的意思。在她这方面，勒赛尼厄小姐没过多久，也开始要求她的恋人把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向她报告：如果哪天晚上他没有来，她就感觉痛苦和焦虑不安；等他再来的时候，她就用很巧妙的方法责备他，使得画家从此很少和朋友来往，很少到社交场所去。有时画家从德·鲁维尔夫人家里出来，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他仍然去访问朋友，到巴黎社交界著名的

沙龙里去，阿黛拉伊德知道以后，就很坦率地表现出女子妒忌的天性。她先是说这种生活方式有害于健康；继而声称："一个男子如果同时和几个女子来往而且向她们大献殷勤，他就不能被人热爱。"她说的时候带着恋人的声调、手势和眼色，使得她的谈话具有无限威力。画家一方面受这个多情的年轻姑娘的要挟，一方面受爱情的驱使，竟足不出户地生活在这狭小的寓所中。在这里，一切都使他快乐。总之，他们的爱情是从未有过的纯洁和热烈的爱情。有许多人借助牺牲来相互证明他们的爱情，他们两人爱情的增长却建筑在双方的信赖和体贴上。他们两人之间经常交换着柔情蜜意，使得他们自己也分不出到底谁的情意重些，谁的情意轻些。不知不觉地，相互的吸引使他们两颗心结合得更加紧密。这种真情实意进展得这么快，以致从画家跌下来而认识阿黛拉伊德的时候起，只不过两个月光景，他们的生命已经结合为一体。一清早，姑娘听见画家的脚步声时就对自己说："他已经来了！"希波利特在晚饭时分回到母亲那里去时，总要来探望他的两个邻居；晚上，他又在习惯的时间飞奔到她们家里去，非常准时。因此，即使一个在恋爱中非常专制而且要求很高的女子，在青年画家的行为中，也丝毫找不出可以吹毛求疵的地方。在阿黛拉伊德那种年龄，自然向往着理想的恋人，现在眼看她的理想已经很完美地实现了，她自然尝到了无边的、纯正的幸福的滋味。老贵族来得比较少了，怀着醋意的希波利特代替了他在赌桌上的位置，经常地输钱。只是在幸福当中，他想起了德·鲁维尔夫人家境的贫困——这一点，他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一种不愉快的思想就会向他袭来。已经不止一次，他在回家的时候自己想："怎么？每天晚上赚二十个法郎吗？"于是他不敢再想下去，害怕承认自己卑鄙的怀疑。他花了两个月时间来画那幅人像，等到画完，喷好上光油，装上框子以后，他认为那是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德·鲁维尔男爵夫人一直没有提过这幅画，是不在乎吗？还是自尊心的关系？画家也不想寻找这种沉默的原因。他很快活地和阿黛拉伊德在私底下商量，要等德·鲁维尔夫人不在家的时候把画像挂起来。于是有一天，阿黛拉伊德的母亲依照平时的习惯到杜伊勒里王家花园去散步的时候，阿黛拉伊德借口要在画室光线充足的地方看一看那幅画，第一次单独一人走上希波利特的画室。她在画像的前面，一言不发地呆住了，一切女性的感情都融化在对这幅画的欣赏中。这些感情，总括一句，不就是对于所爱的人的崇拜吗？她的默默无言，引起了画家的不安。他俯下身来望她的时候，她只把手伸给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热泪从她的眼睛里滚滚而下。希波利特握住她的手，用嘴在上面到处都吻遍了。半晌功夫，他们两人默默无言地相互注视着，想表白自己的爱情，可是又不敢。画家始终把阿黛拉伊德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两人的手同样地发热，同样地颤动，使他们明白了对方的心正在和自己的一样剧烈地跳动。年轻姑娘激动得太厉害，她慢慢地离开希波利特，一片天真地望着他说：

"您将使我的母亲非常幸福！"

"什么？仅仅您的母亲吗？"他问。

“哦！我吗，我太幸福了。”

画家低下头，一言不发，这句话的音调在他心里所引起的感情是那样强烈，他害怕起来。于是他们两人都觉出这种情势继续下去的危险性，便一齐走下楼来，把画像挂在原来的地方。这天晚上，希波利特第一次在男爵夫人家里吃饭。男爵夫人满面流泪，在无限感动中竟想抱吻他。晚上，那个老贵族，德·鲁维尔男爵往日情同手足的伙伴，特地来告诉她们，他已经晋级为海军中将。因为他从陆地穿过德国和俄罗斯，也被算作他的海战战绩了。他看见那画像时，热烈地紧握画家的手，嘴里喊道：

“凭良心说，虽然我们这副老骨头的样子并不值得保存下来，可是我真情愿出五百金币的代价，来得到象我的老朋友鲁维尔这样一幅逼真的画像。”

听见他提出这样的建议，男爵夫人微笑地望着她的年轻朋友，脸上闪现出感激的表情。希波利特以为老贵族肯出这么高的代价来请他画像，目的一定是想付给他两幅画的代价，包括他已经完成的那幅在内。这个念头伤害了他的艺术家的自尊心，同时恐怕也带点吃醋的成分，他回了一句：

“先生，如果我肯替人画像，我就不会画这一幅了。”

海军中将咬着嘴唇不作声，开始玩起纸牌来。画家坐在阿黛拉伊德旁边，阿黛拉伊德建议和他玩六个王的皮克①，他接受了。他一面打着牌，一面很惊奇地发现德·鲁维尔夫人

① 皮克，一种纸牌的名称，纸牌共三十二张，每人可以换两次牌，以算分数来计输赢。

正在非常热心地玩牌。他从未见过这位年老的男爵夫人流露出这么热切希望赢钱的表情，也从未见过她在摸着老贵族的金币时，露出那种满心欢喜的神态。整个晚上，不快的猜疑扰乱了希波利特的幸福，使他产生了提防的思想。德·鲁维尔夫人是靠赌钱为生的吗？难道她现在赌钱是为了还债，或者为了什么迫切的需要吗？难道她没有付房租吗？这个老头子看上去相当机灵，不会让人家毫无代价地把他的钱骗走的。他这么有钱，是什么利害关系将他吸引到这个贫苦的家庭来的呢？为什么他过去和阿黛拉伊德那么亲昵，突然又疏远起来？也许他是有权利这样亲昵的吧？这一连串不由自主的考虑刺激着他，使他用新的眼光很留神地观察老头子和男爵夫人。他觉得老头子和男爵夫人时常用眼睛从斜刺里望着他和阿黛拉伊德，脸上露出会意和心照不宣的神情，使他觉得异常不快。“他们在骗我吗？”这是希波利特心里新产生的念头，可怕的、有损他人声誉的念头，而且他偏偏相当相信这个念头的正确性，结果使他痛苦非常。他想一直逗留到两个老头子离开以后，以便找一个机会来证实或者消除他的怀疑。他把钱袋拿出来，把输掉的钱交给阿黛拉伊德。由于刚才的思想如尖刀一般刺痛他的心，他把钱袋放在桌子上以后，又浸沉在自己的思索中。过了一会，他为自己的默默无言感到羞惭，便站起身来，回答了德·鲁维尔夫人一句普通的问话，走到她跟前去，以便一面说话，一面更仔细地端详端详这张苍老的面容。最后，他带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离去。下了几级楼梯，他又回去取他遗忘在那里的钱袋。

“我把钱袋忘在这里了，”他对年轻姑娘说。

“没有呀！”她满面通红地回答。

“我记得是放在这儿的，”他指着那张牌桌说。

阿黛拉伊德和男爵夫人都说没有看见桌子上有钱袋，他真为她们感到羞耻；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她们，使她们笑了起来。他面色苍白，摸着自己的背心说：

“我弄错了，一定在我身上。”

钱袋里面一边有十五个金路易，另一边有些零钱。这样明目张胆地偷人家的东西，又这么无耻地否认，这使希波利特对于他的两位邻居的道德如何已不再怀疑。他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很吃力地走下来：他双腿哆嗦，头发晕，淌着汗，打着战，简直迈不动步，他在和全部希望破灭所带来的残酷打击斗争着。从这时起，他从记忆中找到一连串表面上似乎无关紧要，但现在都能够作为他可怕的怀疑的根据的事实，这些事实一方面为他证明了最近发生的这件事的真实性，同时使他睁开眼睛，看清了这两个女人的人格和生活。那么她们是等到把画像送给她们以后才偷这个钱袋的喽？如果是这样，她们的盗窃行为似乎就更加卑鄙。更不幸的是，画家突然间想起，这两三个晚上，阿黛拉伊德装出年轻姑娘好奇的样子，表面上似乎在研究他的钱袋上破旧的丝线网的特别织法，实际上大概就在偷看里面有多少钱；当时她那表面上似乎毫无恶意的玩笑，现在看来无疑是在窥探什么时候钱袋里的钱多，好下手偷窃了。

“那个年老的海军中将大概有很正当的理由，不想娶阿黛

拉伊德了，于是男爵夫人就想叫我……”想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并没有想下去，因为另一个更合理的思想打倒了他的头一个想法："如果男爵夫人，”他想，“希望我娶她的女儿，她们就不会偷我的钱了。”为了不抛弃他的幻想，不放弃他那根深蒂固的爱情，他又极力从偶然中寻找解释。

“我的钱袋大概掉在地上了，”他想，“也许掉在我们靠背椅上了。说不定还在我身上，我这人是多么心不在焉啊！”

他动作很快地在自己身上到处搜索一遍，可是并没有找到那只可恨的钱袋。他的残酷无情的记忆力将事件发生的经过一一重新展现出来。他清清楚楚看见他的钱袋张开着放在牌桌上；他对这失窃已经不再有任何怀疑了，不过他原谅阿黛拉伊德，他对自己说，对于贫苦的人，是不能这么轻易加以判断的。在这件表面上非常堕落的行为下面，一定隐藏着一些秘密。他希望那个骄傲而高贵的面庞不是一副假面具。只是这套破旧的房间在他眼中，已完全失去了美化一切的爱情所产生的诗意：他看到这套房间又污秽，又破旧，而将它看作缺乏高尚品质、无所事事和不道德的内心生活的代表。我们的内心感情，不是可以从环绕着我们的事物中看出来吗？第二天早上，他一夜没睡就起来了。他内心的痛苦，也可以说是他精神上的重病，又加重了许多。丧失了朝思暮想的幸福，放弃一切前程，比起丧失已经感受到的幸福——即使这幸福很完善——那痛苦更加剧烈：希望难道不比回忆更美好吗？我们的心灵突然投入深思熟虑中，这种深思熟虑好象漫无边际的大海，我们可以在海中畅游一阵，可是最后我们的爱情必然在

这大海中沉溺和死亡。而且这是非常可怕的死亡。情感难道不是我们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么？这种部分的死亡，使脆弱或坚强的人，都遭受到由于希望的幻灭和爱情的受骗而引起的极度的惨痛。青年画家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大清早就出了门，跑到杜伊勒里王家花园的树荫下面徘徊，专心一意地思索，忘记了世上的一切。事有凑巧，他在那里遇见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中学和美术学校的同学，他们两人曾经住在一起，感情比亲兄弟还要好。

“喂！希波利特，你有什么心事？”弗朗索瓦·苏舍对他说。苏舍是一位青年雕刻家，刚刚获得“大奖金”，最近就要赴罗马深造。

“我十二万分的不幸，”希波利特很沉重地回答。

“只有恋爱能够使你忧愁。因为除此之外，金钱、荣誉、地位，你都不缺乏。”

不知不觉间，画家就将自己的心事和恋爱经过说了出来。当他提到苏雷讷街，而且说是住在五层楼的一个姑娘时，苏舍快活地叫起来：

“慢着！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每天跑到圣母升天教堂去看的那一个，我正在追求她咧。可是，亲爱的，我们大家都认识她呀！你说她的母亲是一个男爵夫人！你相信有住在五层楼的男爵夫人吗？呸！呀，你真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我们每天就在这条小路上看见她的母亲；这位老太太的面孔和态度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怎么！从她拿着提包走路的神态，你还猜不出她是哪一种女人吗？”

两个朋友散步了好久，有几个认识苏舍或施奈尔的青年也跑过来和他们聚在一起。年轻的雕刻家并没有把画家的遭遇当作了不起的一件事，他把事实经过告诉了其余的青年。

“喏，他也见过那个小姑娘的！”他指着一个青年说。

于是大家就用艺术家那种无心的、嘻嘻哈哈的态度肆意批评、讪笑和讥讽，使希波利特痛苦非常。他看见自己内心的秘密被人看得这么无足轻重，看见自己的爱情被人蹂躏和践踏，看见一个质朴的陌生少女被人这么肆意批评，不管这些批评正确与否，他的纯洁的心地使他感觉浑身不适。他装出反驳的样子，很认真地质问每一个人所说的究竟有什么根据，于是大家又重新哗笑起来。

“亲爱的朋友，你看见过男爵夫人的披肩没有？”苏舍说。

“这位小姑娘早上去圣母升天教堂的时候，你在后面跟过她没有？”格罗① 画室的一个年轻学生约瑟夫·勃里杜说。

“哦！她的母亲除了具备其它优点以外，还有一件灰色的袍子，我是把这件袍子当作典型的。”漫画家毕西沃说。

“听着，希波利特，”雕刻家接着说，“下午四点钟左右到这里来，分析分析母女俩走路的姿势。如果经过分析以后，你还有所怀疑，那么，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了：以后你尽可以讨你那个看门女人的女儿做老婆。”

画家带着一肚子的反感，离开了他的朋友们。他觉得阿黛拉伊德和她的母亲不会是他们所诽谤的那种人，他的内心深处，颇后悔怀疑了这个既美貌又天真的少女的纯洁品德。他

① 格罗（1771—1835），拿破仑的宫廷画师。

到画室去，经过阿黛拉伊德寓所前面的时候，内心感受到那种任何人都无法自己欺骗自己的痛苦。他那样热烈地爱着德·鲁维尔小姐，即使她偷了他的钱袋，他依然爱着她。他的爱情仿佛从前德·格里厄骑士①对他情妇的爱情，直到他的情妇和其他堕落女人一起，坐着警局的车子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他依然崇拜她，而且相信她的纯洁。“为什么我的爱情不能够感化她，把她改变成为一个最纯洁的女人？为什么任她去做坏事，堕落，而不向她伸出友谊的手？”他很愿意担负起这一使命。爱情是会利用一切的。担当起改造一个女子的使命，对于青年男子是最富有魅力的一件事。这种行为有某种浪漫的意味，非常适合那些被爱情激动着的心灵。难道这不是一种最伟大、最崇高和最美丽的自我牺牲吗？一般人的爱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终止和熄灭，而自己的爱情还能够这样继续发展：这岂不证明自己爱情的伟大？希波利特坐在自己的画室里，面对着自己的作品沉思着，眼泪在眼眶里滚动，使他眼前的画中人一片模糊。他手中始终拿着画笔，有时向画布走前几步，似乎要把颜色修淡一点，可是画笔始终没有碰到画布上。黑夜到了，他依然在那里呆着。黑暗把他从梦幻中唤醒，他下楼去，在楼梯上遇见年老的海军中将，他很忧郁地朝中将望了一眼，打个招呼，便转身逃走了。他本来想到他的两个女邻居家里去，然而一见中将那副以保护人自居的样子便冷了这条心，把他的决定打消了。他第一百次这样自问：是什

① 德·格里厄骑士，法国普雷沃神甫(1697—1763)所著小说《曼侬·莱斯戈》的男主人公，他盲目地、疯狂地爱着曼侬。

么利害关系将这个拥有巨额财产和八万利勿尔年金收入的老头引进这五层楼上的寓所，每天晚上输掉四十来个法郎呢？这个关系，他相信已经猜着了。第二天和以后的几天，希波利特埋头工作，想借创作的兴奋和构思的艰苦来压倒他的爱情。他只成功了一半。钻研使他得到安慰，然而并不能冲淡他对于在阿黛拉伊德身边度过的那些愉快时刻的回忆。一天傍晚，他离开画室的时候，瞧见阿黛拉伊德家里的门半开着。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在窗口旁边。门和楼梯所构成的角度，使画家下楼时不能不望见阿黛拉伊德，他冷冷地向她打了一个招呼，向她投射了一道冷漠无情的眼光；然而他从本身的痛苦来猜想她的痛苦，就觉得自己的冷淡和眼光必然会使她的恋爱的心更受创伤，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们两颗纯洁的心度过了这么些欢乐而甜蜜的日子，难道就用八天时间的轻蔑，和最深刻、最彻底的鄙视来结束吗？……这是可怕的结局！也许钱袋已经找到了，也许每天晚上阿黛拉伊德在等着他？这个简单而合乎情理的念头使希波利特更加后悔；他反躬自省，年轻姑娘对他的种种爱的表示，和过去那些使他着迷的喁喁情话，是否都不值得至少去调查一下，或者要求解释清楚呢？他为自己在整整一个星期内一直违抗着内心的这种愿望而感到羞愧。思想斗争的结果，他认为自己简直是一个罪人，于是他在当天晚上就跑到德·鲁维尔夫人家里去。一看见面色苍白而消瘦的阿黛拉伊德，他的一切怀疑、一切坏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

“天呀！您怎么了？”向男爵夫人行过礼之后，他向阿黛拉

伊德问道。

阿黛拉伊德什么都没有回答，只向他望了一望，眼光里充满着忧愁、悲哀和懊丧，使他浑身不安。

“您大概很劳累，”老妇人说，“您的样子有点变了。是我们害了您，您替我们画了这幅画像，耽误了您的时间，使您不得不赶画您的重要作品吧？”

希波利特很庆幸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好借口来掩饰他的不礼貌的举动。

“对了，”他说，“我很忙，可是我也很痛苦……”

听见了这句话，阿黛拉伊德抬起头，望着她的恋人，她的带着关切的眼光里已经丝毫没有责备他的表情了。

“您一定以为我们对于您的幸福或者不幸丝毫不关心吧？”老妇人说。

“我错了，”他回答。“可是有些痛苦是不能够告诉任何人的，即使彼此的交情比我们之间的交情更深也不便相告……”

“开诚布公与否和友情的深浅，不应该用时间的长短来衡量。我见过有些老朋友遇到极大的不幸也不肯流一滴眼泪。”男爵夫人摇着头说。

“不过您到底怎么了？”年轻人问阿黛拉伊德。

“哦，没有什么，”男爵夫人回答。“阿黛拉伊德熬了好几夜赶着完成一件女红，我告诉她早一天晚一天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她不听我的话……”

希波利特没有听下去。看见这两个如此高贵和宁静的面庞，他为自己的多疑而脸红起来，他把钱袋遗失的原因归之于

他还不知道的某种偶然。对于他，这天晚上是非常愉快的，或许她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些秘密是年轻的心了解得非常透彻的！阿黛拉伊德猜出了希波利特的思想。希波利特虽然不愿意坦白自己的错误，可是他已经承认错误，他回到恋人身边时比以前更爱她，对她更加亲热，希望用这种行动来换得她的暗中谅解。阿黛拉伊德享受着最完美和最甜蜜的快乐，以致她觉得即使付出前几天残酷地刺伤她的心的惨痛代价，也还是值得的。可是，德·鲁维尔男爵夫人的一句话，又扰乱了他们心灵的真正和谐与充满魔力的相互谅解。

“我们来玩纸牌好吗？”她说，“因为我的老朋友凯嘉鲁埃还想翻本哩。”

这句话勾起青年画家的一切恐惧，他满面通红地望着阿黛拉伊德的母亲；然而他从这张脸上只看见忠厚老实的表情，丝毫找不出虚伪的痕迹：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思想损坏面貌的魅力，脸上显出的聪敏伶俐并不包含任何不忠不信的成分，即使狡猾的表情也显得善良，更没有任何悔恨的表示扰乱脸上的宁静安详。于是他就在牌桌旁坐了下来。阿黛拉伊德借口说他不会打牌，要和他搭档，以便分担他的命运。在赌牌中希波利特瞧见她们母女两人作着暗号，而且他又赢钱，更使他心神不安；然而到牌局将近终了的时候，最后一副牌竟使他们两人反而欠了男爵夫人的钱。画家把手从桌子上缩回来，想从背心口袋里摸钱来付帐，突然间他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只钱袋，阿黛拉伊德什么时候偷偷地把它放在那里，他竟没有看见；可怜的阿黛拉伊德拿着他的旧钱袋，装出在里面找钱来付

给她母亲的样子。希波利特浑身的血液都猛然向他心里涌上来，使他几乎丧失知觉。他的旧钱袋已经被这只新钱袋掉换过了，新钱袋绣着金珠，里面装着他的十五个金路易。钱袋的环子、流苏，都是第一流的物品，证明阿黛拉伊德趣味的高雅。毫无疑问，她一定把自己的全部私蓄，都花在这件可爱的制品上。说画家赠送的那幅画像只应得到这种充满情意的报酬，确也不能比这说得更巧妙的了。陶醉在幸福中的希波利特回过头来望着阿黛拉伊德和男爵夫人，他看见她们正为着她们的巧计能够成功而快活得发抖。他觉得自己渺小、卑鄙、愚蠢；他想重重地处罚自己，撕碎自己的心。泪水涌上他的眼睛；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使他站起来，用臂膀搂住阿黛拉伊德，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力吻了她一下；然后，怀着艺术家的真诚望着男爵夫人，高声说道："我请求您让我娶她做妻子。"

阿黛拉伊德半怒半喜地朝画家望了一眼，男爵夫人有点吃惊，正想找句话来回答他，突然间门铃响了起来。年老的海军中将，他的影子，和施奈尔的母亲一齐在门口出现。希波利特虽然将自己烦恼的原因瞒住母亲，可是他的母亲仍然猜着了八九分；她跑到他的朋友处打听，他们告诉她关于阿黛拉伊德的一切。她听见这些诽谤的话惊吓起来，从楼下门房的女人处打听出海军中将的名字是德·凯嘉鲁埃伯爵，她找到了伯爵，告诉他外间的一切传闻。伯爵愤怒得跳起来。"我要跑去，"他喊道，"把这班流氓的耳朵割下来！"海军中将在盛怒中把自己赌博时故意输钱的秘密也告诉了施奈尔夫人：由于男爵夫人拒绝人家的任何布施，他只能用这种巧妙的方法来援

助她。

施奈尔夫人和德·鲁维尔夫人打过招呼以后，德·鲁维尔夫人望望德·凯嘉鲁埃伯爵、那位已故德·凯嘉鲁埃伯爵夫人的老朋友杜·阿尔嘉骑士、希波利特和阿黛拉伊德，满怀欢喜地说：

“看起来我们今天晚上是一家人① 大团圆呀！”

一八三二年五月，巴黎。

郑永慧 译

① 德·鲁维尔夫人说“一家人”，就间接回答了画家：她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莫黛斯特·米尼翁

献给一位波兰女子①

你是被奴役的土地的儿女，你是爱情的天使，你是异想天开的精灵，你是诚实的孩童，你是经验丰富的老者，你是富有头脑的男子，你是心地善良的女性，你是满怀希望的巨人，你是饱经忧患的母亲，你是充满幻想的诗人。至今你仍不失为美的化身，我将这部作品献给你。你的爱情、你的异想天开、你的诚实、你的经验、你的忧患、你的希望和你的幻想，对这部作品来说，犹如经纱支承着纬纱。然而这篇故事的情节，远远不如留在你心中的诗意那样绚丽多彩；当诗意照亮你的面庞的时候，在赞美你的那个人眼中，你的表情，恰如一种早已失传的语言文字出现于学者的面前。

德·巴尔扎克

一八二九年十月初的一天，公证人西蒙·巴比拉·拉图奈尔先生，挽着他儿子的手臂，由其夫人陪同，从勒阿弗尔

① 指后来成为巴尔扎克妻子的韩斯卡夫人，她是波兰人。

上山到安古维尔去。他的事务所的首席文书，象侍从一样，走在他夫人的身旁。这个文书个子矮小且又驼背，名叫冉·比查。这四个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人是每天晚上都要走这条路的。大路有一处地方，曲折盘旋而上。这种盘山道，意大利人称之为 corniches。走到盘旋转弯处，公证人环顾四周，看看是否确实没有人能在他们前面、后面或平台高处听到他讲话。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用不高不低的嗓门对儿子说道：

“埃克絮佩，我这就给你面授机宜，你一定要灵活机智地按计行事，而不要追问意图何在。如果你已经猜到了，那么，我命令你将它抛入斯提克斯河①中。每一个公证人，或每一个准备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对于他人的秘密，胸中都应该有个斯提克斯河。好，你听我说。过一会你首先要向米尼翁夫人和米尼翁小姐、杜梅先生和杜梅夫人请安，问候。还有哥本海姆先生，如果他在‘别墅’的话。然后，等到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杜梅先生会把你拉到一个角落里去。在杜梅先生与你说话的整个过程中，你要一直用好奇的眼光（今天我允许你这样做）注视着莫黛斯特小姐。我那位可尊敬的朋友要叫你出去散步。过一小时左右，大概九点前后，你要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你要尽量装作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附在杜梅先生耳边说话，声音要轻，可又要让莫黛斯特小姐听见。你就说：‘那个小伙子来啦！’”

埃克絮佩第二天就要动身去巴黎开始攻读法律。正因为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斯提克斯河是冥河，围绕下界，水黑难渡。凡以“斯提克斯河”起誓者，誓言不可违。

他即将成行，拉图奈尔才下决心向他的朋友杜梅先生推荐他的儿子为一个重要的阴谋充当帮凶。从上述的命令中，诸位对这个阴谋可窥见一斑。

“是人家怀疑莫黛斯特小姐跟什么人私通么？”比查用战战兢兢的声音问他的女东家。

“比查，嘘！”拉图奈尔夫人回答，她又挽起丈夫的手臂。

拉图奈尔夫人是初审法庭书记官的女儿。从出身来讲，正好足以容许她自命出身于知书明理之家。此种自命不凡已经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个酒糟鼻颇为惹眼的女人，总要极力摆出法庭上那种庄重严肃的姿态。法庭的判决都是由她父亲一笔一笔录下来的呀！她嗅鼻烟，腰板挺得笔直，象木桩一样，摆出要人的架势，活象一具木乃伊。恐怕只有直流电疗法才能使这具木乃伊获得瞬间的生命。她极力赋予自己刺耳的嗓音以贵族女子的声调，极力掩饰自己所受教育的欠缺。然而，在这两方面她都没有达到目的。只要看看她头上戴的饰以鲜花的女帽，鬓角拳曲的头发和她自己挑选的裙袍，对她的社会地位就不会有任何疑问了。没有拉图奈尔夫人这类女人，商人们的这些货色可往哪儿卖呢？这位可敬的女子，基本上是心肠慈悲、虔信宗教的。她的一切可笑之处，本来可以不为人察觉。可是大自然造物，在造出这种滑稽可笑的人物时，有时喜欢开个玩笑，偏偏给她配上军乐队鼓手长的身段，以便使这位内地土佬儿头脑里想出来的各种花样，更加扎眼。她从未出过勒阿弗尔一步，她对勒阿弗尔的可靠性确信不疑，她所有的用品都在勒阿弗尔购买，她所有的衣着都在此地置办。

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诺曼底人①，她尊敬父亲，热爱丈夫。小拉图奈尔娶她的时候，她已经是三十三岁的老姑娘，不宜于婚配了。小拉图奈尔真是有胆量，居然让她生了一个儿子。法院书记官给女儿的嫁妆只有六万法郎，小拉图奈尔跟随便什么人结亲也能拿到这个数目。因此，人们将他如此罕见的胆量归之于他强烈希望避免弥诺陶洛斯的入侵②。如果他家里放上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不慎内院起火，凭他个人的本事，是很难防得住弥诺陶洛斯侵入的。其实公证人只不过是看到了阿涅丝小姐（他夫人的闺名叫阿涅丝）的高贵品质，而且他早已发现，一个女人的美貌对丈夫来说是多么转瞬即逝的东西。说到那个无足轻重的年轻人埃克絮佩，受洗时他的外祖父，法院书记官非要给他起这个带诺曼底味道的名字不可。已经到了三十五岁零七个月的年纪还能生下这个孩子，拉图奈尔夫人至今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如果需要的话，她甚至现在还能给他喂奶。恐怕也只有这句夸大其辞的话，才能描绘出她那如痴如狂的母爱了。

"我那儿子，长得多俊哪！……"每逢她和好友莫黛斯特到教堂去作弥撒，她那仪表堂堂的埃克絮佩走在前面时，她都要一面指着儿子叫莫黛斯特看，一面对她这样说。她也无非这样说说而已，并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

① 勒阿弗尔位于法国西北的诺曼底半岛，故云。

② 据希腊神话传说，弥诺陶洛斯是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妻子与一头公牛所生的人身牛头怪物。此处提到"弥诺陶洛斯的入侵"，指的是妻子与人私通。

"他长得象您,"莫黛斯特·米尼翁答道,那神态就跟她说"天气真坏!"一样。

她的儿子本是个非常次要的人物。可是近三年来，拉图奈尔夫人是陪伴少女莫黛斯特出入公共场所的人，公证人和他的朋友杜梅要为莫黛斯特设下圈套，这个人物的身影出现一下就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一类圈套，在《婚姻生理学》中称为"陷阱"。

说到拉图奈尔,请诸位想象一下,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子,虽然狡猾,但是不出正直这个圈圈。勒阿弗尔人对他奇特的外貌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任何一个陌生人见了,都会把他当作坏蛋。可尊敬的公证人，据说视力较弱，眼睛总是通红，不得不戴上墨镜保护眼睛。稀稀拉拉的几根眉毛装点着眉弓,每侧眉弓超出褐色玳瑁镜架约一条线的样子，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沿着镜架边又画出一圈来。这中间一块空白,两边各有一个圈套圈的情形，如果你不曾在某个过路人的脸上观察过这会产生什么效果,要说这种面孔会使你怎样吃惊,恐怕你是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当你看到这张苍白、干瘪、下巴尖尖的脸,酷似画家们根据猫的面具描摹下来的靡非斯特的面孔的时候[①]。这巴比拉·拉图奈尔的面孔,与靡非斯特何其相似!吓人的墨镜上面,是光秃秃的脑壳,一头假发。假发乍看上去似乎不那么呆板,还能够摆动,可是一不小心就从各处露出白发来。中分的那道缝,总也不在中间,那光脑壳就更显得诡计多端。这

---

① 靡非斯特是有关浮士德博士的神话传说中的恶魔。

位可尊敬的诺曼底人，全身着黑，象个鞘翅目昆虫，下面两条细腿支着，就象两枚大头针。看见他这副模样，又知道他是世界上最最正直的人，对于面相术的荒谬，人们一定想寻个究竟了，虽然一时还找不到那根源所在。

冉·比查是个可怜的被遗弃的私生子，拉布罗斯书记官①及其女儿曾对他悉心照料。他勤劳苦干，成了首席文书，在东家家里吃、住，东家还给他九百法郎的薪水。冉·比查的外貌没有任何青春焕发的味道，他几乎是一个侏儒。他将莫黛斯特视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为她送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这个可怜的人，双眼炯炯有神，如同两颗出膛的炮弹火光闪闪；可是两眼相距太近，仿佛挤在一块；厚眼皮，一脸麻子，短而拳曲的头发密密麻麻盖满了头；双手奇大，简直都碍事了。他从七岁起就在别人怜悯的目光下过活。这些难道还不能向你解释他的整个为人么？他总是寡言少语，沉思默想，循规蹈矩，笃信宗教。他漫游的国度，是爱情国地图上被称为"无望爱情"的地方，是干旱而美妙的"向往草原"的辽阔国土②。莫黛斯特给这个其丑无比的文书起了个绰号，叫他"神秘的侏儒"。听到这个绰号，比查便去读了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③。后来他对莫黛斯特说："果真到了您遇险的那一日，您愿意接受你神秘的侏儒献上的一朵玫瑰么？"

---

① 指拉图奈尔夫人的父亲。

② 在十七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有人设想出一张"爱情国"的地图，图上的地名均为爱情发展中的各个阶段。

③ 莫黛斯特借用司各特的一篇小说《黑侏儒》，给比查起了这个绰号。

莫黛斯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顿时，她的崇拜者的心，又被打入了污秽的茅屋。少女对待她们不喜欢的男子，总是投以这种可怕的眼光的。比查自封为“默默无闻的文书”，却不知用同音异义词构成的这个文字游戏①，正是公证人家门口挂的盾形标志的起源。和他的女东家一样，他从来没出过勒阿弗尔一步。

为不曾去过勒阿弗尔的人考虑，在这里对这个城市说上几句，解释一下拉图奈尔一家到什么地方去，可能甚有必要。我们说“拉图奈尔一家”，显然包括首席文书在内，他是隶属于这个人家的。安古维尔之于勒阿弗尔，恰如蒙马特尔之于巴黎。这是一座高高的丘陵，勒阿弗尔城市即伸展于它的脚下。区别在于：首先，围绕着城市与丘陵的，在勒阿弗尔是大海，在巴黎则是塞纳河；其次，命里注定勒阿弗尔的四周为密密麻麻的要塞工事所包围；最后一点，在勒阿弗尔，河流入海处，港口、港湾所呈现的景象，与巴黎五万幢房屋所呈现的景象完全不同。在蒙马特尔脚下，石板瓦的汪洋显露出其凝滞不动的蓝色波涛；在安古维尔，人们看到的则仿佛是狂风席卷的摇动的屋顶。这种山丘起伏的地形，从鲁昂开始，沿塞纳河伸展，直到大海。山与水之间，空隙时大时小，与这里的城市、山岭、峡谷、草地一起，自然构成色彩斑斓的奇珍异宝。自从一八一六年勒阿弗尔开始繁荣以来，这一地形特点为安古维尔赢得了

---

① “文书”(clerc)一词，在法文中读音与“明亮”(claire)相同；“默默无闻”(obscur)一词，在法文中同时还有“昏暗”的意思。因此，用这两个词后面的意义，就构成了另一个组合词：“半明半暗”。

极高的身价。这个小镇成了生意人的洛特依、达弗赖城、蒙摩朗西。① 在这小山上，这些生意人修起层层别墅，以呼吸海洋的空气。他们豪华的花园中百花盛开，又使空气中充满馨香。勒阿弗尔人口不断增加，港湾不断扩大，高大的城墙又拉得笔直，动弹不得，使那些善于冒险的投机商原有的住宅，家家户户紧密相连，挤挤压压，空地稀少，常常没有院落。现在他们跑到安古维尔的别墅来解除柜台忙碌和山下住宅空气不好造成的疲劳。确实，呆在勒阿弗尔市中心是多么抑郁，在安古维尔又是多么快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格拉维尔城关如雨后蘑菇一般扩大起来，如今这格拉维尔城关比勒阿弗尔城还要大，蜿蜒伸展在海岸边。安古维尔就在格拉维尔城关的最高处，只有一条街。那些面向塞纳河的房屋，与马路另一边的房屋相比当然地势优越，后者被遮住了视线，使人无法看到塞纳河的景色。那另一排房屋则高高耸起，犹如观众踮起脚尖，好从前排房屋的屋顶上面远眺。不过，跟别处一样，也有低矮的建筑。坐落于山顶的几幢房屋的地势特别优越，它们享有俯瞰权，迫使邻居只能将自己的房屋保持在一定的高度上。后来，嶙峋的山岩开凿成道路，使山上山下高层低层之间可以通行。于是有几座房屋便可从空隙中遥望城市、河流或海洋。这安

① 洛特依位于布洛涅森林与塞纳河之间，一八六〇年以前为一小村庄。布瓦洛、莫里哀和拉封丹均在此居住过。达弗赖城是一小市镇，位于巴黎西南。柯罗曾在此作壁画，巴尔扎克曾在此居住。蒙摩朗西是瓦尔·德瓦兹省一地区，卢梭曾在这里居住。巴尔扎克将安古维尔比作生意人的洛特依、达弗赖城和蒙摩朗西，是说安古维尔是商界名流居住的地方。

古维尔小山，虽然不是绝壁形状，顶端却也相当陡峭。从蜿蜒山顶的那条街道的尽头，可眺望峡谷及海水奔腾咆哮的小湾。峡谷一侧有几座村落，一座叫圣阿德雷斯，还有两、三个村庄，也叫“圣”什么之类①。这一侧几乎荒无人烟，与面对塞纳河谷那一侧美丽的别墅相比，形成强烈的对照。是怕狂风摧毁花草，还是面对着这些要求巨大投资的山坡地，商人们都退避三舍呢？……不论原因何在，乘汽船前来的游人，每当看到安古维尔西部光秃裸露、沟壑纵横的海岸，好比一个衣衫褴褛的穷光蛋站在一位衣冠楚楚、香气扑鼻的阔佬身旁，无不感到惊讶万分。

一八二九年，靠近大海一侧，有一幢刚刚竣工的房屋，叫做“木屋别墅”。时至今日，这幢房屋恐怕已位于安古维尔的中部了，说不定还叫这个名字。最初这是看门人住的小屋，门前有一方小小的菜园。主人的别墅，是有围栅、有花园、有鸟房、有温室、有草地的住宅。主人灵机一动，要使这座小屋与自己豪华的住宅构成浑然一体，于是命人按照“农舍式小别墅”的式样将它重建。他用一道矮墙将这农舍式小别墅与他自己饰满鲜花的草坪、花坛及别墅前的露台隔开，沿墙种上树篱将矮墙遮住。不管主人怎样费尽力气，人们还是把这所农舍式小别墅叫做“木屋别墅”。木屋别墅既不养奶牛，也没有乳品加工厂，屋后只伸展着大片的果园和菜园。靠道路一侧，全部围墙就是一道栅栏。树篱生长茂盛，栅栏的木桩之间用

① 地名中的“圣”，均与宗教有关，不少是以圣徒名字命名的。

什么东西相互连接，已经看不出来。马路另一面与之相对的房屋，甘愿屈从，所筑栅栏和树篱模样相仿，使木屋别墅也能眺望勒阿弗尔城。这所小屋使别墅的现主人维勒干先生伤心透顶，其原因如下：这幢别墅的创建者是米尼翁先生。他的零星收入充分显示出：*这里有数百万在闪闪发光！*他之所以将围栅不断向田野扩展，据他说，无非是免得看见园丁在自己眼皮底下干活。木屋别墅一竣工，只能由一位朋友来住。别墅的前主人米尼翁先生，很喜欢他的银钱总管杜梅先生。本故事亦将证明，杜梅对他也不错。于是他邀杜梅先生前来居住。杜梅是个严格按手续办事的人，他要东家签一个十二年的租约，每年租金为三百法郎。米尼翁先生高高兴兴地签了字，说道："亲爱的杜梅，可别忘了，你已经许诺在我家生活十二年了！"

米尼翁先生从前是勒阿弗尔最富有的批发商，维勒干是他在当地的对手之一。由于发生了一些变故，米尼翁先生的房产卖给了维勒干。至于发生了什么变故，将在下文中向诸位交待。能够将远近闻名的米尼翁别墅据为己有，买主自然欣喜若狂，可是他竟然忘记了要求解除上面所说的这项租约。在当时情况下，为了保证成交，恐怕维勒干要求杜梅签什么约，他都会签字的。可是，一旦买卖谈成，杜梅便象决心报仇雪恨那样坚守租约了。于是，他留在了维勒干的口袋里，留在了维勒干家的心脏里，观察着维勒干，妨碍着维勒干，这对维勒干一家来说，简直如芒刺在背。每日清晨，勒维干站在窗前，一看见这小巧玲珑的建筑奇珍，这座花掉六万法郎盖起来

的木屋别墅，在阳光下如红宝石一般闪闪发光，就忍不住怒火中烧。将木屋别墅比作红宝石，是再贴切不过了！建筑师修建这所农舍式小别墅，用的是最漂亮的红砖，灰缝则抹成白色。门窗漆成鲜绿，木头刷上接近于黄色的浅棕色油漆。屋檐前突数尺，二楼有回廊环绕，正面中间伸出玻璃笼子一般的阳台。楼下由一间漂亮的客厅和一间餐厅组成，两厅之间用楼梯过道分开。楼梯是木头的，上面的图案及点缀朴素淡雅。厨房就在餐厅背后，客厅紧挨着一间书房。书房现在作了杜梅先生和杜梅夫人的卧室。二楼上，建筑师安排了两间很大的卧室，每间附有盥洗间。那阳台可作为二楼的客厅。再往上，房顶酷似两张对搭起来的纸牌，房顶下面，是两间佣人的卧房。每间都通过一扇天窗来采光，虽然也算阁楼，却相当宽敞。维勒干小气得很，他在果园和菜园一侧修起了一堵墙。租约给木屋别墅只留下几公厘①土地，自这次报复行为以后，这一小块地方就酷似巴黎的一座花园了。木屋别墅的附属建筑，都修成、漆成与木屋别墅风格一致的式样和颜色，背靠邻家房屋的墙壁。这小巧玲珑的住宅，其内部也与外部十分协调。客厅全部为硬木地板，宛如上了仿中国漆器的油漆，煞是好看。黑底镶金框的画面上，是五彩缤纷的鸟儿和绿得无处找、无处寻的枝叶，中国人的神奇图画大放异彩。餐厅整个覆以北方木料，切割、雕刻得使你仿佛置身于美妙的俄罗斯木屋中。楼梯过道与楼梯间构成小小的前厅，漆成古老的木料

① 一公厘等于1%公亩，一公亩等于0.15市亩。

模样，装点成哥特式。卧室里张挂着花纱帐幔，以其昂贵的朴素淡雅而独具一格。银钱总管杜梅夫妇居住的书房，木头地板，木头天花板，犹如远洋轮船上的客舱。看到船主如此不惜工本修建这所房屋，就能明白为什么维勒干这样怒火中烧了。原来这位可怜的买主想让他的女儿和女婿住到这农舍式小别墅来。杜梅知道他有这一计划，可是他这个布列塔尼人就是执拗①，坚决不搬走。至于他为什么这般固执，以后诸位自会明白。进入木屋别墅，要经过一个小小铁栅栏门，门上的标枪头高出栅栏和树篱几寸。小花园与考究的草坪一般宽，此刻园中开满了鲜花，有玫瑰、大丽花等，都是温室花卉中最美丽最稀有的品种。这小小的华贵的温室，神奇的温室，人称它是公主的温室，属于木屋别墅。温室将维勒干的别墅隔断，或者说，温室将维勒干的别墅与农舍式小别墅连成一片。这件事，是维勒干痛心疾首的另一原因。杜梅现在没有什么银钱好管理，只好用精心照管温室来聊以自慰。温室中的异国花草，是莫黛斯特的一大乐趣。维勒干的弹子房，象长廊一样，从前通过一个小塔形状的鸟房与这温室相通。但是，自从维勒干修了墙，叫杜梅看不见果园以后，杜梅也将这道相通的门砌死了。“墙对墙！”他说。

“你和杜梅两个人，唧唧咕咕些什么②！”批发商们拿维勒干开心，对他这样说道。

---

① 布列塔尼人以固执著名。

②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唧唧咕咕”(murmurer) 这个词与上句中的“墙对墙”(mur pour mur)为谐音。

在交易所，人们每天都想出一个新的文字游戏，跟这位人人妬忌的投机商打招呼。

一八二七年，维勒干提出给杜梅六千法郎薪水和一万法郎赔偿费，以撤销租约。银钱总管虽然在哥本海姆那里只存有一千埃居，还是拒绝了。这哥本海姆原来是他东家的伙计。请诸位想想，杜梅是个布列塔尼人，只是由于命途多舛，才移居诺曼底。维勒干是诺曼底人[1]，这位拥有三百万法郎的巨富，他对木屋别墅房客的仇恨，诸位可以想见一二。胆敢在富人面前表明金钱无能，这是怎样的亵渎百万金钱罪！维勒干的伤心绝望，在勒阿弗尔已成笑柄。他最近提出给杜梅一所漂亮的住房，完全归其所有，杜梅又拒绝了。勒阿弗尔人为这般的固执己见开始感到担心。对许多人来说，那原因，用一句"杜梅是个布列塔尼人"便可概括。实际上，杜梅先生考虑的是，米尼翁夫人，尤其是米尼翁小姐，不论搬到什么别的地方，都住不舒服。这位夫人和这位小姐，是他的两尊偶像。她们现在住着和她们相称的神殿，至少可以享用这幢茅屋的奢华。在这幢茅屋里，被罢黜的国王还可以保持他们周围事物的庄严气派，而这种装点往往是失势的人所没有的。诸位事先了解了一下莫黛斯特的住所和日常陪伴她的人，大概是不会后悔的。因为在她那个年岁，周围的人和事，即使对其性格的形成不会打上某些不可磨灭的烙印，而对其前途的影响，至少不亚于对其性格的熏陶。

---

[1] 诺曼底人以狡猾著称。

从拉图奈尔一家人走进木屋别墅的模样，连一个陌生人也可以猜测出来，他们是每晚必到的。

“哟，我的老板，你先到一步了！……”公证人在客厅里见到勒阿弗尔一位年轻的银行家，这样说道。银行家名叫哥本海姆，跟巴黎大银行董事长哥本海姆-凯勒是亲戚。

年轻人面色苍白，黄头发，黑眼睛，呆滞的目光中有点儿什么很吸引人，但是难以形容。此人无论是说话还是生活都很有节制。他全身着黑，瘦得象个痨病鬼，但是骨架很结实。他与前东家一家及其银钱总管一家仍然保持着联系，很少是出于感情，主要是出于小算盘：因为在这里玩惠斯特①，一个筹码只算两个苏，不一定要穿戴讲究；他只喝几杯糖水，根本不需要回请。表面看上去，这是对米尼翁家忠心耿耿，人家会以为哥本海姆很讲义气；同时又免得他到勒阿弗尔的社交界走动，花很多冤枉钱，影响他自己的经济生活。这个初通世务的拜金主义者，每晚十点半钟上床就寝，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最后一点，哥本海姆相信拉图奈尔和比查都是守口如瓶的人，可以在他们面前分析最棘手的买卖，征求公证人的意见而不需付报酬，弄清市场上各种传闻具有什么真正价值。这个吞金学徒（比查语）属于化学上称为吸收剂的物质。原来凯勒银号叫哥本海姆去米尼翁商行寄宿，学习高级海上贸易。自从米尼翁商行破产倒闭以后，木屋别墅中没有一个人请他做过任何一件事，连捎点东西都没叫他干过。因为谁都知道他会

① 一种纸牌戏，为桥牌的前身。

怎样答复。这个小伙子注视莫黛斯特的样子，就好象端详一幅只值两个苏的石版画。

“在人们称之为贸易的庞大机器上，他是一个活塞①，”可怜的比查这么说他。比查有时含羞带臊地冒出几个词来，还真有点机灵劲儿。

拉图奈尔一家四口毕恭毕敬地向一位身穿黑丝绒的老妇人施礼。老妇人坐在安乐椅上，没有起身。她患白内障，两眼已被角膜翳遮住。这就是米尼翁夫人。她的形象用一句话便可以描绘出来：她是一位毕生无瑕，不畏命运打击的家庭主妇。她的面庞令人敬畏，会立即引起你的注意。然而命运还是选定了她的面庞作为放矢之的，正是这些箭镞造成了大量尼俄柏② 的部落。她的面庞与米尔威特③ 笔下的德国市长夫人十分相象。金黄色的假发拳曲自然，戴得端端正正，与她冰冷、洁白的面孔相得益彰。她精心梳妆，穿着丝绒高统靴，绉领镶着花边，披肩披得规规矩矩。这一切都表明，莫黛斯特对她母亲服侍得很尽心。

---

① 指哥本海姆哪儿有利可图往哪儿钻。

② 据希腊神话传说，底比斯王后尼俄柏生有七子七女。她为此十分骄傲，嘲笑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的母亲勒托只生有一子一女，勒托大怒，命阿波罗用箭将尼俄柏的子女一一射死。尼俄柏痛苦异常，终日哭泣，终于变成一尊石像。

③ 米尔威特（1588—1641），荷兰肖像画家。这个名字在巴尔扎克原作的一份校样上为“荷尔拜因”。荷尔拜因（1497—1543），德国著名画家，他画的《巴塞尔市长雅科布及其夫人多罗泰雅·库涅吉塞尔》双人肖像，极为有名。

华丽的客厅安静下来了。莫黛斯特坐在母亲身旁，正在给自己绣一条头巾。公证人在路上预先宣布的那个时刻已经来到。顷刻间，莫黛斯特成了大家注视的目标。所有的来客，甚至每天见面的人，都以寒暄问候的俗套来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即使是毫不相干的人，也会看出家里对这位少女策划了什么阴谋。可是哥本海姆这个人，比那些毫不相干的人还不如，他竟然毫无察觉，照样点起了牌桌的蜡烛。杜梅的态度，使比查、拉图奈尔一家感到形势特别严重。尤其是杜梅夫人，她知道，象朝疯狗开一枪那样朝莫黛斯特的情人开一枪，这种事她丈夫是干得出来的。晚饭后，银钱总管带着两条溜光水滑的比利牛斯狗出去散步。他怕狗泄露秘密，将两条狗都留在米尼翁先生原来的一户佃农家里了。后来，就在拉图奈尔一家进来之前一小会儿，他从枕边取出手枪，背着莫黛斯特放在壁炉上。姑娘对这一系列至少是十分古怪的准备工作，竟一点没有察觉。

杜梅这个布列塔尼人，曾任近卫军中尉。他虽然五短三粗，一脸麻子，说话声音不高，好象说给自己听一样，脸上却显露着果断和冷静的表情，以致在军队里二十年，没有一个人跟他开过玩笑。他眼睛很小，平静、碧蓝，酷似两块钢。他的举止、表情、言谈、衣着，无不与他简短的名字杜梅协调。他膂力过人，十分出名，使他可以不怕任何挑衅。他可以一拳打死一个人，在包岑①他就立过这么一功。那天他落在自己连队后

① 包岑，德国一城市，一八一三年拿破仑曾在此与俄、普军队作战。

面，手无寸铁，面对一个撒克逊人，他一拳便送了此人的性命。此刻，这个人坚定而又温和的面容达到了崇高的悲剧美的境界：他嘴唇惨白，面色也惨白，说明他正在用布列塔尼人的坚强毅力控制着面部的痉挛；额头上微微有点汗，显得湿乎乎的。每个人看见了，都认为那定是冷汗。公证人知道，这一切可能产生一出上重罪法庭的悲剧。确实，对银钱总管来说，他这是为莫黛斯特·米尼翁的事下一盘棋。其中牵涉到比社会约束更重要的名誉、信念和感情问题，缘由是他与人订了盟约。如果发生不幸，恐怕只有上帝才能执法了。悲剧大部分取决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看来是悲剧的事件，无非是按照我们的性格，在我们的心灵中将这些事件转化为悲剧或喜剧而已。

拉图奈尔夫人和杜梅夫人负责观察莫黛斯特，她俩举动很不自然，说话声音也发颤。那个被算计的人却丝毫没有察觉，看上去她是那样专心致志做手中的活计。莫黛斯特每绣一针都将丝线拉紧，绣得平平整整，天衣无缝，恐怕连刺绣女工也望尘莫及。已经着手的一朵花，这是最后一个花瓣了。她把花瓣绣满，心里十分愉快，她的面庞也流露出全部快乐的神情。矮子比查坐在女东家和哥本海姆之间，强忍住眼泪，心里在琢磨用什么办法能到莫黛斯特身边去，好悄悄往她耳边送上两句出主意的话。拉图奈尔夫人使出她那虔诚教徒的鬼心眼，选择了米尼翁夫人前面的座位，已经将莫黛斯特和其他人隔开。米尼翁夫人双目失明，默默无语，显得比平时还要苍白。这就足以说明，莫黛斯特将要接受的考验，她是知道

的。说不定在最后一分钟，她还在责怪设这种圈套，可是又觉得这确有必要。因此她一言不发。她内心在哭泣。埃克絮佩是这个圈套的扳机，他对剧本完全无知，给他一个角色演演，完全出于偶然。哥本海姆出于他的性格，仍然是无忧无虑的样子，和莫黛斯特表现出的无忧无虑不相上下。对于一个深知其中奥妙的旁观者，这种有的人完全无知，有的人极为专注、心怦怦直跳所构成的强烈对比，真是精彩极了。如今小说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善于安排这种效果，他们当然有权这么做。自然一向敢于胜过小说家。这里所说的自然，诸位将会看到，是指社会这个自然界。这是大自然中的一种自然，它喜欢将故事创造得比小说更富有情趣，正如湍急奔腾的流水勾画出的奇特图景，画家们怎么样也无法表现出来，其部署和雕刻石块的功夫，足以使雕塑家和建筑师拍手称奇一般。这时是晚上八点钟。在这个季节，落日只剩下最后的余晖了。这天晚上，天空万里无云，温暖的空气抚摩着大地，花朵吐露着芬芳，归去的游人脚下黄沙窸窣作响，听得真真切切。大海象一面偌大的明镜闪闪发光。海风轻微，尽管窗扇半开，牌桌上燃着的蜡烛火焰仍很平稳。这些人审视着这位少女，象画家面对着皮蒂大厦内的名画之一《玛德莱娜·多尼》①那样专注。这间客厅，这个夜晚，这套住宅，对于这位少女的肖像画，是多

① 皮蒂大厦最初为佛罗伦萨望族皮蒂家族十五世纪所建，现为皮蒂美术馆，藏有十五到十八世纪的绘画。《玛德莱娜　多尼》为拉斐尔一八〇五年所作名画。

么合适的背景！莫黛斯特这朵与卡图卢斯①的鲜花一样不见天日的鲜花，值得这么百般防范么？……诸位已经熟悉了鸟笼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只小鸟。

莫黛斯特当时二十岁，窈窕轻盈，就象英国素描画家为《美女图》所创作的美女。与她母亲往日一样，她娇艳欲滴。这种风韵在法国不大能为人所理解，我们称之为“多愁善感”。然而在德国女子身上，那正是胸中的优美诗情已充溢到外貌上的表现，傻女子表现为撒痴撒娇，有头脑的少女则表现为种种绝妙非凡的姿态。大概是为了纪念夏娃吧，有一种女人，号称金发仙子。莫黛斯特淡淡的金发美丽超群，亦属金发仙子之列。她的肌肤光滑如缎，酷似绢纸贴在皮肉上，冬季严寒时瑟瑟发抖，眼神的阳光又使它放出异彩，使你恨不得用手去触摸一下。她的头发如秃鹳羽毛②一样轻盈，卷成英国式环形。头发下面隆起的前额，是那样端正完美，简直象是圆规划出来的；那额头虽然由于思考问题而闪闪发光，却仍然恬静、安详，简直到了沉着的地步。何时、何地你能见到更优美和谐、如此明净开朗的前额呢？它如同一颗珍珠，仿佛具有光泽。她的眼睛，蓝中透灰，如同孩童的眼睛那样清澈，透出全部的聪颖和天真无邪。她的眉毛好似中国脸谱用彩笔一一勾出的那样，栽在那里，微微显出眉弓来，与前额浑然一体。眼睛周围、眼角上、鬓角边，蓝色的毛细血管间呈现珍珠的色调，这是皮

---

①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4—54），拉丁诗人，以情诗著称，其中有“花园篱下角落中，有一朵花儿诞生”之句，巴尔扎克取的大概就是这个形象。

② 法国妇女用秃鹳羽毛装饰帽子，当时非常流行。

肤白皙的人独具的特色。这一切更突出了她心灵的纯真。她的面庞，是拉斐尔笔下圣母马利亚那种椭圆形面孔，特征是双颊颜色纯洁适中，与孟加拉玫瑰一样柔和。透光的眼皮上，长长的睫毛给面庞投下一抹暗影，暗中却又透着明。她那此刻侧着的脖颈，颀长，呈乳白色，使人不由得想起列奥纳多·达芬奇①喜欢用的不可捉摸的线条。几点雀斑，有如十八世纪妇女贴在脸上的假痣，说明莫黛斯特的的确确是大地的女儿，而不是意大利天使画派梦寐以求的那种造物。她的嘴唇，细腻而丰满，又有些嘲弄人的神气，对异性颇有吸引力。她的腰肢灵活，却不过分纤细，不会叫人为生儿育女而担心，也不象有些少女的腰身全靠紧身衣病态的束缚而得来。如此优雅的曲线美，有如一株迎风摇曳的小白杨，细布、钢铁和束带能够使之更加完美，却无法创造出这种美来。珠灰色的长连衫裙，镶着樱桃红的边饰，无邪地勾勒出上身的轮廓。一件无袖胸衣，盖住还有些瘦削的肩膀，只让人看见脖颈与肩膀相接处初始的丰满。希腊式的鼻子，端正细腻，鼻梁与面颊连接处显得棱角分明，粉红的鼻孔，散发出难以名状的庄重气息。为近乎神秘的色彩所笼罩的额头，其诗意险些被嘴上肉感的表情扫除一空。天真纯朴之气与清醒的嘲讽，争夺着眼珠那深邃而又变化莫测的天地。看到这张集扑朔迷离与聪颖于一处的面庞，一个善于观察的人说不定会想到，这位少女，任何声音都会唤醒她警觉、灵敏的耳朵，她的鼻子寻觅着蓝色的理

---

① 达芬奇，见本卷正文第21页注①。

想之花的芬芳，她大概是每天日出前后展开的诗情画意与白天的劳作之间、异想天开与现实之间搏斗的战场。莫黛斯特是个好奇而又知羞耻的姑娘，她知命明理，贞洁自守。与其说她是拉斐尔的童贞女，不如说是西班牙的童贞女更为贴切。

听见杜梅对埃克絮佩说："你来一下，小伙子！"莫黛斯特抬起头来。后来，看见这两个人在客厅一个角落里谈话，她以为大概是委托埃克絮佩到巴黎办什么事。她看看环绕着她的各位朋友，似乎对他们一个个默默无语感到十分惊讶。她指指牌桌，非常自然地叫了起来："咦，你们怎么不打牌呀？"那张牌桌，高大的拉图奈尔夫人管它叫"祭坛"。

"对，打牌打牌！"杜梅刚刚将小伙子埃克絮佩打发走，此时也接口说道。

"你坐那儿，比查，"拉图奈尔夫人说道，用整个桌子将首席文书与米尼翁夫人及其女儿隔开。

"你，上这儿来！……"杜梅对他妻子说，命令她坐在自己身边。

杜梅夫人是一位娇小可爱的美国女子，三十六岁。她悄悄地擦掉眼泪：她非常疼爱莫黛斯特，此时以为大祸就要临头了。

"你们今天晚上都不快活，"莫黛斯特说道。

"我们玩牌嘛！"哥本海姆答道，一面将手中的牌排开。

且不说这种情形该是多么有趣，如果我们解释一下在莫黛斯特问题上杜梅所处的地位，这种情形就更加有趣了。下面这段介绍，倘若过于简短而枯燥无味，还请各位见谅，因为

笔者希望尽快将这一场面描写完毕，而叙述一下统辖整个故事情节的内容提要又是势在必行的。

杜梅（本名安讷-弗朗索瓦-贝尔纳）生于瓦讷，一七九九年作为一名士兵参加远征意大利大军。他的父亲曾任革命法庭庭长，以富有魄力著称。热月九日①以后，这个凶狠的律师上了断头台。此后，安讷在当地也住不下去了。眼见他母亲忧郁而死，安讷卖掉了全部家产，二十二岁上，在我国军队已经抵挡不住的时候，跑到意大利去。他在瓦尔省遇到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出于与他相仿的理由，也是去追求军功的，他觉得战场并不比普罗旺斯②危险些。这个人名叫夏尔·米尼翁。巴黎有一条街以这个家族的姓氏命名，还有一所米尼翁公馆，为米尼翁红衣主教所建。夏尔·米尼翁是这个家族的末代子孙。他的父亲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企图将拉巴斯蒂那块漂亮的公爵采邑从大革命③的魔掌下拯救出来。于是这位拉巴斯蒂公爵，也和那个时代所有胆小怕事的人一样，变成了米尼翁公民。他认为与其让别人砍自己的头，当然不如自己去砍别人的头所担的风险小，便加入了恐怖主义者的行列。热月九日时，这个冒牌的恐怖主义者突然销声匿迹，于是被列入逃亡国外的贵族名单之中。拉巴斯蒂公爵采邑被拍卖。他的

① 热月，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九日、二十日至八月十七、十八日。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资产阶级右派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党的专政，称热月政变。

② 法国南方一地区名。

③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

城堡被劫掠一空，座座塔楼夷为平地，成了胡椒种植园。后来，在奥朗日①发现了这位米尼翁公民，他本人及一家妻小均被杀害。只有夏尔·米尼翁，因受父亲派遣到上阿尔卑斯省去为他寻找避难之地而得以幸免。听到这些可怕的消息，夏尔呆若木鸡，他在热内弗尔山谷中度日，等待着急风暴雨的时日早些过去。他靠临行时父亲交给他的几个路易，在那里一直挨到一七九九年。那时他已二十三岁，除了堂堂仪表以外，一无所有。他是南方类型的美，这种美如果比较全面，可达到绝妙的地步，其完美的典型就是亚德里安②的著名嬖臣安提弩斯③。夏尔学很多人的样，将胆量视为一种天赋，决心拿自己的普罗旺斯胆量到战争的红台毯④上去碰碰运气。去部队驻地途中，他在尼斯遇到了布列塔尼人杜梅。两人都是步兵，同病相怜，性格迥异。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同饮一杯水，一块饼干掰两半。马朗戈战役后缔结和约时，他们两人正好都是中士。后来战事又起，夏尔·米尼翁得以进入骑兵部队，与他的好友失去联系。到一八一二年，这位米尼翁·德·拉巴斯蒂家族的末代子孙，已经是荣誉勋位团军官和骑兵团少校，他指望皇帝能重新册封他为拉巴斯蒂公爵，并晋升为上校。后来他被俄国人俘获，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被送往西伯利亚。他与

---

① 奥朗日，法国南方一城市。

② 亚德里安(76—138)，罗马皇帝。

③ 安提弩斯，古希腊美男子。他死后，亚德里安大帝下令将他当神灵供奉，到处修建安提弩斯庙，并为他塑像。

④ 人称赌桌为绿台毯，此处意指将战争视为赌博。

一位可怜的中尉同行，正好这位中尉就是安讷·杜梅。杜梅如同其他一百万带着呢肩章的步兵一样，没有受勋，他很正直，也很倒霉。这些人构成了人的画稿，拿破仑正是在这上面绘出了帝国的油画。从前杜梅的父亲塞沃拉认为让他受教育没有用，所以他连写写算算也不会。在西伯利亚期间，为了消磨时间，中校①教布列塔尼人学会了写写算算。夏尔发现他这位最早的旅伴心地善良，十分难得，他可以借着讲述自己幸运史的机会，尽情向他倾吐自己的痛苦忧伤。原来，这位普罗旺斯的子孙终于还是遇到了追随美男子的那种机会。一八〇四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位银行家的独生女儿贝蒂娜·瓦朗罗德狂热地爱上了他。她非常富有，且为本城美女之一；他自己仅是一个中尉，除了当时军人毫无把握的前程以外，便一无所有，自然乐不可支地娶她为妻。老瓦朗罗德是一位失势的德国男爵（银行总是属于男爵），当他得知这位漂亮的中尉本人便是米尼翁·德·拉巴斯蒂家族的唯一后裔时，也动了心，同意了金发贝蒂娜的婚事。一位画家（当时在法兰克福就有这么一位），为了画一幅德国理想美的面庞，还曾经以贝蒂娜为模特儿呢！瓦朗罗德提前将他的外孙们命名为拉巴斯蒂-瓦朗罗德伯爵，将一笔钱存在法国国库里。这笔钱可使她女儿每年得到三万法郎的固定收入。他的资本不算雄厚，这笔陪嫁已给他的钱匣子造成了一个小小的缺口。由于帝国对许多债务人实行的政策，很少支付半年一付的年金。夏尔

---

① 夏尔·米尼翁被俄国人俘虏时，已晋升为中校。

很为这笔存款担心，他对帝国雄鹰的信念远不如德国男爵那么坚定。信念或仰慕这种东西，不过是一时的信仰，转瞬即逝，很难与偶像并存。军官们，如果不说他们是拿破仑这个火车头的煤炭的话，也颇似烧火的司炉。瓦朗罗德-图斯塔尔-巴登斯梯德男爵应允必要时还来搭救这对小夫妻。夏尔热烈爱着贝蒂娜·瓦朗罗德，与贝蒂娜爱他的程度相当。这样说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一个普罗旺斯人激动起来的时候，他的一切感情都是很自然的。而且，一个从阿尔贝·丢勒①的画中下凡的金发女郎，天使般的性格，又是法兰克福屈指可数的富豪，怎么能不狂热地爱她呢？于是夏尔有了四个孩子。当他向布列塔尼人杜梅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时，已经只剩下两个女儿了。杜梅虽不曾见过这两个小女孩，但是出于同情心，他已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同情心使大兵觉得自己是每个孩子的父亲，这种心情夏尔怎能不理解呢！大女儿名叫贝蒂娜-卡罗琳娜，一八〇五年出生；另外一个女儿，叫玛丽-莫黛斯特，一八〇八年出生。那时，这两个心爱的宝贝音信全无。一八一四年，可怜的中校与中尉结伴同行，穿过俄罗斯和普鲁士，徒步归来。他们二人之间，军阶的差异已不再存在。两个朋友抵达法兰克福时，正好拿破仑在戛纳登陆。夏尔在法兰克福找到了妻子。可是妻子正在服丧：父亲亡故，她十分悲痛。父亲对她十分钟爱，即使病危在床，也愿意看到她满面笑容。老瓦朗罗德没有幸免于帝国的灾难。他七十二

① 巴尔扎克误将德国画家、版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写成阿尔贝·丢勒(Albert Dürer)。

岁时进行棉花投机，对拿破仑的天才深信不疑。殊不知天才虽常常能驾驭世事，也常常对世事无能为力。这位真正的瓦朗罗德-图斯塔尔-巴登斯梯德家族的末代子孙，买了许多棉花，那包数大概与皇帝在他最壮丽的法兰西战役中牺牲的人数相差无几。

“我洗〔死〕也洗〔死〕在棉化〔花〕堆里！……”父亲对女儿说道。这是一位高老头式的父亲，他极力减轻女儿胆战心惊的痛苦，说道：“我洗〔死〕了，也不迁〔欠〕别神〔人〕一分钱。”

这话是用法语讲的，所以发音不准。这位德国的法国人直到死时还试图用她女儿喜欢的语言讲话。

能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从这双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夏尔·米尼翁十分高兴。他回到巴黎，皇帝任命他为禁卫军重骑兵上校，并授予他荣誉勋位团三级勋章。拿破仑旗开得胜，上校眼看就要当上将军和伯爵。可是随着滑铁卢战役血流成河，他的梦想也付诸东流了。上校受了轻伤，撤退到卢瓦尔河，没等到遣散便离开了图尔。

一八一六年春季，夏尔每年三万利勿尔年金的收入得到支付，他一共有了约四十万法郎。那时国内的迫害已经压得拿破仑的士兵喘不过气来。于是夏尔决定离乡背井到美洲撞大运去。杜梅陪着他，由巴黎西下勒阿弗尔。滑铁卢大战之后的一片混乱之中，他曾将杜梅带在自己坐骑后面，救了他一命。说巧也巧，不过这种事在战争中倒很平常。杜梅跟上校对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也和上校一样感到沮丧。这个布列

塔尼人象条鬈毛狗一样到处跟随着夏尔（这可怜的士兵将夏尔的两个女儿当偶像一样崇拜）。夏尔心想，中尉对他服服帖帖，惯于服从命令，正直诚实，对他又很依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既忠实又有用的奴仆。于是他提议要杜梅当个听从他指挥的老百姓。杜梅正想靠这个人家生活，就象槲寄生依附于橡树一般，看到这家人愿收留他，自然欣喜若狂。上校在勒阿弗尔待机登船，选择船只并且考虑每艘船航行的目的地能提供什么样的发财机会。就在这期间，他听人家说起，和平来到，给勒阿弗尔带来了光辉灿烂的前景。他倾听着两个市民的高谈阔论，看出了发财的门道，于是来到勒阿弗尔，当上了船主、银行家兼业主。他买了二十万法郎的地产和房屋，又派一艘船驶往纽约，船上满载着在里昂低价购得的法国丝绸。他的经纪人杜梅随船出发。这头，上校及其全家在王政街上最漂亮的一所房屋中安了家，发挥出普罗旺斯人的活动能力和绝顶聪明，学习银行事务。那头，杜梅已发了两笔财，因为他返航时又装回了低价购得的棉花。这一去一回两笔交易给米尼翁商行赚到了大钱。于是上校购进了安古维尔的别墅，并且将王政街上一所简朴的房屋送给杜梅作为报答。可怜的布列塔尼人从纽约回来时，除了棉花之外，还带来了一位娇小玲珑的妻子。这个女子嫁给他，主要原因是喜欢他是一个法国人。格吕梅尔小姐大约拥有四千美元，折合两万法郎。杜梅将这笔钱投资到上校的商行内。杜梅这时已经成为船主的alter ego①，他短时间内学会了账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

① 拉丁文：另外一个我。转义为：心腹、挚友、忘年交。

门学问能把上士与商业二者的界限划分出来。整整二十年身遭不幸，此时，眼看自己有了一所房子，他的东家又慷慨大方，给房子配上了全套漂亮的家具，他的本金生出了一千二百法郎的利息，此外还有三千六百法郎的薪水，这位天真的大兵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杜梅中尉真是做梦也不敢期望会有如此这般的境遇啊！使他更加心满意足的是，他感到自己是勒阿弗尔最有钱的商行的主要角色。杜梅太太生了好几胎，都是一生下来就死了，真是不幸。最后一次生产，更是受尽磨难，她再也不能指望有孩子了。于是她跟杜梅一样，十分钟爱两位米尼翁小姐。即使杜梅自己有孩子，喜爱这两位小姐的程度可能也要超过喜爱自己的孩子。杜梅太太出生在惯于勤俭持家的自耕农家庭，她自己和全家有两千四百法郎就已足够。每年杜梅就又有两千几百法郎入到米尼翁商行之中。老板查看年终总账时，还常常赠送给他一笔与其劳务相当的酬金，这就更增加了银钱总管户头的金额。到了一八二四年，总管的本金已高达五万八千法郎。也就在这时，德·拉巴斯蒂伯爵（这个头衔从来没人提起过），夏尔·米尼翁厚待他的银钱总管，让他住进了木屋别墅。现在，莫黛斯特和她的母亲正默默无闻地住在这里。

米尼翁太太在丈夫走时仍然如花似玉。如今这般惨状，缘由无非是发生了一场灾祸。夏尔外出不归，也出于此。忧郁悲伤用三年时间摧毁了这位性情温和的德国女子的美貌，正好比虫子钻进了一个上好果子的心里一般。要列出这痛苦的总账，并不困难。两个孩子夭折，在这颗什么都不会忘却的

心中，是双重的ci-git①。夏尔当了俘虏，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位多情的女子，几乎每日悲痛欲绝。正在贝蒂娜每天为丈夫的命运担心的时候，富足的瓦朗罗德银号又遭破产，可怜的银行家囊空如洗地与世长辞。这对她是极大的打击。与她亲爱的夏尔久别重逢，过度的欢乐又几乎摧残了这株德国花草。接着，帝国二度崩溃，夏尔准备远涉重洋到国外，又好似寒热复发一般折磨人。后来，持续十年家道中兴，他们成为勒阿弗尔的第一号大户。买卖人交了好运，米尼翁别墅一派豪华气象，各种消遣娱乐、宴会、舞会、招待会连续不断。夏尔享有极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敬重。此人对她又一往情深，用忠贞不贰的爱情来报答忠贞不贰的爱情。这一切又使这位可怜的女子对生活产生了信心。就在她不再怀疑的时候，就在她度过急风暴雨的白天，依稀望见宁静的黄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至今还压在这两家人的心头。下面就会谈到，这两家人怎样成了一家人。一八二六年一月，一次庆祝会上，勒阿弗尔全城的人都同意提名夏尔·米尼翁为代表勒阿弗尔的国民议会议员。就在这时，从纽约、巴黎和伦敦来了三封信，简直就是往幸运的玻璃大厦上重重击了三锤。十分钟的功夫，破产拍打着秃鹫的翅膀朝这美满的幸福猛扑下来，就象一八一二年严寒扑向法国大军一样。夏尔·米尼翁熬了一个通宵和杜梅一起算账。一夜之间，他主意已定。一切值钱的东西，包括家具在内，全部卖掉，正好够还清全部债务。

---

① 法国墓碑用语：长眠于此。

“勒阿弗尔谁也别想再看见我走路，”上校对中尉说道，“杜梅，我把你的六万法郎带走，按六厘利息算……”

“三厘好了，上校。”

“那就一点都不算好了，”夏尔·米尼翁断然答道，“在新开张的贸易中，我算你一份。‘莫黛斯特’号，现在已不再属于我。这艘船明天启航，船长把我带走。我把妻子、女儿托付给你。我不会写信来。没有消息，就是一切顺利。”

杜梅永远是一个中尉，他对于上校的计划，竟然没有问上一个字。“我估计，”他后来对拉图奈尔会意地说，“上校心中主意已定。”

第二天，晨光熹微时分，他将上校送到“莫黛斯特”号船上。船只准备开往君士坦丁堡。在船尾上，布列塔尼人对普罗旺斯人说道：“你最后还有什么吩咐，上校？”

“不要叫任何人靠近木屋别墅！”父亲强忍泪水大声说道，“杜梅，你要象獒狗看守孩子那样，给我看好这最后一个孩子。谁想勾引我这二女儿，就要谁的命！什么都不要怕，就是上断头台也不要怕。你如果上断头台，我也跟你去！”

“上校，放心经营吧！你的意思我明白。莫黛斯特小姐，你交给我时什么样，将来你再看见她时，还是什么样，不然，就要我的命好了！你了解我，你也了解咱们那两条比利牛斯狗。谁也到不了你女儿身边！对不住，我太罗嗦了。”

象从前在茫茫的西伯利亚荒原上两人彼此认识了对方的价值一样，这两个军人拥抱在一起。当天，《勒阿弗尔邮报》登出了下面一则新闻，这则勒阿弗尔头条新闻令人震惊，简洁有

力，诚实正直！

> 夏尔·米尼翁公司停止支付。下列清算人负责支付一切债券。从即日起，即可到此三处贴现到期票据。出售不动产完全可以支付往来账户。
>
> 为保证公司信誉及防止本公司信誉在勒阿弗尔动摇，特此通告。
>
> 夏尔·米尼翁先生已于今晨乘“莫黛斯特”号前往小亚细亚，全权委托我等贴现一切证券、票据，包括不动产票据。
>
> 银行账户清算人　　　　杜梅
> 城乡财产清算人　公证人拉图奈尔
> 商业证券清算人　　　　哥本海姆

拉图奈尔之所以有今天，全亏了米尼翁先生的好心帮助。一八一七年，米尼翁先生借给他十万法郎，他买下了勒阿弗尔最漂亮的事务所。这个可怜人，那时已当了十年首席文书，年已四十，一文莫名，眼看就要当一辈子文书了。在全勒阿弗尔，惟有他的忠心耿耿可与杜梅媲美。哥本海姆就不一样了，他利用清算的机会，将米尼翁先生的来往关系接过去，继续经办事务，因此他小小的银号地位得到提高。交易所、港口、各家商号，听到米尼翁商号破产的消息，都异口同声表示惋惜，对米尼翁这位无可指摘、值得尊敬、乐善好施的先生，人人交口称赞。这期间，拉图奈尔和杜梅，如蚂蚁一般不声不响却活跃异常，变卖、贴现、支付、清算，忙个不亦乐乎。维勒干摆出慷慨大方的架势，购下了别墅、城里的房屋和一处田庄。拉图奈尔也利用这头一着逼着维勒干出了一个好价钱。有人要

探望米尼翁夫人和米尼翁小姐。但是她们听从夏尔的话，就在夏尔动身的当天早上，躲进了木屋别墅，最初一段时间避开了别人的耳目。勇敢的银行家，为使自己不为娇妻弱女的痛苦心情所动，趁她们熟睡的时候，亲吻了她们离家而去。米尼翁家门口，接到了三百张名片。过了半个月，果然如夏尔所预言的那样，人们已经将她们忘到了九霄云外。这时母女二人才明白，当初命令她们下这个决心，是多么英明伟大。杜梅在纽约、伦敦和巴黎指定了人代理他的东家，亲自经管这三处银行的清算。破产就是由这三处银行而起。从一八二六年到一八二八年，共变卖了五十万法郎，等于夏尔原来财产的八分之一。按照夏尔离家前夜留下的书面指令，杜梅于一八二八年初，通过蒙日诺银行，将这些钱汇到纽约米尼翁先生的户头上。夏尔曾经千叮万嘱，要杜梅从这些钱中提取三万法郎，以供米尼翁夫人和米尼翁小姐个人需用。杜梅除了这一桩没有照办以外，一切都象执行军令一般规规矩矩照办，没有一丝含糊。这个布列塔尼人将他自己在城中的房子卖掉，得到的两万法郎，如数交给了米尼翁夫人。他心中暗想，上校资本越是雄厚，就越会回来得快。"有时缺三万法郎就要完蛋，"他对拉图奈尔说道。拉图奈尔按照这座房子的所值买下了它，并且总是给木屋别墅的居民们保留一套客房。

勒阿弗尔著名的米尼翁商号遭到危机，就落得这般下场。这次危机，在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六年间，使当地的主要商号大为震动。如果人们还记得这阵狂风的话，当不会忘记，这还引起巴黎好几个银行家也跟着破产，其中一位还是商务法庭的

审判长。继十年中兴之后，家道猛然大大衰落，对贝蒂娜·瓦朗罗德大概是致命的一击，这是可以理解的。她又一次与丈夫离别，而且丈夫音信全无。看上去，丈夫的命运与流放西伯利亚一样充满危险，一样前程未卜。可是这种看得见的悲愁还算不了什么，真正把她引向坟墓的，是子女遭厄运给她造成的绵绵无尽、撕肝裂胆的痛苦。压在这位母亲心上，引起剧痛的石头，是安古维尔小小墓地上的一块墓碑。碑石上写着：

贝蒂娜-卡罗琳娜

卒年二十二岁

请为她祈祷吧！

一八二七年

这个墓志之于这位少女，正如碑铭之于其他许多亡人一样，是一本书的目录，一本不为人知的书。我们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此后，对于上校和中尉告别时互相发下的誓言，诸位也就了然了。

有一个年轻人，模样俊美，名叫乔治·德·埃斯图尼，假借观赏海景的名义，来到勒阿弗尔，看见了卡罗琳娜·米尼翁。一个巴黎公子哥儿从来是不会无人引见的。一次在安古维尔举行晚会，由米尼翁的一个朋友作中间人，他也应邀前来参加。巴黎小伙子狂热地爱上了卡罗琳娜和她的财产，做着结局美满的好梦。三个月的时间，他竭尽一切引诱之能事，将卡罗琳娜拐走了。家有女儿的家长，一不该将陌生的年轻人

领进家门，二不该将未读过的书报随处乱放。女孩们天真无邪，好比牛奶，一声响雷、有害的香气、天热、一点点什么，甚至一股风，都会使牛奶变酸。夏尔·米尼翁一读到长女的诀别信，立即叫杜梅夫人赶赴巴黎。家里找个理由，就说家庭医生突然决定，卡罗琳娜非出门旅行不可。这个必不可少的借口，将家庭医生也卷进去了。就是这样，仍挡不住勒阿弗尔的人对她的出门说长道短。

"怎么，那个姑娘，身体那么强壮，脸色那么好，跟个西班牙女郎似的，头发乌黑发亮，象煤玉一般……她竟然也得了肺病！……"

"对啦！听人说，她自己不当心……"

"啊！啊！"维勒干家一个人高声叫道。

"她骑马回来浑身是汗，喝了凉水。反正特鲁斯纳尔大夫是这么说的。"

等到杜梅夫人回来，米尼翁商号的灾难已经降临，已成过去，再也没有人注意卡罗琳娜的消逝，也没有人注意银钱总管妻子的归来了。

一八二七年春，乔治·德·埃斯图尼案件在报上喧嚣一时，他因一贯赌博诈骗被轻罪法庭判罪。这个年轻盗贼抛下米尼翁小姐，独自流亡国外。在勒阿弗尔进行的清算，已使米尼翁小姐变得一钱不值了。短时间内，卡罗琳娜获悉自己既遭到可耻的遗弃，父亲的银行又告破产。她拖着病体回到勒阿弗尔，病情严重，不可救治，没过几天，便在木屋别墅溘然长逝。她的死亡至少使她的声誉得到了保全。女儿私奔时，米

尼翁先生假托她有病，还传说医生开了处方要卡罗琳娜小姐到尼斯去养病①，现在人们一般都信以为真了。直到最后一刻，母亲还希望保全她的女儿！夏尔偏爱莫黛斯特，母亲偏爱贝蒂娜。这两个宝贝确实都有某种动人之处。贝蒂娜长得与夏尔一模一样，莫黛斯特长得与她母亲一模一样。夫妻俩每人在一个孩子身上继续发展自己的爱情。卡罗琳娜是普罗旺斯大地之女，人们赞不绝口的南方女子黑如鸦翅的秀发，如星星一般闪闪发光的棕色杏眼，橄榄果一般的面色，毛茸茸的果子一般的金色皮肤，琥珀色的双脚，要撑破巴斯克式紧身衣的西班牙女子的腰身，这一切都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两姊妹间对比鲜明，招人喜爱，父母二人颇以此为骄傲。

"一个魔鬼，一个天使！"人们常常不怀恶意地这么说，谁知竟不幸而言中。

卡罗琳娜死后，可怜的德国女人关在自己卧房里，什么人都不见，整整哭了一个月。等她再出来时，已患上眼疾。失明以前，她不顾所有朋友的劝阻，前往卡罗琳娜墓上凭吊了一番。这最后的影象色彩鲜明地留在她黑暗的世界中，正如光线很强时最后看到一个红色的物体，闭上眼睛以后，那红色的幽灵仍在闪闪发光一般。经过这场可怕的、双重的灾难，莫黛斯特便成了独养女，她的父亲却还不知道。这使杜梅变得不是比过去更加忠心耿耿，而是更加胆战心惊。正象所有没有孩子的女人一样，杜梅夫人对莫黛斯特爱得要命，将自己廉价

---

① 那时医生常叫肺病患者到阳光充足的地方去养病。

的母爱慷慨相赠，但是她不敢漠视丈夫的命令。她丈夫对女性间的友情也有所戒备。这道命令是这样的，毫不含糊：

“如果偶尔有个男人，不论什么年龄，不论社会地位如何，”杜梅说道，“跟莫黛斯特说话，偷眼看她，跟她眉来眼去，这个人就算没命了。我要一枪打得他脑浆飞溅，然后我听凭王家检察官处置：说不定我一死能够救她。你要是不想看着我掉脑袋，我在城里的时候，一定在她身边好好顶替我。”

三年来，每天晚上杜梅都检视自己的武器。两条比利牛斯狗似乎也承担了他的一半誓约。这两只畜生极通灵性。一只睡在家里，另一只在一间小棚内站岗放哨，从不出来，也不吠叫。这两条狗要是对哪个人动一动上下颌，那他可就没命了。

母女二人在木屋别墅过的日子，诸位现在可以想象得出了。拉图奈尔和夫人，常常由哥本海姆陪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给他们的朋友作伴，玩惠斯特纸牌戏。谈话内容不外乎勒阿弗尔的生意、内地生活的小插曲之类。晚上九、十点钟光景，大家分手。莫黛斯特安顿她母亲上床就寝，母女二人一起祷告，反复默念她们心中的希冀，谈论她们漂泊在外的亲人。然后女儿亲吻母亲，十点钟回到自己的卧室。第二天，莫黛斯特伺候母亲起床，还是同样的小心侍奉，同样的祷告，同样的谈话。说句夸奖莫黛斯特的话，自从那可怕的残疾夺去她母亲的视觉那一天起，她就成了母亲的贴身女仆，而且无时无刻不是体贴备至，从不懈怠，从不觉得单调乏味。她情意深切，总是温存和顺，这在女孩儿家身上委实难得。凡是目睹她这

样孝顺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对拉图奈尔一家、对杜梅夫妇来说，莫黛斯特在道德方面是一颗明珠，这一点诸位也是了解的。午饭与晚饭之间，天气晴朗时，米尼翁夫人与杜梅夫人在近处散散步，一直走到海边。莫黛斯特陪同前往，因为可怜的盲人必须有两人搀扶才行。我们刚才在一个场面中间插进这些说明，好比加进一个括号。就在上述场面出现之前一个月，有一天，杜梅夫人带着莫黛斯特游玩，到远处散步。米尼翁夫人与她仅有的几位朋友，拉图奈尔夫人、公证人和杜梅，进行商议。

"请你们听我说，朋友们，"盲人说道，"我的女儿爱上什么人了，我感觉得到，我看得见……她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我不明白，你们怎么竟没有察觉……""天哪！"中尉大叫一声。"杜梅，请你不要打断我的话。有两个月了，莫黛斯特有意打扮自己，好象要去赴约会似的。她现在对鞋子挑剔得要命，她要充分显示出双脚的美，对鞋店老板娘戈贝太太出言不逊。对给她做衣服的裁缝，也是这样。某些日子，我可怜的小宝贝沉默寡言，全神贯注，似乎在等待什么人。她说话的语气变得急促，仿佛问她话的时候，影响了她的等待和她的暗中盘算，惹她不高兴。然后，如果这个等待的人来了……""天哪！""杜梅，请你坐下！"盲老太婆说道，"莫黛斯特就心花怒放！唉！在你们看来，她并没有心花怒放，你们的眼睛忙于欣赏自然景色，抓不住这些非常细微的差别。这种欢快的心情，通过她嗓音的变化、说话的语气表现出来，我能捕捉得住，我能解释得出。这时，莫黛斯特不再端坐不动，沉思默想了，而是手脚不

停，动作紊乱……总而言之，她很高兴！甚至她表达出来的思想中，也有讨人喜欢的意图。啊，朋友们，我既懂得不幸，也同样懂得幸福……从我可怜的莫黛斯特给我的亲吻中，我猜测得到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她得到了期待的东西呢，还是惴惴不安？亲吻中有许许多多细微的差别，即使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亲吻也是如此。莫黛斯特是天真无邪的化身，不过，这似乎是已经懂事的天真无邪。我虽然眼睛瞎了，我的慈爱可是目光敏锐，所以我请你们监督我的女儿。”

听了这一席话，杜梅变得凶狠起来；公证人摆出一定要找到谜底的架势；拉图奈尔夫人成了被戏弄的陪媪[①]；杜梅夫人也和丈夫一样感到恐惧不安。于是这四个人成了侦探，对莫黛斯特寸步不离。每天晚上，杜梅裹着大衣，象个妒火中烧的西班牙人那样，躲在莫黛斯特窗下过夜。可是，就连他那军人的洞察力，也没有抓住一点蛛丝马迹。莫黛斯特除非是爱上了维勒干花园里的黄莺，或者什么路丁王子[②]，因为她根本不可能和任何人见面，既不能收到也不能发出任何信号。杜梅夫人每天看着莫黛斯特睡着了，自己才上床；她从木屋别墅顶上，和他丈夫一样全神贯注地俯视着各条道路。四位阿耳戈斯众目睽睽，看守着这个无可指摘的孩子，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要加以研究和分析，而且从来不让她听到任何内容有害的谈话。到最后，各位朋友都认为米尼翁夫人是操心过度，想邪了。

拉图奈尔夫人一向亲自带莫黛斯特上教堂，然后领她回

① 陪媪是旧时西班牙等国受雇来监护少女的年长妇女。

② 意为鬼魂。

家。大家委托她告诉莫黛斯特的母亲，说她误解了自己的女儿。

“莫黛斯特是个容易激动的姑娘，”拉图奈尔夫人指出，“她一会儿醉心于这个人的诗歌，一会儿醉心于那个人的散文。那个‘刽子手交响乐’(这个词是比查发明的，他的恩人总是借用他的智慧，就是只借不还)，叫什么《一个死囚的末日》①的，她读了以后产生什么印象，你根本就无法推断。她对那位雨果先生赞赏备至，我看她真是疯了！我真不知道这些家伙(维克多·雨果、拉马丁、拜伦，对于拉图奈尔夫人之流，就成了“这些家伙”)的想法是从哪儿来的。小姑娘跟我谈过《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②，我不愿意揭穿这件事，干脆自己也看看这玩意，好跟她一起议论议论。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翻译的缘故，我一看就头晕脑涨，眼皮直打架，看不下去。那里头，好些比喻大喊大叫，石头也会晕过去，还有什么战争的熔岩！……总之，这是一个英国人在旅行，里面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简直太不合情理了。你以为是在西班牙呢，忽然他又把你放在阿尔卑斯山顶的云雾之中了！他能叫急流和星星说话；再说，贞女也太多了！……真让人不耐烦！总而言之，拿破仑打了这么多仗以后，我们对于连篇累牍的燃烧的炮弹呀，怒吼的钢铁呀，已经厌倦了。莫黛斯特对我说，这些夸张的词句

---

① 《一个死囚的末日》(1829)，维克多·雨果的中篇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的情节发生的时间，与这部小说发表的时间很相近。

② 《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1812—1818)，拜伦的长篇叙事诗，他的代表作之一。

都是译者的过错，应该看英文原著。为了埃克絮佩，我都没学英文，难道我还会为拜伦爵士去学英文！我喜欢杜克莱-杜米尼尔①的小说，远甚于这些英国小说！我呀，我这个人诺曼底味道太重，对于外来的东西怎么也不喜欢，尤其是英国来的玩意……”

米尼翁夫人虽然总是悲悲戚戚，想到拉图奈尔夫人读《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情景，也禁不住微微一笑。极为严肃认真的公证人老婆，还以为这微微一笑是表示赞同她的理论呢！

“所以，亲爱的米尼翁夫人，你大概是把莫黛斯特的心血来潮，把她看书产生的后果，当成是谈恋爱了。她二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知道自爱了。打扮打扮，无非是要看看自己打扮一下是个什么模样。我年轻的时候，给我那死去的小妹妹戴上一顶男人帽子，我们还扮男人玩呢！……你年轻时，在法兰克福度过了幸福的青年时代。可咱们得公平点：莫黛斯特在这儿没有一点点娱乐。虽说为了让她高兴，我们可以使她任何小小的愿望都得到满足，可她知道有人监视着自己。若不是象她这样在书里找些消遣，她过的日子可真没有多少乐趣呢！好啦，她谁也不爱，就爱你……她醉心于拜伦爵士的海盗、瓦尔特·司各特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有你们那些德国人，什么哀格蒙特伯爵②、维特、席勒和其他的什么伯爵等等，你应该心满意足了。”

---

① 杜克莱-杜米尼尔即弗朗索瓦·纪尧姆（1761—1819），法国通俗小说家。

② 哀格蒙特伯爵，歌德的悲剧《哀格蒙特》的主人公。

“咦，夫人，你……”杜梅夫人见米尼翁夫人一言不发，十分诧异，恭恭敬敬地问道。

“莫黛斯特不仅仅是动感情，她是爱着一个人，”母亲执拗地回答。

“夫人，这事关系到我的生死。是母亲错了，还是看家狗错了，我很想弄个明白。你一定觉得这么办不错吧？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我可怜的妻子，为上校，为我们……”

“是你呀，杜梅！啊！我若是能看上我的女儿一眼，就好了！……”可怜的盲人说道。

“可是她能爱谁呢？”拉图奈尔夫人答道，“说到我们的话，我可以为我的埃克絮佩担保。”

“大概也不会是哥本海姆。自从上校走了以后，我们一个星期跟他相见还不到九个小时。”杜梅说道，“再说，这个只知道一百个苏等于一个埃居的人，他也没想着莫黛斯特！他的叔叔哥本海姆-凯勒对他说过：‘发财吧，好娶个凯勒家的姑娘。’由于有这个长远打算，他知道莫黛斯特是男是女，也用不着担心。我们这里见到的男人就是这几个。那个可怜的小罗锅比查，我没把他算在内。我很喜欢他；夫人，对你来说，”他向公证人妻子说道，“他就相当于杜梅。比查清清楚楚知道，朝莫黛斯特瞧一眼，对他来说，就等于吃一杯瓦讷冰激凌了……此外再没有一个活人与我们打交道了。自从你们……你们遭难以来，每次都是拉图奈尔夫人来约莫黛斯特一起上教堂，而且把她送回来。这些日子，望弥撒的时候，她仔细地

观察了莫黛斯特，在她周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最后，如果一定要告诉你们的话，我还要说，我亲自把房屋四周的小径耙平，已经有一个月的光景。每天早晨我都发现小径上干干净净，没有脚印……”

“耙子既不贵，使用起来又不难，”德国女人说道。

“那还有狗呢？……”杜梅问道。

“谈情说爱的人懂得给狗吃蒙汗药，”米尼翁夫人答道。

“您若是说得对，我就一枪把自己脑袋打开花得了，我简直就没路可走了！……”杜梅失声叫道。

“那为什么呢，杜梅？”

“唉，夫人，上校上船的时候对我说过：‘杜梅，关系到莫黛斯特名誉的事，就是上断头台，你也不要怕！’特别是莫黛斯特现在成了独苗苗，如果上校与他的女儿重逢时，她不是跟上校和我说这话时一样纯洁，一样品德高尚，我可怎么受得了他的目光！”

“你提起这话，我仿佛又看见了你们两人当时的情景！”米尼翁夫人深受感动地说。

“我以我进入天国的幸福打赌，莫黛斯特还和她睡婴儿吊床时一样纯洁无瑕，”杜梅夫人说道。

“啊！如果伯爵夫人同意我用一个办法试一试，”杜梅对答道，“我一定能弄个水落石出。姜还是老的辣啊！”

“只要对我们这棵独苗苗没有伤害，只要能让我们查清这个问题，我都答应你。”

“一个少女的内心秘密保守得这么严，”杜梅夫人问道，

“安讷，你怎么能够知道呢？”

“你们大伙儿都听我的！”中尉高叫道，“我需要所有的人。”

刚才我们这个简单扼要的交待，如果大加铺陈，尽可以提供一幅社会风习图画的材料（多少个家庭都可以从这里辨认出他们自己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件）。这个梗概大概足以使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着意描写这天晚上的人和事。当晚老兵下定决心与一位少女展开搏斗，要把一位盲母亲觉察到的爱情，从少女的内心深处挖掘出来。

一小时过去了，清静得吓人，只有玩惠斯特纸牌的人那些难以理解的词句，不时打破这种清静：“黑桃！——王牌！——切牌！——我们有大的么？——赢两墩！——出八！——该谁发牌了？”这些词句如今已成为使整个欧洲贵族激动非常的语言了！莫黛斯特做着手里的活计，对她母亲一言不发并没有感到诧异。米尼翁夫人的手绢从裙子上落到地下，比查一个箭步奔过去将它拾起。这时他正好在莫黛斯特的身边。起身的时候，他附在莫黛斯特耳边说道：

“当心！……”

莫黛斯特抬起惊异的眼睛，望了侏儒一眼。那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锋芒，使他心中充满了言语无法形容的快乐。

“她谁也不爱！”可怜的驼背心中暗想。他使劲搓着双手，表皮都快搓下来了。

这时只见埃克絮佩飞奔而来，进入花坛，进入房内，如同龙卷风从天而降一般冲进客厅，向杜梅耳语道：

“那个年轻人来了！”

杜梅站起身来，扑过去拿起手枪，走出房门。

“哎呀，天哪！……他把那个人打死可怎么办？……”杜梅夫人失声大叫起来，泪如雨下。

“到底出什么事了？”莫黛斯特天真地、毫无惧色地望着朋友们问道。

“有一个年轻人总是围着木屋别墅转悠！……”拉图奈尔夫人叫嚷着说。

“那么，”莫黛斯特接口说道，“杜梅为什么要打死他呢？……”

“Sancta simplicitas①！……”比查说道，他注视着东家，那种自豪劲就和勒布伦的油画②上亚历山大望着巴比伦时一模一样。

“莫黛斯特，你上哪儿去？”母亲见女儿走开，便这样问道。

“把什么都准备好，好安排您上床睡觉，妈妈，”莫黛斯特回答道，那嗓音就和口琴音一般清脆悦耳。

“你亏本了吧！”杜梅回来时，侏儒对他说道。

“莫黛斯特简直就象我们神坛上的圣母那样规矩！”拉图奈尔夫人高声叫道。

“啊呀，天哪！这么紧张，我真受不了！”银钱总管说道，“可我身体还算很不错呢！”

① 拉丁文：天真得出奇！

② 这里指的当是勒布伦的《亚历山大战史》。

“你们今天晚上干的这些事，我真是莫名其妙。我要是明白一点点，情愿输给你们二十五个苏，”哥本海姆说道，“我看你们都疯了！”

“可这事关系到一宗巨大财富，”比查踮起脚尖才够着哥本海姆的耳朵，附在他耳边说道。

“可惜，杜梅，对于我跟你说过的话，我几乎是坚信不疑的，”莫黛斯特的母亲反复地说。

“夫人，现在该由你来证明是我们错了。”杜梅镇静地说。

哥本海姆一见事情无非关系到莫黛斯特的名誉，也知道再来一个三局已经不可能，于是收起那十个苏，拿起帽子，鞠了一躬，走了。

“喂，埃克絮佩和你，比查，你们走吧！”拉图奈尔夫人说道，“你们回勒阿弗尔去，还赶得上看个戏，戏票钱我出。”

待到只剩下米尼翁夫人与四位朋友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拉图奈尔夫人先望望杜梅。杜梅是布列塔尼人，完全能够理解那位母亲的固执。她又望望自己的丈夫，见他正摆弄着纸牌。她觉得自己有权发言了。

“米尼翁夫人，是什么要紧事儿使你悟到这一点的呢？”

“哎！我的好朋友，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大概就会象我一样，早就听见莫黛斯特谈起爱情时所使用的语言了。”

从城里住宅带到木屋别墅来的为妇女使用的少许器物中，有两位米尼翁小姐的钢琴。有时莫黛斯特无师自通地学弹钢琴来消愁解闷。她天生具有音乐才能，常常用弹琴来让母亲散散心。她唱歌很自然，经常反复吟唱母亲教她的德国

曲调。上了这些课，作了这些努力之后，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正象有人不懂和声学也能作曲一样，莫黛斯特不知不觉也创作出一些非常富于旋律性的叙事抒情歌曲。这在极有天赋的人身上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旋律之于音乐，正如形象与情感之于诗歌一样，是一朵可以自然开放的鲜花。所以，在和声学创造出来以前，各国人民就已经有了各民族的音乐旋律。植物学也是这样，先有花草然后才有植物学。莫黛斯特也一样，除了见过她姐姐画水彩画以外，根本没有学过绘画这一行。可是，她站在拉斐尔、提善、卢本斯、牟利罗、伦勃朗、①阿尔布莱希特·丢勒和荷尔拜因的绘画前面的时候，也就是说站在每个国家的理想美面前的时候，就会为画面的魅力所吸引，呆呆地看得出神。可是，这一个月来，莫黛斯特却全心致力于小夜曲，致力于创作一些其内容、诗的意境都唤起她母亲警觉的歌。她母亲见她如此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音乐创作，反复尝试着给一些从未见过的词句谱曲，十分诧异。

"如果你的怀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根据，"拉图奈尔对米尼翁夫人说道，"我很遗憾，你是过于敏感了。"

"布列塔尼的姑娘唱起歌来的时候，"杜梅脸色又阴沉起来，说道，"意中人倒确实就在近旁。"

"等莫黛斯特即兴创作时，我叫你们出其不意去瞧瞧，"母亲说道，"你们就会看见了！……"

"可怜的孩子，"杜梅夫人说道，"如果她知道我们这样忧

---

①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名画家；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名画家；伦勃朗（1606—1669），荷兰名画家。

心忡忡的话，该多么痛心！特别是如果她知道这对杜梅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她会对我们据实相告的。"

"朋友们，明天我要问问我女儿，"米尼翁夫人说道，"说不定你们用计谋得不到的东西，我用温情还能得到一些……"

这些正直的霸尔多洛①，这些忠诚的密探，这些如此警觉的比利牛斯狗，就是嗅不出、猜不着、看不见那个意中人在哪里，私情在何方，起浪的风到底从何处吹来。那么，这里上演的是不是那出无时无处不在演着的喜剧《没有看住的姑娘》②呢？……不，这并不是一个女囚向看守挑战的结果，也不是要自由的囚徒向囚室的暴君挑战的结果，而是《创世记》幕启时演出的第一场《夏娃在天堂》的无限反复。现在，到底谁对，是母亲，还是看家狗呢？生活在莫黛斯特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理解这颗少女之心！请你相信，心灵与面容是和谐一致的！莫黛斯特已经将自己的生活移植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可是直到今日人们还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存在，正象十六世纪时人们不承认克里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的世界存在一样。幸亏她缄口不言，否则人家会以为她发了疯。让我们首先来说明一下往事对莫黛斯特的影响吧！

有两件大事造就了这位少女的心灵，同时也开发了她的

---

① 霸尔多洛，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戏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人物，他将他所监护的少女禁闭起来，不许她与任何外人接触。

② 当时以《没有看住的姑娘》为题上演的喜歌剧、喜剧、市民喜剧有好几出。巴尔扎克这里用了"喜剧"一词，指的可能是《没有看住的姑娘，又名收割牧草》，作者为杜梅森、布拉吉埃和德·阿拉尔德，一八二二年六月在杂耍剧院上演，此后也经常重演。

智力。米尼翁先生和夫人，吸取了贝蒂娜身遭祸事的教训，在他们破产之前，已经决定把莫黛斯特嫁出去。他们选中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这个银行家是汉堡人，自一八一五年以来，便在勒阿弗尔安身，而且也曾受惠于他们。年轻人名叫弗朗西斯科·阿尔图，是勒阿弗尔的花花公子，具有市民阶层赋予自己的那种俗气的美，正是英国人称之为 mastok（气色很好，肌肉丰满，四肢发达）的那种人。米尼翁家遭难之时，这位花花公子立即抛弃了自己的未婚妻，从那以后再也不来见莫黛斯特、米尼翁夫人和杜梅一家。拉图奈尔曾经大着胆子就此问题去询问雅各布·阿尔图老爹。这个德国人耸耸肩膀回答说："我不明白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拉图奈尔为了使莫黛斯特增长见识，将这个答复转告给她。拉图奈尔和杜梅对这件可耻的背信弃义行为又进一步加以评论，因此，她对这一教训就理解得更加深刻。夏尔·米尼翁的两个女儿，娇生惯养，骑马外出游玩，有自己的专用马匹，有下人侍候，而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后这种自由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莫黛斯特眼见一个正式的恋人已经拜倒在自己脚下，就任凭弗朗西斯科亲吻她的手，搂住她的腰扶她上马。她还接受了他送的鲜花，以及各种各样追求心爱女子时赠送的、表示柔情的小玩意。她对这种关系信以为真，还给他绣过一个钱包①。但是这种对高贵的心灵来说是极其可靠的联系，对于哥本海姆、维勒干以及阿尔图之流来说，只不过是一缕蛛丝而已。米尼

---

① 这是当时颇为流行的表示爱情的方式。

翁夫人和米尼翁小姐在木屋别墅安顿下来以后，第二年春天，弗朗西斯科·阿尔图有一次到维勒干家来赴宴，他从草坪一侧的墙头上看见莫黛斯特时，竟扭过身去。过了一个半月，他便娶了维勒干家的大小姐为妻。莫黛斯特年轻美丽，出身高贵，这时才明白，原来那三个月，自己只不过是"百万"小姐而已①。于是莫黛斯特的困境本身，便成了守卫木屋别墅、不许别人接近的哨兵，与杜梅夫妻的小心谨慎、拉图奈尔夫妇的警觉起着同样的作用。人们现在谈起米尼翁小姐，只不过是为了侮辱她，说什么"可怜的姑娘，她将来怎么办？肯定到了二十五岁也嫁不出去！""命不好啊！先是看见什么人都拜倒在她的脚下，本来有机会可以嫁给阿尔图的儿子，现在倒落得个没有人要！""亲爱的，过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后来又堕入贫穷的深渊，这是什么滋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请读者诸君不要以为，这些侮辱性的话语是背后议论议论，或者仅仅是莫黛斯特自己的猜测。不！她不止一次亲耳听见人家说这些话。说话的是勒阿弗尔的年轻人，他们到安古维尔来闲逛，知道米尼翁夫人和米尼翁小姐住在木屋别墅，经过这幢漂亮的住宅门前时，故意这样谈论她们。维勒干家有几位朋友，对于这两位妇女竟然愿意生活在她们往日光辉的创造物之中，常常感到惊异不置。莫黛斯特在关起的百叶窗后面，常常听见诸如此类的无礼言辞。有人一面围着草坪转，一面说长道短，说什么"我真不明白，她们在这里就住得下去！大概是为了帮助维勒干

① 莫黛斯特的姓氏米尼翁，与法文"百万"(million)谐音。此句意谓弗朗西斯科·阿尔图之所以追求她，不过是看中了她的百万家财而已。

家赶走房客吧！”“她们靠什么生活呢？她们在这里能干什么呢？……”“老太太已经瞎了！”“米尼翁小姐还漂亮么？对啦，她再也没有马骑了！她以前多么神气啊！……”听到这些出自妬意的恶狠狠的蠢话，看到那对别人既垂涎三尺又气恼万分的嫉妬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往事也不放过，许多少女大概会感到热血上涌，连额头也羞得绯红；有的会痛哭流涕；有的则会怒气冲冲。莫黛斯特却一笑置之，就象在剧院里听到演员的道白而微笑一般。这些话太低级了，她则太高傲，不屑于降低自己，跟那些说法一般见识。

比起这种嫌贫爱富的卑鄙行径来，另外一件事对她影响更大。贝蒂娜是死在莫黛斯特怀里的，莫黛斯特怀着少女的忠心，怀着带有处女的丰富想象力的好奇心，照料着姐姐。在那寂静的长夜中，两姊妹交谈过许多知心话。在纯洁无瑕的妹妹眼中，贝蒂娜的命运不是很具有戏剧性么！贝蒂娜只是从不幸中才体会到什么是激情，她之所以死去，就是因为爱过别人。在两位少女之间，一个男子，不管多么存心不良，卑鄙邪恶，毕竟是一个情人！激情是人世间各种事物中真正绝对的东西，它从来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乔治·德·埃斯图尼，这个赌徒、淫棍、罪犯，在两位姑娘的记忆中，总是以勒阿弗尔盛大招待会上的巴黎花花公子的形象出现，是每一个女子都贪婪地盯着瞧的对象（贝蒂娜还以为自己是从卖弄风骚的维勒干夫人那里，把乔治·德·埃斯图尼夺到了自己手中），总而言之，是贝蒂娜幸福的情人。一位少女的崇拜，比社会上的任何谴责都更强烈。在贝蒂娜看来，法院弄错了；她眼见这个年轻

人爱过自己，而且狂热地爱过六个月，怎么能将他判刑呢！乔治为了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将她藏在巴黎一个神秘的寓所里，与世隔绝。垂死的贝蒂娜于是将爱情灌输给她的妹妹。两个姑娘常常谈论这出激情的伟大悲剧，她们的想象力使这出悲剧变得更加伟大。贝蒂娜的死亡也将莫黛斯特的天真无邪带进了坟墓，留下的莫黛斯特，不说是已知就里，至少是充满了好奇心。然而，悔恨的利齿常常深深咬啮贝蒂娜的心，她不会不对她的妹妹进行规劝。她道出知心话的时候，没有一次不规劝莫黛斯特，没有一次不叮嘱她对家庭要绝对服从。贝蒂娜去世的前一天，恳求妹妹一定要记住这泪水浸湿的床铺，绝对不要重蹈这多少痛苦都难以补赎其罪愆的行为的覆辙。贝蒂娜自责是她给家庭引来了灾星。她因没有得到父亲的宽恕而在伤心绝望中死去。虽然她悔恨异常，感动了上帝，宗教给她带来了最后的安慰，临终时刻她仍然以令人肝肠寸断的声音呼喊着："父亲！父亲！"才闭上了眼睛。

"在父母没有将你许配给那个人以前，决不要以心相许，"卡罗琳娜死前一小时对莫黛斯特说道，"没有母亲或爸爸的同意，切不要接受任何好意的表示……"

这些字字句句是真理的动人话语，在垂危之际道出，在莫黛斯特心中产生的反响，比贝蒂娜叫她发下最庄重的誓言，还要强烈。可怜的贝蒂娜姑娘，象预言家一样早有预见，她从枕下取出一枚戒指。她早已吩咐她忠诚的使女弗朗索娃·珂歇叫人在戒指上刻铭言的地方刻上了"思念贝蒂娜吧！一八二七"的字样。在她快要咽气的时候，她把这枚戒指戴在妹妹

的手指上，请她一直戴到她结婚的那一天。就这样，刺心的悔恨和对短暂爱情生活所作的天真描绘，将两位姑娘奇异地结合在一起。那短促的爱情季节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遭到遗弃的致命寒风。就在这种时刻，在痛哭、悔恨和回忆往事之中，对作恶的恐惧始终占了上风。

然而，受人引诱，又回到父母身旁，贫病交加而死的少女的悲剧，父亲遭难飘泊他乡的苦难，后来成为维勒干家女婿的那个人的卑鄙行为，母亲因痛苦过度而失明，——莫黛斯特只是在表面上适应了这一切。杜梅夫妇、拉图奈尔夫妇对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任何忠心耿耿都无法代替母亲！这小巧玲珑的木屋别墅的单调生活，这漫步于杜梅种植的美丽花草之间的生活，这些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规律犹如钟表的习惯，这外省的循规蹈矩，这守在近旁编织毛线的牌局，这只有春分或秋分时节大海的喧嚣才能打破的沉寂，这寺院一般的平静，都掩盖着最动荡不安的生活，通过思想来进行的生活，思维天地的生活。有时人们对一些少女犯下的过失惊诧莫名，那正是因为她们身边没有一位盲母亲用她的手杖在处女的心扉上敲击，而奇思异想的地道早已掘进了处女的心。当杜梅夫妇安睡的时候，莫黛斯特推开窗户，想象着可能正好有一个男子从窗下走过。那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男子，是她期待着的、冒着挨杜梅子弹的危险、骑着马将她放在身后带走的骑士。姐姐死后，莫黛斯特精神沮丧，她埋头读书，读得痴痴呆呆。她在讲两种语言的环境中长大，既掌握了德语，又掌握了法语。后来她和姐姐又跟杜梅夫人学会了英语。在这方面，

那些没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怎么监视她，于是她把英、德、法三国文学的当代杰作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拜伦爵士、歌德、席勒、瓦尔特·司各特、雨果、拉马丁、克拉勃①、莫尔②，十七、十八世纪的伟大作品、历史和戏剧，从拉伯雷的小说直到《曼侬·莱斯戈》，从蒙泰涅的《随笔集》直到狄德罗，从法国中世纪的韵文故事直到《新爱洛伊丝》，三个国家的思想以其混杂的形象充塞了这颗头脑，冷静的天真纯朴和压抑着自己情感的童贞，使这颗头脑仍然纯洁高尚。阅读了大量书籍以后，从这个头脑中迸发出对天才的绝对崇拜。这种崇拜之情光芒四射，牢不可破，真挚而又强烈。一本新书对莫黛斯特说来是一件大事：人们曾见她为一部杰作而兴高采烈，吓坏了拉图奈尔夫人；也见过她因作品不能打动她的心弦而伤心难过。在这颗充满青春的美丽幻想的心中，隐秘的激情在沸腾。但是这熊熊燃烧的生活，没有一丝火光达到表层，无论是杜梅中尉和他的妻子，还是拉图奈尔夫妇，对此都毫无察觉。可是盲母亲的耳朵却能听见那燃烧着的火焰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那时莫黛斯特心中对于一切凡夫俗子都有一种深恶痛绝的情绪，不久，这就给她的面庞打上了难以形容的高傲、桀骜不驯的烙印，削弱了她日耳曼式的天真。不过，这倒与她面容的一个细处十分协调。原来她的前额上端有一撮头发，发根向下，成一尖角形状。思虑已在双眉之间犁出一道浅浅的垅沟，那下突的发根似乎成了垅沟的延续，这样就使她面部那种桀骜不驯

① 克拉勃(1754—1832)，英国诗人。

② 托马斯·莫尔(1779—1852)，爱尔兰诗人。

的表情看上去十分强烈。这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很机灵，夏尔离家出走以前，管她叫“我的所罗门小拖鞋”①。她说话的声音，通过学习三种语言，达到了最宝贵的柔中有刚的境界。加之她的音色清新甜蜜，叫人听了从耳朵到心眼里都格外畅快，使她上述的长处更加突出。她的母亲虽说看不见她额头上显示出来的前程远大的标志②，却能从这充满爱情的语音中研究出青春发育期心灵的逐步变化。继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这一阶段以后，莫黛斯特便开始培养一种奇异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将自己变成她所安排的生活中或者梦境中的演员，想象自己向往的事物，其印象是那样突出，几乎接近于现实；这种能力可以提供思想上的享受，它将其他一切吞噬，甚至将年华吞噬，却想象自己结婚，想象自己到了老年，象查理五世那样参加自己的葬礼，③一言以蔽之，使人在内心深处扮演生活的戏剧，必要时也扮演死亡的戏剧。莫黛斯特，她扮演的是爱情戏剧。她假设自己如愿以偿地被人爱

---

① 《旧约·列王纪》记载，以色列王所罗门聪明过人，博览群书，能诗善文，通晓天文地理。“所罗门小拖鞋”原系韩斯卡夫人的父亲对她的爱称，巴尔扎克用来作为夏尔给莫黛斯特取的绰号。

② 按照当时流行的面相术的理论，额头上有一道竖纹是前程远大或天赋奇才的标志。

③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王(1516—1556)兼日耳曼皇帝(1519—1556)。其人野心勃勃，穷兵黩武，企图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王国，曾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进行了持续三十年的战争，并曾入侵土耳其、突尼斯及阿尔及尔。远征北非失败后，于一五五六年退位，隐居在西班牙于斯特修道院。据伏尔泰考证，查理五世隐居期间，为了消遣曾经演出《查理五世的葬礼》一剧。

恋，经历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阶段。她变成了一部黑色小说的女主人公，爱上了一个刽子手，或者一个最后要上绞刑架的坏蛋，或者象她姐姐一样，爱上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但是这个人一文不名，只跟法院第六庭①有交道。她假设自己是个交际明星，象尼侬②一样，经常出入盛大的交际场所，跟男人任意调笑。她一会儿过着女冒险家的生活，一会儿过着博得观众热烈掌声的女演员的生活，凡是吉尔·布拉斯③的历险，她都要经历，凡是芭斯塔、玛利勃朗及佛洛丽纳④之流所引起的轰动，她都要体会。等她对那些下流行为厌倦了，她又回到较现实的生活上来。她想象自己与一个公证人结婚，吃着正直生活赚来的黑面包，她从拉图奈尔夫人的形象中看见了自己。她同意过艰苦的生活，忍受为发财致富而必须经历的各种烦恼。后来，她又开始了小说中的生活：她因为貌美被人爱上了。一个古怪的年轻人，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艺术家，猜透了她的心思，认出了斯塔尔夫人⑤那样的天才在她额头上标出的福星。最后，她父亲成了百万富翁回来了。由于她过去的经历，她一定要叫那些情人接受各种考验，而她自己则始终不受约束。她拥有一座华丽的古堡，有用人，有车马，一言以蔽之，凡是奢侈生活中最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应有尽有，而且她要捉弄

---

① 第六庭属轻罪法庭。

② 尼侬，本名安娜·德·朗克洛（1620—1705），是极为著名的风流女子。

③ 吉尔·布拉斯，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6页注②。

④ 芭斯塔（1797—1865），意大利著名歌唱家；玛利勃朗（1808—1836），西班牙女歌唱家；佛洛丽纳是《人间喜剧》中一个著名女演员的名字。

⑤ 斯塔尔夫人（1766—1817），法国女作家，内克的女儿，以才思敏捷著称。

那些向她求婚的人，直到她四十岁时为止。到了那个年龄，她才嫁人。这部只印一册的《一千零一夜》，持续了一年左右，使莫黛斯特从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她经常把生活放在自己的手心上，富有哲理意味地、极为心酸、极为认真、极为频繁地自问："那么，以后又怎么样呢？"所以，她在这深深的泥潭中，不能不陷得齐腰那么深。有才具的人一旦堕入这种泥潭，便迫不及待地要通过他们从事的事业的大量工作以自拔。莫黛斯特若不是天性高洁，又青春年少，恐怕早已进修道院了。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使这位仍然满脑子天主教天命思想的姑娘乐善好施，相信天国广大无边。她将慈善事业当成应该毕生从事的事业。她象花萼深处的小虫一样，忧郁悲伤地爬着，隐藏在心中的异想天开的念头再也找不到食粮了。于是她平心静气地给贫苦妇女的孩子缝制长袖内衣！于是她心不在焉地听着拉图奈尔先生责骂杜梅先生"用王牌压了"他的"第十三张牌"，或者骂他抽走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主牌。信仰推动莫黛斯特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她幻想到了自己变得——从天主教的角度来讲——无可指摘的那一天，便达到了一种圣洁的境界，那时，连上帝也会倾听她的话语，使她如愿以偿。

"按照耶稣的说法，信仰可以移山；救世主将他的门徒带到了太巴列湖①上。可是我，我只请求主给我一个丈夫，"她心中想道，"这比带我到海上遨游容易多了。"

她在整个四旬斋封斋期严守斋戒，毫不违例。她心想，此

① 据《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十五章：耶稣遭人厌弃，带了门徒渡过加利利海，到处给人治病。加利利海即太巴列湖，在巴勒斯坦东北部。

后某一天，她从教堂里出来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与她相般配的漂亮青年，一个她的母亲可以同意的小伙子。这个年轻人会疯狂地爱上她，尾随而来。她要天主给她派来一名天使，还给天主规定了日期。结果到了那一天，却是一个相当令人作呕的穷人对她穷追不舍。天下着瓢泼大雨，外面一个小伙子也没有。她到码头上去散步，看见一些英国男子下船来。可是他们都带着本国女人，而且几乎个个都象莫黛斯特一样漂亮，她看不见迷途的哈罗尔德① 的踪影。这时，她象马利乌斯② 坐在自己幻想破灭的废墟上一样，忍不住痛哭起来。有一天，她又第三次"传唤"天主。这一次，她以为自己梦寐以求的人儿已经来到了教堂，硬要拉图奈尔夫人到每一根柱子那里仔细瞧上一遍，还以为那个人考虑周到，躲藏起来了。当然，这又是一场幻梦。从此以后，她撤销了天主的一切威力。她经常与这个想象的情人侃侃而谈，编造出问话和答话，而且赋予他许多才华。

她胸中的大志完全隐藏在这些小说之中。正因为如此，她表面上非常循规蹈矩。看守莫黛斯特的好心的人们，对她这样规矩赞赏备至。即使给她找来许多弗朗西斯科·阿尔图和维勒干的儿子那样的人，她也不至于降低身分去俯就这些乡巴佬。说来说去，她就是想要一个才气非凡的人，一般的才华对她来说已算不得什么，正如一个姑娘嫁给驻外大使都

---

① 哈罗尔德，上述《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主人公。

② 马利乌斯（公元前157—86），古罗马大将及政治家。一生征战，七次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却始终未能掌权。

觉得屈尊，一个律师对她来说简直就算不了什么一样。她希冀着财富，不过是为了将财富掷于她的偶像脚下而已。她梦幻中的影象在金色的背景上可以更清楚地显露出来。然而这金色的背景所显示的富有，远不如她充满着女性细腻情感的内心那样丰富，因为她的主导思想是要使一位塔索①、一位弥尔顿②、一位冉-雅克·卢梭、一位缪拉③、一位克里斯朵夫·哥伦布④变成幸福而富有的人。柴堆⑤燃起熊熊烈火，要烧死这些常常在生前不为人所知的殉难者，莫黛斯特的这颗心愿意去扑灭这燃烧的烈火。普普通通的不幸遭遇不大会打动这颗心。莫黛斯特渴望着难以名状的磨难、精神上的巨大苦痛。她时而配制止疼药膏，设想出什么研究成果、音乐作品，总而言之，想出各种办法使冉-雅克·卢梭极端愤世嫉俗的思想平静下来；时而她又设想自己是拜伦爵士的妻子，变得想入非非，和曼弗雷德一样有诗意，几乎能揣测到拜伦对现实世界的鄙视，然后她再设法使他成为天主教徒，以此来测度他对宗教的怀疑。莫黛斯特还责备莫里哀将十七世纪的妇女都描写得那么优柔寡断。

---

①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著名诗人，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作者。曾因内心矛盾而陷于神经失常，被囚禁七年之久。

②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散文家，《失乐园》、《复乐园》的作者。晚年双目失明，生活贫困。

③ 缪拉（1767—1815），拿破仑的妹夫和手下名将，出身贫寒，帝国时期被封为那不勒斯国王。拿破仑失败后，缪拉被俘，判处死刑。

④ 哥伦布晚年贫病交加，悒郁而死。

⑤ 指古时烧死犯人或烧毁禁书所用的柴堆。

“为什么没有一个多情、富有而美丽的女子奔到每个才气横溢的人面前自愿作他的奴隶，就象《莱拉》[①]中那个神秘的年轻侍从一样呢？”她常常这样自问。

诸位可以看到，英国诗人[②]通过古勒奈尔[③]这个人物所吟咏的le pianto[④]，莫黛斯特完全理解了。对于那个走来主动向小克雷比庸[⑤]求爱并嫁给他的英国少女，莫黛斯特很欣赏她的举动。斯特恩和伊丽莎白·德拉珀[⑥]的故事，有好几个月的时光，构成了她的生命和幸福。在思想上她也成了内容相似的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她不止一次地研究了伊丽莎白这个崇高的角色。令人赞叹的多情善感，在这部书信体故事中表达得那样高雅，使她情不自禁流下眼泪来。据说那位最有才气的英国诗人[⑦]是从来不流泪的。

于是莫黛斯特不仅靠理解作品，而且靠理解她最喜爱的作家的性格，又生活了一段时间。《世界公民》的作者哥尔斯

---

① 《莱拉》(1813—1814)，拜伦的长篇叙事诗。诗中的主人死后，其年轻侍从也因痛苦而死在主人的尸体上，人们发现原来这个侍从是一位女子。

② 指拜伦。

③ 古勒奈尔为拜伦《海盗》中的人物，她将康拉德从牢中救出，一起逃走。

④ 意大利文：眼泪，泪水。

⑤ 小克雷比庸(1707—1777)，法国作家。其父亦为文人，人称老克雷比庸。那个主动向小克雷比庸求爱并与他结婚的英国女子，名叫施塔福德小姐。他们婚后很幸福。

⑥ 英国小说家斯特恩于一七六〇年在伦敦结识伊丽莎白·德拉珀夫人，伊丽莎白随夫去印度后，斯特恩写了《约立克致伊丽莎白的信》一书，于一七七五年出版。

⑦ 指拜伦。

密①,《奥贝曼》的作者②,夏尔·诺迪耶③,麦图林④,最贫穷、最受苦的作家,是她的神祇。她揣度着他们的痛苦,设法体会他们那种掺杂着卓越的思考的、缺吃少穿的境况的滋味,她将自己心灵中最宝贵的东西都倾注进去。她想象自己给这些为才能而殉道的艺术家带来舒适的物质生活。这种高尚的恻隐之心,这种对劳动艰辛的直觉,这种对天才的崇拜,在女子心灵中萦绕,委实是一种罕见的古怪念头。首先,这很象是女子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光彩夺目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使虚荣心得到满足的东西。而虚荣心在法国,对人的行动来说,是极大的推动力。这就是莫黛斯特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深入到一个过着这种反常生活的男子内心中去,要了解他的思想契机,要了解天才人物私生活中的不幸,要了解他需要什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她头脑中的幻想一旦涌现,她的灵魂便在太空中遨游,于是她对尚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探索,迫不及待地要享受一下集千种柔情于一身的爱情。她对生活的看法高超,打定主意宁愿在一个高雅的环境中受苦,也不愿象她母亲那样在外省生活的泥沼中艰难行进。她遵守自己发下的誓言,决心做到不堕落,爱惜父亲家族的荣誉,只给父母家中带来快乐。所有这一切情感终于以一种形

---

① 哥尔斯密(1730—1774),英国作家。《世界公民》是他的书信体小说。

② 指塞南古(1770—1846),法国作家。

③ 夏尔·诺迪耶(1780—1844),法国作家。

④ 麦图林(1782—1824),爱尔兰小说家,剧作家。

式表现了出来：她想作一位诗人、一位艺术家，总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子的伴侣。但是她希望自己选择，而且要在对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才将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自己从爱情的苦闷中迸发出来的无限柔情奉献给他。这部优美的小说，她一开始创作便从中得到快乐。最深沉的宁静笼罩着她的心。她的面色渐渐红润起来，她成了诸位所见过的美丽而高尚的德国少女形象，木屋别墅的光荣，拉图奈尔夫人和杜梅夫妇的骄傲。此时莫黛斯特过的是双重的生活。一方面，她老老实实地怀着热爱的心情做好木屋别墅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象使用车闸一样利用这些琐事来控制她的精神生活的诗意，就象修道士对物质生活加以节制，而全心全意让灵魂在祈祷中发展一般。凡是有高度智慧的人，都强制自己从事某种简单机械的劳动，以便保持清醒的头脑。斯宾诺莎① 对眼镜片进行粗加工，贝尔② 数房顶上的瓦片，孟德斯鸠修整花草树木。这样降服了肉体，心灵才能安全地展开翅膀。米尼翁夫人看透了女儿的内心活动，她说得很有道理。莫黛斯特是在恋爱，但她的爱情，是很罕见、很少能为人理解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少女的首次幻想，是各种情感中最微妙的情感，是内心的甜食。她用未知、不可能和梦幻的酒杯开怀畅饮。她赞美少女天堂的青鸟。青鸟在远处歌唱，可望而不可即，任何枪支的子弹都打不着它，它那色彩绚丽的羽毛，象宝石在闪光，使你眼花缭乱。可是现实——由证婚人和市长先生伴随

①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② 贝尔(1647—1706)，法国哲学家。

的凶恶的鹰鹫一旦出现，那青鸟便无影无踪了。享有爱情的一切诗情画意，而又看不见情人，这是多么甜蜜的随心所欲的生活！是怎样的异想天开啊！

一桩毫无意义的愚不可及的偶然事件，决定了这位少女的生活。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莫黛斯特看见一幅石印肖像。这是她特别喜欢的一个作者，名叫德·卡那利。诸位都知道，这些素描是拿名人来进行可耻的投机生意的产物，仿佛他们的面孔是一份公共财产。这些素描又是多么不可信！在这幅铅笔画成的肖像上，卡那利摆出一副颇有拜伦气派的姿势，头发乱蓬蓬地直竖着，脖颈裸露，长着抒情诗人个个必有的那种硕大无比的脑门，让大家欣赏。维克多·雨果的大脑门叫多少人剃光了头皮，详细数字不得而知，那数目大概和拿破仑使之战死疆场、而本来可能成长为元帅的人数差不多。卡那利的这副面容，由于做生意的需要而被画得超凡脱俗，给莫黛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买下了这幅肖像。那天，正好德·阿泰兹① 一本最精彩的书刚刚出版。即使这样说有损莫黛斯特的形象，我们也必须承认，她在这位著名诗人和这位著名散文家之间踌躇了很久，不知买这本书好，还是买这幅肖像好。可是这两位名人是否没有妻室呢？莫黛斯特开始考虑弗朗索娃·珂歇是否能成为她可靠的帮手。弗朗索娃·珂歇是贝蒂娜从勒阿弗尔带走又带回来的女仆，米尼翁夫人和杜梅

① 德·阿泰兹，《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一个贫穷的贵族，经过苦学与奋斗后，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夫人觉得她还是比别的女仆好，现在雇她当短工，她就住在勒阿弗尔。莫黛斯特把这个有点失宠的姑娘带到自己房中。她向弗朗索娃发誓，自己永远不会给父母添一点点忧烦，永远不超出给一个少女划定的界限。对弗朗索娃，她说等以后她父亲回来时一定保证让她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条件是对于要求她做的事，一定要严守秘密。到底是什么事呢？一点小事，一件毫无恶意、对人无害的事。莫黛斯特要求她的同伙干的事，就是叫她发信和取信，回信将要寄到弗朗索娃·珂歇名下。说妥以后，莫黛斯特给出版卡那利诗集的书店老板道里阿①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短信，信中为伟大的诗人着想，向他询问卡那利是否已经结婚。然后她请出版商将回信以存局待领的形式，寄给勒阿弗尔的弗朗索娃小姐。道里阿哪里会认真对待这封信？不过他倒是回了一封信。这封回信是他办公室中五、六个记者一块凑成的，每个人都加上了自己的俏皮话。信是这样的：

小姐：

康斯坦·西尔·梅西奥·德·卡那利男爵，法兰西学院院士，于一八〇〇年生于科雷兹省的卡那利，身高五尺四寸②，发育良好，接种过牛痘，身体非常健康，符合征用条件。他在科雷兹拥有一小块祖传地产，热切希望成婚，但要得到一笔好嫁妆。

他家的族徽，半边为直纹红色，并带金色，半边为沙色，带有银色贝壳，上端为男爵花环，下端以两株落叶松的绿色图案作为支

① 道里阿是《人间喜剧》中的著名出版商。

② 指法尺，相当于325毫米。

撑。他家族的铭言是“金和铁”，但是从来不含金。

第一位卡那利族人，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动身前往圣地，这在奥弗涅①轶事中有所记载，据说他当时一贫如洗，只随身带了一把斧子。贫困从那时起就一直压在这个家族的头上。其家徽大概便源出于此。斧头只用一个贝壳来代表。不过，这位高贵的男爵如今倒大名鼎鼎，因为他打垮了许多不信基督的人，后来死在耶路撒冷，身上一无长物，既无金又无铁。那时还没有救护车，他便死在去阿什凯隆②的路上。

卡那利古堡，生产野栗子，由两座塔楼组成，一段围墙将两座塔楼连接起来。如今塔楼已被拆毁，墙上爬满了长春藤，十分壮观。古堡每年交纳二十五法郎捐税。

签署这封信的出版商还要强调指出，本人以每卷一万法郎的价目向德·卡那利先生购得诗集，卡那利先生倒是不给贝壳。

科雷兹的抒情诗人现住天堂—鱼贩子街二十九号。对一个天使派诗人来说，这是非常合适的居住区。诗句吸引鮈鱼。免除捐税。

据说，圣日耳曼区的几位贵妇人常常走上天堂街这条路，保护着这位天神。国王查理十世对这位伟大诗人十分器重，甚至认为他可以当官。最近国王任命他为荣誉勋位团军官和外交部行政法院审查官，这后一职位更加重要。这些职务并不妨碍这位伟人从鼓励文学艺术基金中领取三千法郎的津贴。这样大赚其钱在书店引起了第八次灾难，埃及倒得以幸免。唉，诗歌呀！

卡那利作品的最新版本，46厘米×62厘米，仿羊皮纸本，有毕

---

① 奥弗涅为法国中部偏僻山区。

② 阿什凯隆位于现在的加沙地带。

西沃、约瑟夫·勃里杜、施奈尔、索迈尔维等人所作插图，第多厂①印刷，共五卷，定价九法郎，邮资在内。

这封从天而降的信，如同一大块铺路石板砸到了一朵郁金香上。一位诗人，审查官，在部里领薪水，又领取一份津贴，胸前佩带着玫瑰花形勋章②，得到圣日耳曼区妇女的垂青，哪里象浑身泥土，在河堤大道上游逛，忧思迷惘，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装着满脑袋诗句回到阁楼上去的诗人呢？……莫黛斯特也看出来，这位心怀妒忌的书店老板是在冷嘲热讽，因为他写道："我造就了卡那利！我造就了拿当③！"此外，她又重读了卡那利的诗作，重读他的那些假惺惺的、伪善的诗句。即使为了理解莫黛斯特的迷恋，也需要对卡那利的诗分析两句。卡那利与天使派领袖拉马丁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护理病人时那种曲意逢迎的本事，有靠不住的温情脉脉，有令人愉快的和缓措辞。如果说这一派的领袖高声呐喊是一只鹰，卡那利则有如一只雪白加粉红的红鹳。妇女们将他看作是自己不可多得的朋友，守口如瓶的可以讲心腹话的人，表现她们内心活动的人，理解她们的人，能给她们的行为找到解释的人。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道里阿留了很大的边白，莫黛斯特在空白处用铅笔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批语，与这个沉思遐想、充满柔情的心灵发生了极大的共鸣。卡那利没有充满生命力的天赋，他的创作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他善于抚慰那些隐隐约约、捉摸

① 第多厂，法国十八、十九世纪著名印刷厂，在欧洲出版界享有盛誉。

② 玫瑰花形表示荣誉勋位团勋章的级别，别在翻领扣眼上。

③ 拿当，《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是一位红极一时的青年作家。

不定的痛苦，如缠绕着莫黛斯特的痛苦之类。他对少女讲的是她们自己的语言，他能减轻鲜血淋漓的伤口的疼痛，止住呻吟甚至哭泣。他的天才并不在于对病人高谈阔论，给他们强烈情感刺激的药物；他只是满足于用和谐悦耳、令人信赖的声音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一样不幸，我非常理解你们。来，到我身边来吧，让我们在这小溪边、柳荫下一起哭泣吧！"于是人们便走过去了！于是人们便倾听着他空洞而响亮的诗句，犹如乳母哄孩子睡觉时唱的歌。卡那利在这一点上与诺迪耶颇为相似，他用天真纯朴来使你着迷。这种纯朴的风格在散文家[1]笔下非常自然，而在卡那利笔下则是以其细腻的笔触，以其淡淡的微笑，以其凋谢的花朵，以其幼稚的哲学来刻意追求的结果。他颇为滑稽地模仿创世之初的语言，带你回到那幻想的草地上去。对于才智出众的人，人们很苛求，要求他们具有宝石的优点，不朽的完美。而对卡那利，人们看见扔给弃儿的几个小钱就心满意足了，人们对他什么都可以原谅、容忍。他好象是个乖孩子，又特别有人情味。他这副天使派诗人的装腔作势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正如女人装出纯朴天真、大吃一惊、青春年少、蒙受冤屈的伤心的天使模样，也总是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一样。莫黛斯特重温了自己的印象，对这颗心灵，对这副与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2]同样讨人喜欢的容貌产生了信任的感情。她没有听出版商的话。于是，七月初，她给这

---

① 指诺迪耶。

② 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1737—1814），《保尔和维吉妮》的作者。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 6 页注②。

位进了圣器室的多拉①写了一封信。现在人们仍然把此人当作现代七星诗社的一颗明星呢！

书 信 一

致卡那利先生

先生：

我曾经多少次想给您写信，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为什么要给您写信呢？您一定猜想得到：为了告诉您，我是多么热爱您的才华。是的，我感到必须向您表示我对您的钦佩。我是一个可怜的外省姑娘，独居一隅，唯一的幸福便是阅读您的诗作。我从阅读《勒内》②转而阅读您的作品。忧郁导致遐想。除我以外，不是还有许许多多女子给您写信，向您倾诉她们内心的思绪么！……在这人数众多的一群中，我怎么可能受到格外的注意呢？我这一纸短笺，虽然满载着我的情思，可是比起雪片般向您飞去的每一封芳香四溢的信件来，又有什么地方可以略胜一筹呢？我的自我介绍，又比其他任何女子的自我介绍都令人讨厌：我不想透露真实姓名，可是又请求您象与我相识已久一样对我完全信赖。

给我回信吧，善待我吧！我不想许下诺言，说有朝一

① 多拉，本名冉·迪纳芒第（1508—1588），十六世纪法国七星诗社诗人。"进了圣器室的多拉"，指被过分吹捧的卡那利。

② 《勒内》（1805），夏多布里昂小说，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6页注②。

日一定让您知道我是谁，但我也不绝对地说我不会这样做。对这封信，我还要补充些什么呢？……噢，先生，看我多么吃力！好，请允许我向您伸出手去，啊！这是一只充满友情的手，是您的奴仆的手。

欧·德·埃斯特-莫①

附言：如承蒙赐复，我将不胜荣幸。复函请寄勒阿弗尔 弗·珂歇小姐，存局待领。

现在，每一个少女，不管她是否有些浪漫味道，都可以想象得出，莫黛斯特有几天是在怎样焦急不安之中度过的！她觉得，空气中饱含着火热的语言，树木也仿佛具有人的外表，她简直感觉不到自己肉体的存在，她是在大自然中翱翔！土地在她脚下颤动。她非常羡慕邮政机构，她在空间尾随着她那张小小的信笺。她感到非常幸福，正象人们二十岁时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意志以后感到兴高采烈一样。她的全部心思都在这上面，有如中世纪时人们所说的魔鬼附身一般。她想象着诗人的住房是什么样子，诗人的书房是什么样子，她仿佛看见他打开信封，于是她作出各种各样的假设。

我们已经给诗意勾画了一个轮廓，现在有必要描绘一下诗人的身影了。卡那利是一个瘦小干瘪的男子，身段颇有贵族气派，棕色头发，vituline②的面庞，头比较小，正象虚荣多

---

① 这是莫黛斯特将自己名字的字母顺序打乱组成的化名。在中文里，可简略表示如下：莫＋欧＝莫，德＋埃＝黛。

② 英文：牛犊似的。

于骄傲的人头部都比较小一样。他喜欢奢侈豪华，讲究排场。发财致富对他来说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在他身上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强烈。他为自己出身高贵和有些才气而感到十分自豪，现在由于抱负太高，更无时无刻不把他的祖先挂在嘴边上。不管怎么说，卡那利家族与纳瓦兰家族、卡迪央家族、葛朗利厄家族、奈格珀利斯家族①毕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天赋给他帮了大忙。他有一双炯炯有神的东方人的眼睛，这正是人们要求诗人具有的眼睛。他举止优雅，相当体面，嗓音洪亮。但是，天生的招摇撞骗劲将这些长处几乎毁灭殆尽。他是很有自信心的喜剧演员。当他十分优雅地抬起脚来的时候，那是他早已养成了这种习惯。当他用朗诵的语调说话的时候，那也是他惯用的语调。当他颇有做戏味道地站在那里的时候，那是他已经将自己一举手一投足的姿势变成了第二天性。这一类的缺点，与他为人一向豪爽大方，与他身上应该称为“勇士风度”而与“骑士风度”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构成了浑然一体。卡那利缺乏信仰，当不了堂吉诃德，但是他眼光太高，遇到问题，也不会总是站在有利的一面。他那股诗意，碰上点什么事都会迸发出来，对这位诗人损害极大。其实他并不缺乏头脑，只是他的才华妨碍他充分发挥他的智慧。他完全为名利所左右，他的目标是要显得比自己的名气还要伟大。所以，正如我们屡见不鲜的那样，他这个人与他思想的产物完全是两回事。那些抚慰人心的、天真纯朴的、充满柔情的

① 这几个家族均为《人间喜剧》中的名门望族。

诗章，那些平静清澈好似如镜的湖水般的诗句，那些温和的颇具女性特点的诗歌，其作者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野心家。这个人穿着紧紧裹身的礼服，举止具有外交官的风度，一心要在政治上发挥影响，贵族气十足，矫揉造作，自命不凡，渴望着发财致富，以便拥有实现其野心所必需的收入。可是他现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就，得到了诗人的桂冠和爱神木的花冠，已经飘飘然了。八千法郎薪俸的职位，三千法郎的津贴，从法兰西学院还能拿到两千法郎，遗产收入扣掉卡那利土地上农业经营方面的必需花费以外，还有一千埃居，一共有一万五千法郎的固定收入，再加上出版诗作，不管年头好坏，总能收入一万法郎，这样总共就是二万五千利勿尔。而莫黛斯特心目中的这位英雄，每年还要超支五、六千法郎，所以上述这个数目就更是一笔靠不住的财富了。但是，国王的金库、外交部的秘密基金至今都将这些亏空给补上了。国王举行加冕礼时，他创作了一首赞歌，得到一套银质餐具的奖赏。他拒绝接受任何金钱奖励，说卡那利家族为法国国王效忠是应分的事。骑士国王听了微微一笑，立即在奥狄欧老店①给他订购了一套华丽版的《查伊尔》：

啊！蹩脚的诗人，你难道自以为
比查理十世更慷慨大度？②

从这时起，按照记者们的生动说法，卡那利便“江郎才尽”

① 奥狄欧原系为帝国打制金银器的商店，后改为王家金银器店。

了。他感到自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诗歌形式；他的竖琴没有七根弦，而只有一根。而且，由于他不断用独弦弹奏，到现在听众只给他留下两条路供他选择：要么用这根弦把自己吊起来，要么沉默不语。德·玛赛不喜欢卡那利，有一次他曾放肆地开过一个玩笑。他说："弗里德里希大帝[3]在某次战役结束以后指出，作战最勇敢的是那把军号，因为这军号从不间断地嘀嘀哒哒吹奏着同一个曲调。卡那利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一个作战最勇敢的人。"这句话象毒箭一般刺中了诗人的虚荣心。

卡那利想当政治家，他想利用自己的马德里之行作开端。那是在德·绍利厄公爵任驻马德里大使期间，他自己的官衔是随员。不过，按照当时在沙龙中流传的说法，他追随的是德·绍利厄公爵夫人。有多少次，不就是一语定终生么？前内高卢[4]共和国总统、皮埃蒙特最伟大的律师科拉，四十岁那年，听到一个朋友说他对园艺一窍不通，很受刺激，就当起了朱西厄[5]，种植花草，创造出新品种，并且用拉丁文出版了《皮

---

② 此诗句系模仿伏尔泰的诗剧《查伊尔》中，苏丹王奥罗斯曼反驳法国骑士奈雷斯唐的一句台词，原诗是：

> 基督徒，我赞赏你高贵的勇气；
> 但是你骄傲的心是否自以为
> 比奥罗斯曼更慷慨大度？

正文中那段俏皮话的意思是：查理十世不愿欠卡那利的人情，见他不接受金钱，便送他一套银质餐具作为报酬。

③ 指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国王，一七四〇至一七八六年在位。

④ 内高卢为今意大利北部。

⑤ 朱西厄(1748—1836)，法国著名的植物学家。

埃蒙特植物志》一书。为这部著作，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

"不管怎么说，凯宁①和夏多布里昂也是政治家嘛！"才气已尽的诗人心中想道，"我要让德·玛赛拜我为师！"

卡那利本来想写一本伟大的政治著作。可是他又担心自己用法语散文写作要露怯。对于那些习惯于用四行亚历山大体十二音节诗表达思想的人，散文的要求是极苛刻的。当代所有的诗人中，只有三个人得以将诗人与散文家的双重光荣集于一身，这就是雨果、泰奥菲尔·戈蒂耶②和维尼③。再往前数，拉辛和伏尔泰、莫里哀和拉伯雷也都是集二者于一身的。尤其是拉伯雷，他是法国文坛上罕见的杰出人物之一，在所有的文人中，他最有诗人气质。于是我们这位圣日耳曼区的诗人，还是乖乖地力图将自己的战车置于法国官府的保护棚下。他当上审查官的时候，感到需要一个秘书。这个秘书还应该是他的一位好友，可以在很多场合代替他，在书店里谋划谋划，照应他在报纸上的名气，还有，必要时在政治上给他帮帮忙。一言以蔽之，这个秘书要死心塌地为他效忠。许多科学界、艺术界、文学界的名人，在巴黎都有那么一两个捧臭脚的人，也可以说是警卫队上尉或王室内侍。这些人，借名人的光活着，类似副官之流，担负着各种微妙的使命，必要时自己也要受到牵累，为把偶像捧得高高而效犬马之劳。既不完全是他的仆从，也不完全与他平起平坐。召之即来，勇猛无畏，

---

① 凯宁(1770—1827)，英国文人，政治家。

②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法国作家，诗人。

③ 维尼(1797—1863)，法国作家，诗人。

有了豁口首先冲上前去，撤退时他打掩护，照料种种事务。只要他们幻想尚存，便忠心耿耿，或者一直效忠到他们自己的愿望已经得到满足时为止。到后来，有的人发现他们的伟人未免有些忘恩负义，有的人觉得自己受了人家的盘剥，还有一些人对这种职业感到厌倦，而很少有人满足于这种感情上的令人舒畅的平等。在与一个上等人密切交往中，实际上这是应该追求的唯一褒奖。阿里①就以此为满足，穆罕默德后来将他提高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许多人为自己的虚荣心所欺骗，自以为和他们的伟人一样有本事。忠心耿耿已很难得，象莫黛斯特设想的那种不取报酬、毫无奢望的忠心就更为罕见。然而，麦纳瓦尔②式的人物是存在的。而且，喜欢默默无闻地生活，安安静静地工作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找不到寺院而迷途的本笃会修士③，在巴黎远比其他地方为多。这些勇敢的羔羊，他们的行动中，他们的私生活中，就具有作家表现的诗意。从心灵上来说，从独立思考上来说，从感情的温存来说，他们都是诗人，正象别人是从纸上、从机灵方面、从写过多少行诗来看是一位诗人一样！拜伦爵士以及所有那些——说来可悲！——由于当权者的过错而靠舞文弄墨为生的人都是如此。墨水已成为当今的希波克莱纳泉④了！

---

① 阿里（约600—661），伊斯兰第四任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

② 麦纳瓦尔（1778—1850），曾任拿破仑的首席秘书。

③ 本笃会修士以埋头苦干、从事艰巨细致的劳动而著名，因有此喻。

④ 希波克莱纳泉又称“马泉”，希腊神话中缪斯聚会处，传说诗人饮此泉水后，便灵感大发。

法国审计院有一位年轻的审核官，他被卡那利的名气和这位所谓具有政治才能的人的远大前程所吸引，同时又因受到德·埃斯巴夫人的怂恿——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夫人给绍利厄公爵夫人帮了大忙——当了诗人的义务秘书，并得到诗人的宠爱，那情形就象一个投机商爱抚他的第一个入股人一样。这种伙伴式的关系，初露端倪时与友情颇为相似。在此以前，这个年轻人曾经在一位首相身边进行过这一类的实习。后来，一八二七年，那位首相也和其他许多大臣一样下了台。那位首相还想得很周到，早把这个年轻人安插进了审计院。这年轻人名叫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年方二十七岁。他已经获得荣誉勋位团勋章，除了其职务的官俸以外没有其他钱财，很会办事，而且在首相办公室干过四年，见多识广。他性情温和，态度和蔼，很有廉耻之心，满怀美好的感情，他很不喜欢站在前台。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很想为国效力，同时荣誉使他十分着迷。如果要他自己选择的话，给拿破仑式的人物作秘书，可能比给首相当秘书更合他的心意。爱乃斯特成了卡那利的秘书以后，给他办了很多事。但是，十八个月来，他看出了这个人的本性，虽然在文学表达上极富有诗意，实际上对人非常冷酷无情。俗话说得好，"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对文学界尤其适用。才能和品格双全的人，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一个人的能力并不能概括他的各方面。这种能力与人品相分离的现象令人惊异，究竟原因何在，这是个尚未解开的谜，说不定是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人的大脑以及大脑的各种产物——在艺术上，人的手就是大脑的延续——是在脑壳下面

开花结果的一个特殊世界，是完全独立于人的情感之外，独立于人称之为公民、家长、个人的品德之外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花天酒地过生活的人在狂饮暴食之中肯定消耗了他的才气，酒鬼在举杯畅饮之中肯定也浪费了他的才气；可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生活再有节制，也无法赋予自己以天才。同样，描绘爱情的大师维吉尔从来不曾爱过狄东；①可作为公民表率的卢梭，如果能象整个贵族阶级那样大肆挥霍，则会感到十分骄傲。这些也是几乎得到了证明的事实。话又说回来，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就提供了天才与性格完美和谐统一的良好榜样。所以，男子的才对于德而言，就和美貌之于女子差不多：能给人以希望。让我们双倍地赞美心灵、性格与才能完美一致的人吧！爱乃斯特发现卡那利在诗人的外表下乃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利己主义者当中最坏的一种，因为也有讨人喜欢的利己主义者。但是爱乃斯特不知为什么感到不好意思离开他。正直的心灵不会轻易断绝心灵上的联系，假如这种关系是他们自己主动结成的，就更其如此。莫黛斯特的信件通过邮局传递的时候，秘书和诗人还很和睦。但是也象别人家夫妻和睦相处一样，秘书总是自我牺牲。卡那利对他直言不讳，拉布里耶尔对这一点看得很重。他过去对卡那利也是敞开心扉，无

① 维吉尔（约公元前70—约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十二卷史诗《埃涅阿斯纪》中，描写特洛亚王子埃涅阿斯在海上飘泊七年后到达迦太基，和迦太基女王狄东结婚。后来埃涅阿斯抛弃狄东到意大利去重建邦国，狄东愤而自杀。参看本卷第165页注②。

所不谈的。再说，卡那利此后终生都被人认为极其伟大，象马蒙泰尔①一样受到欢迎。在他身上，优点光彩夺目，而缺点则是被掩盖着的一面。他如果不那么爱虚荣，不那么自命不凡，也许说话就不会有这么响亮的声调了。这种声调对当今的政治生活可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他的冷酷无情会以正直、公正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自我卖弄中也夹杂着义气豪爽。后果对社会有益就行，至于动机是什么，那就只有上帝才管得着了。莫黛斯特的信送到时，爱乃斯特对卡那利已经看透。两位朋友刚刚吃完午饭，在诗人的书房里聊天。那时诗人住在院落尽头楼下的一套住宅里，面向花园。

"噢！"卡那利高声叫道，"我那天对绍利厄夫人说得很对，我应该放出一首什么新诗。对我的崇拜已经下降，已经有些日子我没有收到这样的匿名信了……"

"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么?"拉布里耶尔问道。

"对，是个素不相识的人！叫德·埃斯特，住在勒阿弗尔！这显然是个化名。"

说着，卡那利将信递给拉布里耶尔。这首诗歌，这不愿为他人所知的激情，总之，莫黛斯特的心，妄自尊大的人用那么一个动作，就毫不在乎地递过去了。

"真好！"审核官叫起来，"这样把最难于启齿的感情吸引到自己身上，逼得一个可怜的女子越过所受的教育、天性、社

① 马蒙泰尔(1723—1799)，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宫廷中颇受欢迎。

会给她划定的习俗界限，打破惯例，多美啊！……天才能获得怎样的特权啊！象拿在我手中的这样一封信，出自一位少女之手，一个真正的少女，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怀着热情……”

“那又怎么样呢？”卡那利问。

“怎么样？即使象塔索那样饱经磨难，也会觉得得到报答了！”拉布里耶尔叫道。

“亲爱的朋友，”卡那利说，“收到第一封信、第二封信的时候，心里是这么想。可是，当你收到第三十封信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位热情的少女相当狡猾的时候！当你走到诗人满怀激情奔跑过的闪闪发光的道路尽头，看见是一个年老的英国女人坐在界石上，向你伸过手来的时候！……当书信上的天使变成一个容貌丑陋、正在到处找丈夫的可怜姑娘的时候！……噢！这时候，沸腾的内心便平静下来了。”

“说名气就象某些特别鲜艳的花儿一样含有毒性物质，”拉布里耶尔微笑着说，“我现在算开始相信了！”

“而且，我的朋友，”卡那利接着说下去，“所有这些女人，即使她们是真心诚意，也都有一个理想的要求，你很少能符合那种要求。她们想不到诗人正象人家指责我的一样，是一个相当虚荣的人。一个为狂热的激情所折磨的人，这种激情会使他变得不招人喜欢，心情多变，她们根本想象不出这样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她们希望你总是伟大，总是漂亮。她们根本不会想到，天才总是病态的，拿当和佛洛丽纳同居，德·阿泰兹太胖，约瑟夫·勃里杜太瘦，贝朗瑞喜欢赤脚走路，偶像也

会流鼻涕的。象吕西安·德·吕邦泼雷①那种既是诗人又是美男子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又何必去寻求那些毫无价值的恭维，何必去接受一个女人幻想破灭，目光呆滞，给你泼的一盆冷水呢？……"

"那么，真正的诗人，"拉布里耶尔说道，"就应该象上帝在他的臣民之中隐形藏身一样，只能通过他的创作看见他了……"

"那样的话，名气的代价也未免太高了，"卡那利回答，"生活里确有美好的东西。嘿！"他一面喝茶，一面说道，"一位美貌的贵妇人爱上一个诗人，她用不着象一位公爵夫人倾心于一个男演员那样，躲在舞台上空吊布景的笼子里，或者躲在楼下的包厢里。倚仗自己的美貌、财产和姓氏，她完全可以象每一部英雄史诗里的人那样大大方方地对你说：'我是卡吕普索仙女，我爱忒勒玛科斯②。'故弄玄虚是小聪明的伎俩。我对戴假面的人再也不回信，已经颇有些时日了……"

"啊！如果有一位女子主动向我走来，我会多么爱她！……"拉布里耶尔强忍泪水失声大叫，"亲爱的卡那利，我可以向你保证：一个高攀著名诗人的姑娘，从来不会是一个可怜的姑娘。她只不过是过于小心提防，过于爱面子，过于提心

---

①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人间喜剧》中一个青年诗人，《幻灭》的男主人公。

② 卡吕普索仙女是希腊神话中的山林水泽女神，奥德修路过她的住处时，她想与他结为夫妇，把他滞留了十年才被迫放他回家，事见荷马史诗《奥德修纪》。忒勒玛科斯是奥德修的儿子，这里巴尔扎克显然把奥德修误写为忒勒玛科斯了。

吊胆罢了！这肯定是一位明星，一位……”

“一位公主，”卡那利哈哈大笑，大叫起来，“来俯就他，是不是？……我亲爱的老兄，那是百年不遇的事。那样的爱情就跟这百年开一次的花一样罕见……。年轻貌美而又富有的公主们根本就忙不过来。她们象奇花异草一样，极有教养却又愚蠢无比、象接骨木一样空虚的贵族少爷们组成了篱笆，早已将她们团团围住了。我的梦想，唉！我那水晶一般纯洁的梦想，从前镶着科雷兹花边，后来在这里是镶着花环，我曾经怀着怎样狂热的梦想！……别提了！这梦想早已在我的脚下破碎……。不，不，凡是匿名的信都是有所求的！而且那要求多么高！你以为这个小囡年轻又美丽，如果你给她写信，哼！你瞧着吧！肯定不是别的事！从理智上说，你不可能爱所有的女人。就连阿波罗，至少八角阁①的阿波罗，也是一个外表风雅而实际上需要保重身体的结核病患者呢！”

“可是，”爱乃斯特说道，“一个女子这样主动上前的时候，她大概是确信自己能够在美貌和温存方面使最得宠的情妇黯然失色的。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原谅她。所以，稍有点好奇心的话……”

“啊！”卡那利回答道，“黄口小儿爱乃斯特，请允许我专心致志地爱那位给我幸福的美丽的公爵夫人吧！”

“你说得对，实在太对了，”爱乃斯特回答道。

话是这么说，年轻的秘书还是将莫黛斯特的来信反复读

① 八角阁在梵蒂冈，收藏有古代各种塑像名作。

了好几遍，极力猜测那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这里面一点没有夸大其辞。人家并没有说你是奇才，人家是向你说知心话，”他对卡那利说道，“这股谦逊的芳香和这种主动的态度，如果遇上我，我是会动心的……”

“那你给她回信好了，你亲自把这场艳遇进行到底好了！我把这个当作一份菲薄的薪水送给你，”卡那利讥诮地微笑着高声说道，“干吧！再过三个月，你把情况告诉我，如果这事能够持续三个月的话……”

四天以后，莫黛斯特收到一封信。信纸很漂亮，信封是双层的，封口上盖着卡那利的纹章。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书 信 二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小姐：

赞美精彩的作品——姑且说我的作品是精彩的吧——这个行动本身，便含有难以名状的圣洁和纯朴的意味，是不许任何人加以嘲笑的，而且在任何法庭上，都能够证明您给我写信这一举动是完全正当的。即使觉得自己受之有愧，如此的盛情也总是使人感到愉快。为此，我首先应该向您表示感谢。在这种盛情面前，蹩脚的诗人也好，真正的诗人也好，在内心深处都会觉得当之无愧，因为自尊心是一种不大经得起赞扬的东西。您给我带来的慰藉能医治好文坛的各种责难给我造成的创伤。

作为报答，我能给予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的最好的友情表示，难道不是与她分享我的经验之谈么？哪怕这样做会使她热烈的向往烟消云散，我也在所不惜。

小姐，一位少女最美好的棕榈枝①，便是圣洁、纯净、无可指摘的生活之花。难道您在世上是孑然一身么？只这一句话就行了。如果您有家庭，有父有母，请您想一想，您写信给一个根本不认识其人的诗人，这封信会使他们多么伤心忧愁！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天使，他们也有缺点。也有轻浮的人，鲁莽的人，自命不凡的人，野心勃勃的人，花天酒地的人。所以，不论天真无邪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不论法国诗人多么具有骑士风度，您在巴黎总会遇上不止一个堕落的吟游诗人。他们随时准备激起您的柔情，而目的是欺骗这种感情。那样，您的信就会被理解为另外一种意思，而不是象我这样理解了。人家会从信里看到您并没有诉之于笔端的想法。可是，人家有心，您是无意，您又丝毫不加提防。有多少作者，就有多少品格。您认为我可以理解您，我真是受宠若惊。可是，如果您落到一个伪善的天才手里，落到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手里，他写的书极其忧郁凄凉，过的生活却如同持续不断的狂欢节一般，那么您这唐突的举动，结局很可能是遇到一个心怀恶意的人，剧场后台的常客②，或者是小酒馆

---

① 西方以棕榈枝作为荣誉或胜利的象征。

② 指常常与女演员鬼混的人。

里的英雄！您在仙人草绿廊下思考着诗歌的问题时，是闻不到使手稿失去诗意的雪茄烟味道的。正如您戴着光灿夺目的珠宝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您想不到穿着粗布衣裳的珠宝工人，想不到他们神经紧张的手臂和肮脏阴暗的工作室一样！可是那灿烂的辛勤劳动之花，正是从这里开放出去的！再进一步说吧！……您大概生活在海滨，您过的那种充满幻想而又孤单寂寞的生活，从哪个方面来说会使一个诗人感兴趣呢？既然他应该描写一切，他的使命便是渗透一切啊！我们心目中的少女是那样完美，任何夏娃的女儿都无法与她们抗争！什么现实能抵得上梦想呢？您这样的少女，家中将您养大成人，就是要您作贤妻良母。现在，您初步了解了，在这可怕的都城中，诗人的生活充满了多么可怕的动荡，想想看，您能获得什么呢？要给这种生活下个定义，七个字就够了：人们喜爱的地狱！如果促使您拿起笔来的动机，是您这位十分好奇的少女怀着一种愿望，要活跃一下您单调的生活，可是从表面看，这难道不是一种反常的行为么？我该怎样看待您的信呢？是不是您属于被上流社会排斥的阶层，要在远离您的地方寻找朋友呢？是不是您为自己的丑陋而伤心难过，感到自己有一颗美好的心灵而无人可以倾诉呢？唉！思来想去，只有一个令人心酸的结论：要么您做得太过分，要么您做得很不够。今后，要么我们就此结束，要么，如果您继续写信的话，请在这方面比上一封信谈得更详细些。不过，小姐，如果您青春年少，如果

您家有父母，如果您感到心头有天堂的缬草要抛撒出来，好比玛德莱娜①将它献到耶稣脚下，那您就让一个与您般配的男子赏识您，作一个凡是好姑娘都应该作的贤妻良母吧！一个诗人，对一个年轻姑娘来说，是她所能征服的最糟糕的人！他虚荣心太强，伤人的棱角太多，这些东西必然与一位女子合情合理的自尊心发生冲突，并且会摧毁一个没有生活经验的人儿的一片衷情。诗人的妻子应该先爱他，很久以后再与他结婚，她一定要下定决心，象天使一般慈悲为怀，宽宏大量，具有母性的美德才行。小姐，这些优点，在少女身上，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请您听听大实话吧——为了回报您令人心花怒放的恭维，难道我不应该对您据实相告么？嫁给一个享有盛名的人固然很光彩，可是人们不久就会发现，作为一个人，一个超乎寻常的人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相差无几的。人们越是期望他创造出奇迹来，他距离人们的期望就越远。一个著名的诗人，正象一个女人：人们先将她的美貌吹得天花乱坠，等到谁真的看见她了，反倒会说："我还以为比这要漂亮呢！"您因为看见了巧手勾画出的我的肖像而寄这封短笺给我，殊不知那是纯粹的虚构！我的真

① 玛德莱娜即《圣经》传说中的抹大拉女人，名马利亚，她曾经堕落，后真心悔过，成为圣徒。《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用饭时，抹大拉的马利亚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痛哭流涕，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她就用头发去擦干，又抹上香膏，于是耶稣赦免了她的罪。这里巴尔扎克以缬草代替了香膏。

正面貌并不符合画像的要求。总而言之，精神方面的优点，只在肉眼看不见的范围内生长开花，诗人的妻子只会感觉到诗人的缺陷，她看到的是对珠宝进行加工而不是用珠宝来装饰自己。如果说，是地位特殊的光华使您着了迷，请您一定要明白，这种东西引起的快乐是转瞬即逝的。这种地位，远远望去，似乎完美无缺，如同闪光的高峰。待到发现它是那样凸凹不平，高处不胜寒时，是会又气又恼的！其次，女人的双脚从未踏进过创作的艰难世界，待到她们看上一眼便以为已经猜测出运笔的全部诀窍时，对她们从前赞美不止的东西，也很快就无心欣赏了。

搁笔之前，我再谈谈最后一点看法。这是一位朋友的忠告，如果您将这视为变相的请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打算彼此开诚布公的人们之间，才能建立起心灵上的交流。您会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如实地显现出自己么？我一时难以得出结论。

就此搁笔，小姐，请接受我们对一切女性的崇高敬意——哪怕是不知名姓、头戴假面的女性。

一整天都把这封信放在热乎乎的胸衣之下，自己的皮肉与胸衣之间！……留待万籁俱寂的夜半时分来阅读它，在思潮起伏的焦虑不安之中等待着这庄严寂静时刻的来临！……祝福诗人，未读之前早已在想象中读了千百封信，作出种种假设，惟独没有想到是这么一瓢冷水，浇在烟雾蒸腾的异想天开

的思绪上！象氢氰酸使生命解体一样，这一瓢冷水也使那蒸腾的烟雾消散了！……谁遇到这种情形，恐怕都要象莫黛斯特那样，虽然独自一人，也要以被单掩面，吹熄蜡烛，痛哭流泪的……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是七月初。莫黛斯特起身在房中走动。她来到百叶窗前，将窗打开。她想透透气。盛开的鲜花吐着芬芳，那芳香带着夜间各种气味所独有的清新气息升起，向她袭来。月光照亮了大海，大海如同一面明镜，闪烁着光芒。维勒干家花园里一棵树上，一只夜莺在歌唱。

"啊！原来诗人就是如此啊！"莫黛斯特心想，她的怒火平息下来了。

千万种最最辛酸的思虑接踵而至，在她的脑际翻腾。她感到自己被深深刺痛了，她想重读一遍来信。她又点起蜡烛，仔细研究了这篇精心炮制的散文。最后她终于听到了现实世界沉重的呼吸。

"他说得对，我错了，"她心中想道，"可是，在诗人闪闪发光的长袍下，找到的竟是莫里哀笔下老者的灵魂，这怎么能令人置信呢？"

当一位妇女或一位少女当场被捉住的时候，她对于自己过失的见证人、肇事者或者对象，便产生了深仇大恨。所以在真正的、自然的、桀骜不驯的莫黛斯特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把这个心地正直的人压倒，要把他投入某种矛盾的深渊之中，要报复他这迎头一棒。这个孩子本来是很纯洁的，只是她的头脑既受到她阅读的书籍的侵蚀，又受到她姐姐长期

病危的侵蚀，也受到她在孤独寂寞中进行的各种危险的思考的侵蚀。这时她的脸上忽然掠过一丝阳光。她已经在怀疑这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奔跑了三个小时。这样度过的夜晚，人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莫黛斯特有一张中国款式的小桌，是她父亲的赠品。她径直走到桌旁，在年轻人内心深处怦怦跳动的恶毒的复仇思想驱使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的：

书 信 三

致德·卡那利先生

先生：

您当然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仅如此，您还是一位正直之士。您对一个身临深渊边缘的少女是那样坦率直言。您是否也能表现出足够的坦率，毫不虚假地、不转弯抹角地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一个人附在您耳边说过：“欧·德·埃斯特-莫小姐有六百万法郎，她不想要一个傻瓜当丈夫。”这句话也可能恰巧是真话，那么，您会不会写出我手中拿着的这封回信，您的见解、您的语气是不是仍然如此呢？

请您在短时间内姑且认为这一假设是事实吧。请您对我就跟对您自己一样，什么都不要顾虑。我二十岁，但我待人处事比我的年龄要成熟，任何坦率道出的话语，都丝毫不会在我心目中损害您的形象。如果您肯于向我道

出肺腑之言，我读了您的信以后，您就会得到我对您的第一封来信的答复。

您常常表现出卓绝的天才，我对此已经表示钦佩。现在请允许我对您考虑的周到细致和品格的高尚表示敬意。正是这两点，使我不能不认为自己永远是您卑微的奴仆。

欧·德·埃斯特-莫

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将这封信拿到手，内心无比激动，那情形恰似狂风席卷整个海面，一叶扁舟在风雨中飘摇。他便到林荫大道上去散步。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一个真正的巴黎男子，说一句"这姑娘简直是一只小狐狸！……"事情就算完结了。但是对于一个心灵高尚美好的小伙子，这一类郑重的指控，这种对真理的呼唤，却有唤醒在内心深处沉睡的三位法官的作用。这三位法官就是荣誉、现实和正义。他们站起身来，大喊大叫。"啊！亲爱的爱乃斯特，"现实说道，"你本来就不应该教训一位富有的继承人么！啊！小伙子，你若是径直到勒阿弗尔去，了解一下这位少女是不是漂亮，你就会因为她偏爱奇才而感到自己倒霉了。若是你能对你的朋友暗中使点坏，让德·埃斯特小姐弃他而求你，那这位德·埃斯特小姐该是多么了不起！""怎么！"正义说道，"你们这些有思想或者有能力却没有钱的人，看见有钱的姑娘嫁给那种给你当门房你都不肯要的人便抱怨么！如今这时代讲求实际，总是迫不及待地让有钱人嫁给有钱人，而从不急于叫一个相貌

俊美、才华横溢却没有财产的小伙子，娶一个高贵而富有的美貌姑娘。你们骂这个时代精神。可现在有一位姑娘起来反对这种时代精神，诗人给她的答复却是给她当头一棒！……”“富有也好，贫穷也好，”荣誉大叫道，“年轻也好，年老也好，美貌也好，丑陋也好，这位姑娘说得对。她很有头脑，她现在将诗人拖下了个人利害的泥潭。给她一个诚恳、高尚、坦率的答复吧！最重要的，是要表达出你自己的思想，她是当之无愧的！你扪心自问一下吧！探测一下你的内心，将那些卑鄙龌龊的东西清扫出去吧！见此情景，莫里哀笔下的阿尔赛斯特[①]会说什么呢？”拉布里耶尔从鱼贩子街出发，一路上专心思考，步履缓慢。过了一个小时，还没走到修女大街。他沿着塞纳河岸前进，到当时位于圣堂附近的审计院去。他摆脱不了不知所措的心境，竟然无法审核账目了。

“她并没有六百万，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心中想道，“可是，问题不在这里……”

过了六天，莫黛斯特收到这样一封信：

书　信　四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小姐：

您不姓德·埃斯特。这是用来隐瞒您的姓氏的化

① 阿尔赛斯特，莫里哀的喜剧《恨世者》的男主角，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

名。对于一个不说真话，隐瞒自己情况的人，难道能象您要求的那样吐露真情么？请听我说，我用另一个要求来答复您的要求：告诉我，您是出身名门么？是出身贵族家庭，还是市民家庭？当然，道德观念只有一个，不会改变。但是道德对人的约束，要根据他所属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阳光照耀各地情况不同，于是产生了我们赞叹不止的四季。同样，道德也使社会义务与每人的等级、地位相吻合。士兵犯的小过失，如果出在将军身上，就是重大罪行。反之亦然。一个收获庄稼的农家姑娘，一个每日赚十五个苏的女工，一个零售小商人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布尔乔亚女子，一个富商大户人家的女孩，一个贵族之家的年轻女继承人，一个德·埃斯特家族的女儿，要遵守的戒律是各不相同的。一位国王和一个农民，虽然都应该遵守节俭的原则，可是国王不应该弯下腰去捡拾一枚金币，而农民则应该沿原路折回去寻找丢掉的十个苏。一位拥有六百万财产的德·埃斯特小姐，可以戴上插着羽毛的宽沿帽，身穿绣金骑马服，骑上一匹柏柏尔马①，由小厮殿后，扬鞭催马来到一位诗人面前，对他说："我喜欢诗歌，我想补赎列奥诺尔② 对塔索的过错！"而一个经纪人的女儿仿效她的作法，则会贻笑大方。您属于什么社会阶层呢？请您诚实地回答，然后我也会同样回答您向我提出的问题。

① 柏柏尔马原产北非，系一著名品种。

② 列奥诺尔·德·埃斯特是塔索心爱的女子。

虽然我还没有与您结识的荣幸，但是充满诗意的思想一致已将我与您连结在一起，我不愿用一般的俗套在信尾向您致以问候。使一个发表作品的人进退两难，这大概已经是制胜的一招了吧！

一个看重声誉的人可以容许自己采取的巧计，我们这位审核官自然也不会想不出来。信来信往，他终于收到了答复。

书 信 五

致德·卡那利先生

您越来越理智了，我亲爱的诗人。我的父亲是伯爵。我这个家族的主要名人，是在红衣主教几乎可以与国王平起平坐的时代出了一位红衣主教。如今我家几乎完全衰落，到我这里就要绝嗣了。但是凭我的家徽，我可以出入任何宫廷和宗教场所。总而言之，我们是抵得上卡那利家族的。我不把我们的家徽寄给您了，这样做更合适一些。尽量象我这样诚实地回答我吧！我等待着您的回音，以便判明我是否还能象现在这样自称是您的奴仆。

欧·德·埃斯特-莫

“瞧，这个小囡，占了上风就神气起来了！”拉布里耶尔高叫道，“可是，她到底是不是坦率直言呢？”

不曾给一位首相当过四年私人秘书，不住在巴黎，就看不到阴谋诡计如何不遭报应。所以，最纯真的灵魂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这座帝王之城醉人气氛的熏陶。年轻的审核官庆幸自己不是卡那利，他给莫黛斯特写了一封信，推说他要作的自白很重要，而目前院长身边的工作很忙，他确定了一个日子给她回信，然后在去勒阿弗尔的邮车①上定了一个座位。他很细心，让邮政总局局长给勒阿弗尔邮政局长写了一封便函，嘱咐他为爱乃斯特保守秘密并多加关照。这样爱乃斯特便得以看见弗朗索娃·珂歇来到邮局的情形，然后很自然地跟住她。他尾随弗朗索娃来到安古维尔的小山上，远远望见莫黛斯特·米尼翁正从木屋别墅的窗户上探出头来。

"弗朗索娃，怎么样?"少女问道。

女工答道：

"小姐，有一封。"

这天仙一般的金发美人把爱乃斯特镇住了。他沿原路折回，向一个行人打听这所漂亮的住宅主人叫什么名字。

"是这一片么?"行人手指着这一片房地产问道。

"对，朋友。"

"噢，这是维勒干先生的。他是勒阿弗尔最富有的船主，是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有多少财产的人。"

"可是我在历史上没见过有维勒干红衣主教啊!"审核官一面下山朝勒阿弗尔走去以便返回巴黎，一面心中纳闷。

---

① 这种邮车也兼载旅客。

他表情很自然地向邮政局长询问维勒干家的事，得知维勒干确实家财万贯；维勒干先生有一子二女，一个女儿嫁给了小阿尔图先生。拉布里耶尔分外小心，不让自己流露出对维勒干家有所图的模样，因为邮政局长已经用挖苦取笑的眼光望着他了。

“除了他们自家人以外，现在没有别的什么人住在他们家么？”他又问道。

“此刻埃鲁维尔家有人在这里，说是年轻的侯爵要娶维勒干家的二小姐呢！”

“在瓦卢瓦时代，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埃鲁维尔红衣主教，”拉布里耶尔心中想道，“亨利四世时代，有一位人人畏惧的埃鲁维尔元帅，后来被封为侯爵。”

爱乃斯特返回巴黎，他看德·莫黛斯特那一眼，已经足以使他神魂颠倒了。他想道，不管她富也好，穷也好，只要她心地高尚，他很愿意叫她成为德·拉布里耶尔夫人。于是他决定继续与她书信往来。

法国如今的社会文明，是要把驿车抵达广场和从广场出发的时间都记载下来；有多少信件都要数一数，什么时候将信扔进邮筒，什么时候将信送到，要盖两道邮戳；住宅都编上号码，核实了每一层楼开多少扇门窗以后，都要在征税底册上将各层标注出来。在土地册的大张纸上用最详细的线条，把全部领土划成最小的块块表示出来。这种巨人下令创作的巨人作品，大概也快完成了！可怜的法国女人们，在这样的社会文明中想隐姓埋名，想来上一点点浪漫故事，你们试试看吧！人

们不断地饶舌，在离市中心最远的边缘上，对最无关紧要的举动都要仔细琢磨一番；省长家里餐末点心吃什么要看个究竟；站在一户小康人家门口，把他吃的甜瓜有几道筋也要看个明白；节俭的手将黄金放进钱箱时发出的响声，也要极力听个清楚。人们每天晚上围在火边，就把区里、城里、省里各家财产的数字估计一遍！不谨慎的姑娘们，你们不想避开警察的目光，倒想避开喋喋不休的饶舌，你们试试看吧！由于一场常见的张冠李戴，莫黛斯特算是躲过了最无恶意的侦探。爱乃斯特已经为此自责不已。可是，哪个巴黎人愿意上一个小小的外省女子的当呢？"万事勿上当"，这个可怕的警句摧毁了人类一切高尚的思想感情。

爱乃斯特良心上受到的每一谴责，都在下面这封信中留下了痕迹。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这位正直的年轻人内心情感上经历着怎样的矛盾斗争。

上面的事情发生以后，过了几天，一个晴朗的夏日，莫黛斯特在她的窗旁，读到了这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书　信　六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小姐：

我毫不掩饰地告诉您，如果我确实知道您有万贯家财，我是会采取完全不同的作法的。为什么呢？我考虑了其原因，是这样的：在我们身上，有一种天生的促使我

们去追求和占有幸福的情感，这种天生的情感又在社会中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大部分人将幸福与经济手段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财富是幸福的最重要的因素。不论什么时代，社会情感都早已将财富变成了一种宗教。我如果知道您有万贯家财，那我就会极力讨您欢喜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不应该期待在一个男子身上，尤其是还青春年少的男子身上，有那种以良知代替感情的明智。而且在一个猎物面前，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动物性本能总是推动他向前的。如果我确实知道您很富有，那么，您从我这里得到的就不会是一通教训，而是恭维和奉承话了。那时候，我会不会很自重呢？我表示怀疑。小姐，在这种情形下，事情成了，自然就得到了宽恕。至于是否幸福……那是另一回事。如果我是用这种手段讨的老婆，我还能提防她么？……当然……您的行为或迟或早会真相毕露。您的丈夫，不论您使他变得多么伟大，最终总要责备您使他遭人白眼。您自己，或迟或早，说不定也要看不起他了。解决这种金钱婚姻造成的难题，一般人是用暴君的利剑，坚强的人是用宽恕，诗人是用哀叹。小姐，这就是我诚实的回答。

现在请您仔细听我说。您使我对您、对我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您，我还了解得不够，对于我自己，我也了解得很少。这是您获得的一大胜利。您有这样的才能，将隐藏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坏思想都搅动起来。经过思考，从我心底也升起了某种高贵的情感，所以我以

最亲切的祝福向您致敬，就象在茫茫大海上，灯塔为我们指明了哪里有使人可能遇险的礁石，人们都向灯塔致敬一样。这就是我的自白，因为我宁愿失去大地上的一切财宝，也不愿失去您对我的敬重，也不愿失去我对您的敬重。

我曾经想知道您是何许人。我刚从勒阿弗尔回来。我在勒阿弗尔看见了弗朗索娃·珂歇，我跟随她到了安古维尔，而且看见了您置身于您那漂亮的别墅中。您和诗人梦幻中的女子一样美丽。但我不知道您是隐身于埃鲁维尔小姐之后的维勒干小姐，还是隐身于维勒干小姐之后的埃鲁维尔小姐。虽然这是大大方方地干的，但是这样侦查别人使我感到脸红，于是我的研究工作宣告停止。您唤起了我的好奇心，不要责怪我颇有女人气吧：难道这不是诗人的权利么？现在，我已经向您敞开了心扉，我已经让您看透我的心思。我还要补充几句话，您可以相信我说这些话是出于一片至诚。

尽管我只是向您投过飞快的一瞥，这已经足以改变我的看法。您首先既是诗人又是一首诗，其次才是一位女子。是的，在您身上，有一种比美貌更宝贵的东西，您是艺术的理想美，您是神奇的美……那些注定要默默无闻地过活的少女，干了您这样的事，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对于具有我赋予您的那种品格的一位少女来说，情形就不同了。很多人，社会生活的偶然将他们抛掷到大地上，为的就是组成一代人。这芸芸众生中，也偶有例外。如果您的信，是您对于一般法则给妇女制定的命运进行了

漫长的富有诗意的遐想的结果，如果您出于一个卓越的、有学识的头脑的兴趣，想了解一个您认为天赋奇才的人的私生活，以便和一颗与您的心灵相同的心灵，建立起与大多数的关系不同的一种友谊，而且排开对你们女子所处地位的各种束缚，当然，您就是一个例外了！用来衡量人们行动的一般法则，要衡量您的决心，未免太狭隘。于是，就又回到了我在第一封信中说的那句话上，而且仍然那么有力：您要么是作得太过分，要么是作得还不够。

您迫使我扪心自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请您再次接受我的谢意。您纠正了我一个错误看法。这种看法在法国相当普遍，即认为婚姻是发财致富的一种手段。当我思想混乱的时候，一个圣洁的声音与我交谈。我对自己庄严地发下誓言，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发财致富，以便在选择伴侣时不为贪财的动机所左右。总而言之，我谴责了、也克制了您在我心头唤起的不适当的好奇心。您没有六百万。您如果真是一个拥有如此大量财产的姑娘，在勒阿弗尔要隐姓埋名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巴黎，我看见贵族院议员的大群家族追逐着富有的女继承人。您如果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一大群家族一定会将您暴露出来，他们一定会把国王的马厩总管派到你们维勒干府上去求婚。所以，我向您表示的情感，是完全抛开任何浪漫的想法，也抛开现实情况，只作为一个绝对规律而设想的。现在只要您向我证明，您有一颗力主违背一般规律的心灵，您内心深处，就会认为我那第二封信也和我第一

封信一样有道理。您既然注定要过布尔乔亚的生活，就请您服从这个保持社会稳定的铁的规律吧！如果您是超乎常人的女子，我很佩服您。但是，您本应该克制本能，却想听从自己本能的驱使，我就可怜您了。社会要求人克制本能。有一本书叫《克拉丽莎·哈洛》①，这部家庭史诗，其绝妙的道德教训就是：书中被损害者②合情合理而又正直的爱情，使她走向灭亡，因为这爱情的发生、发展和继续都违背了家庭的意旨。家庭，不管多么愚蠢，多么残酷，反对洛弗拉斯，就是有道理。家庭，就是社会。请您相信我的话，无论是一位姑娘，还是一位妇女，总是将自己火一样迸发的激情限制在最狭窄的合乎礼仪的范围内，才算光彩。我如果有个女儿，后来会变成斯塔尔夫人那样的人，那我真巴不得她十五岁上就死掉才好。设想一下，您女儿登上那有损妇女荣誉的露天舞台去表演，而且百般炫耀自己以博得观众的喝彩，您能不感到刺心的痛苦么？一个女子，不论她幻想的神秘诗意把自己抬得多高，都应该将自己的超人才智奉献到家庭这个祭坛上。她的激情，她的天才，她对善和美的向往，少女的全部诗篇，都属于她同意嫁给的那个男子，属于她生育的子女。我隐约发现您内心有一种愿望，要把给一个女子划定的狭小生活圈子扩大，要把激情、爱情注入婚姻之中。啊，这是美妙的幻想，是不可能的，难以实现的。即使实现了，

---

① 见本卷《〈人间喜剧〉前言》第6页注②。

② 指克拉丽莎。

最终也会使人肝肠寸断，伤心失望的！“肝肠寸断”这个词，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可笑，我使用了这个词，请您原谅。

倘若您寻求的是一种柏拉图式的友谊，这种友谊将会使您大失所望。如果您的信是一种小小的游戏，那就请您不要继续下去。这个小小的浪漫故事就此结束，是不是？但它还是有些成果的：对我来说，更加坚定了我作一个正直的人的决心，您呢，对社会生活也获得了信念。请您放眼看一看现实生活吧，把文学作品使女性心中产生的短暂的热情注入到女性的美德之中吧！再见，小姐。您尊重我，我就感到很荣幸了。看见了您以后，或者说看见了我认为是您的那个人以后，我觉得您写那样的信是非常自然的：一朵这样美丽的花应该向着诗歌的太阳开放。您大概是把花草、音乐、大海的磅礴气势、大自然的美，都当作装点心灵的东西去热爱的。那么，也象爱这些东西一样热爱诗歌吧！不过，凡是我有幸对您说过的关于诗人的话，您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嫁给一个蠢货，仔细寻找上帝为您造就的伴侣吧！请您相信我的话，能够赏识您、能够使您幸福的有识之士多得很。倘若我很富有，您很贫穷，有一天，我要将我的财产和我的心奉献在您的脚下，因为我相信您有一颗充满智慧和诚实的心。总之，我会十分放心地将我的生命和我的荣誉交给您。让我向您再说一次，别了，金发夏娃的金发女儿！

莫黛斯特阅读这封来信时，就象在茫茫沙漠中将一

口水吞下去那样贪婪。这封信背走了压在她心头的大山。后来她也看出自己制订计划时所犯的错误，决定立即补救：她给了弗朗索娃一些信封，亲自在信封上写下自己在安古维尔的地址，同时嘱咐弗朗索娃再不用到木屋别墅来了。弗朗索娃回家以后，每次收到巴黎来信，就把信装进莫黛斯特给她的信封，偷偷扔进勒阿弗尔的邮筒。莫黛斯特打算从此亲自接待邮差。每天到了邮差经过的时间，她都站在木屋别墅的门口。上述那封回信中，表面上是卡那利光彩照人的身影，实际是高尚而贫穷的拉布里耶尔的心在剧烈地跳动。这封信在莫黛斯特心中激起的万千思绪，正象那纷至沓来、拍击着海岸、然后又消失的海浪一样不计其数。就在这时刻，莫黛斯特双眼凝视着大洋，想到在巴黎这个大海洋中，她简直可以说击中了一颗天使般的心；想到她发现了在杰出的人物身上，有时心灵也可以与才能构成和谐的一体，想到是预感那富有魔力的声音给她帮了大忙，便不禁沉醉在幸福之中。一股强大的动力即将鼓动她的生命，这所别致的住宅的围墙，囚禁她的牢笼的铁栏已经打碎！她的思想张开翅膀尽情飞翔。

"啊，父亲！"她凝望着远方的地平线，自言自语道，"让我富有吧！"

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五天以后收到了回信。这封信比任何评注都说明问题。

书 信 七

致德·卡那利先生

我的朋友：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您使我心花怒放。我希望您正是一个与这封信中所描绘的您完全一致的人。这是使我心花怒放的第一封信……啊！但愿这不是最后一封！除您之外，哪个诗人能够这样宽宏大量地原谅一个姑娘并且猜透她的心思呢？

您的信上头几行是为诚挚的感情所左右写出来的。我愿意同样诚挚地与您交谈。首先，幸运得很，您根本不认识我。我可以怀着幸福的心情告诉您，我既不是那个其丑无比的维勒干小姐，也不是那位高贵无比、冷酷无比的埃鲁维尔小姐。这位埃鲁维尔小姐年龄已介乎三十到五十之间，尚未拿定主意给自己定出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埃鲁维尔红衣主教在教会历史上红极一时，作为我们家族唯一的伟大名人的那位主教，则在他之后。我之所以说他是我们家族唯一的名人，是因为司法长官、能写出小本诗集或伟大诗句的修道院院长之流，我并不视为名人。其次，我并不住在维勒干家华丽的别墅之中。上帝保佑，在我的脉管中，那种在柜台上变得冰冷的血液，连千万分之一滴也没有。我的父母分别为法国南方人和德国人。我在思想上富于条顿民族的沉思默想，血液中

则拥有普罗旺斯的生机勃勃。无论从我父亲方面说，还是从我母亲方面说，我都具有贵族的血统。从我母亲方面，我与《哥达年鉴》[1]的每一页都有关系。我采取的防范措施很稳妥，现政权机构中，甚至在最高当局中，没有一个人能揭穿我的隐姓埋名。我将保持头戴面纱、不知名姓的女子的面目。至于我本人的相貌和诺曼底人称之为我的自有财产问题，请您放心，我至少跟您所瞩目的那个小人儿（幸亏她自己不知道）一样漂亮，而且我相信，虽然我散步的时候，没有十个法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相伴随，我并不是个穷女人！拥有百万财产而被爱恋的女继承人，这种丑恶的滑稽戏为我而上演，我已经亲眼见过了。总而言之，绝不要以任何方式，甚至以打赌这种方式，来试图接近我。唉！我虽然尚未许配给任何人，却是有人看守的。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是一些勇气十足的人。如果您想闯入我隐居的地方，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尖刀刺入您的胸膛。我说这话丝毫不是为了将您一军或者刺激您的好奇心，我认为，我不需要用这两种情感来引起您的兴趣，引起您的眷恋。

您第一次的说教，在第二版中篇幅又大大增加。现在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您愿意我说真心话么？见您如此小心提防，把我当成了柯丽娜式的人物——其实柯丽娜的那些即兴创作我

---

[1] 《哥达年鉴》，一七六三年起在德国哥达城以德、法文出版的一种家谱和外交年鉴，其中载有关于一切封爵世族的信息。

非常讨厌——，我心里便想，这是许许多多不及缪斯十分之一的女人，利用好奇心抓住了您，早已将您带到她们的圣谷[①]中去过，并且劝您品尝了她们的宿地巴那斯山的鲜果的后果……噢！我的朋友，请您放心吧：虽说我热爱诗歌，我的提包里却根本没有什么小诗，我的袜子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洁白的[②]。绝不会有一卷或两卷的“轻松文体”[③]来使您心烦。总而言之，即使我会对您说：“快来吧！”您看到的也绝不会是一个贫穷、丑陋的老姑娘。这一点您现在已经知道了……啊，我的朋友！您不知道，我多么为您来过勒阿弗尔而感到遗憾！您这样做，已经改变了您称之为我的浪漫故事的情节。一位相当伟大、相当有信心、洞察力相当敏锐的男子，一步一步进入我的心扉，能够凭着对我的书信的信赖，从家中走出来，怀着孩童般纯洁的情感，来到我们首次幽会的地点，我给他准备的无价之宝，只有上帝本人才能够在他强有力的手中掂出它的分量！我向往着一个有奇才的人会这样天真无邪。这无价之宝，您已经多多少少损坏了它的边角。您生活在巴黎，我原谅您。而且正如您所说，一个诗人也是人。我说了这些，您会不会因此将我当作一个种植幻想的迷人花坛的小姑娘呢？一座早已成为废墟的古堡，其

① 圣谷为希腊神话中诗歌女神缪斯的居住地，在巴那斯山间。

② 西方称才女或女学究为蓝袜子。白袜子意谓自己不是才女、诗人。

③ 指诗集。

彩绘玻璃窗已经破碎，请您不要往窗上投掷石块以自娱吧！您是一个聪明人，怎么会想不到，您在第一封来信中那种学究气十足的训诫，德·埃斯特小姐也是经常用它来警告自己的呢？一个孩子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地主站在靠墙的果树下专心致志地读着摊派给他的税款份额，想开个玩笑吓他一跳，便朝他扔过一个石子。不，亲爱的诗人，我写的第一封信并不是这种石子，而是坐在海滨巨岩顶上的一个渔夫，希望能有神奇的收获而小心翼翼放出的鱼线。

您关于家庭所说的一切好话，我都赞成。我喜欢的男子，我自认为配得上的男子，定会得到我的心和我的生命，也会得到我父母的赞同。我既不想使他们心里难过，也不想使他们感到意外。我确信能够左右他们，他们也是没有偏见的人。总而言之，我觉得很有力量，能够把握住我自己异想天开的幻想。我用自己的双手修筑了一座堡垒，又让那些象看守一宗财宝一样看守着我的人，用他们的无限忠诚，把这堡垒加固一番。这倒不是因为我没有力量在平地上自卫。您要知道，命运给我装上了久经考验的甲胄，甲胄上刻上了“蔑视”这个字眼。对于一切散发着利害打算味道的东西，对于一切与高尚、纯洁、无私背道而驰的东西，我是深恶痛绝的。对于美好和理想的事物，我则崇拜得五体投地。我并不是不着边际地幻想，那种幻想从前在梦幻中也有过，但只涉及我自己。您信中所写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一切，包括那些庸俗不堪的

事，我承认那都是确实存在的。

就目前来说，我们两人只是也只能是朋友。您会说，为什么要寻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作朋友呢？我不认识您这个人，但我了解您的思想，您的内心。我喜欢您的思想，您的心。而且我感到自己心中有无限的情思，要求将一个才思横溢的人作为唯一听我倾诉衷情的人。我不希望我心中的诗歌毫无用处，它将为您放射出光芒，否则它就只能为上帝放射光芒。有一个好同伴，对他可以无所不谈，这是多么可贵啊！一朵真正少女的从未献给别人的鲜花向您飞去，就象那美丽的小虫向着阳光飞去一样，您会拒绝么？一位少女向您倾诉衷肠，这样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肯定您还从未遇见过！请您倾听她天真幼稚的絮语吧，请您接受她只为自己唱过的歌曲吧！晚些时候，如果我们的心灵变得象姊妹那样亲密无间，如果经过尝试，我们的性情相投，那么，有朝一日，我将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仆站在大道旁等待您，将您领进一座木屋别墅，一所真正的别墅，一座小城堡，或一座宫殿。现在我还不知道，供结婚用的黄褐色小楼该是什么样的（这黄色、褐色，是由于联姻而变得如此强大的奥地利的国旗颜色），也不知道这样的结局是否可能。可是，您总得承认这很有诗意，承认德·埃斯特小姐是个很随和的人吧！她不是将自由留给您了么？难道她要迈着妒意的脚步到巴黎的沙龙中看上一眼么？难道她将占有的义务，也就是从前中世纪的游侠骑士自愿戴上的镣铐，强加给您么？她要求

于您的，只是纯粹精神上的神秘结合。好，当您感到不幸、伤心、厌倦的时候，到我的心中来吧！把一切都详细告诉我，什么都不要对我隐瞒。无论您有什么苦痛，我都有良药可以医治。我的朋友，我年方二十，但是我的理智足有五十岁，而且在另一个自我①身上，我不幸领略过激情的可怖和欢愉。人心能包藏多少卑鄙无耻的思想，我都知道，但我仍是个最正直的少女。不，我已经再没有幻想了。我有的是更好的东西：信仰和宗教。您看，我已经开始我们这倾吐衷肠的游戏了。

不论我将来的丈夫是什么样，只要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个人尽可以高枕无忧。他可以到印度去，回来的时候，他会发现我正在完成他临行时我已经开始编织的壁毯②，任何人的眼光都不曾注入我的眼中，任何男人的声音不曾振动过我的耳膜，他从每一针每一线上，都能辨认出那似乎是以他为主人公谱写的一首诗的行行诗句。即使我被美丽的骗人的外表所蒙蔽，认错了人，我的思念构成的每一朵花，我的柔情的千娇百媚，骄傲而不是乞求的容忍所做出的无言的牺牲，都会献给他。对，我早已许下心愿，如果我的丈夫不愿意我跟随他外出的话，我就永远

① 指她姐姐。

② 这是套用《奥德修纪》中一段故事：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奥德修在海上飘泊了十年。许多青年觊觎他的财产，住在他家，向他妻子珀涅罗珀求婚。珀涅罗珀借口要织完她公公的裹尸布才能作出答复，实则白天织，夜里拆，永远也织不完。

不跟随；我将是他在家中的女神。这就是我的人世宗教信条。对一个我之于他正如生命之于躯体的男子，我为什么不能考验和挑选一下呢？男人难道能叫生活束缚住吗？一个女人使她所爱的人感到不快，这又叫什么呢？这不叫生活，这叫病态。我所理解的生活，是指能将每时每刻变成欢愉的那种健康的生活。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您的信吧！您的信永远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是的，除了开玩笑的话以外，它包含着我所期望的东西，那便是表达了平凡的、毫无诗意的感情，这种感情之于家庭，正如空气对于肺脏一样必不可少。没有这种普通的感情，就不可能有幸福。象正直的人那样做事，象诗人那样思考，象女人恋爱那样爱恋，这就是我对我朋友的期望。现在看来，这大概不再是幻想了。

再见吧，朋友！我目前还很穷。这是使我珍爱我的面具、我的隐姓埋名、我的攻不破的堡垒的原因之一。我在杂志上读到了您的最新诗作。初步了解了您的灵魂是那样伟大，而这种伟大又是那样朴素无华、不为人知以后，再读到您的诗句，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

一个少女狂热地为您祈祷上帝，将您化作她唯一的思念，除了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以外，您没有别的情敌。当您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您是否会感到很不幸呢？充满了对您的思念，专门为您而写，只会为您所读的一页页信纸，是否有什么原因要加以拒绝呢？我怎么对您，您也怎么对我吧！我还太缺乏女人气，我觉得您的倾诉，只要

是毫无保留的，真实的，就足以构成我的幸福。

您的欧·德·埃斯特-莫

“天哪！难道我已经堕入情网了么？”年轻的审核官发现自己看过这封信以后过了一个小时，手里还捧着信，便大叫起来。怎么办？她还以为是给我们伟大的诗人写信呢！我应该继续欺瞒下去么？她到底是一个四十岁的女人呢，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

爱乃斯特被这个未知的深渊吸引住了。未知，这是难以理解的无限，没有比这更饶有兴味的了。从这一片黑暗中升起点点星火，不时照亮这一片黑暗，火光也给马丁[1]式的幻觉染上了绚丽的色彩。在卡那利那样忙碌的生活中，这一类艳遇好比一朵被流水卷走的矢车菊，冲到急流的岩石缝中就消逝了。可是拉布里耶尔是一个审核官，他等待着恢复以自己的保护人为代表的制度，出于慎重用奶瓶养育着卡那利，期待着他能登上高台。这个标致的姑娘，在他想象中非是个金发女郎不可。在拉布里耶尔这种人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标致的姑娘，是会在他的心里停驻并造成一场浩劫的，正如一只狼闯入鸡场，浪漫故事闯入布尔乔亚的生活一样，都会造成严重后果。爱乃斯特于是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位勒阿弗尔的不知名姓的姑娘，给她回了一封信。这是一封精心构思的信，自命不凡的信，通过气恼开始流露出激情。信是这样写的：

---

① 指约翰·马丁(1789—1854)，英国著名画家，其作品极富浪漫色彩。

书 信 八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小姐：

您走来占据了一个可怜的诗人的心，短时间内向他显示了一个完美的形象。哪怕这是虚假的形象，至少也向他显示出了幸福的端倪。然后便对他不理不睬，给他留下永世的遗憾。即使不是故意这样做，也是有过这种打算。这样做难道光明正大么？您在回信中开始展开您思想的绚丽彩带。我请求您回这封信，确实太无先见之明。一位不知名姓的女子，善于将如此的胆量与如此新颖的思想熔于一炉，将如此浪漫的奇思与如此丰富的情感熔于一炉，一个男子是很可能醉心于她的。拜读了这首次的肺腑之言以后，有谁不热切希望结识您呢？每逢想到您的时候，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保持理智，因为您集中了一切能够搅乱男子的心弦和男子的头脑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利用此刻我还保持着的一点冷静，向您提出谦恭的劝告。

小姐：书信与生活的本来面目相比，可能更真实一些，也可能不如它真实；可能更虚假一些，也可能不那么虚假。因为我们相互交换的书信，大概只能表达我们信手写来那一时刻的思想，而不能表达我们性格的总体概念。我要说，书信再美，也永远不能代替通过日常生活的

印证来进行的对我们自已思想的表达。这些话，您相信么？人是双重的，有肉眼看不见的生活和机械的生活。肉眼看不见的生活，即内心的生活，书信来往就可以满足。机械的生活，唉！人们对它更加重视得多，在您这样的年龄，是不大相信这一点的。这两种生活应该与您追求的理想相一致。顺便说一句，这种情形是很罕见的。纯真，自然，无私，心儿尚未相许，既解风情又很贞洁的人，是一朵仙花，其色彩和芬芳能够安慰巴黎文坛所带来的一切愁苦、一切伤痛和一切遭人背弃而受到的创伤。所以我要用与您的热情不相上下的热情来向您表示感谢。可是，用我的苦痛与您施舍的珍珠进行了富有诗意的交换以后，您还能期待什么呢？我既没有拜伦爵士的奇才，也没有他那样的地位。我尤其没有他那假装受苦和虚假的社会不幸的光环。如果您在同样的处境中，您期望他什么呢？他的友情，是不是？好吧！可是，他大概只有傲慢，他已经被伤人的、病态的虚荣所吞噬，这种东西只会给友情泼一瓢冷水。我比拜伦渺小一千倍，难道我就不会有乖戾的性格使得生活无趣，将友情变成最难以承担的重负么？……如果这样，您用幻想作为交换，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与您现在的生活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种生活的烦恼罢了。签订这样的契约，是完全缺乏理智的疯狂举动。原因如下述。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听了这个故事，您就会看到，您设想的诗篇与它相比，不过是依样画葫芦。有一位德国姑娘，她是百分之百的德国人，并不是

象您这样的半个德国人。她二十岁时，如醉如痴地爱上了歌德。她虽然知道歌德已经成婚，还是将歌德当成自己的朋友，自己信仰的宗教，自己的上帝！歌德夫人，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女人，作为诗人之妻，以一种极具嘲讽意味的助人为乐的心情容忍这个盲目崇拜，但是这并没有治愈贝蒂娜[1]！后来怎么样了呢？这位着迷的姑娘最后还是嫁给了另一个大腹便便的德国人。一位少女心甘情愿作天才的奴仆，理解力方面与他不相上下，对这位天才虔诚地爱慕，一直到死，就象画家在他们神秘的小教堂门窗上勾画出的圣女像一样；到歌德逝世时，她就到一个什么偏僻地方去隐居遁世，再也不见任何人，就象博林布罗克爵士的女友那样[2]。她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承认，这位少女可能会象玛德莱娜永远与我们的救主用鲜血换来的胜利融为一体一样，[3]与歌德这位诗人的光荣融为一体。如果说这样做无比高尚，那么，对于反其道而行之，您又会作何感想呢？——这些话无非在您我之间谈谈，不足为外人道的。

拜伦和歌德是诗歌和利己主义的两大巨人。我既不是拜伦爵士，也不是歌德，而只是几首为人所称道的诗歌

---

① 指贝蒂娜·布兰塔诺，她后来嫁给德国诗人兼小说家阿尔尼姆。

② 博林布罗克(1678—1751)，英国政治家，作家。他于一七一七年离开英国，隐居法国乡间，与其女友维莱特侯爵夫人生活在一起。

③ 《新约·马可福音》第十五、十六章记载，耶稣遇难时，抹大拉的马利亚(即玛德莱娜)在场，耶稣复活后，曾向她显灵。

的作者，我不能要求有别人对我顶礼膜拜的莫大荣幸。我身上没有什么殉道者的味道。我既有勇气，又有雄心，因为我尚未有所成就，我还年轻。现在就请您看看我是什么样的人吧：全靠国王的恩典和国王手下大臣们的保护，我的生活还过得去。我的言谈举止和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模一样。我象随处可见的傻瓜一样，参加巴黎的各种聚会。但是我坐的马车，可够不上当今人们的要求，我可没能凭着在国家债权人名册上登记的年收入数目，使车轮滚动在坚实的土地上①。我既不富有，也没有任何突出之处，有些人比我有才能，例如德·阿泰兹，可是住在阁楼上，工作不为人理解，虽然颇有名气，却很贫困。这种情况毕竟赋予了他们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您充满青春的热情，抱着迷人的幻想，您这些幻想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如果说，我有幸被您视为人间大地的罕物，那么您对我来说，则是高高在上闪闪发光的尤物，如同那光芒闪烁、转瞬即逝的星星。但愿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生命中的这一章失去光彩！这样继续写下去，我会爱上您，我会怀着可以摧毁一切障碍、在您心头燃起火焰的疯狂的热情爱上您。这火势极为凶猛，可是能否持久却令人担心。即令我得到了您，我们也会以最庸俗的方式来结束：结婚，居家度日，生儿育女……啊！贝莉丝和亨利埃特·克里萨尔②混在一起，

① 意思是他没有产业，其物质生活并无可靠的保证。

② 贝莉丝和亨利埃特·克里萨尔都是莫里哀的喜剧《女学者》中的人物。

难道可能吗？……还是别了吧！

书　信　九

致德·卡那利先生

我的朋友：

您的信既使我忧伤，又使我快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读到对方的来信时，就只会感到快乐了。请您理解我的意思吧！人们向上帝开口，问他很多事情，他始终默不作声。上帝不肯给我们的答复，我想在您这里找到。德·古尔内小姐和德·蒙泰涅之间的友谊①难道不能再现吗？家住日内瓦的西蒙戴·德·西斯蒙第②夫妇，您不是认识吗？他们夫妇和睦相处，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感人的一对，与德·佩斯凯尔侯爵及其夫人③的情形颇为相似，直到暮年都很幸福，我听人谈起过。啊！象在一首交响乐曲中那样，两张竖琴，遥相呼应，发出共鸣，产生出优美和谐的音乐。这样的事情，是否不可能存在呢？而一个人独自进行创作，情形就不同了：竖琴也是他，音乐家也是他，听众也是他！您看我象一般女子那样惴惴不

① 德·古尔内小姐(1566—1645)，法国女作家，为蒙泰涅的《随感录》所倾倒，对他甚为爱慕。

② 西蒙戴·德·西斯蒙第(1773—1842)，瑞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巴尔扎克曾偕韩斯卡夫人访问过西斯蒙第夫妇。

③ 佩斯凯尔侯爵是查理五世手下大将，作战受伤，三十六岁死去。其妻维多莉亚·科伦娜写过许多深情怀念他的诗作。

安么？难道我不知道您出入交际场，您在那里会见到巴黎最美貌最聪慧的女子么？其中的一条美人鱼会垂青于您，用她冰冷的鳞片拥抱您。她对您的回答中，那俗不可耐的考虑会使我听了伤心。这些，难道我都料想不到么？朋友，比起巴黎那些卖弄风骚的花朵来，还有更为美好的东西。有一种花，生长在阿尔卑斯山的悬崖峭壁之巅。这悬崖峭壁，人们称之为天才，这种花，是人类的骄傲，是天才用他们耸入云霄的头汲取了云雾，泼洒在这花朵之上，滋润了它。我希望培植这种花，让它盛开，因为它那带有田野气息而又甜蜜的芳香永不消散，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请您给我点面子，不要以为我有任何庸俗的想法。您提到贝蒂娜，我知道您指的是谁。如果我是贝蒂娜，我永远不会成为德·阿尔尼姆夫人。如果我是拜伦爵士的妻子，此刻我大概会在一座修道院中。您谈到这个问题，正触到我的伤心处。您不了解我，以后您会了解的。我感到自己心中有一种崇高的情感，这样说绝不是自吹自擂。刚才我曾谈到生长在阿尔卑斯山顶的一种杂交植物，上帝正是将这种植物的根扎在了我的心灵中。我不愿意将这花栽在一个花盆里，放在我的窗台上，看着它死去。不，这绚丽的、绝无仅有的、芳香醉人的花，绝不会堕入生活中俗不可耐的泥坑。它是属于您的，永远属于您，任何人的目光都不能使它枯萎、憔悴！是的，我亲爱的人，我所有的思绪，甚至最隐秘、最疯狂的思绪，都属于您！这一颗少女的心毫无保留地属于您，这无限的柔情

属于您！如果您的外貌不合我的意，我绝不结婚。我可以靠内心的生活，靠您的思想，靠您的感情过活。我喜欢您的思想，您的感情，我将永远象现在一样作您的朋友。您的精神有美好的一面，这对我已经足够。我的生命意义就在于此。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仆，想到即使有一天会成为诗人的老管家，既象他的母亲，又象他的家庭主妇，既是他的理智，又是他的财富，也并没有吓得后退。这样的人，请您不要看不起她吧！这个为你们的生活而献身、对你们的生活如此宝贵的姑娘，她就是纯洁而无私的友情的化身。向她，您可以倾诉一切，她有时听着听着会点点头；她会就着灯光纺线守夜，以便诗人或者被雨淋得湿透，或者满腹牢骚地归来时，仍能在旁听从使唤。如果我命中注定不能成为幸福而永远为人眷恋的妻子，我就愿意承受这后一种命运。对这两种命运我都报以微笑。您以为，埃斯特小姐没有给法国生下两、三个孩子，没有成为维勒干夫人之流的人，法国真会受到什么损失么？但我是绝不会当老小姐的。我行善，我秘密参与一位伟大人物的生活，我把我在人世间的思念和努力都带给他，我就以这样的方式作母亲。我对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如果我尚未许人，我很富有，我知道自己年轻而美丽，我永远不会属于一个傻瓜——即使他是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儿子；我也不会属于什么一天之内就可以破产的批发商，不会属于一个虚有其表而实际上毫无主见的男人，也不会属于任何一个一想到要嫁给他就叫我一天脸红二十

次的男人。在这一点上，您尽可以放心。我的父亲对我的意愿非常赞赏，他永远不会从中作梗。如果我讨我的诗人喜欢，他也讨我喜欢，我们绚丽的爱情大厦就会修筑得高大无比，任何不幸都无法企及；我是一只雏鹰，您从我的目光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已经向您说过的话，我不再重复。但是我要简单扼要地再说一遍，同时向您坦白：如果由于爱情而将我监禁起来，不许我出门，那我将是最幸福的女子，正如我现在由于父亲的意愿而受到监禁一样。好，朋友，让我们把由于我的意愿而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简化为小说的真实吧！

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少女，被关在塔楼内，只有她的眼睛可以看到花园，她多么渴望能在花园里奔跑啊！她想出一个拆除铁栏杆的办法，从窗台上跳下，爬上花园的围墙，到邻家嬉戏去了。这是一出永恒的滑稽戏！……对啦，这个少女就是我的心灵，邻家的花园就是您的天才。难道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因为自家的栅栏被标致的小脚踩坏而抱怨的邻人，有谁见过呢？诗人也应该如此。可是莫里哀喜剧中那位了不起的说理者，定要人家说出个道理来，是不是？好，现在就讲讲道理。我亲爱的皆隆特①，一般来说，婚姻总是违背常理的。一家人家要了解一个小伙子的情况。如果这个赖昂德是邻家女人介绍

① 皆隆特及下文提到的赖昂德和阿尔冈特，均为莫里哀的喜剧《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人物。莫黛斯特戏称对方为皆隆特和阿尔冈特，以嘲讽其信中的说教。

的，或是在舞会上认识的，他没有偷过东西，没有什么显眼的毛病，他有人家希望于他的财产，毕业于一所中学或法律学校，符合一般对于教育程度的想法，衣服也穿得不错，人家就会允许他来看望这个姑娘。这个姑娘呢，一大早起来就被拴得牢牢地：母亲命令她管住自己的舌头，对她千叮万嘱，要她绝对不要将灵魂、内心的情感在脸上流露出一点点，可是又要在脸上时时挂着舞蹈演员完成单足足尖旋转动作时的那种微笑；有人用暴露出真正性格会有什么危险之类最正面的教导来武装她的头脑；有人嘱咐她不要显出受教育不够的模样。双方的父母，待他们把一切利害问题都谈妥以后，便作出好心鼓励青年男女相互了解的模样。于是他们在单独相处的短暂时间里，在谈话、散步的时候，相互了解一下。但是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已经联结在一起。这时，男子用漂亮的服装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遮盖住，姑娘那方面也照此办理。这出可悲的喜剧，中间再穿插上鲜花呀，首饰呀，看戏呀，就叫做"追求意中人"。对这种事我非常反感。我要首先让心灵结婚，很久以后，再继之以合法的结婚。一个少女一生中，只有这个时刻，思考、直觉、经验对她来说才必不可少。她在拿她的自由、她的幸福进行赌博，可是你们既不给她摇掷骰子的皮杯，也不给她骰子。她只能装装样子打个赌，如此而已。我既然有权利、有愿望、有能力、也得到允许，由我自己来造成自己的不幸，我也就象我母亲那样利用这些权

利。我母亲受到天性的指引，在一次晚会上，见一位青年男子仪表堂堂而爱上了他，后来就嫁给了他。这个男子是千万个男子中最豪爽、最忠诚、最多情的人。我知道您尚未结婚，是一个诗人，而且长得漂亮。请您放心，您的任何一位同行，哪怕象阿波罗那样俊美，如果他已经结婚，我是不会选择他作为倾诉衷肠的对象的。美貌大概就是天才的外表。既然我的母亲受过美貌的引诱，为什么才貌双全反倒不会吸引我呢？通过书信的方式来考查您，比起以几个月的"追求"那种庸俗的做法开始，我是不是会了解得更多一些呢？哈姆莱特会说，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但是，亲爱的克里萨尔，我的办法至少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不触及我们的人身。我知道爱情总是有幻想的，而任何幻想都有破灭的时候。这正是情人自以为已经终生联结在一起，而后来许多人又都分手了的原因。真正的考验是在痛苦和幸福上。当两个人通过了这两种人生的考验，在这过程中每人的优缺点都暴露无遗，也观察了彼此的性格时，他们就可以手携手一直走到坟墓了。我亲爱的阿尔冈特，谁能对您说我们已经开始的小戏就没有前途呢？……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是已经享受到了通信的快乐吗？……

我等待着您的吩咐，老爷，我心甘情愿地作您的奴仆。

欧·德·埃斯特莫

书　信　十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好了，您简直是个魔鬼，我爱上您了！您原来希望的就是这个吧，古怪的姑娘？大概您无非是想看看到底一个诗人会干出什么傻事来，好为您的外省生活消闲解闷吧？果真如此的话，那可就太不好了。正是因为您的两封信突出表现了相当的狡猾，才使一个巴黎人不能不产生这种怀疑。可是我已经身不由己，您即将给予我的答复，将决定我的生活和前程。请您告诉我，如果您肯定能得到不顾社会习俗的约束而给予您的无限柔情，您是否会动心。总而言之，您是否同意我追求您……。我的外表是否会使您喜欢，对这个问题，我确实还没有多大把握，并且感到焦虑。如果您给予我肯定的回答，我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向我们现在莫名其妙地称之为幸福的大量忧烦告别。亲爱的不知姓名的美丽姑娘，幸福正是您幻想的那样：完全融洽的感情，心心相印，将生活中的平凡小事（这居家度日的事也是必不可少的）深深打上美好理想的烙印（当然是指上帝允许我们在这人间所能有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坚贞不渝，比我们称之为忠诚的东西更可贵。一提到至高无上的幸福，什么诗人的梦想啊，少女的幻梦啊，诗一般美的东西啊，就意味着要作出牺牲。是否可以这样说呢？每一个充满智慧的人迈入生活

的门槛时，他的思想一尝试着展开翅膀，就会用目光抚摩着诗意，用眼睛孵育着诗意。可是一碰到常见的坚硬的障碍，这诗意的卵就破碎了。对于几乎所有的人来说，现实生活的脚一落地，便踩在这几乎永不破壳出雏的神秘的卵上了。所以我还是不向您谈起我自己，既不谈我的经历，又不谈我的性格，也不谈您那方面几乎是母性的爱，我这方面是赤子的爱为好。您已经使我这种感情大大改变了性质。这对我的生活会产生什么后果，可能会使人对"牺牲"这个词的含义体会更深。您已经使我变得即令不是背离职守，也是心不在焉了。这您该满意了吧？啊！您说话吧！只要您说一句话，我就一直爱您，到我闭上眼睛为止，就象德·佩斯凯尔侯爵爱他的妻子那样，象罗密欧爱他的朱丽叶那样，而且忠贞不渝。我们的生活，至少我是这么想，将是但丁所说的"平静无波的极乐"。但丁在他比《地狱篇》写得高明得多的《天堂篇》里，提到这"平静无波的极乐"是天堂的一个基本因素。可能我也象您一样，喜欢在久久的沉思中纵览所梦想的生活的全过程。奇怪的是，在我长久的沉思中，我有所怀疑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您。是的，亲爱的姑娘，我感到自己有力量这样去爱，甜甜蜜蜜，从从容容，笑容满面，挎着爱妻的手臂，从不扰乱自己心灵上晴朗的天空，直到走向坟墓。是的，我敢于思考我们两人的晚年，看到我们象那位令人尊敬的研究意大利历史的史学家① 一样鬓发皆白，却仍

① 指西斯蒙第，因他写过一部《意大利中世纪史》。

然怀着同样的柔情，只是随着每个人生季节思想状况的不同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请您听我说，我再不能只作您的朋友了。虽然您说克里萨尔、皆隆特和阿尔冈特在我身上复活，但我还没有那么老气横秋，一位蒙着面纱的女子用她可爱的小手举着酒杯，让我开怀畅饮，我怎能不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撕破这化装舞会上穿的外衣，撕破这面具，要看看她的真面目！您要么给我以希望，要么再不要给我写信了。让我远远地看您一眼吧，否则我就打退堂鼓了。是不是一定要向您说"别了"呢？您允许我在信尾署名"您的朋友"么？

书信十一

致德·卡那利先生

您多么会恭维啊！严肃的昂赛末①这么快就变成了俊美的赖昂德！这样的变化，我应该将它归之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白纸黑字表达的那些思想么？这些思想之于我的心灵之花，只是象黑炭笔画出的一朵玫瑰之于花坛上的玫瑰而已！是因为想起了那个被当成是我的姑娘？这个姑娘之于我，正如贴身女仆之于女主人一样。我们是不是更换了角色，我成了理智，您成了异想天开？好，不开玩笑了。您的信使我得到如醉如痴的快乐，这是

① 昂赛末，莫里哀的喜剧《冒失鬼》中的人物。

除了从家里人的感情得到的快乐之外，我第一次尝到的快乐。与家里人的感情，正如一位诗人所说，这是血肉的联系。这种血肉联系，压在一般人的心上，有很大的分量。可是它与上天在神秘的感应中为我们铸成的联系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让我向您表示感谢……不，这一类事情是无法感谢的……您使我感到幸福，让上帝保佑您也得到幸福吧！您在我心中撒满欢乐，您也为这欢乐而感到欢乐吧！对于社会生活中某些显而易见的很不公正的事情，您给我作了解释。在荣誉中，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闪闪发光，只有对男性才合适。上帝禁止我们女性头戴这个光环，他将爱情和温柔留给我们，让我们用爱情和温柔体贴，使他那被光芒四射的光环箍得紧紧的额头感到凉爽。我意识到了我的使命，更正确地说，您使我确定了自己的使命。

朋友，有时，我清晨起来，心境恬静得无法想象。一种舒适而神奇的平静，使我产生了上天的概念。我首先想到的似乎都是幸运的事。我把这样的早晨称为“亲爱的德国式日出”，与我的南方式日落形成对照。那南方式日落则充满了英雄的行为，激烈的战斗，罗马的节日和火热的诗意。对了，读了您这封紧急的书信以后，我心中就有上述那种极惬意地苏醒过来时的清新感觉。每当我那样醒来时，我酷爱空气，热爱大自然，并且感觉到自己注定要为一个心爱的人而死去。您有一首诗，《少女之歌》，描写的就是那种充满甜蜜的快乐、使祈祷成为一种需要

的酣畅时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您愿意我用一句话道出我对您的全部恭维么？这句话就是：我相信您不愧是我的知己！……

您的信虽然简短，却使我看到了您的内心。对，我已经猜测到您汹涌奔腾的心潮，您被激起的好奇心，您的各种打算，总之，为燃起心灵之火而抱来的（谁抱来的？）全部柴薪。但是我对您还了解不够，因此不能满足您的要求。亲爱的，请您听我说，我们之间这谜一样的关系允许我对您毫无保留，这种无保留的行动会使人看到心灵深处。一旦看到了内心，我们的相互了解也就完成了。您想订一个契约么？我们上次缔结的条约让您吃亏了么？但是您从中赢得了我的敬重。朋友，钦佩加上敬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啊！首先，请您简要地给我写一下您的经历。其次，给我讲讲您在巴黎的生活情况，逐日逐时地，毫不掩饰地讲，就象您跟一位老朋友聊天那样。好，然后，我要让我们的友情前进一步。我要和您见面，朋友，我向您许下这个诺言。这已经不错了……亲爱的，这一切，我事先告诉您，既不是阴谋诡计，也不是风流韵事，其结果也绝不是你们男人之间所说的什么“私情”。这件事关系我的一生，而且有时想到我竟让我的思念连绵不断地向您飞去，我便懊悔不迭。这件事也关系到我深深爱着的父母的一生。我的选择应该使他们高兴，他们应该把我的朋友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儿子。

上帝用他的天使的翅膀赋予您非凡的思想，却并不

总是赋予这思想以完美的形式。您那杰出的思想，对于家庭，对于家庭琐事的折磨，能够忍受到什么程度呢？……您看，我已经思考了多少题目啊！啊！虽然我在向您走去以前，内心里曾经说过："去吧！……"而当我真正跑过去的时候，心跳却并不因此而不剧烈，对于道路的坎坷和我要攀登的高山牧场会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没有视而不见。我在长久的思索中考虑到了一切。象您这样的杰出人物，既经历过你们自己激起的爱情，也经历过你们自己感受到的爱情；你们经历过不止一次的艳遇，尤其是您。您抚慰着纯真的幻想，那正是女人们情愿用高价换取的东西。您一定引起过许多艳遇的结局，其数量超过艳遇的端倪。这些难道我不知道吗？尽管如此，我还是发出了"去吧！"这样的呼喊。因为我对"人类"的高山地理的研究，超过了您所料想的程度。在您看来，那高高的山峰都是不胜寒冷的。谈到拜伦和歌德的时候，您不是对我说过他们是诗歌和利己主义的两大巨人么？嘿！朋友，这是肤浅的人的错误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您也和他们持同样的见解了。不过这可能是您慷慨大度、假谦虚或者是想避开我的表现吧！一般人将辛勤劳动的成果看成是自我扩张，这是可以允许的；而您这样看却是不能容许的了。无论是拜伦爵士、歌德、瓦尔特·司各特、居维埃还是发明家，他们都不属于自己，他们是自己思想的奴隶。思想，这神秘的强权，比女人还要妬忌。思想将他们完全控制住，想让他们活着他们就别想死，想叫他们死他

们就别想活。这种别人看不见的生活，其看得见的扩展部分从效果上看，与利己主义颇为相似。可是，一个以整个身心致力于给人们带来快乐、知识或者为时代增添光彩的人，怎么能说他是自私自利呢？一位母亲，当她把一切都献给自己孩子的时候，能说她是自私的么？……贬低、诽谤、中伤天才的人看不到天才深厚的母爱，如此而已。诗人的生活就是持续不断的牺牲，以致他必须有巨人般的体魄才能尽情享受日常生活的快乐。因此，当他以莫里哀为楷模，一面表现感情上最令人心碎的矛盾冲突，同时自己又想靠感情生活来度日的时候，他会堕入怎样不幸的深渊之中！看到莫里哀戏剧引人发笑之处，再想到他的私生活，我觉得实在可怕。所以，天才的慷慨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将您也列入这所谓利己主义者的高贵家族之中。啊！若是在我欣赏我最喜爱的各种心灵之花的地方，找到的竟是冷酷无情，斤斤计较，野心勃勃，您不知道，袭上我心头的，该是多么长久的痛苦！我刚刚迈入十六岁的门槛时，就已经尝到过失望的滋味！如今我二十岁了，如果我看到，一个用他的作品将那么多隐藏在我心中的情感表现出来的人，当我的心单独为他揭去面纱时，他不理解我的心，我明白了名气原来是骗人的，那我会怎么样呢？啊，我的朋友，您知道我会怎么办吗？您就要进入我的心灵深处了。那时，我就会对父亲说："把合你口味的女婿给我领来吧，我抛弃一切个人的意愿。为了你，把我嫁出去吧！"那时，不管这个人是公证

人也好，银行家也好，吝啬鬼也好，傻瓜蛋也好，乡巴佬也好，象终日秋雨连绵一样令人讨厌也好，象一个小小社团头目的候选人一样庸俗也好，不管他是个手艺人或者是毫无头脑的勇猛大兵也好，他都会在我身上找到最顺从最尽心的女仆。但是，到那时，每时每刻都将是可怕的自杀！我的心灵将永远不会面对心爱的太阳那使人生机勃勃的光芒而开放！但也不会有一句怨言，向我的父母和子女透露这个女子的慢性自杀。此刻她正在摇撼牢狱的铁栏，正在通过我的眼睛射出闪电，正在展开双翅向您飞去，象波吕许尼亚①一样落在您书房的角落里，呼吸着那里的空气，用有点好奇的目光望着那里的一切。有时，我的丈夫会带我到田野去。当我看见晴朗的早晨，我会故意比孩子们落后几步，默默地撒下几滴辛酸的泪水。最后，在我的心头，在我五屉柜的一个角落里，我会保留一个小小的珍宝。那是给所有被爱情欺骗的姑娘，可怜的爱好诗歌的灵魂，被微笑所吸引而堕入痛苦深渊的姑娘的……可是，我相信您，我的朋友！这种信心校正了我隐秘的雄心中那些最不切实际的思想。有时——您看我是多么直率——我真希望已经处在我们开始写的这本书的中间部分了！因为我感到自己情感这样坚定，为了爱情心中充满力量；出于理智又是那样忠贞不渝；为了尽到自己所规定的义务（如果说爱情有朝一日会转化成义务）又

① 波吕许尼亚，缪斯之一，主管颂歌、抒情诗。

是那样奋不顾身！

如果您得以跟着我来到这华丽的隐居所，我仿佛能看到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如果您了解我的各项计划，您大概要脱口冒出一句可怕的话来，其中会有“发疯”这个词，说不定我也要因为给一个诗人寄去这么多诗而受到残酷的惩罚。是的，在大自然所惠赠的让我们光彩照人的二十年中，我希望我是一孔清泉，泉水取之不尽，就象一个胜景无穷的去处。我希望用百般的妩媚和修饰使厌倦远远离开我们。我将对我的朋友充满热忱，就象女子热中于出入交际场所。我要使幸福千变万化，我要将智慧注入柔情之中，将情趣注入忠诚之中。我颇有雄心，要将往日的情敌逐个消灭，要用妻子的温存和高尚的忘我精神，防止外来的忧烦。鸟儿精心照管自己的巢只不过几天功夫，我则要终生精心照看自己的窝。这一笔巨额嫁妆，应该在堕入庸俗交易的泥坑之前，属于、献给一个伟大的人。您现在还觉得我的第一封信是犯了什么过错吗？一股神秘意愿的风把我抛向您的身边，正象一场暴风雨将一株蔷薇带到庄严雄伟的柳树的心上一般。在我用手捧着贴在我胸口的这封信里，象您的祖先参加十字军远征时一样，您也发出了这样的呼喊：“这是上帝的意愿！”

我身边的人都说我：“小姐她真沉默寡言！”您不会说“她真是罗嗦”吧！

欧·德·埃斯特－莫

《人间喜剧》中的信件，全靠一些人好心相助才写成。在他们看来，上述这些书信别有意趣，独具一格。但对这种姓名严格保密、脸上戴着面具进行的两种思想的笔战，他们的赞赏态度可能不为其他人所赞同。在一百位读者中，可能有八十位会对这种唇枪舌剑感到厌倦。在任何立宪政体的国度里，哪怕事先就猜到了谁是多数，也应该尊重多数。正是出于对多数的尊重，我们删掉了爱乃斯特和莫黛斯特之间九月份写的另外十一封来往信件。如果多数中有哪一位殷勤讨好，要求发表这十一封书信，但愿能为我们创造条件，有一天能在这里将它们重新公布出来。

这位女子思想很有锋芒，看上去心地又很善良。在她的鼓舞下，可怜的私人秘书具有真正英雄气概的情感在这些书信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两颗自由的灵魂感到相互应和默契，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想象，把这些信件想得比实际上还要美好。因此，象一个吝啬鬼只靠银行的纸票活着一样，爱乃斯特全靠这些充满温情的信纸度日。在莫黛斯特心里，一开始，她为在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生活中卷起了波澜而感到快乐，为虽然相距遥远，但是自己成了另一个人生活的主要目标而感到快乐。现在，随之而来的，是深沉的爱情。爱乃斯特善良的心正好与卡那利的名气相互补充。可叹的是，常常需要两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完美的情人，就象在文学上只有借助于几个性格相似的人的特点，才能构成一个典型一样。“这个人在心灵方面大概合我的理想，可我又觉得爱那个人，他纯粹是感官方

面的理想人物!"在沙龙里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以后,这样的话,女人不是说了不知多少遍了么!

这一段通信关系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已经将这两位恋人带到了"锦鸡岛"①。下面是莫黛斯特写的最后一封信,它已经使人能遥望到这个岛屿了。

书信十二

致德·卡那利先生

请您星期日到勒阿弗尔来。中午一点的弥撒以后,您走进教堂,在教堂里转一、两圈,然后走出教堂。不要向任何人说任何话,不要向任何人提任何问题。您要把一朵白玫瑰花插在胸前的扣眼里。然后您就返回巴黎,您会得到答复。这个答复不会如您想的那样,因为我已经对您说过,我对将来还没有把握……可是,假如我根本没见过您就答应您,那我岂不是个真正的疯子么?见到您以后,我也可能拒绝您。但是不会伤害您:我一定继续隐姓埋名。

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正是莫黛斯特和杜梅之间进行那场毫无结果的较量的前一天。这场较量,我们前面刚刚叙述过。

① 锦鸡岛又名会谈岛,是法国和西班牙共管的比达索瓦河中一小岛。一六五九年在这里签订了比利牛斯条约,并议定了路易十四和玛丽·泰蕾丝的婚姻。

那时，兴高采烈的莫黛斯特正在迫切地等待着星期天的到来。到了那一日，将要由眼睛来评判理智和感情到底谁对谁错。这是女子一生中一个最庄严的时刻，三个月的心灵交流又使这一时刻变得那样富于浪漫情调，最狂热的少女所殷切希望的也莫过于此了。除了她的母亲，其余所有的人都把这种因焦急等待而呈现出的迟钝麻木，当成是天真无邪的平静心情。无论家规和宗教的羁绊多么强大有力，朱丽·德·埃棠芝、克拉丽莎这样的人总是有的；象斟得过满的酒杯，稍有不同寻常的压力，酒浆便会溢出杯外的那种丰富的心灵，总是有的。莫黛斯特竭尽全力将自己感情洋溢的青春活力压抑下去，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真面目，不是做得很出色么？还要加上一句，她时时记起她姐姐的遭遇，这比一切社会的阻力更有力量。姐姐象用钢铁武装了她的意志，她绝不背弃父亲和家庭。可是她内心却是怎样的思潮起伏啊！一位母亲怎么能揣测不到这些呢？

第二天近午时分，莫黛斯特和杜梅夫人搀扶米尼翁夫人坐在花丛里一条长凳上晒太阳。盲老太太将她苍白而憔悴的脸转向大洋一边，吸进海水的气味，抓住在她身边的莫黛斯特的手。就在她盘问女儿的时候，她内心仍然斗争激烈：是谅解呢，还是训斥？她确实看出了莫黛斯特在恋爱。可是，正如那个假卡那利觉得她与众不同一样，母亲也觉得莫黛斯特是个例外。

“但愿你父亲能及时回来！”她怀着母爱的温存说道，“如果他还迟迟不归，在他所爱的人当中，恐怕就只能见到你一个

了！莫黛斯特，你再答应我一次，你永远不离开他，好吗？”

莫黛斯特将母亲的双手托到自己的唇边，轻轻吻了一下，一面回答道："要我再对你说一次么？”

“啊！我的孩子，我要求你这样做，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为了跟随丈夫而离开了自己的父亲！……我父亲孤身一人，只有我一个孩子……上帝在生活中惩罚我，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呢？……我要求于你的，是你要按照父亲的心愿嫁人，在你的心目中给他留一个位置，不要为你的幸福而将他牺牲，始终让他生活在家庭之中。我失明以前，已经将遗嘱写好寄给他，由他来执行。我嘱咐他将他的财产全部保留起来，倒不是我对你有什么不放心，而是谁能相信一个女婿呢？女儿，你说我这样做是否合情合理呢？一瞥青睐定我终身。美貌是那么骗人的东西，对我倒是说了实话。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也遇上这种情形，你也和母亲一样为外表所吸引，偶然发现了一个男子，那你一定要让你父亲去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人，看看他品行如何，心眼好不好，原来的经历怎么样。向我发誓吧！”

“没有父亲的同意，我绝不结婚！”莫黛斯特应答道。

听到这个答复，母亲半天没说一句话。她那僵尸一般的面容说明，她正用盲人的方式，仔细琢磨着女儿答话时的语气，思考着这句答话。

“你明白吧，我的孩子，”米尼翁夫人沉默良久以后，终于又开口说道，“卡罗琳娜的过失叫我慢慢受罪死去，你若是再出了毛病，你父亲就活不成了。我了解他，他会开枪自杀，对他来说，在人世间，就再也无所谓生趣和幸福了……”

莫黛斯特离开母亲走了几步。过了一会才又返回。

“你为什么离开我呀？”米尼翁夫人问道。

“妈妈，你叫我忍不住流泪了，”莫黛斯特回答道。

“好吧，我的小天使，亲我一下。在这附近，你谁也不爱么？……没有什么人对你献殷勤么？”她一直让莫黛斯特坐在自己膝上，心贴着心，这样问她。

“没有，亲爱的妈妈，”小狐狸回答。

“你能向我发誓吗？”

“啊，当然！……”莫黛斯特高声叫道。

米尼翁夫人再没有说什么，但她还是将信将疑。

“不管怎么说，如果你自己相中一个丈夫，一定会让你父亲知道的吧？”她又说道。

“这事我已经答应过我姐姐，也答应过你了，妈妈。我每时每刻都在手指上看到‘思念贝蒂娜吧！’这几个字，你说我还会犯下什么过失呢？……可怜的姐姐！”

一听到莫黛斯特道出“可怜的姐姐！”几个字，母女间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母亲那无神无光的双眼，老泪纵横。莫黛斯特跪在米尼翁夫人面前，对她说：“原谅我，原谅我吧，妈妈！”但仍然止不住老妇人的泪水。这时候，善良的杜梅正迈着急促的步伐，爬上安古维尔小山的山坡。这在银钱总管的生活中，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

往日，三封信带来了破产；如今，一封信又带回了好运。就在那天早晨，杜梅从一个来自中国海域的船长那里，第一次得到了他的东家、他唯一的朋友的消息。

致原米尼翁商号银钱总管杜梅先生

亲爱的杜梅：

借着这艘船即将起航的机会，我给你写这封信。除非航海中有什么变故，此船到达后不久，我乘坐的船只也会随之来到。我不愿意和我这只船分离，因为对这艘船我已经习惯了。从前我对你说过："没有消息，就是平安无事！"你见了这封信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欣喜若狂的。这句话就是："我至少已经赚了七百万！"我这次将财产带回，三分之一是靛蓝染料，三分之一是伦敦和巴黎的有价证券，另外的三分之一是黄灿灿的金子。你给我寄的钱，使我达到了我自己原定的数目。我希望给我的女儿每人二百万，同时我自己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为广州一些商号做鸦片批发买卖，这儿每一家商号都比我富十倍。你们在欧洲，简直想不到中国的富商该有多么富！我往来于小亚细亚与广州之间，从小亚细亚低价弄到鸦片，然后运到广州，全部卖给做鸦片生意的公司。最后一次远征，我到了马来亚群岛。在那里，我得以用鸦片制品换了这些头等货色的靛蓝染料。因此，我也许还可以多赚五、六十万法郎，因为我计算这些染料的价值时，只算了投进去的资本。我的身体一直很好，一点病也没生过。为自己的子女奋斗就是这样！从第二年开始，我就有了自己的"米尼翁"号，一艘可载货七百吨的漂亮双桅横帆船，用柚木造成，双层，铆钉全是铜的，一切房舱设备都按我的意

思定做。这又值一笔钱。过着海员的生活，为做好生意进行各种活动，为了成为远洋航行船长一类的人操持各种大事，使我保持了健康的体魄。跟你谈这些，不就等于跟你谈我的两个女儿和我亲爱的妻子么！我希望，抢走了我的贝蒂娜的那个恶棍得知我破产的消息以后，会对她撒手，让迷途的羔羊回到我们的小别墅。这个孩子的嫁妆，难道不需要更加优厚么！这三年中，我家中三个女的和你，我的杜梅，你们四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我心中。杜梅，你也富了。除了我的财产以外，我还给你留了一份，数字可达五十六万法郎，我用汇票寄给你。我在纽约时就已经通知蒙日诺银号，由他们亲自支付给你。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与你们大家重逢，我希望你们身体都很健康。现在我告诉你，亲爱的杜梅，我之所以只给你一个人写信，是因为我想对我的好运气暂时保密，让你给我的天使们作些思想准备，准备享受迎接我归来的快乐。我对经商已经厌倦，我想离开勒阿弗尔。选两个女婿的事对我关系重大。我打算把拉巴斯蒂的土地和城堡赎回，凑成一宗每年至少收入十万法郎的长子世袭财产①，然后请求国王恩准，让我的一个女婿来继承我的姓氏和我的贵族头衔。我们因为富有的名声在外而遭到大祸，我可怜的杜梅，这你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桩祸事使我失去了一个女儿的声誉。这种事屡见不鲜：有一次我船上带了一

① 一八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的法律规定，要继承公爵头衔必须有三万法郎的年收入，伯爵头衔要两万法郎，男爵头衔要一万法郎。

个人回爪哇，他也是一位最不幸的父亲：这个可怜的荷兰巨商，家产有九百万，可是两个女儿都被恶棍夺走。我们两人在船上象孩子一样抱头痛哭。所以，这次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有多少财富。我将不在勒阿弗尔下船，而在马赛下船。我的副手卡斯塔努是个普罗旺斯人，从前给我家干过事，这次我也叫他发了一笔小财。他将按照我的指示去赎回拉巴斯蒂领地。我呢，通过蒙日诺商号作中间人，将靛蓝售出。我将我的本金存入法兰西银行，然后再回来见你们。只留下大约值一百万的商品作为公开的财产，让人家以为我的女儿每人只有二十万法郎。从我的女婿里，挑选一个配得上继承我的姓氏、我的家徽、我的封号的，和我们一起生活，这将是我的大事。我希望这两个女婿都象你我一样，经过考验，坚定忠诚，一定得是老实人。我的老朋友，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一分钟。我想，我那位心地善良、品德出众的妻子，你的妻子和你，你们三个人一定在我女儿周围修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樊篱，在给我留下的这个天使纯净的额头上，我可以印上充满希望的亲吻。贝蒂娜-卡罗琳娜，如果你们已经设法补救了她的过失，也会时来运转。杜梅，我们一起打过仗，一起经过商，现在我们要一起务农，你将是我们的总管。这对你是否合适呢？

我的老朋友，你对我的家人怎样行事，对我的成就是说出去还是缄口不言，由你自己作主。我相信你会小心从事。你觉得说什么合适，就说什么好了。四年中，人的

性格发生多大变化都是可能的。我请你决断，因为我很担心我的妻子对自己女儿过分溺爱。再见吧，我的老朋友。请你告诉我的女儿和我的妻子，我没有哪一天不从早到晚在心底拥抱她们。过几天还会寄一张四万法郎的私人汇票去，那是给我的女儿和妻子的。

你的东家和朋友

夏尔·米尼翁

“你父亲到了，”米尼翁夫人对她女儿说。

“你怎么看得出来呢，妈妈?”莫黛斯特问道。

“只有给我们送这个消息，才能叫杜梅跑起来。”

莫黛斯特因为堕入沉思，竟然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杜梅到来。

“胜利了!”中尉一进门就大呼小叫，“夫人，上校从未生过病，他回来了……他乘‘米尼翁’号回来了!这‘米尼翁’号是他自己的船，很漂亮，加上他对我说的船上的货，大概要值八、九十万法郎呢!可是他嘱咐你们一定要严加保密。咱们那个去世的小姑娘从前出的事，早就叫他伤透心了!”

“他心里容得下一个坟墓了，”米尼翁夫人说道。

“他说发生这桩祸事，就是因为家中豪富引起了年轻人的贪欲，我觉得这也十分可能……可怜的上校还以为能在我们中间重见那只迷途的羔羊呢……咱们自个儿高兴吧，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对拉图奈尔也不要说。——小姐，”他附在莫黛斯特耳边说道，“给你父亲写一

封信，把家里失去亲人和这件事带来的悲惨后果都告诉他，好叫他对于将要面临的可怕场面有个思想准备。我负责在他回到勒阿弗尔之前，将这封信交到他手里，反正他非路过巴黎不行。给他详详细细地写吧，你反正来得及。下星期一我大概要到巴黎去，到时候我把信带走……”

莫黛斯特真怕卡那利和杜梅会碰到一块，她想上楼回房写信，并且推迟那个约会。

“小姐，请告诉我，”杜梅拦住莫黛斯特的去路，极为谦恭地说下去，“您父亲与自己的女儿久别重逢时，您心里除了父亲走时您对他、对您母亲所怀的情感以外，是否没有任何其他的情感？”

“我早已向我的姐姐，向我的母亲，也向我自己发过誓，我一定要成为父亲的安慰，父亲的幸福和光荣，而且——一定做到！”莫黛斯特向杜梅投过骄傲而轻蔑的一瞥，对答道，“知道父亲不久就要回到我们身边，我心里非常高兴。请您不要用侮辱性的怀疑来破坏我的快乐吧！一个少女的心要跳动，是阻挡不住的，您总不至于希望我是个僵尸吧？”她说道，“我这个人属于我的家庭，我的心属于我自己。如果我爱上了谁，我的父母会知道的。现在您满意了吧，先生？”

“谢谢您，小姐，”杜梅回答道，“您算是让我拣回了一条命！不过，您即使打我的嘴巴，也完全可以叫我‘杜梅’嘛！”

“你能向我发誓，”母亲说道，“你从未与任何一个年轻人搭过话，也不曾相互看过一眼吗？”

“我可以发誓，母亲，”莫黛斯特象调皮的姑娘那样微微一

笑，望着正在端详她的杜梅说。

“她说不定在装蒜！”莫黛斯特进屋以后，杜梅高声叫道。

“我的女儿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母亲回答，“可她是不会撒谎的。”

“那好，那咱们就放心吧！”中尉接口说道，“咱们就想着不幸已经与咱们了账了吧！”

“这也是上帝的意志！”米尼翁夫人对答道，“杜梅，你会看到的。我却只会听到了……我的幸福里也带着不少忧愁呢！”

此刻的莫黛斯特，虽然为父亲的归来感到高兴，可是也象佩莱特看到自己的鸡蛋摔碎了一样心中悲伤。① 她所希望的财产远比杜梅宣布的要多。因为有了这位诗人，她变得雄心勃勃了。她在第二封信中曾向他谈过六百万这个数目。她希望至少也得有一半吧！两件高兴事使她心情激动，但因她相对说来比较穷，却又勾起她淡淡的哀愁。在这两种情绪的冲击之下，她坐到了钢琴旁。钢琴，这是少女的知心人，她们向它倾诉自己的愤懑、自己的向往，通过琴声的细微差别，将这些情绪一一表达出来。

杜梅正在窗下散步，一面和他妻子聊天。他把他们财产的秘密告诉了她，问她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希望，有什么打算。杜梅夫人象她丈夫一样，除了米尼翁家的人以外，便没有别的

---

① 典出拉封丹寓言《卖牛奶的女人和牛奶罐》：佩莱特将牛奶罐顶在头上，进城去卖牛奶，一路上盘算着用卖牛奶的钱买鸡蛋孵小鸡；卖掉小鸡以后再买猪；卖掉猪以后，再买母牛……。她得意忘形，奶罐从头上摔下，一切梦想都烟消云散。

亲人。夫妻俩决定，如果德·拉巴斯蒂伯爵到普罗旺斯去，他们也到普罗旺斯去居住。他们死后，莫黛斯特的哪一个孩子需要财产，就把他们的财产留给谁。

“你们听听莫黛斯特弹琴吧！”米尼翁夫人对他们说道，“只有一个堕入情网的姑娘，才会没学过乐理却能谱出这样的旋律来……”

房屋可以毁于火灾，财产可以沉入水底，父亲可以长途跋涉归来，王国可以崩溃，霍乱可以将整座城市吞噬，但是一个少女的爱情还会继续飞翔，就象大自然循环往复，就象化学上发现的那种强酸①，如果地心不能将它吸收，它就会将地球蚀穿！

下面就是莫黛斯特从自己的处境中汲取灵感而创作出来的小夜曲。虽然道里阿说要在他出版的第二卷印上这几节歌词，我们仍然很有必要将它分节写出来。原因是，为了配上曲子，年轻的女艺术家对原诗作了某些改动，打乱了诗句的顿挫。诗人自己修改作品往往改得十分巧妙，使有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女艺术家的这些改动，则可能叫这些人大吃一惊。

少女之歌

醒来吧，我的心，

云雀在歌唱，迎着太阳抖动着翅膀。

不要再沉睡，我的心，

① 可能指硝酸。一八四〇年前后，化学家库勒曼、德维尔等人正在研究硝酸。

紫罗兰已向上帝吐出甦醒的芬芳！

鲜花朵朵，生机勃勃，英姿飒爽，
睁开眼睛，互相张望。
花萼中露水点点，
啊！一日的珍珠，可当明镜巧梳妆。

空气清新，顿悟玫瑰天使
深夜降临，祝福群芳；
你看，姹紫嫣红，
繁花朵朵，为她开放。

醒来吧，我的心，
云雀在歌唱，迎着太阳抖动着翅膀。
再不沉睡了，我的心！
紫罗兰已向上帝捧出甦醒的芬芳。

既然排字技术的进步允许将曲谱排出，我们便将莫黛斯特的曲子展示如下，乐曲的表达美妙动人，其魅力不亚于人们赞赏备至的大歌唱家，这种魅力，任何排字技术，哪怕是象形的或有声的，也永远表达不出来。

“真好听！”杜梅夫人说道，“莫黛斯特富有音乐天才，这是没说的了……”

“她魔鬼附身了，”银钱总管大叫起来。母亲的怀疑已在

Allegretto.

PIANO.

per que l'an-ge des so-ses A pas-sé la nuit à bé-nir les fleurs; On sait que pour lui tou-tes sont é-clo-ses la vi-e, d'o-

bent ou-vri-r leurs cor-beaux! Ain-si le-vé-tot, puis-que l'a-ba-ti-e le Sa-cre ce chan-tant son aile en-

tell; Rien ne dort plus, mon amour, la vi-o-lette E-cô-tre à Dieu l'en-cens de son ré-

veil. Rien ne dort plus, mon amour, la vi-o-lette E-cô-tre à Dieu l'en-cens de son ré-

veil.

他心中扎下了根，使他浑身颤抖。

"她爱上谁了，"米尼翁夫人反复念叨。

米尼翁夫人把这支歌作为不容置疑的证据，终于使银钱总管和她自己一样，确信莫黛斯特偷偷地爱上了什么人。银钱总管因东家即将归来以及在外几年卓有成就而产生的快乐心境，也一扫而光。这可怜的布列塔尼人下山回勒阿弗尔，到哥本海姆商号里续继干自己的活去了。回家吃晚饭以前，他从拉图奈尔家经过。在那里，他表示很为这件事担心，再次要求他们给予帮助。

"对，亲爱的朋友，"杜梅离开公证人时站在他家门口说，"我和米尼翁夫人看法一致：她在恋爱，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其余的事，那就只有魔鬼知道了！我这回算名誉扫地了！"

"别难过，杜梅，"小矮个公证人回答，"我们这些人团结一致，总抵得过这个小姑娘吧！而且，凡是恋爱的姑娘，在一定的时间内，总要干上一桩冒失事暴露自己的。今天晚上我们再商量商量。"

就这样，所有对米尼翁家族忠心耿耿的人，又跟前一天进行那项实验以前一样忧心忡忡了。老兵还以为那项实验肯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呢！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结果一无所获，这使杜梅的良心很受刺激。不猜出这个谜底，他根本不想动身到巴黎去领回自己的财富。对这些心地善良的人说来，感情比切身利益更加宝贵。此刻他们每个人都在想，上校回来，一见贝蒂娜死了，妻子瞎了，莫黛斯特若是又失去了贞洁，他很可能伤心而死。可怜的杜梅，他的绝望情绪深深感染了拉

图奈尔夫妇，以致他们把当天上午送别儿子埃克絮佩上船去巴黎这件事都忘记了。等到只剩下他们三个人吃晚饭的时候，拉图奈尔先生、夫人和比查，又作出种种的假设，把这个问题翻过来掉过去想了许久。

“莫黛斯特爱的要是勒阿弗尔的什么人，”拉图奈尔夫人说，“她昨天一定会浑身发抖的。所以，她的情人是在别处。”

“她今天早晨还当着杜梅的面，向她母亲发誓来着，”公证人说道，“说她没有和任何人交谈过，也没有瞧过谁一眼……”

“那她是跟我的恋爱方式一模一样了？”比查说道。

“你怎么恋爱的呢，我可怜的小伙子？”拉图奈尔夫人问道。

“夫人，”小罗锅回答，“我一个人远距离单相思，差不多从这里到星星那么远……”

“那你怎么办呢，傻瓜？”拉图奈尔夫人微笑着问道。

“啊！夫人，”比查回答说，“我后背上那个东西，你们以为是鼓包，实际上那是我的翅膀套！”

“啊，原来你的印章该这么解释啊！”公证人大叫起来。

文书的印章是一颗星，在星星下面可以读到这么几个字：Fulgens, sequar!① 这是德·沙蒂约内家族的铭言。

“一个美人儿和一个其丑无比的女子，可能存有同样的戒心，”比查好似自言自语一般说道，“莫黛斯特相当聪明，对于只因自己美貌而被人爱慕，是要浑身发抖的。”

---

① 拉丁文：闪闪发光的人哪，我永远跟随着你！

驼背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再说他们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社会所造成。在大自然的规划中，弱者或者生不逢时的生命，就应该完蛋。脊椎骨弯曲或扭曲，使这些从外表上看低人一等的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眼光。这种眼光，神经流体比正常人堆积得多，而且就在神经流体形成和发生作用的中心，象一束光线一样迸发出来，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非常丰富。这会产生很大的力量，有时通过磁性感应能够测出。但是最常见的情形，是这种力量通过精神世界的空间时便消失了。请你找找看，是否有哪一个驼背人不具有某项超人的本领！他们要么有机灵快活的天性，要么恶毒透顶，要么特别善良。正象艺术之神的手再巧，也不会唤醒工具的意识一样，这些其实得天独厚的生命，自己并不自觉。他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对各种障碍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他们善于将力量集中起来去搏斗。如果在搏斗中尚未将力量消耗殆尽，他们便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比查的情况就是如此。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许多迷信、民间习惯都由地精、可怕的侏儒、奇形怪状的女妖而来，拉伯雷称他们是从盛着稀有药剂和香膏的瓶中放出的怪物。所以，比查几乎完全猜透了莫黛斯特的秘密。何况他又是个无望的情人，随时准备送掉性命的奴仆，就象那些孤孤单单被抛弃在俄罗斯茫茫雪原上仍然高呼“皇帝万岁！”的士兵一样。他怀着好奇心，考虑自己如何单枪匹马而又出其不意地探得莫黛斯特的秘密。他们到木屋别墅去的时候，他跟随着主人夫妇，心事重重。因为他设下了一个陷阱，要逮住那个姑娘，可是又要让这个陷阱避开那些专注的眼睛、竖起的耳

朵。这种方法大抵是相互对视一下，或是突然抓住一丝轻微的抖动，好比一个外科大夫，将手指伸到一个尚未发现的痛处以试探病人的反应。这天晚上，哥本海姆没有来，比查和杜梅先生搭档，对家是拉图奈尔夫妇。快到九点钟的时候，莫黛斯特走开，去安排她母亲上床睡觉的事。这时，米尼翁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话了。这个可怜的文书，他也确信莫黛斯特爱上了什么人，而且为此而心情沮丧，于是对旁人的这场辩论，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正象前一天哥本海姆觉得这件事与自己毫不相干一样。

“喂，比查，你怎么啦?”拉图奈尔夫人感到好生奇怪，便叫嚷起来，“你那样子，倒象死了爹妈似的……”

听到这句话，弃儿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的父亲是个瑞典水手，将他抛弃。他的母亲也在医院里伤心而死。

“世界上只有你们是我的亲人，”他哽咽着回答，“你们的同情和怜悯是至诚的，我不会失去这种感情，我永远也不会干出与你们的善心不相称的事。”

这个回答拨动了全体在场人员同样敏感的心弦，他们都有一颗高贵的心。

“我们都很喜欢你，比查先生，”米尼翁夫人动情地说。

“我已经有六十万法郎了!”老实人杜梅说道，“你将来就在勒阿弗尔作公证人，并且接拉图奈尔的班。”

杜梅夫人抓住可怜的驼背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你们已经有六十万法郎了!……”拉图奈尔一听见杜梅冒出那句话，立即抬起头来望着他，大叫道，“可是你还让这母

女俩在这种地方住着！……莫黛斯特连一匹漂亮的马也没有！她从前有教她音乐的教师，教她绘画的教师，现在什么都没有……”

“嗨！他有六十万，才几个钟头呢！”杜梅夫人叫道。

“小点声！”米尼翁夫人说。

这一阵大呼小叫时，比查那位庄重严肃的女东家一直端坐一旁，凝视着他。

“孩子，”她终于开口说道，“周围的人都那么疼你，根本没想到我那句俗话的特殊含义。不过，我出了这个小错，你倒应该感谢我。你借此可以看到，你那些长处使你得到了什么样的朋友。”

“那你们是得到米尼翁先生的消息了？”公证人问道。

“他就要回来了，”米尼翁夫人说，“不过，这事咱们知道就行了，对别人要保密……等我丈夫知道所有的人都不理我们的时候，比查还一直给我们作伴，向我们表示最热烈最无私的友谊，我丈夫是不会让你一个人资助他的，杜梅。因此，我的朋友，”她极力将面孔转向比查说道，“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和拉图奈尔商谈了……”

“他年龄也到了，二十五岁半了。”拉图奈尔说，“孩子，为你提供方便，把我的事务所让给你，对我来说，这也是还清一笔债。”

比查吻了米尼翁夫人的手，泪水扑簌簌落在她的手上。莫黛斯特打开客厅的门走进来的时候，正好看到比查满面泪痕。

“是谁叫我的神秘侏儒伤心难过了？……”她问道。

“嗨！莫黛斯特小姐，我们这些出生以后就在不幸的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什么时候因为伤心难过而哭泣过呢？这里的各位，我很愿意把他们当作我的生身父母，我内心对他们非常依恋。刚才，他们对我也表现出同样的疼爱，所以我才流了泪。我要当公证人了，我可以发财致富了！啊哈！说不定哪一天穷比查要变成富比查了！这个早产儿有些什么大胆的计划，您并不全知道！……”他不禁高声大叫起来。

驼背使劲拍拍胸脯，朝莫黛斯特飞快看了一眼，然后便站到壁炉前面去。那目光仿佛一道阳光，从他那紧紧梆梆的厚眼皮之间投射过来。他从这出人意料的可喜变化中，依稀看见一线希望，觉得可以询问一下他的女王的心事了。杜梅有一阵以为文书有了向莫黛斯特开口的勇气，他与朋友们飞快地交换了一个眼色。大家都明白他那眼光的意思，便怀着既担心又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小罗锅。

“我，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比查又说道，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莫黛斯特。

少女眼帘低垂。这个动作，对文书来说，已经透露了一切。

“您喜欢看小说。请允许我在这无比快乐的时刻，将我的秘密透露给您。然后您告诉我，这小说的结尾是否可能。这个结尾，是我为自己的生活编造的。不然，发了财还有什么用呢？黄金就是幸福，这一点对我来说，比对别人更甚。我觉得，幸福就是使自己所爱的人富有！小姐，您懂得的事情那么多，请您告诉我，一个人是否能够不管他的外表是俊还是丑，只凭

他的内心而叫人爱上呢?”

莫黛斯特抬起眼来，定睛望着比查。这是极其严厉的质问，因为此刻莫黛斯特也和杜梅一样，对比查产生了怀疑。

“一旦有了钱，我就要找一个美丽而贫穷的姑娘，象我一样的弃儿，受过苦，很不幸。我要给她写信，安慰她，我要好好作她的守护神。她会看透我的心，看透我的灵魂，她会同时拥有我的两宗财富：一是我温情地献出的黄金，二是我美好的心灵。我生来是个丑八怪，命运拒绝给我的美丽丰采，都用来装点我的思想了。我要象学者苦心寻找而不可得的一个什么原因那样，躲着不露面。说不定上帝长得也不漂亮……当然，这个女孩子，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想见见我。但是，我要对她说，我是一个丑八怪，我要把自己描绘得其丑无比……”

比查说到这里，莫黛斯特两眼死死盯住他，几乎脱口问出：“你怎么知道我的恋情？……”这句话来。此语果真出了口，那她的事情倒是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我能够因为心灵充满诗意而被人爱上，那该多么幸福！……若是有一天，这个女子觉得我只不过有些畸形，你们说说，那我就该比最美的美男子还要幸福，比让您这样的天仙爱上的天才还要幸福吧……”

莫黛斯特满面绯红，这就将少女的秘密几乎全部泄露给了驼背。

“对，使自己所爱的人变得富有，不考虑人长得俊丑，而从精神上让他喜欢，这是不是叫人爱上的办法？这就是可怜的驼背的梦想，往日的梦想。今天，您慈爱的母亲刚才将我未来

财宝的钥匙给了我，答应从经济上给我帮助，使我能够盘进一个事务所。可是，在成为一个哥本海姆式的人物之前，还必须知道，这样的脱胎换骨是否有用。小姐，您对此事有何想法呢？……”

莫黛斯特完全惊呆了，竟没有发觉比查在盘问她。情人的圈套比老兵的圈套设得巧妙。可怜的姑娘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怜的比查！”拉图奈尔夫人低声对丈夫说道，“他莫不是疯了吧？……”

“你这是想把《美女与怪兽》的童话①变为现实，”莫黛斯特终于开口了，“可是你忘了，那头怪兽后来变成了沙尔芒②王子。”

“您真的这么想么？”矮子说道，“我还一直以为，这种变化无非是说明一种现象，就是内心一旦变成了可见的东西，就会以其辉煌的光焰使丑陋的外表变得无足轻重。如果人家不爱我，我就继续隐姓埋名，如此而已！您和你们全家，”他转向自己的女东家说道，“到那时候，在你们面前的就不是一个为你们效劳的矮子，而是一个活人加一笔财产了。”

比查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装出很平静的样子，对其他三个打牌的人说道：

---

① 《美女与怪兽》，法国《博蒙夫人童话》中的一则：一头怪兽爱上一位漂亮的姑娘，姑娘也为怪兽善良的心地所动，后来怪兽变成了王子，二人终成眷属。

② 这名字的意思是风流倜傥。

“该谁出牌了？”

他心里却在痛苦地思索：

“她希望别人爱上她，她在和一个什么冒牌伟人通信。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

“亲爱的妈妈，已经九点三刻了，”莫黛斯特对母亲说道。

莫黛斯特·米尼翁向朋友们告别，上楼睡觉去了。

希望偷偷恋爱的人，光有比利牛斯狗、母亲、杜梅夫妇、拉图奈尔夫妇这样的人侦察你倒不要紧，你还不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可是一个钟情于你的人要侦察你呢？……那就是宝石碰宝石，火对火，智斗智，就是一个各项相互关联的完整的方程式了。星期日早晨，比查的女东家总要来接莫黛斯特去望弥撒。比查抢先一步，在木屋别墅前面巡逻，等待着邮差。

“今天有莫黛斯特小姐的信么？”他见邮差这个职位卑微的官员来到，便这样问他。

“没有，先生，没有……”

“最近这些时候，我们给国家添了不少生意啦！”文书高声说道。

“啊！妈的，是这么回事！”邮差回答道。

莫黛斯特每天这个时候都站在百叶窗后面守候邮差。她从自己卧房里看见了比查，并且听到了这次小小的秘密会谈。

她下了楼，走到小花园里，气得嗓门变了调，呼唤道：

“比查先生，您在哪儿？……”

“我在这儿，小姐，”驼背答道。他到了花园小门边，莫黛斯特亲自给他开门。

“您竟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侦探勾当！请告诉我，您是不是将这个也列入您的本领之中，以博得女人的青睐呢？”少女厉声问道，试图用目光和女王的架势将她的奴隶压得哑口无言。

“是的，小姐！”这个奴隶骄傲地回答道。“啊！我真想不到，”他接着低声说道，“小小的虫豸还能为灿烂的明星办事！……可是事实却是如此。您希望猜透您的心思的人是您的母亲，是杜梅夫人，是拉图奈尔夫人，而不是一个几乎终生都不被人理睬的人，是不是？可是这个人全心全意为您效劳，就象您为一时的用场在这花园里摘下的一朵花。他们都知道您在恋爱，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您怎么恋爱。象使唤一条机警的狗一样使唤我吧！我一定乖乖地听从您的吩咐，我一定守卫着您，永远也不狂吠乱叫，而且绝不议论您的行为。我要求于您的，就是容许我为您效劳，别无其他。您的父亲将一个杜梅养在您家狗窝里，您也养一个比查好了！结果怎么样，您以后告诉我……。这个可怜的比查，什么要求也没有，连一根骨头都不要！”

“那好，我马上试用你，”莫黛斯特想摆脱一个如此精明的看守，便说道，“你马上到格拉维尔去，到勒阿弗尔去，一个旅馆一个旅馆地去找，看看是否有一位叫亚瑟的先生从英国来到……”

“请听我说，小姐，”比查打断莫黛斯特的话，毕恭毕敬地说道，“我干脆到海边散步去得了。您无非是今天不想让我上教堂罢了：如此而已。”

莫黛斯特望着矮子，目瞪口呆。

“请听我说，小姐！您用围巾和药棉遮住双颊，可您脸上并没有肿块……，您所以在帽子底下戴上双层面纱，无非是为了能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见。”

“你怎么有这样敏锐的洞察力呢?”莫黛斯特满面绯红，高声叫道。

“嘿！小姐，您没有穿紧身衣！就是长了肿块，也没有必要穿好几条衬裙以遮掩您苗条的身段呀！也没有必要戴上旧手套来隐藏您的双手呀！也没有必要穿上破旧的靴子来隐藏您美丽的纤足呀！也没有必要穿上不象样的衣裳……”

“好了！好了!”她说，“现在，你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我相信你确实听从我的吩咐了呢?”

“我的东家要去圣阿德雷斯，可是他很不乐意去；他心眼又确实好，不愿意剥夺我的星期日休息。那好，我就主动要求去吧!……”

“去吧！那我就会信任你了……”

“您肯定在勒阿弗尔不需要我么?”

“不需要。你听我说，神秘的侏儒。你看，”她指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对他说道，“刚才飞过一只鸟，你看得见鸟儿留下的痕迹么？那好，我的行为也象那纯净的空气一样清白，是不会比鸟儿飞过留下更多痕迹的。你让杜梅放心好了，让拉图奈尔夫妇放心好了，让我的母亲放心好了！你要知道，这只手，”说着，她伸出自己的手。那是一只皮肤细腻、小巧玲珑的手，十指尖尖，微微翘起，光线都能透过。“在我父亲归来以前，这只手绝不会允诺别人，甚至不会被人们称之为情人的人印上

一个亲吻。”

“那您为什么不愿意我今天到教堂去呢？”

“刚才我对你说了那么些话，要求你为我做事，已经给了你很大的面子。你现在还盘问我么？……”

比查一言不发，鞠躬告辞。他心头一片喜悦，径直跑回东家家中。他开始为隐姓埋名的女主人效劳了。

过了一个小时，拉图奈尔先生和夫人来接莫黛斯特。莫黛斯特抱怨说，她牙疼得要命。

“我简直连换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她说。

“那就留在家里吧！”心地善良的公证人老婆说道。

“噢，不，不！我要为父亲顺利归来而祈祷，”莫黛斯特回答，“我想过了，我就这么穿得暖暖和和出去，对我只会利多弊少。”

于是米尼翁小姐上教堂去了。她单独走在拉图奈尔夫人的身边。她拒绝挽起陪媪的手臂，因为她一想到马上要见到她那位伟大的诗人，内心便激动不已，浑身发抖。她生怕拉图奈尔夫人会盘问她。目光一扫，看上第一眼，不是就要决定她的前途么？

男子一生中，难道还有比这第一次赴约更为甜蜜的时刻么？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激情，此时此刻都迸发出来。这种激动的心情还会有第二次么？象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那样，寻找自己最好使的剃须刀、最漂亮的衬衣、白得无可挑剔的领子和最讲究的外衣时所品尝到的那种无名的快感，是否还能重来呢？与这个庄严的时刻相关联的东西，人们也都将

它们奉若神明。这时，人们自己创作出的神秘诗篇，与女性的诗篇可以相提并论。待到彼此都把这些看透了的那一天，这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森林深处寂寞开无主的又甜美又苦涩的野果之花，大概体现了阳光的欢乐；卡那利在《少女之歌》中则说，这体现了植物本身的欢乐，因为正是百花天使才使它有了发现自己的机会。上述的每一件用品，难道不就跟那野花一样么？说这些话的目的，无非是叫人们忆起，正象许多以艰辛的劳动和对前程的忧虑来开始其一生的穷人那样，这位谦逊的拉布里耶尔还不曾被人爱恋过。他前一天晚上来到勒阿弗尔，抵达以后象一个爱俏的女人一样立即上床睡觉，以便消除旅途疲劳的痕迹。此刻他洗过了澡，刚刚更衣完毕。怎样梳洗以突出自己的美，事先都已精心考虑过。此时此刻将他的全身画像拿出来可能比较适宜，哪怕是为了证明莫黛斯特即将写的最后一封信言之有理也好。

爱乃斯特生于图卢兹一个很规矩的人家，与作他保护人的那位首相的家庭沾点亲。爱乃斯特的外表颇为气派。可以看得出来，他从摇篮时代起便开始受到良好的教育。多年来办公事的习惯又不知不觉使他的神情变得庄重严肃，因为书生气是妨碍一个人变得少年老成的。他身材适中，突出之处是面庞线条细腻，看上去亲切柔和，虽则面色不够红润，皮肤仍为暖色。他蓄着小小的唇髭，修剪成马扎兰①式的两撇，为他的面容增色不少。若不是有这一男性的证据，说不定他就

① 马扎兰（1602—1661），法国红衣主教，政治家，路易十三朝的首相，一直继任到路易十四亲政。

很象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了。他的面部轮廓和嘴唇是那么精巧细腻，牙齿珐琅那么透明，排列又那么整齐，几乎叫人以为那是假的。看到这些，人们真要认为这是一个女人。在这些女性的特点之上，再加上柔和的表情，柔和的土耳其人一般的蓝眼睛以及娓娓动听的言谈，你就会完全理解为什么那位首相给他这位年轻的私人秘书起个绰号叫“德·拉布里耶尔小姐”了。丰满、纯净的前额，恰到好处地镶嵌在浓密而乌黑的头发之中，象是在沉思，在默想，与完全为忧郁哀愁所笼罩的面部表情构成浑然一体。突起的眉峰，虽然轮廓十分优雅，还是遮掩了目光。当他眼帘低垂遮住眼珠时，便构成一个可说是忧愁的外表，更增添了他忧郁的神情。这种内心对自己的隐隐怀疑，我们用谦逊这个词，使他的容貌和人品都得到生动的表现。如果我们再指出一点，也许大家对他的整个面貌会更加了然。按照绘画的规定，他那个椭圆形的头大概还应该更长一点；他头发长得很低，显得额头过于狭小，下巴收得太快，按照绘画的比例，大概得要求下巴和额头之间距离更大一些。所以他的面孔象是压扁了似的。他的眉毛有些过浓，双眉之间距离过近，嫉妒的人都是如此。劳碌已在他的眉宇之间犁出了一条垅沟。有一种人，体格定型较晚，一到三十岁就突然发起胖来。虽然拉布里耶尔此刻还很瘦削，但是他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熟悉法兰西历史的人来说，这个年轻人颇能使人忆起路易十三那张既有王家气派、又有些不可思议的面孔：稳重之中带点莫名其妙的忧郁，在王冠之下显得十分苍白；喜欢打

猎的辛苦，却厌恶正经的工作；跟自己的情妇在一起非常羞怯，甚至对她毕恭毕敬；对任何事不闻不问，以致听任别人砍掉自己朋友的脑袋。看到他那张脸，你会想到：要么这是一个虔信天主教的哈姆莱特，要么就是患有什么不治之症。要解释其中的缘故，恐怕只能说是他因对母亲采取行动，给父亲报了仇而感到内疚①。不过，使路易十三面色苍白、浑身无力的蛀虫，在爱乃斯特身上，只不过是对自己缺乏信心而已，再加他是那种从没有女人向他说过“我多么爱你！”的男人，尤其是他的一片忠诚无人理睬，所以格外胆怯。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从一位首相的下台里，听到了一代王朝的丧钟；此后在卡那利身上，他又遇到了华丽的苔藓掩盖下的顽石。于是他现在正在寻找一个值得爱恋的主宰自己的人。这种哈巴狗寻找主人的惶惶不安心情，赋予他国王找到了自己的哈巴狗时的那种神情。这种忧郁，这些情感，满面痛苦的神色，使这位审核官的面庞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漂亮得多。女人们将他归入面色阴沉的美男子一类，他听了相当不快。在每个人都想独占鳌头的时代，他自然要算是已经过时的一类人。

对自己缺乏信心的爱乃斯特，于是乞灵于当时很时髦的服装来给自己提高威信。为这次一眼定终身的会面，他穿了一条黑裤子，靴子擦得锃亮，浅黄色的背心，露出一件做工极为精细、钉着乳白色扣子的衬衣，黑领带，蓝色小礼服，佩带玫

① 路易十三的父亲是亨利四世，被反对派暗杀，而反对派受到亨利的王后玛丽·德·梅迪契的支持。路易十三为父报仇，处死了玛丽·德·梅迪契的宠臣孔西尼，并迫使她远离宫廷。

瑰花形的徽章，礼服紧贴着后背和腰身，大概是新式裁法做的。他戴着漂亮的麂皮手套，佛罗伦萨青铜塑像的颜色，左手拿着一支小手杖和帽子，那种姿态相当富有“路易十四风度”。按照这一时间这种地点的要求，露出他那很巧妙地拢在一起的头发，阳光照在头发上，闪射出绸缎般的光芒。弥撒一开始，他就在教堂大门下站定。他端详着教堂，每一个基督徒，尤其是每一个女教徒将手指浸在圣水中的时候，他都仔细地注视着。

莫黛斯特来到时，一个内心的声音对她喊道：“就是他！”那礼服，那基本上属于巴黎气派的举止，那玫瑰花形的胸饰，那手套，那手杖，那发间的香气，没有一样是勒阿弗尔的。所以，当拉布里耶尔扭过头来打量高大而又骄傲的公证人老婆、矮小的公证人和那个臃肿的怪物（这是女人之间常用的词，那天莫黛斯特正好打扮成那个样子）时，这个可怜的姑娘看见门顶上透进的阳光整个照亮了那张富有诗意的脸庞。她虽然有了思想准备，仍然觉得心头猛地挨了一击。她不会弄错，因为一朵小小的白玫瑰花几乎将那玫瑰花形的徽章遮住。不露名姓的姑娘，戴了一顶旧帽子，帽子下面蒙上了双层的面纱，爱乃斯特是否会认出她来呢？……莫黛斯特真害怕自己心爱的人再看她第二眼，赶紧装出老妇人走路的姿态。

“老伴，”小个子拉图奈尔一面朝自己的位置走去，一面说，“这位先生不是勒阿弗尔人。”

“嗨！外地人来的多了！”公证人老婆回答道。

“可是外地人什么时候来参观过我们的教堂呢？”公证人

说道，“这教堂的历史还不到二百年呀！”

整个作弥撒的时间，爱乃斯特都伫立在门边，他在女客中没有看见一个能将他的希望变为现实的人。莫黛斯特到了仪式快结束时，才算控制住自己的颤抖。她领略到的快乐，只有她自己才可以描绘。终于，她听到了一个相当体面的男子在石板地面上走动的脚步声，因为弥撒已经作完，爱乃斯特正在教堂里绕圈子。这时教堂里只剩下了“爱好”虔诚的人，爱乃斯特正对他们进行精细的和透彻的分析。他注意到，一个头戴面纱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挎着她胳膊的一位“教友”浑身颤抖。只有这一个女人遮住自己的面孔，这使他顿生疑窦。他怀着恋人的好奇心仔细研究了莫黛斯特的衣着，更证实了他的怀疑有根有据。拉图奈尔夫人离开教堂时，他也走了出去，保持相当大的距离跟踪着她，见她和莫黛斯特一起回到了王政街。按照惯例，莫黛斯特在那里等待着晚祷时刻的到来。爱乃斯特打量了一下这幢房屋，见门口挂着盾形标志①，便向一个行人打听这位公证人的姓名。那个行人几乎带着骄傲的神情告诉他，这人名叫拉图奈尔先生，是勒阿弗尔的头号公证人……。他沿着王政街走去，想往宅子内部望上一眼。这时莫黛斯特望见了她的情人，于是她谎称自己病得很重，不能去作晚祷了。拉图奈尔夫人便留下来给她作伴。可怜的爱乃斯特便白白巡逻了一番。他不敢到安古维尔去溜达，他将乖乖服从当作是事关自己荣誉的大事，便准备回巴黎去。等车的

① 这种盾形标志挂在公证人的家门上。

时候，他写了一封信。大概第二天弗朗索娃·珂歇能收到这封信，信封上的邮戳是勒阿弗尔。

每星期日，拉图奈尔夫妇在晚祷后将莫黛斯特送回木屋别墅，然后在那里用晚饭。所以一等病人觉得好些，他们便上山回安古维尔，比查也陪同他们前来。兴高采烈的莫黛斯特这时才打扮得漂漂亮亮。下楼吃晚饭时，她把早晨的化装、所谓脸上的肿块都忘个一干二净，她哼唱着：

> 再不沉睡了，我的心！
> 紫罗兰已向上帝捧出甦醒的芬芳。

比查看见莫黛斯特的模样，不禁有些浑身发颤。在他眼中，莫黛斯特已判若两人，她的肩上似乎已长出爱情的翅膀，她活象空气中的女精灵，面颊上透露出欢乐美丽的红光。

"这支歌，你给谱了那么好听的曲子，歌词是谁写的呀？"米尼翁夫人向她女儿问道。

"是卡那利，妈妈，"她回答道，顿时一片红晕飞上她的面庞，从脖颈直到额头。

"卡那利！"侏儒高叫起来。莫黛斯特的秘密中他唯一还不知道的事，她的口气和红晕已经告诉了他。"他，这个伟大的诗人，也创作小夜曲么？……"

"他只是写了一些简单的诗句，我大着胆子将自己模糊记得的德国曲子套了上去……"

"不，不！"米尼翁夫人接口说道，"这是你创作的曲子，我的女儿！"

莫黛斯特感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红，便拉着比查走了出去。她把比查带到小花园里。

“你可以给我帮个大忙。”她低声对比查说，“在我父亲带回来的钱财问题上，杜梅对我母亲和我保密。我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杜梅以前不是给我爸爸寄去了五十多万法郎么？我父亲不是那种人，离家四年，才将本钱翻了一番。他乘坐一艘自己买的船回来，光是他给杜梅的一份，就高达六十万法郎呢！”

“用不着去盘问杜梅，”比查说道，“您是知道的，您父亲米尼翁先生走的时候，损失了四百万。他肯定又把这些赚回来了。可能他将所赚的百分之十给了杜梅。所以，从这位可敬的布列塔尼人自己承认拥有的财产来计算，我的东家和我，我们推测，上校的财富可达六百万到七百万……”

“啊，父亲！”莫黛斯特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抬眼望天，说道，“你这是给了我两次生命啊！”

“啊，小姐，”比查说道，“您爱着一个诗人！这一类人可多多少少都有点那喀索斯[①]的味道！他能好好爱您么？一个整天忙着遣词造句的人是很乏味的。小姐，花的种子并不等于花朵，一个诗人并不等于诗意，这两种情形是差不多的。”

“比查，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男子！”

“小姐，美貌是一层面纱，它常常用来遮掩许多缺点……”

---

① 那喀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他只爱自己，什么人都不爱。爱神阿佛洛狄忒惩罚他，使他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后精疲力尽地跌入水中死去。

"他是天底下最有天使般心肠的人……"

"但愿上帝叫你看准了，"矮子双手合十说道，"并且使您幸福吧！这个人也和您一样，可以将冉·比查当一个奴仆使唤。那我不当公证人了，我要投身研究，研究科学……"

"为什么？"

"咦！小姐，为了给你们带孩子呀，如果你们肯让我给孩子们当家庭教师的话……啊，您愿意听我的一个忠告么！喂，您放手让我去干吧！我会深入到这个人的生活和日常习惯中去，探明他是不是善良，是不是爱动怒，是不是脾气好，他是不是能尊重您——您是值得他尊敬的——，他是否能够爱情至上，将您置于一切之上，甚至置于他的天才之上……"

"如果我已经爱上了他，了解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她天真地说道。

"唉！这倒是真的。"驼背大叫起来。

此刻，在客厅里，米尼翁夫人正对她的朋友们说：

"今天早晨我的女儿看见她爱的那个人了！"

"大概就是那个穿浅黄色背心、叫你好生奇怪的人吧，拉图奈尔？"公证人老婆大叫起来，"那个年轻人扣眼上有一小朵漂亮的白玫瑰花……"

"啊！"母亲说道，"那是相认的标志。"

"他还有荣誉勋位团军官的玫瑰花形徽章。"公证人老婆说道，"这个小伙子可讨人喜欢啦！可是咱们一定是搞错啦！莫黛斯特根本没掀开她的面纱，她打扮得难看极了，象个穷女人，而且……"

“而且她声称有病，”公证人说道，“可是她刚才把那一堆包头的玩意儿都摘了，什么病痛也没有了……”

“这简直不可理解！”杜梅大叫大嚷。

“唉！现在看来这事倒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公证人说道。

“孩子，”等到莫黛斯特身后跟着比查回到客厅以后，米尼翁夫人说道，“你今天早晨在教堂里没看见一个年轻人吗？他衣着整齐，胸前扣眼上插着一朵白玫瑰，戴着勋章……”

“我看见他了，”比查从每个人的专注神情上看出这是个圈套，他担心莫黛斯特要中计，便急忙说道，“他叫葛兰杜，是一个有名的建筑师。咱们这城市正就教堂的修葺问题和他进行商谈呢！他从巴黎来，今天早上我动身到圣阿德雷斯去的时候，见他正在查看教堂的外部。”

“啊！他是个建筑师……我说他叫我好生奇怪呢！”矮子的一番话给莫黛斯特争取了时间，她镇定下来，说道。

杜梅斜眼看看比查。莫黛斯特已经得到提醒，采取了让人捉摸不透的态度。这更使杜梅大起疑心。他打算第二天到市政府去问问，是不是人们等待的那位建筑师确实在勒阿弗尔露面了。从比查方面说，他对莫黛斯特的前途非常担心，决定前往巴黎刺探卡那利的情况。

哥本海姆来玩惠斯特。他一在场，便把每个人沸腾的情绪给压了下去。莫黛斯特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着安排她母亲上床就寝的时间到来。她要写信，她从来是深夜写信的。当她确信所有的人都入睡了以后，心中的爱情促使她写出了下面这封信。

书信十三

致德·卡那利先生

啊，心爱的朋友！你的肖像陈列在版画商人的玻璃橱窗里，那是多么骗人啊！可是我竟然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那张可怕的石印像上！我为爱上了一个这样漂亮的人而感到羞愧！不，我不能想象，巴黎女人就那么愚蠢，竟然看不出来你就是她们完美的理想。什么你受到冷落啊，什么你没有爱情啊……什么你过着默默无闻、辛勤劳动的生活啊，什么你怎样忠诚于一个直到今天尚未找到的偶像啊，你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这一类的话，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了！你一定是叫人爱腻了，先生！你那玉兰花一般苍白而悦目的额头，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我一定是很不幸的。现在，我算什么呢？……啊！你为什么要呼唤我走向生活呢！忽然间，我感到我那沉重的躯壳已在离开我！我的灵魂已经打碎了囚禁它的透明玻璃罩，血液已经在我的脉管里流动！总之，对我来说，各种事物冷漠无言的状况已经突然停止。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和我交谈。我仿佛觉得，古老的教堂金碧辉煌，教堂的穹顶，如同一座意大利大教堂的穹顶，放射出金色和湛蓝的光芒，在我头上闪耀。天使为殉难者唱着优美的歌曲，这使他们忘却痛苦的旋律，已经与管风琴合为一体！勒阿弗尔坎坷不平的石子路，在我眼中就象那开满鲜花的坦途。

我从大海身上认出了自己的老朋友，大海的语言，对我充满热情，我却不大熟悉这种语言。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的花园和我的温室中，朵朵玫瑰花早已对我非常钟爱，常常低声对我说，要我爱恋一个人；我从教堂归来时，朵朵玫瑰全都向我微笑，从倒挂金钟的絮絮低语里，我终于听到你梅西奥的名字，我看见云朵上也写着你的名字！拜伦爵士冷漠而刻板，面孔黯淡无光，有如英国的天气。你比拜伦更美。有了你这位诗人，我现在浑身充满了活力！你那东方式的目光，一瞥便刺破了我的黑色面纱，一瞥便征服了我！你将你的热血抛洒进我的心中，使我从头到脚都滚热发烫！啊！我们的母亲赋予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这样感觉到生命的存在。现在，别人打你一拳，也会同时痛在我的身上；我活着，只是为了思念你。现在我才知道音乐神奇的和谐有什么作用，原来这是天使发明出来以表达爱情的。才气横溢而又风流俊美！我的梅西奥，这未免太过分了！一个人生下来时，就应该有所选择才好。当我想到特别是近一个月来你向我显示的温情与热爱的珍宝时，我真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不，你一定向我隐瞒了一个秘密！哪个女子委身于你不会幸福得如醉如痴呢？啊，伴随着我不敢相信的爱情，嫉妒也走进了我的心！我怎么能设想会有如此一场漫天大火呢？真是不可思议的又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现在，我真希望你长得很丑了！我回到家中的时候，干了多么荒唐的事情！每一朵黄色的大理花，都使我忆起你漂亮的背心；每

一朵白玫瑰，都成了我的挚友；我用属于你的目光向它们施礼，正如整个我都属于你一样！一切，从紧裹着绅士双手的手套的颜色，一直到在石板地面上震响的脚步声，一切都在我的记忆中那样忠实地再现出来，以致再过六十年，这一节日里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仍会历历如在目前！例如，天空那不同寻常的颜色，在教堂廊柱上晃动的反射的阳光。我还会听到被你打断的祈祷声，我还会呼吸到祭台上燃烧着的香烛的气味，我相信还会感觉到神甫的双手举在我们的头顶上。他最后一次祝福时，你正好从我身边走过。那么他就是为我们两人祝福了！这位善良的马塞兰神甫，已经为我们主持了婚礼！感受到这出人意料的汹涌的激情，使人得到非凡的快乐。我向你倾诉这种激情，对于怀着太阳般的慷慨将幸福注入我心中的人，将我全部的幸福都奉还给他，我也感到极大的快乐。只有这两种快乐才能相提并论。所以，我心爱的人，再也不需要面纱了！你听我说！噢，赶快再来吧，我要兴高采烈地摘掉假面具！

你一定听说过勒阿弗尔的米尼翁家族吧？由于无可补救的祸事造成的恶果，我现在成了这个家族唯一的继承人。奥弗涅勇士的子孙①，请你不要看不起我们！米尼翁·德·拉巴斯蒂的家徽不会使卡那利家族的家徽黯然失色。我们的家徽是红色直纹上加一道黄杠，黄杠上缀

---

① 卡那利的祖先是奥弗涅人。

有四个金色圆形图案；徽章的每一块四分之一上，有一个表示主教的金十字。纹章上端的饰章，是一个红衣主教帽，两旁的支撑图案是fiocchi①。亲爱的，我们家族的铭言是：Una fides, unus Dominus!②——“真正的信仰，唯一的主人！”我一定忠于这个铭言。

朋友，见了我最近做的事，读了我在这里向你倾诉的肺腑之言，你大概觉得我的名字颇有嘲讽意味吧！③我名叫莫黛斯特。所以我从前署名为欧·德·埃斯特-莫，一点都没有骗你。我向你谈及我的财产时，也同样没有欺骗你。我想，财产会达到使你变得品德高尚的那个数字。④而且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对你来说，财产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所以与你谈起这些来，我很坦率。不过，还是让我告诉你：财产能够给幸福带来行动和活动的自由。当我们灵机一动，想去看看哪个国度时，我们就可以说：“去吧！”我们能够肩并肩坐在上等马车里疾驰，而丝毫无需考虑金钱问题。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是多么幸福！总之，能够使你有权利对国王说：“你要求贵族院议员拥有的财产，我有！……”我是多么幸福！在这方面，莫黛斯特·米尼翁对你会是有用的，而且她的黄金也会派上最高贵的用场。至于说到你的奴仆，你已经在她的窗

① 意大利文：领结状的东西。

② 拉丁文，词义即后面紧随的句子。

③ 莫黛斯特的名字，如作为一个形容词用，有“谦虚”、“要求不高”的意思。在前面的信中，莫黛斯特的表现与此相反，因有此语。

④ 见书信三至书信六。

口上看见过她一次，那天她穿着室内便装……是的，金发夏娃的金发女儿正是你那个不露姓名的人。但是，今天的莫黛斯特与那天的莫黛斯特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是在棺木之中，另一个（我不是确实对你说过吗？）已经从你那里得到了生命的精髓。纯洁的爱情，得到允许的爱情，我的父亲长途跋涉终于致富归来，会得到他赞同的爱情，用那既稚气又强有力的手，把我从沉睡多年的坟墓深处扶起来了！你象太阳唤醒鲜花那样唤醒了我。你爱的姑娘，她的目光已经再不是那个胆大包天的小莫黛斯特的目光了！噢！不，这目光现在娇羞腼腆，它依稀望见了幸福，又将幸福遮掩在贞洁的眼帘下。今天，我倒担心自己配不上这种命运了！国王满载荣誉出现，他只有一个女臣民。象那个在骰子上作弊欺骗了格拉蒙骑士的赌徒一样，这个女臣民也乞求主人宽恕她往日的无礼冒犯①。好吧，亲爱的诗人，我将是属于你的米尼翁。你的米尼翁要比歌德的米尼翁②更幸福，因为你将把我留在我的故乡，即你的心中，是不是？当我在纸上表达出这未婚妻的心愿时，维勒干花园里的一只夜莺刚刚代替你对我作出了回答。夜莺的啼叫如此清脆，如此明亮，如此饱满，象天神报喜一样，使我的心中充满了爱情和欢乐。啊，

---

① 格拉蒙骑士在其《回忆录》中叙述过这么一段遭遇：在里昂的一家旅店里，一个马贩子将骑士的钱全部赢去。待骑士打算翻本时，马贩子说"时间已晚，请您原谅对您的无礼冒犯"，抬腿就走。

② 指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中的女主人公，中译本作"迷娘"。

请你赶快告诉我，这只夜莺说的不是假话吧？……

我父亲从马赛来，要从巴黎经过。他一直与蒙日诺商号有联系，这家商号会知道他在巴黎的住址。亲爱的梅西奥，去见他吧！告诉他说你爱我，但是尽量不要告诉他，我是多么爱你，让这一点永远成为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件秘密！亲爱的人儿，我马上要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母亲。瓦朗罗德－图斯塔尔－巴登斯梯德家族的女儿将用她的抚摩证明我选择得正确。对我们这如此秘密、如此浪漫、既有人间又有天堂味道的诗篇，她一定会感到满意的！你已经得到了女儿的表态，快去取得你的莫黛斯特的父亲，德·拉巴斯蒂伯爵的同意吧！

你的莫黛斯特

又及：在得到我父亲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到勒阿弗尔来。如果你爱我，你就会在他路过巴黎时设法找到他。

“夜这么深了，你干什么呢，莫黛斯特小姐？”杜梅问道。

“我在给父亲写信，”她回答老兵，“你不是说明天走么？”

杜梅无话可答，回房睡觉去了。于是莫黛斯特开始给父亲写信，信写得很长。

第二天，弗朗索娃·珂歇收到一封信。一见上面打着勒阿弗尔的邮戳，她吓了一跳。她来到木屋别墅，将信交给小姐，也把莫黛斯特写好的那封信带走了。来函如下：

致欧·德·埃斯特-莫小姐

我的心告诉我，您就是走在拉图奈尔先生与拉图奈尔夫人之间的那位女子，精心地用面纱遮住面孔，精心地化了装。拉图奈尔夫妇只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儿子。啊！亲爱的人儿，您不知道，如果您地位低微，既非出身名门，又无财产，我该是多么快乐！您现在应该了解我了，为什么不向我说实话呢？我则只是由于爱情，由于内心情感，由于您，才成了诗人的。啊！从我的窗口就能望见安古维尔。呆在这个"诺曼底"旅馆里，不上山到安古维尔去，这难道不需要一片深情么！您会象我爱您这样爱我吗？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就离开勒阿弗尔回巴黎去，难道不是象犯了杀人罪受到惩罚一样，因为爱上别人而受惩罚么？但我还是盲目地服从了。啊！赶快给我写一封信吧！如果说您是故弄玄虚的话，我也是以故弄玄虚对故弄玄虚。我最后应该扔下隐姓埋名的假面具，告诉您我是哪一个诗人，而且放弃那假借给我的光荣。

这封信使莫黛斯特心中十分不安。她反复读着最后几行，探索着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她那封信，弗朗索娃已经送到邮局，无法取回了。她上楼回房，写了一封回信，要求对方予以澄清。

与这些虽然微不足道但对当事人却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

同时，在勒阿弗尔也发生了一些同样细小但对当事人却很重要的事，如果莫黛斯特得知，大概就会将她的不安忘到脑后了。杜梅一大早下山进城，很快就得知，两天以前根本没有什么建筑师到勒阿弗尔来过。比查的谎言使他很生气，同时这谎言又透露出比查是跟莫黛斯特合谋。杜梅很想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于是他从市政府直接跑到拉图奈尔家去。

"你那位比查先生在哪儿？……"他见文书不在事务所，便向他的朋友、公证人问道。

"比查么，亲爱的朋友，他正在去巴黎的路上，他坐汽船走了。今天清早，他在码头上碰见一个水手。那人告诉他，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瑞典水手，现在很有钱。据说比查的父亲到过印度，服侍过一个王子，玛哈塔家族，现在在巴黎……"

"都是瞎说！无耻的谰言！恶作剧！啊！我一定要找到这个该死的驼背，我要为这事专门上巴黎去一趟！"杜梅大叫大嚷，"比查欺骗我们！他知道莫黛斯特的事，可他一点不向我们透露。若是他参与其事……哼！他一辈子别想当公证人，我要叫他找他妈去，叫他去受穷，叫他……"

"喂，朋友，不经过打官司不能绞死人嘛！"拉图奈尔被杜梅的狂怒吓坏了，赶紧反驳道。

杜梅将他的怀疑的根据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要求拉图奈尔夫人在他外出期间，到木屋别墅去陪伴莫黛斯特。

"你在巴黎会找到上校，"公证人说道，"今天早晨的《商业报》上，'海港动向'马赛栏里，有一条消息……对，你看，"他将报纸拿给杜梅看，说道，"'贝蒂娜一米尼翁'号，船长米尼翁，

十月六日入港。今天是十七号了。勒阿弗尔的人此刻已经知道老板到了……”

杜梅去告诉哥本海姆，从此他得辞去银号的工作。然后立即上山返回木屋别墅。莫黛斯特刚刚封好给父亲的信和给卡那利的信，杜梅就进来了。除了地址不同以外，这两封信无论是信封，还是厚薄，都完全一样。莫黛斯特以为她把给父亲的信放在上面，给她的梅西奥的信放在下面，实际情形却恰好相反。这一桩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阴错阳差，使她母亲和杜梅发现了她的秘密。中尉正在客厅里与米尼翁夫人激动地谈着，向她倾诉由于莫黛斯特进行欺骗和比查与之同谋又引起他怎样的恐惧不安。

“算了，夫人，”他大叫大嚷，“他是我们放在胸口上暖和过来的毒蛇！这些矮鬼，浑身上下装不下一颗良心！……”

莫黛斯特将给父亲的信当成给情人的信，放进了围裙口袋里，然后手里捏着给卡那利的信走下楼来，正听见杜梅谈起比查紧急动身去巴黎的事。

“有什么事要责怪我那可怜的神秘侏儒呢？什么事要这么大叫大嚷啊？”莫黛斯特出现在客厅门口，说道。

“小姐，比查今天早晨动身到巴黎去了，去干什么，你一定知道！……一定是去跟那个穿浅黄色背心的所谓建筑师小伙子搞鬼去了！这个驼背小子净撒谎！也活该他倒霉，他说的那个建筑师，根本还没有到呢！”

莫黛斯特大吃一惊，她猜测矮子是动身对卡那利的生活作风进行调查去了。她顿时面色苍白，跌坐在椅子上。

"我要去追他，我会找到他的！"杜梅说道，"你手里拿的大概是给你父亲写的信吧？"他伸过手去，说道，"只要上校和我不在途中走个头碰头，我就派人把信送到蒙日诺商号去！"

莫黛斯特将信递给杜梅。小老头杜梅没戴眼镜，无意地朝信封上的地址望了一眼。

"天堂一鱼贩子街二十九号，德·卡那利男爵先生！"杜梅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啊！女儿，这就是你爱的那个人！"米尼翁夫人高声说，"你谱曲的歌，歌词是他作的……"

"你楼上房间里，镶在镜框里的，就是他的像！"杜梅说道。

"把这封信还给我，杜梅先生！……"莫黛斯特如同保卫自己幼崽的母狮一样站起身来，说道。

"给你，小姐，"中尉回答道。

莫黛斯特将信放进自己的胸衣内，又把给父亲的信递给杜梅。

"我知道你能干出什么勾当来，杜梅，"她说道，"不过，你如果向卡那利先生迈出一步，我就要朝家门外迈出一步，而且我再也不进这个家门！"

莫黛斯特这句致命的话，重重击在可怜的母亲心上，她顿时昏厥过去。

"你要害死你的母亲了，小姐！"杜梅回答道。他走出客厅，赶快将妻子叫来。

"再见，老伴，"布列塔尼人拥抱着那娇小的美国女人说，"你快去救母亲，我马上去救女儿！"

他留下莫黛斯特和杜梅夫人在米尼翁夫人身边守护，自己很快作好了出门的准备，下山到勒阿弗尔去。一小时以后，他已经坐在邮车上。只有激情或金融、商业上的利害得失才能使车轮转动得这样快。

经过莫黛斯特的精心护理，米尼翁夫人很快就苏醒过来。她在女儿搀扶下上楼回房。只剩下她们母女二人时，米尼翁夫人并没有其他的谴责之辞，她只是说：

“不幸的孩子，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为什么要瞒着我呢？难道我那么严厉吗？……”

“唉！我正要源源本本告诉你呢！”少女流着泪回答道。

她向母亲讲述了一切，给母亲读了来往的书信。她花了半天的时间，将自己诗一般的爱情玫瑰花，一瓣一瓣地摘下来，撒在心地善良的德国女人心上。待到知心话吐露完毕，待她看到待人十分宽厚的盲人嘴唇上几乎浮起一丝微笑时，她痛哭流涕地扑到母亲身上。

“啊，母亲！”她泣不成声地说，“你的心多么善良，多么充满诗情！你的心就象上帝精心加工的上等瓷瓶，专门用来容纳纯洁、专一、美好，使整个生命得到充实的爱情！……我要仿效你，在世界上只爱我丈夫一个人。你一定明白，我此刻洒下的泪水，沾湿了你的双手，这是多么辛酸的眼泪……这只五彩缤纷的蝴蝶，这个你的女儿怀着母爱精心哺育的双重美好的灵魂，我的爱情，我神圣的爱情，这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秘密，现在落入了凡人手中。他们就要撕破这蝴蝶的翅膀，撕破蒙在这爱情上的面纱了。他们可悲的借口是要开导我，是要知

道这个天才人物是否象一个银行家一样循规蹈矩；我的梅西奥是否能够将收入积攒起来，他是不是有什么私情要切断，他在布尔乔亚眼中是否有罪，干了什么年轻人的荒唐事；其实这种事之于我们的爱情，正如一片乌云之于太阳……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你摸摸我的手，我在发烧！他们会把我折磨死的……”

莫黛斯特突然打起致命的寒战来。她只好上床躺下。这叫她母亲、拉图奈尔夫人和杜梅夫人好不惊慌。杜梅中尉去巴黎的期间，她们一直守护着她。按照事情发展的规律，这场戏暂时转移到了巴黎。

审核官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读到莫黛斯特的信，沉醉在无边的欢乐之中。象他这样真正毫无奢望的人，特别是那些深知自己的价值却既得不到爱情，也不被人赏识的人，一定很能理解他这种情感。他那位年轻、天真而又狡猾的情人，开始时觉得他聪明、心灵崇高，现在又觉得他长得也很漂亮了。这一恭维是最高的恭维。为什么呢？无疑，美，这是大师在倾注了自己心血的作品上最后签的名，这是天意的表露。在不美的地方看到了美，难道这不是着迷的眼光的巨大威力创造了美，难道这不是爱情中最关键的字眼么？难怪可怜的审核官，就象作品受到欢迎时作者感到欣喜若狂一样，大叫起来：

“终于有人爱上我了！”

一个女人，不管她是交际花还是少女，冒出“你很漂亮！”这句话时，哪怕这是虚情假意的话，一个男子如果朝这句话所

包含的巧妙的毒素打开自己厚厚的脑壳，那么，一种永恒的联系就会将他与这个可爱的说谎女人拴在一起，就会将他拴在这个诚实的或者滥污的女人身上。于是，她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他渴望着证实这一点。哪怕他是一个王子，对这件事也永远不会厌烦！爱乃斯特在房间里骄傲地踱来踱去，在镜子前正面、侧面、半侧面地照来照去。他试图给自己挑出点毛病。可是一个魔鬼般令人信服的声音对他说："莫黛斯特说得对！"于是他又回来看信，将信重读一遍。他仿佛看见他那天仙一般的金发女郎就在眼前，他跟她说起话来！他正在沉醉之中，忽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涌上来，给了他一击："她以为我是卡那利，而且她又是百万富翁！"他的整个幸福顿时垮台，就象一个夜游症患者，睡梦中爬到了房顶上，一有响动，向前一迈，滚下房顶，摔到地上，粉身碎骨了。

"如果没有诗人大名鼎鼎的光环，她就会觉得我丑陋不堪了！"他大叫一声，"我陷入了多么可怕的境地啊！"

拉布里耶尔确实是他信中描写的那种人。正象他所显示出来的那样，他心地太高尚、太纯洁了。对于事关荣誉的问题，他是毫不犹豫的。他立即决定，莫黛斯特的父亲如在巴黎，就去向他坦白一切，并且将他和卡那利开这个巴黎式玩笑引起的严重后果告知卡那利。对于这个高尚正直的年轻人来说，莫黛斯特的大量财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尤其不愿意被怀疑为利用这场书信往来骗取一笔嫁妆。他与莫黛斯特通信时，在他这方面，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他从尚特蕾娜街自己的住所出发，去银行家蒙日诺府的路上，泪水涌上了他的眼

睛。这位银行家的财产、姻亲和各种关系户头，有一部分就是他的保护人，那位首相帮忙的结果。

就在拉布里耶尔向蒙日诺银号的老板讨教，打听他自己的奇特处境需要了解的各种情况时，卡那利家中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场面，这是看到前中尉突然动身便可以预料到的。

杜梅是帝国军校的真正士兵，他那布列塔尼人的热血一路上都在沸腾。在他想象中，一个诗人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怪物，一个玩弄叠句的小丑，住在阁楼上，穿着每一条衣缝都已发白的黑呢衣服，靴子有时没有鞋底，内衣毫无特色，用手指头抠鼻子；不象比查那样在纸上划来划去的时候，就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走进诗人居住的漂亮公馆，看见院子里有一个仆役在擦洗马车，远远看见在光彩夺目的餐厅中还有一个仆役穿得跟银行家一样气派。这时，他脑海中、心中沸腾的念头，好象给泼了一瓢冷水。他向那位青年马夫问话，青年马夫叫他去问那餐厅中的仆役。这个仆役一面打量着他，一面回答说，男爵先生不见客。

“男爵先生今天要去行政法院开会，”那仆役最后说道。

“这里可是诗歌作者卡那利先生府上？”杜梅问道。

“德·卡那利男爵先生正是您说的那位伟大诗人，”贴身佣人回答道，“可他同时也是行政法院的审查官和外交部的随员。”

杜梅本是来刷那个“舞文弄墨的家伙”（用他表示蔑视的字眼来说）耳光子的，万万没想到，人家原来是一位国家高级官员。他等待着卡那利接见的客厅，非常豪华，光彩炫目。卡

那利的一件黑色礼服，贴身佣人忘了拿走，放在一张椅子上，衣服上那个挂勋章用的十字形小别针闪闪发光，引起老杜梅的沉思。很快，他的视线又被一只光芒四射、做工精细的镀金银杯所吸引。银杯上刻着："公主赠"几个字，使他大吃一惊。然后，在与此相对的位置上，他又看见一个塞夫勒瓷瓶，嵌在一个底座上，上面镌刻着："王太子夫人赠"几个字。这无言的提醒使杜梅恢复了理智。这时，贴身佣人正在向主人请示，是否愿意接见一个陌生人，这个人名叫杜梅，是专程从勒阿弗尔前来拜访他的。

"这人什么样？"卡那利问道。

"穿戴整齐、佩带勋章。"

卡那利作了一个手势，表示同意。贴身男仆见了，立刻走出来，回到客厅，通报道：

"杜梅先生到。"

当杜梅听到仆人通报自己的姓名，当他进入一间既富丽又雅致的书房，站在卡那利面前，当他的双脚踩在与米尼翁家中最漂亮的地毯同样漂亮的地毯上，当那位诗人拨弄着华丽的室内便袍上的穗子，向他投过装腔作势的一瞥时，杜梅完全目瞪口呆了，以致等到伟大的诗人向他发问，才开口讲话。

"您有何贵干呢，先生？"

"先生……"杜梅一直站在那里，说道。

"如果您需要较长的时间，"卡那利打断他的话，说道，"那就请坐下说……"

于是卡那利一屁股坐在那伏尔泰式的靠背椅里，跷起二

郎腿，上面一条腿举到眼睛那么高，一边还晃悠着，定睛望着杜梅。按照杜梅的大兵说法，他自己是完全让人给“耍”了。

“您说吧，先生！”诗人说道，“我的时间很宝贵，部长在等我……”

“先生，”杜梅接口说道，“我三言两语就完。我不知道您怎样引诱了勒阿弗尔的一位年轻、貌美而又富有的小姐，她是两个贵族家庭最后的、唯一的希望。我是来问问您，到底您的意图何在……”

卡那利一心要得到三等荣誉勋位，并且想被派到德国某宫廷中去当大使。三个月来，他一直忙着这些要紧的事，早把勒阿弗尔那封信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他大叫一声。

“对，是您，”杜梅重说一遍。

“先生，”卡那利冷笑一声回答道，“您这是什么意思，我一点也不明白，这就和您跟我讲希伯来语差不多……。我？您说我引诱了一位少女？……我？这怎么可能呢？……”卡那利的唇边荡漾着一丝傲慢的微笑。“算了吧，先生！我有美丽的上好的果园，园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桃子果熟满枝，我怎么会那么幼稚，去偷一个小小的野果玩！全巴黎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情感寄托在哪里。要是说，在勒阿弗尔有一位少女读了我写的诗，对我赞赏备至——实际上我是不配受到那样的赞赏的，这我倒不会感到奇怪！这种事平常得很。对！您瞧！您看这个漂亮的乌木小匣子，镶着贝壳，配着花边一样的铁边……这个小匣子来自教皇利奥十世。后来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从西

班牙国王那里得到了它，又转送给我。我用它来装我收到的所有信件。这些信件来自欧洲各个角落，写信人有的是妇女，有的是不透露名姓的姑娘……噢！我对这些花束怀着深深的敬意。这是直接从心灵深处采摘来的花朵，是在真正令人肃然起敬的心情激动的时刻献上的花束。是的，在我看来，发自内心的热情是一种高贵而崇高的东西！……有的人对此加以嘲笑，把这些信卷成卷用来点雪茄烟，或者送给他们的老婆当卷发纸。可是，我是独身，先生，我的心地很高尚，我把这些如此天真、如此无私的礼品保存在这个圣体龛里。总之，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它们收集起来。到我死的时候，我叫人当着我的面将它们烧掉。谁觉得我可笑，随他们的便吧！有什么办法呢！我是个知道感恩的人，这里面表白的情感帮助我忍受来自文坛的批评和各种烦恼。我的敌人藏身某家报纸，从背后向我射来暗箭的时候，我注视着这个小匣子，心里想道：此处彼处，有几颗心灵，我给他们治愈了心头的创伤，或者使他们高兴起来，或者包扎了他们的伤口……"

这一段富有诗意的话语，用伟大演员念道白的天才道出，把个小小的银钱总管弄得目瞪口呆。他眼睛瞪得大大地，那惊异的神情叫伟大的诗人好不开心。

"为了您，"这位开屏的孔雀卖弄地说道，"也考虑到我尊重这位女子的地位，我请您打开这个宝库，到里面去寻找您的少女。不过，我的账我清楚，那些名字我都记得，您一定是搞错了……"

"唉！一个可怜的女孩儿家，卷进巴黎这个大漩涡里，就

变成了这样！……”杜梅大叫道，“可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朋友的欢乐，是所有的人心头的希望，是一个家族的骄傲啊！为了她，六个忠心耿耿的人，用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财产，筑成了一堵防止任何不幸的城墙！……”

杜梅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

“好吧，先生，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我呢，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大兵……我为国家服役十五年，一直是低级军官，不止一颗炮弹呼啸着从我面前飞过去。我当了俘虏，在西伯利亚苦熬过。为了返回祖国，我徒步穿过西伯利亚，俄国人象扔东西一样把我扔进货车车厢里，我什么罪都受过。总而言之，我看见多少同伴死去……可是，您刚才说的话叫我脊梁骨直发凉，我可从来没尝过这种滋味！”

杜梅以为他对诗人进行了吹捧，感动了诗人。但要感动此人谈何容易，那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对于“赞扬”在他头顶上打碎的第一瓶香水的香味，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喂！老兄，”诗人将手搭在杜梅的肩膀上，庄重地说。能使皇帝手下的一个大兵浑身发抖，他觉得实在好玩，“这位姑娘就是你们的一切……但是，在社会上，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根本不算一回事。此刻中国一个最有用的达官贵人正在屋里断气，整个中华帝国都悲痛万分。可是，这会使您很难过么？英国人在印度将成千上万与我们一样的人杀死，就在我跟您讲话的这一分钟里，他们将最迷人的妇女烧死。可是，您用午饭时因此少喝了一杯咖啡么？……就在此刻，在巴黎，数得出有许多母亲躺在草垫上生孩子，连裹孩子的襁褓也没

有！……可是，我这里，价值五个路易的杯子里，盛着可口的香茶，我吟着诗句，好让巴黎女人们说：真美！真美！神奇！妙极！简直说到人心坎里去了！社会这个大自然，也和大自然本身一样，是十分健忘的！十年之后，您一定会对您今日的举止感到莫名其妙！您所在的这个城市里，有人正在咽气，有人正在结婚，有人正在相互热恋，有的年轻姑娘正在用毒气自杀，天才和他的一系列人道的题材一起消失！这些人互为邻里，时常住在同一幢房屋里，可是谁也不理谁！您来了，向我们提出一个普普通通的问题：'一个勒阿弗尔的少女在还是不在？……'要求我们一听到这个问题就痛苦得昏厥过去，噢！……您未免……"

"您还自称是诗人呢！"杜梅叫道，"对您自己描写的东西，难道您一点感受都没有吗？"

"嘿！对于我们诗中吟咏的贫困或欢乐，如果都要亲自感受的话，我们几个月之内就要象破旧的靴子那样精疲力尽了！……"诗人冷笑着说，"对，您从勒阿弗尔到巴黎来一趟，而且到了卡那利府上，不能空手而归呀！大兵！"卡那利摆出荷马笔下英雄人物的形体动作和手势，"请您从诗人这里学学这个吧：'一个人，他的情感再伟大，也是一首带有个人色彩的诗歌，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对这个也不会感兴趣。这是只属于您自己的珍宝，这是……'"

"对不起，我打断您的话，"杜梅说道，他厌恶地望着卡那利，"您来过勒阿弗尔吗？……"

"一八二四年春天，我去英国的时候，在那里停留过一天

一夜。”

“您是一个看重荣誉的人，”杜梅接口说道，“您能向我保证您不认识莫黛斯特·米尼翁小姐么？……”

“这个名字在我耳边响起，这还是第一次，”卡那利答道。

“啊！先生，”杜梅大叫起来，“我这是碰着什么无头案了啊！……我在追查中，可以指望得到您的帮助吗？我可以肯定，有人盗用了您的名字！昨天，您大概收到一封勒阿弗尔来的信吧？……”

“我什么也没收到呀！先生，请您相信，”卡那利说道，“我一定尽一切可能给您帮忙……”

杜梅告辞，心中充满焦虑，他以为这是丑八怪比查冒充这位伟大诗人来引诱莫黛斯特。与此同时，与之相反，象一个要复仇的王子那样机灵、细心，比侦探还巧妙的比查，正在对卡那利的生活和所作所为进行搜索。好在他个子矮小，可以避开任何人的耳目，就象一个小虫在一棵树的边缘上爬行，丝毫不为人注意一般。

布列塔尼人杜梅刚走，拉布里耶尔就进了他朋友的书房。自然，卡那利与他谈起勒阿弗尔那个人的来访……

“啊！”爱乃斯特说道，“莫黛斯特·米尼翁！我就是专门为这场艳遇来的。”

“哎呀！”卡那利大叫，“我倒是作为检查官得胜了么？”

“唉，对了！这场戏的关键正在这里。朋友，世界上最可爱的姑娘爱上了我。她很漂亮，在巴黎的上等美人中，她也会显得光灿夺目。她的心灵和文才，就跟克拉丽莎·哈洛一样。

她见过我了，我很合她的心意，可是她以为我是伟大的卡那利！……还不只这些。莫黛斯特·米尼翁出身贵族，蒙日诺刚才对我说，她父亲德·拉巴斯蒂伯爵大概有六百万财产……这位父亲到巴黎已经三天了，我刚才通过蒙日诺，要求下午两点去见他。蒙日诺会暗示他，说这是关系到他女儿幸福的大事……去找她父亲之前，我应该将一切向你和盘托出，你懂吧！"

"在受到诗人鼎鼎大名的阳光照耀而开放的大量鲜花中，"卡那利夸大其辞地说，"有一朵绚丽的花吐着芬芳，象柑桔树一样金果满枝，聪颖与美貌集于一身！一株风雅的小树，真正的柔情，完美的幸福，竟从我手中漏掉了！……"卡那利两眼望着地毯，不让人从他眼中看出他的心思。他停顿了一下，镇静下来，接着说，"这些制作精美的漂亮信纸，这些让人头脑发晕的词句，怎样才能透过这些东西醉人的芳香，去猜中一个人的真心，猜出以吹捧的形式表达爱情的那位少女，或那位少妇，确实是因为我们本人才爱我们，而且会给我们带来至高无上的幸福呢？……要猜准这个，一定得是个天使或者恶魔，可是我只是个野心勃勃的审查官……啊！朋友，名气使我们成为众矢之的！我们有一个同行，因为他的诗作当中有一首是关于水的，就结了一门有钱的婚事。① 可是我，比他更能抚慰人心，比他更讨女人喜欢，我倒错过了这样一门好亲事……因为……这个可怜的姑娘，你爱她吗？……"他注视着

① 指拉马丁，他写了《湖》一诗，后来与一个富有的英国女子结婚。

拉布里耶尔说道。

“当然，”拉布里耶尔说道。

“那好，”诗人抓住朋友的手臂，紧紧按住，说道，“祝你幸福，爱乃斯特！出于偶然，我对你还不是忘恩负义！你对我忠心耿耿，现在大大得到了酬报，因为我会慷慨大度地容忍你的幸福。”

实际上卡那利气得要死，但他不能有别的做法。于是他将这个作为自己神像的底座，从自己的不幸中也捞了一把。泪水模糊了年轻审核官的眼睛，他扑到卡那利的怀里，拥抱他。

“啊！卡那利，我从前一点不了解你！……”

“有什么办法呢！……要周游世界，是要花时间的啊！”诗人用他那种夸大其辞的讽刺语气回答道。

“你是不是也想得到这笔巨大的财富呢？……”拉布里耶尔问道。

“嘿！朋友，这笔财富不是适得其所吗？……”卡那利高声说道，伴随着他的夸夸其谈，还做了一个可爱的手势。

“梅西奥，”拉布里耶尔说道，“这回我们可是生死与共的朋友了……”

他握了握诗人的手，便匆匆离去。他迫不及待地要去见米尼翁先生。

此刻德·拉巴斯蒂伯爵正沉浸在种种痛苦中，这些痛苦象等待猎物一样已经等待他很久了。他从女儿的信中，得知贝蒂娜-卡罗琳娜已经死亡，自己的妻子已经失明。杜梅刚

才又对他讲述了莫黛斯特恋爱极其复杂的情形。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吧，”他对自己忠实的朋友说。

中尉走出去，随手关上门。不幸的父亲扑到一张长沙发上，抱头痛哭起来。但是那泪水很稀少，眼泪在五十六岁的男人眼眶中滚动，却不掉下来；泪水沾湿了眼眶，很快就干了，随后又涌上来，这是人生暮秋时节的最后一滴露水。

“有备受疼爱的孩子，有心爱的妻子，这就等于长了好几颗心，而且把心朝匕首送过去啊！”他猛虎一般跳起，在房中踱来踱去，大叫道，“作父亲，就等于缚住手脚，听凭不幸摆布啊！我要是碰上这个德·埃斯图尼，非宰了他不可！——看你生女儿吧！……一个碰上了骗子，另一个，我的莫黛斯特，碰上了什么？一个无耻小人，躲在诗人用纸做成的金色甲胄下欺骗她！真是卡那利呢，坏处倒还不大。可是这个钟情男子司卡班①……我一定要双手掐死他！……”他心里一面这样想，一面下意识地作了一个费劲的动作。“……那以后呢？……”他又自问道，“如果我的女儿伤心致死怎么办？”

他无意识地从王子饭店的窗户向外望望，然后又回来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六次往返印度的辛苦，经商的操劳，所经历的或绕过的危险，心头的忧伤，已使夏尔·米尼翁鬓发皆白。他那轮廓完美无缺的漂亮的军人面庞，已被马来亚、中国和近东的烈日晒成了古铜色，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性格。此刻，痛苦又使这面庞变得十分崇高。

---

① 司卡班，莫里哀的喜剧《司卡班的诡计》中的人物，是个机智的仆人。

“可是蒙日诺告诉我，对这个要来与我谈我女儿的事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放心……”

德·拉巴斯蒂伯爵在这四年里，从他的大量下属中挑选了一些作他的仆人。此刻，一个仆人通报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来到。

“先生，您是从我的朋友蒙日诺那里来的么?”他说。

“是的，”爱乃斯特答道，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那张与奥赛罗的脸一样阴沉的面孔。“先生，我叫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与上届首相家是亲戚，他任首相期间，我是他的私人秘书。他倒台时，将我安插进审计院。现在我是一等审核官，以后可能会成为审计主任……”

“这些与德·拉巴斯蒂小姐有什么关系呢?”夏尔·米尼翁问道。

“先生，我爱她，而且我也没想到她爱我……请听我说，先生，”爱乃斯特见父亲大怒，并作出一个可怕的动作，连忙拦住他，说道，“我要向您忏悔，向您承认一件最奇特、对一个重视荣誉的人来说最可耻的事情。我的行为理所当然要受到惩罚，但是最可怕的惩罚，还不在于向您透露这件事……我对女儿的恐惧更甚于对父亲……”

爱乃斯特天真而且庄重地从头讲了一遍。我们从这一小小家庭戏剧的前奏中，已经可以看出爱乃斯特的真诚，他怀着真诚必然产生的庄重态度，既没有略过他和姑娘交换的二十几封信件，也没有忘掉他刚才与卡那利的会见。他把这些信都带来了。待到父亲将信一一看完，可怜的情人，面色苍白，

一副哀求的模样。他见这位普罗旺斯人向他投过怒气冲冲的目光，便全身发起抖来。

“先生，”夏尔说道，“这里面只有一个地方不对，可这又是最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女儿并没有六百万，她最多只有二十万的陪嫁，加上不一定有指望的遗产。”

“啊！先生，”爱乃斯特站起身来，向夏尔·米尼翁奔过去，将他紧紧抱住，说道，“您这回可把压在我心上的大石头搬掉了！如果真是这样，大概就再也没有什么来妨碍我的幸福了！……我有一些保护人，我将来会作审计主任。哪怕莫黛斯特小姐只有一万法郎，哪怕要倒贴她一份嫁妆，她还是我的妻子。正象您使您的妻子幸福一样，我要使您的女儿幸福，真正给您当儿子……是的，先生，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愿望。”

夏尔·米尼翁后退了三步，目光深深盯进拉布里耶尔的双眼，有如匕首装入鞘中。看到这年轻人容光焕发的面庞和欢快的目光流露出完全的坦率和一片真情实意，他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么说，命运之神厌倦了？……”他低声自言自语，“这个小伙子将是我最理想的女婿么？”

他内心激动不已，在室内踱来踱去。

“先生，”夏尔·米尼翁终于开口说道，“您来这里寻求判决。一旦判决，您一定要完全照办。不然的话，您此刻就是开玩笑。”

“噢，先生！……”

“请听我说，”父亲说道，同时向拉布里耶尔看了一眼，那眼光简直使他动弹不得。“在这件事情上我既不会严厉无情，也不会偏袒一方。您把自己置于张冠李戴的地位，那么您既要享受这种地位的有利条件，也要忍受这种地位的不利条件。我的女儿以为她爱的是当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首先是诗人的鼎鼎大名迷住了她。名气对她来说，如同灯塔。命运常常喜欢开玩笑，这一次命运又将她抛进可怜的现实之中。那么，我作为她的父亲，难道不应该创造条件，使她能在名气与现实之间选择么？难道不应该让她能够在卡那利与您之间进行选择么？刚才对您所谈我的经营情况，我指望您以荣誉担保，严守秘密。您和您的朋友卡那利男爵，到勒阿弗尔来度过这十月份的下半月。我的家门会向你们二位敞开，我的女儿可以从从容容地对你们进行观察。别忘了，您应该亲自将您的情敌带来，至于他听信人家说的德·拉巴斯蒂伯爵有几百万财产的神话，您随它去好了。我明天就会回到勒阿弗尔，三天之后，我在勒阿弗尔等待你们的到来。再见吧，先生……”

可怜的拉布里耶尔迈着缓慢的步子回到卡那利家中。塔莱朗亲王曾大肆宣扬什么内心第二动机，说第一动机是天然的声音，第二动机则是社会的声音。此刻，诗人卡那利一个人在家，只有这时他才能让内心第二动机激起的思潮翻滚的急流任意奔腾。

“怎么！有六百万财产的一位少女！可是，我的眼睛竟然没能透过黑暗看到黄金在闪烁！有了这笔巨大财富，说不定我就能当上法国贵族院议员、伯爵、大使了！以前有些市民女

子，愚蠢的女人，诡计多端的女人，想要我的手迹，我都给她们回信了！可是偏偏就在上帝给我派来崇高的心灵、金翅膀的天使那一天，我却对这些假面舞会的鬼把戏厌倦了！……唉！我要写一首优美的诗，这种机遇还会出现的！可是拉布里耶尔这个侏儒，借着我的名气去招摇过市，他倒走了运！……简直是盗用我的名义！我是模特儿，他倒要成为塑像了！我们这是扮演了贝尔特朗和哈东的寓言故事！①六百万财产加上一个天使，一位米尼翁·德·拉巴斯蒂小姐！一位热爱诗歌和诗人的贵族天使，到哪儿去找！……可是，在这位少女的朋友、那位心地善良的勇猛大兵、首屈一指的体魄健壮的人面前，我以精神力量显示了自己的强壮有力，还作了一番阿尔喀得②式的演习，使那位大兵大吃一惊。他回去以后，肯定对那位少女说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本该将自己描绘成六翼天使的时候，我偏偏扮演了拿破仑的角色！……说到最后，我可能会交上个好朋友，可我为这个花的代价可太高了！友情，这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六百万，一个好朋友能值这个价！用这种价钱交朋友可不能多交……”

卡那利发出这最后一句感慨时，拉布里耶尔走进了他朋友的书房。拉布里耶尔满面愁云。

---

① 指拉封丹的寓言故事《猫和猴子》：猴子贝尔特朗见火中煨着栗子，便要猫哈东为他火中取栗。贝尔特朗将栗子一一吃掉，哈东的爪子却被火烫伤。

② 阿尔喀得，希腊神话传说中阿尔开俄斯的孙子，此处指不爱女色的英雄赫拉克勒斯(阿尔开俄斯即其祖父)。

“喂，你怎么啦？”卡那利问他道。

“她父亲要求让他女儿在两个卡那利之间作出选择……”

“你这个可怜虫，”诗人哈哈大笑，高叫道，“她这位父亲可真精明啊……”

“我已经以名誉担保，许下诺言，要把你带到勒阿弗尔去，”拉布里耶尔可怜巴巴地说。

“亲爱的小乖乖，”卡那利回答道，“既然关系到你的名誉，你尽可以信赖我……我去请一个月的假……”

“啊，莫黛斯特可漂亮了！”拉布里耶尔伤心失望地叫道，“你轻而易举就会把我压倒的！看到幸福光顾到我的头上，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所以我心里总在想：‘这是搞错了吧！’”

“唔！走着瞧吧！”卡那利欣喜若狂地说道。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夏尔·米尼翁和他的银钱总管先生快马加鞭，从巴黎直奔勒阿弗尔而去。在莫黛斯特的恋爱问题上，父亲已经使那条看家狗完全平静下来了，一方面给他解除了原来的命令，同时又叫他对比查放下心来。

“一切都非常顺利，我的老杜梅，”夏尔说道。卡那利也好，拉布里耶尔也好，两个人的情况他都已经向蒙日诺打听清楚。“我们就要有两个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了！”他快乐地高声叫道。

不过，对于即将在木屋别墅演出的这场喜剧，他叮嘱老伙伴要绝对保密。这幕喜剧可说是最温和的报复，也可以说是父亲对女儿的教训。从巴黎到勒阿弗尔，两位朋友一路长谈。从谈话中，上校了解了这四年当中他家里发生的每一件细小

的变故。夏尔还告诉杜梅，外科专家德普兰月底以前要来给伯爵夫人检查一下白内障，看看是否有可能使她重见光明。

车夫指望拿到一大笔赏钱，鞭子一甩发出清脆的响声。木屋别墅的人正要吃午饭，这长鞭的响声，向他们宣告两位老兵已经到家。长期在外的父亲终于归来，只有久别重逢的欢乐才会这么轰动：家中全体女眷都跑到门口。多少父亲，多少子女，可能父亲比子女为数更多，都能理解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人们沉醉在欢乐之中的心情，所以文学作品从来不需要对此进行描绘，因为最美好的语言和诗歌也无法表达这种激动的心情。也可能是因为甜蜜的激情文学味并不浓吧！这一天，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话，都不能破坏米尼翁家人的欢乐。莫黛斯特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那神秘的恋爱曾使她面孔苍白。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一天，父亲、母亲与女儿之间休战了。上校有着真正士兵特有的令人赞叹的细腻情感，他一直待在自己妻子的身边，她的手一直与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同时他也望着莫黛斯特，欣赏着这个苗条、风姿绰约、富有诗意的美人，真是百看不厌。难道不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看出一个人感情是否丰富么？莫黛斯特害怕扰乱父亲和母亲悲喜交集的心情，不时走过来亲吻远游归来人的前额。她亲吻父亲的次数太多了，似乎她要代表两个人亲吻他。

“啊！亲爱的小乖乖，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一次她尽情抚摩着父亲的时候，上校握住莫黛斯特的手说道。

“嘘！别说！”莫黛斯特指着母亲，附在他耳边回答道。

杜梅颇为狡黠地保持着沉默，这使莫黛斯特对他巴黎之

行的结果很是担心。有时她偷眼望望中尉，但是无法穿透他那坚硬的外壳。上校是一位小心谨慎的父亲，他希望先研究一下他那宝贝女儿的性格，特别是要征求自己妻子的意见，然后再进行事关全家幸福的会谈。

"明天，我的宝贝，"晚上临睡前他说道，"你早点起来。天气好的话，我们一起到海边去散步……我们要谈谈你的诗作，德·拉巴斯蒂小姐。"

这句话伴随着饱含父爱的微笑。这微笑立刻象回声一般出现在杜梅的嘴唇上，莫黛斯特能知道的也就不过如此。但是这也足够了，既使她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又使她久久不能成眠。她急切地想知道个究竟，她已经作了多少种猜测啊！所以第二天早上，她比上校还先穿戴整齐，准备停当。

"你都知道了，我的好爸爸，"一走上去海边的路，她就说道。

"我都知道了，而且还知道不少你不知道的事，"他回答。

说完这句话，父女二人默默地走了几步。

"孩子，你给我解释解释，一个母亲宠爱的女儿，怎么能不征求母亲的意见，就做出给一个陌生人写信这样重大的事情呢？"

"唉！爸爸，妈妈肯定不许这样做的。"

"我的女儿，你觉得这样做很理智么？如果说你这一招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就不说廉耻吧，你的理智，或者你的智慧，难道没有告诉你，这样做，就等于'自投男人怀抱'么？难道我的女儿，我唯一的、仅有的孩子，就这样毫无自尊心，这样低

贱么？啊！莫黛斯特，你叫你父亲在巴黎度过了地狱般的两小时。总而言之，从道德上说，你这种行为和贝蒂娜是一样的，况且没有别人的引诱可以作为辩白的理由。你是很冷静地卖弄风情，而这种卖弄风情，一时冲动的爱情，是法国女人最可怕的缺点。”

“你说我毫无自尊心？……”莫黛斯特哭着说道，“可是他还没见过我呀！……”

“他知道你的名字……”

“我们书信来往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心灵进行了交谈。只是在我的眼睛确认我做得对以后，我才将名字告诉了他！”

“对，我亲爱的迷途天使，你是把某种类似理智的东西注入了荒唐的举动，而这种荒唐的举动既会毁掉你自己的幸福，也会毁掉你的家庭……”

“可是，爸爸，不管怎么说，得到了幸福就可以宽恕这种轻率的举动，”她一气之下说道。

“要是只有轻率的举动而无其他怎么办？”父亲大叫起来。

“这种轻率的举动，我母亲也是干过的，”她生气地顶撞道。

“这孩子可真犟！你母亲在一次舞会上见过我以后，当天晚上就对她父亲说，她认为跟我在一起可能会幸福……她的父亲非常喜欢她。你母亲对我的爱情的确来得很快，但那仍然是在父亲的眼皮底下。莫黛斯特，你直截了当地说吧，那样的爱情与给陌生人写信的荒唐举动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你说是陌生人？……爸爸，你要说他是我国一位最伟大的诗人，他的为人及他的生活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别人的恶意诽谤和攻击。他是一个浑身是荣誉的人。而且对于他来说，我亲爱的父亲，直到我想知道他本人是否也和他的灵魂一样美那一刻为止，我都是戏剧和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一个姑娘呀！……"

"天哪！可怜的孩子，你这是在作关于婚姻问题的诗。人们之所以一向将女儿关在闺阁中不准出门，上帝、社会法律之所以将女孩儿们置于父亲允诺的严格约束之下，正是为了使她们免遭这些诗歌给她们带来的各种不幸。这些诗歌使你们着迷，使你们眼花缭乱，你们便不能恰如其分地欣赏它们。诗歌是生活中的一种消遣，但是诗歌不是全部生活。"

"爸爸，在事实的法庭面前，这还是一场悬而未决的官司，我们的感情和家庭之间一向是有争斗的。"

"哪个孩子为抵制家庭而得意洋洋，哪个孩子就要倒霉！……"上校神情严肃地说道。"一八一三年，我亲眼看见我的一个伙伴德·亰格勒蒙侯爵，不顾他父亲的反对，娶了他的表妹为妻。那个姑娘把固执当作是爱情，后来这对夫妻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至高无上的……"

"这些话我的未婚夫都对我说过，"她回答道，"有一段时间，他扮演的是奥尔恭①的角色，而且他勇于在我面前诋毁诗

① 奥尔恭，莫里哀的喜剧《答尔丢夫》（又译《伪君子》）中的人物，一个老实天真、虔信宗教的市民。

人的为人。"

"你写的信我看过了，"夏尔·米尼翁说道，情不自禁地冷笑起来，莫黛斯特见了，心中很是惴惴不安。"我应该向你指出，你最后一封信，对于一个被引诱的姑娘，一个朱丽·德·埃桀芝，几乎是不能容许的！天哪！小说害得我们好苦啊！……"

"小说不是写的，亲爱的父亲，我们可以创造小说，当然最好还是看小说……路易十四时代和路易十五时代，发表的小说比现在少；可是现在的艳遇还没有那时多……再说，既然你已经读过那些信，你就应该看出来，我给你找的这个女婿，是最恭敬的儿子，有着天使般的心灵和责己甚严的正直品格；你也应该看出来，我们相爱的程度至少与你和我母亲相爱的程度相差无几……我同意你说的，有的事办得不合程序。你可以说，我办的事有点毛病……"

"你写的信我看过了。"父亲打断女儿的话，又重复了一句，"一个熟悉生活和被激情牵着鼻子走的女人可以干的事，二十岁的姑娘干了则是大错特错。正因为我看过你的信，我才知道他是怎样在你面前把这种行为说得头头是道……"

"对于用角尺来衡量生活的市民和老古板的哥本海姆之流，这当然是过错……爸爸，我们不要脱离艺术和诗歌的世界谈问题吧……我们这些姑娘，置身于两种体系之间：要么媚态百出，让一个男人看出我们在爱他；要么直截了当地向他走去……这后一种决定，难道不是很伟大、很崇高吗？我们这些法国姑娘，就象商品一样，被我们的家庭三个月之内售出，有

时还象维勒干小姐那样，当月月底售出。可是在英国、瑞士、德国，差不多都是按照我遵循的这个程序结婚的……你还有什么话可以驳斥我呢？难道我不是有点德国血统吗？”

“孩子！”上校瞪着他的女儿大叫起来，“法兰西的优越性正是来自其理智及其逻辑的严密！美丽的法兰西语言已注定其思想必然是合乎逻辑的，法兰西是全世界理智的化身！英国和德国的风俗习惯在这一点上是浪漫的。可是，连这些国家的名门望族也遵循我们的规矩。你的父母很熟悉生活，他们对你的心灵和你的幸福要负责任，他们应该使你避免撞上人世的暗礁，这一点，你是从来不愿意想的！……天哪！”他说道，“这是儿女的过错，还是我们的过错呢？是否应该将儿女置于钢铁的桎梏之下呢？我们疼他们，我们要让他们幸福，不幸得很，这种疼爱又使他们牵动着我们的心：难道因为疼他们，我们就应当受到惩罚吗？……”

莫黛斯特听着父亲泪水哽咽地道出这种祈求，用眼角观察着父亲。

“一个尚未以身相许的姑娘，自己挑选了一个漂亮小伙子作丈夫，不仅漂亮，而且还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出身高贵，地位可观！……是象我一样的性情温和的贵族。难道这是犯了过错么？”她说道。

“你爱他吗？……”父亲问道。

“噢，父亲，”她将头依偎在上校的胸前，说道，“如果你不想看见我死去的话……”

“好了！好了！”老兵说，“我看出来，你的恋情是不可动摇

的了！”

“对，不可动摇！”

“什么都不能使你改变初衷么？……”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

“你丝毫不曾设想会发生什么变故，出现什么变心的事，”老兵接着说，“你因为他风度翩翩，便不顾一切地爱他，如果他是个德·埃斯图尼式的人，你也爱他么？……”

“啊！父亲……你不了解你的女儿。难道我能爱一个恶棍，一个无信义、无廉耻的人，一块上绞刑架的料吗？……”

“若是你上当受骗了呢……”

“被那个迷人的、天真的，几乎有些忧郁的小伙子欺骗么？……你笑了，要么是你没有见过他。”

“照你刚才所说，你的爱情不再是绝对的，这真是万幸。我要让你看到一些情况，可能会改变你的诗篇……好吧，父亲还是有点用的，你懂吧？……”

“爸爸，你想教训教训你的孩子。这变成‘行为道德’课了。”

“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父亲严厉地接着说下去，“这教训并非来自于我，这跟我毫不相干！若不是想使你受的打击和缓一些……”

“好了！好了！父亲，不要拿我的生命寻开心了……”莫黛斯特面孔煞白，说道。

“来，我的女儿，把你的全部勇气拿出来吧！拿生命开玩笑的是你，生活也捉弄了你。”

莫黛斯特呆若木鸡，注视着她的父亲。

“听着，你爱的那个年轻人，你四天以前在勒阿弗尔教堂里看见的那个年轻人，假如他是个恶棍……”

“他不是！”她说道，“那一头棕色头发，苍白的脸庞，那充满诗意而又有贵族气派的面庞……”

“都是骗人的！”上校打断女儿的话说道，“正象我不是那个张起风帆出海捕鱼的渔人一样，那个人也不是德·卡那利先生……”

“你知道这话在我心里把什么化成泡影了么？……”莫黛斯特说道。

“放心吧，孩子。虽然命运注定要惩罚你的过错，这坏事倒还不是不可补救。你看见的那个小伙子，你在通信中与他将心换心的小伙子，是个忠诚老实的人。他来找我，将他的尴尬处境告诉了我。他爱你，说不定我也不反对他当我的女婿。”

“这个人不是卡那利，那他是什么人呢？……”莫黛斯特嗓音大变，说道。

“是他的秘书！……他叫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他不是贵族。可他是品行端正、崇尚道德、讨父母喜欢的一个普通人。再说，是不是贵族对我们又有什么要紧呢？你已经见过他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改变你的心，你挑中了他，你了解他的内心，他外表漂亮，他的心灵也很美！……”

莫黛斯特一声叹息，打断了德·拉巴斯蒂伯爵的话。可怜的姑娘，面色苍白，两眼直勾勾盯着大海，全身僵硬，象死人一样。“他是品行端正、崇尚道德、讨父母喜欢的一个普通人。”

这句话有如匕首一般，刺进了她的心。

“上当了！……”她终于冒出这一句话来。

“跟你可怜的姐姐一样，不过没那么严重。”

“咱们回家吧，父亲！”她从两个人坐着的小土墩上站起身来，说道。“你听着，爸爸，我在上帝面前向你发誓，在我的婚姻大事上，不论你的意愿如何，我都听从。”

“那么你已经不爱这个人喽？……”父亲嘲讽地问道。

“我爱的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脸上不会作假的人，象你一样正直的人，不会象演员那样乔装打扮的人，不会将别人名气的脂粉涂上自己双颊的人……”

“可你刚才不是还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会使你改变初衷吗？”上校讥刺地问道。

“啊，不要耍笑我了！……”她两手绞在一起，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父亲，说道，“你不知道开这种玩笑，叫我的心和我最宝贵的信仰受到怎样的折磨……”

“上帝不容我那么做！我对你说的都是大实话。”

“父亲，你心眼真好！”她停顿了一下，颇为庄重地回答。

“你的信他都留着呢！”夏尔·米尼翁接着说，“嗯？……你发自内心的荒唐的多情话如果真的落到了诗人手里，据杜梅说，那些诗人把这些信卷成卷，当点雪茄的火柴用呢！”

“啊！你也说得太过分了……”

“是卡那利这么告诉他的……”

“他见到卡那利了？……”

“对，”上校回答道。

两个人默默地走下去。

"'这位先生'对我说了诗歌和诗人的那么些坏话，"莫黛斯特走了几步之后，接着说下去，"原来如此！为什么这个小秘书谈到……对，"她打断自己的话头说道，"他的品行，他的优点，他美好的感情，难道不都是书里冠冕堂皇的话么？……窃取别人名气和姓氏的人很可能会……"

"溜门撬锁，盗窃金库，拦路杀人，是不是！……"夏尔·米尼翁冷笑着高声说，"你们这些姑娘们哪，就是这样感情绝对，对生活一无所知！一个能干出欺骗女人勾当的人，一定是从断头台上下来的，或者应该上断头台……"

这句嘲弄的话语止住了莫黛斯特的激动。两人又都默不作声了。

"我的孩子，"上校接着说，"社会上的男人，再说自然界也是如此，就是要想方设法占据你们的心，你们则应该自卫。你是把角色掉过个儿了。这好不好呢？在虚假的位置上，一切都是假的。那么，首先大错特错的是你。不，一个男人设法讨女人欢心时，他并不是魔鬼。我们的权利允许我们主动进攻，不计后果，当然杀人和卑鄙无耻的行为除外。一个男子，在欺骗了一个女人之后，还可以具有良好的品德，这当然不包括通过女人谋求大量财富的情况。而只有女王、女演员，或者一个女人地位比男人高得多，对他来说，她就好比是女王一般的时候，这种女人才可以主动去追求男人，而不致受到许多责怪。可是一个少女不行！……不论她犯这个错误时出发点多么好，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小心谨慎，她都违背了上帝在她身上

培植起来的一切神圣、美好、伟大的情感。”

“本想寻求主人，却得到个奴仆！我无非是单方面重演了《爱情与偶然的游戏》[①] 而已！”她心酸地说道，“啊！我受到这样的打击，这一辈子算是死了心了……”

“疯丫头！……我看爱乃斯特·德 拉布里耶尔是一个好人，他至少抵得上德·卡那利男爵先生；他曾经给一位首相当过私人秘书，现在是审计院的审核官。他心地善良，热恋着你。只是他不写诗……对，我承认，他不是诗人。可是他可以有一颗充满诗意的心。总而言之，我可怜的孩子，”他见莫黛斯特作了一个厌恶的手势，便说道，“你就要见到他们两个人了，真假卡那利……”

“噢！爸爸！……”

“你不是向我发过誓，要在婚姻大事上一切听从我吗？那好，你可以在这两个人当中挑选一个中你意的人作你的丈夫。你已经从一首诗歌开始，你要尽量在田野漫游，从打猎或钓鱼中窥见这两位先生的真正品格，然后以田园牧歌来作为结束吧！”

莫黛斯特低下头。她和父亲返回木屋别墅，一路上只是听父亲讲话，父亲问她话时，她也是用一个、两个字回答。她原来以为已经飞上高山，直达鹰窠，现在她从高山之巅一直跌落到泥沼之中，而且受到羞辱。用当代一位作家富有诗意的说

---

① 这是法国剧作家马里沃(1688—1763)一七三○年写的一部喜剧。小姐西尔维亚等待多朗特前来相亲，他们分别改扮成使女和男仆，以便更好地观察对方。两人相见后产生感情，最后脱下伪装，倾心相爱。

法，就是："她首先感受过脚下十分娇嫩的花草的滋味，因而无法在现实布满玻璃碎片的道路上行走。异想天开在她脆弱的心中汇集了女人具有的一切，从娇羞腼腆的少女撒满紫罗兰花朵的幻梦，直到娼妓疯狂的肉欲。这异想天开将她带到具有魔力的花园之中。咦，令人心酸的出人意料！她看到的，不是无比鲜艳的花朵，而是乌黑的曼德拉草毛茸茸的根茎相互纠缠着从地里长了出来！"莫黛斯特从自己爱情的神秘顶端跌落下来，面前是连成一片、平平淡淡、两侧布满沟渠和农田的一条路，一言以蔽之，是用平平常常的石块砌成的路！哪一个有着火热心灵的少女摔这么一跤，不会跌得粉身碎骨呢？她那些美好的话语都撒播在什么人的脚下了啊？

回到木屋别墅的莫黛斯特，与两个小时以前走出木屋别墅的莫黛斯特，已经判若两人，那情形正和走在街上的女演员与登台演出的女主角毫不相象一般。她木呆呆地，叫人看了心里难受。太阳黯淡无光，大自然笼罩在云雾之中，花儿再也不向她絮絮低语了。象所有个性倔强的姑娘一样，她在幻想破灭的酒杯里多喝了几口。她还不想把脖子伸进家庭和社会的枷锁，她觉得那枷锁太重、太硬了！她还要与现实作最后的搏斗。她甚至听不进父亲和母亲的安慰，一任自己的心灵饱受折磨，从中尝到难以名状的奇特滋味。

"可怜的比查，"一天晚上她说道，"他倒不幸而言中了！"

这句话说明，她在无言的悲伤指引下，短时间内在现实世界的荒原上，走过了多少路程。我们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的时候，它所产生的悲哀，就是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常常会使人

死亡。目前生理学正在研究，一个念头通过什么途径，经过什么方式，会产生和毒物相同的对人体的破坏作用。研究灰心失望怎样使人失去食欲，怎样破坏幽门，怎样改变一个最坚强的生命的生存条件，这项研究决非无足轻重。莫黛斯特就是如此。整整三天，她呈现出病态的忧郁，再也不唱歌了，谁也别想让她笑一笑。这种情形真是叫她的父母和朋友害怕。夏尔·米尼翁看见那两位朋友迟迟不到，也担心起来，已经想派人去叫他们。第四天头上，拉图奈尔先生得到了消息。事情原来是这样：

卡那利对这门有钱的婚事着了迷，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件小事以压倒拉布里耶尔，而拉布里耶尔却不能责怪他违背了友谊的原则。诗人以为，要让一个少女瞧不起一个情人，最要紧的就是要让她看到这个人地位低下。因此，他装出很随便的样子，向拉布里耶尔提议两人住在一处，在安古维尔租一幢别墅，为期一个月。两人借口身体垮了，在那里小住一阵。一开始，拉布里耶尔觉得这个提议十分自然，欣然同意。紧接着卡那利就提出不要他朋友掏钱，免费带他去，而且自告奋勇承担了旅行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的贴身仆人派到勒阿弗尔，并且叮嘱他办理在安古维尔租乡村别墅的事时去找拉图奈尔先生。他想，公证人一定多嘴多舌，会把这事告诉米尼翁家里。各位读者都可以料到，爱乃斯特和卡那利以前曾经交谈过这场艳遇的各种情况，拉布里耶尔絮絮叨叨，已经向他的情敌提供了千百种情报。卡那利的贴身仆人对主子的意图知道得清清楚楚，出色地贯彻了这些意图。他大肆宣传这位伟

大的诗人就要到勒阿弗尔来了，说他又搞政治，又搞文学，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医生要他来洗海水浴，以恢复体力。这位大人物要租一所房子，至少得有多少房间，因为他要带秘书、厨子、两个仆人和一个车夫来，贴身仆人热耳曼·博内先生还不算在内。诗人挑选并租下一个月的敞篷四轮马车相当漂亮，可以用来出去漫游。因此热耳曼要在勒阿弗尔近郊租两匹马。马有两种用场，除了拉车以外，男爵先生和他的秘书还喜欢练练骑马。热耳曼看房子的时候，在矮小的拉图奈尔面前，对秘书这个人十分强调。有两处房子没有看中，就说是怕德·拉布里耶尔先生住得不舒服。

“男爵先生已经把他的秘书当成最要好的朋友，”他总是说，“啊！如果待德·拉布里耶尔先生和男爵先生本人不一样，我非得挨一顿好‘剋’不可！而且不管怎么说，拉布里耶尔先生是审计院的审核官嘛！”

热耳曼每次外出，总是全身着黑呢礼服，手上戴着干干净净的手套，脚上穿着靴子，俨然主子的架势。请诸位想想看，他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人们根据这个样品对伟大的诗人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吧！一个很机灵的人，他的仆人最后也会很机灵，因为主人的机灵最终总会使仆人受到熏陶。热耳曼把自己的角色演得一点不过火，他按照卡那利的嘱咐，表现得和和气气，平易近人。可怜的拉布里耶尔完全没料到热耳曼会这样加害于他，也完全没料到他同意的事，实际上是贬低自己。从众说纷纭的底层，也有片言只语传到莫黛斯特的耳中。就这样，卡那利就要用自己的马车带上他的朋友前来，而

爱乃斯特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及时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而进行补救。他们姗姗来迟，夏尔·米尼翁气得直骂，其原因是卡那利要把自己的家徽漆在马车的护板上，又在裁缝店里制作服装。诗人将这宗宗琐碎小事都想得十分周全，因为在他看来，哪一宗小事都会对少女产生影响。

"放心吧，"第五天头上拉图奈尔对夏尔·米尼翁说道："卡那利先生的贴身仆人今天早晨已经将一切准备就绪。他租下了亚摩里夫人在桑维克带全套家具的小楼，租金七百法郎。他已经给主人写信，告诉他可以动身前来，到时一切都会准备停当。因此，这两位先生星期天就会到这里了。我还收到比查写来的信，你看，在这儿……信不长，说：'亲爱的老板：星期日之前我无法返回。近日有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尚待了解，此事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幸福。对这个人，您亦极表关切。'"

这两个人物就要来到的消息，并没有使莫黛斯特的悲伤减轻；她依然沉浸在一败涂地的感觉和羞愧之中，看来，她并不象父亲设想的那样喜欢卖弄风情。有一种很可爱的卖弄风情，是允许的，那就是心灵上的，这可以叫做爱情上的彬彬有礼。而夏尔·米尼翁责备她女儿的时候，没有将讨人喜欢的愿望与一时冲动加以区别，没有将爱的渴求和小算盘加以区别。他真正是帝国时代的上校，他匆匆读过他们的通信，看到的是一个姑娘扑到一个诗人的怀里。为了避免冗长，我们曾删掉一些信件。在那些信里，莫黛斯特通过女子身上显得相当自然的过渡，已经用腼腆的、亲切的持重态度取代了最初几封信中那种咄咄逼人的、轻佻的语气。一个行家里手，一定会

对她这种持重态度十分赞赏的。但这位父亲有一点非常有道理，那就是在最后一封信中，莫黛斯特为三重的爱情所左右，谈话的语气，仿佛婚事已定的样子。这封信使她羞愧万分。现在，父亲逼着她接待一个过去她的心灵几乎赤裸裸地向他飞去，而现在看来是与她不般配的人，她觉得父亲真是太冷酷无情、太残忍了。关于杜梅与诗人的会见，她已经盘问过杜梅。她细心地让他叙述了每一个细节，她觉得卡那利并不象中尉说的那么粗野。说到这位文坛的唐璜有一个由教皇赐赠的漂亮小匣子，装着"一千零三个"女人的信时，她微微笑了起来。她有好几次真想对她父亲说："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给他写信吧，最杰出的女性都给诗人的桂冠寄去几片叶子呢！"

这一个星期，莫黛斯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场灾难，对一个富有诗意的天性来说，是一场浩劫，它在这位少女身上唤醒了早就潜伏着的深刻的洞察力和狡诈。此后向她求婚的人就要遇到一个可怕的对手了。确实，一个年轻人，心情冷下来时，头脑会变得健全；这时就会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气派观察和迅速地判断一切。这种气派，莎士比亚在《无事生非》①中贝阿特丽克丝这个人物身上描绘得十分精彩。最杰出的男子使莫黛斯特的希望破灭了，她顿时对男人深恶痛绝起来。在爱情上，女人自以为是厌恶的东西，其实只是看透了而已。而在情感上，尤其是少女，她们从来不能正确对待。她们不是顶礼膜拜，便是藐视鄙夷。莫黛斯特经受了巨大的心灵

① 《无事生非》(1598)，莎士比亚的喜剧。

痛苦以后，便必然要拿起那块盾牌：她曾经说过，那块盾牌上镌刻着“藐视”二字。从这时起，在她所谓的“求婚者的笑剧”中，她扮演的虽是女主角，却可以象毫不相干的人一样观看这出笑剧的演出。她特别打定主意，要不断地羞辱德·拉布里耶尔先生。

“莫黛斯特算得救了，”米尼翁夫人微笑着对她丈夫说道。“她想用极力爱真卡那利的办法来报复假卡那利。”

莫黛斯特的计划果然如此。这种作法未免太俗不可耐，因此她向母亲倾吐心中的悲哀时，母亲劝她对德·拉布里耶尔先生只能表现出极大的善意。

“这两个小伙子，”星期六晚上拉图奈尔夫人说道，“肯定料想不到有多少间谍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我们有八个人观察他们呢！”

“你说什么，我亲爱的朋友，两个小伙子？”矮小的拉图奈尔大叫起来，“不是两个，是三个。哥本海姆还没来，我可以说说。”

莫黛斯特早已抬起了头，所有的人也都跟她一样抬起头来，望着公证人。

“第三个钟情的人又来排上队了，而且他已经有情了……”

“啊？真的么！……”夏尔·米尼翁说道。

“这个人不是别人，”公证人大肆渲染地接着说，“正是德·埃鲁维尔公爵先生大人，他也是圣瑟韦尔侯爵，尼沃隆公爵，巴耶伯爵，埃西尼子爵，国王马厩总管，贵族院议员，马刺

教派和金羊毛教派骑士，西班牙大贵族，诺曼底前任省长的儿子。上次他在维勒干家中小住的时候，见过莫黛斯特小姐。他的公证人昨天从巴耶来到这里，公证人说那位大人当时就为莫黛斯特不够富有，达不到他的要求而感到遗憾。他父亲回到法国的时候，家产只剩下了埃鲁维尔城堡，还有一个姐姐作为城堡的摆设。年轻的侯爵现年三十三岁。伯爵先生，"公证人满怀敬意地转身向上校说，"我是实实在在受人之托向你们透透口风的。"

"你问莫黛斯特吧，"父亲回答，"问她愿不愿意在她的鸟房里再增加一只鸟。至于我嘛，这位国王马厩总管阁下向她表示关切，我不反对。"

虽然夏尔·米尼翁小心翼翼，不见任何人，天天待在木屋别墅，每次出门必带着莫黛斯特，可是在木屋别墅总不好不接待哥本海姆。哥本海姆已在别人面前谈过杜梅发财的事。

杜梅几乎是莫黛斯特的第二个父亲，他离开哥本海姆的商号时，曾对他说过：

"我以后就给上校当总管。我的全部财产，除了我老婆保留的那部分以外，以后就给我的小莫黛斯特的子女……"

拉图奈尔已经提出的那个很简单的问题，勒阿弗尔的每一个人也都反复提过：

"杜梅的一份财产就有六十万法郎，他还要给夏尔·米尼翁先生当总管，那夏尔·米尼翁先生的财产不是不得了吗？"

"米尼翁先生抵达时，乘坐的是自己购买的一艘船，船上装的是靛蓝染料，"交易所里的人都这么说，"且不算那艘船值

多少，光是船上的货物值的钱已经比他们自己说的那个数目大了。”

上校在出外经商旅途中精心挑选的仆人，他不想将他们辞退，因此不得不在安古维尔山下以六个月为期租下一幢房屋，因为他有一个贴身仆人、一个厨子、一个车夫（厨子和车夫都是黑人）、一个黑白混血的女仆、两个黑白混血的男仆。对这些人的忠心耿耿他都可以放心指望。车夫正在为小姐、为自己的主人物色骑用的马匹，为上校和中尉从巴黎回来时坐的那部四轮敞篷马车物色驾车的马匹。这辆马车在巴黎购得，最新款式，上面漆着拉巴斯蒂的家徽，家徽上方还有伯爵一级贵族头衔的环形装饰。一个人在印度人、香港商人和广州的英国人极尽奢侈豪华之能事的环境中生活了四年，这些在他眼里都是区区小事了。勒阿弗尔的巨商，格拉维尔和安古维尔的居民，对此可是大加评论，五天之内，闹得沸沸扬扬，那种情形在诺曼底，简直就跟一筒炸药起了火一样，搞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米尼翁先生从中国回来带回了几百万，”鲁昂的人说，“听说他在外几年成了伯爵啦？”

“他革命①以前就是德·拉巴斯蒂伯爵！”说话的人中有一个回答道。

“那么，这个二十五年来一直自称夏尔·米尼翁的自由党人，现在要管他叫伯爵先生喽！……这世道是往哪儿变哟！”

---

①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

虽然莫黛斯特的父母和朋友都守口如瓶，可是人家都把她看成是诺曼底最富有的继承人。而且到了这时，人人的眼睛都发现了她的长处。德·埃鲁维尔公爵先生的姑母和姐姐在巴耶，当着客厅里全体客人的面，一口咬定夏尔·米尼翁先生就是有权享受他的贵族头衔和伯爵的家徽，这头衔和家徽最初是米尼翁红衣主教受封得来的。为了表示对他感恩戴德，便将红衣主教长袍的流苏和主教的帽子作为家徽的底座和支架。这位姑母和姐姐以前从维勒干家那边依稀瞧见过德·拉巴斯蒂小姐，现在她们突然对这个家道中落的家族的家长异常关切起来了。

“要是德·拉巴斯蒂小姐既富有又漂亮，”年轻公爵的姑母说道，“那大概要算是这外省最理想的人家了。再说，这一位至少是贵族吧！”

这最后一句话是针对维勒干家说的。从前这家人家曾经屈尊前往维勒干家求婚，双方却没有谈成。

就是这些小事，引出我们这一幕家庭戏剧的另一个人物。当然这是违背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的规律的。不过这个姗姗来迟的人物，其肖像及传记，文字不多，不会使我们行文冗长。公爵先生在这里不会比他在历史书上所占的位置更大。德·埃鲁维尔公爵先生大人，是诺曼底最后一任省长夫妻的老来子，一七九六年流亡国外期间生于维也纳。现任公爵的父亲是位老元帅，一八一四年与国王一起回到国内，一八一九年去世，当时尚未能给他的儿子成亲，虽然他的儿子那时已经是德·尼沃隆公爵。父亲只给儿子留下偌大的埃鲁维尔城堡、

猎场、几处附属建筑以及一处好不容易赎回的田庄，年收入总共一万五千法郎。路易十八授予他国王马厩总管的头衔。到了查理十世治下，他又享受到给贫苦的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一万二千法郎津贴。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国王马厩总管的薪水和两万七千法郎的年收入哪里够用呢？当然，在巴黎，年轻公爵可以乘坐国王的车子，在卢浮宫圣托马斯街王室车马侍从处有自己的公馆。他的薪水可够支付他冬天的费用，那两万七千法郎用来支付他夏天在诺曼底的费用。这位大老爷之所以到现在还是光棍，主要是他姑母的过错，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那位姑母肯定没读过拉封丹的寓言。①埃鲁维尔小姐奢望极大，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因为你没有钱，纵令是名门贵族，也很难在法国高等贵族阶层中找到富有的女继承人：高等贵族们的儿子由于财产平均分割而破产，要使儿子们发财致富，已经有点自顾不暇了，哪里会有大量财产给女儿呢？要让年轻的德·埃鲁维尔公爵结上一门占便宜的婚姻，本来就非得奉承、巴结大银行家家族不可，可是埃鲁维尔家高傲的小姐恶语伤人，将一个个大银行家家族都得罪了。王政复辟的最初几年里，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五年，埃鲁维尔小姐一面寻求有几百万的人家，一面又拒绝了银行家的女儿蒙日诺小姐。结果是德·封丹纳先生将蒙日诺小姐娶走了。到末了，由于她的失策，错过了许多好机会后，她还嫌纽沁根家的

---

① 指拉封丹的寓言《鹭鸶》，讲一只鹭鸶沿河岸徘徊，看到很好的鱼，觉得还不到进餐的时候，看到别的鱼，又觉得不符合自己的身分，因此都白白地放过去了；到最后饿得发慌，只好吃一只蜗牛。

财产来路不光彩，不肯成全德·纽沁根夫人想使女儿成为公爵夫人的野心。国王很想使德·埃鲁维尔家族恢复昔日的光彩，几乎精心安排了这桩婚事，而且在公开场合说德·埃鲁维尔小姐的想法荒唐透顶。就这样，姑母把她的侄子搞得叫人耻笑，而公爵本人确实也引人发笑。确实，当人世间伟大的事物消逝的时候，会留下一些残渣碎屑，拉伯雷称之为"掉下来的渣渣"，法国贵族如今真叫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遗老遗少。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贵族，都无需自怨自艾。这光彩夺目的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两大阶层，在历史上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可是，不采取公正态度，不在这里指出这个种族的衰退，就象你们可以从莫尔索伯爵（见《幽谷百合》）那流亡国外的贵族形象，从德·埃斯巴侯爵（见《禁治产》）那贵族之花的形象中所见到的那样，岂不是放弃了历史学家这美妙的头衔么！这个出强人和勇士的种族，高傲的德·埃鲁维尔家族，给法兰西王权输送了著名的元帅，给教会输送了好几位红衣主教，给瓦卢瓦王朝输送了不少军官，给路易十四输送了好些骑士、勇士的家族，是怎样落到这个地步，成了一个软弱多病，较之比查还要矮小的生物呢？在巴黎不止一处客厅里，当人们听到禀报法兰西一连串名门望族的姓氏，而看到走进来的要么是个矮小瘦弱、看上去只有一口气的人，要么是个未老先衰，或者奇形怪状的造物的时候，人们头脑里都会产生这个问题。想象力能找到的昔日名门望族的标志，一位善于观察的人也要费好大力气才能在这些人身上找到一点线索。路易十五治下的挥霍无度、生活放荡，这个自私

和令人沮丧的时代的狂啖暴饮，产生出孱弱、衰退的一代。在这一代人身上，往日的伟大品格已经烟消云散，只剩下了那套举止。表面的形式，这就是贵族保留下来的唯一遗产。因此，除了少数例外，人们可以用蓬巴杜夫人朝代留下的可怜后遗症来解释王朝的垮台，路易十六也在垮台中送掉了性命。

国王马厩总管这位年轻人，头发金黄，面色苍白，身材纤细，蓝眼睛，头脑里倒也不缺乏某种尊严。但是他个子矮小，再加上他在姑母的错误引导下去追求维勒干家的女儿而一无所获，使他变得十分腼腆。德·埃鲁维尔家族，由于一个早产儿的缘故，已经差一点绝了后（见“哲理研究”部分《该死的孩子》）。大元帅——家族中这样称呼被路易十三封为公爵的那个人——到八十二岁才结婚，自然这个家族是延续下来了。这位年轻公爵很喜欢女人。但是他把女人看得太高，对女人过于毕恭毕敬、顶礼膜拜，只有和谁也不尊敬的女人在一起时他才感到自在。这种性格使他过着局部的双重生活。他在客厅中，或者说在圣日耳曼区的小客厅中，对女人极尽顶礼膜拜之能事，反过来，他又到容易上手的女人那里去报复。这种生活作风以及他矮小的身材，受病痛折磨一般的面庞，专门寻求心醉神迷的事的蓝眼睛，都更增加了他的可笑之处。其实人们说他一切都可笑是非常不公正的，他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和风趣。但是他那并不横生的妙趣只有在他感到很自在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据说女戏子法妮·鲍普莱是他花了大钱交结的最要好的女友。这位女戏子说起他来，有这么一句话：“他是一瓶好酒，可是塞子塞得太紧，连起瓶塞的起子都要用坏的！”

国王马厩总管对美丽的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当然只有爱慕的份儿。她谈到他时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她说，"他好象精雕细刻的一件首饰，拿给人看的时候多，真正佩戴的时候少，于是就留在首饰匣的棉花团里。"

这句话使他痛苦万分，可是不幸得很，正象任何巧妙的恶语中伤一样，这句话大家都广为传诵。

德·埃鲁维尔公爵虽然是一位杰出的骑手，可是就连国王马厩总管这个官职名称，也由于与他的长相对比强烈，而使心地善良的查理十世发笑。人也跟书籍一样，有时到了为人所赏识时，已经为时过晚。德·埃鲁维尔公爵在维勒干家小住求婚未成的时候，莫黛斯特曾依稀见过他。每见他走过，上述这一切想法便不由自主地从她头脑中闪过。但是，在她目前所处的境况中，她明白，为了不致受任何一个卡那利的摆布，德·埃鲁维尔公爵的追求是多么重要。

"我看不出，"她对拉图奈尔说，"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德·埃鲁维尔公爵。虽然我们家境贫寒，"她狡黠地望着她父亲接着说下去，"可我正在成为继承人。我最后总要表一个态的嘛……哥本海姆的眼神一周以来变化多么大，你们没看见吗？他因为无法将到这儿来玩惠斯特牌算到对我表示无言爱慕的账上，心里很难过呢！"

"嘘！我的宝贝，"拉图奈尔夫人说道，"他来了。"

"阿尔图老爹伤心死了，"哥本海姆走进来，对米尼翁先生说道。

"为什么？……"德·拉巴斯蒂伯爵问道。

“人家说维勒干就要付不出钱了，而交易所认为你有几百万呢……”

“人家不知道我在印度下了多少本，”夏尔·米尼翁口气很冷淡地回击道，“而且我也没想到要把我的经营情况给公众交底。杜梅，”他附在朋友耳边说，“如果维勒干手头拮据，我们大概就可以回到我原来的房子去住了，我们可以将他原来给我们的现钱如数奉还。”

这就是命运安排的序幕。就在这当儿，卡那利和拉布里耶尔以报信人为前导，于星期日早晨抵达了亚摩里夫人的小楼。听说德·埃鲁维尔公爵、他的姐姐和他的姑母星期二也要来，他们以健康不佳为借口，在格拉维尔租了一幢房子。看到这种竞争的势头，交易所里的人都说，多亏米尼翁小姐，安古维尔的房租要涨价了。

“这样搞下去，她要把安古维尔变成医院了！”维勒干家的二小姐因为当不上公爵夫人而伤心失望，便这样说道。

《女继承人》这出永恒的喜剧，就要在木屋别墅上演了。在莫黛斯特此刻的心情下，而且按照她开玩笑的说法，这出戏自然也可叫做《少女的表态》。她在幻想破灭之后，已经下定决心，只有遇到一个品格使她完全满意的人，她才会同意嫁给他。

到达安古维尔的第二天，当时还是挚友的两位情敌，准备那天晚上在木屋别墅首次登台。他们星期天一整天和星期一上午都忙着开箱子拿东西，把亚摩里夫人的小楼占下来，以及进行小住一个月所必需的各种安排。再说，诗人卡那利所处的见习大使的地位，允许他采取不少阴谋诡计，他什么都算计

好了。可能他抵达勒阿弗尔的消息已经引起了轰动，也会在木屋别墅产生一些反响。于是他打算充分利用这种轰动。以健康不佳为理由，他没有出门。拉布里耶尔则到木屋前面去散步两次，因为他已经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在爱恋了。他深怕自己令人讨厌，似乎觉得自己的前程已经阴云密布。星期一两位朋友下楼吃晚饭时，两人都已为这最重要的第一次访问穿戴完毕。拉布里耶尔的衣着与著名的星期天教堂相会那次一模一样。但是现在他把自己看成是某一恒星的卫星，只好听凭自己所处地位的命运摆布。卡那利既没有忘记穿黑色大礼服，也没有忘记佩带勋章，更没有忘记那巴黎沙龙的优雅风度。这种优雅的风度，通过他与其保护人绍利厄公爵夫人的交往，通过与圣日耳曼区最上等社交界的接触，在他身上已经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花花公子衣着讲究的每一细节，卡那利都样样做到，而可怜的拉布里耶尔就要以毫无希望的人那种随它去的模样出现。

热耳曼侍候两位主人吃饭时，看见对比如此鲜明，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上第二道菜的时候，他颇有外交风度地走进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颇为忐忑不安地走进来。

“国王马厩总管先生到了格拉维尔，”他小声对卡那利说道，“目的是医治与德·拉布里耶尔先生和男爵先生患的同样的疾病，男爵先生可知道？”

“是小个子德·埃鲁维尔公爵吗？”卡那利失声大叫。

“对，就是他，先生。”

“他也是为德·拉巴斯蒂小姐而来的吗？”拉布里耶尔涨红

了脸问道。

“是为米尼翁小姐而来！”热耳曼回答道。

“我们让人家耍了！”卡那利注视着拉布里耶尔，叫道。

“啊！”爱乃斯特赶忙顶他一句，“这是自动身以来你第一次说‘我们’。直到此刻为止，你一直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

“你真了解我。”梅西奥哈哈大笑起来，回答道，“可是我们争不过国王封的官，争不过公爵的头衔和贵族院议员，也争不过法国行政法院根据我的呈文刚刚批给德·埃鲁维尔家族的沼泽地！”

“这位大人，”拉布里耶尔半真半假地说道，“可以用他姐姐给你开一张安慰卡嘛！”

正在这时，仆人禀报德·拉巴斯蒂伯爵先生驾到。两个年轻人听到伯爵说话的声音，立即站起身来，拉布里耶尔急忙迎上前去给他介绍卡那利。

“在巴黎您去看过我，我这是回访！”夏尔·米尼翁对年轻的审核官说道，“来的时候我又得知，还能与我们当代一位伟大的诗人见面，我真是加倍高兴。”

“伟大？……先生，”诗人微微笑着回答，“在一个以拿破仑的统治为序幕的世纪里，不可能有任何伟大的东西。首先，我们是一个遍处产生所谓伟大诗人的民族！……其次，二流才子们将自己装扮成伟大天才的模样，装得那么象，以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名气很大的人了。”

“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您投身政界么？”德·拉巴斯蒂伯爵

问道。

“政界也是一样，”诗人说，“再也不会有什么伟大政治家了，只会有一些或多或少涉及伟大事件的人。您想想看，先生，宪章把纳税额当成军备额，在这样的宪章给我们规定的制度下，只有您到中国去寻求的东西——财富，才是实在的东西。”

梅西奥很自鸣得意，对自己给未来的岳丈留下的印象也很满意，他转身吩咐热耳曼：“在客厅里上咖啡，”说着，一面请这位巨商离开餐厅到客厅落座。

“伯爵先生，”这时拉布里耶尔说道，“我正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将我的朋友带到您家去呢，您这样一来就解救了我，我真感谢您。您不仅心地善良，而且还这么机智……”

“嘿！普罗旺斯人个个都有这么点机智，”夏尔·米尼翁说道。

“啊，您是普罗旺斯人吗？……”卡那利高声叫道。

“请原谅我这位朋友，”拉布里耶尔说道，“他还不曾象我一样研究过拉巴斯蒂家族的历史。”

听到“朋友”这个字眼，卡那利意味深长地看了爱乃斯特一眼。

“您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普罗旺斯人对伟大诗人说道，“我请您今晚光临寒舍，这将是值得铭记的一天，正如古人所说，albo notanda lapillo①。虽然在小小的屋舍里接待如此鼎

① 拉丁文：要用白色大理石来作标志，意指值得树碑纪念的伟大日子。

鼎大名的人物，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但是这可以满足小女迫不及待要见您的心情。小女对您赞赏备至，还把您的诗配上了曲谱呢！”

“看，您有比名气更好的东西，”卡那利说道，“如果爱乃斯特说的话属实，您是金屋藏娇呢！”

“噢！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子，你们会觉得十分土气的，”夏尔说道。

“对这土气的人，据说连德·埃鲁维尔公爵也紧追不舍呢！”卡那利语气生硬地高声叫道。

“噢！”米尼翁先生带着南方人那种使你上当受骗的天真表情，接口说道，“我让我女儿自己作主。公爵也好，亲王也好，普通人也好，对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甚至一位奇才也是如此。我不愿意作任何承诺，反正我的莫黛斯特选中的小伙子就是我的女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的儿子，”说这句话时，他朝拉布里耶尔看了一眼。“有什么办法呢！德·拉巴斯蒂夫人是德国人，她不同意我们的标准。我呢，我也就让我们家的两个女的牵着鼻子走。我一向是喜欢坐马车甚于坐椅子①的。这些很严肃的事情，我们现在可以谈谈笑笑，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德·埃鲁维尔公爵。我不相信父母作主强加于子女的夫婿，也不相信通过第三者撮合的婚事。”

“我们这两个年轻人正想寻找婚姻幸福的点金石，您这番话对我们来说真是一篇既令人失望又令人鼓舞的声明。”卡那

① 此处是个文字游戏：“坐马车”与上句的“牵着走”相联系；“坐椅子”指法官断案。

利说道。

“如果明文规定父母、女儿和求婚者完全自由，您不觉得这很有用，很必要，而且很策略吗?”夏尔·米尼翁问道。

拉布里耶尔瞪了卡那利一眼，卡那利便不再作声，于是他们泛泛地谈了谈。在花园里转了几圈，然后父亲告辞，等待着两位朋友来访。

“这是要打发我们走，”卡那利大叫道，“你跟我一样明白。再说，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在国王马厩总管和我们两人之间，不论我们怎样迷人，我也不会犹豫不决的。”

“我看倒不一定，”拉布里耶尔回答，“我认为这位正直的老兵前来，一是迫不及待地要见你，二是向我们声明他取中立态度，同时也把他的家门向我们敞开。莫黛斯特对你的名声十分倾倒，又受了我的外表的蒙蔽，正好在诗歌与实在之间举棋不定。我代表着实在，真是倒霉。”

“热耳曼，”贴身仆人进来撤走咖啡，卡那利对他说道，“吩咐套车。过半个小时我们出发，到木屋别墅去以前，我们先溜达溜达。”

两位年轻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见到莫黛斯特。可是拉布里耶尔是既想见又怕见，卡那利则踌躇满志，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爱乃斯特对父亲十分热情，刚才又用恭维话满足了商人的贵族自豪感，相比之下，显得卡那利很笨拙。这一切都使诗人下定决心，要好好扮演一个角色。梅西奥决定，一方面要施展出他全部引诱人的本领，一方面又要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对莫黛斯特不屑一顾，以刺激少女的自尊心。他是美貌的绍

利厄公爵夫人的高足，一向以对女人了如指掌而闻名，在这方面，他真可以算是名不虚传。实际上，正象那些享受到一个女人的爱情的男子一样，他并不了解女子。可怜的爱乃斯特缩在马车的角落里，沉浸在对真正爱情的恐惧之中，他一直默不作声，预感到伤心受辱的少女会怎样对他大发雷霆，轻视蔑视，不屑一顾。与此同时，卡那利象准备在一个新剧本中扮演主角的演员一样，也在默默地作着准备。自然，这两个人谁都不象是兴高采烈的样子。何况，对卡那利而言，事关重大利害。他与绍利厄公爵夫人之间深情厚谊，紧紧相连，已将近十年，只要他稍一想到结婚，那种情谊就要破裂。虽然他用身体倦怠这样平庸不堪的借口给他的出游涂上了保护色，但这种借口女人是永远不信的，即使是真的，她们都不信。因此他颇受良心的责备。他使用"良心"这个字眼，拉布里耶尔觉得实在太假惺惺了。诗人将自己的不安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耸耸肩膀。

"你的良心，我的朋友，在我看来，无非是害怕失去德·绍利厄夫人的疼爱的同时，又失去虚荣带来的快乐、许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和多年来的习惯而已。如果你在莫黛斯特这边得到成功，对于八年来已经割过一次又一次的激情长出来的乏味的再生草，你一定毫不留恋地丢弃。要是你说，怕你的保护人得知你来此地小住的真正动机，会老大不高兴，那我倒一听就信。放弃了公爵夫人，在木屋别墅又没成功，这赌注下得可大了。你是把这种思来想去当成懊悔了吧！"

"你一点也不懂感情，"卡那利心烦意乱地说，那情形正象

一个人本来要求别人恭维，得到的却是大实话一般。

"一个重婚的人回答十二名陪审员时，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拉布里耶尔哈哈大笑地顶撞他。

这句俏皮话使卡那利又产生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他觉得拉布里耶尔太有头脑，也太放肆，当秘书不行。

车夫穿着卡那利仆人的号衣，驾着一辆光彩夺目的四轮马车来到。

木屋别墅的人正在等待着这两个求婚者。这篇故事中的人物，除了公爵和比查以外，也都聚集在这里。马车的到来自然在木屋别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哪个是诗人啊？"拉图奈尔夫人听到马车的声音，便跑到窗口站定往外瞧，她向杜梅问道。

"就是走路的架势象个军乐队队长的那个，"银钱总管回答。

"啊！"公证人老婆端详着梅西奥，只见他摇头摆尾，故意让人瞧。

要说这世界上确有心地单纯的人，那就要数杜梅了。他的评判未免苛刻，不过倒颇为正确。所有比崇拜自己的男子年纪大的女人，对这些男子总是极尽阿谀奉承、娇惯之能事，那位贵妇对卡那利也是如此。由于她的过错，卡那利在精神上也是一个那喀索斯。一个已到中年的女人，想要使一个男子永远眷恋她，开始时总是将他的缺点也奉若神明，以便使任何人都无法与她竞争。这个男人对这种精妙的吹捧很容易习以为常，而一个对手刚开始时却找不到这种吹捧的窍门。那

些自命不凡的人，妄自尊大的人，如果不是生来如此的话，那么就是这种女性劳动的产物。卡那利年纪轻轻就被美貌的绍利厄公爵夫人抓到手里，他心里想，这个女人的口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既然自己这种矫揉造作的劲很讨这个女人欢喜，想必这矫揉造作就很有道理。虽然这些细微区别非常非常微妙，要指出也还是可以办到的。梅西奥具有朗诵天才，一向为人所称道。过分讨好的赞扬之辞将他的天才引上了过分夸张的道路。一般来说，无论是诗人还是演员都不会在这种道路上停留的。正因为如此，人家谈到他时（仍是德·玛赛说的话），说他不是朗诵诗，而是象鹿发情时那样高声鸣叫，因为他声音拖得很长，自我倾听。用后台的行话来说，卡那利"拖腔太长"。他可以向自己的听众投过探询的眼风，可以作出自鸣得意的姿态，也可以借助于演员称之为"荡秋千"的那种摇头摆尾的表演手段。正象艺术界创造的一切一样，"荡秋千"这个词也非常有特色。何况还真有人效法卡那利，卡那利于是成了这一派的首领。这种夸张的朗诵方法对他的谈话也稍有影响，他讲话时也带一种朗诵腔。从他和杜梅的谈话中，诸位对此也可窥见一斑。一个人一旦思想上变得极喜欢卖弄，举止上也必然表现出来。卡那利后来甚至连走路姿态也有了节奏，发明出各种姿势，偷偷地在镜子里自顾自盼，让谈吐也和自己神气活现的姿态相一致，等等。他对自己要产生什么效果太关心了。专门喜欢嘲弄人的勃龙代不止一次跟人打赌说，如果他死死盯住这位诗人的鬈发、靴子或者礼服的燕尾瞧，就能使梅西奥狼狈不堪。这办法还果然灵验。这些风雅

的动作开始时对于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是一张通行证，十年以后，梅西奥已显得身心疲惫，这一套把戏就变得更加陈旧过时。社交生活对男人和对女人都一样令人疲倦，说不定公爵夫人比卡那利大二十岁这一点，对他的压力比对她还大，因为社交界人们见她依然那么美丽，脸上依然没有皱纹，依然不涂脂粉，依然冷酷无情。可叹的是，当他们朴素的香气发出哈喇味的时候，当他们目光的亲切味道已经变得如戏剧程式一般的时候，当他们的面部表情已经变得矫揉造作的时候，当他们骗人的风趣已经使人看出烤焦的空架子的时候，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没有朋友来提醒他们。只有超人的天才才会象蛇一样自我更新。而且，在风度上和在各种事情上一样，唯一不衰老的东西是心地。心地善良的人单纯朴实。卡那利，诸位都知道，他心肠冷酷。他滥用自己漂亮的眼神，经常无缘无故地表演沉思默想时双眼出神的那股劲。总而言之，对他来说，赢得别人的赞美就是一桩生意，他想从这桩生意里大赚特赚。他恭维人的方式，肤浅的人看来似乎很迷人；精细的人却觉得是一种冒犯，因为这种俗不可耐的、过火的阿谀奉承，一听就能猜出他肚里的盘算。确实，梅西奥象个宫廷弄臣一般，满口谎言。德·绍利厄公爵以外交大臣身分不得不登上讲坛的时候，并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效果，梅西奥竟然厚颜无耻地对德·绍利厄公爵说："阁下真是讲得太精彩了！"

象卡那利这种人，由于一次又一次地碰些小钉子就不再矫揉造作的，能有几个呢！……在圣日耳曼区金碧辉煌的客

厅里，人人都准时献上自己那份滑稽可笑作为赠礼。在那里，这一类大言不惭、装模作样，或者说神经紧张，以极度奢侈、美服华冠为背景，或许还能为之稍稍开脱，把这些都看成小小不然的缺点。可是到了外省的背景上，笑料属于与此相反的类别，这些缺点就显得十分突出。再说卡那利既精神紧张，又矫揉造作，公爵夫人将他投进了模具，他早已成形冷却，根本无法焕然一新了。加之他又是百分之百的巴黎人，也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法国人。巴黎人看到并不是处处都跟巴黎一样，感到惊异万分，法国人看到并不是处处都跟法国一样，也感到惊讶不已。情趣高雅应该以阿西比亚得①这位绅士为楷模，既使自己入境随俗，又不太失去自己独具的特点。真正的风度是富有弹性的。它能适应各种不同的境况，能与各个不同社会阶层打成一片，懂得什么时候该穿上粗布长袍上街，单是这种穿法就够出类拔萃的了，根本不是象某些布尔乔亚女子那样，在大街上拖着羽毛和大红大绿的花衣裳大肆卖弄。

那个更多地是为自己着想而爱他，而不是为他本人着想而爱他的女人，处处给卡那利出谋划策。卡那利老想横行霸道，不论到哪里都摆出他那一套。他以为欣赏他的特殊观众，他走到哪儿，就会跟到哪儿，——这是巴黎某些大人物共同的错误。

诗人按照精心设计的动作进入客厅，拉布里耶尔却象一条怕挨打的狗，悄悄溜进了客厅。

---

① 阿西比亚得（约公元前450—404），希腊名将，苏格拉底的学生。多才多艺，极善辞令，且相貌俊美，风度极佳。

“咦！这不是我那位老兵吗！”卡那利先向米尼翁夫人说了一句客套话，又向各位女眷致意以后，看见了杜梅，便说道，“您现在算放心了吧，是不是？”他用夸张的动作向杜梅伸过手去，接着说，“可是，见到小姐的模样，您那种焦虑的心情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我那次谈话指的只是下界的女子，而不包括天使。”

这句话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从每人的态度上看得出来，大家都想知道这谜底是什么。

“啊！拿破仑眼力不错，找到了这样钢铁般坚强的人作基柱，试图在上面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太庞大，自然也就长不了。能使一个这样坚强的人动起感情来，我真把这看作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呢！”诗人明白大家都盼望他说个明白，于是接着说，“对于这一类事情，只有时间能起作用！可是，这真的是一次我应该引以为骄傲的胜利么？不，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思想对事实的胜利。我亲爱的杜梅先生，你参加的那些战斗，伯爵先生，你得到的那些英雄的头衔，不都是如此么？总之，战争是拿破仑的思想所借助的形式。这些事情，至今还留下什么呢？掩盖了战争痕迹的野草毫无所知，种上的庄稼也说不出昔日的战场如今安在。如果没有历史学家，没有文学，将来就可能对这个英雄的时代一无所知！所以，你们十五年的英勇奋战归结起来，只不过是一些思想而已，而能够拯救帝国的，正是这些思想，正是诗人会将它写成诗篇！一个善于赢得这类战役胜利的国家，也应该善于歌颂这些战役！”

卡那利住了口，向每人的面孔投过一瞥，准备征收外省人应该向他缴纳的惊讶表情的贡品。

“先生，”米尼翁夫人说，“您一定会相信，我看不见您的模样心里多么难过。可是您给了我听您讲话的快乐，这种快乐补偿了我的痛苦。”

莫黛斯特早就打定主意要做出认为卡那利出类拔萃的样子。她的衣着打扮与本故事开始的那一天完全一样。听着卡那利的谈吐，她痴呆呆地坐在那里，早已放松了手中的刺绣活计，只有一根棉线还绕在她的手指上。

“莫黛斯特，这是德·拉布里耶尔先生。——爱乃斯特先生，这是我的女儿，”夏尔发现那位秘书坐的地方太不显眼，便这样说道。

少女冷淡地向爱乃斯特鞠了一躬，朝他看了一眼。那眼光大概能向所有的人证明，这是她第一次与他见面。

“对不起，先生，”她对他说，脸并没有红，“我对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极为钦佩，在我的朋友们眼中，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理由，足以原谅我只看到了他一个人。”

莫黛斯特的美貌已使审核官神魂颠倒。她说话的声音，又象马尔斯小姐①那久负盛名的嗓音一样，清脆而且顿挫分明，更使可怜的审核官着迷。他在惊异之中，竟回答了一句极为精彩的话——如果这句话是真心的话！

“他是我的朋友，”他说。

---

① 马尔斯小姐（1779—1847），法兰西喜剧院著名演员。

“那么，您原谅我了，”她应答道。

“更甚于朋友呢，”卡那利抓住爱乃斯特的肩膀，象亚历山大大帝靠在俄菲斯提翁①肩膀上那样靠在爱乃斯特的肩膀上，高声叫道，“我们相亲相爱，情同手足……”

拉图奈尔夫人打断伟大诗人的话，将爱乃斯特指给矮小的公证人看，并对爱乃斯特说：

“先生不就是我们在教堂见过的那位陌生人吗？”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夏尔·米尼翁见爱乃斯特脸涨得绯红，便这样辩驳。

莫黛斯特始终态度冷淡，又拿起了手中的刺绣活。

“夫人大概说得不错，我到勒阿弗尔来过两次。”拉布里耶尔回答，说着便坐到杜梅身边。

卡那利已被莫黛斯特的美貌所惊呆，误解了她表示的钦佩之意，于是因自己的表演获得完全成功的效果而得意洋洋起来。

“一个天才人物，若是他身边没有什么忠诚的朋友，说不定我就会认为他是铁石心肠了，”为了恢复被拉图奈尔夫人笨拙的一着所打断的谈话，莫黛斯特说道。

“小姐，爱乃斯特的忠诚可以使我相信，我在这方面还不坏，”卡那利说，“这位亲爱的皮拉得斯②浑身是才气，天下太

---

① 俄菲斯提翁（公元前？—324），亚历山大大帝的宠臣。

② 根据希腊神话，皮拉得斯是斯特洛菲俄斯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好友。他帮助俄瑞斯忒斯报了杀父之仇。卡那利用此典故比喻他和爱乃斯特之间的亲密关系。

平以来我国最伟大的首相当政期间，他是首相的半边天呢。他的地位相当可观，倒同意给我作政治上的家庭教师。他教我政务，以他的经验哺育我，而实际上他满可以指望更好的前程。啊！他比我强……”

梅西奥见莫黛斯特作了一个手势，便风度潇洒地说道：

“我所表达的诗意，他都藏在心里。我之所以当着他的面这样说，那是因为他简直象修女一样谦虚。”

“好了，好了，”拉布里耶尔手足无措地说，“亲爱的老兄，你这样子，简直跟母亲想给女儿找婆家一样。”

“先生，”夏尔·米尼翁向卡那利发问，“您怎么会想到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的呢？”

“对于诗人来说，这简直就是认输，”莫黛斯特说，“政治是谋求实利的人的出路……”

“啊，小姐！如今，政治讲坛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它代替了往日骑士的狭小天地；象往日军队是所有勇敢者的荟萃之地一样，政治讲坛也将是群英荟萃之处。”

卡那利跨上他的战马驰骋起来，大谈特谈政治生活，讲了足足有十分钟。什么“诗歌是政治家的先导”呀，“当今，演说家已成为高尚的普及家，传播思想的牧师”呀，什么“诗人能给自己的国家指出未来的道路，难道他就不再是诗人了么？”呀，他引用夏多布里昂的例子，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夏多布里昂在政治方面要比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还要重大。他还说什么“法兰西政治讲坛即将成为人类的灯塔”，“现在，口头的斗争已经代替了往昔战场上的争斗”，“议会的某一次会

议抵得上奥斯特利茨战役①，演说家的表现足以与将军们媲美，他们在议会里也和将军在战场上一样会丢掉性命，灰心丧气，损兵折将，他们在议会累得精疲力尽，不亚于将军们打仗弄得精疲力尽"，"发言难道不是一个人可以容许自己进行的一种最可怕的挥霍吗，它所挥霍的是生命的津液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这一即兴演说，由时髦的老生常谈构成，但又披上了华丽的辞藻和新鲜词汇的外衣，其目的是要证明，卡那利男爵有朝一日大概会成为政治讲坛上的名人。这篇演说使公证人、哥本海姆、拉图奈尔夫人和米尼翁夫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莫黛斯特好象是在看戏，而且对演员怀着热情，与坐在她前面的爱乃斯特完全一样。这些句子，审核官简直可以倒背如流，但是他通过少女的眼光倾听着，对她爱得发狂。在阅读莫黛斯特的信件和给她写信的时候，他在头脑中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莫黛斯特形象。对这位真正钟情的人来说，现在，真正的莫黛斯特已经使那些想象中的莫黛斯特黯然失色了。

卡那利已事先定好了这次拜访的时间长短，他不愿意给他的赞美者留下腻烦的工夫。拜访结束时，夏尔·米尼翁先生邀请他们下星期一来家进晚餐。

"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住在木屋别墅了，"德·拉巴斯蒂伯爵说，"现在这里又成了杜梅的住宅。我要回到原来的住宅去。刚才在我的朋友拉图奈尔家里，我已经与维勒干先生签

① 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二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今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拉夫科夫市）大破俄奥联军，史称奥斯特利茨战役。

订了定期赎买合同，六个月为期……”

“但愿你刚才借给维勒干的那笔钱，他不会来还给你……”杜梅说。

“到了那边，”卡那利说道，“您的住宅就与您的财富比较相称了……”

“是与人家猜测的我的财富比较相称，”夏尔·米尼翁迅速地回答。

“这位圣母马利亚，”卡那利向莫黛斯特转过身，迷人地鞠了一躬，说道，“若是没有一个与她天仙般的完美相称的环境，岂不是莫大的不幸么！”

卡那利关于莫黛斯特所说的话，就是这么一句，因为他早已打定主意故意不看她，故意装出自己是一个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人。

“啊，我亲爱的米尼翁夫人，他多么有风趣啊！”待到两位巴黎人将花园的黄沙踩在脚下发出沙沙声响时，公证人老婆说道。

“他是不是有钱？问题的关键在这儿，”哥本海姆应声说道。

莫黛斯特俯在窗口，不放过伟大诗人的每一个动作，对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看都不看一眼。待到米尼翁返回客厅，待到四轮马车拐弯时，两位朋友最后向莫黛斯特招了一下手。莫黛斯特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以后，大家就热烈地讨论起来，就象外省人第一次见到巴黎人以后对他们进行评论一般。拉图奈尔夫人、莫黛斯特和她母亲三人组成大合唱，对卡那

利交口称赞。哥本海姆则反复说着那句话："他是不是有钱？"

"有钱？"莫黛斯特回答，"嗨！这有什么关系？德·卡那利先生是注定要在国家中占据高位的人，你们没看出来吗？他有的东西胜过财富，他拥有的是获得财富的手段。"

"他将来会当大臣或者大使，"米尼翁先生说。

"不管怎么说，纳税人大概也得支付自己的葬礼费用，"矮小的拉图奈尔说道。

"那是为什么呢？"夏尔·米尼翁问。

"我看他这个人会把所有钱财都吞掉，所谓赢得财富的手段，不过是莫黛斯特小姐慷慨相赠的美名罢了。"

"诗人将莫黛斯特当成是圣母马利亚，莫黛斯特怎能对他不慷慨呢？"小个子杜梅说道，他仍然保持着原来对卡那利产生的反感。

自从米尼翁先生归来以后，拉图奈尔和杜梅任凭自己一次下十法郎的赌注，这下子哥本海姆更是每次非布置好惠斯特牌桌不可了。

"喂，我的小天使，"父亲在窗台边对女儿说道，"你得承认爸爸考虑周到了吧！如果你今天晚上就吩咐从前给你做衣服的巴黎裁缝做衣裳，吩咐各商店送东西来的话，一个星期之内，你就可以以继承人光彩夺目的姿态出现了；同时我也有时间把全家在原来的住宅里安顿下来。你有一匹漂亮的小马，别忘了给自己做一身骑马装，国王马厩总管应当受到这种关切……"

“特别是我们有许多客人要一道去散步，”莫黛斯特说，她的面颊上又显出健康的气色。

“那个秘书没说什么话，”米尼翁夫人说道。

“那是个小笨蛋，”拉图奈尔夫人回答，“诗人对所有的人都很关切。他懂得就租小楼问题感谢拉图奈尔的照应，他对我说，看来拉图奈尔先生征求了一位妇女的审美意见。那另外一个人呢，呆在那里，面色阴沉象个西班牙人，两眼直勾勾的，那样子好象恨不得把莫黛斯特吞下去。他要是那么瞧我，非叫我害怕不可。”

“他的音色不错，”米尼翁夫人指出。

“他以前到勒阿弗尔来，一定是为诗人了解米尼翁家族的情况的，”莫黛斯特偷眼望着她父亲说，“我们从前在教堂里看见的确实是他。”

这么解释爱乃斯特的勒阿弗尔之行，杜梅夫人、拉图奈尔夫人和拉图奈尔先生都表同意。

“爱乃斯特，你知道吗？”刚走出木屋别墅二十步，卡那利就大喊大叫起来，“我在巴黎上流社会里，没看见一个待嫁姑娘可以与这个可爱的姑娘相比！”

“唉！这就行了，”拉布里耶尔心酸地回答，“她爱你，或者说，她会爱上你。你的名气已经使事情成功了一半。简而言之，一切都已为你安排停当。下次你自己去吧！莫黛斯特对我蔑视到了极点，她是对的。我何必要自己找罪受，去赞美、向往、爱慕我永远不可能拥有的东西呢！”

卡那利安慰了拉布里耶尔几句，话语里流露出他重新实

践了恺撒名句①的得意心情。然后卡那利又表示他想要和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一刀两断。拉布里耶尔受不了这场谈话，借口要去欣赏夜景，让马车停下，自已下了车。他象疯子一样朝海边跑去，在那里一直呆到晚上十点半。他好象精神错乱一般，一会儿疾走如飞，自言自语，一会儿又站住不动或者坐下，倒叫两个值勤的海关人员惴惴不安起来，可他自己一点也没发觉。

他从前爱的是莫黛斯特受过教育、才气横溢和她那咄咄逼人的天真直率。刚才的见面又使他在十天以前将他带到勒阿弗尔教堂来的各种各样的原由上，增加了对她的美貌的倾慕，即没有理智的爱情，无法解释的爱情。

他再次来到木屋别墅，比利牛斯狗在他身后疯狂吼叫，使他无法尽情享受凝望莫黛斯特窗扉的快乐。在爱情上，一个钟情的男子干出的这一类举动都是不算数的，正象画家最后一层油彩将前面的辛勤劳动遮盖住，那从前的辛劳也不算数一样。可是这些举动正是整个的爱情，就象油彩埋没的辛劳正是整个的艺术一般：正是从这里面产生了伟大的画家和真正的情人，观众和女子最终是会爱慕他们的，可惜常常为时过晚。

“好吧，”他大喊大叫道，“我要留下，我要忍受痛苦折磨，我要见她，我要单恋她，为自己着想爱她！莫黛斯特将是我的太阳，我的生命，我要借她的气息来呼吸，我要以她的欢乐为欢乐，我要因她的痛苦而消瘦，哪怕她成为卡那利这个自私自

---

① 指恺撒向国人告捷的名句：Veni, Vidi, Vici，意为：我来了，看见了，战胜了。

利的家伙的妻子……”

“这才叫爱呢，先生！”路边灌木丛中发出一个声音说，“哎呀，怎么！人人都爱慕德·拉巴斯蒂小姐么？……”

接着，比查突然出现，注视着拉布里耶尔。拉布里耶尔强忍怒气，就着月光，挑衅地打量了这个侏儒一眼。他不回答侏儒的问话，向前走了几步。

“咱们都是在一个团队作战的士兵，彼此应该更有点情义！”比查说，“您不喜欢卡那利，我也没为他神魂颠倒。”

“他是我的朋友，”爱乃斯特答道。

“啊！原来您是他的小秘书，”侏儒反唇相讥。

“先生，”拉布里耶尔针锋相对地回答，“请您明白，我谁的秘书也不是。我很荣幸，在王国的一个最高一级机构供职。”

“我很荣幸地向德·拉布里耶尔先生致意，”比查说，“我本人，很荣幸，是勒阿弗尔最高级顾问拉图奈尔先生的首席文书。当然我的地位比您的地位优越，这就是四年以来我有幸几乎每天晚上见到莫黛斯特·德·拉巴斯蒂小姐，而且我打算象国王的一个奴仆生活在杜伊勒里宫那样生活在她的身边。即使有人将俄国的王位送给我，我也要回答：‘我太爱阳光了，不去！’先生，这还不足以对您说明，在一切有关财产和声誉的事情上，我对她的关切超过关心我自己吗？德·绍利厄公爵夫人的贴身女仆爱上了热耳曼先生，她对这个迷人的贴身男仆在勒阿弗尔住这么长时间已经感到担心。如果她一面给女主人梳头，一面抱怨……您以为那傲慢无礼的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会容忍德·卡那利夫人的幸福么？……”

“您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拉布里耶尔打断比查的话，问道。

“首先，我是公证人的文书，”比查回答，“难道您没看见我背上这个鼓包么？先生，这鼓包里装的全是创造发明。我成了菲洛塞娜·雅克曼小姐①的表兄。这位小姐生在翁弗勒，我母亲也生在翁弗勒，娘家姓雅克曼……在翁弗勒，有雅克曼家族十一个支系。我的表妹，心里惦记着继承我家的一份遗产，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其实这份遗产是否能继承得上，还渺茫得很呢……”

“公爵夫人报复心可大啦！……”拉布里耶尔说道。

“对，菲洛塞娜对我说过，象一位王后一样。公爵先生只是她的丈夫，并无其他建树，她到现在还没有原谅他，”比查接茬说道。“她恨谁就恨得要死，正如她爱谁也爱得要命一样。她的性情、衣着、口味、宗教信仰以及她狭窄的心胸，我都知道，因为菲洛塞娜将她的外表和内心都向我揭露得一清二楚。我还上了一趟歌剧院，为的就是看看德·绍利厄夫人的模样，我那十个法郎算没白花(这不是指看的戏)！要不是我那位所谓表妹告诉我，她的女主人已经过了五十春，我还真以为算她三十岁就已经够多的了呢！这位公爵夫人，她可一点不显老！”

“对，”拉布里耶尔接着说，“她是一块夹在粗石头中间保持完好的浮雕玉石……公爵夫人要是知道了卡那利的计划，

① 这是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贴身女仆的名字。

卡那利可就要狼狈不堪了。先生，我希望您这番侦探工作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跟一个正直的人是不相称的……”

“先生，”比查骄傲地接口说道，“对我来说，莫黛斯特，这就是国家！我不是当侦探，我是预见！必要的话，公爵夫人就会前来；我觉得她老老实实呆着合适，她就会老老实实呆着……”

“您？”

“对，我！……”

“用什么办法呢？……”拉布里耶尔说。

“啊哈！就是这个！”侏儒拿起一根小草，说道，“您瞧！您看！……人给自己修建宫殿，这个禾本科植物以为是给它住的。有一天，这棵草会使这用大理石修得结结实实的宫殿倒坍，就象下层民众进入了封建王国的大厦，有一天也将那大厦打翻在地一样。弱者哪里都能钻进去，强者只能在自己的大炮上安歇，弱者的威力比强者大。我们有三个奴仆，我们已经发誓一定要使莫黛斯特幸福，为了她，我们可以出卖自己的荣誉。再见啦，先生。如果您爱德·拉巴斯蒂小姐，就请您忘记这一场谈话，跟我握握手吧，我看您好象心地很善良！……我本来迫不及待地要来看看木屋别墅，结果我赶到时她正好熄灯。因为狗叫我才看见您，我听见您发狠。因此我放肆地对您说，我们是在同一团队作战，这个团队就是‘忠心’团！”

“那好，”拉布里耶尔握住驼背的手说，“请您讲点情谊，告诉我，莫黛斯特小姐在和卡那利秘密通信以前，是否出于爱情

爱过什么人?"

"啊!"比查低声叫起来。"对这个有所怀疑可就太不公正了!……即使现在,谁知道她是不是爱什么人呢?难道她自己知道吗?她曾经迷恋这个贩卖诗章的商人,这个文学江湖骗子的智慧、天才和心灵。不过,她会研究他的,我们也要研究他。我有办法让这个风流倜傥的家伙从乌龟壳底下露出真实的性格来,那时我们就会看见他野心勃勃、虚荣透顶的小脑袋了!"比查搓着手说道,"除非小姐迷他迷得要死……"

"欧!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象站在一大奇迹面前似的!"拉布里耶尔叫道,泄露出自己内心的嫉妒。

"他要是个正派、讲信义的小伙子,真爱她,配得上她,"比查接口说道,"并且放弃公爵夫人,那我就让公爵夫人受罪去!……好啦,亲爱的先生,请您沿这条路一直走,十分钟之内您就到家了。"

比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叫住可怜的爱乃斯特。这爱乃斯特是真正钟情的人,叫他站在那里一整夜谈莫黛斯特也是愿意的啊!

"先生,"比查对他说道,"我还没那分荣幸,还没见过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我很想在他行使职权时观察观察这个了不起的家伙。请您给我帮个忙,后天到木屋别墅来度过一个晚上。你们要多呆一会,因为一个小时内一个人是不会发育成熟的。我会第一个知道,他是否爱上了莫黛斯特小姐,他能不能爱上莫黛斯特小姐,或者他将来是否会爱莫黛斯特小姐。"

“您年纪轻轻当不了……”

“当不了教员，是不是？”比查打断拉布里耶尔的话，接口说道，“嘿，先生，早产儿天生都能活上百岁！再说，您看！久病成良医，病人和疾病很知心，这一点连很认真的医生也不是都做得到的。对，一个深深爱着女人、而女人借口他面貌丑陋或驼背而瞧他不起的男人也是如此，他最后会变得对恋爱特别内行，简直要超过专门勾引女人的淫棍，这种情形就跟病人终归会恢复健康差不多。只有蠢事才不可救药……我从六岁起（我今年二十五岁了）就没爹没妈。公共慈善事业是我的母亲，检查官是我的父亲。”他见爱乃斯特作了一个手势，又说道，“请您放心，我比我的处境更为快活……对，六年以前，我爱上了拉图奈尔夫人的一个女仆，但是她傲慢的眼光使我明白了，我指望爱情是错误的。自那时以来，我便爱女人，研究女人！我从丑陋的女人开始，解决问题要从关键入手嘛！所以我把我的女主人当作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当然，她对我是个天使。我那样做可能不对。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让她经过我的蒸馏器，最后我发现在她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想法：我并不象人们以为的那么糟糕！虽然她非常虔诚，我如果利用这个想法，说不定也能将她引到深渊的边缘上……当然就到那儿为止！”

“那么您是不是也研究过莫黛斯特呢？”

“我想我已经对您说过，”驼背说道，“我的生命是属于她的，正如法兰西属于国王一样！现在您明白我为什么要到巴黎去侦察了吧？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在这个可爱的少

女灵魂、内心、思想深处，都具有什么品格：她崇高、自豪、忠诚，想不到的那么高尚，她总是善意待人，从不厌倦，她有真正的宗教虔诚，快活的性情，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细腻，和蔼可亲……！”

比查掏出手绢，揩去两滴泪水，拉布里耶尔久久地握住他的手。

“我将在她的光芒中生活！这光芒从她开始，到我结束，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光线与语言连结在一起，就跟大自然与上帝连结在一起差不多。再见，先生，我有生以来还从来没这么饶舌过。我看见您站在她的窗前，料想您爱她的方式是和我一样的！”

比查不等可怜的情人回答，就离开了他。这场谈话给爱乃斯特心头贴上了不知名的止痛膏。他决定作比查的朋友，却没想到，文书饶舌的主要目的在于给自己在卡那利身边安排个里应外合的人。爱乃斯特是怎样地思来想去，反复考虑要下定的决心和行动计划，最后才迷迷糊糊睡去啊！……他的朋友卡那利倒睡得很香甜，那是胜利者的安眠，除了办事公道的人以外，这就是最甜蜜的觉了！

吃午饭时，两位朋友商量好，第二天一起到木屋别墅去度过晚上，而且体会体会外省玩惠斯特牌的甜美滋味。为了打发白天的时光，他们两人都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吩咐套马，到这个对他们来说和中国一般陌生的国度去游逛一番。法国人在法国，他们最陌生的事物，便是法兰西。

考虑到自己处于遭人白眼的不幸情人的地位，审核官对

自己应怎样做人进行了思考。这次思考的情形，与他和莫黛斯特开始通信时，莫黛斯特提出那个问题以后他进行思考的情形差不多。

人说不幸能使人品德更加高尚，恐怕只是对品德高尚者而言。这一类的良心大扫除，只有天性纯洁的人才会进行。拉布里耶尔心中默默许下诺言，要以斯巴达的方式吞下自己的痛苦，保持自己的高尚，决不让自己干出任何卑鄙的事情。卡那利，巨额的嫁奁引诱着他，内心则发誓要不顾一切将莫黛斯特征服。自私自利和正直诚实，正是形容这两个人性格的词汇。由于效果相当奇特的道德规律，竟然出现这样的事：这两种品格要使用与他们的本性完全相反的手段。自私的人要假装忘我、克己、牺牲，乐于助人的人则要到傲慢的阿凡丁山① 上去藏身。这种现象在政界也同样可以观察得到。在政界，人们经常表现得与自己的品格完全相反，常常搞得公众再也弄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晚饭以后，两位朋友从热耳曼那里获悉，国王马厩总管已经到达，今天晚上已经由拉图奈尔先生介绍到木屋别墅。第一次，德·埃鲁维尔小姐想出一个办法伤害这位可敬的人；她不直接派她的侄子到公证人家去，而是派一个跟班去请他到她的住处来。如果她直接派自己的侄子前往公证人家，公证人肯定会在有生之年念念不忘国王马厩总管的登门造访。因

① 阿凡丁山是罗马的七座小山之一。据说古时曾将战败的拉丁人驱至这里。五世纪时，罗马平民起来反对贵族，失败后，其中一部分人也撤至这里。于是产生了“撤退到阿凡丁山”的成语。

此，当德·埃鲁维尔小姐提议用马车送他到安古维尔去的时候，矮小的公证人便向大人强调指出，他应该带上拉图奈尔夫人一起去。公爵看看公证人那装得一本正经的脸色，猜测到有什么过错需要弥补，便慷慨大度地对他说道：

“如果您允许我去接德·拉图奈尔夫人，我会感到十分荣幸。”

那位专横的德·埃鲁维尔小姐惊异得情不自禁浑身一颤。公爵不予理会，还是和矮小的公证人走了出去。公证人老婆看见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停在她家门口，穿着王室号衣的下人去放下踏板，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待她得知国王马厩总管是来接她的，简直就不知上哪儿去拿手套、阳伞，不知道该摆出怎样可笑和神气十足的派头了。她一坐上马车，一面向矮小的公爵滔滔不绝地说着客套话，一面做出一个好心肠的动作：

“咦，比查呢？”

“带上比查吧！”公爵微笑着说道。

华丽的马车将码头上的人一群一群地招引过来。他们看到三个矮小的男人和这个高大而干瘪的女人坐在一起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把这三个小人儿一个接一个焊到一块，大概能拼成一个公的，好对付这个大长杆子！”一个波尔多水手说道。

“夫人，您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吗？”仆人等待发车的命令时，公爵开玩笑地问道。

“没有了，大人。”公证人老婆满面绯红答道，她望着丈夫，

那神情似乎是对他说："我干了什么事这么糟糕呀？"

"大人把我当成个东西，这是给我好大的面子，"比查说，"象我这样一个穷文书，无非是个'东西'而已！"

虽然这话是笑着说的，公爵还是红了脸，一声没吭。大人物跟下人开玩笑总是不应该的。开玩笑是一种游戏，游戏就假设各方是平等的。游戏一结束，参加游戏者就有权表现出互不相识的样子，正是为了防止这种短暂平等的弊病。

国王马厩总管来访的公开理由，是来办理一件大事：在两条河入海的河口之间，大海留下一大片空地。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刚刚由行政法院判给了德·埃鲁维尔家族，现在是如何开发利用这片土地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两头修上防波堤，排干长一公里、宽三百到四百阿尔邦①的泥沙，挖上沟渠，修上道路。待德·埃鲁维尔公爵解释完这块土地的情形以后，夏尔·米尼翁指出，一定要等待大自然以其天然的产物将这片还活动的土地固定住。

"公爵先生，时间按照天意使您的家族富足起来，也只有时间才能完成这一大业，"他最后说道，"过上五十来年再动工，可能比较谨慎。"

"不要一句话说死吧，伯爵先生，"公爵说道，"请您到埃鲁维尔来一次，亲眼看看这些事情！"

夏尔·米尼翁回答说，任何投资的人都要从从容容地研究这件事。这个提法，也就给了德·埃鲁维尔公爵一个到木

① 阿尔邦，加拿大长度单位，合191.8英尺；在法国常用来作为面积单位，一阿尔邦等于42.21公亩。

屋别墅来的借口。初次相见，莫黛斯特就给公爵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说他姐姐和姑母早就听人谈起过她，而且很想结识她，要求她赏光去他家里作客。夏尔·米尼翁听到这句话，立即提议，他要邀请二位小姐在他回归别墅那天前来共进晚餐，届时可以由他本人将自己女儿介绍给二位小姐。公爵表示欣然同意。

公爵那与手艺高明的厨师颇为相象的外表，贵族头衔，特别是如醉如痴的目光，对莫黛斯特颇起作用。她在言谈、衣着和举止高雅方面都表现得无可指摘。公爵告辞时似乎颇有留恋之意，主人则发出了每晚都欢迎他前来木屋别墅的邀请，那理由尽人皆知：查理十世的廷臣，一个晚上不玩惠斯特，就过不了日子。这样，莫黛斯特第二天晚上就要看见她的三个求婚者聚集一堂了。不管少女们嘴上说什么，也不管按照情感的逻辑，一旦有所选择，其他的东西便都可以牺牲，看见自己身旁有好几个求婚者相互竞争，或是杰出的人物，或是著名的人物，或是出身于名门望族，都竞相表现自己，或者讨你喜欢，这毕竟是极其令人得意的事。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单拿出来，肯定都能使要求最高的家庭满意；让这三个思想差异如此巨大的人去相互争斗，定会给她带来乐趣。即使这样说有损莫黛斯特的形象，她日后自己也承认，面对这种乐趣，从前她在信中所表达的那些高尚情感已经削弱。往日那次可怕的创伤，在她现在看来，无非是一次失算罢了。但是那伤痕产生了一种厌恶人类的狡黠。在她身上，这种狡黠仍然压倒了上述那种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极度快感。因此，当她父亲微笑着问

她“怎么样，莫黛斯特，你不愿意当公爵夫人吗？”的时候，她嘲讽地深深鞠一躬回答道：

“不幸已经使我变得很冷静了。”

“那你只想当男爵夫人？……”比查问她。

“抑或是子爵夫人？”父亲针锋相对。

“这是怎么回事啊？”莫黛斯特急忙问道。

“这是因为，如果你同意嫁给德·拉布里耶尔先生，他就会有相当的声望，可以得到国王恩准，继承我的贵族头衔和我的家徽了呀……”

“噢！凡有更名改姓的事，这个人是不会客气的，”莫黛斯特挖苦地回答。

比查一点不明白这句挖苦话。这句话的意思只有米尼翁夫人、米尼翁先生和杜梅才能猜透。

“嗨，凡是婚姻的事，每个男人都乔装改扮的，”① 拉图奈尔夫人说，“而且女人给他们先做出表率。自从我来到人世，就常听人说什么：‘某某先生或某某小姐，可结了一门好亲事。’那么另外一方当然就是结了一门坏亲事了？”

“婚姻与打官司很相象，”比查说，“总有一方是不高兴的。如果总是一方欺骗另一方，那么，结婚的人里面，便有一半是损害另一方的利益而在那里装蒜。”

“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呢，比查老爷？”莫黛斯特问道。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se déguiser”一词，可作“更名改姓”解，也可作“乔装改扮”解。拉图奈尔夫人误解了莫黛斯特的意思。

“是要严格注意敌人的动静，”文书回答。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的宝贝？”夏尔·米尼翁说道，他这里暗指海边上父女二人那场争吵。

“做娘的为了让女儿嫁出去，让女儿扮演多少个角色，”拉图奈尔说道，“男人为了结婚，也扮演多少个角色。”

“那么你是允许这么用计的了？”莫黛斯特说道。

“双方都是如此，”哥本海姆叫道，“针锋相对。”

这场谈话进行的方式，用家常话说，就是时断时续，没有什么固定的题目，一面打牌，一面闲聊，中间还掺杂着每个人都大胆道出的对德·埃鲁维尔先生的品头论足。矮小的公证人、矮小的杜梅和矮小的比查都觉得这位先生很不错。

“我看得很明白，”米尼翁夫人微笑着说，“拉图奈尔夫人和我那可怜的丈夫在这儿要算是怪物了。”

“幸亏上校不是大个子，”比查趁他东家出牌的时候回答，“因为身材高大、思想敏捷的人总是与众不同的。”

若不是有婚姻问题上使用诡计是否合法这场小小的辩论，说不定诸位要嫌我们对于这个晚上的描述过于冗长了。这是比查每日焦急等待的晚上。为了得到财产，人们悄悄地干了多少卑鄙无耻的勾当！私人生活中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跟财产有关，就具有极大的利害关系。爱乃斯特在给莫黛斯特的回信中，十分坦率地给社会情感下了定义。社会情感又总是将这种极大的利害关系更向前推进一步。

上午德普兰来到，他大概只呆了一小时左右，也就是派人去勒阿弗尔驿站要马和套车的功夫。他检查了米尼翁夫人的

病，决定要病人重见光明，并且将适合作手术的时间定在从那时算起一个月以后。当然，这重要的诊视是当着木屋别墅全体居民的面进行的，每个人的心都剧烈地跳动着，等待科学泰斗的判决。这位著名的科学院院士，一面就着窗口的光亮检查眼睛，一面问了盲人十几个很简短的问题。对于这个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时间是这样宝贵，使莫黛斯特感到惊异。她看到德普兰的旅行马车上放满了书籍，这都是学者准备在返回巴黎途中阅读的。来的时候，他头天晚上出发，将夜间用于旅行和睡眠。德普兰对米尼翁夫人的每句答话都作出迅速、明智的判断，加上他说话时简短的语气，他的举止，所有这一切都使莫黛斯特第一次对天才人物产生了正确的想法。她依稀辨出了卡那利与德普兰之间的巨大差别，卡那利是个二流人物，而德普兰，确实比杰出的人物还要杰出。天才人物在他意识到自己的天才并且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仍然划出一个禁猎区或禁渔区之类的范围，他表现自己那种理所当然的骄傲，摆摆架子，只限于这个范围，而不使任何人感到难堪。其次，他不断地处于与人奋斗、与天地奋斗之中，没有功夫去尽情卖弄。只有花花公子才会大肆卖弄，迫不及待地将转瞬即逝的一季庄稼收割下来，那种自尊与虚荣要求之高，对人之戏弄，简直与不管是什么东西，凡从它手下经过就要抽税的海关相差无几。在德普兰的手里，有多少女人经过！而且长期以来，可以说他是在用放大镜和解剖刀检视她们！这样一位伟大的外科专家，似乎对莫黛斯特惊人的美丽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使莫黛斯特更加心花怒放了。

"真的，"他以殷勤的语调说道，"一位母亲无法看见这么可爱的女儿，是一大憾事！"他很善于使用这种语气，与他那种所谓短促生硬的语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还有许许多多病人在等待着学者。著名的外科专家同意吃一顿简单的午饭，莫黛斯特愿意亲自服侍。马车停在小门外。莫黛斯特和她父亲、杜梅三人一直将德普兰送到四轮马车上。莫黛斯特眼中闪耀着满怀希望的金光，再次对德普兰说道：

"这么说，我亲爱的妈妈会看到我啦？"

"是的，我的小傻瓜，我向你保证，"他微笑着答道，"我决不忍心骗你，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

这句饱含亲切情感的话，实在出人意料。说完这句话，几匹骏马便载走了德普兰。天才人物特有的令人料想不到的东西，是最使人着迷的。

医生这次出诊是当日的大事，在莫黛斯特的心灵中留下了闪光的痕迹。他是一个生命属于大家的人，长年累月忙于减轻别人的肉体痛苦，早已在他身上摧毁了自私的情感，年轻而热情的姑娘一片天真地钦佩他。当天晚上，哥本海姆、拉图奈尔夫妇、比查、卡那利、爱乃斯特和德·埃鲁维尔公爵聚集一堂的时候，每个人都为德普兰给米尼翁全家带来了好消息而向他们祝贺。于是，自然而然地，话题就围绕着德普兰这个人展开。莫黛斯特侃侃而谈，这正是她的信件向我们揭示的那个莫黛斯特。德普兰的天才只有学者和医学界的少数人才能评价得了，这对他出名当然是不利的。哥本海姆进出

一句话：

“他可大大地赚钱哪！”

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照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理解来说，已经是天才的圣油瓶了。①

“人家说他把个人利害看得很重呢！”卡那利回答道。

莫黛斯特对德普兰的赞美使诗人心里极感不快。虚荣的人行事和女人一样。这二者都认为，对别人的赞美和热爱，就是自己的损失。巴黎人对一个花花公子十分风趣地赞美了两天，伏尔泰就嫉妒他。同样，有人朝公爵夫人的贴身侍女看上一眼，公爵夫人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虚荣和嫉妒这两种情感都是极其吝啬的，以致施舍给可怜人一点，它们就觉得被人敲了竹杠一般。

“先生，”莫黛斯特微笑着问道，“难道您觉得应该用一般的尺度来衡量天才么？”

“最重要的，恐怕是给天才人物下个定义，”卡那利回答，“天才人物的条件之一是要有创造发明：发明了某一种形式，某一个体系或某一种原动力。因此，且不说其他的天才条件，拿破仑就是一个发明家，他发明了自己独特的作战方法。瓦尔特·司各特是个发明家，林耐②是个发明家，若夫华·圣伊莱尔和居维埃都是发明家。这样的人是第一流的天才人物。

---

① 圣油瓶是教皇给法国国王加冕时用来抹圣油的。此句的涵义是：哥本海姆那句话等于以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观点给“天才”加冕。

② 林耐(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他提出了植物分类法，所著《自然系统》一书影响深远。

他们更新了、提高了科学或艺术，或者使科学或艺术面目改观。可是德普兰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巨大才智在于将别人已经找到的规律运用得很好，以其天生的素质，去寻找每种气质的细微变化，寻找自然界标明的适合作手术的时间。他并非象希波克拉底那样，为科学本身奠定了基础。他也不象加莱诺斯①，布鲁塞②或拉卓理③那样找到什么体系。他是一个操作的天才，就象莫舍莱斯④弹钢琴，帕格尼尼⑤拉小提琴，法里奈利⑥运用他的喉头一样！这些人施展了极大的才能，但是并没有创造音乐。在贝多芬和卡塔拉尼⑦二人之间，请你们允许我授予前者天才和殉道者不朽的桂冠，而对后者，给予许许多多一百个苏的硬币。跟这个人，我们已经两讫了，可是对前者人们总是欠债的！我们对莫里哀每天都欠着债，可是对巴隆⑧，我们给的钱已经太多了。”

“朋友，我觉得你未免太空口说漂亮话了，”拉布里耶尔用柔和悦耳的嗓音说道，这与诗人那种专断的语气顿时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刚才谈话时，喉头的软管完全离开了温存

---

① 加莱诺斯(约130—200)，古希腊名医。

② 布鲁塞(1772—1838)，法国医生，创立了“生理医学”。

③ 拉卓理(1766—1837)，意大利医生，医药理论的奠基人。

④ 莫舍莱斯(1794—1870)，捷克钢琴家，作曲家。

⑤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小提琴家。

⑥ 法里奈利(1705—1782)，意大利歌唱家。

⑦ 卡塔拉尼(1779—1839)，当时名噪一时的意大利歌唱演员。

⑧ 巴隆(1653—1729)，法国著名喜剧演员和剧作者，莫里哀的弟子和好友。

爱抚的语气，而采取了讲坛上发言时那种威严专横的声调。“由于实用，天才特别应该受到敬重。帕尔芒杰①、雅卡尔②和帕班③也是天才，总有一天人们要为他们树碑塑像的。他们在某一个方面已经改变了或将要改变国家的面貌。在德普兰强有力的手下，整整一代人的眼泪和痛苦将要停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思想家的眼中，德普兰将永远与这一代人分不开。”

就凭这个见解是爱乃斯特发表的这一点，莫黛斯特就想反对这个见解。

“如此说来，”她说道，“一个人用一台能顶十个收割工干活的机器，找到了割麦子而不损坏麦秆的方法，也是天才人物喽？”

“啊，那当然。我的女儿，”米尼翁夫人说道，“那样穷苦人的面包就会便宜些，穷苦人会祝福他。而穷苦人祝福的人，也是上帝所祝福的人！”

“这是把实用放在第一，而不是将艺术放在首位，”莫黛斯特摇摇头回答道。

“不讲实用的话，”夏尔·米尼翁说道，“到哪儿去找艺术呢？那样的话，诗人又以何为基础，以何为生，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又有谁付给他钱呢？”

“啊呀，亲爱的父亲，这种见解充满了远洋航行船长、杂货

① 帕尔芒杰（1737—1813），法国药剂师，农艺师。

② 雅卡尔（1752—1834），法国机械师，改进了自动织布机。

③ 帕班（1647—1714），法国发明家。他首先发现蒸汽的力量，提出蒸汽机的原理。

商、棉布帽子小贩的味道！……哥本海姆和审核官先生，”她指着拉布里耶尔说道，“对于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表示关切，提出这种见解，我可以理解。可是你，父亲，你的生命是本世纪最不实用的诗歌，因为你的鲜血撒遍了欧洲，一个庞然大物要求你们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法兰西将共和国时代赢得的十个省又丢掉，你怎么能陷入这种错误呢？用浪漫主义者的话来说，这是老顽固的论点。……看得出来，你真是从中国回来的。”

莫黛斯特不仅出言不逊，而且故意采取颇为蔑视和不屑一顾的语气，这就使形势更加严重。对此，拉图奈尔夫人、米尼翁夫人和杜梅也都感到惊异不置。拉图奈尔夫人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比查聚精会神的程度简直和间谍差不多，他看到米尼翁先生突然怒气发作，面色大变，便意味深长地望了他一眼。

“小姐，您再说几句，就要对您的父亲有失尊敬了，”比查的目光使上校清醒过来，他微笑着说道，“这就叫娇惯自己的孩子们啊！”

“我是独养女嘛！……”她蛮横无礼地回答道。

“独养女就可以这样么！”公证人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先生，”莫黛斯特语气生硬地回答拉图奈尔道，“我父亲很高兴我给他当家庭教师。他给了我生命，我给他学识，他还欠我点什么东西呢！”

“说话要注意方式，特别要注意场合，”米尼翁夫人说道。

“可是小姐说得很对，”卡那利接过话头说道。他说着站

起身来，作出他的风姿宝库中一个最漂亮的姿态，立在壁炉前。“上帝很有预见，他给了人食物和衣服，但是没有直接给人以艺术！他对人说：‘为了生存，你要向大地弯腰；为了思考，你要朝我飞升过来！’我们对灵魂的生命和肉体的生命都同样需要。因而就有两种实用。当然不能把书穿在脚上，从实用角度出发，一首史诗还抵不上慈善办公室的一碗稀汤。最杰出的思想也很难代替大船的篷帆。诚然，一台压力机，压力升高二寸，就能给我们带来三十个苏一米的便宜白布。但是这台机器和工业的日臻完善不能给民众以生命的启示，也不能告诉未来说哪个民族曾经存在过。埃及艺术、墨西哥艺术、希腊艺术、罗马艺术，以及被人视为无用的这些艺术杰作，却在缺乏天才人物的庞大的中介民族已经消逝、而没有在地球上留下他们的名片的地方，在漫长的时间里，证实了这些民族确实存在过！凡是天才的作品都是一种文明的Summun①，这就预示着有极大的实用性。自然，一双靴子的价值在你看来，不会超过一个剧本，但是你总不会喜欢一架风磨胜于喜欢圣望教堂②吧？那好，一个民族与一个人一样，受到共同情感的激励。一个人最喜欢的想法是，在肉体上传宗接代，在精神上能够永存。一个民族的永存就表现在这个民族天才人物的作品上。此刻，法兰西的情形正有力地证明着这一论点乃是真理。当然，在工业、商业、航海上，英国胜过法国。然而，我想，在艺术家、天才人物以及产品的格调上，法国居于世界首

① 拉丁文：顶峰。

② 圣望教堂，鲁昂的哥特式教堂，建于十四至十五世纪。

位。没有一个艺术家，没有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不到巴黎来领取自己技艺高超、精通此道的证书。现在只有法国有绘画学校，我们以书籍压倒别人，较之以利剑压倒别人会更有把握，更为持久。在爱乃斯特的体系里，高级鲜花、女性的美丽、音乐、绘画和诗歌，就都要取消了。当然，社会不会大翻个，可是，请问，谁愿意这样生活呢？一切实用的东西都是其丑无比的。厨房是一幢住宅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可是您避免在厨房里起居，您生活在客厅里，您用各种完全多余的东西来装点客厅，就象这间客厅一样。这些妙不可言的绘画、精雕细刻的木器，有什么用呢？只有我们觉得无用的东西，才是美的！我们称十六世纪为'文艺复兴'，这个字眼是极其准确的。那个世纪标志着新世界的曙光，即使到了人们已回忆不起那以前的几个世纪时，还要谈到这十六世纪。为什么以前的世纪人们会回忆不起来呢？因为那些世纪无非就是存在过而已，算不得什么，正象那个时代几百万人的生命也都毫无价值一样！"

卡那利将这篇散文装腔作势地朗读完毕之后，客厅里一阵沉默。德·埃鲁维尔趁这时相当逗趣地回答道：

"毫无价值的破烂！哼！我这毫无价值的破烂，我还当宝贝呢！"①

"照您的说法，"比查对卡那利开火道，"艺术是一个特殊的范畴，天才被召进这个范畴，来完成艺术的进化。这样的艺术是否存在呢？这难道不是社会上的人莫名其妙硬要人相信

---

① 这是莫里哀的喜剧《女学者》中的一句台词。

的一个弥天大谎么？当我可以亲眼看到上帝安排得很理想的诺曼底景色时，我何苦在卧室里挂上描绘这景色的风景画呢？我们在幻想中有许多比《伊利昂纪》更美妙的诗篇。花上不大的一笔钱，我就可以在瓦洛涅、卡朗丹、也可以在普罗旺斯、在阿尔勒找到和提善画的维纳斯一样美的维纳斯。《司法公报》上发表的小说只不过写法与瓦尔特·司各特不同而已，它们总是极其可怕地以真正的鲜血而不是墨水来结尾。幸福和品德要高于艺术和天才。”

“真精彩，比查！”拉图奈尔夫人叫道。

“他说什么？”卡那利正从莫黛斯特的眼神和态度里采摘表示钦佩的天真而迷人的可爱果实，听到这声喊叫，便停了下来，向拉布里耶尔问道。

拉布里耶尔遭到蔑视，特别是女儿对父亲说出那番不尊重的话语，使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心里极为难受，竟顾不上回答卡那利的问话。他的双眼痛苦地紧盯着莫黛斯特，透露出深沉的思索。德·埃鲁维尔公爵风趣地重申了文书的论点。他最后说，女圣徒泰蕾丝出神入化，比拜伦爵士的创作还要高明。

“噢，公爵先生，”莫黛斯特指出，“泰蕾丝女圣徒，那完全是个人的诗篇，而拜伦或莫里哀的天才，对全世界都是有用的呀……”

“赶快附和男爵先生的意见吧，”夏尔·米尼翁忙打断她的话说道，“你现在又认为天才有用了，就象棉花有用一样。可是说不定过一会你又觉得这个逻辑陈旧、古板，跟可怜的老好

人、你的爸爸一样了！”

比查、拉布里耶尔和拉图奈尔夫人用半嘲讽的目光相互瞧了瞧。莫黛斯特一时语塞，这种目光更使她恼羞成怒了。

“小姐，放心吧，”卡那利向她微微一笑，说道，“我们既没有被打倒，也没有让人抓住矛盾。任何艺术作品，不论是文学也好，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雕塑或建筑也好，与所有其他的商业产品一样，都包含着积极的社会功用。艺术是最好的商业，这是不言而喻的。如今，一本书可以使作者口袋里装上差不多一万法郎，而生产一本书，就要有印刷厂、造纸厂、书店、铸造厂，也就是说，要有数千人活动的臂膀，要有这么多机器和这么多生产过程。一座宏伟建筑的价钱，更直截了当地驳斥了持异议的人。因此可以说，天才的作品具有代价极其昂贵的基础，这个基础也就必然有益于工人。”

在这个论点的基础上，卡那利又形象丰富、自鸣得意、咬文嚼字地讲了一通。和许多伟大的演说家一样，到了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讲的仍然与谈话开始时一模一样，而且自己竟然没有发觉，他的见解与拉布里耶尔完全相同。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亲爱的男爵，”矮小的德·埃鲁维尔公爵巧妙地说，“您将来一定能当一位伟大的立宪派大臣。”

“嗽！”卡那利作了一个伟人的手势说道，“我们辩来辩去证明了什么呢？无非是这样一个永恒的真理：‘一切都是真的，一切也都是假的！’这句话便可全部概括。道德方面的真理，也和女人一样，到了某些阶层，这些东西便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了。”

“社会就靠成见活着，”德·埃鲁维尔公爵说道。

“多么轻浮！”拉图奈尔夫人低声对她丈夫说道。

“他是个诗人嘛！”哥本海姆听见了这句话，回答道。

卡那利高出他的听众十万八千里，他那最后一句充满哲理的话，说不定很有道理。他见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某种冷淡的表情，还以为那是无知的征候。他发现莫黛斯特理解了他的话，十分高兴。他根本料想不到，对外省人来说，一个人包场是多么伤人！因为这些外省人主要的事情就是要向巴黎人显示外省的存在、风趣和智慧。

“您很久没有见到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了吗？”为了改变话题，公爵向卡那利问道。

“我六天以前离开她，”卡那利回答。

“她好吗？”公爵又问。

“非常好。”

“您给她写信的时候，请代我向她问候。”

“人家说她非常迷人，是吗？”莫黛斯特向公爵问道。

“这个问题嘛，男爵先生讲起来大概比我更头头是道，”国王马厩总管回答。

“岂止是迷人呢，”卡那利接受了德·埃鲁维尔先生的恶意挑战，说道，“不过，小姐，我这么说大概有些偏心，因为她作我的朋友已经十年。我能有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全是她给我的，她保护了我，使我免遭上流社会的各种风险。总之，是德·绍利厄公爵亲自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路。如果没有这个家族的保护，国王、公主们可能早就将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诗人

置诸脑后了。因此，我对他们的热爱永远充满感恩戴德之情。”

说到这句话时，已经带着哭腔了。

“这个使您产生灵感，写出那么多精彩的诗歌，使您产生如此美好情感的人，我们该怎样热爱她才是呀！”莫黛斯特深受感动地说，“怎么能想象，一位诗人没有缪斯呢？”

“没有缪斯，他就会是铁石心肠，他写出来的诗就会象伏尔泰的诗句一样干巴巴，因为伏尔泰从来只爱伏尔泰本人，”卡那利回答。

“您在巴黎不是赏脸对我说过，”布列塔尼人杜梅问卡那利，“您所表达的情感，没有一样是您感受到的么？”

“脚正不怕鞋歪，我诚实的大兵，”诗人微微冷笑地答道，“不过，您要知道，在精神生活中和现实生活中同时具有许多情感，是允许的。可以表达出美好的情感而没有感受到，也可以感受到而表达不出来。拉布里耶尔，就是我这位朋友，他爱一个人都爱得丢了魂了。”他望着莫黛斯特慷慨大度地说道，“我呢，自然也和他爱得一样强烈。除非我抱着幻想，我想我能够赋予我的爱情以一种与其强烈程度相一致的文学形式。可是小姐，我可不敢打包票说，”他作了一个颇有些过分讲究的优美动作，转身向着莫黛斯特说道，“我明天不会没有文采……”

这样，诗人就战胜了一切障碍，为了爱情，他一一跳过了人家扔到他腿下的棍子①。这种巴黎式的机智，使这位高谈阔

---

① 指摆脱人家给他制造的麻烦。

论者的朗诵闪闪发光，莫黛斯特往日还从未领略过，她简直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米尼翁夫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卡那利立刻作出回答，就天主教问题，以及有一位虔诚的妻子多么幸福的问题，来了一套十分精彩的长篇大论。听完他的高论之后，比查凑到矮小的拉图奈尔耳边说道：

“这家伙真能见风使舵！”

比查细心观察，发现卡那利朗诵的语调缺乏淳朴自然，往往用夸大其辞来代替真情实感，加上各种各样的前后矛盾，因此文书道出这句颇有点过分挖苦的话来。莫黛斯特则如同被蒙上了双眼。卡那利能说会道，她又打定主意对卡那利表示关切，这就使她看不到比查发现的东西。在法国，一场闲谈总是变幻莫测的。米尼翁先生、杜梅、比查、拉图奈尔对闲谈的不连贯倒不介意，只是对卡那利的言论前后不一致感到十分惊奇。凡是他们感到惊奇的地方，正是诗人令莫黛斯特非常佩服的灵活之处。她一面将诗人引上自己幻想的曲径，一面心中暗想：“他爱我！”这场表演，必须称之为“做戏”才对。比查和这场“演出”的许多观众一样，对于这个自私自利的人的主要缺点印象很深。正象那些惯于在沙龙中高谈阔论的人一样，卡那利让他的缺点暴露无遗。也许他事先已经明白了对方要说的意思，也许他根本就不听，也许他有那种一面听人讲话，一面考虑别的事情的本领，总之，梅西奥的面部表情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这不仅使他自己前言不搭后语，而且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不听别人讲话，既是缺乏礼貌，又是蔑视别人

的表现。卡那利的这个习惯未免过分了些，他常常忘记回答人家要求回答的话，又不经过任何有礼貌的过渡，便直接转到他一心想谈的话题上去。如果是一位地位很高的人，这样粗鲁放肆还可以为人所容忍而不表示拒绝，可它在人的心灵深处仍会播下仇恨和报复的种子。若是一个与自己地位平等的人，这种粗鲁放肆甚至会使友情瓦解。当梅西奥偶然强迫自己倾听别人讲话的时候，他却又产生另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只是听听，而不表示自己的意见。这种半自我牺牲虽然不象上一种做法那样刺激人，却同样使对方不自在，使人不高兴。在人世交易中，没有什么比施舍专注更能赚钱的了。“谁听不进，谁倒霉”① 不仅是一句圣经箴言，而且也是一桩极好的投机买卖。遵循这句箴言办事，人们就会原谅你的一切，甚至有些恶习也能原谅。卡那利为了讨莫黛斯特欢心，便一意孤行。如果说，他在她眼中很讨人喜欢，而在其他人面前，他却常常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莫黛斯特对她造成的十位受难者毫不留情，她请卡那利朗读一首自己的诗作。人家将卡那利的朗诵天才吹得神乎其神，她希望能见识见识。莫黛斯特将书递给卡那利。卡那利接过书，有气无力地哼唱了——这个词再恰当不过了——一首诗。这首诗在他的诗作中被认为是最美的一首，题目叫做Vitalis②，是模仿莫尔的《天使之爱》的。拉图奈尔夫人、杜梅夫人、哥本海姆和银钱总管听得直打呵欠。

---

① 或：听懂话的人自有好处。

② 拉丁文：生机勃勃。

“如果您玩惠斯特牌也玩得不错，先生，”哥本海姆拿出五张纸牌，摊成扇形，对他说道，“我就算从未见过象您这么完美无缺的人了……”

这个提法正好表达了每个人的想法，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玩得还可以，满够在外省打发我的余生。”卡那利回答，“你们看，比起玩惠斯特牌的人来，我的文学和谈吐显然有些过剩！”他把那本书扔到半边靠墙的蜗形脚桌子上，放肆地补充一句。

这个细节表明，象卡那利这样的沙龙英雄，一旦走出他的天地，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时，他就象一个为某一阶层的观众所欣赏的演员，一旦离开那个圈子，来到一个高级剧院，他的天才就烟消云散了。

叫男爵和公爵一伙，哥本海姆和拉图奈尔搭伴。莫黛斯特坐在诗人旁边，这叫可怜的爱乃斯特伤心透顶。他从这个任性姑娘的脸上看得出来，卡那利对她的诱惑力越来越大。对梅西奥拥有的那套引诱人的本事，拉布里耶尔简直一窍不通。上天常常拒绝把这种本事赋予正直的人，这些人一般说来都相当腼腆。这种本事要求脸皮厚，办法活，可以称之为走机智钢丝，甚至还包括一点摹拟表演。从精神上来讲，一个诗人身上难道不总是有点喜剧演员的味道么？将自己并未体验过但可以设想出其各种变化的感情表达出来，和必要时佯装有这种感情，以便在私生活的舞台上获得成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如果社交场上人人必需的那种虚伪已经毒害了诗人的灵魂，他也能将自己的才能用来表达某种需

要表达的情感，正象注定要在孤独中生活的伟人最后将自己的内心转化到自己的理性之中一样。

“他的目标是几百万的财富，”拉布里耶尔痛苦地想道，“可是他装作有情，装得那么象，莫黛斯特会相信的！”

拉布里耶尔非但没有比他的对手表现得更和蔼可亲，更有风趣，反倒学起德·埃鲁维尔的样子，仍然面色阴沉，焦躁不安，全神贯注。在王室的高官仔细研究年轻女继承人出格的言行的时候，爱乃斯特却在忍受着妒火中烧的痛苦折磨。直到此刻为止，他崇拜的偶像连看也没看他一眼。他和比查到外面去了一会。

“这回算完了，”爱乃斯特说，“她已经疯狂地爱上了他，我岂止是叫人讨厌而已！再说，她是对的！卡那利多么迷人，他一言不发也颇有风趣，眼中闪耀着激情的光芒，他那夸大其辞也颇有诗意……”

“可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吗？”比查问道。

“噢！是的，”拉布里耶尔回答，“他讲义气，有骑士风度。如果屈服于莫黛斯特这种人的影响之下，绍利厄夫人给他培养起来的那些小小的怪癖，是能丢掉的……”

“您真是一个正直的小伙子，”矮小的驼背说道，“可是，他是否能够真爱她，是否将来还会爱她？”

“我不知道……”拉布里耶尔回答，“她提到过我吗？”沉默了一会以后，他问道。

“提到过，”比查说道，于是他将莫黛斯特就更名改姓的问题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告诉了拉布里耶尔。

审核官一屁股坐到一张长凳上，两手抱住头：他实在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可是又不愿让比查看见。侏儒是个能揣度到他流泪的人。

“先生，您怎么啦？”比查问道。

“她说得对！……”拉布里耶尔突然站起身来，说道，“我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于是他将卡那利怎样鼓励他干那骗人的勾当原原本本讲了一遍，同时也向比查强调指出，他本来想在莫黛斯特揭去假面具之前向她说明事实真相的。谈到他不幸的命运时，他相当幼稚地大发感慨。从他十足的天真幼稚，从他真实的、深深的忧心忡忡中，比查颇有好感地看出了真正的爱情。

“可是，”比查对审核官说，“您为什么不在莫黛斯特小姐面前显示一下自己，倒让您的对手充分表演呢？”

“啊！”拉布里耶尔对他说，“一要跟她说话，喉咙就发紧，这种滋味难道您没有感受过么？……当她看您一眼的时候，哪怕是漫不经心的一眼，您的头发根，皮肤表面，什么感觉也没有吗？……”

“可是，当她对自己品德高尚的父亲说出‘你简直是个老傻瓜！’那种话的时候，您颇有见地，您露出了悲伤的神色。”

“先生，我太爱她了，当我听到她说那种话，打破了我认为她完美无缺的印象时，我感到好象有一把匕首刺进了我的心脏。”

“可卡那利还千方百计证明她说得有道理，”比查回答。

“如果她自尊心更强一些，胜过了感情，她就不会做出这

种令人痛心的事了，”拉布里耶尔辩解道。

这时，莫黛斯特身后跟着刚刚输了牌的卡那利，和她父亲、杜梅夫人一起走了出来，呼吸呼吸这繁星满天的夜晚的空气。夏尔·米尼翁趁他的女儿与诗人散步的时候，离开了她，来到拉布里耶尔身边。

“先生，您的朋友本应该当律师的，”他微笑着说，专注地望着这位年轻人。

“伯爵先生，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您可以很严厉地品评。可是对一位诗人，请您不要那么匆忙、那么严厉地作出判断吧！”拉布里耶尔回答，“诗人有他的使命。正象他表达各种事情的诗意一般，天性注定他只看到问题具有诗意的一面。因此，在您认为他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正是忠于他的天职。这好比一位画家，画圣母马利亚和画交际花都画得很好一样。莫里哀不论塑造年老的人物或年轻的人物都很有道理，他当然有很健全的判断力。玩弄玩弄这些机灵的小把戏，对第二流的人会有腐蚀作用，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真正伟大人物的品格。”

夏尔·米尼翁握住拉布里耶尔的手，对他说道：

“不过这种灵巧也可以用来为自己截然相反的行为辩解，特别是在政治上。”

“啊，小姐，”此刻，在另一边，卡那利正用矫揉造作的声调，对莫黛斯特发表的一个见解作出回答（其实她提出这个见解的目的在于试探），“请您不要以为感受丰富多采就会削弱情感的分量。诗人大概比其他男子爱得更坚贞、更赤诚。首先，请您千万不要嫉妒那个人称之为缪斯的东西。给一个忙碌的

男人当妻子是多么幸福！而一个不担任职务，或者因家庭富有、整天无所事事的丈夫，对女人说来简直是沉重的负担。您如果听到这些女人的抱怨，就会明白，一个巴黎女人的幸福主要就是在自己家中自由自在，有权有势。而我们这些人，也就任凭女人在我们家里进行统治，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那么下作，实行小人物那种暴政。我们要做更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一天我要结婚，——不过我向您保证，这事对我来说，还是非常遥远的一大灾难，我希望我的妻子能够享有一个情妇所保留的精神自由，说不定正是从这种精神自由中，她能吸取到各种各样的诱惑能力。”

卡那利施展出他的全部热情和优雅的谈兴，大谈什么爱情、婚姻、对女人的崇拜，与莫黛斯特进行辩论，直到米尼翁先生走过来与他们会合，抓住一个两人沉默无语的时机，挽住女儿的胳臂将她带到爱乃斯特跟前去，卡那利才算打住话头。精神高尚的老兵已经给爱乃斯特出了主意，要他解释一下试试。

“小姐，”爱乃斯特声音哽咽地说道，“您对我的蔑视压在我的心头，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不想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证明自己做得有理，我只是想告诉您，看到您写给那个人、而不是诗人的最后一封使人愉快的信以前，我就想消除您的误会，而且在从勒阿弗尔写给您的短笺里，我也将这一点告诉了您。我有机会荣幸地向您表示过的各种情感，都是真诚的。在巴黎，令尊大人声称自己很贫穷时，我的心头便闪耀起希望的火花。可是现在，既然一切都完了，既然我只剩下了永久的愧疚，我为什么要留在一切对我都是酷刑的此地呢？……请您让

我带走您的一个微笑吧，这个微笑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

“先生，”莫黛斯特显得冷淡而心不在焉地回答，“我不是这儿的女主人。但是，强留一个在这儿既不感到愉快也不感到幸福的人，我显然也会感到难过的。”

她离开审核官，挽起杜梅夫人的手臂回到客厅。过了一会儿，这一家庭戏剧场面的全部人物又重新聚集在客厅中。他们相当惊讶地看到莫黛斯特这次坐到了德·埃鲁维尔公爵身旁，并且象一个诡计多端的巴黎女子那样与他絮絮呱呱。她对他打牌很感兴趣，他向她讨主意，她给他出主意，而且找到机会对他说些阿谀奉承的话，将贵族的机遇提到了与天才和美貌的等高线上。卡那利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莫黛斯特态度如此变化的理由：因为他刚才有意刺激莫黛斯特，在谈话中将结婚说成是灾难，而且表示自己离结婚还很遥远。正象所有玩火的人一样，他得到了自焚的下场。莫黛斯特的高傲和蔑视使诗人大为惊慌。他又回到莫黛斯特身边，故意表现出嫉妒的样子。正因为是佯装嫉妒，所以做得格外明显。莫黛斯特象众天使一样残酷无情，品味着运用自己威力带来的乐趣，自然更加滥用她的威力了。德·埃鲁维尔倒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快乐：一个女人朝他微笑！到了深夜十一点，这在木屋别墅已为时甚晚，三位求婚者告辞出来。公爵觉得莫黛斯特实在迷人，卡那利觉得莫黛斯特太会卖弄风情，拉布里耶尔则为莫黛斯特的冷酷无情而伤心不已。

此后一个星期，女继承人对三位求婚者的态度仍象这天晚上一样。结果是，虽然莫黛斯特有些俏皮话和任性的举动不

时使德·埃鲁维尔公爵抱着希望，看上去诗人还是占了上风。莫黛斯特对父亲很不恭敬，在他面前极度放肆；从前她小心服侍双目失明的母亲，赢得了孝女的美名，现在似乎不大情愿做这些小事，对她的母亲不耐烦起来。这些似乎都是性情怪僻和自幼受娇惯的轻狂性格的表现。莫黛斯特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她便给自己来点道德训戒，并将她的轻浮和出格的言行归之于自己的独立不羁。她向公爵和卡那利承认，她对言听计从没有多大兴趣，而且将这看成是她建立家庭的真正障碍，这也就等于询问她的求婚人斗志如何。她这种做法，恰似那些掘地打洞的人，有的是为了开采黄金，有的是为了开采煤炭，有的是为了开出凝灰岩，有的是为了打出水来。

她家要在自己的别墅中安顿下来的前一天，她说道：

“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丈夫，能够象我父亲那样始终心地善良地，象我可爱的母亲那样宽宏大量地容忍我的任性。”

“小姐，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您爱他们，”拉布里耶尔说。

“小姐，请放心，您丈夫会知道珍宝的价值的，”公爵补上一句。

“您的才智和果断要让一个丈夫俯首听命，那还不绰绰有余！”卡那利哈哈大笑说道。

莫黛斯特微微一笑。亨利四世当年用一个狡诈的问题，通过三种不同的答复，在一位外国使节面前揭示了他的三位主要大臣的不同性格以后，大概也是这样微微一笑的。①

① 典出苏利的《回忆录》：亨利四世当着西班牙大使的面，问他的三位大臣，有一处地板要坏了该怎么办，只有一位大臣敢发表自己的见解。

设宴招待那天，莫黛斯特在比较偏爱卡那利的情绪驱使下，一个人单独和卡那利在沙地上散步良久。这片沙地位于房屋与饰满鲜花的草坪之间。从诗人的手势上，从年轻女继承人的表情上，一望而知她很赞同卡那利的谈话。两位德·埃鲁维尔小姐于是走过去打断这场引起纷纷议论的个别谈话。她们使出在此类场合女人天生的机灵，将话题转到宫廷上，转到在宫廷供职的荣耀上，一面解释内廷官衔和宫廷官衔的区别。她们迎合莫黛斯特的高傲，向她指出一个女子当时所能向往的最高地位是什么，搞得她飘飘然起来。

"有一个当公爵的儿子，"老小姐高声叫道，"这本身就是一大好处。这个头衔，是给自己孩子的一笔财产，而且是万无一失的财产。"

"头衔最能帮助一个男子去实现他的奢望，但是国王马厩总管在这件事上至今收效甚微，我们应该将这个归之于什么偶然原因呢?"卡那利见谈话被人打断，心中颇为不快，便这样说道。

两位小姐向卡那利瞪了一眼，毒蛇咬人注入多少毒液，那眼光中就包含多少毒液。莫黛斯特嘲讽的微笑又使她们慌了手脚，以致两人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了。

"国王马厩总管先生从未因您地位低微而名气甚大就稍有微词，"莫黛斯特对卡那利说道，"他很谦虚，您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呢?"

"再说迄今为止，"老小姐说道，"还从来没遇到过与我侄儿地位相称的女子。我们见过的人，有的只有与这个地位相

称的财产，有的有才智却没有财产。我们等待着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认识一位集出身高贵、才智和财产于一身、无愧于当个德·埃鲁维尔公爵夫人的人，我承认我们是等对了。”

“我亲爱的莫黛斯特，”爱伦娜·德·埃鲁维尔将她新交的朋友带到几步开外的地方，对她说道，“王国之内，有上千个卡那利男爵，巴黎比得上他的诗人也有上百个。他算是什么大人物！就连我这个没有嫁奁，注定要出家当修女的穷姑娘，都不要他！再说，一个十年来为德·绍利厄公爵夫人所利用的年轻人是什么样，您还不知道。真的，恐怕只有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太婆才受得了这位伟大诗人那病病歪歪的身体，据说他经常微恙在身。可是在路易十四看来，身体稍有不适已经是无法忍受的缺陷了。公爵夫人不象当妻子的那么受罪，这倒是真的，因为他并不象丈夫那样总住在她家里……”

于是，爱伦娜·德·埃鲁维尔使用女人之间所特有的那种手段，将对德·绍利厄夫人心怀嫉妒的女人们所兜售的那一套对诗人的诽谤之言悄悄地重说了一遍。年轻人谈话中十分常见的这个小小细节，表明人们已经怎样激烈地争夺起德·拉巴斯蒂伯爵的财产来了。

十天之中，对于向莫黛斯特求婚的三个人，木屋别墅居民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对卡那利十分不利的变化，也是有根据的。作为依据的这些看法，足以引起任何有名气的人深思。从人们怀着热情追求你的笔迹来看，不可否认，一个人享有盛名，会引起公众强烈的好奇心。名人用什么样的动作系领带、在马路上行走、东张西望或者吃排骨，大部分外

省人显然没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当他们看见一个人穿着时髦，或者得到赏识而神气活现的时候，——不论这种赏识能持续多久，总是值得羡慕的——有的说："哟！就这德行啊！"或者说："真可笑！"有的则发出其他莫名其妙的感叹。总而言之，任何名气，哪怕是正正当当获得的名气，这种名气所带来的不同寻常的魅力，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尤其是对于那些肤浅、嘲笑一切或嫉妒别人的人，这无非是闪电般转瞬即逝的感觉而已。名气似乎跟太阳一样，远远看去，火一样热，发出耀眼的光芒，当你靠近它的时候，却和阿尔卑斯山的高山牧场顶端一样寒气逼人。说不定只有对于与自己同类的人，一个人才是真正伟大的。在同类人眼中，较之在那些庸俗的崇拜者眼中，人类所固有的缺陷可能更容易被忽略。有的人很善于用亲切和蔼的举止和讨人喜欢的谈话使人宽恕他们的默默无闻，一个诗人，要每天都讨人喜欢，大概也必须施展这种风雅的骗术吧！一个诗人，除了天才之外，每个人还要求他具有沙龙中特有的平庸品德和家庭中特有的枯燥无味。这位圣日耳曼区的伟大诗人，不愿屈从于这条社会规律，于是，继头几天晚上他口若悬河，令大家佩服、倾倒之后，人们渐渐流露出使他难堪的爱理不理的态度。过度卖弄风雅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效果，就跟卖晶质玻璃器皿的店铺对人的视觉产生的效果一样。这就足以说明，卡那利火热的激情、闪闪发光的言辞，已经很快就使那些人厌倦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诗人很快就不得不露出凡人的面目。可是在这块地盘上，拉布里耶尔已经获得了那些一开始觉得

他过于阴郁的人们的选票，诗人则遇到了颇多的障碍。人们感到需要用更喜欢他的朋友的办法，来对他的名气进行报复。好人就是这么形成的。淳朴而善良的审核官不使任何人的自尊心受到冒犯。大家回过头来看他，每个人都发现他心地善良，非常谦逊，象保险箱一样缄口不言，而且举止合度。德·埃鲁维尔公爵，从政治价值方面，将爱乃斯特远远摆在卡那利之上。诗人性情变化无常，野心勃勃，又象塔索一样没有主见，他喜欢奢侈、豪华，讲排场，欠下一大批债务；而年轻的审核官，性情平稳，生活循规蹈矩，助人为乐又不大肆宣扬，期待着而不是去追求报答，银钱上还有所积蓄。再说，卡那利的表现又叫仔细观察他的市民们占住了理。这两、三天来，他经常任凭自已做出不耐烦的动作，流露出沮丧神情和没有明显理由的忧郁，以及诗人们的神经质所引起的种种情绪波动。其实这些古怪劲(这是外省的字眼)乃是他心绪不宁所造成。他越来越觉得对不住德·绍利厄公爵夫人，应该给她写信，可又下不了决心。这些都被性情温和的美国女子杜梅夫人、高尚的拉图奈尔夫人一一看在眼里，并成为她们与米尼翁夫人之间不止一次谈论的话题。卡那利感觉到了这些谈话的效果，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对他不再象从前那样关切，从人们的面孔上再也看不到最初几天那种心醉神迷的表情。而爱乃斯特谈话的时候却开始有人倾听了。于是这两天，诗人极力引诱莫黛斯特，利用单独与她相处的每一个瞬间，用热情话语结成大网将她层层围住。莫黛斯特满面春风，两位老姑娘见了，心里明白这位女继承人听了那些款款道出的甜言蜜语是

多么高兴。她俩对诗人进展如此神速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刚才使出了女人处在这种情形之下的 ultima ratio①，即诬蔑诽谤。当诬蔑诽谤涉及最能引人产生强烈反感的事情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能奏效的。因此，诗人入席时，发现他的偶像眉宇之间阴云密布。他看出那是德·埃鲁维尔小姐干的坏事，而且认为待他找到机会与莫黛斯特谈话时，有必要赶紧毛遂自荐作她的丈夫。席间，卡那利和两位贵族老小姐之间的谈话，表面上仍然文质彬彬，实际上已是话中带刺。听到这种话，哥本海姆捅捅坐在他旁边的比查的胳膊肘，指着诗人和国王马厩总管，附在比查耳边说道：

“他们要互相拆台了。”

“卡那利有足够的天才，光他自己就可以把自己的台拆了，”侏儒答道。

晚餐极为丰盛，招待亦极为周到。席间，公爵又占了卡那利的上风。莫黛斯特前一天收到了她的骑马服，谈起要到附近骑马出游。谈着谈着，说到了围猎，她表示，迄今为止，她还没尝过围猎的乐趣，很想看看。距离勒阿弗尔几里② 以外，有一处王家森林。公爵立即提议，让米尼翁小姐到这座森林中去观看一次围猎的盛况。靠着他和国王犬猎队队长卡迪央亲王的交情，他指望在莫黛斯特面前显示一下王室的排场，将宫廷中那些引人着迷的人物一一指给她看，用这种办法来引诱她，使她产生通过婚姻涉足宫廷的愿望。公爵和两位德·埃

① 拉丁文：最后一招。

② 古法里，一里约合四公里。

鲁维尔小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目光说得明明白白："女继承人归我们了！"这眼色正好被卡那利无意中看到。诗人手中只剩下个人名气这一张牌，也着起急来，想要尽快得到爱情的保证。莫黛斯特看到自己和德·埃鲁维尔一家几口已经走得太远，超过了自己的意图，几乎心惊胆战起来。晚饭后在园中散步时，她故意和梅西奥一起，走在别人的前头。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少女的好奇心，她透露了爱伦娜的那些诽谤之辞。卡那利惊呼起来，她趁机要求他讲出原委。他答应了。

"这些恶语中伤，"他说，"在上流社会中，是明目张胆地干的。您很正直，对此感到愤慨；我则嗤之以鼻，甚至感到高兴。这两位小姐大概觉得她们家大老爷的利益面临着危险，才求助于这种手段。"

卡那利赶紧利用这种交心所提供的良好机会，一面感谢莫黛斯特向他吐露知心话，迫不及待地从中找到些许爱情，一面兴致勃勃大开玩笑，为自己辩护，并巧妙地表白自己的爱情。这样一来，莫黛斯特看到自己无论是和诗人还是和国王马厩总管都已牵连上了。卡那利感到此刻必须壮起胆子，便干脆表明了心迹，他向莫黛斯特起誓发愿，誓言中，诗情画意大放光芒，好似他巧妙地引述的一轮明月，对于为这一家庭节日而盛装打扮的这位迷人金发女郎的美貌，誓言中也进行了天花乱坠的描写。夜色、树丛、天空和大地，整个大自然，都给他这装出来的激情帮忙，使这位贪财的情人完全越过了理智的范围。他竟然谈到自己不在乎财产，而且用他自己优美的风

格，将狄德罗说过的"一千五百法郎和我的莎菲"，① 或者"一间茅屋和你的心"的著名公式，又花样翻新地表演一遍！对于老岳父的财产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的情人们，都会这一套的！

就一个众所周知的题材演奏得如此精彩动人的这支协奏曲，莫黛斯特仔细品尝一番以后说，"先生，我父母给我自由选择的权利，使我可以听到您的倾诉。不过您还得和他们谈谈。"

"好哇！"卡那利高声叫道，"那么，告诉我，如果我得到他们的应允，您会求之不得地服从他们的意愿么！"

"我事先就知道，"她回答道，"我父亲有些奇思异想，大概会冒犯你们这种古老家族的正当自豪感，因为他很想让他的外孙继承他的头衔，姓他的姓氏。"

"啊呀，亲爱的莫黛斯特，为了能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您这样的守护天神，什么牺牲不能作呢？"

"我不能顷刻之间就对自己一生的命运作出决定，请您原谅，"她说着，一面和德·埃鲁维尔家的两位小姐走到一起去了。

此刻，这两位高贵的小姐正在拍小个子拉图奈尔的马屁，好叫他为她们的私利服务。为了将姑母与侄女区分开来，我们只好仅将姑母称作德·埃鲁维尔小姐，对侄女就称爱伦娜好了。德·埃鲁维尔小姐暗示公证人说，查理十世说不定可以看在她们家族的面子上，将勒阿弗尔法院院长的职位赏给谁。

---

① 这里的"莎菲"指莎菲·沃朗，本名路易丝·亨利埃特，一七五五到一七八四年，她是狄德罗的好友，狄德罗给她写过大量的信件。他认为有一千五百法郎和莎菲，便十分幸福，别无他求了。

凭着公证人的才干和正直，这个职位是他应得的归宿。那边，比查和拉布里耶尔在一起散步。梅西奥大胆进逼，进展神速，使比查十分紧张。就在人们准备回到客厅，好打上几局必不可少的惠斯特牌互相戏弄时，比查设法在台阶下面跟莫黛斯特谈了几分钟。

“小姐，我想，您还没有管他叫梅西奥①吧？……”比查小声问她。

“只差一点点了，我的神秘的侏儒！”她微微一笑，回答道。那种微笑连天使看了也要苦恼不堪。

“天哪！”文书大叫一声，那扶着台阶栏杆的手也垂了下来。

“怎么，他还不如你感兴趣的那个怀恨在心、面色阴沉的审核官吗？”她接口说道，摆出一副对爱乃斯特来说简直高不可攀的神气。这种神气的奥妙，只有少女才能掌握。似乎处女的洁白无瑕给她们增添了翅膀，使之飞到不可企及的高处。“你那位小德·拉布里耶尔先生，我没有陪嫁，会要我么？”她停顿了一下，说道。

“问问您父亲的意见吧？”比查回她一句。他走了几步，将莫黛斯特带到距离窗子比较远的地方。“您听我说，小姐。您知道，现在正跟您说话的这个人，准备随时随地不仅将他的生命献给您，而且将他的荣誉也献给您。所以，您可以信任他，甚至对您父亲不想说的话，您也可以推心置腹地告诉他。好

① 卡那利是姓，梅西奥是名。从叫姓到叫名，表示关系从疏远到亲近。

吧，是不是因为那位了不起的卡那利对您说了他不在乎财产的话，才使您对可怜的爱乃斯特发出那样的责备呢？”

“是的。”

“他说的话您相信吗？”

“你这么说，魔鬼文书，”她从给他起的一、二十个外号里拣了一个称呼他，接口说道，“似乎对我的自尊心的强度有所怀疑喽！”

“您笑了，亲爱的小姐，这么说来，您还没有当真，那我真希望您是在戏弄他。”

“在赏脸想要娶我为妻的人里面，如果我自认为有权耍弄其中的某一个，比查先生，你会对我作何想法呢？比查大叔，你要知道，一个姑娘，即使表面上似乎很看不起那最令人讨厌的殷勤，得到这种表示，心里总是喜滋滋的……”

“这么说来，我使您高兴了？……”文书说道，满面红光，就象一座城市为迎接节日而大放光华一般。

“你？……”她说道，“你向我表示的是最珍贵的友情，是母亲对待女儿的那种无私的感情！不要将你和任何人相比吧，就是我的父亲也不得不对我忠心耿耿呀！”

她稍稍停顿一下。

“从一般男人赋予‘爱’这个字眼的涵义来说，我不能说我爱你，但是我给你的感情是经久不衰的，永远不变的。”

“那好，”比查说道，他假装去拾一粒石子，弯下身去亲吻了莫黛斯特的鞋尖，在上面留下一滴泪水，“请允许我照看您，就象巨龙看守着财宝一样。刚才诗人在您面前展示了以故作

风雅的词句织成的花边，用动听的谎言作成的假首饰。他拨弄竖琴最动听的琴弦，歌唱自己的爱情，是不是？……如果这位出身高贵的情人一旦确切知道您财产不多，就改变态度，变得含糊而冷淡，看到这种情形，您还会让他作您的丈夫，还会一直尊敬他么？……”

“那他不成了弗朗西斯科·阿尔图了么？……”她作了一个满含辛酸和厌恶的动作，问道。

“让我来体会一下变换布景的愉快吧，”比查说，“我不仅要让这件事来得十分迅速，而且在事后，我保证要让您那位诗人再度钟情于您，要让他在一个晚上，不知不觉地一会儿乐意，一会儿不乐意，轮番地往您心头吹热风和送冷气，而且总是风度翩翩。”

“如果证明你有道理，”她说道，“那我该相信谁呢？……”

“相信真正爱您的人。”

“小公爵？……”

比查望了莫黛斯特一眼。他们走了几步，两个人都默默无语。看不透姑娘的心思，她眉头也不皱一皱。

“小姐，如同水下的海藻一般隐藏在您内心深处的思想，您自己也不想弄清楚，您允许我将它表述出来么？”

“怎么！”莫黛斯特说道，“我的现任私人生活顾问还是一面明镜么？……”

“不，只是回声而已，”他回答，随即作了一个极为谦逊的手势，“公爵很爱您，但是他爱得过分了。如果我这个矮子完全理解您心灵中的无比微妙之处，我想，将您象圣体一样放在

圣体龛里供奉起来，恐怕您也是会反感的。可是，因为您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您大概不仅不会要一个象卡那利那样喜欢自己更胜于喜欢您的自私自利者，也不希望看到一个男人不断匍匐在您的脚下，虽说对他倒可以永远放心……至于为什么，我可一无所知。我只是从您的眼神中看出这个主意，说不定，这也是所有姑娘的主意。是什么道理？恐怕得我变成女人和老太婆才能知道了。在您伟大的心灵中，您需要崇拜别人。一个男人跪在你面前，您就不能跪在他面前了。'如此这般长不了，'伏尔泰曾这样说过。矮个子公爵精神上卑躬屈节的东西太多，而卡那利即使不说一点没有，至少是不够。所以，您跟国王马厩总管搭话的时候，他和您谈话的时候，您回答他的问话的时候，您那微笑中隐藏的嘲弄，我能够揣度得出来。您和公爵在一起永远不会不幸；如果您挑选他作丈夫，所有的人都会赞同您的选择，但是您根本不会爱他。自私的冷漠和持续不断神魂颠倒的过度热情，肯定在任何女人心上都会产生物极必反的效果。您幻想的婚姻，有无穷的快乐，什么使女人感到骄傲的乖乖服从呀；什么无缘无故地感到忧心忡忡呀；什么以陶醉的心情等待着成功的消息呀；什么面对着意想不到的富贵荣华，快乐地迁就一下呀；什么直到内心的秘密都能为人所理解呀；什么一个女子偶尔也能用她的爱情来保护她的保护者呀，等等等等。显然，上述那种永不褪色的胜利并不能给您带来这无穷的快乐。"

"你简直是个巫师！"莫黛斯特说道。

"那种情感上甜蜜的对等，持续不断地共享生活，确有把

握能讨对方喜欢，正因如此才叫人同意结婚，这些东西，嫁给卡那利式的人物，您也是找不到的。这种人只想到自己，在他的心目中，'自我'是唯一的音符，他的注意力才不肯屈尊来关心您的父亲或者国王的马厩总管呢！……他是一个二等的野心勃勃的家伙，您保持尊严也好，您俯首贴耳也好，对他都无关紧要；他会把您当成家里的一件必需品，他那自以为是抬举您的无所谓的态度，对您已经是一种侮辱！是的，即使您斗胆打您母亲的耳光，卡那利也会视而不见，以便径自否认您的罪行，因为他一心想得到您的财产。所以，小姐，我想的既不是伟大的诗人，他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喜剧演员；我想的也不是贵族大老爷，他对您来说，只能是一门体面的亲事，而不是一个丈夫……"

"比查，我的心是一张白纸。你在那上面看见的字，都是你自己刻上去的，"莫黛斯特回答，"你为外省人的仇恨所主宰，一切使你不得不抬头仰视的东西，你都恨之入骨。诗人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他谈吐风雅，前程无量，这些你都饶不过他，而且你歪曲他的意图，对他进行诬蔑……"

"您说我诬蔑他，小姐？……他很快就会象维勒干家的人那样卑鄙地对您不理不睬！"

"那好！你叫他演出这一幕喜剧吧，然后……"

"三天之后，星期三，我一定叫他用各种调门演出，请您记住好了。小姐，从现在直到那天以前，您就好好听这八音琴的各种曲调取乐吧，好让以后刺耳的噪音出现时，对比更强烈一些。"

莫黛斯特高高兴兴地回客厅去。拉布里耶尔坐在一扇窗户旁边，他刚才大概从那里凝望他所崇拜的偶像。莫黛斯特进来时，所有在场的男子中，只有他一个人如同听到掌门官喊了一声："王后到！"一般站起身来。这个恭恭敬敬的动作，饱含着任何动作所特有的强大说服力，而且比任何美妙的言辞更为雄辩有力。口头上说的爱情抵不上用行动证明的爱情，任何二十岁的少女都有五十年的功夫可以运用这条公理。这也正是引诱妇女的人最常用的论点。卡那利当众向莫黛斯特施礼，正面瞧着她。而被人不屑一顾的情人，却用低眉顺眼的目光久久地追随着她。那目光象比查的眼光一样，谦恭而又几乎战战兢兢。年轻的女继承人走过去坐在卡那利身边时，注意到了拉布里耶尔的这一神态。她坐下去，作出给卡那利看牌的样子。交谈过程中，拉布里耶尔从莫黛斯特对她父亲说的一句话里，得知星期三她还要去练习骑马。她提醒父亲说，她缺一条马鞭与她那一身华丽的骑马装配套。审核官听了这句话，向侏儒比查望了一眼，那目光熠熠闪亮。过了一会，他们两人都来到平台上，在那里踱来踱去。

"现在九点，"爱乃斯特对比查说，"我立刻动身去巴黎，明天上午十点就能到。亲爱的比查，她对你很友好，你送给她一件纪念品，她一定会接受的。让我以你的名义送她一条马鞭吧！你记住，为了报答你给我帮的这个大忙，今后我不仅跟你作朋友，而且对你一定忠心耿耿。"

"去吧，你真够走运的，"文书说道，"你有钱！……"

"请代我通知卡那利一声，说我今天晚上不回来。叫他找

个托辞，说明我要离开两天就行了。”

一小时之后，爱乃斯特骑马出发，十二个小时之内便到了巴黎。一到巴黎，他想着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第二天去勒阿弗尔的邮车上预订一个座位。然后他到巴黎最著名的三家珠宝店去，将马鞭上的球饰一一加以比较，寻找艺术所能提供的最佳上品。最后他选中了一件黄金雕刻的猎狐图，头上镶着一颗红宝石。这件东西出自斯蒂曼①之手，本来是一个俄国女人定做的，后来付不起钱，没有买走。价钱七千法郎，对于一个审核官的薪俸来说，当然是昂贵无比。爱乃斯特将自己的全部积蓄都花了上去。原来上面刻有别人的家徽，爱乃斯特拿出拉巴斯蒂家徽的图案，要他们在二十小时内将原来的去掉，刻上这个家徽。于是这幅猎狐图——一件精雕细刻的杰作，便安到胶皮马鞭上，装进一个套子里。套子用红色上等皮革做成，丝绒衬里，上面刻有两个环套在一起的 M②。星期三上午，拉布里耶尔乘坐邮车（兼驿车）抵达勒阿弗尔，正好赶上和卡那利一起吃午饭。诗人隐瞒了自己秘书不在这件事，只说他忙着一件从巴黎送来的工作。邮车到时，比查已经在邮局迎候审核官。他立即跑去将这件艺术珍品送到弗朗索娃·珂歇手里，千叮万嘱，要她将这件东西放在莫黛斯特的梳妆台上。

“莫黛斯特小姐去骑马，你们肯定要陪她去的喽。”文书又来到卡那利家里，说道，他对拉布里耶尔使个眼色，意思是告

① 斯蒂曼，《人间喜剧》中的装饰雕刻家。

② 两个 M 是莫黛斯特·米尼翁（Modeste Mignon）名和姓的缩写。

诉他马鞭已经顺利地交到了收件人手里。

“我么，”爱乃斯特答道，“我要睡觉去了……”

“怎么搞的！”卡那利瞪着他的朋友，大叫道，“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就要吃午饭了，诗人自然也邀请文书入席。比查从热耳曼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小罗锅的诡计已经奏效。从前述他向莫黛斯特许下的诺言上，已经可以预料，他要略施小技了。比查本想必要的时候让拉布里耶尔留他吃饭，于是便留下来。

“先生将拉图奈尔先生的文书留下吃饭，算是做对了，”热耳曼附耳对卡那利说道。

仆人对主人眨眨眼睛，卡那利和热耳曼两人便进了客厅。

“今天上午，先生，我去看打鱼，是我认识的一位船主前天邀我去看的。”

热耳曼没有招认他趣味低级，经常到勒阿弗尔的一家咖啡馆打台球。比查在咖啡馆给他找了一大群朋友，以便随心所欲地对他施加影响。

“怎么啦？”卡那利说道，“快点，直截了当说嘛！”

“男爵先生，我听见人家激烈争论米尼翁先生的事。我尽量推波助澜，反正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家的下人。哎呀，男爵先生，港口上都传说你上当受骗了。德·拉巴斯蒂小姐的财产，正象她的名字一样①，非常微不足道。她父亲回来时乘坐

① 法语“莫黛斯特”有“微不足道”之意。

的船只，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中国商人的，他大概不敢小看这些商人。对这件事，人家说的那些话，对上校的名誉可不大有利。听说您和公爵先生两人在争夺德·拉巴斯蒂小姐，小人可要放肆提醒您一声。你们两个里头，最好还是让那位大老爷上她的当……回来的时候，我在码头上转了一圈。剧场前面有些做批发生意的商人在闲溜达，我于是大着胆子钻到他们里头去。这些老实人，看见来了一个衣冠楚楚的人，就聊起勒阿弗尔的事来。我把话题一引，就叫他们谈到米尼翁上校身上去。他们说的和渔民一模一样！我现在要是还不吱声，那可就没尽到我作仆人的本分了！就因为这个，我回来迟了，让先生自己起床，穿衣……”

“怎么办？”卡那利失声叫道，他觉得自己已经明确表态，向莫黛斯特许下了诺言，无法翻悔了。

“我对先生的爱慕，先生是了解的，”热耳曼见诗人有如五雷轰顶的样子，便说道，“我若出个主意，您大概不会见怪。您如果能将这个文书灌醉，他肯定会说出这件事情最关紧要的话来。要是他喝到第二瓶香槟还没有说出心里话，到第三瓶，肯定就行。菲罗塞娜早就听绍利厄公爵夫人说过，有一天我们肯定会看到先生当大使。您若是治不了勒阿弗尔的一个小文书，那倒奇了！”

这场观看打鱼的戏，其无名作者正是比查。此刻，他正在叮嘱审核官，一是对自己的巴黎之行不要声张，二是不要妨碍比查一会儿在饭桌上施展的计谋。当时在勒阿弗尔，产生了一些对夏尔·米尼翁不利的反应，文书正好加以利用。事情是

这样的：德·拉巴斯蒂伯爵先生往日的朋友，在他离家外出期间，早已将他的妻女置诸脑后。伯爵先生归来以后，也完全将他们置诸脑后。这些人听说他要在米尼翁别墅大宴宾客，都以为能接到请帖，并且为能参加宴会而自鸣得意。待到他们知道只请了哥本海姆、拉图奈尔夫妇、公爵和两个巴黎人以后，这位巨商的傲慢便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他有意不拜访任何人，不下山到勒阿弗尔来，人们将这些事归之于他看不起人。于是勒阿弗尔人用对他骤然发财表示怀疑的办法，对他的看不起人进行报复。话儿传来传去，不久就尽人皆知，都说他从维勒干那里赎回房屋所需的款子是杜梅提供的。这个情况又使那些情绪最激昂的人心怀叵测地猜测，夏尔预料到将来和他所谓的广州合伙人之间要为某些款项发生争议，特意前来将这些钱交在杜梅手里，因杜梅对他是绝对的忠心耿耿。夏尔自己的含糊其辞（他一直有意隐瞒自己的财富），他的下人说的话（是叫他们这么说的），又使这些无稽之谈颇象是那么回事。商人之间本来就有一种互相贬低的意愿，大家为这种意愿所左右，也就相信了这些无稽之谈。从前狭隘的乡土观念怎样使人们大吹特吹勒阿弗尔的奠基者之一拥有巨大的财富，如今外省的嫉妒心也就怎样使人们极力缩小他的财富。文书不止一次给渔民们帮过忙，这次他要求他们保密，并且要求他们也去七嘴八舌胡说一气。结果他如愿以偿。渔船的主人对热耳曼说，他有一个表弟是水手，刚从马赛来，正是上校回来乘坐的双桅横帆船卖掉以后将他解雇的。船卖给了一个叫卡斯塔努的人，船上的货物，据他表弟

说，最多值三、四十万法郎。

“热耳曼，”贴身仆人走出去时，卡那利说道，“你给我们拿香槟酒和波尔多酒来。一位诺曼底的法国书记会成员应该对一位诗人的殷勤招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跟《费加罗报》一样才思横溢，”卡那利用手拍着小矮子的肩膀说道，“要让这小报似的才思随着香槟酒迸发出来，泡沫飞溅！爱乃斯特，咱们也别谦让！……说老实话，我已经有两年多没喝醉过了，”他看了拉布里耶尔一眼，接着说道。

“您是指喝酒喝醉么？……那倒还可以理解，”文书回答，“可您天天为自己而陶醉！您把各种赞美之辞直接喝下去就够了！啊！您长得体面！您是诗人！您活着就已经这样大名鼎鼎！您的谈吐可与您的天才媲美！您讨所有的女人喜欢，甚至我的女东家也喜欢您。我见过的最美貌的苏丹后妃瓦莉黛爱着你（我还只见过这一位），如果您高兴，可以娶德·拉巴斯蒂小姐为妻……您看，只要将您的现在从头到尾数一遍，您的将来还没有计算在内（体面的头衔，贵族院，大使馆，……），连我都醉了，就象将别人的酒装进自己瓶子里的人们一样。”

“所有这一切在社会上光彩夺目的东西，”卡那利接下去说，“如果没有财产将它衬托起来，就毫无价值！……咱们都是男人，说句知心话，美好的情感写成诗，那当然是很迷人的。”

“当前情况正是如此，”文书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说道。

“您呢，办契约的先生，”诗人因截住了他的话头而微微一

笑，说道，"'茅屋'跟'贫困'这两个词合辙押韵①，您不是和我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吗？"

席间，比查将《彩票公司》中特里戈丹②一角演得活灵活现，把个爱乃斯特弄得目瞪口呆。事务所的人有多滑稽，爱乃斯特还没领略过，看来，并不比戏班表演出来的逊色。文书大讲特讲勒阿弗尔的各种丑史、各户的发家史、夫妻私生活史，还有知法犯法的罪案，在诺曼底，人们把这叫做"没法过关"。他一个人也不放过。葡萄酒顺着他的嗓子眼往下流，就象暴雨顺着排水管往下淌。随着大量的葡萄酒下肚，他的谈兴也越来越浓。

"拉布里耶尔，你知道吗，这个好样儿的小伙子，"卡那利一面给比查斟酒，一面说道，"当个使馆秘书，那才棒呢！……"

"对，把他的东家都能给挤掉！"矮子接口说道，向卡那利瞥了一眼，那眼光中饱含着放肆无礼，却被一氧化碳燃烧般的闪光给淹没了。"我这个人，不知道感恩图报，又相当会耍手腕，会踩到你肩膀上去的。一位诗人背着一个早产儿！……这种情形，有时是能见到的，甚至经常见到……在书店里。好啦，你象个表演吞剑的街头卖艺人一样看着我干什么！喂！

---

①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卡那利的意思是说，没有财产就没有一切。

② 《彩票公司》是皮卡尔和拉代创作的独幕喜剧，于一八一七年十二月在巴黎奥德翁剧院上演。剧中有一个公证人的驼背文书叫里戈丹，利用事务所中的秘密大肆挑拨离间。巴尔扎克将里戈丹误写为特里戈丹了。

我亲爱的伟大才子，你是一个上等人，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感激是傻瓜用的词儿。人们把这个词儿收入词典内，可是在人心里是不存在的。只在某一座山上，既不是巴那斯山，也不是平达斯山①，感激才有价值。我的女东家将我养大，你以为我就欠她很多情么？可是全城的人不是已经用尊敬、言谈和赞美付了这笔账么！尊敬、言谈和赞美，这可是最值钱的啊！把善行当成自尊心的固定收入，这种善行我是不赞成的。人与人之间拿相互帮忙作交易，感激这个词就表明你欠了人家的情，如此而已。至于搞鬼嘛，这可是我崇拜的神祇……怎么！”他见卡那利作了一个手势，立刻说道，“有这种本领，就能叫一个机灵的人胜过天才；这种本领，要求不断观察我们的上司有什么癖好，有什么弱点，要求我们了解做每件事情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这种本事，你不喜欢么！你去问问，外交方面最漂亮的胜仗是不是狡诈战胜暴力的结果？男爵先生，我要是当了你的秘书啊，你很快就能当首相，因为那对我最有利呀！……好，我在这方面的小小才干，要不要给你证明一下？好吧！你对莫黛斯特小姐爱慕之极，你没有错。这女孩子，我很尊敬她，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黎女子。在外省，这里那里，星星点点，也会长出一些巴黎女子的！……我们的莫黛斯特是个能使一个男子出人头地的女人……她有这个，”他手腕往空中一转，说道，“你有一个很厉害的竞争对手，就是公爵。我要是叫他三天之内滚出勒阿弗尔，你给我什么报

① 巴那斯山和平达斯山为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和缪斯们的居住地。

酬？……”

“来，来，把这瓶喝完，”诗人将比查的酒杯斟满，说道。

“你要把我灌醉了！”文书一面大口喝下第九杯香槟酒，一面说道，“你这儿有没有床，让我能睡一个钟头？我的东家简直就是个骆驼，滴酒不沾，拉图奈尔夫人也一样。见了我这般模样，他们两人大概要狠狠训我一通了！他们生我的气是有道理的，我已经头脑不清醒了，我还要办立约的事呢！……”

然后，他摆出醉鬼的样子，谈锋一转，又回到先头的话题上，大叫大嚷，说道：

“瞧我这脑子！……对，我对莫黛斯特小姐十分感激。”

“比查，”诗人高叫道，“刚才你说你对谁也不感激，现在你可自相矛盾了。”

“一点也不自相矛盾，”文书接口说，“忘却，差不多总是等于铭记在心！来，试试看！我天生是块好秘书的料……”

“你怎么下手把公爵赶走呢？”卡那利说，他见谈话自动转到了他要达到的目的上，不禁心花怒放。

“这个嘛……你就不用管了！”文书又打了一个大饱嗝，说道。

比查一扭脖子一转头，眼睛也一转，从热耳曼看到拉布里耶尔，从拉布里耶尔看到卡那利，那模样正象感到自己就要醉倒的人，想知道别人对自己如何评价一般。如果将酒醉比作海上失事的话，你可以观察到，只有自尊心这种情感还能露出水面。

“伟大的诗人，说说看，你真是个不坏的滑稽演员！这么

说，你是把我当成你的读者啦，你打发你的朋友日夜兼程到巴黎去，目的是了解米尼翁家的情况……你说我胡诌，那你也是胡诌，咱们大家都胡诌……好吧！不过，请你给我点面子，相信我还是相当有心计的人，总是意识到我的职业。作为拉图奈尔公证人先生的首席文书，我的心是个上了锁的盒子……我的嘴从不泄漏与主顾有关的任何文件。我既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而且我的激情尽人皆知。我喜欢莫黛斯特，她是我的女弟子，她应该结一门好亲事……必要的话，我可以耍公爵一下。可是你要娶……”

“热耳曼，来咖啡，来白酒！……”卡那利说道。

“白酒？……”比查象一个女人冒充处女要抗拒一次小小的诱惑一般摆着手，跟着卡那利重复了这句话。“啊，我要给人家立的约可怎么办！……正好要订一项婚约呢！你不知道，我们那个二等文书就象结婚让别人占便宜那么愚蠢，他真……真……真能在未来妻子的奁产外问题上给你砍一刀。他身高五尺六寸就以为自己是个美男子了，……白痴！”

“来，这是茶甜酒，是安的列斯群岛出产的一种烈性酒，”卡那利说道。“莫黛斯特小姐请教于你……”

“对，她请教于我……”

“那么，你觉得她爱我吗？”诗人问道。

“当然，她爱你甚于爱公爵！”矮子似乎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回答道。他佯装迷迷糊糊，表演得十分精彩。“她爱你，因为你不在乎财产。她常对我说，为了你，她可以作出最大的牺牲，可以不讲究穿着打扮，可以一年只花一千埃居，

可以用她的毕生来向你证明，你娶了她没吃亏，而且她实实在在——呃（打一个嗝），是个正派人，对！而且她受过教育，什么都懂，这个姑娘！”

“这些，加上三十万法郎，”卡那利说道。

“噢，可能有你说的那个数目，”文书起劲地接过话头说，“米尼翁老爹……你知道吗，他是个亲切和悦的父亲①，所以我对他很敬重。为了让他的独养女儿成个象样的家，他自己可以放弃一切……你们这复辟时代——呃（打一个嗝），也使这位上校习惯于开一半薪水了；他在勒阿弗尔对付对付，跟杜梅一块过日子，也就很满意了；他那三十万法郎肯定会全给那个小姑娘……不过，咱们千万别把杜梅忘了，他的财产也预备给莫黛斯特。你知道，杜梅是布列塔尼人，他的出生地对于立约就很有分量，因为他不会改变主意。而且他的财产数目赶得上他的东家。他们还比较听得进我的话，至少和听得进你的话差不多，虽然我不象你那么伶牙俐齿，口若悬河。我已经对他们说过：‘你们在房屋上花的钱太多了。如果维勒干把房子让给你，这二十万法郎不就一点不能生利了么！……那就只剩下十万法郎好吃利息了……依我看，这不够……’现在，上校正和杜梅两人磋商呢！你相信我好了！莫黛斯特很有钱。港口上的人在城里瞎说一通，他们是嫉妒……全省数数，谁有这么多陪嫁呀？”比查说道，一面伸出手指头算起来。“二十到三十万法郎现钱，这是一，”他用右手的二拇指把左手大拇指往下

① 法文，“米尼翁”有“亲切和悦”的意思。

一按，说道，“米尼翁别墅的虚有权，这是二！”他接着说下去，又把左手二拇指扳倒，“第三，杜梅的财产！”他把中指按下去，又补上一句，“嘿嘿！这莫黛斯特小丫头，一旦两个老兵去接受上帝的命令，她就是个六十万法郎的姑娘啦！”

这一边轻酌慢饮，一边突然道出的天真幼稚的心腹话，正好象酒一点一点把比查灌醉一样，也使卡那利一点一点清醒过来。对于文书这个外省的年轻人来说，这份财产当然已经是个大得不得了的数目。他用右手心支着头，大模大样地把胳膊肘支在桌上，眨巴眨巴眼睛，一面自言自语起来。

“民法‘继承’篇的规定，把财产都拆碎了。① 照这样下去，再过二十年，一个有六十万法郎的女继承人，就要跟放债人不计较利息一样罕见了！你会对我说，莫黛斯特会把她陪嫁的利息，每年一万二千法郎都吃掉；可是她多么可爱……多么可爱……多么可爱！你看见了吗（对诗人嘛，要有形象……），她简直是象猴子一样机灵的一只小白鼬！”

“可你对我说什么来着？”卡那利望着拉布里耶尔，轻轻叫道，“你不是说她有六百万吗？……”

“朋友，”爱乃斯特说道，“请允许我提请你注意，我受誓言约束，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守口如瓶。说不定原来跟你说的那些……我已经说得过头了……”

“誓言？对谁的誓言？”

“对米尼翁先生。”

① 指民法中关于遗产继承权的规定。

“怎么！爱乃斯特，你是知道我需要多少财产的呀！……”

比查此时已经鼾声如雷。

“……我的地位，我一结婚在格勒奈尔街会失去什么，你都是一清二楚的，你就这样狠心地叫我掉进圈套吗？……”卡那利说着，顿时面色苍白。“这是个朋友义气的问题，我亲爱的老兄，我们之间的交情，比起那个狡猾的普罗旺斯人跟你定下的盟约，是有约在先的呀！……”

“亲爱的老兄，”爱乃斯特说道，“我太爱莫黛斯特了，不能……”

“蠢货！我把她让给你好了！”诗人大叫道，“这样你算解除誓言约束了……”

“你愿意以人格担保，向我发誓，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我告诉你的话忘掉，连对我都要显得从来没听到我泄露这些知心话一样么？”

“我以我母亲身后的声誉向你发誓！”

“那好，我告诉你：在巴黎，米尼翁先生对我说，他根本没有蒙日诺商号对我说的那么大量的财产。上校的意图是给他女儿二十万法郎。梅西奥，这位父亲那么说的时候，是有心提防呢，还是真心实意？我现在也不需要去解这道题了。如果莫黛斯特肯看中我，就是没有陪嫁，我也要娶她。”

“一个女才子！所受的教育吓死人，什么书都看过！理论上……无所不知！”见拉布里耶尔作了一个手势要阻止他，卡那利高声说道，“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从小在奢侈豪华中长大，五年来又被剥夺了这种奢华的生活！……啊！可怜的朋

友，你好好想想吧……”

“又是颂歌，又是民法！”比查一面醒过来，一面说道，“你们搞颂歌，我搞民法，咱们之间只差C这个字母①！‘Code’这个词，是由‘coda’这个词演变来的，是尾巴的意思！你们请我饱餐一顿，我很喜欢你们……不要跟民法纠缠不休了！……哎，一个好主意足抵得上你们的葡萄酒和茶甜酒。米尼翁老爹，他也是一种奶油，是正直人中的精华②……好，他现在正陪着女儿骑马，你翻身上马，可以直截了当去找他，和他谈谈嫁妆问题。他会干干脆脆地回答你，你就知道了真正的底细，就跟我是真醉了，你真的是一位伟大人物一样。咱们一起离开勒阿弗尔，这也是真的吧？……我给你当秘书，既然这小子，他以为我喝醉了，笑话我，他要离开你……好，来吧！让他去娶那个姑娘吧！”

卡那利站起身来去更衣。

“你一句话别说！……他这是跑去自寻死路，”比查象哥本海姆一样清醒，稳稳当当地对拉布里耶尔说道。同时，他用巴黎市井顽童们谙熟的姿势，向卡那利摆摆手，“再见！我的东道主，”文书扯着嗓子嚷道，“你准许我到亚摩里夫人的小亭子里去醒醒酒吗？……”

“请自便吧！”诗人回答。

---

① 颂歌（Ode）、法典（Code）二词，在法文中是谐音，“颂歌”比“民法”只少一个字母 C。

② 奶油与茶甜酒中的“甜酒”在法文中是一个词：crème；此处为文字游戏。法语“奶油”，转义是“精华”，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

文书摇摇晃晃，从花坛和花盆中间踩过去，那优美的姿态，犹如飞虫要从一扇关着的窗户飞出去，没完没了地绕来绕去团团打转一般。卡那利的三个仆人都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待他攀到小亭子里，仆人们也都各自回房以后，他坐到一张上了油漆的木头长凳上，沉湎于胜利的欢乐之中。他刚才扮演的是一个上等人的角色。他并没有揭下那个人的假面具，而是眼看着那个人自己解开了系面具的带子。他象一个剧作者一样大笑起来，也就是说，他感到产生了极强烈的 Vis comica①。

“人人都是陀螺，关键是要找到绕在陀螺上的那根绳！”他高声叫道，“若是有人对我说：‘莫黛斯特小姐刚才坠马，腿摔断了！’我不是就要昏迷过去，不省人事么！”

过了片刻，莫黛斯特身穿雅致的墨绿色克什米尔短绒大衣呢骑马装，头顶小帽，面戴绿色面纱，手戴麂皮手套，脚踏丝绒短靴，骑马裤上镶的花边在短靴上飘舞，骑着一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马，将自己刚刚收到的小巧玲珑的礼物给父亲和德·埃鲁维尔公爵欣赏。她意识到这里面的细心周到，不禁心花怒放。这种细心周到是最讨女人欢心的。

“这是您送给我的吗，公爵先生？……”她将马鞭那金光闪闪的尖头伸到公爵面前，说道，“这上头放着一张卡片，写的是：‘猜猜看，’后面点了几个点。弗朗索娃和杜梅夫人猜想这是比查要叫我大吃一惊，高兴高兴。可是我亲爱的比查哪有

① 拉丁文：喜剧效果。

那么多钱，买得起这么漂亮的红宝石！您看，礼拜天晚上我对父亲说我没有马鞭，后来我父亲派人到鲁昂给我买了这个！”

莫黛斯特边说边指着她父亲手里的一条马鞭。那条马鞭柄上布满了排列成图案的绿松石。这种东西当时曾风行一时，后来却变得很平常了。

“小姐，为了能得到向您赠送这颗光辉灿烂的宝石的权利，我减寿十年也心甘情愿哪！”公爵大献殷勤地说道。

“啊，是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莫黛斯特见卡那利骑马赶来，大叫道，“只有一个诗人才能找到这么美的东西！……先生，”她对梅西奥说道，“我的父亲要责备您的，这里本来就有人说您挥金如土，您这回算让他们占住理了！”

“啊！”卡那利天真地大叫起来，“拉布里耶尔急如星火从勒阿弗尔赶到巴黎去，为的就是这个！”

“什么？您的秘书竟敢如此放肆？”莫黛斯特说道，顿时面色惨白，“嗖”地一声将马鞭扔给弗朗索娃·珂歇。那动作干脆利落，显示出极度的蔑视。“父亲，把你那条马鞭还给我吧！”

“可怜的小伙子，都累得瘫在床上动弹不得了！”梅西奥跟随着尽情奔驰的少女，接着说下去，“小姐，您太狠心了！他曾对我说：‘我只有这个机会，让她记得我……’”

“那么，一个女子，不管什么人她都记得，您还会尊重她么？”莫黛斯特说道。

卡那利没有回答，这使莫黛斯特颇感意外，她将这一疏忽归因于马匹奔跑声音太大。

“您真是喜欢折磨爱您的人！”公爵对她说，“您这么高尚，这么自重，与您对人家的疏远，对比太鲜明了，连我都开始怀疑，您这么成心跟人家过意不去，会有损自己的声誉呢！”

“啊，公爵先生，您真会猜测，”她大笑起来，说道，“您正好具有当丈夫的敏锐眼光呢！”

说过这话以后，几乎走了一公里，两人都沉默不语。莫黛斯特再也领受不到卡那利那火热的目光，很感意外。卡那利装作完全沉醉在美妙的景色之中，可是未免做得过分，那些赞美之辞一点也不自然。就在前一天，他还完全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莫黛斯特见诗人痴痴呆呆象个聋哑人，便将海上落日的美妙景色指给他看，一边说“怎么，您没看见吗？”“噢，我只看见您的手，”他回答。

“拉布里耶尔先生会骑马吗？”为了和卡那利逗趣，莫黛斯特问他。

“不太会，不过他能骑，”诗人回答，变得冷冰冰地，就象哥本海姆在上校归来以前对她也冷冰冰一样。

米尼翁先生叫他们抄近路，经过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山谷，到可以俯瞰塞纳河流水的小山上去。走上这条小路时，卡那利叫自己的马匹放慢脚步，让莫黛斯特和公爵走在前面，自己好与上校并辔而行。

“伯爵先生，您是一位正直的军人。我说话直截了当，想必您能看出这是对您怀有敬意的表现。求婚以及与此有关的各种粗野的或者过于彬彬有礼的讨论，通过第三者之口道出，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我们两人都是贵族，办事也都很谨慎，

而且您和我一样，都已经过了大惊小怪的年龄。因此，咱们象至交好友那样谈谈！我先来带个头：我已二十九岁，没有地产，却有雄心大志。莫黛斯特小姐十分中我的意，您大概也看出来了。虽然您的爱女随意给自己安上这样那样的缺点……”

“还不算她确实有的缺点，”上校微笑着说道。

“我衷心愿意让她做我的妻子，我相信能够使她幸福。我的前程未卜，财产问题和我的前程问题一样重要。凡是待嫁的姑娘无论如何总应该为人所爱慕吧！不过，您不是那种打算不给陪嫁就把女儿嫁出去的人，我的地位既不允许我只凭爱情结婚，也不允许我讨一个老婆，她带来的财产还不如我的财产多。我有薪水，加上各种闲差、学士院和书店的收入，一年大约三万法郎，对一个未婚青年来说，这已是相当可观的财产。如果我的妻子和我，我们的年收入加在一起能有六万法郎，我就差不多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水平。您能给莫黛斯特小姐一百万吗？”

“啊，先生！我们离算这个账还远着呢！”上校狡猾地说道。

“那就算我们刚才什么也没谈，我们吹口哨来着好了！”卡那利急忙还了一句，“伯爵先生，您对我的为人会感到满意的：这个迷人的姑娘会使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我也算一个。请您向我保证，这件事，您对任何人，甚至对莫黛斯特小姐，都要守口如瓶。因为，”他作为安慰筹码，添上一句，“我的处境，也可能发生某种变化，使我能不要陪嫁就求您同意将她嫁给我呢！”

“我向您保证，”上校说，“绝不透露出去一句。先生，您知道，外省人也和巴黎人一样，谈论别人发财和破落，是多么言过其实。倒霉也好，走运也好，人们总是加以夸大，其实我们从来就不象人家说的那么倒霉，也不象人家说的那么幸运。做生意，只有结了账，将本金换成了地产，才算稳妥。我现在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我的代理人发来的报告。出售货物和我的船只，结我在中国的账，这些事都还没办完。我到底有多少钱，要再过十个月才能见分晓。不过，在巴黎，我已经向拉布里耶尔先生保证，给二十万法郎陪嫁，而且是现钱。我想搞一份长子继承的地产，向王上请求将我的家徽和头衔传给我的外孙，以确保他们的前程。”

卡那利对这个答复，从一开头就听不进去了。

到了一条比较宽阔的道路上，四位骑手并肩行进，来到一处高地。从这里向鲁昂方向望去，富饶的塞纳河流域尽收眼底，朝另一方向天际望去，目光所及，仍可依稀望见大海。

“我相信比查说得很有道理，上帝是一位伟大的风景画家，”卡那利端详着这个制高点，说道。有许多制高点使塞纳河畔景色名不虚传，这里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去处。

“特别是打猎的时候，我亲爱的男爵，”公爵回答，“一片寂静之中，突然传来人声话语，一阵喧嚣，将大自然唤醒，各种景物从你眼前飞驰而过，那瞬息万变的情形，真会使你觉得景色万千啊！”

“阳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调色板，”莫黛斯特说，一面惊愕地望着诗人。

莫黛斯特见卡那利在出神，便对他进行试探。卡那利回答说，他在沉思默想。这自然是从事写作的人比一般人略胜一筹的托辞。

“将我们的生活移到上流社会，用千百种人造的需求和过分刺激起来的虚荣将生活扩大，我们会幸福么？”莫黛斯特望着这富饶的田野说道。这田园风光不由得使人向往起贤哲平静的生活来。

“这种田园牧歌，小姐，一向是在黄金做成的桌子上写出来的，”诗人说道。

“也可能是在陋室中构思出来的，”上校针锋相对地说。

莫黛斯特向卡那利投过目光锐利的一瞥，卡那利简直受不了。忽然，莫黛斯特耳中传来教堂的钟声。她只见眼前昏暗一片，用冷冰冰的口气高声说了一句：

“啊！今天已经星期三了！”

这个场面，对莫黛斯特来说充满了悲剧气氛，倒给了德·埃鲁维尔公爵以充分思考的时间。这时，他庄重地说：“我要声明，我对上流社会、宫廷、巴黎是深恶痛绝的。我说这话绝非为了迎合小姐一时的异想天开。能和一个具有小姐这样的风韵和才气的德·埃鲁维尔公爵夫人生活在一起，我发誓要象贤哲那样生活在我的城堡里，向周围的人行善，将水塘吸干，养育子女……”

“公爵先生，您过不了多久就能过上这种生活的，”莫黛斯特回答，她的目光久久停驻在这位心地高尚的贵族身上。“您这话我听了很高兴，”她接着说，“您认为我不是轻浮之人，您

估计我本人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可以在孤寂之中生活。说不定我的命运就是这样，”她又补上一句，用怜悯的表情看了卡那利一眼。

“凡是家产平平的人，都是这样的命运，”诗人回答，“巴黎要求巴比伦一般的奢华，有时我都纳闷我怎么能在那边一直混到今天！”

“国王会保证让我们两人过上好日子的，”公爵诚恳地说道，“我们就是靠他的恩赐活着。自从伟人先生下台以来（人称散－马尔斯为先生）① 我们这个家族如果不是一直拥有在国王身边效劳的职位，大概现在就得把埃鲁维尔卖给黑帮② 了。啊！小姐，请您相信，这样将金钱问题和我的婚事搅在一起，我真是感到羞愧……”

这一番发自内心的诚恳自白，感伤之情十分真挚，使莫黛斯特很受感动。

“公爵先生，”诗人说道，“如今在法国，没有一个人那么有钱，可以干出只凭一位女子的人品、风韵、性情或者美貌，就娶她为妻的荒唐事……”

上校先打量了一下莫黛斯特，然后又莫名其妙地看了卡那利一眼。这时的莫黛斯特，脸上已经不再流露任何惊异的表情了。

---

① 散-马尔斯(1620—1642)：法国贵族，侯爵。路易十三的宠臣，阴谋反对黎塞留，事发被斩首。

② 法国督政府时期，有一些投机倒把的商人专门收买古老的城堡、古老的修道院以及逃往国外的贵族的财产，然后变卖，人称他们为黑帮。

"岁月摧残了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家族，"上校这时说道，"把财富用来补救这些损失，对于重视荣誉的人来说，就算是把财富用到好地方了！"

"对，爸爸！"少女表情严肃地答道。

上校邀请公爵和卡那利晚上在他家中用便餐，而且不用更衣，就穿他们的骑马装，他自己也带头不更衣。待莫黛斯特回到家中更衣时，对那件她那么冷酷地不屑一顾的从巴黎带来的高级装饰品，她好奇地注视了许久。

"今天干了多少事啊！"她对弗朗索娃·珂歇说。弗朗索娃现在已经是她的贴身女仆了。

"小姐，那个可怜的小伙子，他都发烧了……"

"这话谁对你说的？"

"比查先生。他来了，让我提醒您一句，说您大概已经发现，他已经按照所说的日期，实现了他对您许下的诺言。"

莫黛斯特装束极其朴素，下楼来到客厅。

"亲爱的父亲，"她抓住父亲的手臂大声说道，"请你去看看德·拉布里耶尔先生怎么样了，同时我请你将这件礼品归还给他。你可以提出个理由，说这种值钱的玩意儿，只有王后和交际花使用才合适，我的财产很少，趣味也不高，不容我使用这种东西。再说，除了跟我订婚的人以外，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任何礼物。请告诉这位正直的小伙子，叫他将这条马鞭好好收藏起来，留到你知道自己是否相当富有，能不能从他那里将马鞭买过来的那一天。"

"这么说来，我的小女儿满脑袋是良知了？"上校一面亲吻

莫黛斯特的额头，一面说道。

趁着德·埃鲁维尔公爵与米尼翁夫人交谈的机会，卡那利走到平台上。莫黛斯特为好奇心所驱使，也跟着他来到平台。卡那利还以为她是一心要当德·卡那利夫人才来的呢！他刚才厚颜无耻地变了卦，军人管这个叫“转身九十度”。按照野心勃勃的人的理解，任何人处在他这种地位都会这么突然变卦的。他看见倒霉的莫黛斯特来了，有点紧张，想找些说得过去的理由敷衍一下。

“亲爱的莫黛斯特，”他说，用的正是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爱抚的语气，“您不知道，您对德·埃鲁维尔先生的答话，一个爱着您的男子，特别是一个具有女性心灵、十分敏感、惟恐失去真正爱情的诗人，听了多么难受！我这样告诉您，不知您听了是否不快。您开始时的卖弄风情，您那经过精心思考的反复无常，其目的是要研究我们的性格。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那我一定是个糟糕透顶的外交家了……”

莫黛斯特机灵地、娇媚地猛然抬起头来。这个动作的原型，恐怕只见于动物身上。那些动物，其本能就可以产生与人的风度相当的奇迹。

“……所以，我回家以后，便恍然大悟了。我从前欣赏您观察事物的精细，觉得与您的性格和容貌融为一体。请您放心，我从未设想过，您这番虚情假意并不是可爱的天真的表露。不，您的机智，您所受的教育，丝毫没有破坏我们要求于一个妻子的那种宝贵的天真无邪。您确实适于给诗人、外交家、思想家、一个注定交红运的人做妻子。我对您既佩服，

又爱恋。请您原谅我吧，如果您昨天接受了一个男子的爱情，而不是耍弄他，您是绝不会伤害他心中怀有的、甚至到了病态程度的情感的！这个男子，眼看自己被您看中，他的虚荣就会变成骄傲，跟您一接触，他的缺点就会变成优点！……在我的心灵中，妒忌是一种溶解剂。您向我揭示了这种情感的巨大威力，太可怕了，它摧毁了我心中的一切。噢！可这不是奥赛罗式的妒忌！"他见莫黛斯特作了个手势要讲话，便赶紧接下去说道，"噢！……问题在我自己！我在这方面一直是受娇惯的。我享受到的唯一幸福，当然很不完整（他摇摇头）！给我这种幸福的、我为之感恩戴德的独一无二的爱情，您是知道的。世界各民族的爱神，都被绘成孩童模样，因为没有完整的生命，就不能孕育出爱情……这种感情，大自然给它定出了正常分娩日期。在我身上，它生下来就是死胎。后来，无微不至关心我的母亲揣测到了，熨平了我心头的这处伤痛。一个感到自己、看到自己会为了爱情的欢乐而死的女人，会象天使一般细心照料你。所以，公爵夫人从未使我感受到一点点这一类的痛苦。十年之中，从未有过一句话，从未有过一个眼神，从她关注的目标上移开。比起一般人来，我对话语、对思想、对目光赋予更大的价值。对我来说，如果一次顾盼便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那么，一点点怀疑便是致死的毒药。这毒药立即生效：我再也不爱这个人了。我的看法与那些喜欢浑身发抖、期望和等待的大部分人相反。我认为，爱情应该存在于完完全全的、孩童式的、无限的安全感之中……女人喜欢用她们特有的那种卖弄风情的表现，在这人世间给我们制造趣味无穷

的炼狱。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其残酷无情的幸福，我拒绝享受。对我来说，爱情要么是天堂，要么是地狱。地狱，我不要，我感到自己有力量承受天堂那永无止境的湛蓝色天空。我毫无保留地献身，在未来的生活中，我既不会有秘密，也没有怀疑和欺骗，我要求对方也是如此。我对您有所怀疑，这大概冒犯了您！请您记住，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与您谈起我自己……"

"您大大冒犯了我，但是永远不会过分，"莫黛斯特说道。卡那利这通议论，以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为狼牙棒，处处是刺，大大伤害了她。"我已经惯于佩服您了，亲爱的诗人。"

"那好，我献给您的这种狗一般的忠诚，您能应允也从您那方面给予我么？这不是很美的事么？这不正是您期望的么？……"

"亲爱的诗人，为什么您不找一个又瞎又傻的聋哑女人结婚呢？能在各方面讨我丈夫喜欢，我自然求之不得。您给一个姑娘安排下一种莫名其妙的幸福，还威胁她要把这幸福夺走！她稍稍一动，说一句话，眼睛稍微往别处瞧一瞧，您就把这幸福夺走！您这是剪掉鸟儿的翅膀，还想看鸟儿飞翔。人家都怪诗人爱情不专一，这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噢！是错怪了，是吗？"她见卡那利作了一个否认的动作，便这样说道，"这个所谓的缺点，乃是由于一般人意识不到诗人的精神活动非常活跃，对不？不过我不相信，一个天才人物能够为一种相同的游戏，编造出相互矛盾的规则来，而且居然将这个称为生活！您要求这种绝对办不到的事，无非是想抓住我的错处取

乐，就象海外奇谈中的那些巫师一样：他们交给受气姑娘干的活计，非得有善良的仙女帮忙不可……”

“在这里，仙女大概就是真正的爱情，”卡那利语气冷淡地说道，他明白：有比查给这个精明人作高级军师，她已经看透了他无非是拿这个作为闹僵的理由罢了。

“有的父母为自己女儿的陪嫁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等他们一拿出给自己儿子准备的娶亲用品，别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亲爱的诗人，您此刻就酷似这样的父母。您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这样做，就在我面前作出百般挑剔的样子。经过干巴巴讨价还价订立的条约，是绝对不能奠定爱情的。可怜的德·埃鲁维尔公爵，就象斯特恩书中托比大叔那样任人摆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我还不是瓦德曼寡妇①，虽然此刻我对于诗歌的许多幻想都已经破灭。是的，我们这些姑娘们，对于任何惊扰我们幻想中的美妙世界的东西，都一概不愿意相信！……其实人家事先对我都说过了！啊！您跟我这样恶意争吵，实在与您的身分不相称，我再也认不出昨日的梅西奥的模样了！”

“因为梅西奥发现您奢望很高，而且您还将这个奢望看得很重……”

莫黛斯特狠狠瞪了卡那利一眼，逼视着他。

“可是，有一天，我也会当上大使和法兰西贵族院的成员，和他一模一样……”

---

① 瓦德曼寡妇亦为英国作家斯特恩的《项狄传》中的人物，她年轻貌美，极力想叫托比大叔爱上她。

“您把我当成一个小市民女子了，”她说着，扭身上了台阶。紧接着她又猛然转过身来，加上一句。她已经气得喘不过气来，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了：“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也不会如此放肆欺人！您翻脸不认人，真正的原因，无非是勒阿弗尔人到处散布的那些无稽之谈。我的贴身女仆弗朗索娃刚才已经都告诉我了。”

“啊，莫黛斯特，您怎么能相信这种事呢？”卡那利摆出一个演戏的姿势说道，“您这不是把我看成只为您的财产才娶您为妻的小人了么！”

“听了您在塞纳河边那些使人得益非浅的长篇大论以后，我才这样辱骂你。要使我醒悟过来，就看您的了！到那时，您要我怎么样都行！”她极度蔑视地瞪着他，说道。卡那利简直动弹不得。

“你想让我上这个圈套，”诗人一面跟随着她，一面心中暗暗想道，“我的小丫头，那你是当我过于年轻幼稚，不够老成了。话又说回来，对这么一个小小的阴险女人，还需要这么文质彬彬干嘛！可是，她认为我心怀卑鄙的感情，以此来解释我的态度变化，真是诡计多端哪！……拉布里耶尔这个小傻瓜，将来肯定给管得服服帖帖。五年之后，说不定我们要和她一起嘲笑他呢！”

这次争吵使卡那利和莫黛斯特之间冷淡起来。这一点，当天晚上，每一双眼睛都看出来了。卡那利借口拉布里耶尔身体不适，早早就告辞，将地盘让给了国王马厩总管。将近十一点时，比查来接他的女东家下山，他微微笑着低声对莫黛斯

特说道：

“我说对了吧？”

“唉！你说对了，”莫黛斯特说道。

“您是不是按照咱们的约定，门上还留一条缝，好叫他能再回来呀？”

“我完全为愤怒所左右，”莫黛斯特回答，“他那么卑鄙，叫我血直往脸上涌，我跟他直截了当挑明了。”

“那太好了！等你们两人闹翻，再也不那么亲亲热热地交谈时，我来叫他再次钟情于您，而且非常恳切，把您都要搞糊涂！”

“算了，比查，人家是个大诗人，贵族，机灵人。”

“您父亲的八百万比这些都值钱。”

“八百万？……”莫黛斯特说道。

“我东家正在卖掉他的事务所，很快要动身到普罗旺斯去。您父亲的助手卡斯塔努提出，让我东家来管理您父亲的财产。为了恢复拉巴斯蒂的土地，要订的契约，钱数达到四百万。您父亲已经同意将这些土地全部买回。您有二百万的陪嫁，上校还打算拿出一百万来让您在巴黎安家，买一座公馆和各种家具！您算算看！”

“啊！那我可以当德·埃鲁维尔公爵夫人了！”莫黛斯特望着比查说道。

“要是没有卡那利这个小丑，您就会留下那个人的马鞭了，就象我送给您的一样，”文书说道，这是给拉布里耶尔的案子辩护。

“比查先生，你是不是想按照你的口味把我嫁出去呀?”莫黛斯特笑着说。

“这个心地高尚的小伙子和我一样地爱您，您也爱过他一个星期。他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文书回答道。

“可是他怎么能与在国王身边任职的人相抗衡呢？这种差使只有六种：国王的神甫，首相，御前侍从长，太傅，内廷总管，王家海军司令。① 而且现在不再任命总管了。”

“小姐，再过六个月，由无数心怀叵测的比查组成的下层民众，就可能将所有这些高贵的头衔一古脑掀掉。再说，时至今日，贵族意味着什么？在法国，真正的贵族连一千个也不到。德·埃鲁维尔家族的祖先，原来是诺曼底罗伯特家族的看门人。跟那两个整天愁眉苦脸的老小姐在一块，那滋味好受不了！如果您很看重公爵夫人这个头衔，您现在已经是伯爵头衔，大权在握的人对您和对商人会同样给面子，他可以卖给您一片公爵领地，叫什么 nia 或者什么 agno 之类②。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国王身边的职位，拿您的幸福开玩笑吧！”

那一夜，卡那利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做得完全正确。他觉得，一个男子结了婚而没有钱，世界上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处境了。一想到他在莫黛斯特身边虚荣心大发作，想占上风压倒德·埃鲁维尔公爵，加上相信米尼翁先生有数百万家产，曾使自己面临着怎样的风险，他不由得还有些心惊胆战。他也不

① 复辟时期，这种差使恢复了六种，但是具体种类与巴尔扎克此处罗列的不同。国王马厩总管及犬猎队队长属于宫廷大臣之列。

② 当时的贵族领地常以“nia”或“agno”之类结尾。

知道德·绍利厄公爵夫人对他在勒阿弗尔小住会作何想法。事情弄得这么严重，还因为他已经两个星期没有给她写信了。在巴黎时，他们每个星期都有四、五封书信来往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还在为我奔走，好让我得到荣誉勋位三等勋章绶带和在德·巴登大公那边当大使的职位呢！……”他大叫道。

对未来的强烈直觉，使诗人和投机倒把的人一样能够当机立断。他下定决心以后，立即伏案给德·绍利厄公爵夫人写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致德·绍利厄公爵夫人

我亲爱的爱蕾奥诺，至今尚未得到我的消息，你大概颇感意外吧！我在这里小住，原因不仅是我健康状况不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偿还我欠下小拉布里耶尔的人情。这个可怜的小伙子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叫莫黛斯特·德·拉巴斯蒂的小姐。这位小姐是个个子矮小、面色苍白、毫无特色、青筋外露的姑娘。附带说一句，她还有个爱好文学的癖好。为了证明她的任性、心血来潮和脾气乖戾都有道理，她还自称是诗人。你是了解爱乃斯特的，他很容易上钩。我不愿意让他一个人单独前往。德·拉巴斯蒂小姐对你的梅西奥大肆卖弄风情。她的双臂瘦骨嶙峋，也象别的少女一样，胸部不够丰满，头发比德·罗什菲德夫人的还要黯淡无光，灰濛濛的小眼睛十分可疑，可她一心要成为你的情敌。我制止了这位很不

谦逊①的小姐的卖弄风情，可能过于粗暴了些。不过，专一的爱情就是如此。世上的所有女人，与我有何关系呢？她们全加到一起，也抵不上你啊！

我与之消遣时光的人，也就是这位女继承人身边的人，都是些令人作呕的市民。可怜我吧，我每天晚上的时光都与公证人的文书、公证人的老婆、管帐先生、外省的放债人一起度过。这与格勒奈尔街的晚会当然无法相比。这户人家的父亲刚从中国归来，据说发了大财，因此国王马厩总管这位求婚者每日必到。据说要开发那著名的埃鲁维尔沼泽，需要六、七百万法郎，正因为如此，他对这家父亲的几百万更加垂涎欲滴。国王肯定不知道，他对小公爵的这项赏赐后果多么严重。这位公爵大人，丝毫想不到他所向往的岳父财产并不多，却一味地妒忌我。拉布里耶尔有他的朋友为他充当屏风进行掩护，向他崇拜的偶像步步进逼。爱乃斯特已经神魂颠倒，我这个诗人，倒想着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刚刚了解到的财产情况，会使我们这位秘书的前程黯淡无光，他的情人对于任何财产都贪得无厌。我的天使如果想挽回我们犯下的过错，一定要把银行家蒙日诺请来，用她特有的巧妙灵活的手段去盘问蒙日诺，才能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夏尔·米尼翁先生从前在王家卫队中担任骑兵上校，有七年时间是蒙日诺银号的客户。人家说，最多有二十万法郎的陪

---

① 法语“莫黛斯特”又有“谦逊”之意，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

嫁。在为爱乃斯特向这位小姐求婚之前，我希望弄到更可靠的材料。一旦这些人达成协议，我就要回巴黎去。我知道用什么办法将事情办完，又对我们这位钟情的小伙子有利：关键是要得到王上恩准，使米尼翁先生的女婿能够继承他的伯爵头衔。由于爱乃斯特的竭诚服务，尤其又有我们三个人：你、公爵和我的帮助，除了他，没有谁能够得到这样的恩赐。从他的癖好看，爱乃斯特日后会轻而易举地成为审计主任。到那时，眼看自己每年能拿到二万五千法郎，还有一个终身职衔和一个老婆，这个倒霉蛋会在巴黎生活得十分幸福！

啊，亲爱的，我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重见格勒奈尔街啊！半个月的分别，如果无法将爱情摧毁，就反倒会使它恢复初恋时的火热！而且你可能比我更了解，使我的爱情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即使进了坟墓，我的骨头还要爱你！所以，我怎能不眷恋你！如果我还不得不在这里住上十天，我一定回巴黎一趟，哪怕呆上几个钟头也好！

公爵是否为我谋到了什么能使我青云直上的差使？你呢，我亲爱的宝贝，明年你是否需要到巴登去洗矿泉浴？近十年来，我们幸福的爱情每时每刻都是那么完美如初。我们这位阴郁的美男子①的絮絮低语，与我们幸福的情话相比，使我对结婚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过去还

① 指拉布里耶尔。

从未如此仔细地考虑过这些问题。啊！亲爱的，人称之为“过失”的东西，不是能比“法律”更紧密地将两个人连结在一起么，你说是吗？

这一思想又使他写出了两张信纸，充满极为亲切的回忆和灵感。文字未免过分亲昵，不容我们公布出来。

公爵夫人半个月来忐忑不安到了极点，梅西奥音讯全无，使她十分伤心，于是她叫菲洛塞娜给她的表哥写了一封信。卡那利将上述这封信付邮的前一天，比查署名冉·雅克曼，给他的所谓表妹菲洛塞娜写了回信，这封回信比诗人的信早发出十二小时。公爵夫人五十岁的人了，读了文书的回信以后，自尊心大大受伤。对米尼翁上校的财产，她刚刚了解到确切的情报。爱蕾奥诺眼看自己因为几百万法郎而被人抛弃、背叛，气极、恨极，故意使坏的情绪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菲洛塞娜敲门走进女主人极尽奢华之能事的卧房，见她双眼含泪。她侍候公爵夫人已经十五年，这种事情还是头一遭，她也目瞪口呆了。

“十分钟就把十年的幸福给毁掉了！”公爵夫人大叫大嚷起来。

“夫人，这是勒阿弗尔来的一封信。”

爱蕾奥诺读了卡那利的散文，竟然没有发觉菲洛塞娜也在场。菲洛塞娜见公爵夫人往下看着看着，脸上重又现出平静的神色，更加莫名其妙。一个快要淹死的人，你将一根粗如手杖的竹竿伸给他，对他说来，那就是头等的光明大道了！

爱蕾奥诺读着这封长达四页的信，信中爱情与事务、谎言与真相参差交错。她相信卡那利是诚心诚意的，就兴高采烈起来。刚才银行家一走，她就叫人去请她丈夫过来，以便叫他阻止对梅西奥的任命，如果时间还来得及。读了信以后，她又突然为一种宽宏大度的情感所左右，一直上升为高尚的情感了。

"可怜的小伙子！"她想，"他一点坏心思也没有！他还象第一天那样爱我，他对我无所不谈。——菲洛塞娜！"她见头号贴身女仆还站在那里，好象在收拾梳妆台的样子，便叫道。

"公爵夫人有什么吩咐？"

"把我的镜子拿来，孩子！"

爱蕾奥诺对镜自顾，看见额头上延伸着一道道皱纹，不禁长叹了一声。她觉得，这一声长叹便是向爱情告别。于是她抛开女人的小心眼，想出一个有男子气概的主意来。这个主意短时间能使人自我陶醉。北方的塞弥拉弥斯将她年轻而美丽的情敌嫁给马莫诺夫时，那样的宽宏大量，也只有用这种自我陶醉才能够加以解释。①

"既然他没有对我变心，"她心中想道，"如果这位米尼翁娇小姐确实象他说的那么丑，我倒愿意叫他把那几百万和这个姑娘弄到手。"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塞弥拉弥斯系叙利亚美丽贤明的女王，巴比伦的创造者。此处"北方的塞弥拉弥斯"是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伏尔泰语）。据说她的面首马莫诺夫对她"不忠"，爱上了宫中女官谢尔巴托娃，女皇便令他们二人结了婚。

“咚，咚，咚，”有人在门上很有风度地敲了三下。这是宣布公爵来到。妻子亲自给他开门。

“啊，你好一些了，我亲爱的，”他兴高采烈地叫道。可是那种兴高采烈是装出来的，凡是会拍马屁的人都善于表演这种玩意儿，可傻瓜见了就要上当。

“我亲爱的亨利，”她回答道，“你在这届为期一年的内阁里已经为国王献身效忠这么长时间，你也知道这届内阁①长不了，你到如今还没有把梅西奥的任命弄到手，这是怎么回事呀！”

公爵望望菲洛塞娜，贴身女仆用一个别人觉察不到的示意动作，指了指梳妆台上那封勒阿弗尔的来信。

“你到德国去会烦闷得要死，回来时你肯定要和梅西奥闹翻，”公爵天真幼稚地说道。

“那为什么？”

“你们不是要总在一起么？……”这位前大使回答道，那股好心的劲实在令人发笑。

“噢，不！”她说，“我就要叫他结婚了。”

“如果德·埃鲁维尔的话是真，我们亲爱的卡那利并不期待你的施舍，”公爵微笑着接着说下去，“昨天，葛朗利厄把国王马厩总管写给他的信念了几段给我听。这封信显然是总管的姑妈针对你起草的。因为德·埃鲁维尔小姐一直在为她侄儿算计一份好陪嫁，她知道葛朗利厄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

① 指马尔蒂涅克内阁，一八二八年一月组成，次年八月倒台。

一起打惠斯特。这个小德·埃鲁维尔要求卡迪央亲王到诺曼底去举行王家围猎，而且千叮万嘱要他一定将国王带去。目的是叫那位轻浮的小姐看到为她举行如此盛大的骑猎，就会飘飘然起来。确实，查理十世说上两句话，什么事就都成了。德·埃鲁维尔说那位姑娘漂亮得谁也比不上呢……”

“亨利，我们到勒阿弗尔去！”公爵夫人打断丈夫的话，高声叫道。

“借什么理由去呢？”公爵郑重其事地说道。这个人曾是路易十八的心腹。

“我从来没见过打猎。”

“国王去的话，是很好看的。不过，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打猎，太麻烦了。我刚才跟他谈过这个问题，他不去。”

“夫人可能会去的……”

“那倒更好，”公爵接过话头，“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可以帮帮你，叫夫人走出罗斯尼城堡①。如果那样，用用国王狩猎时的随从和猎犬，国王也会觉得说得过去。亲爱的，不要去勒阿弗尔，”公爵慈父般地说道，“那样你太招摇了。你听着，加斯帕尔的罗桑布赖城堡就在布罗托纳森林对面，你干吗不叫人暗示他接待这一帮人呢？我想，这是个好办法。”

“叫谁去暗示他呢？”爱蕾奥诺说道。

“他的妻子，公爵夫人啊！她陪伴德·埃鲁维尔小姐一起

① 此处“夫人”指德·贝里公爵夫人，她是查理十世的儿媳。一八二〇年德·贝里公爵被人暗杀后，她隐居罗斯尼城堡。罗斯尼城堡本来属于苏利家族，一八一八年为德·贝里公爵夫人购得。

上圣餐台的。先让这位老小姐给她吹吹风，然后公爵夫人就会向加斯帕尔提出这个要求。”

“你真是个可爱的男人，”爱蕾奥诺说道，“我马上给老姑娘和狄安娜写封短笺，我们还要做猎装。那种小帽子，我想过，戴上会显得特别年轻！你昨天在英国大使那边赢了吗？……”

“赢了，”公爵说道，“我把欠的赌债都还清了。”

“亨利，千万别忘了，梅西奥那两项任命，一切暂缓……”

爱蕾奥诺先给美貌的狄安娜·德 摩弗里纽斯写了一封十行的短笺，又给德·埃鲁维尔小姐写了一封出主意的信。然后，她给卡那利写了下面这封尖刻的回信，痛斥卡那利的谎言。

致德·卡那利男爵

我亲爱的诗人，德·拉巴斯蒂小姐貌美不凡，蒙日诺向我指出，她的父亲有八百万财产。我想让您和她结婚。您对我这样不信任，使我很生气。如果前往勒阿弗尔时，您的意图便是要让拉布里耶尔结婚，走之前为什么不对我这么说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而且，象我这样容易担惊受怕的一位女友，您为什么在那里待上半个月也不给她写封信呢？您的信稍微来迟了些，我在那之前已经见过我们的银行家了。梅西奥，您不过是个孩子，还和我们玩鬼！这不好。连我丈夫公爵本人对您这种作法也感到十分愤慨，觉得您很不象贵族的样子。这样也损害

了您母亲的声誉。

现在，我希望亲眼看看事情到底怎样。德·埃鲁维尔公爵为德·拉巴斯蒂小姐组织的狩猎，我大概能够有幸陪同夫人前往参加。我要设法安排，叫人邀请您在罗桑布赖逗留，很可能狩猎的聚会地点是在德·韦纳伊公爵家里。

亲爱的诗人，请您相信，虽然如此，我仍是您终生的好友。

爱蕾奥诺·德·莫

“你看，爱乃斯特，”卡那利说道，一面将吃午饭时收到的这封信从桌子这边扔到桌子那边拉布里耶尔鼻子底下，“这是我收到的这个女人写给我的第两千封情书，信里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你’字！这位大名鼎鼎的爱蕾奥诺从来也不曾比这封信更有失检点……你结婚吧，结吧！最坏的婚姻也比这最舒服的笼头强！……啊！我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最伟大的尼柯代默①！莫黛斯特有几百万陪嫁，我永远失去了她。三天以前我和她还处于热带，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极，再不会回到热带去了！我已经对公爵夫人说过，只是为了你好我才来到此地，因此我更希望你能战胜国王马厩总管。我要为你尽力。”

“唉！梅西奥，公爵为取悦莫黛斯特，这么巧妙安排，大事铺张，要把宫廷人等和光彩夺目的景象摆在她面前，莫黛斯特得

① 尼柯代默，民间笑剧中的人物。卡那利以此自嘲。

有怎样伟大、成熟和高尚的人格，才受得住这种景象的诱惑啊！我不相信会有那样完美无缺的人！如果她还是她信中所写的那个莫黛斯特的话，也许还有点希望……”

“年轻的博尼法斯①，你能用这样的墨镜看世界，看你的情妇，是多么幸福啊！”卡那利高声说道，一面走出饭厅，到花园散步去了。

诗人两头都撒了谎，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打什么主意。

“你规规矩矩地赌，非输不可！”他坐在亭子里，大叫大嚷起来，“凡是有理智的人，四天以前肯定都会象我那么干，从我已经钻进的圈套里逃掉。在那种情况下，哪有功夫解绳结玩，当然破网而逃了！……算了，还是保持头脑冷静，平心静气，作出品德高尚、受到冒犯的样子吧！荣誉感不容我采取其它作法。唯一能重新获得莫黛斯特敬重的办法，就是保持英国式的强硬态度。无论如何，从这里后退也无非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幸福上，我十年的忠诚一定会得到报答，爱蕾奥诺总会给我结一门好亲事的！”

上校的财富和莫黛斯特的美貌，使多少人动了情！这次狩猎大概也是所有动情人的大会战。所以在为这场林中盛会进行必要准备的几天中，人们看到各对手之间似乎已经休战。米尼翁别墅的客厅于是呈现出和睦融洽的家庭那种平静无波的场面。卡那利退后一步扮演受到莫黛斯特刺伤的男子的角色，想表现出谦恭有礼的样子。他放弃了自己的奢望，再也不

① 一圣徒。

表演他的演讲天才，于是就变成了机智风趣的人放弃装腔作势以后的样子，非常可爱。他和哥本海姆谈金融，和上校谈打仗，和米尼翁夫人谈德国，和拉图奈尔夫人谈家常，试图用拉布里耶尔的方式将这些人征服。德·埃鲁维尔公爵经常将地盘让给两位朋友，因为他不得不到罗桑布赖去和韦纳伊公爵协商，而且要密切注视对国王犬猎队队长卡迪央亲王的命令执行情况如何。尽管如此，笑料仍不缺乏。卡那利比国王马厩总管的百般殷勤稍微含蓄一些，两位德·埃鲁维尔小姐则每晚必到，更加变本加厉。莫黛斯特处于这两股势力的交叉火力之中。卡那利提醒莫黛斯特说，到了狩猎场上，她不但当不了女主角，而且几乎不会受到注意。夫人大概要由国王犬猎队队长的儿媳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绍利厄公爵夫人以及某些宫廷贵妇陪同前来。在这大队人马中，一个小姑娘不会引起任何轰动。另外，大概还会邀请驻扎在鲁昂的军官前来，等等。爱伦娜已经将莫黛斯特看成自己的兄弟媳妇，她不厌其烦地反复对莫黛斯特说，会把她介绍给夫人；德·韦纳伊公爵肯定会邀请她和她父亲在罗桑布赖逗留；如果上校希望得到国王的恩典，赐他一个贵族院议员，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人们还指望着国王第三天能够前来；她还说，最美貌的宫廷贵妇，绍利厄、摩弗里纽斯、勒农库－绍利厄等公爵夫人对莫黛斯特的热情接待，会使她喜出望外；莫黛斯特对圣日耳曼区的成见会烟消云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场小小的战事，其前进、反方向行进及种种计谋，实在可笑得无以复加，使杜梅夫妇、拉图奈尔夫妇、哥本海姆和比

查大饱眼福。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于是大讲贵族的坏话，对他们的卑鄙无耻行为仔细研究，大加评论，讽刺挖苦，毫不留情。

韦纳伊公爵和法国国王犬猎队队长向德·拉巴斯蒂伯爵及其女儿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十一月七、八、九、十这四天到罗桑布赖去参加大型狩猎。请帖的措词极尽恭维之能事。这件事证实了德·埃鲁维尔一方的话果然不假。

拉布里耶尔心中充满了不祥的预感，他怀着极其贪婪的心情，享受着与莫黛斯特的相处。这种贪婪的快乐，恐怕只有命中注定长期分离的情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单相思的幸福感迸发出点点火花，其间又夹杂着围绕"我算失去她了！"这个题目进行的伤感的沉思。他的长相和整个人的外表与这种深沉的情感又那样水乳交融，使这个年轻人看上去更加动人。一首活的哀歌，有眼睛，能走路，不按照韵脚发出叹息，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富有诗意的了。

终于，德·埃鲁维尔公爵来商谈莫黛斯特动身前往的事了。她过了塞纳河以后，要乘坐公爵的四轮马车，由两位德·埃鲁维尔小姐陪同前往。公爵谦恭有礼，做得十分漂亮；他也邀请了卡那利和拉布里耶尔，同时告诉他们和米尼翁先生，狩猎时骑的马匹已为他们准备停当。上校请他女儿的三位情人应允，出发的当天上午在他家用餐。卡那利最近这几天已考虑成熟一项计划，准备暗中再次征服莫黛斯特，要弄公爵夫人、国王马厩总管和拉布里耶尔一番。这时他便打算着手实行这项计划。一个学习外交的人，眼看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总

不能就那么搁浅啊！拉布里耶尔方面，已经决定向莫黛斯特永远道别。这样，每个求婚的人，都预感到这为期三周的竞争已近尾声，已经打算象辩护人在宣判以前要向法官递上最后一句话一样，递上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动身的前一天晚上，晚饭以后，上校拉住女儿的手臂，让她感到必须表态了。

“我们和德 埃鲁维尔家的关系若是还不明确，到了罗桑布赖，那可不好办，”他对女儿说道，“你愿意当公爵夫人吗？”他问莫黛斯特。

“不愿意，父亲，”她回答道。

“那你是爱卡那利了？……”

“当然不，父亲，绝不！”她象孩子那样迫不及待地说道。

“啊！这可不是我影响你的啊！”这位善良的父亲大叫起来，“现在我可以对你实说了：一到巴黎，我就选中了我的女婿。我故意叫他相信我没有财产的时候，他跳上来搂住我的脖子，对我说，这样就把压在他心上的一百斤大石头掀掉了。”

“你这是说谁啊？”莫黛斯特满脸绯红问道。

“说的是品行端正、崇尚道德的人啊！”他打趣地重复着这句话。他回家的第二天，正是这句话打破了莫黛斯特的幻梦。

“咦！我没想到他，爸爸！你让我自己作主亲自回绝公爵吧！我了解他，我知道怎样奉承他……”

“这么说，你还没选定喽？”

“还没有。事关我的前程的字谜，还剩下几个音节要猜透。等我到了罗桑布赖，悄悄地把宫廷的人看上一眼之后，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你。”

“您去参加围猎，是不是？”上校远远看见拉布里耶尔朝着他和莫黛斯特散步的小径走来，大声喊道。

“不，我不去，上校，”爱乃斯特答道，“我来向您和小姐辞行，我这就回巴黎去……”

“您倒一点没有好奇心，”莫黛斯特打断腼腆的爱乃斯特的话，注视着他，说道。

“只要你们有这个愿望，就能叫我留下。可我不敢指望，”他辩解道。

“如果就是这个，那我要对您说，您留下，我会很高兴，”上校说道，一面迎着卡那利走过去，让她的女儿和可怜的爱乃斯特一块谈谈。

“小姐，”爱乃斯特说道，象一个不抱任何希望的人那样毫无顾忌地抬眼望着她，“我对您有一个请求。”

“对我？”

“对，就是让我带走您的宽恕！我悔恨自己丢掉了幸福，这当然是由于我的过错。我一辈子也不会有幸福了。不过，至少……”

“在我们永远分手以前，”莫黛斯特象卡那利那样打断对方的话，用很激动的嗓音回答道，“我只想从您这里了解一件事情。您虽然干了一次更名改姓的事，在我要问您的这件事上，我想您不会卑鄙地欺骗我……”

“卑鄙”这个词顿时使爱乃斯特面色惨白，他大叫起来：

“您真是毫不留情啊！”

“您能实话实说么？”

“这个问题太有损人的尊严了，当然，您有权利这么问我，”他说道，他的心剧烈跳动，说话的声音都微弱了。

“好，您有没有将我的信念给卡那利先生听？”

“没有，小姐。我之所以请上校先生看看这些信，是想让他看看我对您的爱恋之情是怎么产生的，我作了怎样真诚的努力想治愈您那种好异想天开的病症，这样来说明我对您的眷恋是有根有据的。”

“那么这个卑鄙的冒名顶替的主意，又是怎么来的呢？”她迫不及待地问道。

拉布里耶尔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莫黛斯特写了第一封信以后出现的那个场面；爱乃斯特怎样维护一个受到名气吸引的少女，认为那就象一株植物寻找着自己应该享受的一份阳光一样；后来又怎样由此产生了类似挑战的想法。

“好了，好了，”莫黛斯特极力控制自己的激动回答道，“虽然您没有得到我的心，先生，但是我对您满怀敬意。”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顿时使拉布里耶尔感到一阵头昏眼花。他觉得自己直晃悠，便象失去知觉的人一样，靠在一棵小树上。莫黛斯特本来已经走开，回头一见这种情景，便急忙跑回来。

“您怎么啦？”她说着拉住他的手，防止他倒下去。

莫黛斯特感到那只手冰凉冰凉，看见那张脸惨白得如同一朵百合花，所有的血液都涌上心头了。

“对不起，小姐……我原来以为您那么蔑视我……”

“可是，”她高傲地说，“我并没有对您说我爱您呀！”

她又扔下拉布里耶尔走了。这句话虽然生硬，拉布里耶尔却觉得自己已经腾云驾雾。大地在他脚下发软，树木似乎百花盛开，天空呈现出玫瑰色，空气也仿佛蓝莹莹的，如同结果圆满的幻梦剧结尾时成婚的殿堂一般。在这种情形下，女人跟伊阿诺斯①一样，不回头也能看见身后发生的事。于是从这个钟情男子的举止中，莫黛斯特发现，这是比查式爱情无可置疑的症状，当然这在女子的希冀中是nec plus ultra②的事情。拉布里耶尔将莫黛斯特的敬重看得高于一切，这在莫黛斯特的心上激起了无比甜蜜的感情。

“小姐，”卡那利离开上校朝莫黛斯特走过来，说道，“您对我的感情不屑一顾，可是，要抹去我长期忍受的一个污点，对我的声誉至关重要。您看，这是我到这里五天以后，德·绍利厄公爵夫人给我写的信。”

他让莫黛斯特看了那封信的头几行。公爵夫人在那封信的开头几行说她已见过蒙日诺，很想叫梅西奥和莫黛斯特成婚。然后他将信的其余部分撕下来，将那几行交给了她。

“其余的部分不能给您看，”他说，一面将信纸装进自己口袋，“我把这几行交给您，您很细心，可以核实一下是不是她的笔迹。揣测我情感卑鄙的少女，当然也满可以认为这是什么

---

① 据罗马神话，伊阿诺斯(又译雅吕斯)是守护门户的两面神。萨图恩被他的儿子朱庇特推翻以后逃到地上，受到伊阿诺斯的热情招待。作为酬谢，萨图恩使伊阿诺斯具有前后两个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他死后成为两面神，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

② 拉丁文：喜出望外。

串通一气搞阴谋诡计。但是这至少可以向您证明，我是多么愿意让您看到，我们两人之间的争吵，从我这方面来说，绝对不是出于低级下流的利害考虑。啊，莫黛斯特！”他带着哭腔说道，“您的诗人，德·绍利厄夫人的诗人，在理智方面，并不比您在感情方面缺少诗意。您就要见到公爵夫人了，将您迄今为止对我的看法束之高阁吧！”

说完他扔下呆若木鸡的莫黛斯特，走了。

“啊，原来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天使，”她心中暗想道，“嫁不得！……只有公爵还属于人类范畴。”

“莫黛斯特小姐，这次狩猎使我心神不安，”比查臂下夹着一个包裹出现，他说道，“我作了一个梦，梦见您的马匹受惊，将您拖走了。我就到鲁昂给您买了这个西班牙马嚼子，人家告诉我，这种马嚼子，马从来不敢咬紧，溜不了缰。我求您一定要用上这个。我已经给上校看过了，他向我表示感谢，其实这算不了什么。”

“可怜的亲爱的比查！”莫黛斯特禁不住叫起来，这慈母般的关怀使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比查欢欣雀跃地走了，好象一个人眼巴巴等着继承一个年迈叔父的遗产，人家刚告诉他这个叔叔死了一样。

“亲爱的父亲，”莫黛斯特回到客厅，说道，“我很想要那根漂亮的马鞭……你能不能向拉布里耶尔先生建议，用你那幅凡·奥斯塔德① 的油画作为交换啊？”

---

① 凡·奥斯塔德(1610—1685)，荷兰画家。

上校南征北战，这幅画是唯一的纪念品，他从雷根斯堡①一个市民手中购得的。他站在这幅油画前，向爱乃斯特提出这笔交易。这过程中，莫黛斯特一直暗暗地注视着爱乃斯特。她看见拉布里耶尔急匆匆地离开客厅，心中暗想道：

“他一定会参加狩猎的！”

真是咄咄怪事！莫黛斯特的三个情人都到罗桑布赖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希望，对莫黛斯特令人赞叹的完美无缺，一个个都心醉神迷。

为了使出售国家产业②合法化，议会投票拨款十亿法郎补偿贵族损失。德·韦纳伊公爵从中得到自己的一份。他最近用这笔钱买到了罗桑布赖这片土地。罗桑布赖的城堡远近闻名，其华丽程度可与麦斯尼埃和巴勒罗阿的城堡③媲美。经过一条植有四排百年榆树的宽广的林荫道，就到了这座气势雄浑、高贵华丽的建筑面前。然后穿过有一定坡度的偌大庭院，这庭院与凡尔赛宫的庭院颇为相似，金碧辉煌的栏杆，两栋门房小楼，装点着种在大盆中的高大柑桔树。两旁是两组成凸角的住宅，面向着庭院，中间的城堡又有两排房屋，每排十九扇镶着小块玻璃的高大窗户，拱腹上精雕细刻，窗与窗之间有饰以凹槽的列柱将窗户一一分开。意大利式的屋顶，

---

① 雷根斯堡，现为联邦德国一城市。

② 所谓“国家产业”是指法国大革命时没收的外逃贵族的产业，后由国家拍卖。

③ 麦斯尼埃和巴勒罗阿城堡均位于诺曼底半岛，为法国名建筑师芒萨尔设计。

被四周带栏杆的顶盘所遮掩，屋顶上耸立着整块巨大石片作成的烟囱，上面用一组武器作装饰，因为罗桑布赖是路易十四时代由一个叫柯丹的包税人修建的。朝花园的一面与朝庭院一面的不同之处，是正面有一个突出部分，有五扇饰以廊柱的窗户，这突出部分上方，可见一个华丽的三角楣。这位柯丹先生只有一个女儿，于是柯丹小姐便成了父亲的唯一继承人。柯丹小姐把她的财产带给了马里尼家族。马里尼家族又请克瓦兹沃[1]给这门楣雕上了旭日东升的图案。下部两个天使展开一条绸带，绸带取代原来的铭言，写上了歌颂伟大君王的铭言：Sol nobis benignus[2]，因为伟大君王将他最无足轻重的一个宠臣德·马里尼侯爵晋升为公爵。

平台上有高大的回旋阶梯和扶手栏杆。站在平台上放眼望去，可见一面大湖，长度和宽度都可与凡尔赛宫的大运河相媲美。湖上端有一片草坪，较之典型的英国式玩滚球戏的草坪也毫不逊色。四周围着圆形或椭圆形的花坛，此时花坛中各种秋季花朵正在争芳斗艳。两侧各有一座法国式花园，铺展着方方正正的花坛，整整齐齐的小径，正是勒诺特[3]雄伟款式写出的美妙篇章。沿着花园的外缘，各有一片树林，将两座花园镶嵌其中。树林面积约有三十阿尔邦。路易十五治下，曾在林中画出英国式花园的图案。站在平台上远眺，视野的尽

---

① 克瓦兹沃(1640—1720)，法国雕刻家，装饰艺术家。

② 拉丁文：阳光普照吾等。因路易十四自称太阳王。

③ 勒诺特(1613—1700)，法国园艺家，“法国式花园”为他所首创，讲究对称、几何图形、用水、布局。

头是一座属于罗桑布赖管辖的森林。这森林与另外两座森林连成一片，一座属于国家，另一座属于王室。比这里更美的景色，恐怕是难以找到的了。

莫黛斯特的到来，在林荫道上引起了某种程度的轰动。只见一辆有法国国王仆役跟随的马车，由国王马厩总管、上校、卡那利、拉布里耶尔骑马陪同，以身穿王室号衣掌管猎犬的骑手为前导，十个仆役殿后，远远而来。这一行人中，可以见到黑白混血儿、黑人和上校华丽的轻便四轮旅行马车。现在这辆马车由两个贴身女仆乘坐，并载着各种衣物包裹。四匹马拉着的车，现在根据国王马厩总管的命令，十分雅致地套上了四匹虎花马。人们服侍马厩总管常常比服侍国王更周到。莫黛斯特进了院子，看见这座小型的凡尔赛宫，各位贵族大人的华丽服饰使她眼花缭乱。她忽然想到要和各位大名鼎鼎的公爵夫人见面，很怕自己会显出不自然、土里土气或者暴发户的模样。她完全昏头昏脑，无所措手足了，她真后悔自己提出要观看这次狩猎。

幸亏马车停下以后，莫黛斯特首先看见的是一位老者。老者戴着金黄色的假发，烫成细小发鬈。他那张平静、丰满、光滑的脸，浮现着慈父般的微笑和寺院中人的诙谐表情，一半有神一半无神的目光又使这种表情变得几乎严肃起来。这个人便是德·韦纳伊公爵。公爵夫人是一个信仰极其虔诚的妇女。她是一位巨富，上诉法院首席院长的独生女，其父已于一八〇〇年去世。她干瘪黄瘦，腰板挺直，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如果你愿意在想象中用地道的修道院举止的各种风度将拉图奈尔

夫人美化一下的话，那么，这位公爵夫人与公证人的老婆就颇为相似了。

“哎呀！你好啊，亲爱的奥棠丝，”德·埃鲁维尔小姐热情地拥抱着公爵夫人说道。那是使这两个性格高傲的人情投意合的热情。“让我来向你、向我们亲爱的公爵介绍这位小天使，德·拉巴斯蒂小姐。”

“久闻大名，小姐，”公爵夫人说道，“我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在这里接待您……”

“延误至今，实觉遗憾，”德·韦纳伊公爵用讨女人喜欢的赞美表情，点了点头，说道。

“这是德·拉巴斯蒂伯爵先生，”国王马厩总管拉着上校的手臂，将他介绍给公爵和公爵夫人。他的动作和话语里，都含着尊敬的意味。

上校向公爵夫人施礼，公爵向他伸过手去。

“欢迎您，伯爵先生！”韦纳伊先生说，“您可是拥有不少珍宝啊！”他望着莫黛斯特又加上一句。

公爵夫人拉住莫黛斯特的手腕，带她走进一间大客厅。客厅里壁炉前，聚集着十几位妇女。公爵已经将所有男客带走，到平台上去散步，只有卡那利除外。他恭恭敬敬地走到如花似玉的爱蕾奥诺身边。公爵夫人正坐在绣花架旁，给德·韦纳伊小姐指点怎样使绣出的颜色具有深浅浓淡变化。

德·绍利厄公爵夫人朝莫黛斯特望了一眼，那目光冰冷、高傲而又充满蔑视。即使莫黛斯特手戳到针插上，一根针扎穿了手指，也不会感到这样刺痛。最初一段时间，她眼里只看

见这个女人，她已经猜出那是谁。这些迷人的女性，我们的激情将她们变得那样高大，要知道她们的残忍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必须看看她们相互之间怎样相处才行。莫黛斯特对公爵夫人怀着傻乎乎的情不自禁的赞美之情。除了爱蕾奥诺以外，任何女人见她这副模样都会对她不再存有戒心。要不是她对女人的年龄还有点常识，她真会以为眼前这位女子只有三十六岁！不过，叫她惊讶不止的事，后来还有的是呢！

这时诗人正撞上贵妇人的盛怒。这样的怒气一发作，简直是最凶残的狮身人面怪兽：脸上喜气洋洋，其他部分却是凶神恶煞。一位情妇在钢铁甲胄之下隐藏着冷森森的冰霜，表面上又彬彬有礼，恐怕连国王本人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叫她投降。优雅的女人头在微笑，可是同时，钢铁冰凉刺骨：手是钢铁的，胳臂、身躯，一切均为钢铁制成。卡那利竭力紧紧攀住这钢铁，可是他的手指头往下滑，他的话语也从心上往下滑。公爵夫人那优雅的头也好，优雅的话语也好，优雅的举止也好，都在众人的目光前掩饰着她的盛怒，那钢铁般的冰冷，已经降到零下二十五度。外出旅行使莫黛斯特超群的美貌更加放出异彩，她的服饰跟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一样华丽。看见这位少女的外表，顿时将爱蕾奥诺头脑中反复思考时所积累起来的火药点燃起来。

原来，刚才马车到来的时候，所有的女客都挤到窗前，观看三位情人陪同下的当日的明星怎样下车。“咱们不要显得那么好奇吧！”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说道。

狄安娜说了一句：“她长得简直跟天仙一般！这是从哪儿

冒出来的?”

这句话在绍利厄夫人心上重重地敲了一记。谈完这几句，女客们便轻盈地飞往客厅。到了客厅，每个人都恢复了正常的举止，绍利厄公爵夫人则感到心中有千百条毒蛇在咬啮。

这时，只听得德·埃鲁维尔小姐对德·韦纳伊公爵夫人说道：

“爱蕾奥诺对她伟大的梅西奥，可接待得很冷淡啊!”声音很低，却是故意道出的话语。

“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认为，他们俩之间关系冷下来了，”洛尔·德·韦纳伊天真幼稚地回答。

交际场中经常说的这句话，不是很精彩吗?一听这句话，你就会感到北极寒风的凛冽。

“为什么呢?”莫黛斯特向这位娇小可爱的姑娘问道。那姑娘从圣心修道院出来刚刚两个月。

“那位伟人，”虔诚的公爵夫人回答，同时作了个手势，叫她女儿不要多嘴，“到勒阿弗尔去时，对她说是由于健康原因；去了以后，半个月也没给她写信。”

莫黛斯特不禁一怔，使洛尔、爱伦娜和德·埃鲁维尔小姐都吃了一惊。

“可是，这段时间里，”虔诚的公爵夫人继续说，“她还为他奔走，好叫人任命他为三等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和驻巴登的公使。”

“哟!卡那利这么做可太不地道了!他有今天，还不是全亏得爱蕾奥诺!”德·埃鲁维尔小姐说道。

"为什么德·绍利厄夫人不到勒阿弗尔来呢?"莫黛斯特天真地向爱伦娜问道。

"我的小姑娘,"德·韦纳伊公爵夫人说,"她就是让人给暗害了,也不会说一句话的。你看看她!一副骄傲的王后架势!即使她的头放在断头台上,也会象玛丽·斯图亚特[1]一样面带微笑,何况我们这位漂亮的爱蕾奥诺脉管中就有这种血液呢!"

"她也没给他写信吗?"莫黛斯特接口问道。

"狄安娜告诉我,"德·埃鲁维尔小姐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公爵夫人,极力鼓动她将这些内幕消息透露出去。于是公爵夫人说道,"卡那利大概十天以前给她写了头一封信,她回了一封措词非常尖刻的信。"

听了这番解释,莫黛斯特真为卡那利感到羞愧,她脸红起来。她希望的倒不是将他在脚下踩个粉碎,而是用比匕首刺进胸膛还要残忍的戏弄来进行报复。她骄傲地望了德·绍利厄公爵夫人一眼。这是用八百万裹上一层金箔的一瞥。

"梅西奥先生!……"她叫了一声。

所有的女客都抬起头来,朝公爵夫人望望,又朝这位少女望望。公爵夫人正在刺绣绷架那边和卡那利低声交谈。这位少女真没有教养,她竟然去打扰正在争吵的两位恋人。大庭广众之下,是不能这么干的呀!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

[1] 指玛丽·斯图亚特一世(1542—1587),苏格兰女王,后与弗朗索瓦二世结婚,成为法国王后。一五六〇年弗朗索瓦二世去世后成为法国女王,一五六七年退位。一五八七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下令将她斩首。

点点头，那表情似乎是说："这孩子有权利这么做！"最后，这十二个女人心照不宣地微笑起来，因为她们都嫉妒那个五十六岁的女人。她虽然已是半老徐娘，容貌却还相当美丽动人，还能到大家共有的宝库中去挖掘，并且和年轻人一样能抢到一份。梅西奥焦灼不安地看了莫黛斯特一眼，作了一个有主之仆的姿势，而公爵夫人则象一头母狮正在狂啖之时受到干扰一般低下头去。她虽然定睛望着绣花绷架上的底布，却向诗人投射出烈火熊熊的目光，用连珠炮一般的讽刺挖苦话语搜索他的内心，字字句句都可以用加倍的责骂来解释。

"梅西奥先生！"莫黛斯特又喊了一声，用的是有权要人洗耳恭听的语气。

"什么事，小姐？……"诗人问道。

诗人不得不站起身来。一边是绣花绷架，靠近窗户；另一边是壁炉，莫黛斯特就坐在壁炉旁德·韦纳伊公爵夫人的靠椅上。他站在绷架和壁炉之间，踯躅不前。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看见爱蕾奥诺狠狠瞪了他一眼，此刻真是心乱如麻，痛苦万分啊！乖乖听从莫黛斯特的使唤吧，诗人及其保护人之间的一切关系就都要告吹，而且不可挽回。不听她的话吧，卡那利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公爵夫人的奴仆，二十五天来那些无耻勾当所获得的权益，就要一笔勾销，而且也违背年轻人之间最起码的正当礼节。事情越是愚蠢，公爵夫人越是专横地要他干。一面是莫黛斯特的美貌和富有，另一面是爱蕾奥诺的权势和权利，使卡那利在人的本性和作人的荣誉之间难以决断，这种内心矛盾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看来斗牛

场上斗士最终用利剑刺死雄牛时面临的危险，也不会比这更大。卡那利的心怦怦乱跳，简直要得动脉瘤了！常人只有在赌台前，眼看五分钟之内便要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破产还是发财时，才会这么心跳不止。

“刚才德·埃鲁维尔小姐叫我下车时，我过于匆忙，”莫黛斯特对卡那利说，“将手绢落在车上了……”

卡那利不禁全身一震，那意义十分明显。

“而且，”莫黛斯特不理睬这个心烦意乱的动作，继续说下去，“手绢里裹着一个皮包的钥匙，皮包里有一封极为重要信件的片段。梅西奥，请您帮个忙，叫人去问问……”

卡那利夹在一位天使和一只猛虎之间。天使和猛虎都已经怒气发作，他面色惨白，决定不再踌躇。在他看来，猛虎似乎危险性还小些。他刚要开口，就在这时拉布里耶尔出现在客厅门口。他觉得这简直是米迦勒大天使从天而降。

“喂，爱乃斯特，德·拉巴斯蒂小姐正要你做事，”诗人说道，然后赶快回到绣花绷架旁边自己的椅子上去了。

爱乃斯特闻听此言，不向任何人施礼，径直向莫黛斯特身旁跑去：他眼中只有莫黛斯特一人。他领了任务，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飞快奔出客厅。所有在场的女人内心深处对他都很赞赏。

“一位诗人，干这一行可真不易！”① 莫黛斯特向爱伦娜指

① 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法文中“行业”和“绣花绷架”是一个词——métier。所以这一句双关语也可理解为：对一位诗人来说，绣花绷架意味着什么呢？

指绣花绷架说道。公爵夫人正怒气冲冲地在那上边做绒绣。

"你要是和她讲话，看她一次，咱们就永远一刀两断！"爱乃斯特的 mezzo termine① 并没有使爱蕾奥诺心满意足，她低声对梅西奥说道，"你记着，别忘了！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也会留下耳目观察你！"

说完这句话，公爵夫人便移动牝鹿般矫捷的小脚，向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所在的这一群人走过来。她中等身材，象所有过了五十岁却仍然美丽动人的女人一样，已经有点过于肥胖。从她丰满的体态中，透出令人神往的灵活。这一类女人都这么灵活，这正是神经系统坚强，能够控制住肌肉的发达，并且使发达的肌肉具有活力所产生的灵活。她那轻盈的步履，高雅端庄，无与伦比，只能这样来解释。只有从挪亚时期起便属于贵族阶级的妇女②，才能象爱蕾奥诺那样，虽然已经胖成了佃农老婆模样，却善于摆出庄重威严的样子。她着一身晨装，雍容典雅有如王后，悠然自得有如少女。一位明达事理的人在赞赏她上身穿得这么服服帖帖，梳妆这么整整齐齐的同时，恐怕会可怜起菲洛塞娜来。爱蕾奥诺发式大胆，她秀发致密，不曾染色，编成发辫一圈圈盘在头顶呈小塔形状。她骄傲地露出雪白的脖颈、丰满而线条优美的胸部和双肩，裸露的双臂令人头晕目眩，臂端的双手久负盛名。莫黛斯特也和与公爵夫人对立的每位女客一样，看出来这个女人正是人

① 意大利文，原意是：折衷方案，和解办法。此处可理解为"缓冲作用"。

② 典出《旧约·创世记》第六至第九章挪亚方舟的故事。此处用以形容贵族世家的古老。

们常说的“她比我们每个人都高一头”的那种人。确实，人们从爱蕾奥诺身上可以看出她是一位贵妇人，到如今这个年代，这种贵妇人在法国已经寥寥无几。她的头饰怎样的威风凛凛，她的颈部各种不同的弯度具有怎样的灵活、典雅，她一举手一投足具有怎样优美和谐的风韵，她的举止显得怎样的超凡脱俗，每一细部与整体之间配合何等恰当，着意打扮之中又如何显得自然，这赋予一个女人神圣和伟大的一切，你要想解释清楚，简直和讲解天书一样困难。人们象享受着帕格尼尼演奏的诗意一样，享受着这崇高的诗意。至于是怎样享受到的，则无法言传，那原因就象要把心灵变成可见的东西一样，难以追寻。公爵夫人走过来，向爱伦娜及其姑母点头施礼。然后，她用装出来的毫无感情激动痕迹的纯正嗓音，对狄安娜说道：

“公爵夫人，更衣的时候到了吧？”

说完就走出门去。她的儿媳妇和德·埃鲁维尔小姐陪伴着她，两个人一边一个挎着她的胳膊。她一面走一边小声和老姑娘谈起话来。老姑娘将她搂在胸前，一边对她说：“你真是标致极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刚才帮了我们的忙，我现在也全心全意听你吩咐。”德·埃鲁维尔小姐过了一会儿又回到客厅，扮演间谍的角色。她的头一个眼神就告诉卡那利，公爵夫人刚才那最后一句话可不是白白吓唬人。这位尚在学徒的外交官，那点鬼点子根本对付不了这么激烈的一场争斗。不过，他的机灵也还有用，至少使他能看清自己如今所处的地位，虽不美妙，倒也明明白白。当爱乃斯特再次在客厅露面，给

莫黛斯特送来手绢的时候，他一把抓住爱乃斯特的胳膊，将他拉到外面的草地上。

“亲爱的朋友，”他对爱乃斯特说，“我现在不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倒是最滑稽可笑的人。我捅了马蜂窝，求求你把我解救出来。莫黛斯特简直是个恶魔，她看出来我地位尴尬，便借机嘲笑，她刚才跟我提起什么几行信的事情。你知道，我曾经把德·绍利厄夫人的一封信委托她保管，我真是干了蠢事！她要是把那几行信拿出来，我大概就永远无法与爱蕾奥诺言归于好了。所以，你立即去找莫黛斯特，把那张纸给我要回来。请代我告诉她，我根本没有打她的主意，对她没有任何企图。我指望她能以自己少女的高尚正直为重，对我采取就象我们从未见过面一样的态度，我请她不要跟我说话，我恳求她对我态度冷淡。当然，她那么机灵，我不敢要求她表现出妒火中烧的样子，如果能那样，对我的切身利害可就帮了大忙了……。去吧，我在这儿等你的回音。”

爱乃斯特回到客厅时，看见勒阿弗尔近卫连一位年轻军官德·赛里齐子爵正在那里。军官刚从罗斯尼城堡来到，他宣布了夫人不得不出席立宪会议开幕式，因而不能参加狩猎的消息。大家都知道，立宪会议的这一隆重仪式是多么重要，查理十世要在整个王室簇拥下发表演说，王太子的妃子以及夫人都要坐在包厢中列席。挑选这个军官作为使节前来传达夫人的惋惜之情，这个行动本身是对狄安娜的一种关切：人们都传说此刻这个风流俊美的年轻人正爱恋着她。这个小伙子是一位国务大臣的儿子，普普通通一个宫廷侍从。但他是独

生子，将来会继承一大笔财产，看来前途无量。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接受子爵的殷勤，无非是为了将德·赛里齐夫人年龄已经不小这个事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据贵妇人们扇子底下透露出来的轶闻，德·赛里齐夫人曾经从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手里夺走了俊美的吕西安·德·吕邦泼雷①的心。

“我希望您能赏光留在罗桑布赖，”严肃刻板的公爵夫人对青年军官说道。

这位虔诚的公爵夫人，尽管耳中也听到上述那些流言，可是公爵细心周到地给自己的客人配起对来，她对这些人的轻浮行为也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谁也不知道，这些杰出的妇女，在以她们的宽宏大量将迷途羔羊引回羊圈②的借口之下，到底都会容忍哪些行为。

“我们没有考虑到立宪政府这个问题，”国王马厩总管说，“公爵夫人，这回罗桑布赖可要光彩大减了……”

“没事！我们只会更自由自在！”说这话的是一位高大瘦削的老者，年纪大约七十五岁，身穿蓝色呢衣，得到各位贵妇人允许，没有从头上摘下行猎时所戴的鸭舌帽来。

这位酷似德·波旁公爵的老者，不是别人，正是国王犬猎队队长德·卡迪央亲王，是法国最高等的贵族之一。

拉布里耶尔想从靠背椅后边挤过去，打算要求和莫黛斯特交谈一会。正在这时，一位男子走了进来。他年纪三十八

① 见本卷第262页注①。

② 喻引人重新走上正路，改邪归正。

岁，个子矮小，身体肥胖，相貌平常。

“这是我儿子，德·卢东亲王，”德·韦纳伊公爵夫人对莫黛斯特说道。往日旺代省① 骑兵师长以其骁勇和受酷刑身死而使这个姓氏名扬四方。莫黛斯特看到现在是这么一个人继承了这个姓氏，在她青春焕发的面庞上，不禁露出惊异的表情。

现在的德·韦纳伊公爵本是家中第三个儿子，由其父带领流亡国外。他家原有四个子女，只他一人幸存。

“加斯帕尔！”公爵夫人将儿子叫到身边。

年轻的亲王走过来听母亲吩咐。母亲指着莫黛斯特，对他说道：“这是德·拉巴斯蒂小姐，孩子。”

这位推定的继承人，婚事已定，他要娶德普兰的独生女为妻。他向莫黛斯特施礼，却不象他的父亲那样为她的美貌所倾倒。莫黛斯特于是得以将今日的青年一代与往日的老年一代进行一番比较。老迈年高的卡迪央亲王也已经对她说过两、三句献殷勤的话，向她证明，他对王权和妇女都同样地尊敬。德·绍利厄夫人的长子德·雷托雷公爵，擅长用放肆无礼与毫不拘束相结合的语气讲话，他也象德·卢东亲王一样，几乎用骑士的风度向莫黛斯特施礼。子辈与父辈的这一鲜明对照，原因何在呢？也许是这些年轻的继承人，再也不象他们的父辈那样，感到自己是什么庞然大物，他们只不过是王权的一个投影，也不肯作什么高官了。正象四周已经笼罩在夜色之中，

① 旺代省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以保王党势力强大而著名，曾于一七九三年组织叛乱，被革命政府镇压，好几个首领被杀。

高山之巅仍然映照着金色的落日余晖一样，父辈身上还保留着往日荣华富贵时期所固有的文质彬彬。而这种荣华富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爱乃斯特总算找到个机会对莫黛斯特悄悄说了两句话。莫黛斯特站起身来。

“我的小美人，”公爵夫人以为莫黛斯特要去更衣，便拉了铃，对她说道，“马上有人来送你到住处去。”

爱乃斯特陪伴莫黛斯特一直走到主楼梯，一面走一面将倒霉的卡那利的要求转告她。他向莫黛斯特描述了梅西奥忧心忡忡的情态，极力打动她。

“他是爱您的，您看见了吧！他是一个本以为可以挣脱锁链的俘虏。”

“哼！这个心狠手辣会打小算盘的家伙，还会有爱情？……”莫黛斯特反驳。

“小姐，您还刚刚步入生活，您还没有见过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一个人，让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捏在手心里，不管他怎样反复无常，都应该原谅他，因为这丝毫不能怪他。您想想，卡那利为这位女神作了多少牺牲！现在，他播下的种子太多，不想收获也得收获，因为公爵夫人代表着十年的幸福和关照。您已经使诗人忘掉了这一切。可是，不幸得很，他的虚荣心更胜过他的自尊心。他只知道重见德·绍利厄夫人时会受到什么损失。如果您了解卡那利，您就会帮助他。他是一个总是打乱自己生活的孩子！……您说他是会打小算盘的家伙，可是他象所有的诗人一样，一点也没盘算好！这些诗人专门

追求强烈的刺激，满脑袋幼稚的想法，他们也和幼童一样，被闪闪发光的东西弄得眼花缭乱，拼命去追求这些东西！……他爱过马匹和绘画，他珍爱过名声：他将画幅卖掉，好买进甲胄、文艺复兴时期的家具和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现在他又打权势的主意了。难道您认为他那些破烂玩意儿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吗？”

“够了，够了，”莫黛斯特说，“请您来一下，”她远远看到她父亲，便点点头，叫他过来，要父亲挽住自己的胳膊，然后她继续对爱乃斯特说道：“我马上就把那两行信交还给您。您拿去送给那位伟人，叫他放心，我完全可以迁就他的意愿。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希望您代我向他转致我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使我愉快地看到了为我一个人演出的德国戏剧中最美妙的一出。现在我明白了歌德的代表作既不是《浮士德》，也不是《哀格蒙特》……”

爱乃斯特痴痴呆呆地望着这个狡黠的姑娘。

“……而是《托夸托·塔索》！”① 她接着说，“请您对卡那利先生说，叫他重读一遍这个剧本，”她微微一笑，补充道，“我要求您一字不漏地将这些话转告您的朋友，这并不是一个谜，而是给他的行为作了说明。唯一的差别就是，我希望他通过爱蕾奥诺的狂怒，从今以后变得大大理智起来。”

公爵夫人的头号贴身女仆将莫黛斯特和她父亲领到他们

---

① 《托夸托·塔索》，歌德的五幕诗剧，描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诗人塔索虽然被费拉拉公爵赏识，而在宫廷生活中却感到非常苦闷。莫黛斯特借此揶揄卡那利。

的住处。弗朗索娃·珂歇在那里已经将一切安排就绪。住处的华丽、讲究，使上校惊异不止。弗朗索娃告诉他，在这座城堡里，这种格调的主人住房就有三十处。

“我想象的领地就是这样的，”莫黛斯特说。

“德·拉巴斯蒂伯爵一定会为你修建一座这样的城堡，”上校回答。

“给您，先生，”莫黛斯特一面将那张小纸交给爱乃斯特，一面说道，“去叫咱们的朋友放心吧！”

“咱们的朋友？”这个词使审核官大吃一惊，她似乎从感情上已将他们两人视为一个整体。他注视着莫黛斯特，想知道她这么说是否当真。少女理解了他眼光中表达出来的询问，对他说道：

“咦！去呀，您的朋友还等着呢！”

拉布里耶尔满面绯红，走了出去。心中酸甜苦辣，怀疑、不安、激动，各种滋味俱全，比灰心失望还要难受。对于真正的恋人，幸福即将来临时，恰可与天主教诗歌中的天堂入口相比拟。这样比喻实在再恰当不过，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狭窄、昏暗、寸步难行的地方，同时也回响着极度忧虑的最后呼喊。

一个小时以后，这光彩夺目的一行人在客厅中全部聚齐，有的玩惠斯特，有的谈天，女人们忙着小活计，大家都等待着宣布开饭。国王犬猎队队长让米尼翁先生讲讲中国，讲讲他参加过的征战、普罗旺斯的名门贵族波唐杜埃，莱斯托拉德和莫孔伯。他埋怨米尼翁先生不去给自己求个差使干干，同时向他保证，按他的上校军衔，在近卫军中得到任用，实在是

轻而易举的事。

“象您这种出身且又如此富有的人，是不会附和当今反对派的意见的，”卡迪央亲王微微一笑，说道。

这一上层人物的聚会不仅使莫黛斯特兴高采烈，而且她在这次小住过程中，又进一步学习了上流社会的各种礼节，从而达到了完美无瑕的地步。如果没有这次机会，可能她一辈子都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给一个尚未出师的机械师看一座钟，一定要将整个的机械系统向他揭示出来才行。这样，尚在他心中沉睡的芽胞就立刻会蓬勃地萌发生长。同样，莫黛斯特将德·摩弗里纽斯和德·绍利厄公爵夫人的超乎常人之处统统学了过来。这里，事事处处都给她做了示范，而在这种地方，市民女子如果执意仿效，只会显得滑稽可笑。象莫黛斯特这样出身高贵，受过教育又处在这种地位的少女，自然会与这些东西一拍即合，并且能发现贵族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外省与圣日耳曼区之间的差别何在。这些几乎难以捕捉的细微差别，她都抓住了。一言以蔽之，她看出了宫廷贵妇的风度所在，而且对于自己也能具有这种风度满怀希望。在这奥林匹斯山中①，她感到自己的父亲和拉布里耶尔不知比卡那利强多少倍。伟大的诗人，一旦放弃了自己真正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即智慧的优势，就只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院审查官了。这个审查官还垂涎着驻外使节的职位，追求着三等荣誉勋位获得者的绶带，因此不得不去讨每一个灿若明星的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奥林匹斯山为众神居住之地，此处用来形容贵族聚会的场所。

人物的喜欢。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没有野心，仍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梅西奥则不然，如果用一个很不文雅的词儿，他简直成了一名小伙计，对德·卢东亲王、德·雷托雷公爵、德·赛里齐子爵、德·摩弗里纽斯公爵等人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他也不象米尼翁上校，德·拉巴斯蒂伯爵那样直言不讳，为自己曾给拿破仑皇帝效劳并受到皇上的器重而感到自豪。莫黛斯特发现，这位所谓风趣的人物，他的全部心思都用于寻找一句尖酸刻薄的讽刺话来逗引这些有权有势者发笑，寻找一个绝妙好词叫这些人大吃一惊，以及寻找一句恭维话来奉承这些大人物，因为他要在这些人中立足。一言以蔽之，在这里，这只孔雀已经羽毛掉光，原形毕露。

晚上大家又都聚集在客厅里。其间，莫黛斯特拉着国王马厩总管走到一边，两人在客厅的一角坐定。莫黛斯特将他带到这里是要结束这场争斗。如果她再鼓励他们这样斗下去，就要损害自己的人格。

“公爵先生，如果您了解我，”她对公爵说道，“您就会知道，您对我的关切是多么使我感动！象您这样心灵高尚，自然会使人对您产生友好之情。正因为我对您的为人深为敬佩，对您怀着友情，我才不希望对您的自尊心有一丝一毫的伤害。您来到勒阿弗尔之前，我就深深地、诚心诚意地、矢志不移地爱上了一个人。这个男子值得人爱，直到如今，我对他的爱情还不为人知。我现在跟您谈话，比一般的少女更诚恳。您要知道，如果我不是事先已经心甘情愿地与人有约在先的话，我一定会选中您，因为我看出您身上有许许多多高贵、美好的品

质。您姐姐和您姑母透露出的几句话，使我不得不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如果您认为必要的话，明天出发打猎以前，我母亲就可以派人来送信，借口她身体严重不适，将我唤回她的身边。没有您的同意，我不愿意参加您精心安排的这一重大活动。如果在打猎过程中，我禁不住透露出我的内心秘密，那又会使您正当的希望受到打击，使您伤心难过。那时您会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我本来可以不接受嘛！请您一定要多多包涵，不要将我的好奇当成罪过。我要对您说的话到这里还没有完，下边还有对您表示关切的话：我父亲和我是您可靠的朋友，可靠的程度要超出您的想象。当您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您思想中的第一个动机是财产。我要告诉您，我父亲已决定经管埃鲁维尔的事务：他的朋友杜梅觉得这件事还切实可行，已经进行了奔走，准备筹组一个公司。哥本海姆、杜梅、我父亲，三人共提供一千五百万法郎资金。凭他们对这一事务的认真关切，会使投资的人产生一种信心。他们利用这种信心，再负责筹集所需的其余资金。我对您说这些，丝毫不想把这当成止痛膏，来抚慰您将会有礼貌地表示出来的痛苦。我虽然没有当德·埃鲁维尔公爵夫人的荣幸，我倒很有把握使您具备条件，有一天能够在上层社会里自由挑选一位公爵夫人。啊！请您让我把话说完……”她见公爵作了一个手势，便这样说道。

“从你弟弟那激动的样子，”这时，德·埃鲁维尔小姐正在对她的侄女说，“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有了兄弟媳妇了。”

“……公爵先生，我们第一次骑马出游的那天，听您哀叹

自己的处境时，我就决定这么做。我要向您透露的，就是这个。我的命运在那一天就决定了。您虽然没有征服一个女子，可是，不论何时您到安古维尔来，您都会找到朋友，如果您肯于以这一身分与我们相处的话……”

这一席简短的谈话，莫黛斯特已经酝酿良久，又以这么动人的肺腑之言的形式道出，国王马厩总管听了，不禁热泪盈眶。他一把抓住莫黛斯特的手，亲吻起来。

“打猎期间您留在这里吧，”德·埃鲁维尔公爵回答，“本人不才，遭到这样的拒绝，已经习以为常。我固然接受您和您父亲的友好情谊，同时也请允许我到权威的专门技术人员那里去打听打听。要确有把握，知道排干埃鲁维尔沼泽的水不致使别人冒任何风险，并且使您跟我提到的那个公司能赚钱，我才会接受你们那些朋友的好意。您是一位心灵高尚的姑娘，只能作您的朋友当然使我感到伤心难过，但是我以这一身分为荣，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也一定会向您证明我这种感情。”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公爵先生，这件事只有您我知道。如果我处理得当，应当到我母亲的眼疾完全治愈以后，别人才会知道我到底选中了谁。我希望我未来的夫婿和我，能在母亲眼睛复明后，用她最初的目光为我们祝福……”

“各位女士，”卡迪央亲王要去就寝时说道，“我想起来了，你们当中有几位想明天和我们一起去打猎。那么，我自认为有义务提醒你们一句：如果你们一定要当狄安娜①，你们就

① 据罗马神话传说，狄安娜是狩猎女神。

得起床号一响立即起床，也就是说，黎明即起。八点半集合。我这辈子，没少看见妇女表现得比男人更有勇气，但她们往往不能坚持。你们每个人一定要相当顽强，才能一整天呆在马背上。我们只能中午歇一歇脚，象真正的男女猎手那样，匆匆忙忙吃顿午饭……怎么样，你们还是个个都想表现出自己是骑马能手吗？……”

“亲王，我非去不可，”莫黛斯特微妙地回答。

“我给自己担保，”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说道。

“我了解我的儿媳狄安娜，她是名副其实的，”① 亲王说道，“好，你们每个人都誓不罢休……为德·韦纳伊夫人和小姐，为留下来的人着想，我要安排到池塘尽头来逐鹿。”

“放心吧，各位女士，所谓匆匆的午餐，将在一顶华丽的帐篷下举行，”待犬猎队队长离开客厅后，德·卢东亲王说道。

第二天破晓时分，一切都预示着这天天气晴朗。天空中虽有一层灰濛濛的薄雾，块块亮处却透出碧蓝的天空。到近午时分，如果西北方向吹来的海风将絮状的小块云彩扫除净尽，更会成为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国王犬猎队队长、德·卢东亲王和德·雷托雷公爵三人，身边没有妇女要陪伴，最早到达集合地点。他们离开城堡时，只见诺曼底的晚秋时节，树上仍缀着火红的叶子。在这色彩鲜艳的背景上，城堡宏大的烟囱及雪白的高大建筑，透过云雾的轻纱显露出来。

“这些女士真有福气，”德·雷托雷公爵对卡迪央亲王

① 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名字就是狄安娜，与狩猎女神同名，故云。

说道。

“啾！别看她们昨天夸下海口，我估计她们会叫我们自己去打猎，她们不去了，”猎犬队队长回答道。

“对，要是她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献殷勤的男子保镖的话，”公爵反驳道。

这几位可称得上决心最大的猎人，德·卢东亲王和德·雷托雷公爵属宁录①族，被认为是圣日耳曼区第一流射手。正在这时，他们听见激烈争吵的声音，便急忙策马飞奔至指定的集合地点——圆形广场②。这广场位于罗桑布赖森林的一个入口处，因其生满苔藓的金字塔形建筑而十分显眼。发生争吵的原因是这样：德·卢东亲王是个对英国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他曾经将完全英国式的一队随从和猎犬交给国王犬猎队队长，听他吩咐。于是，在圆形广场的一边，来了一个年轻英国人站在那里。他的名字叫约翰·贝利，身材矮小，金黄头发，面色苍白，一脸目中无人的冷漠神态。他马马虎虎能说上几句法语，一身穿着干干净净，这是所有的英国人，甚至最下层的英国人的特点。约翰·贝利身穿一件颜色鲜艳的呢料做成的紧身短礼服，银扣子上镌有韦纳伊家徽；白皮裤，卷边皮靴，彩条背心，黑丝绒的领子和瓜皮礼帽。他手拿一条小小的猎鞭，左腰上用绸带系着一把铜号。这个狩猎时骑马管猎犬的头号仆从，身后跟着两条纯种大猎犬。这两条狗都是真正的狐猩

---

① 宁录，传说中巴比伦帝国的奠基人，一位英勇的猎手，《圣经》中称他是“世上英雄之首”。此处喻卢东亲王及雷托雷公爵酷爱打猎。

② 即花园中小径会合或道路交叉处的空场。

狗①，白毛缀着浅褐色斑点，腿很长，鼻子灵敏，头部很小，头顶上长着两只小耳朵。这个仆人，在英国原是郡内颇有名气的一个人，德·卢东亲王出了大价钱才把他弄来。他现在统率着英国种的十五匹马和六十条狗，这一队人马使德·韦纳伊公爵开支很大。公爵本人对狩猎并无太大兴趣，却把这一本属于王孙公子的雅兴传给了他的儿子。约翰手下的人马，在稍远的地方恭候，鸦雀无声。

约翰来到时，发现三个管理猎犬的法国仆从早已坐着马车率领国王的两群猎狗来到，抢了他的先。这三个人是卡迪央亲王手下最得力的管理猎犬的仆从，他们率领的人马，无论从性格上，还是法国式衣着上，都与蛮横无礼的阿尔比恩②的代表形成鲜明对照。亲王的亲信们，每人都戴着大沿三角帽，扁扁平平，上小下大。帽子底下，一个个面孔晒得又红又黑，满脸皱纹，只有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将面孔也照亮了一部分。这些人个个干瘪黄瘦，脸上怪模怪样，都是打猎成癖无法自拔的家伙。每人挎着当比埃尔③式的大铜号，佩上绿哔叽的缨穗，别人只能看见铜喇叭口。他们用眼神和嗓门管制着所带的猎犬。这些神气十足的畜生构成一大批臣民，恐怕比正在倾听国王发表演说的臣民还要忠诚。每一条狗身上都有白色、棕色、黑色的斑点，每一条狗的表情都酷似拿破仑的士兵。稍有响动，那瞳孔便有火焰燃烧起来，与闪光的宝石十分相象。这

---

① 一种捕狐的大猎狗。

② 指英国，但为贬义。

③ 当比埃尔(1756—1793)，法国将军。此处指用于围猎的一种铜号。

条狗来自普瓦图，腰身短粗，肩膀宽阔，系部短而直，头上两只长耳朵；那条狗来自英国，浑身雪白，象猎兔狗一样身体细长，腰部纤瘦，耳朵小，适合于快速奔跑。所有年轻力壮的狗都迫不及待，随时准备发出阵阵喧嚣；伤痕累累的老狗，则安卧地上，头趴在两只前爪上，象野人一样倾听着地上传来的声音。

一看见英国人来了，国王的猎犬和随从们相互望望，虽然一言未发，可是那目光都在相互询问：

“怎么，我们不是单独打猎呀？……那不是要影响服侍国王陛下么？”

法国随从队头目雅坎·拉鲁利老先生和年轻的英国人约翰·贝利，开始时互相开开玩笑，然后，便争吵起来，而且越演越烈。

两位亲王从远处便猜测到这场争吵的原因，犬猎队队长扬鞭催马到了跟前，以命令的语气说了一句话，一切争吵立即停止。

“谁巡视了森林？”他问道。

“我，老爷，”英国人说道。

“很好，”卡迪央亲王听着约翰·贝利的报告，说道。

不论是人，还是狗，对犬猎队队长都毕恭毕敬，仿佛都知道他至高无上的官职。亲王吩咐了一天的事情：一次狩猎就是一次战役，查理十世的犬猎队队长就是林中之拿破仑。多亏首任犬猎队队长把养狗队管得井井有条，他才能全心全意致力于研究战术和深奥的科学。他恰如其分地给德·卢东亲王的

那队人马指定了在全日安排中的位置，准备象对待骑兵团一样，留下他们执行池塘逐鹿的任务；如果国王的犬猎队能够如他所设想的那样将鹿赶进面对城堡的王家森林的话。王室犬猎队队长把最艰苦的活计交给自己手下的老仆人，巧妙地照顾了他们的自尊心；同时又使用英国人的专长，给了他表现猎犬和马匹腿脚厉害的机会，因而也照顾了英国人的自尊心。这样两种体系于是形成两军对峙、相互竞争之势，从而干出了不起的事情。

"大人是否吩咐我们继续等待？"拉鲁利恭恭敬敬地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老兄！"亲王对答道，"天已经不早了，可是……"

"女士们来了，朱庇特① 闻到了物神② 的味道，"第二个管猎犬的仆从注意到他心爱的那条狗东嗅西嗅的样子，说道。

"物神？"德·卢东亲王微微一笑，问道。

"可能他想说'恶臭'③ 吧！"德·雷托雷公爵接口说。

"正是，按照拉哈维讷先生的说法，凡是没有狗窝味道的东西，就是臭的，"犬猎队队长也补了一句。

果然，三位贵族大老爷看见十六匹马组成的一支队伍远远而来，四位贵妇人的绿色面纱闪闪发光，走在前头。莫黛斯特由他父亲、国王马厩总管和小拉布里耶尔陪同。她身旁是

---

① 此处系狗名。

② 物神原系原始社会拜物教所崇拜的对象，转义是"偶像"，因而用以指女士们。

③ 此处为一文字游戏。物神 fétiche 和恶臭 fétide 只相差一个音素。

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由德·赛里齐子爵保镖。后面是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身旁有卡那利守卫，她对卡那利笑容可掬，毫无怀恨的痕迹。来到圆形广场，这些身着红衣、佩带猎号的猎手们，四周簇拥着猎犬和随从，其场面之壮观，足以使凡·德莫兰①这样的画家挥动画笔。德·绍利厄公爵夫人虽然身体肥胖，骑在马上仍然气度不凡。她来到莫黛斯特跟前。昨天她没跟这个年轻姑娘说过一句话，此刻她觉得丝毫不跟她赌气才符合自己的尊严。

狩猎队队长对他们准时到来大加赞扬。话音未落，爱甯奥诺屈尊注意到在莫黛斯特的小手中，那马鞭的精美球形饰物在闪闪发光。她极有风度地要求莫黛斯特给她看看那件精美的东西。

“这一类东西，迄今我见过的，要数它最漂亮，”她一面将这一艺术杰作给狄安娜·德·摩弗里纽斯看，一面说道，“而且和你的人品十分相称，”她将东西还给莫黛斯特时又这样说了一句。

“公爵夫人，”德·拉巴斯蒂小姐一面回答，一面向拉布里耶尔投过温柔而狡黠的一瞥。恋人从这眼神里可以看到是在倾诉肺腑之言。“说实话吧，这是一件未婚夫手赠的不同寻常的礼品……”

“要是我呀，”德·摩弗里纽斯夫人说道，“我会把它当作是纪念路易十四、申明我的权利的东西呢！”②

---

① 凡·德莫兰(1632—1690)，弗朗德勒画家，以画战争场面著名。

② 此处暗指路易十四脚穿马靴、手执马鞭走进议会大厅的场面。

拉布里耶尔热泪盈眶，马缰一松，险些跌倒在地。莫黛斯特又朝他望了一眼，那眼光命令他不要将自己的幸福泄露出去，又使他恢复了全身的力量。

开始上路了。

德·埃鲁维尔公爵小声对年轻的审核官说道：

"先生，我希望您能使您的妻子幸福。如果我能为您效劳，请您一定吩咐。能对两个这么可爱的人生活幸福尽些力，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在这不同寻常的一天里，事关爱情和财产的重大利害问题得到了解决。对国王犬猎队队长来说，这一天只有一个头痛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鹿是否能越过池塘，死到城堡前面草坪上首。这些猎人身强力壮，就象棋手预言要在哪个格里将死，就会在哪个格里将死一样。结果这幸福的智者如愿以偿，他组织了一次精彩的狩猎。原定第三天再次出猎，结果那天遇雨，各位女士也就免得出场了。

德·韦纳伊公爵的客人们在罗桑布赖逗留五天。最后一天，《法兰西新闻》上有一则消息，宣布卡那利男爵先生已被任命为勋位团三级勋位获得者和驻卡尔斯鲁赫的公使。

德普兰为德·拉巴斯蒂伯爵夫人作了手术。十二月初，她终于亲眼看见了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她握住莫黛斯特的手，附在她耳边说道：

"让我挑，我也会挑中他的……"

第二年二月底前后，米尼翁先生在普罗旺斯的代理人，心地善良、精明强干的拉图奈尔，将一切购置财产的契约统统签

订完毕。这时，拉巴斯蒂家族又得到国王赐给的莫大荣誉，为他们签署了婚约，并批准将拉巴斯蒂的贵族称号和家徽传给爱乃斯特·德·拉布里耶尔。拉布里耶尔从此便得到允许，叫做德·拉巴斯蒂－拉布里耶尔子爵。拉巴斯蒂的领地，花了一百多万重建起来，国王给议会颁发诏书，定为长子继承财产。到了四月底，由宫廷予以登记注册。拉布里耶尔的证婚人，是卡那利以及拉布里耶尔为之担任过五年私人秘书的那位前首相。新娘的证婚人是德·埃鲁维尔公爵和德普兰。对德普兰，米尼翁全家自然加以重谢，此后仍然长期感激不尽。

在这部当代社会风习的长篇故事里，可能今后人们还会再次见到德·拉巴斯蒂－拉布里耶尔先生和夫人：明眼人一定会注意到，与一个受过教育、聪明伶俐的女子结婚，那婚姻是多么甜蜜，日子是多么好过！莫黛斯特照她许下的诺言办事，懂得避免咬文嚼字，成为笑柄。直到如今，她还是自己丈夫的骄傲和幸福，也是她家族的骄傲和幸福，也是所有构成她生活圈子的人的骄傲和幸福。

巴黎，一八四四年三月至七月。

袁树仁 译

题　解

猫打球商店

《猫打球商店》，原题为《光荣与不幸》，一八二九年十月完稿，一八三〇年四月在《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出版）第二卷中首次发表；一八三五年编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十二卷本（贝歇夫人书屋出版，1834—1837）第一卷；一八四二年四月编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菲讷书屋出版，1842—1846）第一卷，系"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的第一篇，篇名改为《猫打球商店》。在一八三五及一八四二年的版本中，作者本人都作了若干修改。

《猫打球商店》以一个老呢绒商的家庭为背景，描写了一宗门户不当的婚姻，意在说明不同的出身、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教养对人们的气质有多么大的影响，因而青年男女如果只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结合，往往会酿成终生的不幸，而凭着理智在本阶层中选择配偶，结局则会好得多。巴尔扎克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外祖父家是一户殷实的呢绒商，因此他从小对这类老派商人十分熟悉。小说以一种温和的嘲讽态度，精确而且生动地描绘了这个阶层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写出了那种

买卖人的精明、狡猾、吝啬、小器和由于缺乏教育而产生的种种狭隘可笑的观念。但作者将这一切与贵族社会的虚伪、腐朽和冷酷相对照时，显然对这些见识浅短、趣味庸俗，然而温良敦厚的老派商人表示了更多的温情。

苏镇舞会

《苏镇舞会》，一八三〇年四月初版时题为《苏镇舞会，又名法国贵族院议员》，是上述《私人生活场景》两卷集第一卷中的最后一篇，篇末署明“写于一八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一八三二年再版时，篇名改为《苏镇舞会》。一八三五年编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时，篇末改署“一八二九年十二月写于巴黎”。一八四二年编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一卷，系“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的第二篇。在一八三五及一八四二年的版本中，巴尔扎克都作过若干修改。

《苏镇舞会》仍以婚姻问题为题材，但着意于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后贵族阶级经济力量的衰落和等级门阀观念的日趋破产。当时比较明智的贵族都纷纷与资产阶级联姻，以维持和加强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力地位。谁若死抱住阀阅世家的旧观念，反而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的德·封丹纳小姐认为贵族公子应有的各种优点，在她周围的世家子弟中竟无一人具备，而集中了这一切优点的理想人物，却恰巧是个在商店里站柜台的。封丹纳小姐尤其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站柜台的人，日后发了大财，成为她梦寐以求的贵族院议员。这一情节的安排，意味深长，充分体现了作者

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所谈到的"杂货商确实当上了贵族院议员，贵族有时却沦落到社会底层"的论断。

钱袋

《钱袋》，一八三二年五月写于巴黎，同月在《私人生活场景》四卷集（玛门、德洛奈－瓦莱书屋出版）第三卷中首次发表。一八三五年编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九卷时，划归"巴黎生活场景"。一八四二年编入《人间喜剧》十六卷本第一卷，仍归入"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钱袋》描写的是两个高贵心灵的结合，一个是出身贫寒、苦学成才的画家，一个是一贫如洗、却能保持高尚品格的少女。这篇清新的小作品，可以说是作者针对金钱婚姻调制的一服解毒剂。

莫黛斯特·米尼翁

《莫黛斯特·米尼翁》，写于一八四四年三月至七月，边写边在巴黎《辩论报》上连载，同年七月由出版商克朗多夫斯基出版单行本，一八四五年编入《人间喜剧》第四卷，属"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

这部小说的创作，最初是受到韩斯卡夫人的启发。巴尔扎克和她在圣彼得堡相会以后，韩斯卡夫人尝试着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叙述一位大作家与一位少女从通信到相爱的故事，但因怕人耻笑，又将小说付之一炬。巴尔扎克知道此事后，深受感动，立即着手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并取代当

时已经动笔的《小市民》，在《辩论报》上连载，这就是《莫黛斯特·米尼翁》。

小说完稿后，巴尔扎克将此书献给韩斯卡夫人，从卷首题辞可以看出作家对她的爱慕，书中若干细节也与她有关（例如米尼翁先生称莫黛斯特为“我的所罗门小拖鞋”，那恰是韩斯卡夫人的父亲对她的爱称）。但与韩斯卡夫人原来的设想相比，小说的主题大大地深化、提高了，从一段文坛佳话，变成了对金钱婚姻的揭露批判：一个美丽而有才识的少女，身价竟完全随父亲财产的多寡而起落。父亲是巨富，求婚者便趋之若鹜；一旦破产，立刻门庭冷落，热情的未婚夫转眼就成了路人；等父亲再次成为巨富归来，顷刻间少女又身价百倍。举国闻名的诗人、国王御前的官员……都为了她的八百万财产成为这出喜剧的演员。

艾珉　袁树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一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５４２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５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３２１７３０２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